渤海国志长编

上编

金毓黻 著




渤海国志长编

渤海国志长编

金毓黻　著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

渤海国志长编

下编

金毓黻 著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

东北史丛书

业经省出版局(80)吉业印字第205号文批准

著　者：　金　毓　黻
标　点：　吉 林 省 文 物 工 作 队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所
出　版：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　翻印

渤海国志长编叙例

渤海立国，始自唐武后，讫于后唐明宗，享祚二百二十九年，几与李唐相始终，称为海东盛国，洵不诬矣。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特以久佚，无由窥见。旧唐书北狄传叙渤海事略具始末，而新书载王谥、年号、舆地、职官、食货，多为旧书所无，盖采自张氏之书。此外则册府元龟及扶桑古籍，记朝聘事差详他书，所载亦无虑若干事。辽代辽东郡县，多袭渤海旧名，具载辽史，虽泰半移置，而名称系属则大致可考。依此诸书寻端竟绪，加之条理，亦一楚楚可观之作矣。不佞曩考辽东舆地，间及渤海，因思肃慎遗族之立国规模启于舍利，盛于完颜，极于爱新。金、清二史既有成书，而渤海一国之史尚付缺如，窃以病诸。嗣闻率宾唐元素司马著有渤海国志四卷，深喜其先得我心，亟购而读之，觉其取材未富，立证尚疏，非吾意中之渤海国志也。前岁，钟君憖龕为不佞言黄申甫太守亦撰有是书，属其借钞，久久不得。岁月荏苒，幸值身闲，发箧陈书，正在今日，乃取向所涉览者比而次之，得二十卷书，仍唐氏旧名而系以长编二字，则蕲春黄师季刚之所命也。正志略分四目，曰纪、曰表、曰传、曰考，体亦略同唐著。改志为考避大名也。志前冠以总略，明所自也。志后附以文徵、丛考、余录，添详说也。不佞此著壹遵史体，书法称谓略具剪裁，幸

较旧志稍为恢廓，非后人之果愈前人也。渤海故疆，半所亲历，闻见较确，一也；新著日富，考辨弥精，取材自易，二也。然知人则易，自知实难，安知不佞自谓为恢廓者，非他人目为疏略者乎？谨就所知，具录于简，既竭吾才，未敢自信。若夫整齐条理，犁然有当，以成一国之史，正有待于方闻，此亦命名长编之微旨也。撰集之例，隐括如下。

渤海遗事散见群籍，有国之日则详于诸臣朝聘之事，国亡之后则详于遗民迁徙之迹，其他则所纪至略。本编就可知者依次撰集，稍得鳃理，其所不知，壹从盖缺。

本编用别史之例，故立纪、表、传、考四体，共得十有五卷，是为正志；别撰前志二卷、后志三卷，粗具规模，未为完作。

正志之纪、表、传三者，略加整齐，使就条理，而不注其所出，用史例也。惟诸考不然，既具正文，复加案语。渤海典章十佚八九，本编就可知者述之，始终条理，端资详说，命名曰考，亦此意耳。

本编以总略冠于志前，文徵、丛考、余录系于志后，此所以为长编也。总略、文徵皆正志所以从出，丛考以明异同，余录以概缺佚，亦本编所应具。既名长编，不厌求详，不足于此，而再加整齐之，窃病未能，敬俟后贤。

本编以叙次渤海民族兴废递嬗之迹为主，故于末王降辽之后继以东丹，于宗臣、诸臣、士庶、属部列传之外兼记遗裔。大氏享国二百二十有九年，而本编所叙乃至四百余年，甄明始末，备于一编，题曰渤海国志，实渤海民族志也。

唐氏旧志，壹依史文移录，直同钞聚，又用唐梁纪年，殊乖史体。本编以渤海诸王纪年，渤海亡后则用东丹，征

伐、贡聘具有内外之分，如此分疏，史例乃正。

纪为传、考之纲，故宜年经月纬，只记大事，以简为贵。若传、若考，则不厌其详；若表，则以便寻检补缺遗也。本编于渤海大事，分年纂集，有月日可考者，並系以某月干支，其不能确定为某年者，则别为说以明之。

古人左图右史，图与史並重久矣。考地理者非图莫明。近人撰渤海疆域图，粗明崖略，亦时多抵牾。兹经悉心考订，绘成数图，以附本编之后。

本编徵引群籍，取材至繁，亦多为唐氏所未见，别辑徵引书录，附于编末。

不佞于近六、七年内，搜讨渤海遗文、佚事，用力颇勤，所得仅此。至于古迹、金石，则所获尤鲜。发地下之藏，证往代之史，今尚未臻其极，亦以俟诸异日。

不佞撰集之旨，具此十例。杀青可写，仍为初编，异日续有所得，再为补辑。夫作史贵具三长，病出众手。具三长则义法以明，出众手则抵牾不免。不佞之撰此书，诸师友或假以故书，或助以移译，或佐以钞聚，或参以编校，每有采获，皆资群力。然考览之劳，撰集之役，则概由不佞自任。书虽未出众手，才则谢乏三长。方彼洪钟，叩以寸莛，宏博君子，幸裁正之。

重光协洽之岁嘉平之月金毓黻识

渤海国志长编总目

渤海国志长编目次

渤海国志长编下编目次

卷一 总略上

渤海国志前编一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与新罗相接。〔西接〕越憙靺鞨东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风俗与高丽及契丹同，颇有文字及书记。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将加册立，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䜣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开元七年，祚荣死，玄宗遣使吊祭，乃册立其嫡子桂娄郡王大武艺袭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来朝，诏以其地为黑水州，仍置长史，遣使镇押。武艺谓其属曰：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

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门艺及其舅任雅相发兵以击黑水。门艺曾充质子至京师，开元初还国。至是谓武艺曰：黑水请唐家官吏，即欲击之，是背唐也。唐国人众兵强，万倍于我，一朝结怨，但自取灭亡。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抗敌唐家，不事宾伏，唐兵一临，扫地俱尽。今日渤海之众，数倍少于高丽，乃欲违背唐家，事必不可。武艺不从。门艺兵至境，又上书固谏。武艺怒，遣从兄大壹夏代门艺统兵。征门艺，欲杀之。门艺遂弃其众，间道来奔，诏授左骁卫将军。武艺寻遣使朝贡，仍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杀之。上密遣门艺往安西，仍报武艺云：门艺远来归投，义不可杀。今流向岭南，已遣去讫。乃留其使马文轨、葱勿雅，别遣使报之。俄有泄其事者，武艺又上书云：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依前杀却。由是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以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左迁道邃为曹州刺史，复为泽州刺史。遣门艺暂向岭南以报之。二十年，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刺史韦俊。诏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属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还。武艺怀怨不已，密遣使至东都，假刺客刺门艺于天津桥南，门艺格之，不死。诏河南府捕获其贼，尽杀之。二十五年，武艺病卒，其子钦茂嗣立。诏遣内侍段守简往册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其父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钦茂承诏赦其境内，遣使随守简入朝贡献。大历二年至十年，或频遣使来朝，或间岁而至，或岁内二三至者。十二年正月，遣使献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四月、十二月，使复来。建中三年五月、

贞元七年正月，皆遣使来朝，授其使大常靖为卫尉卿同正，令还蕃。八月，其王子大贞翰来朝，请备宿卫。十年正月，以来朝王子大清允为右卫将军同正，其下三十余人，拜官有差。十一年二月，遣内常侍殷志赡一作瞻册大嵩璘为渤海郡王。十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进封渤海国王。嵩璘父钦茂，开元中袭父位为郡王左金吾大将军，天宝中累加特进、太子詹事、宾客。宝应元年进封国王，大历中累加拜司空、太尉。及嵩璘袭位，但授其郡王、将军而已，嵩璘遣使叙理，故再加册命。十一月，以王侄大能信为左骁卫中郎将、虞侯、娄蕃长，都督茹富仇为右武卫将军，放还。二十一年，遣使来朝。顺宗加嵩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元和元年十月，加检校太尉。十二月，遣使朝贡。四年，以嵩璘男元瑜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国王。五年，遣使朝贡者二。七年，亦遣使来朝。八年正月，授元瑜弟权知国务言义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遣内使李重旻使焉。十三年，遣使来朝，且告哀。五月，以知国务大仁秀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十五年闰正月，遣使来朝，加大仁秀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十二月，复遣使来朝贡。长庆二年正月，又遣使来。四年二月，大睿等五人来朝，请备宿卫。宝历中，比岁修贡。太和元年、四年，皆遣使来朝。五年，大仁秀卒，以权知国务大彝震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六年，遣王子大明俊等来朝。七年正月，遣同中书右平章事高宝英来谢册命，仍遣学生三人随宝英请赴上都学问。先遣学生三人事业稍成，请归本国，许之。二月，王子大先册府元龟作光晟等六人来朝。开成后，

亦修职贡不绝。旧唐书渤海传。

玄宗开元七年三月丁酉，渤海靺鞨郡王大祚荣死，其子武艺嗣位。十四年十一月辛丑，渤海靺鞨遣其子义信来朝並献方物。二十年九月乙巳，渤海靺鞨寇登州，杀刺史韦俊，命左领军将军盖福顺发兵讨之。二十六年，渤海靺鞨王大武艺死，其子钦茂嗣立，遣使弔祭册立之。二十九年七月乙卯，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代宗大历二年五月丙戌，渤海朝贡。七年秋，渤海遣使朝贡。十年二月甲申，以平卢淄青节度观察、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检校工部尚书、青州刺史李正己检校尚书左仆射。十二年春正月辛酉，渤海使献日本国舞女十一人。夏四月壬寅，渤海遣使朝贡。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闰月丙子，诏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皆停。德宗贞元八年八月辛卯，以青州刺史李师古为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平卢淄青等州节度观察、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十一年二月乙巳，册渤海大钦茂之子嵩璘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顺宗永贞元年五月甲辰，以检校司空、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大嵩璘检校司徒。宪宗元和元年十二月丙戌，渤海遣使朝贡。二年，渤海朝贡。十年，渤海遣使朝贡。十三年五月辛丑，知渤海国务大仁秀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册为渤海国王。是年，渤海朝贡。穆宗长庆四年二月壬午，渤海送备宿卫大聪睿五十人入朝。文宗太和五年正月己丑，以权知渤海国务大彝震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六年十二月戊辰，内养王宗禹渤海使迴，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七年己卯，麟德殿对渤海等使。武宗会昌六年春正月己未，渤

海等国遣使入朝，对于麟德殿。己丑，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宣宗大中十二年二月，以渤海国王弟权知国务大虔晃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册为渤海国王。昭宗龙纪元年十月己未朔，以特进、太子少师、博陵郡开国候、食邑一千户崔安潜检校太傅兼侍中、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观察、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大顺二年三月辛亥朔，以青州权知兵马留后王师范检校兵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平卢军节度观察、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同上，本纪。

刘全谅，怀州武涉人也。父客奴，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开元中，有室韦首领段普恪，恃骁勇，数苦边；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令抗普恪。客奴单骑袭之，斩首以献，自白身授左骁卫将军，充游弈使，自是数有战功。性忠谨，为军人所信。天宝末，安禄山反，诏以安西节度封常清为范阳节度，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以太原尹王承业为河东节度。禄山既僭位于东都，遣腹心韩朝阳等招诱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察，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十五载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又以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保定军及营田使。正臣仍领兵平卢来袭范阳，未至，为逆贼将史思明等人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酖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候希逸等又袭杀归道。大历九年，追赠正臣工部尚书。同上，刘全谅传。又同书李忠臣传：正臣卒，与众议以安东都护王玄志为节度使。

建中二年，淄青节度李正己谋不轨。三年秋，加希烈检校司空，兼淄青兖郓登莱济等州节度支度营田、新罗渤海两蕃使，令讨袭正己。同上，李希烈传。

李正己，高丽人也，生于平卢。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军人共推立希逸 侯希逸 为军帅。会军人逐希逸，遂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初有淄、青、海、登、莱、沂、密、德、棣，复得曹、濮、徐、兖、郓，共十有五州，内视同列，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正已卒，子纳统父众。贞元八年，纳死，军中以子师古代其位，朝廷因授右金吾大将军同正、平卢及青淄齐节度营田观察、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师古卒，其奴不发丧，潜使迎师道 师古异母弟 于密而奉之。元和元年十月，授师道检校工部尚书、兼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同上，李正己传。

开元二十一年，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时兴光 新罗王 族人金思兰先因入朝留京师，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靺鞨，仍加授兴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同上，新罗传。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北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巩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

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並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中宗时，使侍御史张行岌招慰，祚荣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玄宗开元七年，祚荣死，其国私谥为高王。子武艺立，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赐典册袭王並所领。未几，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长史临总。武艺召其下谋曰：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门艺及舅任雅相发兵击黑水。门艺尝质京师，知利害，谓武艺曰：黑水请吏而我击之，是背唐也。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产怨，我且亡。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武艺不从。兵至境，又以书固谏。武艺怒，遣从兄壹夏代将，召门艺，将杀之。门艺惧，儳路自归，诏拜左骁卫将军。武艺使使暴门艺罪恶，请诛之。有诏处之安西，好报曰：门艺穷，来归我，谊不可杀，已投之恶地。並留使者不遣，别诏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谕旨。武艺知之，上书斥言陛下不当以妄示天下，意必杀门艺。帝怒道邃、源复漏言国事，皆左除，而阳斥门艺以报。后十年，武艺遣大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帝驰遣门艺发幽州兵击之，使太仆卿金思兰使新罗，督兵攻其南。

会大寒，雪袤仗，士冻死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望其弟不已，募客入东都，狙刺于道，门艺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杀之。武艺死，其国私谥武王。子钦茂立，改年大兴，有诏嗣王及所领，钦茂因是赦境内。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讫帝世，朝献者二十九。宝应元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进检校太尉。大历中,二十五来，以日本舞女十一献诸朝。贞元时，东南徙东京。钦茂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推宏临子华玙为王，复还上京，改年中兴。死，谥曰成王。钦茂少子嵩璘立，改年正历，有诏授右骁卫大将军，嗣王。建中、贞元间凡四来。死，谥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谥定王。弟言义立，改年朱雀，並袭王如故事。死，谥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岁死，谥简王。从父仁秀立，改年建兴，其四世祖野勃，祚荣弟也。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诏检校司空，袭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献，长庆四，宝历凡再。太和四年，仁秀死，谥宣王。子新德早死，孙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诏袭爵。终文宗世来朝十二，会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锡立。咸通时，三朝献。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卢、显、铁、汤、荣、兴六州。涉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领沃、睛、椒三州。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绿府，领神、桓、丰、正四州。曰长岭府，领瑕、河二州。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

劲兵，捍契丹，领扶、仙二州；鄚颉府领鄚、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领定、潘二州；安边府领安、琼二州。率宾故地为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领伊、蒙、沱、黑、比五州。铁利故地为铁利府，领广、汾、蒲、海、义、归六州。越喜故地为怀还府，领达、越、怀、纪、富、美、福、邪、芝九州；安远府领宁、郿、慕、常四州。又郢、铜、涑三州为独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沫水也。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绿，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余，契丹道也。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其命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官有宣诏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谏议居之。中台省，右相、右平章事、内史、诏诰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内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仆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义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仓、膳部，部有郎中、员外。右六司，智、礼、信部，支司，戎、计、水部，卿、郎准左，以比六官。中正台，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属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监。令、监皆有少。太常、司宾、大农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监有监长。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员有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各大将军一、将军一。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如此。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兔，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䌷，位

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丸都之李，乐游之梨。余俗与高丽、契丹略等。幽州节度府与相聘问，自营、平距京师盖八千里而远。后朝贡至否，史家失传，故叛附无考焉。新唐书，渤海传。

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设，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拂涅、铁利、虞娄、越喜时通中国，而郡利、屈设、莫曳皆不能自通。今存其朝京师者附左方。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同上，北狄黑水靺鞨传。

乌承玼，字德润，张掖人。开元中为平卢先锋，沈勇而决。渤海大武艺与弟门艺战国中，门艺来奔，诏与太仆卿金思兰发范阳新罗兵十万讨之，无功。武艺遣客刺门艺于东都，引兵至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堑以大石，亘四百里，虏不得入，于是流民得还，士少休，脱铠而耕，岁省度支运钱。新唐书，李光弼传附乌承玼。韩愈乌氏庙碑云：渤海扰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堑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民还其居，岁罢运钱三十万余。又注引许孟容乌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艺出海滨，至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营士马防遏要害。绂案此二文即新唐书所本。

天宝元年，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同上，逆臣安禄山传。

初，渤海靺鞨掠登州，兴光新罗王击走之。帝进兴光宁海军大使，使攻靺鞨。同上，新罗传。

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军中逐希逸，有诏代为节度使，遂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复取曹、濮、徐、兖、郓五州，凡有十五州。市渤海名马岁不绝。同上，藩镇李正己传。

靺鞨州三、府三：慎州，武德初以涑沫乌素固部落置。后侨置良乡之故都乡城，领户二百五十、口九百八十四。县一：逢龙。夷宾州，乾封中以愁思岭部落置。后侨治良乡之古广阳城，领户一百三十、口六百四十八。县一：来苏。黎州，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后侨治良乡之故都乡城，领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一。县一：新黎。黑水州都督府，开元十四年置。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新唐书地理志四。

开元五年，营州置平卢军使。七年，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二十八年，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上元二年，平卢军节度使侯希逸引兵保青州，授青密节度使，遂废淄、沂节度並所管五州，号淄青平卢节度。永泰元年，淄青平卢节度增领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同上，方镇表。

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同上，艺文志，乙部，史录地理类。又案：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皆著录此书。

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渤海遣使朝贡。旧五代史，七。

末帝贞明四年十二月癸丑，诏行营诸军马步都虞侯、匡国军节度观察留后朱珪可检校太傅，充平卢军节度、淄青登莱等州观察处置、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同上，九。

唐光宗同光二年正月乙卯，渤海国遣使贡方物。同上，三十一。

五月丙辰，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贡方物。七月，幽州奏：契丹安巴坚东攻渤海。九月壬戌，幽州上言：契丹安巴坚自渤海国回军。同上，三十二，

三年二月辛巳，渤海国遣使贡方物。同上。

四年正月戊午朔，契丹寇渤海。丙寅，契丹寇女真、渤海。同上，三十四。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乙卯，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朝贡。七月庚申，渤海国遣使朝贡。同上，三十六。

十一月戊午，青州奏：得登州状，申契丹先攻逼渤海国，自安巴坚身死，虽已抽退，尚留兵马在渤海扶余城。今渤海王弟领兵马攻围扶余城内契丹。同上，三十七。

长兴元年十一月丙戌，青州奏：得登州状，契丹安巴坚男东丹王托云越海来归国。契丹国志：时东丹王失职怨望，因率其部四十余人越海归唐。 同上，四十一。

二年正月壬申，契丹东丹王托云自渤海国率其众到阙，帝慰劳久之，锡赉加等。是日百僚称贺。丁丑，东丹王托云进本国印三纽。二月丁酉，幸东丹王托云之第。三月辛酉，诏渤海国人皇王托云：宜赐姓东丹，名慕华，仍授检校太保、安东都护，充怀化军节度、瑞镇等州观察使。其从慕华归国部校，各授怀化、归德将军、中郎将。九月己亥，怀化军节度使东丹慕华，赐姓李，名赞华，改封陇西县开国公。同上，四十二。

长兴三年正月戊申，渤海遣使朝贡。二月己卯，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进契丹地图。四月癸亥，以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为滑州节度使。初，帝欲以赞华为藩镇，范延光等奏以为不可。帝曰：吾与其先人约为兄弟，故赞华来附。吾老矣，

倘后世有守文之主，则此辈招之亦不来矣。由是近臣不能抗议。同上，四十三。

末帝清泰三年九月辛亥，幸怀州，召吏部侍郎龙敏，访以机事。敏劝帝立东丹王赞华为契丹主，以兵援送入蕃，则契丹主有后顾之患，不能久驻汉地矣。帝深以为然，竟不行其谋。辽史义宗传云：倍虽在异国，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后明宗养子从珂杀其君自立。倍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盍讨之。是东丹王实启兵端。唐君臣或知其阴谋，故龙敏之说不行。同上，四十八。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丙申，诏封故东丹王李赞华为燕王，遣前单州刺史李肃部署归葬本国。二年正月丙子，故契丹人皇王归葬，辍视朝一日。同上，七十六。

少帝开运三年十二月辛卯，契丹制降帝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黄龙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国界。同上，八十五。

同光中，璆 钱璆以镇海镇东军节度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同上，百三十三世袭列传。

同光中，安巴坚深著辟地之志，欲收兵大举，虑渤海踵其后。三年，举其众讨渤海之辽东，令托诺卢文进据营、平等州，扰我燕蓟。明宗初篡嗣，遣供奉官姚坤告哀，至西楼邑属；安巴坚在渤海，又径至慎州，崎岖万里。既至，谒见，安巴坚延入穹庐。中略。安巴坚曰：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中略。安巴坚凡三子，长曰人皇王托云，即东丹王也。中略。安巴坚死，其母令德光权主牙帐，令少子阿敦少君往渤海国代托云。托云将立，而德光素为部族所伏，又其母亦常钟爱，故因而立

之。中略。长兴二年，东丹王托云在阙下，其母继发使申报，朝廷亦优容之。同上，百三十七外国列传。

渤海靺鞨，其俗呼其王为可毒夫，对面呼圣，笺奏呼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世以大氏为酋长。同上。

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来。新五代史，二。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来。同上。

三年三月辛未，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者来。同上。

乾化元年八月戊辰，渤海遣使者来。同上。

二年五月丁亥，渤海遣使者来。同上。

唐庄宗同光二年正月乙卯，渤海国王大諲譔使大禹谟来。五月丙辰，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者来。同上，五。

三年二月辛巳，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者来。同上。

天成元年四月甲寅，渤海国王大諲譔使大陈林来。七月庚申，渤海使大昭佐来。同上，六。

长兴元年十一月丙戌，契丹东丹王突欲来奔。同上。

二年十二月辛未，渤海使文成角来。同上。

三年春正月己酉，渤海遣使者来。同上。

废帝清泰二年九月乙卯，渤海遣使者来。同上，七。

钱镠以镇海等军节度使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同上，六十七，吴越世家。

契丹颇有窥中国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后，欲击渤海，惧中国乘其虚，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间，使者再至。庄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坤至西楼，而

阿保机方东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见之。阿保机曰：昨闻中国祸乱，欲以甲马五万往助我儿，而渤海未除，志愿不遂。阿保机攻渤海，取其扶余一城，以为东丹国，以其长子人皇王突欲为东丹王。同上，七十二，四夷附录。

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唐高宗灭高丽，徙其人散处中国，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治之。武后时，契丹攻北边，高丽别种大乞乞仲象与靺鞨酋长乞四比羽走辽东，分王高丽故地。武后遣将击杀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荣立，因並有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人，据挹娄，臣于唐。至中宗时，置忽汗州，以祚荣为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后世遂号渤海。其贵族姓大氏。开平元年，国王大諲譔遣使者来，讫显德常来朝贡。其国土物产与高丽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纪。同上，七十四，四夷附录。

安东府，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通典，一百八十，州郡典。

登州，西至海四里，当中国往新罗、渤海过大路。元和郡县图志，十一。

渤海靺鞨大祚荣，本高丽别种也。唐开元中，高丽灭，祚荣家属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册府元龟，九百五十六，种族。

振国，本高丽，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接新罗，西接越喜靺鞨，东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兵数万人。风俗与高丽及契丹同，颇有文字及书记。同上，九百五十九，土风。

渤海国，唐中宗时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俗呼其王为可毒夫，对面为圣王，笺表呼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

妻曰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世以大氏为酋长。同上，九百六十二，官号。

玄宗先天二年二月，封靺鞨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大祚荣，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在营州东二千里，兵数万人。至是遣郎将崔䜣往册命祚荣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同上，九六四，封册。

开元七年三月，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大祚荣卒，遣使抚立其嫡子桂娄郡王大武艺，袭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同上。

八年八月，册渤海郡王、左骁卫大将军大武艺嫡男大都利行为桂娄郡王。同上。

二十 按原脱六字。年，渤海桂娄郡王大武艺病死，其子大钦茂嗣立。帝降书册，且弔之曰：念卿亡父素励诚节，与善无征，奄至殂谢，兴言求往，轸念良深。卿是长嫡，当袭父位，宜全忠孝，以继前踪。今故遣使持节册命，兼申弔祭。册曰：皇帝若曰，于戏！王者宅中，守在海外，必立藩长，以宁遐荒。咨尔故渤海郡王嫡子大钦茂代承绪业，早闻才干，昔在尔考，忠于国家；爰逮尔躬，当兹负荷，岂惟立嫡，亦乃择贤。休问可嘉，宠章宜及，是用命尔为渤海郡王，尔往钦哉！永为藩屏，长保忠信，效节本朝，作范殊俗，可不美歟！。同上。

二十一年，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莱，诏新罗王金兴光发兵讨之，仍加授兴光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同上。

德宗贞元十一年二月，令内常侍殷志瞻将册书往渤海，册大嵩璘为渤海王、忽汗州都督。嵩璘，渤海大钦茂之子，袭父位也。同上，九百六十五。

十四年三月，加渤海郡王，兼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大嵩璘银青光禄大夫、简较司空，册为渤海国王，依前忽汗州都督。大嵩璘父钦茂，以开元二十六年袭其父武艺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左金吾大将军，天宝中累加特进、太子詹事、宾客，宝应元年进封渤海国王，大历中又累拜司空太尉。及嵩璘袭位，但授其郡王、将军，嵩璘遣使叙礼，故更加册命焉。同上。

二十一年五月，加忽汗州都督、渤海王大嵩璘金紫光禄大夫、简较司徒。同上。

宪宗元和元年十月，加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大嵩璘简较太尉。同上。

四年正月，以故渤海国王大嵩璘男元瑜为银青光禄大夫、简较秘书监，充忽汗州都督，册为渤海国王。同上。

八年正月，以故渤海国王大元瑜长弟权知国务言义为银青光禄大夫、简较秘书监、忽汗州都督，册为渤海国王，遣内侍李重旻充使。同上。

十三年四月，以知渤海国务大仁秀为银青光禄大夫、简较秘书监、忽汗州都督，册为渤海国王。同上。

十五年闰正月，加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大仁秀金紫光禄大夫、简较司空。同上。

文宗太和五年正月，以权知渤海国务大彝震为银青光禄大夫、简较秘书监，兼忽汗州都督，册为渤海国王。同上。

渤海靺鞨，唐圣历中，高丽别种大祚荣自立为振国王，先天二年册拜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开元七年，祚荣卒，玄宗遣使册立其嫡子桂娄郡王大武艺袭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王、忽汗州都督、九姓燕然

都督。二十五年，武艺病死，其子钦茂嗣立，诏袭其父官爵。宝应元年，进封国王。钦茂卒，其子嵩璘嗣。贞元十一年二月，令内常侍殷志瞻将册书册为渤海王、忽汗州都督。元和四年，嵩璘卒，子元瑜嗣。元瑜卒，弟言义权知国务。八年正月，封言义为国王。十三年，遣使告哀，诏以知国务大仁秀为国王。太和五年，仁秀卒，以权知国务大彝震为国王。梁开平元年，其王曰大諲譔。同上，九百六十七，继袭。

开元元年十二月，靺鞨按即渤海。王子来朝，奏曰：臣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许之。同上，九百七十一，朝贡。

二年二月，拂涅靺鞨首领失异蒙、越喜大首领乌施可蒙、铁利部落大首领闼许离等来朝。同上。

四年闰十二月，靺鞨部落、拂涅部落遣大首领来朝。同上。

五年三月，拂涅靺鞨遣使献方物。五月，靺鞨遣使来朝，並献方物。同上。

六年二月，靺鞨、铁利、拂涅並遣使来朝。同上。

七年正月，拂涅靺鞨、铁利靺鞨、越喜靺鞨並遣使来朝。二月，拂涅靺鞨遣使献方物。八月，大拂涅靺鞨遣使献鲸鲵鱼睛、貂鼠皮、白兔貓皮。同上。

九年十一月己酉，渤海郡靺鞨大首领、铁利大首领、拂涅大首领俱来朝，並拜折冲，放还蕃。同上。

十年十月，越喜遣首领茂利蒙来朝，並献方物。十一月，渤海遣其大臣味勃计来朝，並献鹰。同上。

十二年二月，渤海靺鞨遣其臣贺祚庆来贺正，赐帛五十疋，放还蕃。十二月，越喜靺鞨遣使破支蒙来贺正，並献方物。同上。

十三年正月，渤海遣大首领乌借芝蒙、黑水靺鞨遣其将

五郎子並来贺正旦，献方物。同上。

十四年十一月，渤海靺鞨王遣其子义信来朝並献方物。同上。

十五年八月，渤海王遣其弟大宝方来朝。十月，靺鞨遣使来朝，並献方物。同上。

十七年二月，渤海靺鞨遣使献鹰。是月，渤海靺鞨遣使献鲻鱼。同上。

十八年正月，靺鞨遣其弟大郎雅来朝贺正，献方物。二月，渤海靺鞨大首领遣使知蒙来朝，且献方物、马三十疋。五月，渤海靺鞨遣使乌那达利来朝，献海豹皮五、貂原作豹，误。鼠皮三张、玛瑙盃一、马三十疋。黑水靺鞨遣使阿布利思来朝，献方物。九月，靺鞨遣使朝贡。同上。

十九年二月，渤海靺鞨遣使来贺正。十月，渤海靺鞨王遣其大姓取珍等百二十人来朝。同上。

二十三年三月，渤海靺鞨王遣其弟蕃来朝。八月，铁利部落、拂涅部落、越喜部落俱遣使来朝献方物。同上。

二十四年九月，渤海靺鞨遣使献方物。同上。

二十五年正月，渤海靺鞨大首领木智蒙来朝。四月，渤海遣其臣公伯计来献鹰鹘。同上。

二十六年闰八月，渤海靺鞨遣使献貂原作豹，误。鼠皮一千张、乾文鱼一百口。同上。

二十七年二月，渤海王遣使献鹰，又拂涅靺鞨遣使献方物。十月，渤海遣其臣受福子来谢恩。同上。

二十八年二月，越喜靺鞨遣其臣野古利来献方物，铁利靺鞨遣其臣绵度户来献方物。十月，渤海靺鞨遣使献貂鼠皮、昆布。同上。

二十九年二月，渤海靺鞨遣其臣失阿利、越喜靺鞨遣其部落乌舍利、黑水靺鞨遣其臣阿布利稽来贺正。三月，拂涅靺鞨遣首领那弃勃来朝贺正，並献方物。四月，渤海靺鞨遣使进鹰及鹘。同上。

天宝五载三月，渤海遣使来贺正。同上。

六载正月，渤海、黑水靺鞨並遣使来贺正，各献方物。同上。

七载正月，黑水靺鞨遣使朝贡。三月，黑水靺鞨遣臣献金银及六十综布、鱼牙绸、朝霞绸、牛黄、头发、人参。同上。

八载三月，渤海遣使献鹰。同上。

九载，黑水靺鞨遣使贺正。三月，渤海遣使献鹰。同上。

十一载十一月，黑水羯遣使来朝。按羯为靺字之误，又漏鞨字，即黑水靺鞨也。同上。

十二载三月，渤海遣使贺正。同上。

十三载正月，渤海遣使贺正。同上。

大历二年七月，渤海遣使来朝。八月，渤海；九月，靺鞨渤海；十一月，渤海；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九百七十二。

三年三月，渤海靺鞨；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七年五月，渤海靺鞨遣使朝贡。同上。

八年四月，渤海遣使来朝，並献方物。六月，渤海遣使贺正，引见于延英殿。十一月，渤海遣使朝贡。闰十一月，渤海遣使来朝。十二月，渤海遣使来朝，渤海靺鞨遣使朝贡。同上。

九年正月，渤海来朝。十二月，渤海靺鞨遣使来朝。同上。

十年正月，渤海靺鞨；五月，渤海；六月，渤海；十二月，渤海靺鞨遣使朝贡。同上。

十二年正月，渤海遣使来朝，並献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

及方物。二月，渤海遣使献鹰。四月，渤海靺鞨；十二月，渤海靺鞨遣使来朝，献方物。同上。

德宗建中元年十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三年五月，渤海国遣使朝贡。同上。

贞元七年正月，渤海遣使来朝。同上。

八年四月，靺鞨遣使朝贡。同上。

十八年正月，虞娄、越喜等首领见。同上。

二十年十一月，渤海遣使来朝。同上。

宪宗元和元年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二年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五年正月，渤海遣使高才南等来朝。十一月，渤海王遣子大延真等来献方物。同上。

七年，渤海遣使来朝。同上。

八年十二月，渤海王子辛文德等九十七人来朝。同上。

九年正月，渤海使高礼进等三十七人朝贡，献金银佛象各一。十一月，渤海遣使献鹰鹘。十二月，渤海遣使大孝真等五十九人来朝。同上。

十年二月，黑水酋长十一人；七月，渤海王子大廷俊等一百一人，並来朝贡。同上。

十一年三月，渤海靺鞨；十一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十二年二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十五年闰正月，渤海遣使朝贡。十二月，渤海复遣使朝贡。同上。

穆宗长庆二年正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四年二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敬宗宝历元年三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二年正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渤海遣使来朝。同上。

三年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四年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五年十一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六年三月，渤海王子大明俊来朝。同上。

七年正月，渤海王遣同中书右平章事高赏英来谢册命。

开成元年十二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四年十二月戊辰，渤海王子大延广朝贡。同上。

武宗会昌六年正月，渤海使朝于宣政殿。同上。

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渤海王子大昭顺贡海东物产。同上。

三年三月，渤海王大諲譔差其相大诚谔朝贡，进儿女口及物：貂鼠皮、熊皮等。同上。

乾化元年八月，渤海国遣使朝贺，且献方物。同上。

二年五月，渤海王大諲譔差王子大光赞景帝表，並进方物。同上，“景帝”二字疑有误。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正月，渤海王子大禹谟来朝贡。五月，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姪元让贡方物。九月，黑水国遣使朝贡。同上。

三年二月，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裴璆贡人参、松子、昆布、黄明、细布、貂鼠皮被一、褥六、发、靴革、奴子二。五月，黑水胡独鹿朝贡。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大陈林等一百一十六人朝贡，进儿口、女口各三人，人参、昆布、白附子及虎皮等。七月，渤海使人大昭佐等六人朝贡。同上。

四年五月，渤海遣使高正词入朝，贡方物。八月，黑水遣使骨至来朝，兼贡方物。同上。

长兴二年正月，东丹王突欲进马十匹、毯帐及诸方物，又进本国印三面，宣示宰臣。十二月，渤海使文成角来朝贡。同上。

三年正月，渤海遣使朝贡。同上。

废帝清泰二年十一月，渤海遣使列周义入朝，贡方物。同上。

开元二十二年二月，新罗王兴光从弟、左领军卫员外将军忠信上表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臣自奉圣旨，誓将致命。当此之时，为替人金孝方身亡，便留臣宿卫。臣本国王，以臣久待天庭，遣从侄志廉代臣，今已到讫，臣即合还。每思前所奉进止，无忘夙夜。陛下先有制加本国王兴光宁海军大使，锡之旌节，以讨凶残。皇威载临，虽远犹近，君则有命，臣敢不祇。蠢尔夷俘，计亦悔祸。然除恶务本，布宪惟新，故出师义贵乎三申，纵敌患贻于数代。伏望陛下因臣还国，以副使假臣，尽将天旨再宣殊裔。岂惟斯怒益振，固亦武夫作气，必倾其巢穴，静此荒隅。遂夷臣之小诚，为国家之大利。臣等复乘桴沧海，献捷丹闱，效毛发之功，答雨露之施，臣所望也。伏惟陛下图之。帝许焉。同上，九百七十三，助国讨伐。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靺鞨部落、拂涅部落皆遣大首领来朝，並赐物三十段，放还蕃。同上，褒异，九百七十四。

六年二月，靺鞨铁利、拂涅並遣使来朝，各授守中郎将，放还蕃。同上。

七年正月，拂涅靺鞨、越喜靺鞨並遣使来朝，各赐帛五

十疋。六月丁卯，靺鞨渤海郡王大祚荣卒，赠特进，赐物五百段，遣左监门率上柱国吴思谦摄鸿胪卿持节充使弔祭。同上。

九年十一月己酉，渤海郡靺鞨大首领、铁利大首领、拂涅大首领俱来，並拜折冲，放还蕃。同上。

十年闰五月癸巳，黑水酋长倪属利稽来朝，授勃州刺史，放还蕃。勃，蕃中州也。九月己巳，大拂涅靺鞨如价及铁利大拂涅买取利等六十八人来朝，並授折冲，放还蕃。十月己亥，铁利靺鞨可娄计来朝，授郎将，放还蕃。十一月辛未，渤海遣使其大臣味勃计来朝，並献鹰，授大将军，赐锦袍、金鱼袋，放还蕃。十二月戊午，黑水靺鞨大酋长倪属利稽等十人来朝，並授中郎将，放还蕃。同上。

十一年十一月甲戌，越喜靺鞨勃施计、拂涅靺鞨朱施蒙、铁利靺鞨倪处梨俱来朝，並授郎将，放还蕃。同上。

十二年二月丙申、铁利靺鞨涋池蒙来朝，授将军，放还。越喜靺鞨奴布利等十二人来朝，並授郎将，放还蕃。拂涅靺鞨大首领鱼可蒙来朝，授郎将，放还蕃。乙巳，渤海靺鞨遣其臣贺祚庆来贺正，进阶游击将军，赐帛五十疋，放还蕃。丙辰，黑水靺鞨大首领屋作箇来朝，授折冲，放还蕃。五月乙酉，铁利来朝，授折冲，放还蕃。同上。

十三年正月辛丑，黑水靺鞨遣其将五郎子来贺正旦，且献方物，授将军，赐紫袍、金带、鱼带，放还蕃。三月丙午，铁利靺鞨大首领封阿利等一十七人来朝，越喜靺鞨苾利施来朝，黑水靺鞨大首领乌素可蒙来朝，拂涅靺鞨薛利蒙来朝，並授折冲，放还蕃。四月甲子，渤海首领谒德、黑水靺鞨诺箇蒙来朝，并授果毅，放还蕃。五月，渤海王大武艺之弟大

昌勃价来朝，授左威卫员外将军，赐紫袍、金带、鱼袋，留宿卫。黑水部落职纥蒙等二人来朝，授中郎将，赐紫袍、银带、金鱼袋，放还蕃。同上。

十四年三月乙酉，渤海靺鞨王大都利来朝。四月乙丑，渤海靺鞨王大都利来朝，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留宿卫。同上。

十五年二月辛亥，铁利靺鞨米象来朝，授郎将，放还蕃。四月丁未，敕曰：渤海宿卫王子大昌勃价及首领等久留宿卫，宜放还蕃。庚申，封大昌勃价襄平县开国男，赐帛五十疋，首领以下各有差。先是渤海王大武艺遣男利行来朝，并献貂鼠，至是乃降书与武艺慰劳之，赐綵练一百疋。十一月丙辰，铁利靺鞨首领失伊蒙来朝，授果毅，放还蕃。同上。

十六年四月癸未，渤海王子留宿卫大都利行卒，赠特进，兼鸿胪卿，赐绢三百疋、粟三百石，命有司弔祭，官造灵舆，归蕃。九月壬寅，渤海靺鞨烟夫须计来朝，授果毅，放还蕃。同上。

十七年二月甲子，渤海靺鞨王大武艺使其弟大胡雅来朝，授游击将军，赐紫袍金带，留宿卫。三月癸卯，渤海靺鞨遣使献鲻鱼，赐帛二十疋，遣之。八月丁卯，渤海靺鞨王遣其弟大琳来朝，授中郎将，留宿卫。

十八年正月戊寅，渤海靺鞨遣其弟大郎雅来朝贺正，献方物。壬子，大拂涅靺鞨兀异来朝，献马四十匹，授左武卫折冲，赐帛三十段，留宿卫。二月戊寅，渤海靺鞨遣使智蒙来朝，且献方物、马三十匹，授中郎将，赐绢二十疋，绯袍、银带，放还蕃。五月己酉，渤海靺鞨遣使乌那达利来朝，献海豹皮五张、貂鼠皮三张、玛瑙盃一、马三十匹，授以果毅，

赐帛，放还蕃。壬午，黑水靺鞨遣使阿布思利来朝，献方物，赐帛，放还蕃。六月戊午，黑水靺鞨大首领倪属利稽等十人来朝，並授中郎将，放还蕃。九月乙丑，靺鞨遣使来朝，献方物，赐帛，放还蕃。同上。

十九年二月癸卯，靺鞨遣使贺正，授将军，放还蕃。已未，渤海靺鞨遣使来朝贺正，授将军，赐帛一百疋，还蕃。十月癸巳，渤海靺鞨王遣其大姓取珍等百二十人来朝，并授果毅，各赐帛三十疋，放还蕃。同上。

二十四年三月乙酉，渤海靺鞨王遣其弟蕃来朝，授太子舍人员外，赐帛三十疋，放还蕃。十一月癸酉，靺鞨首领聿弃计来朝，授折冲，赐帛五百疋，放还蕃。同上。

二十五年正月甲午，大拂涅靺鞨首领兀异来朝，授中郎将，放还蕃。二月戊辰，新罗国金兴光卒。先是二十二年以渤海靺鞨寇登州，兴光发兵助讨破，以功遂授兴光开府仪同三司、宁海使。及卒，帝悼惜久之。四月丁未，渤海遣其臣公伯计来献鹰鹘，授将军，放还蕃。八月戊申，渤海靺鞨大首领多蒙固来朝，授左武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及帛一百疋，放还蕃。同上。

二十七年二月丁未，渤海王弟大勗进来朝，宴于内殿，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赐紫袍、金带及帛一百疋，留宿卫。十月乙亥，渤海遣其臣优福子来谢恩，授果毅，紫袍、银带，放还蕃。同上。

二十九年二月己巳，渤海靺鞨遣其臣失阿利来贺正，越喜靺鞨遣其部落乌舍利来贺正，黑水靺鞨遣其臣阿布利稽来贺正，皆授郎将，放还蕃。同上。

天宝二年七月癸亥，渤海王遣其弟蕃来朝，授左领军卫

员外大将军，留宿卫。同上。

德宗贞元七年五月戊辰，以渤海贺正使大常靖为卫尉卿同正，令归国。同上，九百七十六。

十年二月壬戌，以来朝渤海王子大清允为右卫将军同正，其下拜官三十余人。同上。

十四年十一月戊申，以渤海国王大嵩璘姪能信为左骁骑卫中郎将，虞侯娄蕃长都督茹富仇为右武卫将军，並放还蕃。同上。

宪宗元和四年正月戊戌，帝御麟德殿，引见渤海使谒见，赐物有差。同上。

七年正月癸酉，帝御麟德殿，对渤海等使，赐宴有差。甲申，赐渤海使官告三十五通，衣各一袭。同上。

八年十二月丙午，宴渤海使，仍赐以锦綵。同上。

九年二月己丑，麟德殿召见渤海使高礼进等三十七人，宴赐有差。同上。

十年正月丁酉，诏赐渤海使者卯贞寿等官告，放还蕃。二月甲子，赐渤海使大昌庆等官告，归之。三月丙子，赐渤海使者官告，归之。同上。

十一年二月癸卯，赐渤海使锦綵、银器有差。庚戌，授渤海使高宿满等二十人官。同上。

十二年三月甲戌，以锦绵赐渤海使大诚慎等。同上。

十五年，穆宗即位。二月庚寅，对渤海朝贡使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十二月壬辰，对渤海使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同上。

穆宗长庆二年正月壬子，对渤海使者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同上。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癸巳，御麟德殿，对渤海使者十一人，宴赐有差。同上。

二年十二月己卯，渤海遣使朝贡，诏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同上。

六年二月丙辰，麟德殿对入朝渤海王子大明俊等六人，宴赐有差。同上。

七年二月己卯，麟德殿对渤海王子大光晟等六人，宴赐有差。同上。

开成二年正月癸巳，上御麟德殿，对贺正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九人，宴赐有差。同上。

三年二月辛卯，上御麟德殿，对入朝渤海使，赐锦綵、银器有差。同上。

武宗会昌六年正月，渤海使朝于宣政殿，对于麟德殿，赐食于内亭子，仍赉锦綵、器皿有差。同上。

梁太祖开平二年正月，渤海国朝贡使殿中少令崔礼光以下各加爵秩，並赐金帛有差。同上。

乾化二年闰五月戊申，诏以分物银器赐渤海进贡首领以下，遣还其国。同上。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五月庚申，赐渤海朝贡使大元让等分物有差。八月，渤海朝贡使王姪学堂亲卫大元谦可试国子监丞。十一月庚寅，以黑水国朝贡兀儿为归化中郎将。同上。

三年五月乙卯，以渤海国入朝使、政堂省守和部少卿、赐紫金鱼袋裴璆可右赞善大夫。同上。

明宗天成四年七月乙酉，以渤海国前入朝使高正词为太子洗马。八月乙巳，黑水朝贡使骨至来可归德司戈。同上。

长兴三年正月，渤海遣使朝贡，赐物有差。同上

晋高祖天福二年春，故契丹人皇王归葬，辍视朝三日。同上

宪宗元和四年正月，命中官元文政往渤海，充弔祭册立使。同上。九百八十，通好。

八年正月，命内侍李重旻充渤海册立宣慰使。同上。

十一年二月，授渤海使国信以归。同上。

十三年三月，渤海国遣使李继常等二十六人来朝。同上。

庄宗同光四年，明宗初篡嗣，遣供奉官姚坤空函告哀。至契丹西楼，属阿保机在渤海，又径至慎州，崎岖万里。既至，谒见，保机延入穹庐。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幽州赵德均奏：先遣军将陈继威使契丹部内，今使还。得状称：今年七月二十日，至渤海界扶余府，契丹族帐在府城东南隅，契丹主阿保机已得疾，其月二十七日死，八月三日随阿保机灵柩发离扶余城。同上。

长兴二年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百姓过海北植采，附得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书问慕华行止，欲修贡也。闰五月，青州进呈东丹国首领耶律羽之书二封。同上。

四年，契丹耶律德光以兄东丹王突欲在阙下，其母继发使申款，朝廷亦优容之，赐突欲姓李氏，名赞华，出镇滑州，以庄宗夫人夏氏嫁之。同上。

晋高祖天福七年三月乙卯朔，契丹通事高模翰来聘。同上。按模翰渤海人。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杀刺史韦俊，命左领军将军盖福顺发兵讨之。同上。九百八十六，征讨。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七月，幽州奏：侦得阿保机东攻渤海。同上。九百九十五，交侵。

四年正月，北面招讨使李绍真奏：北来奚首领云契丹阿

保机寇渤海国。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青州霍彦威奏：得登州状，申契丹先发诸部，攻逼渤海国。自阿保机身死，虽已抽退，尚留兵马在渤海扶余城，今渤海王弟部领兵士攻围扶余城契丹。同上。

长兴元年正月，青州奏：遣人押渤海王宪一行归本国，被黑水剽劫，今得黑水兀儿状及将印纸一张进呈。同上。

代宗大历九年二月辛卯，渤海质子大英俊还蕃，引辞于延英殿。同上。纳质。

德宗贞元七年八月，渤海王遣其子大贞干一作真干。来朝，请备宿卫。同上。

后唐，契丹东丹王归中国，明宗赐姓李名赞华，尤好画及烧金炼汞之术。始泛海归朝，载书数千卷自随。枢密使赵延寿每求假异书及医经，皆中国无者。同上。九百九十七，技术。

永康王兀欲，即东丹王之长子也，后改名聿，好行仁惠，善丹青，尤精音乐。同上。

渤海以宪宗元和二年进奉端午使杨光信逃归，潼关吏执以至，鞫于内仗。同上，悖谩。

后唐，契丹东丹王归中国，明宗赐姓李，名赞华，严刻驭下，姬仆小有过者，即挑目火灼。妻夏氏畏其惨毒，竟离婚为尼。又好饮人血，左右姬媵多刺其臂以吮之。同上，九百九十七，残忍。

文宗太和七年春正月己亥，银青光禄大夫、简较秘书监、忽汗都督、国王大彝震奏：遣学士解楚卿、赵孝明、刘宝俊三人附谢恩使、同中书右平章事高赏英赴上都学问。先遣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等三人，事业稍成，请准例递

乘归本国。许之。同上。九百九十九，请求。

文宗开成元年六月，淄青节度使奏：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同上，互市。案：海东绎史二十五引此条下，又云是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十月六日敕诸锦罽、绫罗、縠绣 织成细绸、丝布，犛牛尾、珍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新罗、渤海、契丹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新罗、渤海外国人交通买卖。

明宗长兴二年五月，青州奏：黑水瓦儿部至登州卖马。同上。

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每恃其勇，尝为邻境之患。同上，卷一千，强盛。

渤海国王武艺，本高丽之别种也。其父祚荣东保桂娄之地，自立为振国王，以武艺为桂娄郡王。开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来朝，武艺谓其属曰：黑水途经我境始可归唐，今不言而行，必与大唐通，谋腹背攻我也。遂遣母弟大门艺发兵以击黑水。门艺以充质子至京师，不欲搆怨，乃曰：黑水归唐而击之，是背唐也。唐国人众兵强，万倍于我，一朝结怨，但恐自取灭亡。昔高丽全盛之时，兵三十余万，抗敌唐家，不事宾伏，唐兵一临，扫盪俱尽。今日渤海之众，数倍小于高丽，乃欲违背唐家，事必不可。武艺不从，固违之。门艺又上书谏，武艺怒，遣其从兄大一夏代门艺统兵，命左右杀门艺。门艺闻之，遂间道来奔，诏授左骁卫将军。后武艺遣使朝贡，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杀之。玄宗遣使往安抚，报武艺曰：门艺来归投，义不可杀。今流向岭南，已遣去讫。乃留其使马文轨，别遣使报之。俄有泄其事者，武艺又上书曰：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杀之。由是责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以不能督察官属，致

有漏泄，出道遂曹州刺史，复为泽州刺史。遣门艺暂往岭南，以信之。二十年，武艺率海贼攻登州，杀刺史韦俊。诏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新罗发十万人应接。属山阻寒雪，竟无功而还。武艺怀怨不已，密遣使至东都，厚赂刺客，遮门艺于天津桥，格之，不死。诏河南府捕获其贼，尽杀之。同上，怨仇。

后唐，契丹东丹王赞华，明宗时归朝。清泰帝幸怀州，遣内班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害之。东丹王长子兀欲，晋开运末，从虏主耶律德光入汴，虏主遂杀继旻、彦绅于东市，复东丹之仇也。命兀欲弟留桂为滑洲节度使，以处东丹之旧地。同上。

渤海靺鞨本高丽别种，后徙居营州。其王姓大氏，名祚荣，先天中封渤海郡王，子武艺。唐会要，九十六。

贞元八年闰十二月，渤海押靺鞨使杨吉福等三十五人来朝贡。十年二月，以来朝渤海王子大清允为右卫将军同正，其下拜官三十余人。十一年十二月，以靺鞨都督密阿古等二十二人並拜中郎将，放还蕃。至十四年三月，加渤海郡王、兼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大嵩璘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册为渤海郡王，依前忽汗州都督。初，嵩璘父钦茂，以开元二十六年袭其父武艺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左金吾大将军，天宝中累加特进、太子詹事，宝应元年进封钦茂为渤海郡王，大历中又累拜司空太尉。及嵩璘嗣位，但授其郡王、将军，嵩璘遣使叙理，故加册命焉。至元和元年，以渤海郡王大嵩璘男元瑜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国王。七年十二月，遣使朝贡。八年，又遣使朝贡。十年二月，黑水酋长十一人朝贡。十一年三月，渤海

靺鞨遣使朝贡，赐其使二十人官告。同上。

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同上，三十六。

开成二年三月，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並入朝学生共一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同上。

乾宁二年十月，赐渤海王大玮瑎勅书，翰林称加官合是中书撰书意，諮报中书。同上，五十七。

开元七年闰七月，张敬忠除平卢军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八年四月，除许钦琰又带管内诸军、诸蕃及支度、营田等使。二十八年二月，除王斛斯又加押两蕃及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使，遂为定额。同上，七十八。

元和二年八月，以建王审为郓州大都督、淄青等州节度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按此为亲王遥领。同上。

元和十四年三月，平李师道，以所管十二州分三节度，马总为天平军节度，王遂为兖海沂密节度，薛戎为平卢军节度，仍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仍旧为平卢军，赐两蕃印一面。同上。

渤海本号靺鞨，盖高丽之别种也。唐高宗平高丽，徙其人散居中国，置州县于辽外，就平壤城置安东督护府以统之。至万岁通天中，契丹李〔尽〕荣反，攻营府，有高丽别种大舍利乞乞仲象。大，姓；舍利，官；乞乞仲象，名也 与靺鞨酋长乞四比羽走保辽东，分王高丽故地。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大舍利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不受命，武后命将军李楷固击杀之。乞乞仲象死，其子大祚荣继立，並有比羽之众，其

兵丁户口四十余万，保据挹娄故地。至圣历中，称臣朝贡。上命御史张行岌就往宣慰，号其都为忽汗州，以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自是遂号为渤海国。其俗呼其王为可毒夫，对面呼圣王，笺表称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代以为大酋长，唐时常来朝贡。五代会要，三十。

梁开平元年三月，其王大諲譔遣王子大昭顺来贡方物。同上。

二年正月，又遣殿中少令崔礼光来朝。同上。

三年三月，遣其相大成谔来朝，兼贡女口。同上。

乾化元年八月，遣使者来。同上。

二年五月，又遣王子大光赞来贡方物，上厚赐之。同上。

后唐同光二年正月，遣王子大禹谟来朝。同上。

是年五月，又遣王子大元让来朝，上赐之金綵。八月，又遣姪学堂亲卫大元谦试国子监丞。同上。

三年二月，又遣使裴璆来贡方物，兼进女口。五月，以入朝使政堂省守和部少卿、赐紫金鱼袋裴璆为右赞善大夫。同上。

天成元年四月，遣使大陈林等一百一十六人来朝贡，进男女口各三人，並人参、昆布、白附子等。七月，遣使大昭佐等六人来朝贡。先是契丹大首领耶律阿保机兵力雄盛，东北诸蕃多臣属之。以渤海国土地相接，常有吞并之志。是岁，率诸蕃部落往攻之，下扶余城，因改扶余为东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镇之。及阿保机死，渤海王命其弟率兵攻之，不克，乃保众而退。同上。

四年五月，遣高正词来朝贡。按词字应从册府元龟作词 七月，以高正词为太子洗马。同上。

长兴二年十二月，遣使成文角来朝。同上。

三年正月，又遣使来朝贡。同上。

四年七月，以先入朝使成文角为朝散大夫、右神武军长史、奏事右录事、试大理评事，高保义为朝散郎、右骁卫长史，並金紫。同上。

清泰二年十二月，遣南海府都督列周道等入朝，贡方物。同上。

三年二月，以入朝使列周道为检校工部尚书、政堂省工部卿，乌济显试光禄卿。同上。

周显德元年七月，崔乌斯多等三十人归化。同上。

后唐同光二年七月，契丹阿保机率兵东攻渤海国。同上。

四年正月，复攻渤海国。又遣梅老鞋里以下三十七人贡马三十匹，诈修和好。同上。

天成元年九月，攻渤海国扶余城，下之，命其长子突欲主其国，号东丹王。二十七日，阿保机卒，其次子元帅太子德光嗣立。德光本名曜屈之，慕中国之名因改之。初，阿保机有三子，长号人皇王，次号元帅太子，三号安端少君。及阿保机死，其妻述律氏令元帅太子勾当兵马，令安端少君往渤海国代突欲。归将立之，而元帅太子素为部族所敬，又为述律氏所钟爱，故因而立之，伪称天显元年。寻葬阿保机于西楼，伪谥曰大圣皇帝。西楼，蕃中地名。同上。

长兴元年十一月，东丹王突欲率蕃官四十余人、马百匹，自登州泛海内附。帝御文明殿召对及其部曲，慰劳久之，赐以衣冠、金玉带、鞍马、锦彩、器物等。突欲进本国印三面，宣示宰臣。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契丹国东丹王突欲远泛沧溟，来归王化，请赐姓名，仍准番官入朝例安排。谨按：四夷入朝番官，有怀德、怀化、归德、归化等将军、

中郎将名号，又本朝赐新罗、渤海、两番国王官，初自检校司空至太保，今突欲是阿保机之子，请比新罗、渤海国王例施行。勅渤海国王人皇突欲：契丹先收渤海国，改为东丹，其突欲宜赐姓东丹，名慕华，授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安东都护、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充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处置、押番落等使。同上。

后唐同光二年七月，率兵东攻渤海国。四年正月，复攻渤海国。同上，二十九，契丹。

天成元年九月，攻渤海国，下之，命其长子突欲主其国，号东丹王。同上。

渤海，夫余之别种。本涉貊之地，其国西与鲜卑接，地方三千里。唐平高丽，就平壤城置安东都护府统之。万岁通天中，契丹攻陷营州，靺鞨酋人反，据辽东分王高丽之地，渤海因保挹娄故地，中宗封为渤海郡王、兼此处应有忽字。汗州都督。天成初，契丹阿保机兵力雄盛，东北诸蕃多臣属之。以渤海土地相接，有吞并之志，攻其国夫余城，下之，立长子图欲为东丹王，领兵守之。武经总要，前集，十六，下。

唐玄宗开元元年二月，初高丽既亡，其别种大祚荣徙居营州。及李尽忠反，风俗通：大姓，大庭氏之后，大款为颛帝师。按礼记曰，大连善居丧，东夷之子也。盖东夷之有大姓尚矣。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聚众东走，阻险自固。尽忠死，武后使将军李楷固讨其余党，楷固击乞四比羽，斩之。引兵逾天门岭，逼祚荣，新书：天门岭在土护真河北三百里。祚荣逆战，楷固大败，仅以身免。祚荣遂帅其众东据东牟山，筑城居之。东牟山在挹娄国界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祚荣骁勇善战，高丽靺

鞨之人稍稍归之。地方二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自称振国王，附于突厥。时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绝，武后不能讨。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至是以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鞨鞨自此盛矣，始去靺鞨，专号渤海。资治通鉴，二百十。

七年三月，渤海王大祚荣卒。考异曰：实录六月丁卯祚荣卒，遣左监门率吴思谦摄鸿胪卿充使吊祭。按：此月丙辰已云祚荣卒，盖六月方遣思谦吊祭耳。丙辰，命其子武艺袭位。同上，二百十二。

十四年，是岁黑水靺鞨遣使入见，黑水靺鞨在流鬼国西南，女真即其遗种也。上以其国为黑水州，仍为置长史以镇之。渤海靺鞨王武艺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请吐屯于突厥，突厥置吐屯，以领诸附从之国。先告我，与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请吏于唐，是必与唐合谋，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门艺与其舅任雅，将兵击黑水。门艺尝为质子于唐，谏曰：黑水请吏于唐，而我以其故击之，是叛唐也。唐，大国也。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不遵唐命，扫地无遗。况我兵不及高丽什之一二，一旦与唐为怨，此亡国之势也。武艺不从，强遣之。门艺至境上，复以书力谏，武艺怒，遣其从兄大壹夏代之将兵，召欲杀之。门艺弃众间道来奔，制以为左骁卫将军。武艺遣使上表罪状门艺，请杀之。上密遣门艺诣安西，留其使者，别遣报云：已流门艺于岭南。武艺知之，上表称：大国当示人以信，岂得为此欺诳。固请杀门艺。上以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皆坐左迁，暂遣门艺诣岭南以报之。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

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同上，二百十三。

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上命右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同上。

二十一年正月，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渤海王武艺。考异曰：新书乌承玼传云可突干杀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乱。是岁，奚、契丹入寇，诏承玼击之，破于捺禄山。又云渤海大武艺引兵至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堑以大石，亘四百里，于是流人得还土少休，脱铠而耕，岁省度支运钱。按韩愈为乌重胤作庙碑，叙重胤父承洽云：屡破契丹，从战捺禄，走可突干，渤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堑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民还其居，岁罢钱三千万。疑新书约此碑作承玼传。按新书帝纪及渤海传，皆无武艺入寇至马都山事，或者韩碑云走可突干渤海上至马都山，谓破走可突干、渤海，上追之至马都山耳。二十一年，郭英杰与可突干战都山。然则都山盖契丹之地也。吏民逃徙失业，盖因可突干入寇而然，与上止是一事，新书承之致误。然未知新书承玼传中余事别据何书。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思兰，新罗王之侍子，留京师，官为太仆卿员外置。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怨门艺不已，密遣客刺门艺于天津桥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贼党，尽杀之。河南，谓河南府。 同上。

二十六年八月辛巳，渤海王武艺卒，子钦茂立。同上，二百十四。

二十九年八月乙未，以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考异曰：实录此年八月，以幽州节度副大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渤海黑水军使。旧纪以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平卢军节度副使。会要二十八年王斛斯为平卢节度使，遂为定额。按旧传禄山自平卢兵马使为平卢军使，盖以平卢兵马使带幽州节度副使之名耳。实录衍大字也。天宝元年，始以平卢为节

度，会要误也。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唐谓奚、契丹为两番。同上。

天宝元年正月壬子，分平卢别为节度，以安禄山为节度使，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平卢军在營州城內，兵万六千人。卢龙军在平州城內，兵万人。榆关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兵三千人。安东都护府在營州东二百里，兵八千五百人。 同上，二百十五。

代宗广德元年七月，李怀光等屯晋州。怀光本渤海靺鞨也，姓茹，为朔方将，以功赐姓。同上，二百二十三。

德宗贞元十年十二月，初渤海文王钦茂卒，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元义猜虐，国人杀之，立宏临之子华屿，是为成王，改元中兴。华屿卒，复立钦茂少子嵩璘，是为康王，改元正历。渤海自大祚荣立国，开元之间其子武艺立，益以强盛，东北诸夷皆畏而臣之，改元仁安。更五代以至于宋，耶律虽数加兵，不能服也，故通鉴历叙其事为详。 同上，二百三十五。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册拜嵩璘为忽汗州都督、渤海王。考异曰：实录乙巳册大嵩璘为渤海郡王，今从新传。 同上。

宪宗元和四年正月，渤海康王嵩璘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同上，二百三十七。

八年正月，渤海定王元瑜卒，弟言义权知国务。庚午，以言义为渤海王。同上，二百三十九。

十三年二月，初渤海僖王言义卒，弟简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岁卒，从父仁秀立，改元建兴。乙巳，遣使来告丧。五月辛丑，以知渤海国务大仁秀为渤海王。同上，二百四十。

文宗太和四年，是岁渤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孙

彝震立，改元咸和。同上，二百四十四。

宣宗大中十二年二月，渤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为渤海王。同上，二百四十九。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七月，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谋入寇，恐渤海掎其后，渤海时为海东盛国，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有高丽肃慎之地。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九月，契丹攻渤海，无功而还。同上，二百七十三。

明宗天成元年正月，契丹主击女真及渤海，恐唐乘虚击之，戊寅遣梅老鞋里来修好。同上，二百七十四。

七月，契丹主攻渤海，拔其夫余城，即唐高丽之夫余城也。时高丽王王建有国，限混同江而守之，混同江之西不能有也，故夫余城属渤海国。混同江即鸭绿水。更命曰东丹国，命其长子突欲镇东丹，号人皇王。同上，二百七十五。又同书二百六十九：梁均王贞明二年十二月，契丹阿保机称皇帝，考异曰：又灭渤海，虏其王大諲譔，立长子为渤海东丹王，号人皇王，自号天皇王，始立年号，曰天赞，国称大辽。

后晋齐王开运二年十月，初高丽王建用兵吞灭邻国，颇强大，因胡僧袜啰言于高祖曰：渤海，我昏姻也，其王为契丹所虏，请与朝廷共击取之。高祖不报。及帝与契丹为仇，袜啰复言之，帝欲使高丽扰契丹东边，以分其兵势。会建卒，子武自称权知国事，上表告丧。十一月戊戌，以武为大义军使、高丽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国，谕指使击契丹。仁遇至其国，见其兵极弱，曏者袜啰之言特建为夸诞耳，实不敢与契丹为敌。仁遇还，武更以它故为解。宋白曰：晋天福中有西域僧袜啰来朝，善火卜。俄辞高祖，请游高丽，王建甚礼之。时契丹并渤海之地有年矣，建因从容谓袜啰曰："渤海本吾亲戚之国，其王为契丹所虏，吾欲为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旧怨。师廻，为言于天子，当定期两

袭之"。袜𡁞还，具奏。高祖不报，出。帝与契丹交兵，袜𡁞复奏之，帝遣郭仁遇飞诏谕建深攻其地，以牵胁之。会建已卒，武知国事，与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鱼肉。内难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袜𡁞之言皆建虚诞耳。同上，二百八十四。

高宗命李勣讨平之，谓高丽。俘其王高藏，裂地而为郡县，建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兵镇守。后武后遣将击杀其主乞昆羽，按即乞四比羽。而立其主乞仲象，按即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荣立，因有其众四十万，据于挹娄，臣于唐。中宗时，乃置忽汗州，以祚荣为都督渤海郡王，其后遂号渤海。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

太祖问赵普：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群臣无对者。惟王贻孙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唐则天时始拜而不跪。太祖曰：何以为实？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遂得振学誉。诗话总龟八引玉壶清话。

王溥子贻孙，字象贤。溥藏书至万卷，贻孙遍览之。太祖尝问赵普：拜礼，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普访礼官，无知者。贻孙云：古诗云长跪问故夫，即妇人古亦跪也。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普问所出，对曰：唐幽州从事张建章著渤海记备言之。普叹伏。东都事略，十八。

唐志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太和中。王贻孙云：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张建章渤海记言之。玉海，十六，地理类，异域图书。

唐渤海遣子入侍。传：渤海，本粟末靺鞨。及祚荣号震国王，中宗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祚荣遣子入侍。先天中，遣使拜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都督，始去靺鞨号。玄宗朝献者二十九，开元二年，令生徒六人入学，新罗七人。二十六年，渤海遣

使来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大历二十五，贞元四，元和十六朝献，长庆四，宝历再，文宗世来朝十二，会昌四，咸通三。初，其王数遣诸子诣京师大学，习议古今制度，遂为海东盛国。实录：贞元十一年二月乙巳，册嵩璘为渤海王。志：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玉海，一百五十三，朝贡类，外夷来朝。

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同上，一百五十四，朝贡类，锡予外夷。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庚午，渤海酋帅大鸾河率小校李勋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与范阳军民二百余人，皆来降。召见，赐钱帛，以大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续资治通鉴长编，二十。

六年秋七月丙申朔，上将大举伐契丹，遣使赐渤海王诏书，令发兵以应王师。其略云：闻尔国本为大蕃，近年颇为契丹所制，尔迫于兵势，屈膝事之。谗慝滋多，诛求无已，虽欲报怨，力且不能。所宜尽出族帐，助予攻取，俟其翦灭，当行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朝，沙漠之外悉以相与。然渤海竟无至者。同上，二十二。

淳化二年十二月，时定安国王子大元，因女真使上表，后不复至。上又以渤海不通朝贡，诏女真发兵攻之，凡斩一级赐绢五疋为赏。同上，三十二。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唐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将军李楷固等击斩

之。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夫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中宗时，使侍御史张行岌招慰，祚荣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玄宗开元七年，祚荣死，其国私谥为高王。子武艺立，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赐典册袭王並所领。未几，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长史临总。武艺召其下谋曰：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门艺及舅任雅相，发兵击黑水。门艺尝质京师，知利害，谓武艺曰：黑水请吏，而我击之，是背唐也。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产怨，我且亡。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武艺不从。兵至境，又以书固谏，武艺怒，遣从兄壹夏代将，召门艺，将杀之。门艺惧，儳路自归，诏拜左骁卫将军。武艺使使暴门艺罪恶，请诛之。有诏，处之安西。好报曰：门艺穷，来归我，谊不可杀，已投之恶死地。並留使者不遣。别诏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谕旨。武艺知之，上书斥言：陛下不当以妄示天下。意必杀门艺。帝怒道邃、复漏言国事，皆左除，而阳斥门艺以报。后十年，武艺遣大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帝驰遣门艺发幽州兵击之。使太仆卿金思兰使新罗，督兵攻其南。会大寒，雪袤

丈，士冻死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望其弟不已，募客入东都，狙刺于道。门艺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杀之。武艺死，其国私谥武王。子钦茂立，改元大兴。有诏：嗣王及所领。钦茂因是赦境内。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讫帝世，朝献者二十九。宝应元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进检校太尉。大历中，二十五来，以日本舞女十一献诸朝。贞元时，东南徙东京。钦茂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推宏临子华玙为王，复还上京，改年中兴。死，谥成王。钦茂少子嵩璘立，改元正历。有诏：授右骁卫大将军，嗣王。建中、贞元间，凡四来。死谥康王。子元瑜立，改元永德。死，谥定王。弟言义立，改年朱雀，並袭王如故事。死，谥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大始，立一岁，死，谥简王。从父仁秀立，改年建兴，其四世祖野勃，祚荣弟也。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诏检校司空，袭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献。长庆四，宝历凡再。大和四年，仁秀死，谥宣王。子新德蚤死，孙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诏袭爵。终文宗世，来朝十二。会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锡立。咸通时，三朝献。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大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卢、显、铁、汤、荣、兴六州；涉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领沃、睛、椒三州。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绿府，领神、桓、丰、正四州；曰长岭府，领瑕、河二州；夫余故地为夫余府，常屯劲兵，捍契丹，领扶、

仙二州；鄚颉府，领鄚、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领定，潘二州；安边府，领安、琼二州；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领伊、蒙、沱、黑、比五州；铁利府，领广、汾、蒲、海、义、归六州；越喜故地为怀远府，领达、越、怀、纪、富、美、福、邪、芝九州；安远府，领宁、郿、慕、常四州。又：郢、铜、涑三州为独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绿，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夫余，契丹道也。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主，曰基下，其命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官有宣诏省、中台省、政堂省，有左右相、左右平章、侍中、常侍、谏议，又有左六司忠仁义部，右六司智礼信部，各有郎中，员外。又有武员左右卫大将军之属。大抵宪象中国之度。服章亦有紫绯、浅绯、绿及牙笏、金银鱼之制，余俗与高丽、契丹略等。幽州节度府与相聘问。自营平距京师，盖八千里而远。梁开平元年，王大諲譔遣王子来贡方物。二年、三年及乾化二年，俱遣使来贡。后唐同光二年，遣王子来朝，又遣姪学堂亲卫大元谦试国子监丞。三年及天成元年，俱遣使入贡进儿口、女口。先是契丹大首领耶律阿保机兵力雄盛，东北诸蕃多臣属之，以渤海土地相接，常有吞并之志。是岁，率诸蕃部攻渤海国夫余城，下之。改夫余城为东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镇之。未几，阿保机死，命其弟率兵攻夫余城，不克而还。四年及长兴二年、三年、四年，清泰二年、三年，俱遣使贡方物。周显德元年，渤海国乌思罗等三十人归化，其后隔绝不通。宋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平晋阳，移兵幽州。其酋帅大鸾河率小校李勋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来降，以鸾河为渤海都

指挥使。六年，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略曰：蠢兹北戎，犯我封略。今欲鼓行深入，大歼丑类。素闻尔国密迩寇仇，势迫并吞，力不能制，因而服属，困于宰割。当灵旗破虏之际，是邻邦雪愤之日，所宜尽出族帐，佐予兵锋。俟其翦灭，沛然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朝，朔漠之外悉以相与。勗乃协力，朕不食言。时将率兵大举北伐，故降是诏。文献通考，三百二十六，四裔考，三，渤海。

淳化二年冬，以渤海不通朝贡，诏女真攻之，凡获一级以绢五疋为赏。同上，三百二十七，四裔考，四，女真。

定安国，本马韩之种，为契丹所攻破，其酋帅纠合余众，保于西鄙，建国改元，自称定安国。宋开宝三年，其国王烈万华因女真遣使入朝，乃附表贡献方物。太平兴国中，太宗方经营远略，讨击胡虏，因降诏其国，令张掎角之势。其国亦怨寇仇侵侮不已，闻中国方用兵北讨，欲依王师以摅宿忿，得诏大喜。六年冬，会女真遣使朝贡，路由本国，乃托其使附表来上。云：定安国王臣乌玄明言，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历星纪，仰覆露鸿均之德，被渐渍无外之泽，各得其所，以遂物性。而顷岁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寨，俘掠人民。臣祖考守节不降，与众避地，仅存生聚，以迄于今。而又夫余府昨背契丹，並归本国，灾祸将至，无大于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臣玄明诚恳诚愿，顿首顿首。其末题云元兴六年十月日定安国王臣乌玄明 表 上 圣皇帝殿前。上答以诏书，令其发兵，协力同伐契丹。以诏付女真使，令赍以赐之。端拱二年，其王子因女真使附献马、雕羽、鸣镝。淳化二年，其王子大元因女真使上表，其后不复

至。同上，三百二十七，四裔考，四，定安。

渤海本高丽之别种。唐高宗平高丽，徙其人居中国。则天万岁通天中，契丹攻陷营府，高丽别种大祚荣走保辽东，睿宗以为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称渤海国，并有扶余、肃慎等十余国，历唐、梁、后唐朝贡不绝。后唐天成初，契丹阿保机攻扶余城，下之，改扶余为东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镇之。阿保机死，渤海王复攻扶余，不能克。历长兴、清泰，遣使朝贡。周显德初，其酋豪崔乌斯等三十人来归，其后隔绝不能通中国。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平晋阳，移兵幽州，其酋帅大鸾河率小校李勋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来降，以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六年，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曰：朕纂绍丕构，奄有四海，普天之下，罔不率俾。矧太原封域，国之保障。顷因据窃，遂相承袭，倚辽为援，历世逋诛。朕前岁亲提锐旅，尽护诸将，拔并门之孤垒，断匈奴之右臂。眷言弔伐，以苏黔黎。蠢兹北戎，非理搆怨，辄肆荐食，犯我村略，一昨出师逆击，斩获甚众。今欲鼓行深入，席卷长驱，焚其龙庭，大歼丑类。素闻尔国密迩寇仇，迫于吞并，力不能制，因而服属，困于宰割。当灵旗破敌之际，是邻邦雪愤之日。所宜尽出族帐，佐予兵锋，俟其翦灭，沛然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原，朔漠之外悉以相与。勗乃协力，朕不食言。时将大举征契丹，故降是诏谕旨。九年春，宴大明殿，因召大鸾河慰抚久之。上谓殿前都校刘廷翰曰：鸾河，渤海豪帅，束身归我，嘉其忠顺。夫夷落之俗，以驰骋为乐。候高秋戒候，当与骏马数十匹，令出郊游猎，以遂其性。因以缗钱十万并酒赐之。宋史，四百九十一，外国传，渤海国。

定安国，本马韩之种，为契丹所攻破，其酋帅纠合余

众，保于西鄙，建国改元，自称定安国。开宝三年，其国王烈万华因女真遣使入贡，乃附表贡献方物。太平兴国中，太宗方经营远略，讨击契丹，因降诏其国，令张掎角之势。其国亦怨寇仇侵侮不已，闻中国用兵北讨，欲依王师以摅宿愤，得诏大喜。六年冬，会女真遣使来贡，路由本国，乃托其使附表来上。云定安国王臣乌玄明言，伏遇圣主洽天地之恩，抚夷貊之俗，臣玄明诚喜诚忭，顿首顿首。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历星纪，仰覆露鸿钧之德，被侵渍无外之泽，各得其所，以遂本性。而顷岁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臣祖考守节不降，与众避地，仅存生聚，以迄于今。而又扶余府昨背契丹，並归本国，灾祸将至，无大于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臣玄明诚恳诚愿，顿首顿首。其末题云：元兴六年十月日定安国王臣玄明表上圣皇帝前。上答以诏书，曰：勅定安国王乌玄明，女真使至，得所上表，以朕尝赐手诏谕旨，且陈感激。卿远国豪帅，名王茂绪，奄有马韩之地，介于鲸海之表，强敌吞并，失其故土，沈冤未报，积愤奚伸？矧彼獯戎，尚摇虿毒，出师以薄伐。乘夫天灾之流行，败衄相寻，灭亡可待。今国家已于边郡广屯重兵，只俟严冬即申天讨。卿若能追念累世之耻，宿戒举国之师，当予伐罪之秋，展尔复仇之志，朔漠底定，爵赏有加，宜思永图，无失良便。而况渤海愿归于朝化，扶余已背于贼庭，励乃宿心，纠其协力，克期同举，必集大勋。尚阻重溟，未遑遣使，倚注之切，鉴寐宁忘。以诏付女真使，令赍以赐之。端拱二年，其王子因女真使附献马、雕羽、鸣镝。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因女真使上表，其后不复至。同上，定

安国，

王溥子贻孙，字象贤。溥好聚书，至万余卷。贻孙遍览之。太祖尝问赵普：拜礼，何以男子跪而妇人否？普问礼官，不能对。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是妇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妇人始拜而不跪。普问所出，对云：太和中，有幽州从事张建章，著渤海国记，备言其事。普大称赏之。宋史，二四九，王溥传。

太宗端拱二年，将讨幽蓟，诏群臣各言边事。吏部尚书宋琪疏上，谓 中略。渤海兵马土地盛于奚帐，虽勉事契丹，俱怀杀主破国之怨。中略。如将来王师讨伐，虽临陈擒获，必贷其死，命置署存抚，使之怀恩，但以罪契丹为名。如此则蕃部之心愿报私憾，契丹小丑刻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仍赐分器、鼓旗、军服、戈甲以优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后，宣布守臣，令于燕境及山后云、朔诸州，厚给衣粮、料钱，别作禁军名额，召募三、五万人，教以骑射，隶于本州。此人生长塞垣，谙练戎事，乘机战斗，一以当十，兼得奚、霫、渤海以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中略。契丹，蕃部之别种，代君辽泽中，其主自阿保机始强盛，因攻渤海，死于辽阳。妻述律氏生三男，长曰东丹，次曰德光，季曰自在。太子东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为主。中略。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並髡发左袵，窃为契丹之饰。下略。同上，二百六十四宋琪传。

渤海，高丽之别种。宪象中国之度，服章亦有紫绯、浅绯、绿及牙笏、金银鱼之制，余俗与高丽、契丹略等。幽州节度府与相聘问，自营、平距京师，盖八千里而远。梁开平

元年，王大諲譔遣王子来贡方物。二年、三年及乾元二年，俱遣使来贡。后唐同光二年，遣王按此下应有子字。来朝，又遣姪学堂亲卫大元谦试国子监丞。三年及天成元年，俱遣使入贡，进儿口、女口。先是契丹大首领耶律阿保机兵力雄盛，东北诸蕃多臣属之，以渤海土地相接，常有并吞之志。是岁，率诸蕃部攻渤海国扶余城，下之，改扶余城为东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镇之。保机死，渤海王复攻扶余，不能克。周显德中，其首 按此下应有领字。崔乌斯等三十人归化，自后不通中国。徐松辑永乐大典本宋会要，二百九十三。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征幽州，渤海首帅大鸾河率小校李勋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来降，诏以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六年七月，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曰：朕奄有万邦，光被四表，无远弗届，无思不服。惟契丹小丑，介于北荒，纠合奸凶，侵播边鄙。朕昨提锐旅，往征並明。按此字疑为州字之误。而契丹举国兴师，犯关为寇，疆吏来告，我伐用张。寻于涿鹿之墟，破其十万余众，斩首数万级，夺车帐万余乘。令国将席卷，乘胜长驱深入，收碣石之旧壤，焚龙庭之故墟，攘除腥膻，廓清氛祲。闻尔渤海国爰从前代本是大蕃，近年以来颇为契丹所制，侵渔尔封略，涂炭尔人民，无协比之恩，有并吞之志。朕闻汝迫于凶丑，屈膝事之，谗慝滋多，诛求无艺。虽欲报怨，力且不能。今灵旗破虏之秋，是汝国复仇之日，所宜尽率部族来应王师。俟逆党剪平，当大行封赏，幽蓟之地入于朝廷，朔漠之外悉以相与。汝能效顺，朕不食言。今遣使谕意。渤海大国，近年役服于契丹，至是帝将发师大举，故先令告谕，俾之发兵为应也。同上。

淳化二年，以渤海国不通朝贡，诏女真发兵攻之，凡斩

一级，赐绢五疋为赏。同上。

徽宗政和八按应作六。年，五月二日，臣僚言：登州与渤海相望。熙宁中，巡检每季下北海驼基岛驻扎，以驼基石为界。自北朝通好，不曾根理。深虑渤海相近作过，则驼基寨孤立。乞以末岛、鸣呼岛为界，並钦岛添置卓望兵，令戍官往来巡逻。诏令指画闻奏，不得希功生事。同上。又满洲源流考引宋会要，与后三条略同。

太祖天赞三年，时东北诸夷皆服属，惟渤海未服，太祖谋南征，恐渤海掎其后，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师攻渤海，无功而还。天赞六年，辽史作天显元年。太祖攻渤海，拔其夫余城，更命曰东丹国，命长子突欲镇之，号人皇王。先是渤海国王大諲譔本与奚、契丹为唇齿国，太祖初兴，並吞八部，继而用师，並吞奚国。大諲譔深惮之，阴与新罗诸国结援。太祖知之，集议未决。后因游猎，弥旬不止，有黄龙在其毡屋上，连发二矢，殪之，龙坠于前。太祖曰：吾欲伐渤海国，众计未定，而龙见吾前，吾能杀之，是灭渤海之胜兆也。遂平其国，虏其主。契丹国志，一。

天显四年十一月，契丹东丹王突欲失职怨望，帅其部曲四十人越海奔唐，唐赐东丹名慕华，明年改赐姓李，名赞华。以为怀化节度使。十年十一月，唐主杀东丹王李赞华。会同元年七月，辽以渤海夫余城为东京。按此为辽阳之误。同上，二。

景宗乾亨六年七月，宋太宗欲北侵，遣诏渤海王发兵相应，然渤海畏辽，竟无至者。遣使如渤海责问。同上，六。

天祚帝天庆六年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凶徒十数人乘酒恃勇，持刃逾垣，入府衙，登厅，问留守所在，给

云：外军变，请为备。保先才出，则杀之。是夜，有户部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进士第，颇刚明，闻乱作，权行留守事，与副守高清臣集诸营奚、汉兵千余人。次日，搜索元作乱渤海人，得数十人，並斩首，即抚安民。仓卒之际，有滥被其害者。小人喜乱，得以籍口，不可禁戢。一夜烧寨起乱。初三日，军马抵首山门，太公鼎等登门说谕使归，不从。初五日，夜，城中举火，内应开门，骑兵突入，阵于通衢。太公鼎、高清臣等督军迎敌，不胜，领麾下残兵百余人夺西门出奔行阙。高永昌自杀留守萧保先后，自据东京，称大渤海皇帝，改元应顺，据辽东五十余州。分遣军马肆其杀掠，所在州郡，奚人户往往携家渡辽以避，独沈州未下。宰相张琳，沈州人也，天祚命讨之。琳先常两任户部使，有东京人望，至是募辽东失业者並驱转户强壮充军。盖辽东夙与女真、渤海有仇，转户则使从，庶几效命敢战。旬日之间，得兵二万余，随行官属将领听从辟差。先是天祚募渤海武勇马军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备御女真。会东京留守太师萧保先乃奉先堂弟。为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因以激变。东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机力战二十余年，始得之，建为东京。夏五月初，自显州进兵，渤海止备辽河、三叉、黎树口。张琳遣羸卒数千疑其守兵，以精骑间道渡海，趋沈州，渤海始觉，遣兵迎敌。旬日间，三十余战，渤海稍却，退保东京。张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剳寨。先遣人移文招抚，不从。传令留五日粮，决策破城。越二日，发安德州义军，先渡河，次引大军齐渡。忽上流有渤海铁骑五百突出其傍，诸军少却，退保旧寨，河路复为所断，三日不得渡。众以饥告，谋归沈州，徐图后举。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骑兵

尾袭，强壮者仅得入城，老幼悉被杀掠。是时军伍尚整，方议再举，忽承女真西路都统阇母国王檄：准渤海国王高永昌状，辽国张宰相统领大军前来讨伐，伏乞救援。当道于义，即合应援。已约五月二十五日进兵。檄到沈州，众以渤海诈作此檄，不为备。是日，探闻东北有军拥至，将士呼曰：女真至矣！张琳急整军迎敌，将士望见女真，兵气已夺，遂败走入城。女真随入，先据城西南，后纵兵杀戮几尽。孟初、刘思温等死之，张琳与诸子弟等並官属缒城苟免，尽失军资器甲。随入辽州，收集残军，坐是，谪授辽兴军节度使。乃平州也。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复相攻渤海，大败。高永昌遁入海。女真遣兀室讷波勃堇以骑三千，追及于长松岛，斩之。其溃散汉儿军多相聚为盗，如侯概、吴撞天等，所在蟠结以千百计，自称云队、海队之类，纷然並起，每一饭屠数千人，数路之民殆尽，辽不能制之。同上，十。

东丹王名突欲，太祖长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余城，更名曰东丹国，命其长子突欲镇东丹，号人皇王，时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于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东丹，与长子突欲奉太祖之丧发渤海。先是突欲镇东丹时，乃渤海国亦有宫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画龙像，称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内相已下百官，皆其国自除授，岁贡契丹国细布五万疋、粗布十万疋、马一千匹。太祖崩，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楼，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将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诸将知其意，争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称皇帝。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为逻者所遏，后不罪，遣归东丹。唐明宗长兴

元年，突欲自以失职，帅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赐姓东丹，名慕华，以为怀化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将惕隐等皆赐姓名。惕隐，姓狄名怀惠。次年，明宗更赐东丹慕华姓名，曰李赞华。明宗长兴三年，以赞华为义成节度使，选朝士为僚属辅之。赞华但优游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虽时有不法，亦不问，以庄宗后宫夏氏妻之。赞华好饮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仆小过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残，奏离婚为尼。赞华之归唐，乘船逾海，因于海岸立木为碑，惟书二十汉字，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赞华性好读书，不喜射猎。初在东丹时，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扁曰望海堂。以南至海可三十里，有望海寺也。潞王末年，石晋内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杀之。赞华遇害于其第，石晋诏赠赞华燕王，遣使送其丧归国。其后，太宗破石晋，入中原，求得李彦绅、秦继旻杀之，以其家族、财物赐东丹王子兀欲。兀欲后即位为世宗，葬之医巫闾山，谥让国皇帝。同上，十四。

渤海国，去燕京东北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脚，东並海。其王旧以大为姓，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部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妇人皆悍妬，大氏与他姓相结十姊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众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嫉相夸。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自天祚之乱，金人陷城，虑其难制，转徙他所，其人大怨。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为园池植牡

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千 一作余。从生者，皆燕地所无，才以十数千或五千贱货 一作卖。而去。其居故地者，仍归契丹。旧为东京置留守。有苏、扶、复等州。苏与宋一作莱。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风顺，隐隐闻鸡犬声。同上，二十六。

阿骨打之十五年，时宋政和六年，辽天庆六年。女真克辽渤海军。先是渤海人高永昌杀其东京留守萧保先，自称大渤海国皇帝，据辽东五十余州。辽主遣其宰相张琳讨之，至沈州，女真遣兵来援渤海，琳败绩。乃以燕王淳为都元帅，仍募辽东人号怨军者二万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彦等谋杀淳，不克。复召淳还，遣萧德恭、耶律余睹等屯田为备。既而女真破渤海军，斩高永昌，其众散为盗，所至掳掠，而辽不能制。大金国志，一。

南唐烈祖升元二年，晋高祖天福三年。契丹王耶律德光及其弟东丹王各遣使，以羊马入贡。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茶、药，烈祖从之。于是翰林院进二丹入贡图，诏中书舍人江文蔚作赞。其词曰：皇帝建西都之岁，神功迈于三古，皇风格于四裔，华夷咸若骏奔结轨。粤六月，契丹使梅里捺卢古，东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焕书奉致贡，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称贺，以为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乃鸿荒以降，骤步相侔，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从。诗颂太原之师，则用伐矣，汉开朔方之地，则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俪德无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毡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异产，充庭纳赆。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谓矣。有司纪美烈于缋事，传曰主上明圣而德不闻，有司之过也。臣职在翰墨，亲睹隆平，敢献赞曰：赫矣圣武，纂尧之绪，要荒之长，骏奔臣附。伏波之

柱，单于之台，遗镞徒费，献琛靡来。我后穆穆，我网恢恢，重译日贡，皇哉唐哉。陆游南唐书，十八，契丹列传。

辽太祖神册三年二月，渤海遣使来贡。四年二月丙寅，修辽阳故城，以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天赞三年五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四年十二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大諲譔。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皆从。丁巳，次商岭，夜围扶余府。天显元年春正月庚申，拔扶余城，诛其守将。丙寅，命惕隐安端、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等将万骑为先锋，遇諲譔老相兵，破之。皇太子、大元帅尧骨，南府宰相苏，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是夜围忽汗城。己巳，諲譔请降。庚午，驻军于忽汗城南。辛未，諲譔素服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上优礼而释之。甲戌，诏谕渤海郡县。丙子，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为逻卒所害。丁丑，諲譔复叛，攻其城，破之。驾幸城中，諲譔请罪马前。诏以兵卫諲譔及族属以出，祭告天地，复还军中。二月庚寅，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以所获器币诸物赐将士。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显。以平渤海遣使报唐。甲午，复幸忽汗城，阅府库物，赐从臣有差。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丙午，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刺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赦其国内殊死以下。丁未，高丽、濊貊、铁骊、靺鞨来贡。三月戊午，遣夷离毕康默

记、左仆射韩延徽攻长岭府。甲子，祭天。丁卯，幸人皇王宫。己巳，安边、鄚颉、定理三府叛，遣安端讨之。丁丑，三府平。壬午，安端献俘，诛安边府叛帅二人。癸未，宴东丹国僚佐，颁赐有差。甲申，幸天福城。乙酉，班师，以大諲譔举族行。夏四月丁亥朔，次伞子山。辛卯，人皇王率东丹国僚属辞。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复叛，大元帅尧骨讨之。六月丁酉，二府平。丙午，次慎州。秋七月丙辰，铁州刺史卫钧反。乙丑，尧骨攻拔铁州。庚午，东丹国左大相迭剌卒。辛未，卫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赐諲譔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按辽史一百十六国语解云：乌鲁古、阿里只，太祖及述律后受諲譔降时所乘二马名也，因赐諲譔夫妇以为名。甲戌，次扶余府，上不豫。辛巳，上崩。八月辛卯，康默记等攻下长岭府。壬寅，尧骨讨平诸州，奔赴行在。乙巳，人皇王倍继至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后建升天殿于此，而以扶余为黄龙府云。辽史，二，太祖本纪。

太宗天显二年冬十一月，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三年九月己丑，幸人皇王倍第。辛卯，再幸人皇王第。十二月，时人皇王在皇都，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真，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升东平郡为南京。四年四月辛酉，人皇王倍来朝。八月癸卯，幸人皇王第。九月庚午，如南京。癸巳，至南京。冬十月壬寅，幸人皇王第，宴群臣。十二月戊午，至自南京。五年二月己亥，诏修南京。丙午，以先所俘渤海户赐皇弟李胡。丙辰，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三月辛未，人皇王献白纻。乙酉，宴人皇王僚属便

殿。庚寅，驾发南京。夏四月乙未，诏人皇王先赴祖陵，谒太祖庙。丙辰，会祖陵，人皇王归国。九月己卯，诏舍利普宁抚慰人皇王。庚辰，诏置人皇王仪卫。冬十月戊戌，遣使赐人皇王胙。甲辰，人皇王进玉笛。十一月戊寅，东丹奏人皇王浮海适唐。六年春正月丁卯，如南京。三月丁亥，人皇王倍妃萧氏率其国僚属来见。夏四月，建中台省于南京。五月乙亥，至自南京。七年夏四月甲戌，唐遣使来聘，致人皇王倍书。八年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崩，遣使告哀于唐及人皇王倍。九年夏四月，唐李从珂弑其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书请讨。十年冬十一月丙午，幸宏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象，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感之意，读者悲之。十一年十一月辛巳，晋帝石敬塘。至河阳，李从珂穷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从。遣人杀之，乃举族自焚。同上，三，太宗本纪，上。

会同元年二月丙申，上思人皇王，遣惕隐率宗室以下祭其行宫。秋七月戊辰，遣中台省右相耶律述兰迭烈哥使晋，册晋帝为英武明义皇帝。三年春正月庚寅，人皇王妃来朝。六月乙未朔，东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秋七月丙子，从皇太后视人皇王妃疾。戊寅，人皇王妃萧氏薨。丙戌，徙人皇王行宫于其妃薨所。八月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妃萧氏服。同上，四，太宗本纪，下。

世宗讳阮，小字兀欲，让国皇帝长子，母柔顺皇后萧氏。太宗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丁丑，太宗崩于栾城。戊寅，即皇帝位。八月壬午朔，尊母萧氏为皇太后。九月

丁卯，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追谥皇考曰让国皇帝，以安端主东丹国，封明王。二年冬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赵延寿薨，以中台省右相牒蜡为南京留守，封燕王。同上，五，世宗本纪。

穆宗应历二年六月壬寅，汉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台省右相高模翰赴之。十二月辛亥，明王安端薨。同上，六，穆宗本纪。

景宗保宁二年夏四月，幸东京，致奠于让国皇帝及世宗庙。五年七月庚辰，以保大军节度使耶律斜里底为中台省左相。同上，八，景宗本纪，上。

圣宗，讳隆绪，乾亨四年九月癸丑即皇帝位。十二月庚辰，省置中台省官。统和元年正月丙子，渤海挞马解里以受先帝厚恩，乞殉葬，诏不许，赐物以矜之。二年十二月辛丑，以大仁靖为东京中台省右平章事。同上，十，圣宗本纪，一。

四年三月癸丑，以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籍其家属，分赐有功家属。同上，十一，圣宗本纪，二。

十三年七月丁巳，渤海燕颇等侵铁骊，遣奚王和朔奴等讨之。同上，十三，圣宗本纪，四。

十六年春正月丙午，以监门卫上将军耶律喜罗为中台省左相。二十一年夏四月戊辰，渤海部遣使来贡。同贡者有兀惹、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古四部。同上，十四，圣宗本纪，五。

二十八年十一月，高丽礼部郎中渤海陀失来降。同上，十五，圣宗本纪，六。

开泰七年十二月，萧排押等与高丽战于茶、陀二河，辽军失利，渤海详稳高清明等死之。八年三月己卯，诏加征高丽有功渤海将校官。丙戌，置东京渤海承奉官都知押班。五月乙亥，迁宁州渤海户于辽、土二河之间。同上，十六，圣宗本纪，七。

太平八年九月壬辰朔，以渤海宰相罗汉权东京统军使。九年八月己丑，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囚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及南阳公主，杀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延琳遂僭位，号其国为兴辽，年为天庆。初，东辽之地，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麹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以燕地平山之法绳之，民不堪命。燕又仍岁大饥，户部副使王嘉复献计造船，使其民谙海事者，漕粟以赈燕民。水路艰险，多至覆没。虽言不信，鞭楚榜掠，民怨思乱。故延琳乘之，首杀绍勋、嘉，以快其众。延琳先事与副留守王道平谋，道平夜弃其家，逾城走，与延琳所遣召黄龙府黄翩者，具至行在告变。上即征诸道兵，以时进讨。时国舅详稳萧匹敌治近延琳，先率本管及家兵据其要害，绝其西渡之计。渤海太保夏行美亦旧主兵，戍保州，延琳密驰书，使图统帅耶律蒲古。行美乃以实告，蒲古得书，遂杀渤海兵八百人，而断其东路。延琳知黄龙、保州皆不附，遂分兵西取沈州，其节度使萧王六初至，其副张杰声言欲降，故不急攻。及知其诈，而已有备，攻之不克而还。时南、北女直皆从延琳，高丽亦稽其贡。及诸道兵次第皆至，延琳婴城固守。冬十月丙戌朔，以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为都统，国舅详稳萧匹敌为副统，奚六部大王萧蒲奴为都监以讨之。十年三月甲寅朔，详稳萧匹敌至自辽东，言都统萧孝穆去城四面各五里许，筑城堡以围之。驸马延宁与其妹穴地遁去，惟公主崔八在后，为守陴者觉而止。八月丙午，东京贼将杨详世密送款，夜开南门纳辽军。擒延琳，渤海平。十一月辛亥，诏渤海旧族有勋劳材力者叙用，余分居来、隰、迁、润等州。同上，十七，圣宗本纪，八。

兴宗重熙十五年十一月己亥，渤海部以契丹例通括军马。同上，十九，兴宗本纪，二。

天祚帝天庆四年秋七月，阿骨打乃集女直诸部兵，擒辽障鹰官及攻宁江州，东北路统军司以闻。时上在庆州射鹿，闻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统渤海军应援。同上，二十七，天祚本纪，二。

五年二月，饶州渤海古欲反，自称大王。三月，以萧谢佛留等讨之。四月癸丑，萧谢佛留为渤海古欲所败，以南面副部署萧陶苏斡为都统赴之。五月，陶苏斡及古欲战，败绩。六月丙辰，陶苏斡招获古欲等。六年春正月丙寅朔，东京，夜，有恶少年十余人乘酒执刃，逾垣，入留守府，问留守萧保先所在：今军变，请为备。萧保先出，刺杀之。户部使大公鼎闻乱，即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契丹国志作高清臣。集奚、汉兵千人，尽捕其众斩之，抚定其民。东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战二十余年乃得之。而萧保先严酷，渤海苦之，故有是变。其裨将渤海高永昌僭号，称隆基元年，遣萧乙薛、高兴顺招之，不从。闰月己亥，遣萧韩家奴、张琳讨之。戊午，贵德州守将耶律余靓以广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师击败之。二月戊子，张家奴姓耶律。诱饶州渤海，攻陷高州。三月甲戌，饶州渤海平。丙子，韩家奴、张琳等复为贼所败。五月，女直军攻下沈州，复陷东京，擒高永昌。七月，春州渤海二千余户叛，东北路统军使勒兵追及，尽俘以还。同上，二十八，天祚本纪，二。

义宗名倍，小字图欲，太祖长子，母淳钦皇后述律氏。幼聪敏好学，外宽内挚。神册元年春，立为皇太子。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

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尝从征乌古、党项，为先锋都统。及经略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师，因陈取渤海计。天显元年，从征渤海，拔扶余城。上欲括户口，倍谏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从之，倍与大元帅德光为前锋，夜围忽汗城。大諲譔穷蹙，请降。寻复叛，太祖破之，改其国曰东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为人皇王主之，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岁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上谕曰：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驾将还，倍作歌以献，陛辞。太祖曰：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倍号泣而出，遂如仪坤州。未几，诸部多叛，大元帅讨平之。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于是大元帅即皇帝位，是为太宗。太宗既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尽迁其民，又置卫士阴伺动静。倍既归国，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起书楼于西宫，作乐田园诗。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谓左右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唐以天子仪卫迎倍，倍坐船殿，众官陪列上寿。至汴，见明宗。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赐姓东丹，名之曰慕华。改瑞州为怀化军，拜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复赐姓李名赞华，移镇滑州，遥领虔州节度使。倍虽在异国，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后明宗

养子从珂弑其君自立，倍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盍讨之。及太宗立石敬塘为晋王，加兵于洛，从珂欲自焚，召倍与俱，倍不从，遣壮士李彦绅害之，时年三十八，有一僧为收瘗之。敬塘入洛，丧服临哭，以王礼权厝。后太宗改葬于医巫闾山，谥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谥让国皇帝，陵曰显陵。统和中，更谥文献。重熙二十年，增谥文献钦义皇帝，庙号义宗，及谥二后曰端顺、曰柔贞。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杀，婢妾微过，常加封灼。夏氏惧而求削发为尼。五子：长世宗、次娄国、稍、隆先、道隐。同上，宗室传。 又同传：隆先子陈格与渤海官属谋杀其父，举兵作乱，上令辕裂于市。

天赞四年，亲征渤海。天显元年，灭渤海国，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有其众，契丹益大。同上，兵卫志。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祭告天地诸陵，乃诏诸道征兵。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上，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后行。同上。

太祖东并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同上，地理志。

东京辽阳府，唐高宗于此置安东都护府，后为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娄之东牟山。武后万岁通天中，为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渡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传子祚荣，建都邑，自称震王，并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

盛国。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太祖建国，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諲譔，以为东丹王国，立太子图欲为人皇王以主之。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郡，为防御州。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城名天福。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在宫门之南。同上。

大东丹国中台省，太祖天显元年置，景宗乾亨元年省。

左大相　右大相　左次相　右次相

渤海帐司官制未详。

渤海宰相　渤海太保　渤海挞马　渤海近侍详稳司 耶律阿苏官此，见本传。

辽太祖有帝王之度，灭渤海，存其族帐，亚于遥辇。

渤海军都指挥司　渤海军详稳司

渤海部　西北渤海部

渤海内侍都知

东京渤海承奉官　圣宗开泰八年耶律八哥奏：渤海承奉班宜设官以统 之。因置。　渤海承奉都知押班。同上，百官志。

五月重五日，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同上，礼志。

渤海仗　天显四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舆羽卫以迎。乾亨五年，圣宗东巡，东京留守具仪卫迎车驾，此故渤海仪卫也。同上，仪卫志。

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南雄州、高昌亦立互市，以通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

中路。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同上，食货志。

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同上，刑法志。

道宗大安三年，西北渤海部进牛。同上，部族表。

太祖天赞四年十二月，征渤海国。天显元年二月，回鹘、新罗、吐蕃、党项、沙陀从征有功，赏之。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忽汗城为天福城。同上，属国表。

圣宗统和二十一年，渤海部来贡。同上。

迭刺，字云独昆，德祖第三子，太祖之弟。性敏给。太祖曰：迭刺之智，卒然图功，吾所不及；缓以谋事，不如我。天显元年，为中台省左大相。寅底石，字阿辛，德祖第四子。太祖之弟。太祖遗诏：以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淳钦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安端，字猥隐，德祖第五子。太祖之弟。天显元年，征渤海，破老相兵三万余人。安边、鄚颉、定理三府叛，平之。天保初，以功王东丹国，赐号明王。苏，字云独昆，德祖之第六子。太祖之少弟。天显初，征渤海，攻破忽汗城，大諲譔降。同上，皇子表。

阿古只，字撒本，以功拜北府宰相。攻渤海，破扶余城，独将骑兵五百败老相军三万。渤海既平，改东丹国。顷之，已降郡县复叛，盗贼蜂起，阿古只与康默记讨之，所向披靡。会贼游骑七千自鸭绿府来援，势张甚。阿古只帅麾下精锐直犯其锋，一战克之，斩馘二千余，遂进军破回跋城。同上，阿古只传。

太祖天赞四年，亲征渤海，默记与韩知古从。后大諲譔叛，命诸将攻之，默记分薄东门，率骁勇先登。既拔，与韩延徽下长岭府。军还，已下城邑多叛，默记与阿古只平之。

既破回跋城，归营太祖山陵。毕，卒。同上，康默记传。

讨渤海破扶余城，耶律斜涅赤从。太子大元帅率众夜围忽汗城，大諲譔降。已而复叛，命诸将分地攻之。诘旦斜涅赤感励士伍，鼓譟登陴，敌震慑莫敢御，遂破之。同上，耶律斜涅赤传。

韩延徽守政事令，天赞四年从征渤海，大諲譔乞降，既而复叛，与诸将破其城。又与康默记攻长岭府，拔之。孙绍勳，仕至东京户部使。会大延琳叛，被执，辞不屈，贼以锯解之，愤骂至死。同上，韩延徽传。

耶律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幼豪爽不群，长嗜学，通诸部语。太祖经营之初，多预军谋。天显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为东丹王，以羽之为中台省右次相。时人心未安，左大相迭剌不逾月薨。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择贤辅以抚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国家利害敢不以闻！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表奏，帝嘉纳之。是岁，诏徙东丹国民于梁水，时称其善。人皇王奔唐，羽之镇抚国人，一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傅，迁中台省左相。会同初，以册礼赴阙，加特进，表奏左次相渤海苏贪墨不法事。卒。子和里终东京留守。同上，

耶律觌烈附传羽之。

天赞三年，将伐渤海，铎臻谏曰：陛下先事渤海，则西夏必蹑吾后。请先西讨，庶无后顾忧。太祖从之。同上，耶律铎臻传。

太祖东伐大諲譔，降而复叛，攻之，突吕不先登，渤海平。承诏铭太祖功德于永兴殿壁，班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同上，突吕不传。

太祖伐渤海，以思温为汉军都团练，使力战，拔夫余城，身被数创，太祖亲为调药。同上，赵思温传。

耶律安图，父迭里。天赞三年，为南院夷离堇，征渤海，攻忽汗城，俘斩甚众。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不伏，杀之。同上，耶律安图传。

耶律八哥留守东京，奏：渤海承奉官宜有以统领之。上从其言，置都知押班。同上，耶律八哥传。

萧孝忠，重熙七年为东京留守。时禁渤海人击球，孝忠言东京最为重镇，无从禽之地，若非球马，何以习武？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从之。同上，萧孝忠传

高模翰，应历初召为中台省右相，九年正月迁左相，卒。同上，高模翰传。

牒蜡，字述兰，天显中为中台省右相，世宗即位封燕王，为南京留守。同上，牒蜡传。

匹敌，为国舅详稳。太平九年，渤海大延琳叛，劫掠邻部，与南京留守萧孝穆往讨。孝穆欲令城降，乃筑重城围之。数月，城中人阴来纳款，遂擒延琳，东京平。同上，萧匹敌传。

辖底惧人图己，挚其二子迭里特、朔刮奔渤海，伪为失明。后因球马之会，与二子夺良马，奔归国。同上，逆臣传。

渤海女真、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同上，文学，萧韩家奴传。

奚回离保即箭笴山，自立号奚国皇帝，改元天复，设奚、汉、渤海三枢密院。同上，奚回离保传。　金史奚王回离保传云：籍渤海、奚、汉丁壮为军。

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李氏破高丽，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后为渤海，称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太祖败辽兵于境上，获耶律谢十，乃使梁福斡答剌招谕渤海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盖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金史世纪。

渤海留守以甲赠太祖，太祖不受。二年，辽调诸军于宁江州，太祖遣胡沙保往观形势。还言：惟四院统军与宁江州及渤海八百人耳。十月，次来流城，召渤海梁福斡答剌，使之伪亡去，招谕其乡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太祖天辅二年七月癸未，诏渤海大家奴等六谋克贫民：昔尝给以官粮，置之渔猎之地。今历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数以闻。太宗天会四年七月壬申，出金牌，命贝勒大臭以所领渤海军八明安为万户。熙宗天眷元年九月乙未，诏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世宗大定十七年十二月戊辰，金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同上，本纪。

有渤海乐，中略。宫县乐工，自明昌间以渤海教坊兼习。泰和初，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数少，即以渤海、汉人教坊兼习以备用。同上，乐志。

熙宗皇统五年，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同上，兵志。

所谓渤海军，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同上。

收国二年四月，诏斡鲁统诸军，与阇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统斡鲁古等伐高永昌。诏曰：永昌诱胁戍卒，窃据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尔，此非有远大计，其亡可立待也。东京渤海人德我旧矣，易为招怀。如其不从，即议进讨，无事多杀。高永昌，渤海人，在辽为裨将，以兵三千屯东京八甔口。永昌见辽政日败，太祖起兵辽人不能支，遂觊觎非常。是时东京汉人与渤海人有怨，而多杀渤海人，永昌乃诱诸渤海並其戍卒入据东京。旬月之间，远近响应，有兵八千人，遂僭称帝，改元隆基。辽人讨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挞不野杓合以币求救于太祖，且曰：愿並力以取辽。太祖使胡沙补往谕之曰：同力取辽固可，东京近地汝辄据之以僭大号可乎？若能归款，当处以王爵。仍遣系辽籍女直胡突古来，高永昌使挞不野与胡沙补、胡突古偕来，而永昌表辞不逊，且请还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药师奴与挞不野往招谕之。斡鲁方趋东京，辽兵六万来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乌论石准与战于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鲁与辽军遇于沈州，败之。进攻沈州，取之。永昌闻取沈州，大惧，使家奴铎刺以金印一、银牌五十来，愿去名号称藩。斡鲁使胡沙补撒八往报之。会渤海高祯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缓师尔。斡鲁进兵，永昌遂杀胡沙补等，率众来拒，遇于沃里活水，我军既济，永昌之军不战而却，遂北至东京城下。明日，永昌尽率其众来战，复大败之，遂以五千骑奔长松岛。初，太祖下宁江州，获东京渤海人皆释之，往往中道亡去，诸将请杀之。太

祖曰：既已克敌下城，何为多杀。昔先太师尝破敌获百余人，释之，皆亡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来降。今此辈亡，后日当有效用者。至是，东京人恩胜奴仙哥等执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宁江州所释东京渤海人也。先太师盖谓世祖云。未几，挞不野执永昌及铎剌以献，皆杀之。于是辽之南路系籍女直及东京州县尽降。同上，斡鲁传。

高永昌据东京，斡鲁往伐之。阇母等为之佐。已克沈州，城中出奔者，阇母邀击殆尽。与永昌隔沃里活水，众遇淖，不敢进，阇母以所部先济，诸军毕济，军东京城下。城中人出城来战，阇母破之于首山，歼其众，获马五百匹。同上，阇母传。

卢克忠，贵德州凤集人。高永昌据辽阳，克忠走诣金源郡王斡鲁营降，遂以撒屋出为乡导。斡鲁克东京，永昌走长松岛，克忠与渤海人挞不野追获之。同上，循吏，卢克忠传。

唐灭高丽，粟末保东牟山，渐强大，号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礼乐。至唐末稍衰，自后不复有闻。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同上，外国高丽传。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拜御史中丞。初，辽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大定初，一切免为民，闾山寺僧赐户三百，与僧共居，供役而不输租，故不在免例。诉者积年，台寺不为理，又诉于致美，致美上章，大略谓：天子作民父母，当同仁一视。分别轻重，乃胥吏舞文法之敝。陛下大明博照，岂可使天下有一民不被其泽者。且沙门既谓之出家，而乃听其与男女杂居乎！书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诏致美，与相诘难。致美伏御

座前，曰：前日车驾幸辽东闾山寺，曾供从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无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大笑曰：李晏劫制我邪！即日免之。中州集二。

营州西北百里曰松陉岭，其西奚，其东契丹，距营州北四百里至湟水，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至建安城三百里，故平郭县也。南至鸭绿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安平县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营州入安东道。按：即皇华四达记。

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同上，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渤海国南海、鸭绿、扶余、栅城四府並是高句丽旧地也。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三国史记，三十七，引贾耽古今郡国志。

东沃沮国，与中华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其白山部素

附于高丽，因牧平襄后，部众多入于中国。汨咄、安车骨与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今无闻焉。纵有遗人，並于渤海编户。唯黑水部全盛，分为十六部落，又以南北为梱地。开元十三年，安东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十六年，其部落都督赐姓李氏，赐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旧说黑水西北有思慕靺鞨，正北微东十日程有郡利靺鞨，东北十日程有窟说靺鞨，亦谓之屈设，东南十日程有莫曳皆靺鞨。今黑水靺鞨界南至渤海国德理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里，东西约一千里。其国少马，人步战，多貂鼠皮、尾骨、齿角、白兔、白鹰等。其拂涅、铁利等诸部落，自唐初至天宝末，亦尝朝贡，或随渤海使而来。惟郡利、莫曳皆三两部未至。及渤海浸强，黑水亦为其役。至元和十一年，渤海靺鞨遣使朝贡焉。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五。

渤海国，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东並海。其王旧以大为姓，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部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妇人皆悍妬。大氏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唯渤海无之。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契丹阿保机灭其王大諲譔，徙其名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天祚之乱，其聚族立姓大

者于旧国为王，金人讨之，军未至，其贵族高氏弃家来降，言其虚实。城后陷，契丹所迁民益蕃，至五千余户，胜兵可三万。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每徙不过数百家，至辛酉岁尽驱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为园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干丛生者，皆燕地所无，才以十数千或五千贱贸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旧为东京置留守，有苏、扶等州。苏与中国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风顺，隐隐闻鸡犬声。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赞华封于此，谓之人皇王，不得立，鞅鞅，尝赋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当乡人，从此投外国。遂自苏乘筏浮海，归唐明宗。善画马，好经籍，犹以筏载行其国。初，仿唐置官司，国少浮图。氏有赵崇德者，为燕都运米，六十余休致为僧，自为大院，请燕竹林寺慧日师住持，约供众僧三年费。竹林乃四明人，赵与予相识颇久。松漠纪闻。

古肃真 即慎字。城四面约五里，遗堞尚在，在渤海国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同上。

蒲路虎性爱民，所居官必复租薄征，得蕃汉间心，但时有酒过。后除东京留守，治渤海城。敕令止饮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榛柃瘿盂，遮道而献，榛柃，木名，有文缕，可爱，多用为碗。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临遣时，宣戒我勿得饮尔，何人乃欲以此器导我邪？顾左右令洼勃辣骇。彼云敲杀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击其脑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毕，复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献我者意安在？对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为寿，无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释之，询其乡，以渤海对。路虎笑曰：汝闻我来，用此相鹘突耳，岂可赦也。卒杀之。又于道遇僧尼

五辈，共辇而载，召而责之曰：汝曹群游已冒法，而乃敢显行吾前邪，皆射杀之。同上。

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问高庆绪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岂可发！皆杀之，故阙里得全。同上。

渤海螃蟹，红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国蟹螯。石举、鲵鱼之属皆有之。同上，按契丹国志与此略同。

唐季不能勤远略，辽东之地为渤海大氏所有，传国十余世。当五代时，契丹与渤海血战数十年，竟灭其国，于是辽东之地尽入于辽。辽东行部志。

武宗会昌元年，渤海贡玛瑙柜、紫瓷盆。玛瑙柜方三尺，深色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瓷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后三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息久之。杜阳杂编，卷下。

懿宗咸通初，有渤海僧萨多罗者，寓于西明精舍，云能通鸟兽之言，往往闻乌鹊燕雀啅噪，则说休咎及闾巷间事如目击者，佛图澄之听铃语不是过也。一日，秋暑方炎，与小朝客数人联骑，将纳凉于城西别墅。路遇牝豕，引诸豚而行，喀喀有声。一朝士戏曰：此猪有语否？对曰：有之，人自不能谕也。又问曰：所语何？对曰：巨彘顾诸雏云，行行行向前，树阴下吃奶料，其不远当過官槐而止，且饲群子矣。诸朝士颇奇之，因缓辔以偵，果逾沟不没，过圈不奔，直抵木阴，踞乳诸子。尔后贵臣宅互迎问之，无少差忒。后中官主禁旅者，将籍名于军寺，蕃僧不乐，杖锡出京，不知所往。阙史卷下。

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后历郡守，尤好经史，聚书至

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经涉之地无不理焉。曾赍府戎命，往渤海，遇风涛，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叶舟而至，谓建章曰：奉大仙命，请大夫。建章乃应之，至一大岛，见楼台岿然，中有女仙处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也。食毕造退。女仙谓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谓君子人也。忽患风涛之苦，吾令此青衣往来导之。及还，风涛寂然，往来皆无所惧。又回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包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欠一字，其笃学也如此。蓟门之人，皆能说之于时，亦闻于朝廷。葆光子曾遇蓟门军校，姓孙，忘其名，细话张大夫遇水仙，蒙遗鲛绡，自赍而进。好事者为之立传。今亳州太清宫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乡人掌东序之宝，其言国玺外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进鲛绡，篋而贮之，轴之如帛，以红线三道札之。亦云：夏天清暑展开，可以满堂凛然。迩来变更，莫知所在。北梦琐言十三，题曰张建章泛海遇仙。

卷二 总略下

渤海国志前编二

新罗圣德王三十二年，秋七月，唐玄宗以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遣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归国。仍加授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发兵击靺鞨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金思兰本王族，先因入朝恭而有礼，因留宿卫。及是委以出疆之任。三国史记，八，新罗本纪。

三十三年，春正月，入唐宿卫左领军卫员外将军金忠信上表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书见前卷，以下从略。帝许焉。同上。

宪康王十二年，春，北镇奏：狄国人按：指渤海。入镇，以片木挂树而归，遂取以献。其木书十五字云：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国和通。同上，十一，新罗本纪。

景明王五年，二月，靺鞨别部达姑众来寇北边。时太祖按：即高丽太祖。将坚权镇朔州，率骑击，大破之，匹马不还。王喜，遣使移书谢于太祖。同上，十二，新罗本纪。

开元二十一年，大唐遣使教谕曰：靺鞨渤海外称藩翰，内怀狡猾。今欲出兵问罪，卿亦发兵相为犄角。闻有旧将金

庾信、孙允中在，须差此人为将，仍赐允中金帛若干。于是大王命允中弟允文等四将军率兵会唐兵伐渤海。同上，四十三，列传。

崔致远，字孤云，王京新罗。沙梁部人也。年十二入唐求学。乾符元年，礼部侍郎裴瓒下一举及第。其文集有上太师侍中新罗国。状云：高句丽残孽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为渤海。开元二十年，怨恨天朝，将兵掩袭登州，杀刺史韦俊。于是明皇帝大怒，命内史高品、按：应作偘。何行成、太仆卿金思兰发兵过海攻讨。仍就加我王金某为正太尉，持节充宁海军事，鸡林州大都督。以冬深雪厚，蕃汉苦寒，敕命回军。至今三 按：应作二。百余年，一方无事，沧海晏然，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同上，四十六，列传。

玄宗遣内史高偘、何行成与金思兰同使新罗。谕王曰：渤海外称藩屏，内怀狡猾，今欲出兵问罪，卿亦发兵击其南鄙。又敕新罗名将金庾信、孙允中为将，赐金帛。王遣允中等四将，率兵会唐师共击渤海。会大寒，士卒冻死，皆罢归。海东绎史，十一，引新罗史。疑比即因三国史纪连缀而成，非别有新罗史也。

通典云：渤海本粟末靺鞨，至其酋祚荣立国，自号震旦。先天中 玄宗王子。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开元七年，己未。祚荣死，谥为高王。世子袭立，明皇赐典册。袭王私改年号，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后唐天成初，契丹攻破之，其后为丹所制。三国史云：仪凤三年，高宗戊寅，高丽残孽类聚，北依太伯山下，国号渤海。开元二十年间，明皇遣将讨之。又圣德王三十二年，玄宗甲戌，渤海靺鞨越海侵唐之登州，玄宗讨之。又新罗古记云：高丽旧将祚荣，姓大氏，聚残兵立国于太白山南，国号渤海。

按上古诸文，渤海乃靺鞨之别种，但开合不同而已。按指掌图渤海在长城东北角外。贾耽郡国志云：渤海国之鸭绿、南海、扶余、栅城四府並是高丽旧地也。自新罗酒泉郡地理志：朔州领县有泉井郡，今涌州。至栅城府三十九驿。又三国史云：百济末年，渤海、靺鞨、新罗分百济地。据此则渤海又分为二国也。罗人云：北有靺鞨，南有倭人，西有百济，是国之害也。又靺鞨地接阿瑟罗州。又东明记云：卒本城地连靺鞨。或云今东真。罗第六祇麻王十四年，乙丑。靺鞨兵大入北境，袭大岭栅，过泥河。后魏书靺鞨作勿吉。指掌图云：挹娄与勿吉皆肃慎也。东坡指掌图云：辰韩之北，有南北黑水。三国遗事，一，靺鞨渤海。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唐人欲征北狄，按：此指渤海。请兵新罗。同上，二、孝成王。唐以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及卒，私谥曰高王。子武艺立。渤海本粟末靺鞨，祚荣父乞乞仲象，保太白山东。祚荣嗣，骁勇善骑射，高句丽余烬稍稍归之，乃建国号震。地方千里，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余、沃沮、卞韩、朝鲜之地。至后孙仁秀开大境宇，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遂为海东盛国。至景哀王时，契丹攻灭之，以为东丹国。其世子及大臣等皆降于高丽。东国史略，二。又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四十一。渤海部汇考亦引此文，改称朝鲜史略。

高丽太祖八年，按：太祖建元天授。九月，丙申，渤海将军申德等五百人来投。庚子，渤海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谟、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民一百户来附。渤海本粟末靺鞨也，唐武后时高句丽人大祚荣走保辽东，睿宗封为渤海郡王，因自称渤海国。並有扶余、肃慎、等十余国，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地方五千余里，众数十万。邻于我境，而与契丹世仇。至是契丹

主谓左右曰：世仇未雪，岂宜安处。乃大举攻渤海大諲譔，围忽汗城。大諲譔战败乞降，遂灭渤海。于是其国人来奔者相继。十二月，戊子，渤海左首卫小将冒豆干，检校开国男朴渔等率民一千户来附。高丽史，一，世家。

十年，三月，甲寅，渤海工部卿吴兴等五十人，僧载雄等六十人来投。同上。

十一年，三月，戊申，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七月，辛亥，渤海大儒范率民来附。九月，丁亥，渤海人隐继宗等来附，见于天德殿，三拜，人谓失礼。大相含弘曰：失土人三拜古之礼也。同上。

十二年，六月，庚申，渤海人洪见等，以船二十艘载人物来附。九月，丙子，渤海正近等三百余人来投。同上。

十七年，七月，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赐姓名王继，附之宗籍，特授元甫守白州，以奉其祀。赐僚佐爵，军士田宅有差。十二月，渤海陈林等一百六十人来附。同上。

二十一年，是岁渤海人林升以三千余户来投。同上。

二十五年，十月，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万夫桥下，皆饥死。同上。

景宗四年，是岁渤海人数万来投。高丽史，二，世家。

显宗二十年，八月，乙未，东女真大相哙拔率其族三百余户来投，赐渤海古城地处之。九月，戊午，契丹东京将军大延琳，遣大府丞高吉德告建国，兼求援。延琳渤海始祖大祚荣七代孙，叛契丹，国号兴辽，建元天兴。十二月，庚寅，兴辽

国太师大延定，引东北女真与契丹相攻，遣使乞援，王不许。自此路梗，与契丹不通。壬辰，命西北面判兵马事柳韶赴镇以备兴辽。同上，五，世家。

二十一年，正月，丙寅，兴辽国又遣水部员外郎高吉德上表乞师。五月，乙丑，契丹水军指挥使，虎骑尉大道李卿等六人来投。自是契丹、渤海人来附甚众。七月，乙丑，兴辽国行营都部署刘忠正，遣宁州刺史大庆翰赍表来乞援。九月，丙辰，兴辽国郢州刺史李匡禄来告急，寻闻国亡，遂留不归。甲戌，遣金哿如契丹，贺收复东京。乙亥，契丹遣千牛将军罗汉奴来。诏曰：近不差人往还，应为路梗。今渤海偷主俱遭围闭，並已归降，宜遣陪臣速来赴国，必无虞虑。十月，契丹奚哥渤海民五百余人来投，处之江南州郡。同上。

二十二年，三月，契丹渤海民四十余人来投。同上。

德宗于显宗二十二年，五月即位。七月，丁卯，渤海监门军大道行郎等十四人来投。己巳，渤海诸军判官高真祥、孔目王光禄自契丹持牒来投。同上。

元年，正月，戊戌，渤海沙志明童等二十九人来投。二月，戊申，渤海史通等十七人来投。五月，丁丑，渤海萨五德等十五人来投。六月，辛亥，渤海于原书作亏。音若己等十二人来投。乙卯，渤海所乙史等十七人来投。七月，丙申，渤海高城等二十人来投。十月，丙午，渤海押司官李南松等十人来奔。同上。

二年，四月，渤海首乙分等十八人来投。戊午，渤海可守等三人来投。五月，癸巳，渤海监门队正奇叱火等十九人来投。六月，辛丑，渤海先宋等七人来投。十二月，癸丑，

渤海奇叱火等十一人来投，处之南地。同上。

文宗四年，四月，癸酉，渤海开好等来投。同上，七，世家。

睿宗十一年，三月，壬寅，郑良稷自辽东京还。时东京渤海人作乱，杀留守萧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号皇帝，国号大元，建元隆基。良稷至，诈称官衔，上表称臣，以国家所遗留守土物赠永昌，得厚报。及还，匿不奏。事觉有司请下狱治之，从之。十二月渤海四十四人来。同上，十四，世家。按：十二年三月，辛卯，辽来远城牒云：东京渤海背乱。又移牒宁德城云：东京渤海续有背叛。以后则不复见。

乙酉后唐同光三年，契丹天赞四年，高丽太祖天授八年，契丹灭渤海国，世子大光显来附。同上，八十六，年表。

崔彦撝初名慎之，庆州人，自少能文。新罗末，年十八，游学入唐，礼部侍郎薛廷珪下及第。时渤海宰相乌炤度子光赞同年及第。炤度朝唐，见其子名在彦撝下。表请曰：臣昔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赞，宜升彦撝之上。以彦撝才优、学赡，不许。年四十二始还新罗。同上，九十二，崔彦执传。

成宗元年，正匡崔承老上书曰：若契丹者，与我连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绝其交聘者，以彼国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不顾旧盟，一朝殄灭。故太祖以为无道之甚，不足与交，所献骆驼，亦皆弃而不畜。其深策远计，防患于未然，保邦于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既为丹兵所破，其世子大光显等，以我国家举义而兴，领其余众数万户，日夜倍道来奔。太祖悯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赐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国祖先之禋祀。其文武参佐以下亦皆优治爵命，其急于存亡继绝，能使远人来服者，又如此也。同上，九

十三，崔承老传。

契丹东京将军大延琳叛，自称兴辽国。刑部尚书郭元请乘机取鸭江东岸守。门下侍中崔士威与徐讷等上书以为不可。元固执攻之，竟不克。延琳所署太师大延定，引东北女真与契丹相攻，遣使乞援。王议诸辅臣，士威与平章事蔡忠顺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慎，彼之相攻，安知非我利耶？但可修城池，谨烽燧，以观其变。王从之。同上，九十三，崔士威传。

显宗二十年，兴辽反。契丹遣使求援。刑部尚书郭元密奏王曰：鸭江东畔，契丹保障，今可乘机取之。崔士威、徐讷、金猛等皆上书言其不可。元固执遣兵攻之，不克。惭恚发疽而卒。同上，九十四，郭元传。

契丹东京将军大延琳叛，自称兴辽，来求援，王不许。时平章事柳韶，以西北面判兵马事遭丧。王下教起复曰：古者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避。汉丞相翟方进，遭丧既葬三十日，除服视事。今兴辽来请师，恐有边警，卿宜驰往边上以备之。同上，九十四，柳韶传。

知银台事左司郎中刘忠正本渤海人，无甚技能，甚宠于王。穆宗。王尝以水房人吏分属二人，其一人谓阁门舍人庾行简。出入趋从，僭拟无极。王不豫，行简、忠正並直宿于内。宰臣请入寝，行简传旨曰：体气渐平，取别日召见。宰相再请不许。及康兆作乱，杀行简等七人。同上，一百二十二，嬖幸庾行简传。

新罗圣德王十二年，十月，唐以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渤海本粟末靺鞨，即高句丽别种。祚荣父乞乞仲象与其徒渡辽水保太白山东。仲象死，祚荣嗣，骁勇善骑射，高句丽余烬稍稍归之，乃建国自称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

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诸国。中宗时，遣子入侍，至是拜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号渤海。东国通鉴，十。

十八年，春，渤海郡王大祚荣卒，私谥曰：高王。子武艺立，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服之。同上。

二十五年，唐以渤海大门艺为左骁卫将军。初黑水靺鞨使者朝唐，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长史。武艺召其下谋曰：黑水始假途于我与唐通。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谋攻我也。乃遣弟门艺发兵击黑水。门艺曰：黑水请吏，而我击之，是背唐也。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产怨，我且亡。昔高句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句丽三之一，王将违之，无乃不可乎。武艺不听，强遣之。门艺惧，奔唐。诏拜左骁卫将军。武艺使使暴门艺罪恶，请诛之。有诏，处之安西，好报曰：门艺穷来归我，谊不可杀，已投之恶地，并留使者不遣。诏李道邃谕旨。武艺知之，上表曰：大国当示人以信，岂得为此欺诳。帝以道邃等漏泄，左迁之。暂遣门艺诣岭南以报之。同上。

三十二年，七月，帝以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遣太仆员外郎金思兰归。仍授王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发兵击渤海南鄙。谕曰：靺鞨渤海外称藩翰，内怀狡猾，今欲出兵问罪，卿亦发兵为犄角。帝又曰：闻旧将金庾信、孙允中之贤，可为将遣之，仍赐允中金帛。于是王命允中等四将率兵会唐军伐渤海。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同上。

三十三年，正月，金忠信入唐宿卫，为左领军卫员外将军上表曰：臣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云云。书已见前。帝许焉。同上。

景德王二十一年，唐册钦茂为检校太尉渤海国王。先是武艺死，谥武王。子钦茂立，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及钦茂死，谥文王。同上。

兴德王五年，渤海王仁秀卒。仁秀祚荣弟野勃四世孙也。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唐诏加检校司空。自祚荣以来，数遣诸生诣京师大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同上，十一。

景哀王三年，高丽太祖九年，春，契丹灭渤海。契丹主自去年冬侵渤海，攻西鄙诸部，遂进围扶余城，至是拔之，遂进兵围忽汗城。渤海王大諲譔战败乞降。契丹主命以兵卫諲譔及族属出城。改渤海为东丹国，忽汗为天福城，册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置諲譔于临潢之西，赐名曰乌鲁古，于是渤海世子大光显及将军申德，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谟，左右卫将军大审理小将冒豆干，检校开国男朴渔，工部卿吴兴等，率其余众前后来奔高丽者数万户。丽王待之甚厚，赐光显姓名王继，附之宗籍，使奉其祀，僚佐皆赐爵。同上，十二。

敬顺王二年，高丽太祖十一年，八月，渤海人隐继宗等投高丽，丽王引见于天德殿，继宗等三拜，人谓失礼，大相含弘曰：失土人三拜，古之礼也。同上。

高丽太祖二十五年，十月，契丹遣使来归橐驼五十四。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不顾旧盟，一朝殄灭。此为无道之甚，不足远结为邻，绝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

海岛，系橐驼万夫桥下，皆饿死。同上，十三。

景宗四年，六月，渤海酋帅大鸾河降于宋。宋以为渤海都指挥使，鸾河，祚荣之遗种也。同上。

显宗二十年，九月，契丹东京将军大延琳，遣大府丞高吉德告建国，兼求援。延琳，渤海始祖大祚荣七代孙，叛契丹，国号兴辽，建元天兴。十一月，参知政事郭元卒。元性清廉，工文词，历位台省，以吏能称。然不自重，与李作仁厚善，人以此讥之。及兴辽叛，密奏曰：鸭江东畔，契丹保障，今可乘机取之。崔士威、徐讷、金猛等皆上书不可。元固执遣兵攻之，不克，惭恚发疽而卒。十二月，兴辽国太师大延定，引东北女真与契丹相攻，遣使乞援。王议诸辅臣，侍中崔士威，平章事蔡忠顺，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慎。彼之相攻，安知非我利耶？但可修城池，谨烽燧，以观变耳。王从之。自此路梗，与契丹不通。起复西北面判兵马事柳韶赴镇。时兴辽求援不许，故遣韶备之。同上，十六。

二十一年，正月，兴辽国遣水部员外郎高吉德上表乞师。五月，契丹水军指麾使虎骑尉大道李乡等六人来投。自是契丹、渤海人来附甚众。七月，兴辽国行营都部署刘忠正遣宁州刺史大庆翰赍表来乞援。九月，兴辽国郢州刺史李匡禄来告急，寻闻国亡，遂留不归。遣金哿如契丹，贺收复东京。契丹遣千牛将军罗汉奴来诏曰：近不差人往还，应为路梗。今渤海偷主俱遭围闭，並以归降，宜遣陪臣，速来赴国，必无虞虑。十月，契丹奚哥渤海民五百余人来投，处之江南州郡。同上。

睿宗十一年，三月，郑良稷自辽东京还时，东京渤海人作乱，杀留守萧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称皇帝，国号大

元，建元隆基。良稷至，诈称官衔，上表称臣，以国家所遗留守土物赠永昌，得厚报。及还，匿不奏，事觉。有司请下狱治之。十二月，渤海四十四人来投。同上，二十。

日本圣武天皇神龟四年，九月，庚寅，渤海郡使首领高斋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遣使存问，兼赐时服。十二月，丁亥，渤海郡王使高斋德等八人入京。以上十五字，据日本纪略补。丙申，遣使赐斋德衣服冠履。渤海国者，旧高丽国也。淡海朝廷天智七年，冬，十月，唐将李勣伐灭高丽，其后朝贡久绝矣。至是渤海郡王遣宁远将军高仁义等应从日本全史作高仁。二十四人朝贡，而著虾夷境。仁义等以下十六人並被杀害，首领斋德等八人仅免死而来。日本全史于此下有渤海朝贡始于此七字，续日本纪，十。

五年正月，庚子，渤海使朝贺。甲寅，天皇御中宫，高斋德等上其王书书见文征。并方物。于是斋德等八人並授正六位上，赐常色服，仍宴斋德等，给大射及雅乐寮之乐，宴讫，赐禄有差。二月，壬午，以从六位下引田朝臣从一作虫。麻吕为送渤海客使。四月壬午，斋德等八人各赐彩帛绫锦有差，仍赐其王玺书。书见文征。六月庚午，送渤海使等拜辞。以上十一字，据日本纪略补。同上。

天平二年八月辛亥，遣渤海使正六位上引田朝臣虫麻吕等来归。九月，癸丑，虫麻吕等献渤海郡王信物。丙子，遣使以渤海郡信物令献山陵六所，并祭故太政大臣藤原不比等墓。十月庚戌，遣使奉渤海信物于诸国名神社。同上。

十一年，七月，癸卯，渤海使副使云麾将军已珍蒙等来朝。十月，丙戌，入唐使判官从五位下平郡朝臣广成一作平群广成，一云郡与群通。並渤海客等入京。初广成天平五年随大使

多治比真人广成入唐。六年十月，事毕却归。从苏州入海，恶风忽起，彼此相失。七年，广成仍归唐。逢本朝学生阿倍仲满便奏得朝请取渤海路归朝。天子许之，给船粮发遣。十年三月，从登州入海。五月，到渤海界，适遇其王大钦茂差使欲聘我朝，即时同发。及渡海，渤海一船遇浪倾复，大使胥要德等四十人没死，广成等率遗众到著出羽国。十二月戊辰，渤海使已珍蒙等拜朝，上其王启并方物。启见文征。同上，十三。

十二年，正月，戊子朔，天皇御殿受朝贺，渤海使亦同在列。甲午，已珍蒙等授位有差，即赐宴于朝堂。赐渤海郡王美浓絁三十疋、绢三十疋、丝一百五十絇、调锦三百屯。珍蒙美浓絁二十疋、绢十疋、丝五十絇、调锦二百屯。自余各有差。庚子，以外从五位下大伴宿祢犬养为遣渤海大使。癸卯飨渤海客于朝堂。甲辰，天皇御大极殿南门观大射。五位以上射毕，命渤海使已珍蒙等射焉。丙辰，遣使就客馆，赠渤海大使忠武将军胥要德从二位，首领已阏弃蒙从五位下。并赐调布一百五十端、庸布六十段。丁巳，天皇御中宫阁门，已珍蒙等奏本国乐，赐帛绵各有差。

二月己未，珍蒙等还国。四月丙子，遣渤海使等辞见。以上十一字，据日本纪略补。十月戊午，遣渤海郡使大伴宿祢犬养等来归。同上。

十八年，是年渤海及铁利总一千一百余人慕化来朝。安置出羽国，给衣粮放还。日本全史于此下有：铁利，本黑水靺鞨一部，后降渤海云十四字。同上，十六。

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九月，丁卯，渤海使辅国大将军慕施蒙等著于越后国佐渡岛。十月，庚辰，遣左大史正六位上板上忌寸老人等于越后国问渤海客等消息。同上，十八。

五年，五月，乙丑，渤海使慕施蒙等拜朝，並贡信物。奏称：渤海王言：日本照临圣天皇朝，不赐使命已经十余岁，是以遣慕施蒙等七十五人，赍国信物奉献阙庭。丁卯，飨施蒙等于朝堂，授位赐禄各有差。六月丁丑，施蒙等还国赐玺书。书见文征。同上，十九。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九月，丁亥，小野朝臣田守等至自渤海。渤海大使辅国大将军兼将军行木底州刺史兼兵署少正开国公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以下二十三人随田守来朝。便于越前国安置。十月，丁卯，授遣渤海大使从五位下小野田守从五位上，副使正六位下高桥老麻吕从五位下，其余六十六人各有差。十二月，戊申，遣渤海使小野田守等奏唐国消息曰：天宝十四载，岁次乙未，十一月九日，御史大夫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举兵作乱。自称大燕圣武皇帝，改范阳作灵武郡，其宅为潜龙宫，年号圣武。留其子安庆按：原作卿。绪知范阳郡事，自将精兵二十余万骑启行南往。十二月直入洛阳，署置百官。天子遣安西节度使哥舒翰，将三十万众守潼津关。使大将军封常清将十五万众别围洛阳。天宝十五载，禄山遣将军孙孝哲等帅二万骑攻潼津关。哥舒翰坏潼津岸以坠黄河，绝其通路而还。孝哲凿山开路引兵入，至于新丰。六月六日，天子遊于剑南。七月甲子，皇太子玙即皇帝位于灵武郡都督府。改元为至德。元载己卯，天子至于益州。平卢留后事徐归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县兼四府经略判官张元涧日本纪略作涧误。海东绎史作简。来聘渤海。且征兵马曰：今载十月，当击禄山，王须发骑四万来援平贼。渤海疑其有异心，且留未归。十二月，丙午，徐归道果鸩刘正臣于北平，僭通禄山幽州节度史思明，谋击天子。安东都护王玄

志仍知其谋，帅精兵六千余人，打破柳城，斩徐归道。自称权知平卢节度，进镇北平。至德三载，四月，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来聘渤海，且通国故曰：天子归于西京，迎太上天皇于蜀，居于别宫。弥疑为弭字。灭贼徒。故遣下臣来告命矣。渤海王为其事难信，且留进义，遣使详问。行人未至，事未可知，其唐王赐渤海国王敕书一卷，亦副状进。于是敕太宰府曰：安禄山者是狂胡狡竖也。违天起逆事，必不利。疑是不能计西，还更掠于海东。古人曰：蜂虿犹毒，何况人乎。其府帅、船王、及大贰、吉备、朝臣、真备，俱是硕学，名显当代，简在朕心，委以重任，宜知此状，予设奇谋，纵使不来，储备无悔，其所谋上策及应备杂事，一一具录报来。壬戌，渤海使杨承庆等入京。以上十一字，据日本纪略补。同上，二十一。

三年正月戊辰朔，渤海原作高丽。蕃客等依仪拜贺。三日庚午，帝临轩，渤海原作高丽。使杨承庆等贡方物。奏曰：渤海原作高丽。国王大钦茂言：承闻在于日本照临八方，圣明皇帝，登遐天宫，攀号感慕，不能默止。是以差辅国将军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等，令赍表文，並贡常物入朝。诏曰：渤海原作高丽。国王遥同先朝，登遐天宫，不能默止，使杨承庆等来慰问之，感痛永慕益深。但岁月既改，海内从吉，故不以其礼相待也。又不忘旧心，遣使来贡，勤诚之至，深有嘉尚。乙酉，授渤海原作高丽。大使杨承庆正三位，副使杨泰师从三位，判官冯方礼从五位下，录事以下十九人各有差。赐国王及大使以禄有差。飨五位以上及蕃客並主典以上于朝堂，作女乐于舞台，奏内教坊踏歌于庭。事毕，赐绵各有差。丙戌，内射，唤客亦令同射。甲午，太保藤原惠美押胜

宴蕃客于田村第。敕赐女乐及绵一万屯，当代文士赋诗送别，副使杨泰师作诗和之。丁酉，以外从五位下高元度为迎入唐大使。二月戊戌朔，赐渤海原作高丽。王书。书见文征。癸丑，杨承庆等归蕃，高元度等亦相随而去。十月辛亥，迎藤原河清使判官内藏忌守全成自渤海却迴。海中遭风，漂著对马。渤海使辅国大将军兼将军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开国公高南申相随来朝。另赍中台省牒见文征。丙辰，征渤海原作高丽。使于太宰。十二月，辛亥，渤海原作高丽。使高南申，我判官内藏全成等到著难波江口。丙辰高南申入京。同上，二十二。

四年，正月，癸亥朔，渤海蕃客依仪拜贺。丁卯，渤海国使高南申等贡方物。奏曰：国王大钦茂言，为献日本朝遣唐大使特进兼秘书监藤原河清上表，并恒贡物，差辅国大将军高南申等充使入朝。日本全史作上其国中台省牒。诏曰：遣唐大使藤原河清久不来归，所郁念也。而渤海原作高丽。差南申令赍河清表文入朝，王之城款实有嘉焉。己巳，高野天皇及帝御阁门。渤海原作高丽。使依仪陈列。诏授大使高南申正三位，副使高兴福正四位下，判官李能本解臂安贵宝本朝通鉴作臂鹰安贵琮。並从五位下，录事以下各有差。赐国王絁三十疋、丝二百絇、调锦三百屯，大使以下各有差。宴五位以上及蕃客，赐禄有差。己卯，内射。因召蕃客令观射礼。二月，辛亥，渤海使高南申等归蕃。十一月，丁酉，送高南申使，外从五位下阳侯玲璆至自渤海。同上，二十二及二十三。

五年，八月，甲子，高元度等至自唐国。初，元度奉使之日，取渤海道随贺正使杨方庆等往于唐国。事毕欲归，内使宣敕曰：特进秘书监藤原河清，今依使奏欲遣归朝，惟恐残贼未平，道路多难，元度宜取南路先归。即令中谒者押领

向苏州刺史李岵平章造船，送元度等归。十月，癸酉，以武藏介从五位下高丽朝臣大山为遣渤海原作高丽。使。同上，二十三。

六年，十月，丙午朔，正六位上伊吉连益麻吕副使等至自渤海。其国使紫绶大夫行政堂省左允开国男王新福以下二十三人相随来朝，于越前国加贺郡安置供给。我大使从五位下高丽大山去日船上卧病，到佐利翼津卒。十一月，乙亥朔，以正六位上多治比小耳为送渤海原作高丽。人使。闰十二月，癸巳，王新福等入京。同上，二十四。

七年，正月，甲辰朔，渤海原作高丽。蕃客依仪拜贺。事毕，授位。丙午，渤海原作高丽。使王新福贡方物。授大使王新福正三位，副使李能本正四位上，判官杨怀珍正五位上，品官著绯达能信从五位下，余各有差。赐国王及使傔人以上禄亦有差。宴蕃客奏唐乐。庚申，帝御阁门，赐渤海原作高丽。客绵。渤海原作高丽。大使王新福言李家太上皇、玄宗。少帝肃宗。並崩。广平王代宗。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义原作议。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敌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于是敕太宰府曰：唐国荒乱，两家争雄，平殄未期，使命难通，其沈惟岳等宜往安置，优厚供给，其时服者，並以府库物给。如怀土情深，犹愿归乡者，宜给驾船水手，量事发遣。甲子，内射，蕃客堪射亦预其列。二月，丁丑，太师藤原惠美朝臣押胜宴渤海原作高丽。使。诏遣使赐以杂色袷衣三十柜。癸巳，渤海原作高丽。使王新福等归蕃。八月壬午，初遣渤海原作高丽，国船，名曰能登，归朝之日，风波暴急，漂荡海中。祈曰：幸赖船灵，平安到国，必请朝

廷酬以锦冠。至是缘于宿祷，其冠制锦表絁里，以紫组为缨。十月，乙亥，左兵卫佐正七位下板振镰束至自渤海，以掷人于海，勘当下狱。初王新福之归本蕃也，驾船烂桅，送使判官平郡虫麻吕等虑其不完，申官求留。于是史生以上，皆停其行，以修理船。使镰束便为船师，送新福等。发遣事毕，归日，我学生高内弓，其妻高氏，及男广成，缘儿一人，乳母一人，並入唐学问僧戒融，优婆塞一人，转自渤海相随归朝。海中遭风，所向迷方，舵师水手为波所没。于时镰束议曰：异方妇人今在船上，又此优婆塞异于众人，一食数粒，经日不饥，风漂之灾，未必不由此也。乃使水手撮内弓妻，并缘儿、乳母、优婆塞四人，举而掷海。风势犹猛，漂流十余日著隐岐国。同上。

八年，七月，甲寅，新罗使大奈麻金才伯等九十一人到著太宰博多津。遣右少辨从五位下纪朝臣牛养、授刀大尉外从五位下粟田朝臣道麻吕等问其由绪。金才伯等言曰：唐国敕使韩朝彩自渤海来云：送日本国僧戒融，令达本乡。已毕，若平安归乡者，当有报信。而至于今日，寂无来音。宜差此使，其消息欲奏天子。仍赍执事牒参太宰府。其朝彩者，上道在于新罗西津，本国谢恩使苏州金容为取太宰报牒，寄附朝彩，在京未发。敕曰：比来彼国投化百姓，言本国发兵警备，是疑日本国之来问罪也。其事虚实如何？对曰：唐国扰乱，海贼实繁，是以征发甲兵，防守缘边，乃是国家之设，事既不虚。及其归日，太宰府报牒新罗执事曰：检案内被乾政官符，称得太宰府解，称得新罗国牒，称依韩内常侍请，欲知僧戒融达不，府具状申上者，以去年十月从渤海原作高丽。国还归圣朝：府宜承知即令报知。同上，二十

五。

光仁天皇宝龟二年，六月，日本全史作四月。壬午，渤海国使青绥大夫壹万福等三百二十五人驾船十七只著出羽国贼地野代凑，于常陆国安置供给。十月，丙寅，征万福以下四十人令会贺正。十二月，癸酉，万福等入京。同上，三十一。

三年，正月，壬午朔，渤海蕃客依仪拜贺。甲申，壹万福等贡方物。丁酉，先是责问渤海王表无礼于壹万福。是日告万福等曰：万福等实是渤海王使者，所上之表，岂违例无礼乎，由兹不收其表。万福等言：夫为臣之道，不违君命，是以不误封函，辄用奉进。今为违例，返却表函，万福等实深忧慄，仍再拜据地而泣，更申君者彼此一也，臣等归国，必应有罪。今已参渡在于圣朝，罪之轻重，无敢所避。庚子，却付渤海国信物。丙午，万福等修改表文，代王申谢。二月癸丑，飨渤海蕃客于朝堂，赐三种之乐。万福等入，就座言曰：所上表文，缘乖常例，返却表函及信物讫。而圣朝厚恩，垂矜万福等预于客例，加赐爵禄，不胜庆跃，谨奉拜阙庭。授大使壹万福从三位，副使正四位下，大判官正五位上，少判官正五位下，录事并译语并从五位下，著绿品官以下各有差。赐国王美浓絁三十匹、丝二百絇、调锦三百屯。大使壹万福以下亦各有差。己卯，赐渤海王书。书见文征。庚辰，渤海蕃客归乡。九月戊戌，送渤海客使武生鸟守等解缆入海，忽遭暴风，漂著能登国，客主仅得免死，便于福良津安置。同上，三十二。

四年，二月，乙丑，渤海副使正四位下慕昌禄一作拜。卒，遣使弔之。赠从三位赙物如令。六月，丙辰，能登国言：渤海国使乌须弗等乘船一艘来著。部下差使勘问，乌须弗报书

曰：渤海日本久来好邻，往来朝聘，如兄如弟。近年日本使内雄等往渤海国学音声，却还本国，今经十年，未报安否。由是差大使壹万福等向日本国拟于朝参，稍经四年未返。本国更遣大使乌须弗等四十人，面奉诏旨，更无余事，所附进物及表书並在船内。戊辰，遣使宣告乌须弗曰：太政官处分前使壹万福等所进表词骄慢，故告知其状，罢去已毕。而今能登国司言，渤海国使乌须弗等所进表函违例无礼，由是不召朝廷，返却本乡。但表函违例，非使等之过也，涉海远来，事须怜矜，仍赐禄並路粮放还。且渤海使取此道来朝者，承前禁断，自今以后，宜依旧例，就筑紫道来朝。十月，乙卯，送壹万福使正六位上武生连乌守至自渤海。原作高丽。同上。

七年，十二月，乙巳，渤海遣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开国男史都蒙等一百八 应从日本全史作六。十七人贺我即位，並赴彼国王妃之丧。比著我岸，忽遭恶风，舵折帆落，漂没者多。计其全存仅有四十六人，便于越前国加贺郡安置供给。同上，三十四。

八年，正月，癸酉，遣使问史都蒙等曰：去宝龟四年乌须弗归本蕃，日太政官处分渤海入朝使，自今以后宜依古例，向太宰府。不得取北路来，而今违此约束，其事如何？对曰：乌须弗来归之日，实承此旨，由是都蒙等发自弊邑南海府吐号浦，西指对马岛竹室之津。而海中遭风，著此禁境，失约之罪，更无所避。二月，壬寅，召渤海使史都蒙等三十人入朝。时都蒙言曰：都蒙等一百六十余人远贺皇祚，航海来朝，忽被风漂，致死一百二十，幸得存活才四十六人。既是险浪之下，万死一生，自非圣朝至德，何以独得存

生。况复殊蒙进入，将拜天阙，天下幸民，何处亦有。然死余都蒙等四十余人，心同骨肉，期共苦乐。今承十六人别被处置，分留海岸，譬犹割一身而分背，失四体而匍匐，仰望宸辉曲照，听同入朝。许之。四月，庚寅，史都蒙等入京。辛卯，太政官遣使慰问。癸卯，都蒙等贡方物。奏曰：渤海国王始自远世供奉不绝。又国使壹万福归来，承闻圣皇新临天下，不胜欢庆，登时遣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开国男史都蒙入朝，並戴荷国信，拜奉天阙。戊申，授渤海大使史都蒙正三位，大判官高禄思、少判官高郁琳並正五位上，大录事史道仙正五位下，少录事高珪宣从五位下，余皆有差。赐国王禄具载敕书，都蒙以下亦各有差。五月，丁巳，天皇御重阁门，观射骑。召渤海使史都蒙等亦会射场，令五位以上进装马，及走马作田舞于舞台。蕃客亦奏本国之乐。事毕赐大使都蒙以下彩帛各有差。庚申，先是渤海判官高淑源及少录事一人比著我岸船漂溺死，至是赠淑源正五位上，少录事从五位下，並赙物如令。癸酉，史都蒙等归蕃。以大学少允正六位上高丽朝臣殿嗣为送使，赐渤海王书，书见文征。又弔彼国王后丧。亦有书见文征。同上，三十四。

九年，四月，丙午，先是宝龟七年渤海原作高丽。使辈三十人溺死，漂著越前国江沼、加贺二郡。至是仰当国令加葬埋焉。九月，癸亥，送渤海原作高丽。使高丽朝臣殿嗣等来著越前国板井郡三国凑。敕越前国遣渤海原作高丽。使，並彼国送使，宜安置便处，依例给之。十二月，己丑，以正六位上大纲公广道为送渤海原作高丽。客使。同上，三十五。

十年。正月，壬寅朔，渤海国遣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张仙寿等朝贺。丙午，渤海使张仙寿献方物。奏曰：渤海王言圣

朝之使，高丽殿嗣等失路漂著远夷之境，乘船破损，归去无由。是以造船二艘，差仙寿等随殿嗣令入朝。并载荷献物，拜奉天朝。戊申，宴五位以上及仙寿等于朝堂，赐禄有差。诏渤海使曰：渤海王使仙寿等来朝拜觐，朕有嘉焉。所以加授位阶，兼赐禄物。丁巳，宴五位以上及渤海使于朝堂，赐禄。己未，内射，渤海使亦在射列。二月，癸酉，渤海使还国，赐其王玺书，并附信物。四月，辛卯，领唐客使奏言：遣唐使未见拜谢之礼，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今领唐客宜据此式。节录。九月，庚辰，敕渤海及铁利三百五十九人慕化入朝，在出羽国，宜依例给之，但来使轻微，不足为宾。今欲遣使给飨，自彼放还。其驾来船若有损坏，亦宜修造，归蕃之日勿令留滞。癸巳敕陆奥、出羽等国，用常陆调絁、相模庸绵、陆奥税布，充渤海、铁利等禄。又敕在出羽国蕃人三百五十九人，今属严寒，海路艰险，若情愿今年留滞者，宜恣听之。十一月，乙亥，敕检校人使押领高伴弼一作泮弼，又作洋弼。等进表无礼，宜勿令进。又不就筑紫，巧言求便，宜加勘当，勿令更然。丙子，检校渤海人使言铁利官人争坐说昌之上，恒有凌侮之气者。太政官处分渤海通事从五位下高说昌，远涉沧波，数回入朝，言思忠勤，授以高班次。彼铁利之人，殊非优宠之意，宜异其列位，以显品秩。十二月，戊午，检校渤海人使言渤海使押领高伴弼等苦请云：乘船损坏，归计无由，伏望朝恩，赐船九只，令达本蕃者，许之。同上，三十五。

桓武天皇延历五年，九月，甲辰，出羽国言渤海国使大使李元泰以下六十五人乘船一只漂著部下，被虾夷略十二人，见存四十一人。同上，三十九。

六年，二月。甲戌，渤海使李元泰等言：元泰等入朝时，舵师及挟抄等，逢贼之日，並被劫杀，还国无由。于是仰越后国给船一艘，舵师、挟抄、水手而发遣焉。同上。

十四年，十一月，丙申，出羽国言：渤海国使吕定琳等六十人漂著夷地。敕迁越后国，依例供给。日本后纪，四，原文已佚。据日本纪略，前篇，十三，补。

十五年，四月，戊子，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其王启曰：云云。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天智 七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所灭也，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 文武 二年，始建渤海国。和铜元年，受唐册立其国。五月，丁未，渤海国使吕定琳等还蕃，遣上野介御长广岳、式部大录桑原秋成等押送。仍赐其王玺书曰：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云云。特寄绢二十疋、絁二十疋、丝百絇、绵二百屯，以充云云。今因定琳等还，赐沙金小 原作廿，误。三百两，以充永忠等。同上，据日本纪略，前篇，十三，补。

十月己未，正六位上御长真人广岳等归自渤海国。 并赍其王启。见文征。辛酉，正六位上御长真人广岳授从五位下，正六位上桑原公秋成外从五位下，並以奉使称旨也。壬申，先是渤海国王所上书疏，体无定例，词多不逊。今所上之启，首尾不失礼，诚款见乎词。群臣上表奉贺曰：臣闻大人驭时，以德为本，明王应世，怀远是崇。故有殷代则四海归仁；周日则九夷顺轨。伏惟天皇陛下仰天作宪，握地成轨，穷日域而慕声，布风区而向化，诚可以孕育千帝，卷怀百王者矣。近者，送渤海客使御长广岳等迴来，伏见彼国所上启，辞义温恭，情礼可观，悔中间之迷图，复先祖之遗迹，况复缘山浮海，不顾往复之路难；克己改过，始请朝贡

之年限。与夫白环西贡，楛矢东来，岂可同日而道哉。臣等幸忝周行，得逢殊庆，不任凫藻之至。谨诣阙奉表以闻。同上，五。

十七年，五月，戊戌，遣渤海国使内藏宿祢贺万一作贺茂。等辞，因赐其王玺书曰：云云。十二月，壬寅，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其启曰：嵩璘启使贺万等至云云。同上，七。原文已佚。据日本纪略，前篇，十三，补。

十八年，正月，丙午朔，皇帝御大极殿，受朝。文武官九品以上，蕃客等各陪位。减四拜为再拜，不拍手，以有渤海国使也。壬子，丰乐院未成功，大极殿前，龙尾通上构作借殿，葺以彩帛，天皇临御，蕃客仰望，以为壮丽。命五位以上宴乐，渤海国使大昌泰预焉。赉禄有差。辛酉，宴群臣並渤海客。奏乐，赐蕃客以上蓁揩衣，並列庭踏歌。癸亥，于朝堂院观射，五位以上射毕，次蕃客射焉。以上十九字，据日本逸史入引类聚国史七十二补。四月，己丑，渤海国使大昌泰等还蕃。遣式部少录正六位上滋野宿祢船白等押送，赐其王玺书。书见文征。五月，丙辰，前遣渤海使，外从五位下内藏宿祢贺茂麻吕等言：归乡之日，海中黑暗，东西掣曳，不识所著。于是远有火光，寻逐其光，忽到岛滨。访之，是隐岐国智夫郡，其处无有人居。或云比奈麻治比卖神常有灵验，商贾之辈，漂宕海中，必扬火光，赖之得全者，不可胜数，神之佑助，良可嘉报。伏望奉预币例，许之。九月辛酉，正六位上式部少录滋野宿祢船白等到自渤海国。并赍其王启，见文征。同上，八。

二十三年六月庚午，敕：比年渤海国使来著，多在能登国，停宿之处不可疎陋，宜早造客院。同上，十二。按：以下有缺

文。

平城天皇大同四年，四月戊子，禅位于嵯峨天皇。十月，癸酉朔，渤海国遣使献方物，王启曰：云云。同上，十八。原文已佚，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嵯峨天皇弘仁元年，四月，庚午朔，飨渤海使高南容等于鸿胪馆。丁丑，南容等归国，赐国王书曰：云云。五月，丙寅，渤海使首领高多佛脱身，留越前国，安置越中国给食。即令史生羽栗马长並习语生等就习渤海语。同上，十九。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九月，丙寅，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并赍其王启，见文征。十二月，庚午，从六位上林宿祢东人一作仁。为送渤海客使，大初位下上毛野公继益为录事。同上，二十。

二年，正月，丙申朔，蕃客朝贺如常仪。壬寅，宴五位以上并蕃客，赐禄有差。壬子御丰乐院观射，蕃客赐角弓射焉。以上十五字，据日本逸史十九引类聚国史七十二补。乙卯，遣大纳言正三位坂上大宿祢田村麻吕、中纳言正三位藤原朝臣葛野麻吕、参议从三位菅野朝臣真道等飨渤海使于朝集院，赐禄有差。丁巳，渤海国使高南容归蕃，赐其王书。书见文征。四月，庚寅，遣渤海国使正六位上林宿祢东人等辞见，赐衣被。以上二十四字据日本纪略补。十月，癸亥，正六位上林宿祢东人等至自渤海国。奏曰：国王之启，不据常例，是以去而不取。其录事大初位下上毛野公嗣益等所乘第二船，发去之日，相失不见，未知何在。十二月，乙亥，故遣渤海录事大初位下上毛野公嗣益追赠从六位下，以身死王事也。以上三十三字据日本纪略补。同上，二十一。

五年，五月，乙卯，制新罗王子来朝之日，若有朝献之

志者，准渤海之例，但愿修邻好者，不用答礼，直令还却，且给还粮。同上，二十三。原文已佚，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九月，癸卯，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十一月，辛巳，免出云国田租，缘有贼乱及供蕃客也。以上十二字，据日本纪略补。同上，二十四。

六年，正月，癸酉朔，皇帝受朝，蕃客陪位。己卯，宴五位以上並渤海使，奏女乐。是日授位渤海国大使王孝廉从三位，副使高景秀正四位下，判官高英善、王升基正五位下，录事释仁贞、乌贤偲，译语李俊雄从五位下，赐禄有差。戊子，御丰乐院，宴五位以上及蕃客，奏踏歌，赐禄有差。壬辰，于朝集堂飨王孝廉等，赐乐及禄。甲午，渤海国使王孝廉等归蕃赐书。书见文征。五月，戊子，渤海国使王孝廉等于海中值逆风漂迴，舟檝裂折，不可更用。癸巳，令越前国择大船驾蕃客也。六月，癸丑，渤海大使从三位王孝廉薨。诏曰：悼往饰终，事茂旧范，褒忠录绩，义存先彝。故渤海国使、从三位王孝廉，阙庭修聘，沧溟迴舻，复命未申，昊苍不憖，寔虽有命在天，薤露难驻，而衔恨使命，不得更归。朕恸于怀，加赠荣爵，死而有灵，应照泉扃。宜可正三位，更赐信物，并使等禄，以先所赐湿损也。同上，二十四。

十年，十一月，甲午，渤海国遣使献方物，上启曰云云。同上，二十七。原文已佚，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十一年，正月，甲戌朔，蕃客朝贺如仪。庚辰，宴五位以上及蕃客于丰乐院，授位。又渤海国入覲大使李承英等叙位有差。己丑，御丰乐殿，奏踏歌，宴群臣及蕃客，赐禄。甲午，赐渤海王书曰：天皇敬问云云。乙未，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则等告请归乡，仍随渤海使以放还。同上，二十八。据

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十二年，十一月乙巳，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国王上启曰：仁秀启云云。同上，二十九。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十三年，正月癸巳朔，皇帝御大极殿，受朝贺，蕃客陪位如仪。己亥，御丰乐殿，宴群臣及蕃客。戊申，御丰乐殿宴五位以上及蕃客，奏踏歌。渤海国使王文矩等打球，赐绵二百屯为赌。所司奏乐，蕃客率舞，赐禄。壬子，飨王文矩等于朝集殿。癸丑，文矩等归蕃，赐国王书曰云云。同上，三十。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十四年，四月，淳和天皇嗣位。十一月壬申，加贺国言上，渤海国入觐使一百一人到著状。十二月，戊子，停止存问渤海使。今年雪深，往还不通，敕令守掾等准例存问。同上，三十一。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淳和天皇天长元年，正月，乙卯，赐渤海客徒大使以下录事以上六人冬衣服料。二月，壬午，诏旨渤海国使等，此般召赐治不赐便风，待本国退还云云。四月丙申，览越前国所进渤海国信物，并大使贞泰等按类聚三代格十八作高贞泰。别贡物。又契丹大猲二口、猧子二口，在前进之。庚子，返却渤海副使璋璿别此字据日本逸史补。贡物。辛丑，幸神泉苑，令渤海猲逐苑中鹿，中途而休焉。五月癸亥，印遣渤海敕书日月上一踏。同上，三十二。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二年，十二月，辛丑，隐岐国驰驿奏上：渤海国使高承祖等百三人到来。乙巳，大内记布琉宿祢高庭定领客使借出云介不称领客使。同上，三十三。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三年，三月，戊辰朔，右大臣藤原绪嗣上表，可召渤海客徒经营重叠骚动不遑云云，不许。五月，戊寅，渤海国使高

承祖授正三位，副使、判官、录事等亦有叙位。庚辰，渤海国客徒归加贺国。辛巳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云云。按：此处有缺文。同上，三十四。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五年，正月，甲戌，但马国驰驿言上：渤海人百余人来著。日本全史云：但马言渤海使王文矩等百余人来。二月己丑，但马国司写渤海王启中台省牒案进上。四月，癸未，渤海客大使以下，梢工以上，赐绢绵有差。日本全史赐渤海使绢绵，而不许入京。敕曰：年满一纪然后入觐。同上，三十六。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四，补。

仁明天皇承和八年，十二月，丁亥，长门国言：渤海客徒贺福延等一百五人来著。庚寅，以式部大丞、正六位上小野朝臣恒柯，少外记、正六位上山代宿弥氏益为存问渤海客使。续日本后纪，十。

九年，二月，乙酉，令渤海客徒入京。三月，辛丑，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式部大丞、正六位上小野朝臣恒柯，少内记、从六位上丰阶公安人等上奏勘问渤海客徒等文，并渤海王所上启案、别状並中台省牒案等文。启一首，别状一首，牒一首。具见文征。壬戌，渤海客徒贺福延等发自河阳，入于京师。遣式部少辅、从五位下藤原朝臣诸成为郊劳使，是夕于鸿胪馆安置供给。癸亥，太政官遣右大史正六位上蕃良朝臣丰持于鸿胪馆为慰劳焉。是日渤海使贺福延等上中台省牒。甲子，遣侍从正五位下藤原朝臣春津于鸿胪馆宣敕曰：云云。四月，乙丑朔，赐客徒时服。以上三十四字，据日本纪略，前篇，十五，补。丙寅，渤海国使贺福延等，于八省院献启函信物等。己巳，天皇御丰乐殿，飨渤海使等。诏授大使贺福延正三位，副使王宝璋正四位下，判官高文暄一作喧。马孝慎一作乌。二人並正五位下，录事高文寅、一作宣。高平信、安

欢喜三人並从五位下。自外译语以下，首领以上十三人随色加阶焉。使右少辨兼右近卫少将从五位下藤原朝臣氏宗供食。日暮，赐禄各有差。辛未，大使贺福延私献方物。癸酉，飨客徒等于朝集堂。遣使从五位下惟良宿祢春道供食，宣敕曰云云。以上十九字，据日本纪略，前篇，十五，补。丙子，遣敕使于鸿胪馆，宣诏赐渤海王书，书见文征。太政官赐中台省牒牒见文征。牒解由判官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粟作。文章生从六位上大中臣朝臣清世等为领客使，是日使贺福延等归乡。同上，十一。

嘉祥元年，十二月，乙卯，能登国驰驿奏：渤海国入觐使王文矩等一百人来著矣。同上，十八。

二年，二月，丙戌朔，以少内记正七位上县犬养大宿弥贞守、直讲正六位上山口忌寸西成等为存问渤海客使，发遣于能登国。三月，戊辰，遣能登国存问渤海客使少内记县犬养大宿弥贞守等驰驿奏上客徒等将来启牒案。启牒俱见文征。乙丑，日本纪略作乙亥。存问使等驰驿奏诘问客徒等违例入觐之由，问答文等。壬申，日本纪略作壬午。以县犬养大弥宿贞守、山口忌寸西成为兼领渤海客使。四月，辛亥领客使等引渤海国使王文矩等入京。遣敕使左近卫少将从五位上良岑朝臣宗贞慰劳安置鸿胪馆。此下有宣命以译语难解，从略。癸丑，赐渤海客徒时服。五月，乙卯，渤海国入觐使大使王文矩等诣八省院，献国王启函並信物等。丙辰，天皇御丰乐殿，宴客徒等。此下有宣诏，从略。大使以下首领相共拜舞讫。授大使王文矩从二位，文矩去弘仁十三年叙正三位，故今增位叙从二位。副使乌一作马。孝慎从四位上，大判官马一作乌。福山，少判官高应顺，並正五位下，大录事高文信，中录事多安寿，少录事李一作学，误。英真，並从五位下。自余品官並首领等

授位有阶。戊午，天皇御武德殿，览马射。六军拥节，百寮侍座，命文矩等陪宴。此下有宣诏，从略。又本朝通鉴有御五月五日药玉且饮酒十字。日暮乘舆还宫。癸亥遣公卿于朝堂飨客徒。此下有宣诏，从略。乙丑，遣参议，从四位上小野朝臣篁、右马头、从四位下藤原朝臣春津，少纳言、从五位下藤原朝臣春冈，右少辨、从五位上橘朝臣海雄，左少史、正六位上大洼益门，少内记、从七位下安野宿弥丰道等于鸿胪馆赐敕书，並太政官牒。书牒俱见文征。此日客徒归却。同上，十九。

三年，文德天皇于是年三月嗣位。五月辛巳，嵯峨太皇太后崩。太后姓橘氏，讳嘉智子。父清友，少而沈厚，涉猎书记，身长六尺二寸，眉目如画，举止甚都。宝龟八年渤海原作高丽。国遣使修聘，清友年在弱冠，以良家子姿仪魁伟，接对遣客。渤海原作高丽。大使献可大夫史都蒙见而器之，问通事舍人山于野上云：彼一少年为何人乎？野上对：是京洛一白面耳。都蒙明于相法，语野上云：此人毛骨非常，子孙大贵。野上云：请问命之长短？都蒙云：三十二有厄，过此无恙。其后清友娶田口氏女生后。延历五年为内舍人，八年病终于家，时年三十二，验之果如都蒙之言。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一。

清和天皇贞观元年，正月，己卯，二十二日。能登国驰驿言：渤海国入觐使马一作乌。孝慎等一百四人来著珠洲郡。乙酉，二十八日。正六位上行少外记广宗宿弥安人，大内记正六位上，安倍朝臣清行为领渤海国客使。二月，庚寅，四日。渤海国客著能登国。是日诏迁于加贺国，安置便处。癸巳七日。从六位下行直讲苅田首安雄为领渤海客使，以广宗安人辞退也。乙未，九日。大初位下春日朝臣宅成为渤海通事。三月己巳十三日。领渤海国客使安倍朝臣清行、苅田首安雄俶

装进发，告宣一作宣告。使等宜称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当般不任存问使也。渤海国副使周元伯，颇闲文章。诏越前权少掾、从七位下岛田朝臣忠臣，假为加贺权大掾，向彼与元伯唱和，以忠臣能属文也。五月，乙丑，十日。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大内记安倍朝臣清行、加贺国司等奉进渤海国启牒信物。启牒俱见文征。日本三代实录二。

六月，丁未，二十三日。赐渤海国敕书。书见文征。太政官送中台省牒。牒见文征。东絁五十疋、绵四百屯赐大使马孝慎。孝慎别贡土宜仍有此锡赉焉。七月甲戌，二十一日。存问兼领渤海客使直讲苅田安雄复命。奏言客徒今月六日解缆返蕃。大内记安倍清行去四月丁父忧去职，故安雄独返奏事，依谅暗不唤，客徒自加贺国还蕃焉。同上，三。

三年，正月乙未，二十日。出云国上言，渤海国使李居正等一百五人自隐岐国来著嶋根郡。癸卯，二十八日。散位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春景，兵部少录正七位下葛井连善宗为领渤海客使，播磨少目、大初位上春日朝臣宅成为通事。敕竟使事之间，春景宜称但马权介，善宗称因幡权介。五月，甲午，二十一日。宣告存问兼领渤海客使但马权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春景并出云国司等云：渤海国使李居正违先皇制，辄以弔来，亦令看启案，违例多端事，须责其轻慢，自彼却还。然而如闻居正位在公卿，龄过悬车，才绮交新，犹有可爱，因欲特加优恤以听入京。而顷者炎旱连日，有妨农时，虑夫途次，更以停止。又王启並信物等不可更收，须进上中台省牒，以出云国给絁一百三十五疋、绵一千二百二十五屯，便颁赐渤海客一百五人。己亥二十六日。太政官送渤海国中台省牒下存问使並出云国司，絁一十疋、绵四十屯，

别赐大使李居正。六月己未，十六日。颁行长庆宣明历经。先是阴阳头从五位下、兼行历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吕奏言：谨检丰御食炊屋姬天皇推古。十年十月，百济国僧观勒始贡历术，而未行于世。高天原广野姬天皇持统。四年十二月，有敕始用元嘉历。次用仪凤历。高野姬天皇称德。天平宝字七年八月，停仪凤历，用开元太衍历。厥后宝龟十一年，遣唐使录事故从五位下行内药正羽栗臣翼贡宝应五纪历经云：大唐今停大衍历，唯用此经。天应元年有敕令据彼经造历，日无人习学，不得传业，犹用太衍历经已及百年。真野麻吕去齐衡三年，申请用彼五纪历。朝廷议云：国家据太衍经造历日尚矣，去圣已远，义贵两存，暂宜相兼，不得偏用。贞观元年，渤海国大使马一作乌。孝慎新贡长庆宣明历经，云是大唐新用经也。真野麻吕试加覆勘，理固当然，仍以彼新历比校太衍、五纪等两经，且察天文，且参时候，两经之术，渐以粗疏，令朔节气既有差。又勘大唐开成四年，天平十二年等历不复与彼新历相违。历议曰：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者。方今大唐开元以来，三改历术，本朝天平以降，犹用一经，静言事理，实不可言。请停旧用新，钦若天步。诏从之。同上，五。

六年，正月，甲辰，十七日。散位从五位下山口伊美吉西成卒。西成者右京人也。幼懒读书，好习射艺。逮于成人，改节入学。以春秋名家，兼善毛诗、周易。承和之初，拜大学直讲。嘉祥二年，渤海国王遣使入觐，以西成权称大学大允为存问兼领客使，向加贺国引客入京，卒时年六十三。同上，八。

十三年，十二月，壬子，十一日。渤海国入觐使杨成规等百五人著加贺国岸。同上，二十。

十四年，正月，丁丑，六日。以正六位上行少内记菅原朝臣道真，从六位下行直讲美努连清名为存问渤海客使。园池正正六位上春日朝臣宅成为通事。辛卯，二十日。是月京邑咳逆病发，死亡者众。人间言渤海客来异土毒气之令然焉。是日大祓于建礼门前以厌之。丁酉，二十六日。以正六位下行少外记大春日朝臣安守为存问渤海客使，以少内记菅原朝臣道真丁母忧去职也。三月，甲申，十四日。诏存问渤海客使大春日朝臣安守，美努连清名並兼领客使。癸巳，二十三日。今春以后，内外频见怪异，由是各遣使者于诸社，奉币告文辞别。去年阴阳寮占申，就蕃客来不祥之事，可在占申。今渤海客随盈纪例来朝，事不获已，国宪可召云云。四月，壬子，十三日。存问渤海客使、少外记、大春日朝臣安守等开大使杨成规所赍启牒函，诘问违例之由。问答状，及记录，安守等向加贺国途中消息驰驿奏上。乙卯，十六日。以正六位上行少内记都宿弥言道，正六位上行式部少丞平朝臣季长为掌渤海客使，常陆少掾从七位上多治真人守善，文章生从八位下菅野朝臣惟肖为领归乡渤海客使。五月，丙子，七日。掌渤海客使都言道自修解文，请官裁称，姓名相配，其义乃美，若非佳令，何示远人，望请改名良香，以遂稳便，依请许之。甲申十五日。敕遣从五位上守右近卫少将藤原朝臣山阴，到山城国，宇治郡，山科村郊，迎劳渤海客。领客使大春日朝臣安守等与郊劳使共引渤海国入觐大使、政堂省左允、正四品慰军上镇将军、赐紫金鱼袋杨成规，副使右猛贲卫少将、正五品、赐紫金鱼袋李与晟等二十人入京，安置鸿胪馆。右京人左官掌、从八位上狛人氏守赐姓直道宿弥氏守，为人长大容仪可观，权为玄蕃属，向鸿胪馆供燕飨送迎之事。故随氏守，申请听改

姓，其先高丽国人也。丙戌，十七日。敕遣正五位下、行右马头在原朝臣业平向鸿胪馆劳问，鸿胪馆是日赐客徒时服。丁亥，十八日。敕遣左近卫中将，从四位下，兼行备中权守源朝臣舒向鸿胪馆，检领杨成规等所赍渤海国王启及信物、中台省牒。启牒俱见文征。其信物大虫皮七张、豹皮六张、熊皮七张、蜜五斛。戊子，十九日。敕遣参议、正四位下、行左大辨兼勘解由长官近江权守大江朝臣音人向鸿胪馆，赐渤海国使授位阶告身，别有敕书，见文征。大使以下相共拜舞讫。授大使杨成规从三位，副使李与晟从四位下，判官李国度一作庆。贺王一作主。真並正五位下，录事高福成，高观、李孝信、並从五位上，品官以下並首领等授位各有差。及天文生以上，随位阶各赐朝服。去年阴阳寮占曰：就蕃客来朝，可有不祥之征。由是不引见，自鸿胪馆放还焉。己丑，二十日。内藏寮与渤海客迴易货物。庚寅，二十一日。听京师人与渤海客交关。辛卯，二十二日。听诸市人与客徒私相市易。是日官钱四十万赐渤海国使等，乃唤集市廛人卖与客徒此间土物。以前筑后少目从七位上伊势朝臣与房为领归乡客使通事。壬辰，二十三日。敕遣大学头从五位上兼行文章博士阿波介，巨势朝臣文雄，文章得业生越前大掾从七位下藤原朝臣佐世，于鸿胪馆飨燕渤海国使，下有宣诏，从略。觞行数周，客主渊醉，赐客徒禄各有差。癸巳，二十四日。大使杨成规从掌客使请，私以壤尊一作怀䍃。将来奉献天皇及皇太子，掌客使奏状，有诏许之，内里东宫，赉物有数。是日敕遣民部少辅兼东宫学士从五位下橘朝臣广相，赐客徒曲宴。遣兵部少辅从五位下兼行下野权介高阶真人令范，赐御衣。客主俱醉，兴成赋诗。甲午，二十五日。敕遣参议右大辨从四位上兼行讃岐守，藤原朝臣家宗，从四位

上行右近卫中将兼行阿波守源朝臣兴，从六位下守大内记大江朝臣公幹，于鸿胪馆赐敕书。以上三字，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八 补。从五位上行少纳言兼侍从和气朝臣彝范，正五位下守右中辨藤原朝臣良近，左大史正六位上大春日朝臣安守付太政官牒，大使以下再拜舞蹈，受赐书、太政官牒函。书牒俱见文征。是日领归乡客使多治真人守善等引客徒出馆。大使杨成规言：成规等觐聘礼毕归本土去，今差大使令其领送，成规等瞻望丹阙，涕泗盈衿，仰恋之诚，中心无限。临别掌客使都良香相遮馆门举觞而进。同上，二十一。

十五年，五月，庚寅，二十七日。先是太宰府言：去三月十一日不知何许人舶二艘，载六十人，漂著萨摩国甑岛郡，言语难通，问答何用，其首领崔宗佐、大陈润等自书曰：宗佐等渤海国人，彼国王差入大唐，贺平徐州。海路浪险，漂荡至此。国司推验事意，不赍公验，所书年纪，亦复相违。疑是新罗人伪称渤海人，窃来窥边境欤。领将二舶向府之间，一舶得风飞帆逃遁。是日敕：渤海远蕃，归顺于我。蕞尔新罗，久挟祸心，宜令府国官司，审加推勘。实是渤海人者，须加慰劳，充粮发归。若新罗凶党者，全禁其身。言上兼令管内诸国慎重警守。同上，二十三。

七月，庚午，八日。先是太宰府驰驿言：渤海国人崔宗佐、门孙宰等漂著肥后国天草郡。遣大唐通事张建忠覆问事由，审实情状，是渤海国入唐之使，去三月著萨摩国逃去之一舰也。仍奉进宗佐等日记，并所赍蜡封函子、杂封书、弓、剑等。是日敕讨覆宗佐等申状，知是渤海人。以其表函牒书印封官衔等仇校先来入觐，在此间者符合如一。崔宗佐等既非伺隙之奸寇，可谓善邻之使臣，其飘泊艰涩，诚当矜

恤，宜令在所支济衣粮，所上蜡封函子、杂封书等，全其印封，莫烦披阅。以其随身杂物，秋毫不犯，皆悉还与其所乘二船。设有破损，勤加缮修，足以凌波，早得好去。但宗佐等彼国名官之人，盍知我朝之相善，然则飘著之日，须露情实，以望恩济。而飞帆逃亡，还似奸贼，非我仁恕，何免重诛，宜责以过契，俾悔其非。同上，二十四。

十六年，六月，庚申四日。先是，渤海宗佐等五六十人漂著石见国，给资粮，放还本乡。以上三十一字，据日本纪略，前篇，十八，补。

阳成天皇元庆元年，正月，戊子。十六日。出云国言：渤海国大使政堂省孔目官杨中远等一百五人，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著岸。中远申云：为谢恩请使差使中远等兼献方物。于岛根郡安置供给。二月，乙巳，三日。以少外记正八位上大春日朝臣安名，前讃岐掾正八位下占部连月雄为存问渤海客使，园池正正六位上春日朝臣宅成为通事。三月，壬子，十一日。以存问渤海客使大春日朝臣安名、占部连月雄兼领客使。同上，三十。

四月己丑，十八日。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少外记大春日朝臣安名等写渤海国王启，並中台省牒驰驿上奏。启牒俱见文征。六月，甲午，二十五日。渤海国使杨中远等自出云国还于本蕃。王启並信物不受而还之。大使中远欲以珍玩玳瑁酒盃等奉献天子，皆不受之。通事园池正春日朝臣宅成言：昔往大唐多观珍宝，未有若此之奇怪。同上，三十一。

六年，十一月，乙未，二十七日。加贺国驰驿言：今月十四日渤海国入觐使裴颋等一百五人著岸。丙申，二十八日。下符加贺国，安置渤海客于便处，依例供给，勤加优遇。又禁

制私迴易客徒所赍货物。同上，四十二。

七年，正月，戊辰朔，以正六位上行少外记大藏伊美吉善行、式部少丞高阶真人茂范为存问渤海客使，前筑后少目伊势朝臣与房为通事。以上五十字，据日本纪略，前篇，十九，补。癸巳，二十六日。令山城、近江、越前、加贺等国修理官舍，道桥，埋瘗路边死骸，以渤海客可入京也。下知越前、能登、越中国，送酒、肉、鱼、鸟、蒜等物于加贺国，为劳飨渤海客也。二月，戊午，二十一日。林邑乐人百七人于大安寺，令调习，以大和国正税充给其食，欲令渤海客徒观彼乐也。是日存问渤海客使大藏善行、高阶茂范並为兼领客使。壬戌，二十五日。赐渤渤客使冬时服，遣辨官史生一人押送于加贺国，令领客使等颁赐焉。三月甲戌，八日。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少外记大藏善行、式部少丞高阶茂范等进发，奉参内里辞见，赐御衣袴各一袭。四月，戊戌，二日。以左卫门大尉正六位上坂上大宿弥茂树，文章得业生从八位上纪朝臣长谷雄为掌渤海客使，民部大丞正六位上清原真人长岑、文章生从八位下多治比真人有友为领归乡渤海客使。丁巳，二十一日。缘飨渤海客诸司官人、杂色人等，客徒在京之间，听带禁物。以从五位上行式部少辅兼文章博士加贺权守菅原朝臣道真，权行治部大辅事，从五位上行美浓介岛田朝臣忠臣权行玄蕃头事，为对渤海大使裴颋故为之矣。甲子，二十八日。敕遣右近卫少将正五位下平朝臣正范到山城国宇治郡山阶野边，郊劳渤海客。领客使少外记大藏善行等引客徒入鸿胪馆。乙丑晦，二十九日。遣右大史正六位上家原朝臣高乡于鸿胪馆，慰劳客徒。五月，丙寅朔，遣从五位上行右兵卫佐源朝臣充向鸿胪馆劳问客徒。丁卯，二日。大使裴颋等于朝堂奉进王启及信

物。亲王以下正五位以上以上四字，据日本纪略，前篇，十九，补。及百寮初位以下皆会，四位以下未得解由者，亦预焉。所司受启、信物奉进内里。戊辰，三日。天皇御丰乐殿，赐宴渤海客徒。亲王以下，参议以上，侍殿上。五位以上，侍显阳堂。大使以下二十人侍承欢堂。百官六位以下，相分侍观德、明义两堂。授大使文籍院少监正四品赐紫金鱼袋裴颋从三位，副使正五品赐绯银鱼袋高周封正四位下，判官录事授五位，其次叙六位以下，各有等级，随其位阶，赐朝衣。客徒拜舞退出，更衣而入，拜舞升堂，就食雅乐寮，陈鼓、钟。内教坊奏女乐，妓女百三十八人递出舞，酒及数杯，别赐御余枇杷子一银椀，大使以下起座拜受。日暮，赐客徒禄各有差。庚午，五日。天皇御武德殿，览四府骑射，及五位以上贡马。唤渤海客徒观之。赐亲王公卿续命缕。伊势守从五位上安倍朝臣兴行引客就座，供食。别敕赐大使以下录事以上续命缕，品官以下菖蒲蘰。是日大雨。先是，予敕所司，若遇雨杀须停节会，勿唤客徒，改日而行事，掌客使等速引客徒入于宫城，故雨中成礼焉。壬申，七日。大使裴颋别贡方物。是日内藏头和气朝臣彝范率僚下向鸿胪馆交关。癸酉，八日。内藏寮交关如昨。乙亥，十日。于朝集堂赐飨渤海客徒。大臣以下就东堂座，择五位以上有容仪者三十人侍堂上座。从五位下守左卫门权佐藤原朝臣良积引客就西堂座，供食充所定侑，食者谢障不出。良积依有仪貌，俄当此选。大使裴颋欲题送诗章，忽索笔砚，良积不闲属文，起座而出，颋随止矣。敕遣中使从五位下行右马助藤原朝臣恒兴赐御衣一袭大使裴颋，赏裴颋高才有风仪也。丁丑，十二日。渤海客徒归蕃。是日遣参议正四位下行右卫门督兼近江权守藤原朝臣诸葛，

从四位下行左近卫少将兼近江权介藤原朝臣远经，正六位上行少内记多治比真人彦辅，向鸿胪馆付敕书。正五位下行太皇太后宫权亮平朝臣惟范，从五位上行少纳言兼侍从藤原朝臣诸房，从六位上守右少史秦宿弥安兄，付太政官牒。礼毕，领客使民部大丞清原真人常岑，文章生多治比有友等引客徒出馆就路。己卯十四日。今月三日丰乐院宴渤海客，乐人舞妓等以大藏省商布一千一百五段赐之，依承和九年例也。同上，四十三。

光孝天皇少而聪明，好读经史，容止闲雅。嘉祥二年，渤海国入觐大使王文矩望见天皇在诸亲王中拜起之仪，谓所亲曰：此公子有至贵之相，其登天位必矣。元庆八年，二月，乙未，四日。太上天皇逊皇帝位焉。同上，四十五。

仁和二年，五月，丙午，前周防守从五位上纪朝臣安雄卒。安雄贞观初为渤海存问兼领客使，卒时年六十五。同上，四十九。原文已佚，据日本纪略，前篇，二十八，补。

宇多天皇宽平四年，正月，甲寅，八日。渤海客来著出云国。丁巳，十一日。以少内记藤原菅根，大学大允小野良弼为渤海客存问使。六月丙申，二十四日。遣渤海敕书，令左近少将藤原朝臣敏行书之。辛丑，二十九日。太政官赐渤海国牒二通，一者令左近卫少将藤原朝臣敏行书之；一者文章得业生小野美材书之。八月，戊寅，七日。存问渤海客使奏闻归来。日本纪略，前篇，二十。

六年五月，渤海使裴颋等入朝。十二月，丙辰，二十九日。渤海国客徒百五人到著于伯耆国。同上。

七年，正月，庚辰，二十二日。以备中权掾三统理平明法得业生中原连岳等为渤海客存问使。五月，癸亥，七日。渤海客

来著鸿胪馆。丁卯，十一日。天皇幸丰乐院赐飨于客徒，兼叙位阶。庚午，十四日。于朝集堂赐飨于客徒。辛未，十五日。参议左大辨菅原朝臣道真向鸿胪馆赐酒馔于客徒。壬申，十六日。渤海客徒归去。同上。

醍醐天皇延喜八年，正月，庚辰，八日。渤海客来。四月八日，存问渤海领客使大内记藤原博文等同入觐使文籍院少监裴璆二十一日领客使等设曲宴于今来河边。某日天皇赐书于渤海王。五月十二日，法皇宇多。赐书渤海裴璆。原文下有缬字，盖有缺文。六月某日渤海使裴璆来朝。某日掌客使诸文士于鸿胪馆饯北客归乡。同上，后篇，一。

十九年，十二月，甲午，一日。任渤海客存问使等。同上。

二十年，四月，壬子，二十日。存问渤海客使裴璆等。五月己巳八日。渤海入觐大使裴璆等二十人著于鸿胪馆。辛未，十日。右大臣忠平。览渤海国牒状，以大使从三位裴璆授正三位。壬申，十一日。渤海大使裴璆于八省院进启並信物等。癸酉，十二日。天皇御丰乐院，赐飨宴于渤海客。丁丑，十六日。于朝集堂劳飨渤海客徒。戊寅，十七日。发遣领归使等。又法皇宇多。赐书于大使。己卯，十八日。大使裴璆归乡，太政官赐返牒。同上。

延长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渤海国入朝使英绪大夫裴璆著丹后国竹野郡大津滨。同上。

八年，三月，二日，渤海存问使裴璆进怠状。

桓武天皇延历十四年，十一月，丙申，出羽国言：渤海国使吕定琳等六十八人漂著夷地志理波村，因被劫略，人物散亡。敕宜迁越后国依例供给。日本逸史四引日本类聚国史百九十三。下简称类史。

十五年，四月，戊子，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其王启，又告丧启。二书俱见文征。又传奉在唐学问僧永忠等所附书。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天智。七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所灭也。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文武。二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土地极寒，不宜水田。俗颇知书。自高氏以来，朝贡不绝。五月，丁未，渤海国使吕定琳等还蕃。遣正六位上上野介御长真人广岳，正六位上行式部大录桑原公秋成等押送，仍赐其王玺书。书见文征。又附定琳赐太政官书于在唐僧永忠等曰云云。同上，五，引类史一百九十三。

十七年，四月，甲戌，以外从五位下内藏宿祢贺茂麻吕为遣渤海使，正六位上御史宿祢今嗣为判官。五月戊戌，遣渤海国使内藏宿祢贺茂等辞见，因赐其王玺书。书见文征。又赐在唐留学僧永忠等书曰云云。十二月，壬寅，渤海国遣使献方物。附齐王启，见文征。同上，七。引类史一百九十三。

嵯峨天皇弘仁七年，五月，丁卯，遣使赐渤海副使高景秀以下大通事以上夏衣，是日赐渤海王书。书见文征。同上，二十四。引类史百九十四。

十年，十一月，甲午，渤海国遣使李承英等。献方物上启。启见文征。问承英等曰：慕感德等还去之日，无赐敕书。今于所上之启云：伏奉书问，言非其实，理宜返却，但启词不失恭敬，仍宥其过，特加优遇。承英等顿首言：臣小国贱臣，惟罪是待，而日月迴光，云雨施泽，寒木逢春，涸鳞得水，戴荷之至，不知舞蹈。同上，二十七。引类史百九十四。

十一年，正月，甲午，赐渤海王书。书见文征。同上，二十八，引类史百九十四。

十二年，十一月，乙巳，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国王上启。启见文征。同上，二十九，引类史百九十四。

十三年，正月，癸丑，文矩等归蕃，赐国王书 书见文征。同上，三十，引类史百九十四。

淳和天皇天长元年，二月，壬午，诏曰：天皇诏旨，渤海国使等，其国王国礼差使，奉渡使等，凌粗波，忘寒风，参来随例。台治赐为国，国比年不稔，百姓弊。又疫病发，时丰时临，送迎百姓苦，有依此般， 召赐便风待， 本国退还。五月，戊辰，诏曰：天皇御命客人国还退时，近在依国王赐禄，並贞泰御手都物赐飨赐。以上宣命文不可尽解，惟以与史事有关故摘要录之。 同上，三十二，引类史百九十四。

三年，三月，戊辰朔，右大臣从二位兼行皇太子付臣藤原朝臣绪嗣言：依臣去天长元年正月二十四日上表，渤海入朝定以一纪，而今寄言灵仙巧败契期，仍可还却。状以去年十二月七日言上，而或人论曰：今有两君绝世之让，已越尧舜，私而不告大仁，芳声缘何通于海外。臣案日本书纪云：誉田天皇应神崩时， 太子菟道稚郎子让 位于 大鷦鷯尊。 固辞曰：岂违先帝之命，辄从弟王之言，兄弟相让不敢当之。太子兴宫室于菟道而居，皇位空之。既经三岁，太子曰：我久生烦天下哉。遂于菟道宫自薨。大鷦鷯尊悲恸越礼，即天皇位，都难波高津宫。委曲在书纪，不能以具尽。于时让国之美，无赴海外。此则先哲智虑，深虑国家。然则先王之旧典，万世之不朽者也。又传闻礼记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疎，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不辞费，礼不逾节。而

渤海客徒既违诏旨，滥以入朝，偏容拙信，恐损旧典。实是商旅，不足邻客，以彼商旅为客，损国未见治体。加以比日杂务行事赠，皇后高志内亲王。改葬，一御斋会，二掘加势山沟，並飞乌堰沟，三七道畿内巡察使四可召渤海客徒，五经营重叠，骚动不遑。又顷年旱疫相仍，人物共尽，一度供给，正税欠少。况复时临农要，弊多逢送，人疲差役，税损供给。夫君无争臣，安存天下。民忧未息，天灾难灭，非一人天下，是万人天下，纵今损民焉德有惭后贤。伏请停止客徒入京，即自著国还却。且示朝威，且除民害，惟依期入朝，须用古例。臣绪嗣虽久卧疾牀，心神既迷，而恩主之至，半死无忘。愚臣中诚，不获不陈，谨重奉表以闻。不许。五月，甲戌，渤海客徒大使高承祖等入京，安置鸿胪。辛巳，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云。书见文征。同上三十四，引类史百九十四。

桓武天皇神龟四年，十二月，大唐使领首齐德入京。按：此即渤海使高斋德也。中有误字，又误作大唐。扶桑略记，六。

阳成天皇元庆七年，四月，丁酉，二日以文章得业生从八位上纪朝臣长谷雄等为掌渤海客使。丁巳，二十二日。缘飨渤海客诸司官人杂色人等，客徒在京之间，听带禁物。以从五位上行式部少辅兼文章博士加贺权守菅原朝臣道真等为对渤海大使。五月，丙寅朔，从五位上行右兵卫佐源朝臣充向鸿胪馆劳问客徒。丁卯，二日。唐客即渤海客。大使等一百五人于朝堂奉进王启及信物。亲王以下，五位以上，及百寮初位以上，皆会。所司受启、信物奉进内里。戊辰，三日。天皇御丰乐殿，宴渤海客雅乐寮，陈鼓、钟。内教坊奏女乐，妓女百四十八人递出舞。酒及数杯，别赐御余枇杷子一银碗。庚午，五日。天皇御武德殿，览四府骑射。渤海客

徒观之。赐亲王公卿续命缕。敕赐唐客即渤海客。大使以下录事以上续命缕，品官以下菖蒲蔓。乙亥，十日。于朝集堂赐飨渤海客徒，敕遣中使赐御衣一袭。丁丑十二日，渤海使归蕃。同上，二十。

醍醐天皇延喜八年，正月，八日，左大臣奏：伯耆国言上，渤海入觐大使裴璆等著岸状解文。三月二十日奏：存问渤海客使大内记藤原博文、直讲假大学权允秦维兴等，令向伯耆国状。四月二日，定以式部大丞纪淑光、散位菅原淳茂为掌客使，以兵部少丞小野葛根、文章生藤原守真为领客使。二十六日渤海客入京时，可骑马。准宽平例，仰公卿等令进私马。五月五日，御南殿，览左右马寮。渤海客可骑马各二十匹。九日，法皇即宇多太上法皇。赐唐客即渤海使。书。书见文征。十四日，于朝集堂可飨蕃客。十五日飨蕃客朝集堂，并赐彼国王等物。使右近少将平元方殊，给大使裴璆御衣一袭。遣参议菅根朝臣、内藏头高阶朝臣鸿胪给敕书。使右中辨清贯、少纳言玄上纳官牒，又赐唐客大使答物。同上，二十三。

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大纳言藤原朝臣道明。令尹文奏：自若狭守尹衡许告来渤海客徒来著之由。二十一日，客徒牒状云：当丹生浦海中浮居云云，而无著岸之由。又牒中虽载人数，及有来著由，未有子细状。令藏人仲连以若狭国解文奉览于六条院。二十五日，右大臣忠平。奏渤海客事，所定行事，可迁若狭，安置越前，及可令入京事。十二月，五日，以式部少丞橘惟亲、直讲依知秦广助为存问渤海客使。阿波权掾大和有卿为通事，定渤海客宴飨日。权酒部数四十人，前例差仰八十人，去八年彼数已无用，仍令定

减。十六日，仰遣内教坊别当右近少将伊衡于内教坊选定渤海客宴日舞人等，仰定坊家可调舞人二十人、舞童十人、音声二十人。去八年音声人三十六人，此度定减。此外威仪二十人，依例内侍，所可差女孀等。二十四日，右大臣令邦基朝臣奏：若狭国申迁送越前国松原驿馆客徒一百五人，並随身杂物等。解文客状中云：迁送松原驿馆，而闭封门户，行事官人等无人。况敷设、薪炭，更无储备者。仰宜令切责越前国急令安置，供给者。仍即令仰大臣以越前掾维明便可为蕃客行事国司，申以大臣书状，可仰彼国守延年也。勘前例无以官符宣旨，即此事例，仍今令大臣告仰之。同上，二十四。

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遣官使于越前国。赐渤海客时服。五月五日，定客徒可入京日，並蕃客入京之间，可听著禁物。召仰泷口右马允、藤原邦良等，见客在京之间，每日可进鲜鹿二头事。七日明经学生、刑部高名参内令问汉语者事。高名奏云云。行事所召，得汉语者大藏三常，即召之于藏人所。令高名申云其语能否。奏云：三唐语尤可广博，云云。敕从公卿定申以三常令为通事。八日，唐客即渤海客。可入京。辰三刻，申四刻，掌客使季方朝纲等参入。御衣各一袭给两使。十一日，渤海使人裴璆等于八省院进王启並信物。巳四刻，亲王以下，参议以上，向八省院。十二日于丰乐院可赐客徒宴。自夜中阴雨，辰四刻雨止。巳一刻，出御南殿，乘舆出宫，入御丰乐院。十五日，掌客使民部大丞季方领大使裴璆别贡物进藏人所。十六日，于朝集院飨渤海客徒，並赐国王答信物。六月十四日，文章得业生朝纲就藏人所，令奏渤海大使裴璆书状，並送物。仰遣书可皈送物事。二十二日，朝纲令奏遣渤海大使裴璆书状。客己皈乡，即仰

所赠带裘。二十六日，右大臣忠平。令元方奏领归乡渤海客使大学少允坂上恒阴等申逋留不归客徒四人事。二十八日仰逋留不归人等，准大同五年例，越前国安置云云。同上。

二十二年九月己卯，二日。渤海客安置越前之□进解文。同上，附里书。

延长八年，四月朔日，唐客即渤海客。称东丹国使，著丹后国。令问子细件，使答状前后相违，重令复问。东丹使人等本虽为渤海人，今降为东丹之臣，而对答中多称契丹王之罪恶云云。一日为人臣者，岂其如此乎。须举此旨，先令责问，今须令进过状，仰下丹后国已了。东丹国失礼义。日本全史于此文下云：裴璆因奉谢状即释放还，此后朝贡遂绝。同上，二十四。

八年正月戊辰三日。丹后国言上，渤海客到来，由左大臣参被定召否之由件，客九十三人，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著丹后国竹野郡。乙酉，二十日。渤海客舶修造料，并若狭但马结蕃以正税可飨同客也。同上，附里书。

光仁天皇宝龟十年，五月，敕前学生阿一作安。陪朝臣仲麻吕，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礼有缺，赐絁绵。先是天平六年，平群广成将还自唐时，船发苏州，海风忽恶，漂崐崙国，贼围之，才得解而归唐国，遇仲麻吕，便奏入朝，请取渤海道而归，天子许之。本朝通鉴十四，此下各条取其不见前纪或有异同者录之，其他不具载。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八月，僧空海自大唐来归。空海在唐有为藤大使与渤海王子书。同上，十八。

嵯峨天皇弘仁五年，十一月，时渤海国使在出云国。大使王孝廉有从出云州书情寄两敕使诗。诗见文征。同上，二十。

六年正月，渤海大使王孝廉有奉敕陪内宴诗。僧仁贞亦

有禁中陪宴诗。诗皆见文征原注，仁贞亦渤海入朝之僧也。渤海入觐副使高景秀寄对龙颜之作于桑原腹赤，腹赤和之。滋野贞主，有春夜宿鸿胪馆简王大使诗。诗皆见文征。同上。

十三年正月，渤海国使王文矩等打球。天皇有观打球诗。滋野贞主奉和之。贞主又有奉使入客馆诗。诗皆见文征。同上，二十一。

阳成天皇元庆六年，十月，壬戌，敕令能登国，禁伐损羽咋郡福良泊山木。渤海客著北陆岸之时，必迷归舶于此山。任民伐采或烦无材，故予禁伐大木，妨民业。同上，三十六。

七年，五月，丁丑，渤海使归蕃参议藤原诸葛等，向鸿胪馆附敕书。今般菅原道真、田达音等会鸿胪馆，与大使有即席赠答诗，以为一轴，道真作序。颋谓菅礼部诗似白乐天。及其归乡有饯别诗。按：田达音其为岛田忠臣乎，忠臣达音训音相近。

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十二月，文章生橘澄清任伯耆权掾，依渤海客入觐也。同上。三十九。

七年，三月，菅原道真奉别敕与式部少辅纪长谷雄诣玄蕃寮，接对渤海国大使裴颋，聊命诗酒。大使思旧年主使时，赋交字诗，满座酬和，往复累篇，副使大夫亦预焉。同上。

醍醐天皇延喜七年，是年从四位上右兵卫督藤敏行卒。历仕贞观以来五朝，能倭歌，且有能书之名，多写佛经。且其墨痕传于渤海。续本朝通鉴，三。

八年四月，法皇赐书于渤海国裴颋，托名称栖鹤洞居士、无名氏，附璆遣之。颋，璆父也。先是入朝，六月裴璆归国。领客使藤博文招文士数辈于鸿胪馆，设宴赋诗饯之。拟文章生大江朝纲作之序。序见文征。裴璆读之，至雁山鸿胪之

句，击节叹赏之。朝纲之名，由是始著，时岁二十四。今般菅淳茂逢裴璆曰：裴文籍后闻君久管礼部，孤见我新，盖追忆元庆往事也。璆过越前时，都在中为掾，在国邂逅。临别饯之曰：与君后会应无定，从此悬望北海风。璆感赏之。朝议谓在中私与外国使赠答，可免其官。然以璆褒其句，播名于异域，故宥之。同上。

二十年五月，裴璆著貂裘一领，以为珍奇自夸。重明亲王乘鸭毛车，著黑貂裘八袭，以参朝。璆望见之大惭。裴璆归国，文士数辈会于鸿胪馆，作诗饯之，纪在昌作序。序见文征。同上，五。

延长八年四月，裴璆称东丹国使来丹后。天皇遣使问曰：本是渤海，何称东丹国使乎？璆等对曰：渤海为契丹破灭，改名东丹。臣等今降为东丹之臣云云。诏责之曰：朕闻渤海之于契丹，世仇之国也。今汝怀二心，朝秦暮楚，为人臣者，岂一日如此乎哉。璆等叩头谢罪。献过状曰：臣等背真向伪，争善从恶，不救先主于涂炭之间，猥谄新主于兵戈之际云云。同上，六。

开成四年，日本承和六年。八月十三日，时在登州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闻相公已下九只船在青山浦，更有渤海交关船同泊彼浦。十五日，寺家设餺饨饼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仍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续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絃，以昼续夜，三箇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其渤海为新罗罚，才有一千人向北逃去，向后却来依旧为国，今唤渤海国之者是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二。

五年三月二日，登州都督府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中略。二十日早发西行自北海县发。二十里野中，逢渤海使从上都归国。中略。二十二日朝衙入州青州。见录事司法，次到尚书押两蕃使衙门。即押新罗渤海两蕃。合邓都使通登州牒。都使出来传语唤入，使宅尚书传语云：且归寺院，续有处分。中略。二十八日，登州留后官王李武来院相看，便闻渤海王子来到，拟归本乡，待敕使来发去。同上。七月一日，取竹林路。从竹林寺前向西南逾一高岭，到保磨镇国金阁寺，坚固佛菩萨院，宿遍台。供养主僧义圆亦归汾州去，今日从花严寺续后夹同院宿。院僧茶语云：日本国灵仙三藏昔住此院二年，其后移向七佛教诫院亡过。彼三藏自剥手皮，长四寸，阔三寸，画佛像，造金铜塔安置。今见在当寺金阁下，长年供养云云。二日，共义圆供主等及寺中数僧开金阁，见灵仙圣人手皮佛像，及金铜塔。三日，斋后从台顶向南下行十七里许，于谷里有一院，屋舍破落，无人在。为名七佛教诫院额题云：八地超兰若日本僧灵仙曾居此处身亡。渤海僧贞素哭灵仙上人诗于板上书，钉在壁上，写之如后。诗见文征。太和二年，四月，十四日书。于小窟中安置。南行三里许，到大历灵境寺，向老宿问灵仙三藏亡处。乃云：灵仙三藏先曾多在铁懃兰若及七佛教诫院后来此寺，住浴宝院，被人药杀，中毒而亡。过弟子等埋殡，未知何处云云。同上，三。

今世之人，必以击胜为君，纵非我朝，佥在人国。如去延长年中大赦，一作延。契王以正月一日讨取渤海，改东丹国掌领也。盍以力虏领哉，加于众力之上，战讨经功也。将门记。

论曰：余遍览中外载籍，搜辑渤海遗闻，凡得三百六十余事，成总略二卷。自谓过前人所获，然而未能备也。大抵

见存载籍之涉于渤海者，约分二类：一曰自唐迄元之作，皆录渤海一族史事，即总略之所载是也；一曰自明讫今之作，多摭旧闻，系以论证，此又总略之支与流裔也。近贤撰述之体，往往自注所出，以明语有来历，意非不美，然亦不能一概论之。本编之作，有纪、有表、有传、有考，一段之文，分隶数篇，或以违异，竟从割弃。倘用自注之例，势难尽瞻其全。于是取纂辑之所从出者，汇为一编，凡所取材，灿然具在，语各有当，不厌求详。然则总略之辑，有不容或缓者矣。尝试论之，纪、表、传、考如江河，而总略则其泉源也。纪表、传、考犹黼黻，而总略则其丝缕也。无泉源何以致浩瀚之观，无丝缕何以成文章之美。是故舍本谓之逐末，原始乃能要终。总略之辑，亦如是已。若乃免去重复，力避抵牾，则纪、表，传、考之所有事， 而非总略之职志也。 以此为讥，盖无当焉。

卷三 世 纪

渤海国志一

渤海高王，名祚荣，姓大氏，靺鞨粟末部人，乞乞仲象之子也，或云高丽别种。靺鞨之先，出自肃慎，肃慎启自有虞，一名挹娄。在南北朝之世，则曰勿吉，亦名靺鞨，居太白山之北。凡分七部：其一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其三曰安车骨部，在伯咄之东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之东；其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之东； 其六曰黑水部， 在安车骨之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之东南。每部之间，远者三四百里，近亦二百里。粟末、白山二部，皆近高丽，高丽盛时，皆臣属之。唐灭高丽，并其地，部众多奔散。粟末之酋，名乞四比羽者，同乞乞仲象率家属徙居营州，附于契丹，仲象官大舍利。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大酋李尽忠反，杀营州都督赵翙，唐发兵讨之。比羽、仲象畏罪，又以靺鞨故地空虚，乃率所属，亡命东奔。武后赦其罪，封比羽为许国公，仲象为震国公。比羽不受命，后诏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卒，祚荣嗣领其众，引残

瘐遁去，楷固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及靺鞨之兵以拒之，楷固大败，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附突厥，道绝，唐兵不能讨。祚荣遂并比羽之众，东度辽水，保靺鞨之故地，阻奥娄河，据东牟山，筑城居之，其地直营州之东二千里。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遗人俱为编户，高丽余烬亦稍稍归之。

元年，即唐武后圣历元年也，祚荣自立为震国王，震一作振。仍称靺鞨。是为建国之始。王以其父仲象尝官大舍利，遂以大为氏，遣使通于突厥。

八年，唐中宗复位，遣侍御史张行岌来招慰，遣子门艺随行岌朝唐，遂留宿卫。唐将遣使册拜，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得达。

十四年冬十一月，遣使贡方物于唐。

十六年冬，唐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卿 忻，一作訢。来册拜王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並以其嫡子武艺为桂娄郡王。自是始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遣王子 失其名。朝唐，十二月至长安，奏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玄宗许之。是岁，子门艺自唐放还。

十七年夏，崔忻还唐。

十九年冬闰十二月，遣大首领 失其名。朝唐。

二十年夏五月，遣使朝唐，並献方物。

二十一年春二月，遣使朝唐。

二十二年春三月丁酉，王薨，遣使赴唐告哀。夏六月丁卯，玄宗诏赠特进，赐物五百段，遣左监门率上柱国吴思谦摄鸿胪卿持节充使前来弔祭，国人上谥曰高王。高王之世，有胜兵数万，辟地二千里，编户十余万，尽得沃沮、朝鲜海

北诸地，南与新罗以泥河为界，东穷海，西邻契丹，北至黑水靺鞨，颇有文字及书记，具有开国规模焉。

武王，名武艺，高王之世子也，初封桂娄郡王。高王七年三月，王薨，武艺嗣立。八月。唐遣使册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按：册府元龟，九百六十七，又有九姓燕然都督六字。是岁，唐置平卢节度使，经略管内诸蕃，治于营州。

仁安元年春正月，改元，用即位明年改元之例，下仿此。并建年号曰仁安。秋八月，唐册王嫡男都利行为桂娄郡王。九月，唐遣左骁卫郎将摄郎中张越来约共讨奚、契丹。

二年，遣大首领失其名。朝唐，以冬十一月至，拜官折冲，放还。

三年，遣大臣味勃计朝唐，并献鹰，以冬十一月辛未至，授官放还。是岁，与黑水靺鞨同遣使，请吐屯于突厥。

四年冬，遣臣贺祚庆朝唐，贺明年正旦。

五年春二月乙巳，贺祚庆至唐，赐帛放还。冬，遣大首领乌借芝蒙芝，一作支。朝唐，贺明年正旦，并贡方物。

六年春正月，乌借芝蒙至唐，授官放还。遣首领谒德朝唐，以夏四月甲子至，授官放还。遣弟昌勃价朝唐，以五月至，授官留宿卫。是岁，黑水靺鞨朝唐，唐以其地为黑水州。王疑黑水靺鞨与唐通谋，发兵击之。

七年，遣世子都利行朝唐，献貂鼠，以春三月乙酉至，夏四月乙丑授官留宿卫。遣子义信朝唐，献方物。命弟门艺及任雅，发兵击黑水靺鞨。旋遣大壹夏代门艺，门艺奔唐，唐授门艺左骁卫将军。遣臣马文轨、葱勿雅朝唐，表请诛门艺。冬十一月辛丑，义信至唐，马文轨、葱勿雅至唐，唐处门艺于安西，并留文轨等不遣，别遣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来

谕旨。

八年春，遣臣李尽彦赍表朝唐，唐复遣内使来谕旨。夏四月丁未，唐放留宿卫王弟昌勃价及首领等还国，並授官爵，赐帛有差。玄宗降书，慰劳王，赐彩练一百疋。秋八月，遣弟宝方朝唐，遣郎将高仁等二十四人聘于日本，至虾夷，仁等多被杀害，同行高斋德等八人仅免，九月庚寅至日本。冬十月，遣使失其名。朝唐，献方物。

九年夏四月癸未，王世子都利行卒于唐，赠官及绢粟，命有司吊祭，遣丧还国。秋，高斋德同日本聘使引田从麻吕来。遣臣菸夫须计朝唐，以九月壬寅至，授官放还。

十年，遣弟胡雅朝唐，以春二月甲子至，授官留宿卫。三月壬寅，遣使朝唐献鹰。癸卯，遣使献鲻鱼于唐，赐帛二十疋。遣还。秋八月丁卯，遣弟琳朝唐，授官留宿卫。是秋。日本聘使归国。冬，遣弟郎雅朝唐，贺正並献方物。

十一年春正月戊寅，郎雅至唐，赐帛。二月戊寅，遣臣智蒙朝唐，献方物及马，授官赐物放还。夏五月己酉，遣臣乌那达利朝唐，献海豹皮、貂鼠皮、玛瑙杯及马，授官放还。秋九月乙丑，遣使朝唐，献方物，赐帛放还。

十二年，遣使失其名。朝唐贺正，以春二月癸卯至，授官将军赐帛一百疋放还。遣其大姓取珍等百二十人朝唐，以冬十月癸巳至，授官放还。

十三年秋，契丹遣使约攻唐。九月乙巳，遣大将张文休率兵越海，攻唐登州，杀其刺史韦俊。又以兵趋幽州，至马都山，唐平卢先锋乌承玼御之。又以石塞其归路，兵不得逞。玄宗命左领军将军盖福顺发兵，遣门艺往幽州征兵来讨，並遣使征新罗兵以攻南境。

十四年春，唐及新罗兵俱无功而退。是岁，密遣使至唐东都，假刺客刺门艺，未中。唐捕刺客杀之，唐窜王弟郎雅等 郎，一作朗。于岭南。遣大诚庆朝唐，上表悔过。玄宗以书谕之。突厥遣使来请会攻奚、契丹。王欲执送其使，表请于唐，不许。唐赦郎雅等罪，放还。

十六年，遣子蕃朝唐，授官放还。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首领聿弃计朝唐，授官赐帛放还。是冬，遣大首领木智蒙朝唐。

十八年春正月，木智蒙至唐。夏四月丁未，遣臣公伯计朝唐，献鹰鹘，授官 将军。放还。秋八月戊申，遣大首领多蒙固朝唐，並送水手及落没人，以八月至，玄宗授以官，又作书与王，赍还。王薨，遣使赴唐告哀，国人上谥曰武王。武王之世，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皆畏臣之。

文王，名钦茂，武王之中子也。仁安十八年，武王薨，钦茂权知国务。

大兴元年春正月，改元。夏六月辛巳，唐遣内侍段守简来册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为左金吾大将军、按，一作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王承唐诏，赦其境内，遣使朝唐，请写汉书、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唐礼，玄宗许之。秋八月，遣使 失其名。随守简朝唐，並贡貂鼠皮一千张、乾文鱼百口。

二年，遣弟勖进献鹰于唐，以春二月丁未至，赐宴，授官，留宿卫。遣都督胥要德及已珍蒙等聘于日本，並送日本朝唐使平群广成归国。要德溺于海，珍蒙等以秋七月癸卯至日本。冬十月乙亥，遣臣受福子 受，一作优。来唐谢赐，赐，一作恩。授官放还。

三年春二月，唐以王斛斯为平卢军节度使，加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使，遂为故事。夏四月，已珍蒙等同日本聘使大伴犬养来。秋，日本聘使归国。是年，遣使失其名。献貂鼠皮于唐。

四年，遣臣失阿利朝唐贺正旦，以春二月己巳至，授官放还。夏四月，遣使失其名。进鹰鹘于唐。秋八月乙未，唐以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兼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

五年春正月壬子，唐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押渤海蕃使如故。

六年，遣弟蕃朝唐，以秋七月癸亥至，授官留宿卫。

九年，遣使朝唐贺正，以春三月至。冬，遣使失其名。朝唐，贺明年正旦。是岁，国人及铁利部人千一百余贾于日本。船至出羽登陆，守臣寻给衣粮放还。

十年春正月，使至唐，並献方物。

十二年春三月，遣使献鹰于唐。

十三年春三月，遣使献鹰于唐。

十五年秋，遣臣慕施蒙等七十五人聘于日本。

十六年，遣使朝唐贺正，以春三月至。夏，慕施蒙等还自日本。冬，遣使朝唐，贺明年正旦。

十七年春正月，使至唐。

十八年，徙都上京龙泉府，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唐加王特进、太子詹事，后又进为太子宾客。是冬，唐有安禄山之乱。

十九年夏四月，唐以刘正臣为柳城太守、平卢节度使，兼陆运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秋，平卢留后徐归道遣果

毅都尉行柳城郡兼四府经略判官张元涧来征兵马，且曰：今年十月，合诸军击禄山，请王发骑四万来会。王留元涧未遣。是年十二月，归道叛附禄山，王遂不果发兵。

二十年夏四月，权知平卢节度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奉唐帝敕书来聘。

二十一年，日本遣小野田守等六十八人来聘。秋，遣将军杨承庆等二十三人同往报聘。

二十二年春，杨承庆同日本入唐使高元度来。冬，遣将军高南申送日本遣唐使内藏全成等归国。遣臣杨方庆朝唐，贺明年正旦，偕高元度同往。

二十三年春，高南申等同日本聘使阳玲璆来。冬，日本聘使归国。

二十四年冬，日本遣臣高丽大山来聘，卒于中途，其副使伊吉益麻吕来。是岁，唐营州陷于奚，平卢节度移驻青州，称平卢淄青节度使。

二十五年，唐诏以渤海为国，进封王为渤海国王，加检校太尉。秋，遣行政堂省左允王新福等二十三人同伊吉益麻吕聘于日本。

二十六年春，王新福同日本送使板振镰束来。冬，唐使内常侍韩朝彩同日本留学僧戒融来。十月，戒融同镰束归国。是岁，日本来留学音声人内雄业成归国。

二十七年春，韩朝彩转赴新罗。是岁，遣臣王诞朝贡于唐。

二十八年，唐以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兼押渤海蕃使授李正己为使。自是，正己每岁来市名马不绝。

二十九年，唐加拜王司空兼太尉。

三十年夏五月，秋八月、九月，冬十一月、十二月，皆遣使朝贡于唐。

三十一年春三月，冬十二月，皆遣使朝贡于唐。

三十四年夏，遣大夫壹万福等三百二十五人聘于日本。

三十五年夏五月，遣使朝贡于唐。秋九月，壹万福渡海遇风不得还。

三十六年春二月乙丑，遣聘日本副使慕昌禄卒于日本。夏四月，遣使朝唐，並献方物。遣臣乌须弗等四十人聘日本，並査询壹万福等著落。六月，遣使朝唐贺正。是夏，壹万福同日本聘使武生鸟守来。秋，乌须弗还自日本。冬，武生鸟守归日本。十一月、闰月，皆遣使朝贡于唐。留唐宿卫王子，失其名。私取修龙衮事发，鞫之辞云：慕中朝文物，故欲得之。代宗释其罪，不问。十二月，遣使朝贡于唐。

三十七年春正月，遣使朝贡于唐。二月辛卯，唐代宗放留质王子英俊还国，並御殿延见。冬十二月，遣使朝贡于唐。

三十八年春正月，夏五月、六月，冬十二月，皆遣使朝贡于唐。

三十九年，王妃卒。冬，遣司宾少令史都蒙等一百六十七人聘于日本，並致王妃之计，海中遇风，仅四十六人得全。

四十年春正月辛酉，遣使献日本国舞女十一人及方物于唐。二月，遣使献鹰于唐。夏四月壬寅，遣使朝贡于唐。是夏，史都蒙同日本送使高丽殿嗣来。冬十二月，复遣使往朝唐。

四十一年秋，遣臣张仙寿送高丽殿嗣归日本，並致聘。

四十二年春，张仙寿还自日本。夏闰五月丙子，唐诏停渤海岁贡鹰鹘。秋，遣高泮弼等聘于日本。冬，泮弼等还。

四十三年冬十月，遣使朝贡于唐。

四十五年夏五月，遣使朝贡于唐。秋，唐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兼淄青等州节度，兼押渤海蕃使。

四十八年，徙都东京龙原府。

四十九年秋，遣李元泰等六十五人聘于日本，海中遇风，漂著虾夷，被劫略，仅四十一人得全。

五十年春，李元泰等还自日本。

五十四年春正月，遣臣大常靖朝唐贺正。夏五月戊辰，授官放还。秋八月，王子贞干干，一作翰。朝唐，请备宿卫。

五十五年夏四月，遣使朝贡于唐。秋八月辛卯，唐以李师古为平卢淄青等州节度观察、海运陆运押渤海蕃等使。冬闰十二月，遣押靺鞨使杨吉福等三十五人朝贡于唐。

五十七年成王中兴元年。春，王薨，国人上谥曰文王。文王在位最久，迁都二次，谨于事唐，一岁至四五朝，其贤于乃父远矣。

废王，名元义，文王之族弟也。大兴五十七年春，文王薨，世子宏临早卒，元义嗣位。二月壬戌，遣王子清允等三十余人朝唐，授官有差。元义立数月，遇下猜虐，国人杀之。

成王，名华玙，文王之孙，宏临之子也。元义遇弑，国人共推华玙为王，改元中兴，即大兴五十七年也。还都上京龙泉府，自是遂定都焉。冬，王薨，国人上谥曰成王。

康王，名嵩璘，文王之少子也。中兴元年冬，成王薨，

嵩璘权知国务。

正历元年春正月，改元。二月乙巳，唐遣内侍殷志瞻来册嵩璘为渤海郡王，兼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冬，遣郎中吕定琳等六十人聘于日本，並告哀。冬十一月，都督密阿古等二十二人朝唐，拜官放还。

二年夏，吕定琳同日本送使长广岳来。秋，长广岳归日本，备书赍还。

四年，王以唐但授郡王、将军，遣使朝唐理叙，进册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渤海国王，依前忽汗州都督。王任能信及蕃长茹富仇朝唐。夏，日本遣臣内藏贺茂持国书来聘。冬十一月戊申，唐授能信等官，放还。是冬，遣左熊卫都将大昌泰等同内藏贺茂至日本答聘。

五年夏，大昌泰同日本送使滋野船白来。秋，遣滋野船白还日本。

十年冬十一月，遣使朝贡于唐。

十一年，遣使朝唐，加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

十二年冬十月，唐加王检校太尉，又以李师道为平卢淄青节度副大使、海运陆运押渤海蕃使。冬十二月丙戌，遣使朝贡于唐。

十三年春，遣杨光信朝唐，进奉端午，不待放还，逃至潼关被执，送唐京鞫之。秋八月，唐以建王审遥领郓州大都督、淄青平卢等州节度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渤海蕃等使。冬十二月，遣使朝唐。

十四年冬，遣使朝唐。

十五年春正月戊戌，使至唐， 宪宗御殿延见， 赐物。秋，遣和部少卿高南容聘于日本。王薨，国人上谥曰康王。

定王，名元瑜，康王之子也。正历十四年，康王薨，元瑜权知国务。唐遣中官元文政来吊祭，並册元瑜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国王。

永德元年春正月，改元，遣臣高才南等朝唐。夏，高南容还自日本，同行首领高多佛留于日本。秋，再遣高南容聘于日本。冬十一月，遣子延真等朝唐，献方物。

二年夏，高南容同日本聘使林东人来。秋，遣林东人归日本。冬，遣使朝贡于唐。

三年春正月癸酉，使至唐，宪宗御殿 麟德殿。延见，赐宴。甲申，赐官告 三十五通。及衣。一袭。王薨，国人上谥曰定王。

僖王，名言义，定王之长弟也。永德三年，定王薨，言义权知国务。是岁冬十二月，遣使朝贡于唐，並告哀。

朱雀元年春正月，改元。是月，唐遣内侍李重旻往册言义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冬十二月，王子 失其名。及辛文德等九十七人朝唐。丙午，宴赐。

二年春正月，遣臣高礼进等三十七人朝贡于唐，献金银佛像各一。二月己丑，宪宗御殿延见，赐宴有差。秋，遣臣王孝廉、高景秀等聘于日本。冬十二月，遣使献鹰鹘于唐。十二月，遣臣大孝真等五十九人朝唐。

三年，遣臣卯贞寿、大昌庆等朝唐。春正月丁酉，赐卯贞寿等官告，放还。二月甲子，授大昌庆等官告，放还。三月丙子，遣臣朝唐，赐官告，放还。夏六月，王孝廉卒于日本。秋七月，王子庭俊等一百一人朝贡于唐。

四年，遣臣高宿满、大诚慎等朝贡于唐。春二月癸卯，

赐物。庚戌，授高宿满等二十人官並国信，放还。三月甲戌，赐大诚慎等物。夏，高景秀等还自日本。冬十一月，遣使朝贡于唐。

五年春二月，遣使朝唐。王薨，国人上谥曰僖王。

简王，名明忠，僖王之弟也。朱雀五年，僖王薨，明忠嗣立为王。

太始元年春正月，改元。二月，王薨，遣使朝唐，且告哀。国人上谥曰简王。

宣王名仁秀，简王之从父也，其四世祖野勃，高王弟也。太始元年春二月，简王薨，仁秀权知国务。三月，遣臣李继常等二十六人朝唐告哀。夏五月，一作四月。唐遣使册仁秀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冬，遣臣慕感德等聘于日本。

建兴元年春正月，改元。是春，慕感德等还自日本。冬，遣臣李承英等聘于日本。

二年春，李承英等还自日本。闰正月，遣使朝唐。是月，加仁秀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二月，唐穆宗御殿麟德殿。延见使臣，宴赐有差。秋七月，唐以平卢节度使薛平加押渤海蕃使，赐印置官。冬十二月，遣使朝贡于唐。

三年，遣侄大公则同慎能至等朝唐，授官有差。冬，遣政堂省左允王文矩等聘于日本。

四年春正月，遣使朝贡于唐。壬子，穆宗御殿麟德殿。延见，宴赐有差。是春，王文矩等还自日本。

五年，遣侄大多英同大定顺等朝唐，授官有差。冬，遣臣高贞泰等百有一人聘于日本。

六年春，遣臣大聪睿等五十人朝唐，请备宿卫。夏，高

贞泰等还自日本。

七年春三月，遣使朝唐。冬，遣臣高承祖等百三人聘于日本。

八年春正月，遣使朝唐。夏，高承祖还自日本。自是，日本约以每十二年通聘一次，永以为例，亦不答聘。

九年夏四月，遣使十一人朝唐，癸巳，文宗御殿麟德殿。延见，宴赐有差。冬，遣使朝唐，贺明年正旦，又遣臣王文矩等聘于日本。

十年夏，王文矩等还自日本。朝唐使还，遇风，溺于海。冬十二月，遣使朝唐。己卯，文宗御殿麟德殿。延见，宴赐。

十一年冬十二月，遣使朝唐。

十二年，王薨，国人上谥曰宣王。宣王之世，南定新罗，北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並厘定京、府、州、县之名，国势甚盛。

□王，名彝震，宣王之孙也，父新德，早卒。建兴十二年，宣王薨，彝震权知国务。是岁十二月，遣使朝唐告哀。

咸和元年春正月，改元。是月己丑，唐遣使册彝震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冬十一月，遣使朝贡于唐。

二年春二月，遣子明俊等六人朝唐。丙辰，文宗御殿延见，宴赐有差，寻放还。唐遣内侍王宗禹来，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冬，王宗禹还唐。

三年春正月，遣同中台省右平章事高宝英朝唐，谢册命。仍遣学生解楚卿、赵孝明、刘宝俊三人，随宝英赴唐都留学。前遣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三人，至是业成，宝英请递乘归本国，唐许之。二月，王子光晟等六人朝唐。

己卯，文宗御殿延见，宴赐有差。

五年，是岁幽州节度府遣行军司马张建章赍书来聘。

六年夏六月，运熟铜至唐交易。唐淄青节度使奏以将到，请不禁断。遣子明俊等十九人朝贡于唐，贺明年正旦，以冬十二月至。又随行学生十六人，留于青州。

七年春正月癸巳，唐文宗御殿延见明俊等，宴赐有差。唐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

八年春二月，遣使朝唐。辛卯，文宗御殿麟德殿。延见，赐物有差。

九年冬十二月，王子延广朝贡于唐。

十一年冬，遣政堂省左允贺福延等百五人聘于日本。

十二年夏，贺福延等还自日本。

十六年春正月，遣使朝唐。己未，武宗御殿延见，宴赐有差。朝于宣政殿，对于麟德殿，赐食于内亭子，仍赍锦彩器皿。己丑，王子大之萼朝贡至唐。

十八年冬，遣永宁县丞王文矩等百人聘于日本。

十九年夏，王文矩还自日本。

二十七年，王薨，史失其谥。

□王，名虔晃，彝震之弟也。咸和二十六年，王彝震薨，虔晃权知国务，遣使告哀于唐。

□□元年春正月，改元。史失其年号。二月，唐册虔晃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冬，遣政堂省左允乌孝慎等百四人聘于日本。

二年秋，乌孝慎等还自日本。

三年冬，遣臣李居正等百五人聘于日本。

四年夏，李居正等还自日本。

十四年，王薨，史失其谥。

□王，名玄锡，虔晃之孙也。□□十四年，王虔晃薨，玄锡嗣立。冬，遣政堂省左允杨成规等百五人聘于日本。

□□元年春正月，改元。史失其年号。夏五月，杨成规等在日本互市，寻还。

二年春，遣臣门孙宰、崔宗佐、大陈润等朝唐，贺平庞勋之乱，海中遇风，三月，漂著日本。

三年夏，门孙宰等还自日本。

五年冬，遣政堂省孔目官杨中远等百五人聘于日本。

六年夏，杨中远还自日本。

十一年冬，遣文籍院少监裴颋等百五人聘于日本。

十二年夏，裴颋还自日本。

十八年冬十月己未朔，唐以崔安潜为平卢军节度观察、押渤海蕃使。

十九年春三月辛亥朔，唐以王师范为平卢军节度观察，押渤海蕃使。

二十年冬，遣文籍院少监王龟谋等百五人聘于日本。

二十一年秋，王龟谋等还自日本。

二十三年，王薨，史失其谥。王之世，凡四遣使朝唐，又遣诸生至唐京习古今制度，归而放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遂为海东盛国。

□王玮瑎，不详其世。□□二十三年，王玄锡薨，玮瑎嗣立，遣使告哀于唐。是冬，遣文籍院监裴颋等百五人聘于日本。

□□元年春正月，改元，史失其年号。唐加册封。

二年夏，裴颋等还自日本。

十二年，遣国相乌炤度朝贡于唐，其子光赞同来，应宾贡试，进士及第。是年，王薨，史失其谥。

末王，名諲譔，不详其世。疑为玮瑎之子。□□十三年，王玮瑎薨，諲譔嗣立。

□□元年春正月，改元。史失其年号。夏四月，朱温篡唐，国号梁，唐亡。五月戊寅，遣王子昭顺贡海东物产于梁。冬，遣文籍院少监裴璆聘于日本。

二年春正月，遣殿中少令崔礼光等朝梁，授官赐物有差。夏，裴璆等还自日本。

三年春三月辛未，遣相大诚谔朝梁，並进方物。

五年秋八月戊辰，遣使朝梁，並贡方物。

六年夏五月丁亥，王子光赞赍表朝梁，並进方物。闰五月戊申，梁厚赐遣还。

九年，是岁契丹辖底携其二子来奔，未几，夺良马逸去。

十二年春二月，遣使贡于契丹。冬十二月，梁以朱珪充平卢军节度、淄青登莱等州观察处置、押渤海蕃等使。

十三年春二月，契丹掠国人实辽阳。冬，再遣裴璆等聘于日本。

十四年夏，裴璆等还自日本。是岁，新罗王子弓裔之部将王建自立，国号高丽。

十五年春二月，属部达姑众攻新罗，为高丽兵邀击，败还。未几，王遂与高丽修好，並通昏姻。

十七年十月，李存勗灭梁，国号唐。

十八年春正月乙卯，王子禹谟朝贡于唐。夏五月丙辰，遣侄元让贡方物于唐，庚申，赐物有差。是月，遣兵攻契丹辽

州，杀其刺史张秀实，並掠其民以归。秋七月，契丹太祖率兵来攻。八月，遣侄元谦朝唐，授以官。九月，契丹兵无功引去。是岁，吴越国王钱镠遣使来行册封。

十九年春二月辛巳，遣守政堂省和部少卿裴璆朝贡于唐。夏五月乙卯，授以官。王惧契丹见逼，遣使与新罗结援。冬十二月乙亥，契丹太祖率兵並新罗、回鹘、吐蕃、党项、沙陀之众来攻。丁酉夜，围扶余府。

二十年春正月庚申，扶余城陷，守将死之。遣大陈林等一百十六人朝贡于唐。命老相 失其名。率兵御契丹。丙寅，败绩。是夜，上京被围。己巳，王请降，契丹许之。辛未，王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契丹太祖受而释之。甲戌，契丹诏谕各郡县。丙子，契丹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检索兵器，逻卒杀之，王惧不出。丁丑，契丹兵攻城，破之。王请罪，契丹以兵卫王及其族属出城，宿于军中。二月庚寅，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契丹太祖慰劳遣还。甲午，契丹太祖复入城，阅府库物。丙午，改渤海为东丹国，上京为天福城，以子倍为人皇王王之，大赦国内。三月戊午，契丹兵攻长岭府。己巳，安边、鄚颉、定理三府举兵谋恢复，不克，安边府守将二人死之。乙酉，契丹旋师，以王举族西行。夏四月，大陈林等至唐。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复举兵谋恢复，不克。秋七月丙辰，铁州刺史卫钧举兵谋恢复，不克。辛未，契丹卫送王于临潢府西，筑城居之，改王名曰乌鲁古，妃曰阿里只，世子光显及将军申德等率其余众，先后奔高丽。八月辛卯，长岭府陷于契丹，王弟 失其名。率兵攻扶余城，不克，保众而退。于是，凡百有三城，皆入于契丹，渤海国亡。

论曰：余次渤海十五王事为世纪，初颇患其无年月经纬可寻。迨检新唐书渤海传，叙事不纪年月，而旧唐书则有之，旧唐书渤海传所不具者，而本纪则载之。再检册府元龟、唐会要、五代会要、辽史诸书，则事迹愈详，年月愈明，旁涉新罗、高丽、日本诸史，所得益多，取而钩稽排比，渐有友纪可理。夫渤海立国颇久，制度差备，记言记事，必有专官。迨见灭于辽，尽去其籍，始不克明其本末。今于千余年之后，收拾丛残，辑有二百二十九年之事迹，诚非始意所及，不仅慰情胜无矣。抑考渤海末叶事迹，以新唐书所纪为详，只以年月不详，颇费寻检。又，玄锡、玮瑎、諲譔三王，嗣立及薨逝之年，诸书殊无明文。兹虽暂从假定，亦别举证以明之。纪为传考之纲，纪不明其经纬，则传考无所附丽。乙部之体，固宜尔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余辑此编之旨，当亦不外是矣。

卷四 后 纪

渤海国志二

东丹人皇王，名倍，小字图欲，姓耶律氏，契丹太祖阿保机之长子也。幼聪敏好学，外宽内挚，太祖即位，立王为皇太子。

甘露元年 渤海末王諲譔二十四年。春正月，契丹兵攻渤海扶余城，下之。太祖欲括户口，王谏曰：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破之必矣。太祖从其言。王与弟尧骨为前锋，夜围忽汗城，末王諲譔出降，渤海亡。二月丙午，太祖建东丹国，以王为人皇王王之；建元甘露，改忽汗城为天福，准用天子冠服，被十二旒冕，皆画龙象；仍用渤海旧制，建中台等省及百官中台省，置左、右、大、次四相，以叔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 失其名。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赦国内殊死以下，约岁贡布十万端、马千匹于契丹。三月丁卯，太祖幸王宫，命文班林牙突吕不，勒铭于永兴殿壁。乙酉，太祖东还，王率僚属陛辞，作歌以献。太祖谓之曰：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王号泣而出。秋七月丙午，中台省左

大相迭剌卒，遣臣大昭佐等六人，仍沿渤海故事，入唐朝贡。太祖殂于扶余，遗诏以寅底石守太师兼政事令来辅王。后述律氏遣司徒划沙杀于路，更遣安端代王居守。王乃自往奔丧。八月至行在，九月丁卯扶榇至契丹上京。

二年，王在契丹上京。冬十一月，王知其母述律氏欲立其弟尧骨，乃与群臣请于述律氏，而让位焉。尧骨即位，改名德光，是为契丹太宗。当左大相迭剌之卒，新国初建，人心未安，右次相耶律羽之莅事勤恪，威信並行。及太宗即位，羽之上表曰：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择贤辅以抚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国家利害，敢不以闻。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表上，太宗嘉纳之。

三年，王在契丹上京。冬十二月，太宗诏耶律羽之，迁国于东平，即今辽阳城。移渤海民户以实之，並升东平为南京。渤海旧户，惮于迁徙，多亡入新罗、高丽、女真。太宗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契丹富民赡给而隶属之。王归国。

四年夏四月辛酉，王朝于契丹上京。五月，遣高正嗣入唐，贡方物。秋七月乙酉，唐授正嗣官。九月庚午，太宗奉耶律太后如南京，王同行，癸巳，至国。冬十月壬寅，太宗幸王第，宴群臣。是冬，遣裴璆等九十三人聘于日本。

五年春正月，国人王宪等自唐青州泛海归国，为黑水部剽劫。二月己亥，契丹诏修南京，王命翰林学士王继远，撰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立碑于宫门之东，起书楼于西宫。丙午，太宗以渤海俘户赐其弟李胡。丙辰，王同太宗朝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三月辛未，王献白纻于太宗；乙酉，太宗宴王僚属于便殿；庚寅，太宗发南京。夏四月乙未，王先往谒太祖陵，秋，畋于宜州，寻归国。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购书数万卷，置其绝顶，筑堂贮之，颜曰望海，作乐田园诗。是月，裴璆等至日本，被拒，不得入其国都，遂还。秋九月己卯，太宗命舍利普宁来抚慰；庚辰，契丹置王仪卫。冬十月戊戌，太宗谒太祖陵，遣使来赐胙；甲辰，王进玉笛于太宗。王既以位逼见疑，又因增置仪卫，以阴伺动静，益不自安。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王。王因畋海上，使再至，王谓左右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十一月丙辰，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

六年春正月丁卯，契丹太宗如南京。壬申，王至唐京，谒明宗。丁丑，王进印三纽、马十匹，並以毡帐及诸方物献于唐。二月丁酉，幸王第。夏三月辛酉，唐赐王姓东丹，名曰慕华，授检校太保、安东都护、渤海郡开国公，充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同王来部曲五人，唐皆赐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顺义，撒罗曰罗宾德，易密曰易师仁，盖礼曰盖来宾，並授归化、归德等将军、郎将有差。丁亥，太宗至南京，王妃萧氏率其僚属谒之。夏四月，契丹重建中台省于南京，佐国务，改置左右二相，仍受成于

契丹，迁耶律羽之为左相，牒蜡为右相。乙亥，太宗还上京。五月癸亥，王从兄污整自唐青州寄书，问王起居，且欲修朝贡之礼。闰月，左相耶律羽之两上王书，自青州寄唐京。秋九月己亥，唐赐王姓李氏，仍名赞华，改封陇西县开国公。冬十二月，遣臣文成角、高保乂等入唐朝贡。

七年，王在唐京。以下五年俱同。春正月，国相遣使朝贡于唐，赐物有差。二月己卯，王进契丹地图于唐。夏四月癸亥，唐以王为滑州节度使，並以庄宗夫人夏氏嫁之。甲戌，唐遣使聘于契丹，王附致书于太宗。

八年秋七月，唐授文成角、高保乂等官。冬十一月，唐明宗殂，子从厚立。辛丑，契丹太皇太后薨，太宗致书讯王，並告哀。是岁，唐赐王姓李氏，名赞华，镇滑州，以庄宗夫人夏氏嫁之。

九年夏四月，明宗养子从珂弑其主从厚，自立。王自唐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盍讨之。

十年冬十一月，遣南海府都督列周道、政堂省工部卿乌济显，入唐贡方物。

十一年春二月，唐授列周道等官。秋，契丹有侵唐之意。九月辛亥，从珂幸怀州，欲立王为契丹主，不果行。冬十一月，契丹册立石敬塘为帝，是为晋高祖，晋以兵围洛阳。辛巳，从珂穷蹙欲自焚，召王与俱，王不从，乃遣壮士秦继旻、李彦绅害之，王薨，年三十八，有一僧收瘗之。十二月，晋赠王燕王，遣前单州刺史李肃，部署归葬本国。

按：以甘露纪元止于是年，以下依次顺数至国除止。

十二年春正月丙子，王榇自晋北归。是岁，葬于医巫闾山。

十三年，遣使同契丹使聘于南唐。並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鬻之，以其价；市罗纨茶药赍还。

十五年春正月庚寅，王妃萧氏朝于契丹上京。夏六月乙未朔，左相耶律羽之以左次相大素贤不法，奏于太宗，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秋七月丙子，太宗从太后视王妃疾。戊寅，王妃萧氏薨于行所。八月己亥，太宗诏全国吏民为王妃服。王子兀欲继主国政。兀欲名阮，人皇王冢子也。

二十一年秋八月，太宗自将伐晋，兀欲随师往。

二十二年春正月，太宗入汴，杀秦继旻、李彦绅为人皇王复仇也。二月，太宗改国号曰辽，封兀欲为永康王，兀欲弟娄国一作留桂。为滑州节度使，以处王之旧地。夏四月丁丑，太宗北还，殂于栾城。戊寅，诸将奉兀欲即帝位，是为辽世宗。秋七月，入上京。八月壬午朔，尊母萧氏为皇太后。九月丁卯，追谥人皇王曰让国皇帝，陵曰显陵，以其叔祖安端为东丹国主，封明王。

二十三年冬十月壬午，辽以中台省右相牒蜡为南京留守，封燕王。

二十六年秋九月，辽世宗遇弑，以高翰模为中台省右相。

二十七年夏六月壬寅。遣中台省右相高翰模率兵援汉。冬十二月辛亥，明王安端薨。

二十九年秋七月，国人乌斯多等三十人归于周。

三十四年春正月，迁高翰模为左相，寻卒。

四十五年夏四月，辽景宗如东京，即辽阳，原称南京。致奠于让国皇帝及世宗庙。

四十八年秋七月庚辰，以耶律斜里底为中台省左相。

五十四年夏六月，宋太宗既灭北汉，遂乘胜北伐，东丹帅大鸾河、小校李勋等降于宋，宋以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

五十六年秋七月丙午，宋太宗赐乌舍城扶余渤海琰府王诏，约共伐辽。扶余府自辽归于定安国，定安国王乌玄明上表于宋，太宗优诏答之。

五十七年冬十二月庚辰，辽罢东京中台省，东丹国除。

论曰：契丹灭渤海，继建东丹，东丹之王，为耶律氏之子，非大氏之遣胤也，而亦为之作纪，以嗣渤海之后，何也？盖东丹既建，仍用渤海之制，以治其土，臣其臣，子其民，是渤海虽灭，犹未灭也。东丹臣民之往异国者，尝自称曰渤海，而异国之纪载，亦曰渤海使来，不曰东丹，若斯之类，不一而足。不特此也，东丹国除，遗裔犹盛，历辽及金，其势未杀，其所以致此之故，亦可思矣。渤海遗裔事迹，别辑列传于后。兹先次东丹国事，以为之纲，题曰后纪，亦用世纪之例也。

卷五 年 表

渤海国志三

渤海诸王，受唐封号，朝贡不绝。唐亡之后，其事朱梁及后唐也，亦以事唐之礼事之。又能南结新罗，东聘日本，西通契丹，盖以方五千里之地，周旋于数国之间，可谓极事大交邻之能事矣。及其亡也，东丹继建，亦踵其故事，数通中朝，又尝南至南唐，东至日本。矧其遗裔，或徙临潢，或奔高丽，或入女真，历辽及金，屡见纪载。于是，头绪棼如，一事常涉数国，非辅之以表，不能明也。兹先撰年表，以挈其纲，复分撰世系、大事、属部诸表，以张其目。执简驭繁，若金在冶，览斯编者，其或取之。

干支	渤海	唐梁后唐晋汉周宋	辽	日本	新罗	高丽	西历
戊戌	高王祚荣元年	唐武后圣历元年		文武皇二年	孝昭王七年		六九八
己亥	二年	二年		三年	八年		六九九
庚子	三年	久视元年		四年	九年		七〇〇

辛丑	四　年	长安元年		大宝元年	十　年		七〇一
壬寅	五　年	二　年		二　年	圣德王元年		七〇二
癸卯	六　年	三　年		三　年	二　年		七〇三
甲辰	七　年	四　年		庆云元年	三　年		七〇四
乙巳	八　年	中宗神龙元年		二　年	四　年		七〇五
丙午	九　年	二　年		三　年	五　年		七〇六
丁未	十　年	景龙元年		四　年	六　年		七〇七
戊申	十一年	二　年		元明皇和铜元年	七　年		七〇八
己酉	十二年	三　年		二　年	八　年		七〇九
庚戌	十三年	睿宗景云元年		三　年	九　年		七一〇
辛亥	十四年	二　年		四　年	十　年		七一一
壬子	十五年	太极元年即先天元年		五　年	十一年		七一二
癸丑	十六年	玄宗开元元年		六　年	十二年		七一三
甲寅	十七年	二　年		七　年	十三年		七一四
乙卯	十八年	三　年		元正皇灵龟元年	十四年		七一五
丙辰	十九年	四　年		二　年	十五年		七一六

丁巳	二十年	五　年		养老元年	十六年		七一七
戊午	二十二年	六　年		二　年	十七年		七一八
己未	二十三年	七　年		三　年	十八年		七一九
庚申	武王仁安元年	八　年		四　年	十九年		七二〇
辛酉	二　年	九　年		五　年	二十年		七二一
壬戌	三　年	十　年		六　年	二十一年		七二二
癸亥	四　年	十一年		七　年	二十二年		七二三
甲子	五　年	十二年		圣武皇神龟元年	二十三年		七二四
乙丑	六　年	十三年		二　年	二十四年		七二五
丙寅	七　年	十四年		三　年	二十五年		七二六
丁卯	八　年	十五年		四　年	二十六年		七二七
戊辰	九　年	十六年		五　年	二十七年		七二八
己巳	十　年	十七年		天平元年	二十八年		七二九
庚午	十一年	十八年		二　年	二十九年		七三〇
辛未	十二年	十九年		三　年	三十年		七三一
壬申	十三年	二十年		四　年	三十一年		七三二
癸酉	十四年	二十一年		五　年	三十二年		七三三

甲戌	十五年	二十二年		六　年	三十三年		七三四
乙亥	十六年	二十三年		七　年	三十四年		七三五
丙子	十七年	二十四年		八　年	三十五年		七三六
丁丑	十八年	二十五年		九　年	孝成王元年		七三七
戊寅	文王大兴元年	二十六年		十　年	二　年		七三八
己卯	二　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三　年		七三九
庚辰	三　年	二十八年		十二年	四　年		七四〇
辛巳	四　年	二十九年		十三年	五　年		七四一
壬午	五　年	天宝元年		十四年	景德王元年		七四二
癸未	六　年	二　年		十五年	二　年		七四三
甲申	七　年	三　年		十六年	三　年		七四四
乙酉	八　年	四　年		十七年	四　年		七四五
丙戌	九　年	五　年		十八年	五　年		七四六
丁亥	十　年	六　年		十九年	六　年		七四七
戊子	十一年	七　年		二十年	七　年		七四八
己丑	十二年	八　年		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元年	八　年		七四九
庚寅	十三年	九　年		二　年	九　年		七五〇

辛卯	十四年	十　年		三　年	十　年		七五一
壬辰	十五年	十一年		四　年	十一年		七五二
癸巳	十六年	十二年		五　年	十二年		七五三
甲午	十七年	十三年		六　年	十三年		七五四
乙未	十八年	十四年		七　年	十四年		七五五
丙申	十九年	肃宗至德元年		八　年	十五年		七五六
丁酉	二十年	二　年		天平宝字元年	十六年		七五七
戊戌	二十一年	乾元元年		二　年	十七年		七五八
己亥	二十二年	二　年		淳仁皇天平宝字三年	十八年		七五九
庚子	二十三年	上元元年		四　年	十九年		七六〇
辛丑	二十四年	二　年		五　年	二十年		七六一
壬寅	二十五年	宝应元年		六　年	二十一年		七六二
癸卯	二十六年	代宗广德元年		七　年	二十二年		七六三
甲辰	二十七年	二　年		八　年	二十三年		七六四
乙巳	二十八年	永泰元年		称德皇天平神护元年	惠恭王元年		七六五
丙午	二十九年	大历元年		二　年	二　年		七六六

丁未	三十年	二年	神护景云元年	三年		七六七
戊申	三十一年	三年	二年	四年		七六八
己酉	三十二年	四年	三年	五年		七六九
庚戌	三十三年	五年	光仁皇宝龟元年	六年		七七〇
辛亥	三十四年	六年	二年	七年		七七一
壬子	三十五年	七年	三年	八年		七七二
癸丑	三十六年	八年	四年	九年		七七三
甲寅	三十七年	九年	五年	十年		七七四
乙卯	三十八年	十年	六年	十一年		七七五
丙辰	三十九年	十一年	七年	十二年		七七六
丁巳	四十年	十二年	八年	十三年		七七七
戊午	四十一年	十三年	九年	十四年		七七八
己未	四十二年	十四年	十年	十五年		七七九
庚申	四十三年	德宗建中元年	十一年	宣德王元年		七八〇
辛酉	四十四年	二年	桓武皇天应元年	二年		七八一
壬戌	四十五年	三年	延历元年	三年		七八二

癸亥	四十六年	四年		二年	四年		七八三
甲子	四十七年	兴元元年		三年	五年		七八四
乙丑	四十八年	贞元元年		四年	元圣王元年		七八五
丙寅	四十九年	二年		五年	二年		七八六
丁卯	五十年	三年		六年	三年		七八七
戊辰	五十一年	四年		七年	四年		七八八
己巳	五十二年	五年		八年	五年		七八九
庚午	五十三年	六年		九年	六年		七九〇
辛未	五十四年	七年		十年	七年		七九一
壬申	五十五年	八年		十一年	八年		七九二
癸酉	五十六年	九年		十二年	九年		七九三
甲戌	成王中兴元年	十年		十三年	十年		七九四
乙亥	康王正历元年	十一年		十四年	十一年		七九五
丙子	二年	十二年		十五年	十二年		七九六
丁丑	三年	十三年		十六年	十三年		七九七
戊寅	四年	十四年		十七年	十四年		七九八
己卯	五年	十五年		十八年	昭圣王元年		七九九

庚辰	六年	十六年		十九年	哀庄王元年		八〇〇
辛巳	七年	十七年		二十年	二年		八〇一
壬午	八年	十八年		二十一年	三年		八〇二
癸未	九年	十九年		二十二年	四年		八〇三
甲申	十年	二十年		二十三年	五年		八〇四
乙酉	十一年	二十一年 顺宗永贞元年		二十四年	六年		八〇五
丙戌	十二年	宪宗元和元年		平城皇大同元年	七年		八〇六
丁亥	十三年	二年		二年	八年		八〇七
戊子	十四年	三年		三年	九年		八〇八
己丑	十五年	四年		四年	宪德王元年		八〇九
庚寅	定王永德元年	五年		嵯峨皇弘仁元年	二年		八一〇
辛卯	二年	六年		二年	三年		八一一
壬辰	三年	七年		三年	四年		八一二
癸巳	僖王朱雀元年	八年		四年	五年		八一三
甲午	二年	九年		五年	六年		八一四
乙未	三年	十年		六年	七年		八一五

丙申	四　年	十一年		七　年	八　年		八一六
丁酉	五　年	十二年		八　年	九　年		八一七
戊戌	简王太始元年	十三年		九　年	十　年		八一八
己亥	宣王建兴元年	十四年		十　年	十一年		八一九
庚子	二　年	十五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八二〇
辛丑	三　年	穆宗长庆元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八二一
壬寅	四　年	二　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八二二
癸卯	五　年	三　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八二三
甲辰	六　年	四　年		淳和天皇天长元年	十六年		八二四
乙巳	七　年	敬宗宝历元年		二　年	十七年		八二五
丙午	八　年	二　年		三　年	兴德王元年		八二六
丁未	九　年	文宗太和元年		四　年	二　年		八二七
戊申	十　年	二　年		五　年	三　年		八二八
己酉	十一年	三　年		六　年	四　年		八二九
庚戌	十二年	四　年		七　年	五　年		八三〇
辛亥	□王咸和元年	五　年		八　年	六　年		八三一
壬子	二　年	六　年		九　年	七　年		八三二

癸丑	三　年	七　年		十　年	八　年		八三三
甲寅	四　年	八　年		仁明皇承和元年	九　年		八三四
乙卯	五　年	九　年		二　年	十　年		八三五
丙辰	六　年	开成元年		三　年	僖康王元　年		八三六
丁巳	七　年	二　年		四　年	二　年		八三七
戊午	八　年	三　年		五　年	闵哀王元　年		八三八
己未	九　年	四　年		六　年	神武王元年 文圣王元年		八三九
庚申	十　年	五　年		七　年	二　年		八四〇
辛酉	十一年	武宗会昌元　年		八　年	三　年		八四一
壬戌	十二年	二　年		九　年	四　年		八四二
癸亥	十三年	三　年		十　年	五　年		八四三
甲子	十四年	四　年		十一年	六　年		八四四
乙丑	十五年	五　年		十二年	七　年		八四五
丙寅	十六年	六　年		十三年	八　年		八四六
丁卯	十七年	宣宗大中元　年		十四年	九　年		八四七
戊辰	十八年	二　年		嘉祥元　年	十　年		八四八

己巳	十九年	三年		二年	十一年		八四九
庚午	二十年	四年		三年	十二年		八五〇
辛未	二十一年	五年		文德皇仁寿元年	十三年		八五一
壬申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年	十四年		八五二
癸酉	二十三年	七年		三年	十五年		八五三
甲戌	二十四年	八年		齐衡元年	十六年		八五四
乙亥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年	十七年		八五五
丙子	二十六年	十年		三年	十八年		八五六
丁丑	二十七年	十一年		天安元年	宪安王元年		八五七
戊寅	□王虔晃元年	十二年		二年	二年		八五八
己卯	二年	十三年		清和皇贞观元年	三年		八五九
庚辰	三年	懿宗咸通元年		二年	四年		八六〇
辛巳	四年	二年		三年	景文王元年		八六一
壬午	五年	三年		四年	二年		八六二
癸未	六年	四年		五年	三年		八六三
甲申	七年	五年		六年	四年		八六四

乙酉	八　年	六　年		七　年	五　年		八六五
丙戌	九　年	七　年		八　年	六　年		八六六
丁亥	十　年	八　年		九　年	七　年		八六七
戊子	十一年	九　年		十　年	八　年		八六八
己丑	十二年	十　年		十一年	九　年		八六九
庚寅	十三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　年		八七〇
辛卯	十四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一年		八七一
壬辰	□锡王元玄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二年		八七二
癸巳	二　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三年		八七三
甲午	三　年	僖宗乾符元年		十六年	十四年		八七四
乙未	四　年	二　年		十七年	宪康王元年		八七五
丙申	五　年	三　年		十八年	二　年		八七六
丁酉	六　年	四　年		阳成皇元庆元年	三　年		八七七
戊戌	七　年	五　年		二　年	四　年		八七八
己亥	八　年	六　年		三　年	五　年		八七九
庚子	九　年	广明元年		四　年	六　年		八八〇
辛丑	十　年	中和元年		五　年	七　年		八八一

壬寅	十一年	二　年		六　年	八　年		八八二
癸卯	十二年	三　年		七　年	九　年		八八三
甲辰	十三年	四　年		八　年	十　年		八八四
乙巳	十四年	光启元年		光孝皇仁和元年	十一年		八八五
丙午	十五年	二　年		二　年	定康王元　年		八八六
丁未	十六年	三　年		三　年	真圣王元　年		八八七
戊申	十七年	文德元年		四　年	二　年		八八八
己酉	十八年	昭宗龙纪元　年		宇多皇宽平元年	三　年		八八九
庚戌	十九年	大顺元年		二　年	四　年		八九〇
辛亥	二十年	二　年		三　年	五　年		八九一
壬子	二十一年	景福元年		四　年	六　年		八九二
癸丑	二十二年	二　年		五　年	七　年		八九三
甲寅	□王玮瑎元年	乾宁元年		六　年	八　年		八九四
乙卯	二　年	二　年		七　年	九　年		八九五
丙辰	三　年	三　年		八　年	十　年		八九六
丁巳	四　年	四　年		九　年	孝恭王元　年		八九七

戊午	五　年	光化元年		醍醐皇昌泰元年	二　年		八九八
己未	六　年	二　年		二　年	三　年		八九九
庚申	七　年	三　年		三　年	四　年		九〇〇
辛酉	八　年	天复元年		延喜元年	五　年		九〇一
壬戌	九　年	二　年		二　年	六　年		九〇二
癸亥	十　年	三　年		三　年	七　年		九〇三
甲子	十一年	天佑元年		四　年	八　年		九〇四
乙丑	十二年	昭宣帝天佑二年		五　年	九　年		九〇五
丙寅	十三年	三　年		六　年	十　年		九〇六
丁卯	未王諲譔元年	四年唐亡梁太祖开平元年		七　年	十一年		九〇七
戊辰	二　年	二　年		八　年	十二年		九〇八
己巳	三　年	三　年		九　年	十三年		九〇九
庚午	四　年	四　年		十　年	十四年		九一〇
辛未	五　年	乾化元年		十一年	十五年		九一一
壬申	六　年	二　年		十二年	神德王元年		九一二

癸酉	七年	末帝乾化三年		十三年	二年		九一三
甲戌	八年	四年		十四年	三年		九一四
乙亥	九年	贞明元年		十五年	四年		九一五
丙子	十年	二年	辽太祖神册元年	十六年	五年		九一六
丁丑	十一年	三年	二年	十七年	景明王元年		九一七
戊寅	十二年	四年	三年	十八年	二年	高丽太祖元年	九一八
己丑	十三年	五年	四年	十九年	三年	二年	九一九
庚辰	十四年	六年	五年	二十年	四年	三年	九二〇
辛巳	十五年	龙德元年	六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四年	九二一
壬午	十六年	二年	天赞元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五年	九二二
癸未	十七年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	二年	延长元年	七年	六年	九二三
甲申	十八年	二年	三年	二年	景哀王元年	七年	九二四
乙酉	十九年	三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八年	九二五
丙戌	二十年 渤海亡 东丹甘露元年	明宗天成元年	天显元年	四年	三年	九年	九二六
丁亥	二年	二年	太宗天显二年	五年	四年	十年	九二七
戊子	三年	三年	三年	六年	敬顺王元年	十一年	九二八

己丑	四年	四年	四年	七年	二年	十二年	九二九
庚寅	五年	长兴元年	五年	八年	三年	十三年	九三〇
辛卯	六年	二年	六年	朱雀皇承平元年	四年	十四年	九三一
壬辰	七年	三年	七年	二年	五年	十五年	九三二
癸巳	八年	四年	八年亡	三年	六年	十六年	九三三
甲午	九年	闵帝应顺元年 废帝清泰元年	九年	四年	七年	十七年	九三四
乙未	十年	二年	十年	五年	八年亡	十八年	九三五
丙申	十一年	晋高祖天福元年	十一年	六年		十九年	九三六
丁酉	十二年	二年	十二年	七年		二十年	九三七
戊戌	十三年	三年	会同元年	天庆元年		二十一年	九三八
己亥	十四年	四年	二年	二年		二十二年	九三九
庚子	十五年	五年	三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九四〇
辛丑	十六年	六年	四年	四年		二十四年	九四一
壬寅	十七年	七年	五年	五年		二十五年	九四二
癸卯	十八年	八年	六年	六年		二十六年	九四三
甲辰	十九年	出帝开运元年	七年	七年		惠宗元年	九四四

乙巳	二十年	二年	八年	八年		二年	九四五
丙午	二十一年	三年	九年	九年		定宗元年	九四六
丁未	二十二年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大同元年世宗天禄元年	村上皇天历元年		二年	九四七
戊申	二十三年	隐帝乾佑元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九四八
己酉	二十四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九四九
庚戌	二十五年	三年	四年	四年		光宗元年	九五〇
辛亥	二十六年	周太祖广顺元年	穆宗应历元年	五年		二年	九五一
壬子	二十七年	二年	二年	六年		三年	九五二
癸丑	二十八年	三年	三年	七年		四年	九五三
甲寅	二十九年	世宗显德元年	四年	八年		五年	九五四
乙卯	三十年	二年	五年	九年		六年	九五五
丙辰	三十一年	三年	六年	十年		七年	九五六
丁巳	三十二年	四年	七年	天德元年		八年	九五七
戊午	三十三年	五年	八年	二年		九年	九五八
己未	三十四年	六年	九年	三年		十年	九五九
庚申	三十五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	十年	四年		十一年	九六〇

辛酉	三十六年	二年	十一年	应和元年		十二年	九六一
壬戌	三十七年	三年	十二年	二年		十三年	九六二
癸亥	三十八年	乾德元年	十三年	三年		十四年	九六三
甲子	三十九年	二年	十四年	康保元年		十五年	九六四
乙丑	四十年	三年	十五年	二年		十六年	九六五
丙寅	四十一年	四年	十六年	三年		十七年	九六六
丁卯	四十二年	五年	十七年	四年		十八年	九六七
戊辰	四十三年	开宝元年	十八年	冷泉皇安和元年		十九年	九六八
己巳	四十四年	二年	景宗保宁元年	二年		二十年	九六九
庚午	四十五年	三年	二年	圆融皇天禄元年		二十一年	九七〇
辛未	四十六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二十二年	九七一
壬申	四十七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九七二
癸酉	四十八年	六年	五年	天延元年		二十四年	九七三
甲戌	四十九年	七年	六年	二年		二十五年	九七四
乙亥	五十年	八年	七年	三年		二十六年	九七五
丙子	五十一年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	八年	贞元元年		景宗元年	九七六

丁丑	五十二年	二年	九年	二年		二年	九七七
戊寅	五十三年	三年	十年	天元元年		三年	九七八
己卯	五十四年	四年	乾亨元年	二年		四年	九七九
庚辰	五十五年	五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九八〇
辛巳	五十六年	六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九八一
壬午	五十七年东丹国除	七年	四年	五年		成宗元年	九八二

起戊戌，讫壬午，凡二百八十五年。

卷六　世系表

渤海国志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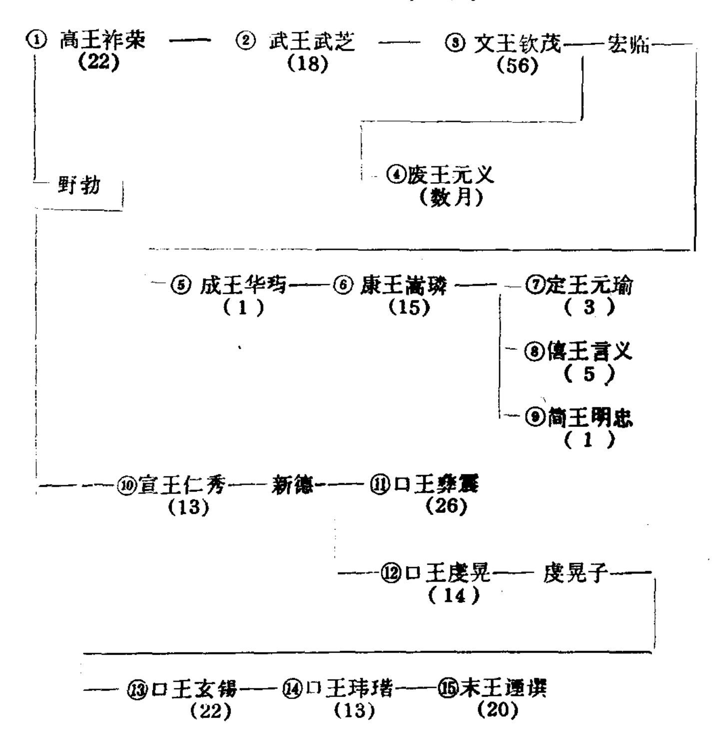
唐武后万岁通天元年	渤海高王大祚荣	东保挹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居之，是为创业之始。
圣历元年	高王祚荣元年	自立为震国王，是为建国之始。按：旧唐书只云，圣历中自立，而圣历只二年，不详其为何年。日本逸史云：文武天皇二年，祚荣始建国。是年正为圣历元年，据此定之。说见丛考。
玄宗开元元年	祚荣十六年	是年，册拜祚荣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又按：新唐书称睿宗先天二年，是年十二月，玄宗改元开元，实系一年，兹从后改年号书之。
开元七年	祚荣二十二年	高王薨，子武艺嗣立。赐册袭封。

开元八年	武王武艺仁安元年	自武艺起，始私行年号。按：渤海王卒，当年改元，或翌年改元，史无明文可考。兹用翌年改元之例，系于开元八年，后仿此。
开元二十五年	仁安十八年	武王薨，子钦茂嗣立。赐册袭封。按：册府元龟谓开元二十年武艺卒，盖记录有误，兹从旧唐书。
开元二十六年	文王钦茂大兴元年	
肃宗宝应元年	大兴二十五年	唐以渤海为国，进封王为渤海国王。
德宗贞元十年	大兴五十七年 成王中兴元年	文王薨，子宏临早卒，族弟元义嗣立。按：钦茂薨于何年，唐书失载，盖未尝来告丧也。续日本纪载，嵩璘致日本国书，有祖钦茂卒于大兴五十七年之语，兹从之。是岁，国人杀元义，推宏临子华玙为王，即钦茂之孙也。按：元义被杀，故无谥，其年号亦失载。华玙嗣立，必当年改元，故系中兴元年于是年。 成王华玙亦薨于是年，子嵩璘嗣立。
贞元十一年	康王嵩璘正历元年	是年二月，受册封为渤海郡王。按：旧唐书纪嵩璘于二月受封，远道告丧，行须经月，则华玙薨于去年，可知。

贞元十四年	正历四年	是年，进封为渤海国王，复旧号。
宪宗元和四年	正历十五年	康王薨， 子元瑜嗣立。 赐册袭封。
元和五年	定王元瑜永德元年	
元和七年	永德三年	定王薨，弟言义嗣立。
元和八年	僖王言义朱雀元年	是年正月，言义赐册袭封，故知元瑜卒于去年。
元和十二年	朱雀五年	僖王薨，弟明忠嗣立。
元和十三年	简王明忠太始元年	简王薨，从父仁秀嗣立。赐册袭封。
元和十四年	宣王仁秀建兴元年	
文宗太和四年	建兴十二年	宣王薨，子新德早卒，孙彝震嗣立。赐册袭封。按：旧唐书谓仁秀卒于太和五年，兹从新书。
太和五年	□王彝震咸和元年	按：彝震以下各王谥号，史均失载。
宣宗大中十一年	咸和二十七年	王彝震薨，弟虔晃嗣立。
大中十二年	□王虔晃元年	按：自虔晃以后，年号失载。按：虔晃嗣位于是年，见旧唐书本纪。又按：以下各王之薨年、立年，史均失载。盖以唐末多故，不能与中国交通也。

懿宗咸通十二年	虔晃十四年	王虔晃薨，孙玄锡嗣立。据日本三代实录王玄锡致日本国书，定为玄锡嗣立之年。
咸通十三年	□王玄锡元年	
昭宗景福二年	玄锡二十二年	王玄锡薨，玮瑎嗣立。
乾宁元年	□王玮瑎元年	按：唐会要载，昭宗乾宁二年，赐渤海王大玮瑎加官较书，则玮瑎之立，必近于是时，故假定是年，为其元年。
昭宣帝天佑三年	玮瑎十三年	王玮瑎薨，諲譔嗣立。
梁太祖开平元年	末王諲譔元年	按：五代会要于梁开平元年始见大諲譔之名，故假定是年为其元年。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即辽太祖天显元年	諲譔二十年	是年正月，諲譔降辽，渤海国亡。

兹更表渤海世系如下：



自唐武后圣历元年高王祚荣建国之日起，讫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末王諲譔降辽之日止，凡传十五世，二百二十九年。

卷七　大事表

渤海国志五

唐武后万岁通天元年	高王大氏祚荣建国前二年	祚荣自营州东奔，度天门岭，保东牟山，筑城居之。
圣历元年	高王祚荣元年	祚荣自立为震国王，是为建国之始，遣使通于突厥。
中宗神龙元年	八年	唐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祚荣遣子门艺入侍。
睿宗景云二年	十四年	遣使贡方物于唐。
玄宗开元元年	十六年	唐遣使册为渤海郡王，是为受唐册封之始。遣子朝唐，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自是，每岁遣使朝唐。门艺自唐归国。
开元四年	十九年	遣大首领朝唐。
开元七年	二十二年	王薨，唐遣使册子武艺袭王。

开元八年	武王仁安元年	唐册王嫡男大都利行为桂娄郡王。唐遣郎将张越来。
开元九年	仁安二年	遣大首领朝唐。
开元十年	仁安三年	遣味勃计朝唐。
开元十二年	仁安五年	遣贺祚庆贺唐正旦。
开元十三年	仁安六年	遣乌借芝蒙贺唐正旦。遣首领谒德朝唐，弟大昌勃价朝唐。
开元十四年	仁安七年	大都利行朝唐，留宿卫。遣子大义信朝唐。遣大门艺、任雅发兵击黑水靺鞨。旋遣大壹夏代门艺，门艺奔唐。遣马文轨、葱勿雅朝唐，请诛门艺。唐不许，遣使来谕旨。
开元十五年	仁安八年	遣李尽彦朝唐，大昌勃价还。遣大宝方朝唐。遣高仁等聘于日本，仁被虾夷所害，仅其属高斋德等八人至日本。
开元十六年	仁安九年	大都利行卒于唐，护丧归国。首领菸夫须计朝唐。高斋德同日本遣使还国。
开元十七年	仁安十年	王弟大胡雅朝唐，弟大琳朝唐。日本聘使还国。
开元十八年	仁安十一年	王弟大郎雅朝唐。遣智蒙朝唐，献马。遣乌那利达朝唐，献物。

开元十九年	仁安十二年	大姓取珍等百二十人朝唐。
开元二十年	仁安十三年	遣将张文休越海攻唐登州，杀刺史。又以兵趋幽州，唐平卢先锋御之，兵不得深入。又发兵讨之，无功。
开元二十一年	仁安十四年	遣人刺大门艺，未中。唐窜大郎雅等于岭南。遣大诚庆朝唐，上表悔过。突厥使来，会攻奚、契丹，却之。唐赦大郎雅等罪，並放还。
开元二十三年	仁安十六年	王子大蕃朝唐。
开元二十四年	仁安十七年	遣首领聿弃计朝唐。又遣首领木智蒙朝唐。
开元二十五年	仁安十八年	遣公伯计朝唐，大首领多蒙固朝唐。王薨，子钦茂嗣立。
开元二十六年	文王大兴元年	唐遣使册钦茂袭王，赦其境内。遣使随唐册使入朝，请写汉书、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唐礼，唐许之。
开元二十七年	大兴二年	王弟大勗进朝唐。遣臣受福子朝唐谢赐。遣胥要德、己珍蒙等聘于日本，胥要德溺于海。
开元二十八年	大兴三年	遣使于唐。己珍蒙等同日本答聘使来。
开元二十九年	大兴四年	遣失阿利朝唐。

天宝二年	大兴六年	王弟大蕃朝唐。
天宝五年	大兴九年	遣使朝唐贺正。
天宝六年	大兴十年	遣使朝唐。
天宝八年	大兴十二年	遣使献鹰于唐，十三年同。
天宝十一年	大兴十五年	遣慕施蒙聘于日本。
天宝十二年	大兴十六年	遣使朝唐。慕施蒙等还。
天宝十三年	大兴十七年	遣使朝唐贺正。
天宝十四年	大兴十八年	徙都上京龙泉府， 唐加王特进。新唐书谓：玄宗之世，渤海共朝献二十九次。
肃宗至德元年	大兴十九年	秋，唐平卢留后徐归道遣判官张元涧来聘。
至德二年	大兴二十年	平卢节度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来聘。
乾元元年	大兴二十一年	日本遣使来聘，遣杨承庆报聘。
乾元二年	大兴二十二年	杨承庆同日本入唐使高元度来。 又遣杨方庆同高元度入唐。遣高南申使日本。

上元元年	大兴二十三年	高南申同日本答聘使来。
上元二年	大兴二十四年	日本遣使来聘。
宝应元年	大兴二十五年	唐诏以渤海为国，进封王为国王，加检校太尉。遣王新福聘于日本。
代宗广德元年	大兴二十六年	王新福同日本答聘使来。唐内常侍韩朝彩来。
广德二年	大兴二十七年	遣王诞朝唐。
大历元年	大兴二十九年	唐加王司空兼太尉。按：旧唐书谓在大历中，兹姑系以此年。
大历二年	大兴三十年	三遣使朝唐。
大历三年	大兴三十一年	两遣使朝唐。
大历六年	大兴三十四年	遣壹万福等聘于日本。
大历七年	大兴三十五年	遣使朝唐。
大历八年	大兴三十六年	五遣使朝唐。遣乌须弗聘日本。壹万福等同日本答聘使来。乌须弗还。
大历九年	大兴三十七年	两遣使朝唐。唐放质子大英俊还国。

大历十年	大兴三十八年	四遣使朝唐。
大历十一年	大兴三十九年	王妃卒。遣史都蒙聘日本。
大历十二年	大兴四十年	四遣使朝唐，並献日本舞女。史都蒙同日本聘使来。
大历十三年	大兴四十一年	遣张仙寿送日本聘使还国。
大历十四年	大兴四十二年	张仙寿还。遣高泮弼聘日本。
德宗建中元年	大兴四十三年	遣使朝唐。
建中三年	大兴四十五年	遣使朝唐。
贞元元年	大兴四十八年	徙都东京龙原府。按：新书只云贞元中徙都， 兹姑系以此年。
贞元二年	大兴四十九年	遣李元泰聘日本。
贞元三年	大兴五十年	李元泰还。
贞元七年	大兴五十四年	遣大常靖、大贞干先后朝唐。
贞元八年	大兴五十五年	遣杨吉福等朝唐。
贞元十年	大兴五十七年 成王中兴元年	遣大清允朝唐。王薨，族弟元义嗣立，国人杀之，立文王孙华玙，是为成王。还都上京。冬成王薨，嵩璘嗣立。

贞元十一年	康王正历元年	唐册嵩璘为郡王。遣吕定琳聘日本。都睿密阿古等朝唐。
贞元十二年	正历二年	吕定琳同日本答聘使来。
贞元十四年	正历四年	唐进册王为国王。日本遣使来聘。遣大能信、茹富仇等朝唐。遣大昌泰聘日本。
贞元十五年	正历五年	大昌泰同日本答聘使来。
贞元二十年	正历十年	遣使朝唐。
贞元二十一年 顺宗永贞元年	正历十一年	遣使朝唐，唐加王检校司徒。
宪宗元和元年	正历十二年	唐加王检校太尉，遣使朝唐。
元和二年	正历十三年	遣杨光信朝唐，逃还被执。遣使朝唐。
元和四年	正历十四年	遣使朝唐。遣高南容聘于日本。王薨，唐遣使册王子元瑜嗣王。
元和五年	定王永德元年	遣高才南及大延真先后朝唐。高南容还。遣高多佛、高南容先后聘日本。
元和六年	永德二年	高南容同日本答聘使来。
元和七年	永德三年	遣使朝唐。王薨。

元和八年	僖王朱雀元年	唐遣使册定王弟言义嗣王。辛文德等朝唐。
元和九年	朱雀二年	遣高礼进等朝唐，献佛像。又遣大孝真朝唐，先后共三次。遣王孝廉等聘日本。
元和十年	朱雀三年	遣卯贞寿、大昌庆、大庭俊等先后朝唐。王孝廉卒于日本。
元和十一年	朱雀四年	遣高宿满、大诚慎等朝唐，先后共朝唐三次。
元和十二年	朱雀五年	王薨，弟明忠嗣王。
元和十三年	简王太始元年	王薨，唐遣使册王从父仁秀嗣王。遣李继常等朝唐。遣慕感德等聘日本。
元和十四年	宣王建兴元年	慕感德等还。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遣李承英聘日本。
元和十五年	建兴二年	李承英还。遣使先后朝唐二次。唐加王检校司空。按：新唐书谓宪宗之世，渤海凡十六朝贡。
穆宗长庆元年	建兴三年	遣大公则等朝唐。遣王文矩聘日本。
长庆二年	建兴四年	遣使朝唐。王文矩还。
长庆三年	建兴五年	遣大多英等朝唐。遣高贞泰等聘日本。

长庆四年	建兴六年	遣大聪叡等朝唐。高贞泰等还。
敬宗宝历元年	建兴七年	遣使朝唐。遣高承祖聘日本。
宝历二年	建兴八年	遣使朝唐。高承祖还。自是日本约每十二年通聘一次。
文宗太和元年	建兴九年	遣使朝唐。遣王文矩聘日本。
太和二年	建兴十年	遣使朝唐。王文矩还。
太和三年	建兴十一年	遣使朝唐。
太和四年	建兴十二年	王薨，遣使赴唐告哀。
太和五年	□王彝震咸和元年	唐遣使册宣王孙彝震嗣王。
太和六年	咸和二年	遣大明俊等朝唐。唐遣内侍王宗禹来，置左右神策军。
太和七年	咸和三年	遣高宝英、大光晟先后朝唐。遣学生三人，入唐太学。先遣学生三人，业成还国。
太和九年	咸和五年	幽州节度、行军司马张建章来聘。
开成元年	咸和六年	遣使朝唐。运熟铜至唐交易。
开成二年	咸和七年	遣大明俊朝唐贺正。学生六人至唐都留学。

开成三年	咸和八年	遣使朝唐。
开成四年	咸和九年	遣大延广朝唐。
武宗会昌元年	咸和十一年	遣贺福延聘日本。
会昌二年	咸和十二年	贺福延还。
会昌六年	咸和十六年	遣使朝唐。遣王子大之萼朝唐。
宣宗大中二年	咸和十八年	遣王文矩聘日本。
大中三年	咸和十九年	王文矩还。
大中十一年	咸和二十七年	王薨，遣使赴唐告哀。
大中十二年	□王虔晃元年	唐册彝震弟虔晃嗣王。遣乌孝慎聘日本。
大中十三年	虔晃二年	乌孝慎还。
懿宗咸通元年	虔晃三年	遣李居正聘日本。
咸通二年	虔晃四年	李居正还。
咸通十二年	虔晃十四年	遣杨承规等聘日本。王薨，孙玄锡嗣立。
咸通十三年	□王玄锡元年	遣崔宗佐、大陈润朝唐。杨承规等在日本互市，旋还。
僖宗乾符三年	玄锡五年	遣杨中远聘日本。
乾符四年	玄锡六年	杨中远还。

中和二年	玄锡十一年	遣裴颋聘日本。
中和三年	玄锡十二年	裴颋还。
昭宗大顺二年	玄锡二十年	遣王龟谋聘日本。
景福元年	玄锡二十一年	王龟谋还。
景福二年	玄锡二十二年	王薨，玮瑎嗣立，遣使告哀于唐。
乾宁元年	□王玮瑎元年	唐加册封。遣裴颋复聘日本。
乾宁二年	玮瑎二年	裴颋还。
昭宣帝天佑三年	玮瑎十三年	遣乌炤度朝唐。王薨，諲譔嗣立。
梁太祖开平元年	末王諲譔元年	遣大昭顺朝梁。
开平二年	諲譔二年	遣崔礼光朝梁。遣裴璆聘日本，旋还。
开平三年	諲譔三年	遣大诚谔朝梁。
乾化元年	諲譔五年	遣使朝梁。
乾化二年	諲譔六年	遣大光赞朝梁。
末帝贞明元年	諲譔九年	契丹辖底及其二子来奔，未几逸去。
贞明四年	諲譔十二年	遣使贡于契丹。

贞明五年	諲譔十三年	契丹掠国人，实辽阳。遣裴璆聘日本。
贞明六年	諲譔十四年	裴璆还。
龙德元年	諲譔十五年	二月，属部达姑众攻新罗，败还。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	諲譔十八	遣大禹谟、大元让先后朝唐。攻契丹， 杀其辽州刺史 张 秀实， 並掠其民。 遣大元让朝唐。契丹兵来攻，旋引去。
同光三年	諲譔十九年	遣裴璆朝唐。遣使聘于新罗。十二月，契丹兵围扶余府。
明宗天成元年	諲譔二十年	正月，扶余府陷于契丹。上京被围，王出降。世子光显及将军申德等奔高丽。二月，改渤海为东丹国。七月， 王 迁 于临潢府。王弟率兵攻扶余城，不克。渤海国亡。

上　渤　海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东丹国人皇王甘露元年	二月，契丹建东丹国于忽汗城，以人皇王王之。渤海世子大光显及将军申德等先后奔高丽。建中台省，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七月，遣大昭佐等入唐。契丹太祖殂，王往奔丧。
天成二年	甘露二年	王留契丹上京， 太 宗 德光即位，右次相耶律羽之表请迁渤海民于辽阳。

天成三年	甘露三年	十二月，耶律羽之迁东丹国于辽阳，并徙其民。王寻归国。
天成四年	甘露四年	四月，王朝于契丹。五月，遣高正祠入唐，贡方物。七月，唐以正祠为太子洗马。九月，太宗奉太后如东丹国，王同归国。遣裴璆等聘于日本。
长兴元年	甘露五年	正月，国人王宪等自唐归国。二月，修南京。三月，王献白纻于太宗。四月，裴璆等至日本， 不得达命而还。 太宗还京，王谒太祖陵，旋归国。九月，太宗命舍利普宁来慰王。十月，太宗遣使来赐胙，唐主遣使跨海密召王。十一月，王浮海奔唐，至洛阳，明宗赐姓东丹，名慕华，拜官，复赐姓李， 名赞华。 王妃萧氏主国事。耶律羽之进位左相。
长兴二年	甘露六年	王在洛阳。三月，太宗如东丹国，王妃萧氏率僚属谒之，从兄污整、左相耶律羽之皆以书讯王。遣文成角入唐朝贡。
长兴四年	甘露八年	唐以文成角为朝散大夫、右神武军长史、奏事右录事、试大理评事，高保乂为朝散郎、右骁卫长史，並赐金紫。
闵帝应顺元年 废帝清泰元年	甘露九年	唐李从珂弑其主，从厚自立。王自唐密报太宗讨之。

清泰二年	甘露十年	遣列周道、乌济显入唐，贡方物。
清泰三年	甘露十一年	二月，唐以列周道为检校工部尚书，乌济显试光禄卿。十一月，石敬塘以契丹兵攻唐，唐主遣人杀王，而后自樊。按：以甘露纪元止于是年，本年后，改以东丹纪年，续甘露之后。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	东丹国十二年	王榇自晋北归，葬于医巫闾山。
天福三年	东丹国十三年	遣使同契丹使聘于南唐。
天福五年	东丹国十五年	正月，王妃萧氏朝于辽。六月，左相耶律羽之以左次相大素贤不法，奏于太宗罢之。七月，王妃萧氏薨于行所，太宗诏东丹吏民为之服。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东丹国二十二年	二月，太宗封人皇王子兀欲为永康王。四月，太宗卒，世宗兀欲即位。九月，追谥其父人皇王曰让国皇帝，以其叔父安端，主东丹国。
隐帝乾佑元年	东丹国二十三年	世宗以中台省右相牒蜡为南京留守。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东丹国二十六年	穆宗以高模翰为中台省右相。

广顺二年	东丹国二十七年	遣右相高模翰率兵援汉。安端卒。
世宗显德元年	东丹国二十九年	国人乌斯多等三十人归于周。
显德六年	东丹国三十四年	正月，迁高模翰为左相。
宋太祖开宝三年	东丹国四十五年	定安国王烈万华因女真使上表于宋。
开宝六年	东丹国四十八年	以耶律斜里底为左相。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	东丹国五十四年	宋太宗伐契丹。东丹帅大鸾河、小校李勋等降于宋。宋以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
太平兴国六年	东丹国五十六年	宋太宗赐乌舍城扶余府渤海琰府王诏，约共伐契丹。扶余府自契丹归定安国。定安国王乌玄明上表于宋，太宗以诏答之。
太平兴国七年	东丹国五十七年	契丹罢中台省，东丹国除，时景宗乾亨四年也。

上　　东　　丹

卷八 属部表

渤海国志六

唐玄宗开元二年	高王十七年	二月，拂涅部首领失异蒙、越喜部大首领乌施可蒙、铁利部大首领闼许离等朝唐。十二月，拂涅部大首领朝唐。
开元四年	高王十九年	闰十二月，拂涅部遣大首领朝唐，赐物三十段，放还。
开元五年	高王二十年	三月，拂涅部遣使献方物于唐。
开元六年	高王二十一年	二月铁利、拂涅两部俱遣使朝唐，各授守中郎将，放还。
开元七年	高王二十二年	正月，拂涅、铁利、越喜三部俱遣使朝唐，各赐帛五十疋。二月，拂涅部遣使献方物于唐。八月，拂涅部遣使献鲸鲵鱼睛、貂鼠皮、白兔貓皮于唐。

开元九年	武王仁安二年	十一月，拂涅、铁利两部大首领朝唐，並拜折冲，放还。
开元十年	仁安三年	闰五月，黑水部酋长倪属利稽来朝，授渤利州刺史，放还蕃。九月，拂涅部首领如价、铁利部大首领买取利等六十八人朝唐，並授折冲，放还。十月，越喜部遣首领茂利蒙朝唐，献方物。铁利部遣可娄计朝唐，授郎将，放还。十二月，黑水部大酋长倪属利稽等十人朝唐，並授中郎将，放还。
开元十一年	仁安四年	十一月，越喜部勃施计、拂涅部朱施蒙、铁利部倪处梨俱来朝唐，並授郎将，放还。
开元十二年	仁安五年	二月，铁利部涘池蒙朝唐，授将军，放还。越喜部奴布利等十二人朝唐，並授郎将，放还。黑水部大首领屋作箇朝唐，授折冲，放还。拂涅部大首领鱼可蒙朝唐，授郎将，放还。五月，铁利部遣使朝唐，授折冲，放还。十二月，越喜部破支蒙朝唐贺正，並献方物。
开元十三年	仁安六年	正月，黑水部遣其将五郎子朝唐贺正，並献方物，授将军，赐紫袍、金带、鱼袋，放还。三月，铁利部大首领封阿利等十七人朝唐。越喜部芯利施、黑水部大首领乌素可蒙、拂涅

		部薛利蒙俱来朝唐，并授折冲，放还。四月，黑水部诸箇蒙朝唐，授果毅，放还。五月，黑水部落职、纥蒙等二人朝唐，授中郎将，赐紫袍、银带、金鱼袋，放还。唐于黑水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及诸部刺史，唐置长史监领之。
开元十二年	仁安七年	武王发兵，击黑水部。
开元十五年	仁安八年	二月，铁利部米象朝唐，授郎将，放还。十一月，铁利部首领失伊蒙朝唐，授果毅，放还。
开元十六年	仁安九年	唐赐黑水部都督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
开元十八年	仁安十一年	正月，拂涅部兀异朝唐，献马四十匹，授左武卫折冲，赐帛三十段，留宿卫。五月，黑水部遣阿布思利朝唐，献方物，赐帛，放还。六月，黑水部大首领倪属利稽等十人朝唐，并授中郎将，放还。
开元二十三年	仁安十六年	八月，铁利、拂涅、越喜三部，俱遣使朝唐，献方物。
开元二十四年	仁安十七年	九月，越喜部遣使献方物。

开元二十五年	仁安十八年	正月，拂涅部首领兀异朝唐，授中郎将，放还。
开元二十七年	文王大兴二年	二月，拂涅部遣使朝唐，献方物。
开元二十八年	大兴三年	二月，越喜部遣臣野古利、铁利部遣臣绵度户俱朝唐，献方物。
开元二十九年	大兴四年	二月，越喜部遣部落乌舍利朝唐贺正，黑水部遣臣阿布利稽朝唐贺正，皆授郎将，放还蕃。三月，拂涅部遣首领那弃勃朝唐贺正，並献方物。
天宝六年	大兴十年	正月，黑水部遣使朝唐贺正，且献方物。
天宝七年	大兴十一年	正月，黑水部遣使贡于唐。三月，黑水部遣使献金银于唐，及六十综布、鱼牙绸、朝霞绸、牛黄、头发、人参。
天宝九年	大兴十三年	正月，黑水部遣使朝唐贺正。
天宝十一年	大兴十五年	十一月，黑水部遣使朝唐。
德宗贞元十八年	康王正历七年	虞娄、越喜两部遣使朝唐。
宪宗元和十年	僖王朱雀三年	二月，黑水部酋长十一人朝贡于唐。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	末王諲譔十八年	九月，黑水国遣使朝贡于唐。十一月，唐以黑水国朝贡兀儿为归化中郎将。
同光三年	諲譔十九年	五月，黑水国朝贡于唐。
明宗天成四年	东丹甘露四年	八月，黑水国遣使骨至，贡方物于唐。
长兴元年	甘露五年	二月，黑水首领兀儿遣使贡于唐。
长兴二年	甘露六年	十月，铁骊贡于辽。按：以后铁骊凡数见，黑水则不复见。

卷九 宗臣列传

渤海国志七

大门艺，高王之中子，武王之同母弟也。唐中宗初年，遣侍御史张行岌来招慰，高王即遣门艺随使者往，留侍宿卫，玄宗开元初，放还。熟于唐之情势。仁安七年，黑水靺鞨遣使朝唐，唐以其地为黑水州，置长史，遣使镇押。武王闻之，召诸臣谋曰：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遣门艺及任雅发兵击黑水。门艺谏曰：黑水请唐家官吏而我击之，是背唐也。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结怨，我且亡。昔高丽全盛时，兵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俱尽。今我众数倍少于高丽，乃欲背唐，事必不可。王不从。兵发至境，门艺又以书谏。王怒，遣大壹夏代之，将召杀门艺。门艺惧，遂弃其众，间道奔唐。至，授左骁卫将军。王使马文轨、葱勿雅朝唐，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诛之。玄宗诏处门艺于安西，留其使不遣，别遣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来谕旨，並云：门艺穷来归我，义不可杀，已投之岭南。俄有泄其事者，王遣其臣李尽彦赍表请云：大国示

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门艺不向岭南，请仍诛之。玄宗怒道邃、复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言，左迁道邃曹州刺史。复泽州刺史。复遣崔寻挹来谕旨，並予以书曰：卿于昆弟之间自相忿阋，门艺穷而归我，安得不容。然处之西陲，为卿之故亦云不失，颇谓得所。何则？卿虽居海曲，常习华风，至如兄友弟悌，岂待训习，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门艺纵有过恶，亦应容其改修。卿遂请取东归，肆其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岂复忍闻此事。诚惜卿名行，岂是保护逃亡。卿不知国恩，遂尔背德，卿所恃者远，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优恤中土，所未命将，事亦有时。卿能悔过输诚，转祸为福。言则似顺，意尚执迷，请杀门艺，然后归国，是何言也？观卿表状，亦有忠诚，可熟思之，不容易耳。今使内使往宣喻朕旨，一一並具口述。使人李尽彦，朕亦亲有处分，皆所知之。王遂不复请。十三年九月，遣将张文休率兵並导海贼逾海，攻唐登州，杀其刺史韦俊。又分兵趋幽州，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平卢先锋乌承玼率所部兵累石堑原，亘四百里，欲窒其归路，文休等乃退。玄宗诏左领军将军盖福顺与门艺往幽州征兵御之。仍令内史高偘、何行成、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会攻南境。会大寒，雪深丈余，唐及新罗士卒死过半，乃引去。王怀怨不已，密募人至唐东都，狙刺门艺于天津桥南，门艺格之，得不死。玄宗诏捕刺客，悉诛之。先是王子朗雅等朝唐未归，至是並窜于岭南。未几，王上表谢过，玄宗乃赦朗雅等还，並报赐以书云：卿往者误计，几于祸成，而失道未遥，迷复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过，收物之诚，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计卿既尽诚节，永固东藩，子孙百代，复何忧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请宿卫及替，亦已

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国章，窜逐南部， 亦皆捨罪， 仍放归藩，卿可知之，皆朕意也。会突厥遣使来会攻奚及契丹，王欲执送其使于唐，乃遣大诚庆朝唐请命。玄宗不许，又谕以书云：不识逆顺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国者，未之闻也。卿往年背德，已为祸阶，近能悔过，不失臣节，迷复非远，善何以加。朕记人之长，忘人之短，况此归伏，载用嘉叹，永作东土，不亦宜乎。所令大诚庆等入朝，並已处分，各加官赏，想具知之。所请替人，亦令还彼。突厥遣使请合击两蕃。奚及契丹，今既内属，而突厥私恨，欲仇此蕃，卿但不从何妨，有使，拟行执缚，义所不然，此是人情，况为君道。然则知卿忠赤，动必以闻，永保此诚，庆流未已。门艺竟留唐，不复归。

大壹夏，武王之从兄也。仁安七年，武王遣大门艺击黑水部，门艺以书固谏，王使壹夏往代之。

大昌勃价，武王之弟也。仁安六年五月，奉使朝唐，授左威卫员外将军，赐紫袍金带、鱼袋，留宿卫。八年四月丁未，玄宗敕曰：渤海宿卫王子大昌勃价及首领等久留宿卫，宜放还。庚申封昌勃价襄平县开国男，赐帛五十疋，首领以下各有差。先是王遣世子都利行朝唐，並献貂鼠，至是玄宗降玺书与王慰劳之，赐彩练一百疋，交昌勃价等赍还。

大宝方，武王之弟也。仁安八年奉使朝唐。

大胡雅，武王之弟也。仁安十年二月，奉使朝唐，授游击将军，赐紫袍金带，留宿卫。

大琳，武王之弟也。仁安十年八月，奉使朝唐，授中郎将，留宿卫。

大朗雅，朗，一作郎。武王之弟也。仁安十一年正月， 奉

使朝唐贺正旦，献方物。赐帛，留不遣。十三年，武王遣将逾海攻唐登州，乃窜入朝使于岭南，朗雅与焉。未几，武王上表谢过，唐乃赦朗雅等罪，並放还。事具大门艺传。

大都利行，武王之世子也。仁安元年八月，唐遣使册为桂娄郡王。七年，奉使朝唐，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留宿卫。九年，以疾卒于唐，诏赠特进及鸿胪卿，赐绢三百疋、粟三百石，命有司弔祭，官造灵舆还蕃。

大蕃，武王之子也。仁安十六年三月，奉使朝唐，授太子舍人员外置，赐帛三十疋，放还。大兴六年七月，再朝唐，进授左领军卫员外大将军，留宿卫。

大义信，武王之子也。仁安七年十一月，奉使朝唐，献方物。

大诚庆，一作大茂庆。不详其世。仁安十三年，武王与唐结怨构兵，翌年遣诚庆朝唐，上表谢过。玄宗赐以玺书，予诚庆官赏，遣还。事具大门艺传。

大勖进，文王之弟也。大兴二年二月，奉使朝唐，宴于内殿，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赐紫袍金带及帛一百疋，留宿卫。

大英俊，王子也，文王之世，入唐为质子。大兴三十七年，代宗延见于延英殿，放还。

大常靖，不详其世。大兴五十四年，奉使朝唐贺正。五月，授为卫尉卿同正，放还。

大贞干，一作翰，又作輔。王子也。大兴五十四年八月，奉使朝唐，请备宿卫。

大清允，王子也。中兴元年二月，奉使朝唐贺正，授为右卫将军同正，其下三十余人皆拜官有差。

大能信，康王之侄也。正历四年十一月，同茹富仇奉使朝唐，授骁卫中郎将，放还。

大昌泰，不详其世。于康王时，官慰军大将军、左熊卫都将、上柱将，封开国子。正历四年四月，日本桓武皇遣内藏贺茂等赍国书並絹、 絁各三十疋、 丝二百絇、绵三百屯来聘。书曰：前年广岳等还，省启具知。国隔沧溟，世修聘礼。往者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大氏复基，亦承风而靡绝。中间音问，有乖旧仪，故待行人不为常例。顷乃追踪曩烈，修聘于今，因请隔年之裁，庶作永岁之则。丹款攸著，深用钦嘉。不佞祇膺睿图，嗣奉神器。声教旁洎，既无间于朔南；区宇虽殊，岂有隔于怀抱。 所以一依所请， 许其往来，使人之数，勿限多少。 但顾一海之无际， 非一苇之可航，涌浪惊风，动罹患害。若年以为期，则艰虞莫测；间以六岁，远近合宜，故遣使申怀，並附信物。 是年冬， 日本使还，王遣昌泰随往，附覆书曰：贺茂等至，貺书及信物依数领足，慰悦实深。嵩璘莅有旧封，缵承先业，远蒙善奖，聿修如常。遥降德音，重貺使命，殷勤慰喻，良难为怀。况复俯览去书，顿依所请，不遗信物，许以限期。书疏之间，不摘疵颣，庇荫之托，迥异他时。而一苇难航，远承明喻；特六年为限，窃惮其迟。请更貺嘉图， 促其期限。 是则向风之趣，自不倦于高情；慕谊之忱，可追踪于高氏。十二月，昌泰及随行人入日京。五年正旦，参朝贺。日皇命群臣减四拜为再拜，不拍手，以昌泰在也。国书既上，日皇许缩聘期，並复王书曰：昌泰等来，重请聘期，占云之译交肩，骤水之贡继踵。每念美志，良用钦嘉。故遣专使，往告年期，犹嫌其迟，更事覆请。夫限以六载，本为路难，彼此不辞，岂论

迟促。宜许修聘之使勿拘年限。四月，昌泰等还。日皇复遣式部少录滋野船白同来答聘，並赍信物如例。九月，船白东归，王覆书曰：曩请往还之期，承以半纪为限，嵩璘情殷驰系，求缩程期，乃荷舍己从人，便依所请，筐篚得申，谢忱无任。使者回帆，本宜相送，未及期限，不敢同行。初，日延禁来使取道北国，谓必由筑紫，后不能守其禁。迨十年六月，日延始开其禁， 並敕能登守臣曰：渤海使来船多著于是，宜造客院款之，不可简陋。亦用昌泰等所请也。

大延真，定王之子也。永德元年十一月，奉使朝唐。

大孝真，不详其世。朱雀二年十二月，奉使朝唐，同行五十五人。

大昌庆，不详其世。朱雀三年，奉使朝唐。 二月，赐官告，放还。

大延俊，王子也。朱雀三年七月，奉使朝唐，同行一百一人。

大诚慎，不详其世。朱雀四年，奉使朝唐。三月，唐以锦绵赐之，放还。

大聪睿，不详其世。建兴六年， 奉使朝唐，同行五十人，平卢节度使薛平遣使押领至长乐驿，敬宗命中官持酒脯迎宴入京。聪睿等遂请备宿卫。

大公则，王姪也。建兴中，同慎能至奉使朝唐，穆宗授以官，並降制曰：海东之国，知义之道，与华夏同风者，尔辈是也。冒越深阻，和会于庭，余嘉乃诚，命以崇秩，用奋威卫，保尔恩荣。无怠无违，永作藩服。

大多英，王姪也。建兴中，同大定顺奉使朝唐，穆宗授以卫将军，並降制曰：我有十二卫将军以率其属，皆匡备左

右，为吾近臣。自非勋庸，不以轻授，以汝各赀琛赆，劳于梯航，俾耀远人，宜示恩宠，归抚尔类， 知吾劝来。

大定顺，王族也。建兴中， 同王姪多英朝唐， 事已具前。

大明俊，一作俊明。王子也。咸和二年二月， 奉使朝唐，同行六人。丙辰，文宗延见于麟德殿， 宴赐有差。 七年正月，复朝唐贺正，同行十九人。文宗复延见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又同来学生十六人，止于青州。文宗敕准六人到上都学习，余十人令青州观察使勒回。

大光晟，光，一作先。王子也。咸和三年二月，奉使朝唐，同行六人。己卯，文宗延见于麟德殿，宴赐有差。

大延广，王子也。咸和九年十二月，奉使朝唐。翌年正月，朝于宣政殿，赉锦、彩、器皿。

大昌辉，王子也。咸和中，奉使朝唐，文宗赐物放还，並予王彝震以书曰：王子大昌辉等自省表陈贺，並进奉事，具悉。卿代袭忠贞，器资仁厚，遵仁义而封部和乐，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慕华风，聿修诚节，梯航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义克备，龙庭必会，鳀域何遥。言念嘉猷，岂忘寤叹。勉弘教义，常奉恩荣。今因王子大昌辉等回国，赐卿及信物，至宜领之。妃及副王、长史、平章事各有赐物，具如别录。

大之萼，王子也。咸和十六年正月，奉使朝唐。

大某，失其名，王子也。咸和末年，奉使朝唐。及归，诗人温庭筠送以诗云：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

大陈润，王族也。玄锡二年，同门孙宰、崔宗佐等朝唐，贺平庞勋之乱，海中遇风，漂著日本，寻还，事具门孙宰传。

大昭顺，王子也。末王元年五月，奉使朝梁，贡海东物产。

大诚谔，诚，一作成。不详其世，末王之相也。末王三年三月，奉使朝梁，贡进儿女口及貂鼠、熊皮等物。

大光赞，末王之子也。末王六年五月，奉使朝贡于梁，表进方物。太祖诏以分物银器赐之，遣还。

大禹谟，王子也。末王十八年正月，奉使朝贡于后唐。

大元让，末王之侄也。末王十八年五月，奉使朝贡于后唐，赐元让金、彩及同行人等分物有差。

大元谦，末王之侄也。官学堂亲卫。末王十八年八月，奉使朝贡于后唐，授试国子监丞。

大陈林，不详其世。末王二十年正月，奉使朝贡于后唐，同行一百十六人，进儿口、女口各三人，人参、昆布、白附子及虎皮等。四月至唐，其国已亡，遂奔高丽。

大和钧，于末王时官礼部卿。末王二十年，国亡，与同族及民户百余奔高丽。

大均老，于末王时官礼部卿。国亡，与大和钧同奔高丽。

大元钧，于末王时官政堂省司政，与大和钧等同奔高丽。

大福谟，于末王时官工部卿，与大和钧等同奔高丽。

大审理，于末王时官左右卫将军，与大和钧同奔高丽。

大光显，末王之世子也。契丹兵攻下上京龙泉府，光显及将军申德等率其余众数万户，先后奔高丽。高丽王待之甚厚，赐光显姓名王继，附之宗籍，授元甫守白州，以奉其祀。又予僚佐爵，军士田有差。

论曰：古者分封宗室，众建诸侯，盖取犬牙相错之势，而为强本弱枝之计。诗曰：大宗惟翰，宗子惟城。此之谓也。渤海大氏，始附高丽，续奔营州，卒奠居于东牟。度其初兴不过数十人之族耳，追享祚既久，宗族蕃衍，同姓之彦列居冲要，于是内当股肱之任，外应折冲之选，冠冕异性，称为宗臣。余于千载之后摭拾散亡，犹得四十七人，而亡后之遗裔不与焉，何其盛也！然元义以猜虐被弑，宣王以疏属入继，狂狡之忧，攘夺之祸，盖已有其见端。特载籍缺略，莫由详其终始耳。及其亡也，耶律氏提一旅之师，乘破竹之势，旬余而破扶余，六日而下忽汗。方以摧枯拉朽，曾不是若无。亦大氏宗人耽于逸乐，弛其边备，而卒为强邻所乘欤。不然，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孤军深入，兵家所忌。曾是据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之地，左右六军、一百二十司之众，而不能与之一抗，何也？是故兄弟同气也，宗族一本也，善用之则可收枝叶扶疏之效，不善用之亦可兆萁豆相煎之忧。沿流者每忘源，矫枉者必过正。观于大氏一族兴亡之故，有国者可以鉴矣。

卷十 诸臣列传

渤海国志八

任雅，武王之舅也。仁安七年，王命其副大门艺击黑水部，事具门艺传。

马文轨，仕于武王之世。仁安七年，大门艺奔唐，王使文轨及葱勿雅赍表朝唐，请诛门艺。唐留不遣，事具门艺传。

葱勿雅，与文轨同朝于唐，事已具前。

李尽彦，武王之臣也。唐留王弟门艺，诡云投之岭南，王遣尽彦赍表理之，语具门艺传。

味勃计，武王之大臣也。仁安三年十一月，奉使朝唐，并献鹰。授大将军，赐锦袍、金鱼袋，放还。

贺祚庆，武王之臣也。仁安五年，奉使朝唐贺正。以二月至，授游击将军，赐帛五十疋，放还。

乌借芝蒙，武王时之大首领也。仁安六年正月，奉使朝唐贺正旦，献方物。

谒德，武王时之首领也。仁安六年四月，奉使朝唐，授果毅，放还。

高仁，于武王时官宁远将军郎将。仁安八年九月，同德

周、舍那娄、高斋德等二十四人奉使聘于日本，海中遇风，漂著虾夷境，仁等十六人俱被害，只余斋德等八人。

德周，武王时官义游将军、果毅都尉。仁安八年，聘于日本，被虾夷所害。

舍那娄，武王时之别将也。仁安八年，聘于日本，被虾夷所害。

高斋德，武王时之首领也。仁安八年秋，随正使高仁等聘于日本，是为两国通聘之始。仁等为虾夷所害，只斋德等八人获免。九月，船转至出羽登陆，日本圣武皇遣使存问。十二月，斋德等入日京。九年正月，礼谒日皇，上所赍国书，並献信物。书曰：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只增倾仰。武艺忝当列国，监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协前经，通使聘邻，始于今日。谨遣使赍状，並附貂鼠皮三百张，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皮币非珍，还惭掩口之诮。主理有限，披膳未期。时嗣徽音，永敦邻好。日皇授斋德等八人俱正六位上，延见赐宴，赠彩帛十疋、绫十疋、絁二十疋、丝一百絇、绵二百屯，並使听雅乐。四月，斋德等使还，日本以引田从麻吕为送使，与之同来报聘，並赍覆书曰：省启具知。恢复旧壤，聿修曩好，欣慰良深。所宜佩义怀仁，监抚有境，沧波虽隔，不断往来。便因首领高斋德等还次，付书及信物，仍遣使送还。王来书用敌国礼，而日本则以属国待之，故书辞如此，其后亦然。十一年秋，引田从麻吕东归覆命，附以信物。

菸夫须计，仕于武王之世。仁安九年九月，奉使朝唐，授果毅，放还。

智蒙，智，一作知。仕于武王之世。仁安十一年二月，奉使朝唐，献方物，又马三十匹。授中郎将，赐绢二十疋、绯袍、银带，放还。

乌那达利，仕于武王之世。仁安十一年五月，奉使朝唐，献海豹皮五张、貂鼠皮三张、玛瑙杯一、马三十匹。授果毅，赐帛，放还。

取珍，国之大姓也，或云以大为氏，名取珍。仕于武王之世。仁安十二年十月，奉使朝唐，同行一百二十人，授果毅，各赐帛三十疋，放还。

张文休，武王时之大将也。仁安十三年九月，率兵越海攻唐登州，杀其刺史韦俊。唐以兵来讨。事具大门艺传。

木智蒙，武王时之大首领也。仁安十八年正月，奉使朝唐。

公伯计，仕于武王之世。仁安十八年四月，奉使朝唐，献鹰鹘，授将军，放还。

多蒙固，武王时之大首领也。仁安十八年八月，奉使朝唐，送水手及落没人等。玄宗授左武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及帛一百疋，放还。並赐王书曰：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落没人等，表卿忠赤输诚，无所不尽。长能保此，永作边捍，自求多福，无以复加。

聿弃计，武王时之首领也。仁安十七年十一月，奉使朝唐，授折冲，赐帛五百疋，放还。

受福子，受，一作优。仕于文王之世。大兴二年十月，奉使朝唐谢恩。授果毅，赐紫袍、银带，放还。

胥要德，于文王时官若忽州都督、忠武将军。大兴二年秋，奉使聘日本，遇风，与同使四十人溺于海。日本赠以从二位及调布、庸布。

已阏弃蒙，文王时之首领也。大兴二年秋，随胥要德聘日本，溺于海。日本赠以从五位下及调布、庸布。

已珍蒙，于文王时官云麾将军。大兴二年七月，与胥要德等同聘日本。先是日本遣平群广成入唐，及归，海中遇风，仍返唐京，请取道渤海。乃自登州泛海来谒，至是王遣要德等送之。要德既溺于海，珍蒙等乃偕广成至出羽登陆。十月，入日京。十二月，上所赍国书，並大虫皮、羆皮各七张，豹皮六张，人参三十斤，蜜三斤。书曰：山河杳绝，国土迥遥。伫望风猷，惟增倾仰。伏惟至德遐畅，奕叶重光，泽流万姓。钦茂忝继祖业，监总如前，义洽情深，愿修邻好。今贵国使平群广成等风涛失便，漂落来投，欲待来春放回，且加优赏。使者苦请及年归去，陈词至切，邻义非轻，因备行资，即为发遣，仍差使送彼等归国。三年正月，日皇答赠美浓絁三十疋、绢三十疋、丝一百五十絇、调锦三百屯，授珍蒙等位有差。日皇又御大极殿南门观大射，珍蒙等与射。月晦，日皇御中閤门，听珍蒙等奏渤海乐。二月，与大伴犬养同来报聘。十月，犬养东归覆命。

失阿利，仕于文王之世。大兴四年二月，奉使朝唐，贺正旦。

慕施蒙，于文王时官辅国大将军。大兴十五年秋，王以不与日本通聘已十余年，遣施蒙往聘，同行七十五人。九月，船至佐渡岛登陆，越后守臣以闻。十月，日皇遣左大史坂上老人等来存问。十六年五月，施蒙等入京，未赍国书，口陈来旨，並献信物。日廷颇欲施蒙等修属国礼，争执久之，始授位，赐物如例。六月，使还。孝谦皇答书云：王远隔海外，遣使入朝，丹心至明，深可嘉尚。但省来启，无称臣

名，尝检旧记，高丽表云：族惟兄弟，谊则君臣。或乞援兵，或贺践祚。修朝聘之恒式，效忠款之恳诚。先朝嘉其有礼，待以殊恩，荣命之隆，日新无绝。想所具知，不假一二言也。先廻之使，既赐覆书，今岁之朝，何无上表。以礼进退，彼此所同，王其熟思。

杨承庆，于文王时官辅国大将军，行木底州刺史，兼兵署少正，封开国公。大兴二十一年，日本正使小野田守、副使高桥老麻吕等来聘。使还，王遣承庆等二十三人同往答聘，且弔圣武皇之丧。九月登陆，居于越前。十二月入日京。二十二年正月，上所赍国书及信物。书略曰：贵国先皇登遐，感慕不能自已。是以遣使弔问，並赍信物前往。日皇飨于朝堂，授承庆正三位。太保藤原惠美押胜又宴于田村第，赋诗赠答，而日皇以覆书付承庆，並予女乐及绵一万屯。先是日本遣藤原河清入唐，遭安史之乱，久留未返。二月，乃以高元度为正使，内藏全成为副使，同行九十九人，送承庆等还，並命元度入唐迎河清。日皇贻王土毛绢三十疋、美浓絁三十疋、丝二百絇、绵三百屯，更贻锦四疋、两面二疋、缬罗四疋、白罗十疋、彩帛三十疋、白绵百帖，並附以覆书云：承庆等远涉沧海，来弔国忧，诚表殷勤，深增酷痛。但随时变礼，圣哲通规；从吉履新，更无余事。所贻信物，依数领之。即因还使相酬，物虽轻鲜，寄思良深，至宜並纳。仍遣使送还，便假道贵邦，达于大唐，並遣相知，赠物如别。

杨泰师，于文王时官归德将军，与杨承庆等同聘日本，为副使。日本授泰师从三位。泰师能诗，及还，诸文士赋诗送别，泰师作诗和之。

冯方礼，仕于文王之世，随杨承庆聘日本，任判官。日

本授方礼从五位下。

高南申，于文王时官辅国大将军、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大兴二十二年春，杨承庆等同日使高元度等来，会藤原河清遣人赍表自唐京来，谓唐乱未平，途危未即还。遣人归国，告迟归之故。十月，元度仍入唐迎河清。王遣南申同其判官内藏全成赍河清表，东渡遇风，船漂至对马。十二月入日京。二十三年正月，呈中台省牒並和清表牒曰：迎河清使高元度等九十九人已至鄙境， 禄山逆命于前， 思明作乱于后，大唐境内骚荒未平。来使全往彼境，恐被残害，从此却回，虑违来志。今只元度等十一人入唐将命，其判官全成等仍放归乡，並遣使发送，往报委曲。日皇方郁念河清，览表牒甚喜，遂以絁丝绵等信物赠王，並覆书谢之。授南申正三位，飨于朝堂，使陪观射礼。二月，南申同日本送使阳侯玲璆来。十一月，玲璆归国。二十四年八月，元度自唐南路东还。

高兴福，同高南申聘日本，任副使。日本授正四位下。

安贵宝，于文王大兴二十二年，随高南申聘日本，任解臂。一作臂鹰。日本授从五位下。

李能本，仕于文王之世。大兴二十二年，随高南申聘日本，任判官。日本授从五位下。二十六年，又同王新福聘日本，任副使。日本进授正四位上。

杨方庆，庆，一作度。仕于文王之世。大兴二十二年冬，奉使朝唐，贺明年正旦，日本入唐使高元度与之偕往。

王新福，于文王时官紫绶大夫、行政堂省左允，封开国男。大兴二十四年冬，日本遣武藏介高丽大山等致聘，行至佐利翼津病卒，其副使伊吉益麻吕来。二十五年秋，使还。王命新福等二十三人同往报聘。十月朔，船至加贺登陆，越前

守臣以闻。十一月朔，日皇以多治小耳为迎使。闰十二月，新福等入日京。二十六年正月，献方物。日皇授新福正三位，並赐宴新福，因言唐太上皇、少帝並崩，广平王豫嗣位。史朝义之乱未平，朝聘之路宜由苏州，然亦未易通也。二月，日皇予杂色袷衣三十柜， 並遣左兵卫佐板振镰束送新福等还。是秋，唐遣内常侍韩朝彩同日本留学僧戒融来，适逢镰束。十月，遂同镰束东归。

杨怀珍，于文王大兴二十六年，随王新福聘日本，任判官。日本授正五位上。

达能信，文王时为著绯品官，亦随王新福聘日本，授从五位下。

王诞，仕于文王之世。大兴中叶， 奉使朝唐， 路经青州，将赴徐州李太守行营，平卢节度掌书记韩翃送以诗云：少年结客散黄金，中岁连兵扫绿林。渤海名王曾折首，汉家诸将尽倾心。行人去指徐州近，饮马回看泗水深。喜见明时钟太尉，功名一似旧淮阴。

壹万福，于文王时官青绶大夫。大兴三十四年，奉使聘于日本，同行三百二十五人，分乘十七船以往。六月，至出羽登陆。三十五年正月，万福等四十人入日京，献方物。日廷以表文不合例却之。万福乃修改表文，代王申谢，卒以礼款之。二月，日皇授万福从三位，赐宴，副使以下授赐有差。使还，日皇命武生鸟守同来报聘，贻王美浓絁三十疋、丝二百絇、调锦三百屯。大使以下亦各有差。並致王书曰，本邦继体承基，临驭区宇，恩覃德泽，宁济苍生，是则，率土之滨，化有辑于同轨；普天之下，恩无隔于殊邻。昔高丽盛时，其王高氏，祖宗奕世，介居瀛表，亲如兄弟，义若君臣。航海梯山，朝

贡相续。逮乎季岁，高氏沦亡，自尔以来，音问寂绝。爰洎神龟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遣使来朝，始修职贡。先朝嘉其丹款，宠待优隆。王袭遗封，纂修前业，献诚述职，不坠家声。今省来书，顿改前式，日下不注官品姓名，书尾虚陈天孙僭号。远度王意，岂有是乎？近虑事势，疑有错误，故命有司停其宾礼。但使人壹万福等深悔前咎，代王申谢。矜彼远来，听其悛改，王悉此意，永念良图。又高氏之世，兵乱不休，为假朝威，被称兄弟。方今大氏曾无事例，不称甥舅，于礼失矣。后岁之使，不可更然。若能改往自新，实乃继好无穷耳。时日本必欲使臣修属国之礼，持之至坚。后来使人，多以此故被拒，不能达命。九月，万福等解维入海，遇暴风漂著能登，居于福良津。三十六年夏，乃得还。十月，送使武生鸟守使毕，东归覆命。

慕昌禄，禄，一作拜。仕于文王之世。大兴三十四年，壹万福使日本，昌禄为之副。授正四位下。三十六年二月，卒于福良津。日本遣使弔之，加赠从三位。万福以丧归国。

乌须弗，仕于文王之世。大兴三十六年夏，王以壹万福等使日本，未还，遣须弗往。六月，船至能登登陆。日本以赍来书牒仍不合例，拒不使入京，並遣人问故。须弗对曰：渤海、日本往来聘问，如兄如弟。近岁日本使内雄来敝国学音声，还已十年，未知安否？因差大使壹万福修聘，並来问讯，亦三年未归，此须弗等之所以来也。日本乃给衣、粮，遣还。又以船著北国，为曩例所禁，后宜取道筑紫。

史都蒙，于文王时官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封开国男。大兴三十九年，王使都蒙等一百六十七人聘于日本，贺光仁皇即位，並赴王妃之丧。十二月，船将至越前，遇暴风坏

柁，同行多漂没，仅都蒙等四十六人获免。四十年正月，日廷遣使问曰：往年乌须弗还，告以海路之禁，今又违约，何也？都蒙谢曰： 前使实闻此言， 都蒙等发敝邑南海府吐号浦，西指对马，海中遇风，飘而至此，非得已也。二月，日廷限都蒙以下三十人入京。都蒙又以书请曰：都蒙等一百六十七人航海远来，忽被风漂，死者一百二十一人，只余四十六人，幸得生存，谊同骨肉， 期共苦乐。 今余十六人别被处置，如割一身而失四体，请赐曲照，听同入朝。日廷许之。四月，四十六人俱入京，献方物。日皇授都蒙正三位判官，以下各有差。五月丁巳，日皇御重閤门观射骑，都蒙等同会射场。日皇令其国五位以上进马作田舞，都蒙亦奏本国乐。自是渤海乐遂传于日本云。及使还，日本以大学少允高丽殿嗣为答聘使，並报王书曰：史都蒙等远渡沧溟，来贺践祚。顾惭寡德，叨嗣洪基，若涉大川，罔知所济。王修朝聘于典故，庆宝历于维新，勤恳之诚，实深嘉尚。但都蒙等来途遇风，人船多损，闻之伤怀。今造船差使送至本土，随赠王绢五十疋、絁五十疋、丝二百絇、绵二百屯，又加赠黄金百两、水银百两、金漆一缶、漆一缶、海石榴油一缶、水精念珠四贯、槟榔扇十枚。又以书弔王妃丧曰：祸故无常，贤室殒逝，闻之增恻。虽松楸未茂，而居诸已改。吉凶有制，存之而已。谨因还使，赙绢、絁各二十疋、绵二百屯，至请检领。都蒙善相人，日本橘清友以良家子奉派接伴，姿仪玮丽，都蒙谓通事舍人山于野上曰：此子骨法非常，主后嗣大贵。野上又问其年之修短。都蒙云：年三十二有厄。后清友官内舍人，凡八年，病卒于家，年三十二，其女为嵯峨皇后，生仁明皇，果如都蒙言。

高禄思，于文王大兴三十九年，随史都蒙聘日本，任大判官。日本授正五位上。

高郁琳，亦随史都蒙聘日本，任少判官。日本授正五位上。

史道仙，亦随史都蒙聘日本，任大录事。日本授正五位下。

高珪宣，亦随史都蒙聘日本，任少录事。日本授从五位下。

高淑源，亦随史都蒙聘日本，任判官。遇风溺于海，日本赠正五位上。又少录事一人，与淑源同溺，亦赠从五位下。

张仙寿，于文王时官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大兴四十年，日本聘使高丽殿嗣来。四十一年秋，殿嗣还国，遇风失路。王乃造二船，使仙寿送还，並报聘。九月，船至越前。十二月，日廷以大纲广道为使迎仙寿等入京。四十二年正月，献方物。日皇赐宴，授位阶，並与射礼。二月，使还。日本覆王书，並致信物如例。

高泮弼，弼，一作粥。仕于文王之世。大兴四十二年秋，奉使聘于日本，同行国人及铁利人共三百五十九人，泮弼为押领使。九月，至出羽登陆，日廷敕所在守臣给食。十一月，以所赍国书不合例，又不由筑紫道，却其入京，並以所乘船已破，赠船九艘。十二月，泮弼乃还。

高说昌，仕于文王之世。曾数随使节聘日本，授从五位下。大兴四十一年，又随高泮弼聘日本，任通事。有同行铁利人与说昌争坐次，日本检校人为请。太政官处分云：说昌远涉沧波，数四入朝，言思忠勤，曾授高班。次彼铁利人之下，殊非优宠之意，宜异其列，以章品秩。其争乃定。

李元泰，仕于文王之世。大兴四十九年秋，奉使聘于日本，同行六十五人。九月，登陆，为虾夷劫略，多被杀伤，余四十一人。出羽守臣闻于日廷。五十年二月，元泰等入日京。及使还，由越后守臣造船一艘，给夫乘之以归。

杨吉福，于文王时官押靺鞨使。大兴五十五年，奉使朝贡于唐，同行五十五人。

阿密古，于康王时官都督。正历元年十二月，奉使朝唐，同行二十二人。拜中郎将，放还。

吕定琳，于康王时官匡谏大夫、工部郎中。正历元年冬，奉使赍书，聘于日本，告文王之丧及嗣位。其告丧书曰：上天降祸，大行大王以大兴五十七年三月四日薨背。善邻之义，必问吉凶。限于沧溟，所以缓告。其告嗣位书曰：嵩璘视息苟延，奄及祥制。群僚敦劝，夺志抑情。起续洪基，祇承先烈。纪纲依旧，封域如初。每自思惟，实荷顾眷。而沧溟括地，破浪漫天。瞻拜无由，徒增倾仰。谨差使济海起居，兼修旧好。文王之薨，国有内难；成王嗣立，又遭短祚。久之，王始嗣位。书中讳言其事，然云奄及祥制，起续洪基，盖隐指此也。定琳等同行六十人，海中遇风，漂至志理波村，被虾夷剽劫，散亡略尽。十一月，转至出羽登陆，守臣以闻，日廷敕移越后供给。二年四月，定琳等入日京，上所赍书。五月，日皇以上野介御长广岳、行式部大录桑原秋成为送使，与定琳等同来，並弔国丧。定琳之来，赍有日本留唐学问僧永忠等託寄之书，至是太政官乃以沙金三百两，並覆书託定琳转致永忠等。长广岳等至国，上桓武皇覆书曰：王新缵先基，肇临旧服。眷言诚款，庆慰载深。而有司执奏，胜宝以前诸启，颇存体制，词义可观。今检定

琳所上之启，首尾不譴，殊违旧义。衡以修聘之道，敬礼为先。苟乖于斯，何须来往。但定琳等漂著边夷，悉被劫掠，仅存性命。言念艰苦，有悯于怀，仍加优赏，存抚发遣。又先王不慭，未终遐寿。闻之恻然，情不能止。今並依定琳等归次，特寄绢二十疋、絁二十疋、丝一百絇、绵二百屯，以申远信。日皇以定琳所赍书辞仍用敌国之制，故复书特申斯义。及十月，广岳等东还，王以巽词复之书曰：差使奔波，贵申情礼。延伫休眷，瞻望为劳。远承贶施，重敦使命。耳盈佳问，目溢珍奇。俯仰之间，自增慰悦。吕定琳等不料边虏，被陷贼场。俯垂恤存，生还本国。奉兹洪造，去留同庥。嵩璘猥以寡德，谬荷重负，官承先爵，土统旧封，制命册书，冬中锡及，金印紫绶，域外光辉。思欲修礼胜方，结交贵国，岁时朝聘，桅帆相望。而巨木抡材，此土难长。小船泛海，不没即危。亦或引海不谙，遭罹夷害。虽慕盛化，如艰阻何。倘能长寻旧好，幸许往来，则送使之数，限以二十，式作永规。其隔年多少，任听裁定。望于来秋，许以往期。今广岳等使毕，不敢淹滞，谨因回次，附奉土物。书达，日廷竟如所请。后五年，日皇又遣内藏贺茂等来聘，事具大昌泰传。

茹富仇，于康王时官虞娄蕃长都督。正历四年十一月，同王姪大能信朝唐。授为右武卫将军，放还。

杨光信，仕于康王之世。正历十三年，奉使朝唐，进奉端午，不待遣放逃归。行至潼关，吏执之，送唐京，鞫于内仗，其后不详。

高南容，于康、定二王时官和部少卿和干苑使，封开国子。正历十五年十月，奉使聘于日本。时康王新逝，定王即

位，遣使告哀，且修聘问也。于时日本亦遭平城皇之丧，嵯峨皇嗣立。永德元年，南容入日京。四月，被款于鸿胪馆，寻赍覆书还国。是年九月，复赍国书，使于日本，贺嵯峨皇即位。书曰：南容等使回，远辱书问，念切先考，慰及藐孤，曷任哀感。闻先皇升遐，宝位有归，欢洽兆民之心，赖及一方之外。重差南容奉启申贺，兼上土宜，具如别录。南容等驾船涉水，还路多虞，並望远降彼使，押领同来。十二月，入日京。二年正月，日皇遣大纳言坂上田村麻吕等飨于朝集院。四月，南容等还。日本以林东人为送使，赍书同来。书曰：南容来贺，省启具知。王心切善邻，聿修先业。南容使命不坠，船舶穷危，虽无来请，岂能恝置。仍遣使押送，並附微物。十月，东人东归，王致覆书，改启为状，东人却而不受。

高多佛，定王时之首领也。正历十五年，随高南容聘于日本。永德元年，南容等还，多佛独脱身留于越前。日廷遣史生羽栗马长並习语生等，往就多佛习渤海语。后复赐多佛姓高庭氏，名高雄，遂籍于日本，子孙以高庭为氏。

高才南，仕于定王之世。永德元年正月，奉使朝唐。

辛文德，仕于僖王之世。朱雀元年十二月，同王子某失其名。朝唐，同行九十七人，赐宴及锦綵。

高礼进，仕于僖王之世。朱雀二年正月，奉使朝唐，同行三十七人，献金、银佛像各一。二月，宪宗延见麟德殿，宴赐有差。

王孝廉，仕于僖王之世，官太守。朱雀二年秋，奉使聘于日本，高景秀为之副，告定王之丧。九月，舟至出云登陆。十二月，入日京，，呈国书。三年正月，日皇宴之，奏

踏歌，授孝廉从三位，使人谓之曰：向遣林东人于汝国，书词何以违例。孝廉因逊谢曰：世移主易，不知前事。孝廉能诗，日本诸臣多与唱和。孝廉将还，日皇畀以覆书曰：孝廉等至，省启具怀。先王不终遐寿，奄然殂背。乍闻恻怛，情不能已。王祚流累叶，庆溢连枝。远发使臣，聿修旧业。占风北海，指蟠木而问津；望日南朝，凌鲸波以修聘。永念诚款，叹慰攸深。前年高南容等启请再驾危船，旋涉大水，望辱降使，押领同来。朕矜其远来，即听所请，因差林东人为使，分配两船押送。东人归言，王改启为状，不遵旧例，是以弃而不取。两国修聘，由来久矣，书疏往来，皆有故实，专辄乖违，是则长傲。夫克已复礼，圣人明训；失之则亡，典籍垂规。苟礼义之或亏，亦何贵于来往，今以问之，孝廉对云：世移主易，不知前事。今所上启，不敢违常。然不遵旧例，僭在本国，不谢之罪，惟命是听。本邦不咎既往，容其自新。所以敕彼有司，待以恒例，宜悉此怀。间以云海，相见无由，良用为念。五月，孝廉等乘船返，海中遇风，漂著越前。孝廉遂感疾。六月，孝廉卒。日本赠正三位，以丧还。孝廉之在日本，与僧空海以诗唱和，及其卒也，空海致书孝廉之记室慰问之。有贤使年华未秋，奄遭风霜，二三幼稚，偏露谁怙之语。又以诗弔之，盖其为异邦所礼重，惟后来之裴氏父子差可比拟云。

高景秀，仕于僖王之世，与王孝廉同聘日本，任副使。日本授景秀正四位下。朱雀三年夏，孝廉将还，病卒。四年夏，景秀以孝廉丧还。日本加致王书曰：去年孝廉等北返，遭风船破，还著更造一船，未得风便，孝廉患疮，卒然殒逝。王升基、释仁贞等亦相继物故，念之怆然。今景秀等还，具书道

意，並附致信物如别。

高英善，随王孝廉聘日本，任判官。日本授正五位下。

王升基、亦随王孝廉聘日本，任判官。日本授正五位下，寻卒于日本。

乌贤偲、李俊雄，俱随王孝廉聘日本，任录事。日本並授从五位下。

释仁贞，亦随王孝廉聘日本，任录事。仁贞能诗，日本诸臣多与唱和。日本授仁贞从五位下，寻卒于日本。或曰：仁贞僧也，名仁贞，冠以释字。

卯贞寿，仕于僖王之世。朱雀三年冬，奉使朝唐，赐官告，放还。

高宿满，仕于僖王之世。朱雀四年二月，奉使朝唐，同行二十人。授官並赐锦綵、银器，放还。

李继常，仕于简王之世。太始元年三月，奉使朝唐，同行二十六人。

慕感德，仕于宣王之世。太始元年，简王薨，宣王嗣位。是冬遣感德聘于日本，告僖、简二王之丧。海中遇风，漂著彼岸。以书辞违例，未得入日京。建兴元年春，日廷造舟送之，始得还。

李承英，于宣王时官文籍院述作郎。建兴元年，慕感德等既还自日本，是冬王遣承英赍书再往修聘，並报谢。书曰：感德等回，伏奉书问，慰沃寸诚。此使去途遭风，船舶摧坏，几难生还。重蒙嘉贶，供亿频繁，资以舟楫，始得归国。下情感荷，不胜厚幸。伏以两邦继好，积有岁年，万里寻修，始终不替。谨遣使赍启申谢，有少土物，具如别状。十一月，承英等抵日本登陆。十二月入京。二年正月

献国书及方物。日皇赐宴，授位如例。初感德等之还，日廷实未与书，而来书有伏奉书问之语，日皇使人诘之。仍以书词委巽，不失恭敬，许其入京。及承英等还，日皇覆书曰：承英等至，省启具之。王嗣守蕃绪，践修旧好。侯云吕而耸望，傃风律以驰诚。行李无旷于岁时，琛贽不尽于天府。而前使感德等驾船漂毁，利涉无由，特赐一舟，俾其还渡。王受施勿忘，追迪前良，虔发使臣，远来报谢。言念丹款，深用嘉之。因还寄物，色目如别。时有留日本唐人周光翰、言升则请携之同返，承英许焉。

王文矩，于宣王及王彝震之世，历官政堂省左允、永宁县丞，凡三奉使于日本。建兴三年冬，初以政堂省左允赍书及方物往聘。书曰：承英等还，伏奉书问，俯存嘉贶，至纫殷勤。贵国敝邦，海天虽隔，飞封转币，风仪是敦。音书每嗣于岁时，惠贶幸承于珍异。眷念之分，一何厚焉。仁秀不才，幸修先业，交好庶保于终始，延诚冀踵于寻修。谨遣使赍启，远修国礼，以固勤情。奉少土宜，具录别纸。十一月，文矩等至日本。十二月，入日京。四年正月，日皇御丰乐殿宴之，奏踏歌。文矩善击球，日皇作诗纪其事，並资以绵二百屯。二月，授文矩正三位。文矩寻还，日皇附覆书云：使至省启，深纫雅怀。王俗传礼乐，门袭衣冠。器范淹通，其仪不忒。靡惮艰阻，聘礼频修。绝鲲溟而挂帆，随雁序以输賝。不有君子，能如是乎。言念款诚，无忘寤寐。风马异域，斗牛同天。道之云遥，爱而不见。附少信物，具如别录，谨因还次，书略不悉。九年冬，再往聘，同行百余人。十二月登陆，留于但马，守臣以闻。十年正月，日廷遣国博士林远雄来勘问违期之故。文矩对曰：此行为大唐平卢淄青节度使

康志睦交通之事而来，明知违期，无所逃罪。即拟却还，第船破粮绝，仰待资给。日皇竟拒其入京，並传敕曰：年满一纪，始许来聘。二月，由但马守臣写其国书及中台省牒以进，並给船、粮。时日本禁国人与蕃客交易，官吏违例，从重科处；庶民违例，决杖一百。渤海使人多赍货宝，私与日人交易，故政府严禁之。文矩遂还。咸和十八年冬，以永宁县丞三往聘，同行百人，中途船破，又被劫略。十二月，至能登登陆。十九年二月，日皇遣少内记县犬养贞守、直讲山口西成前来存问。三月，文矩介贞守等上所赍国书曰：修聘使还，年未逾纪。今更遣使，诚非守期。然自古交邻以礼，旷时一岁，犹恐情疏。况兹星律转回，风霜八变，东南向风，瞻慕有地。宁能恬寂，罕续音尘。谨备土物，随使奉附。又赍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辞多不录。日本旋改贞守等为领客使。四月，迎文矩等入京。日本左近卫少将良岑宗贞奉命慰问于鸿胪馆。时日廷以文矩之来，虽违约期，远涉沧波，人物损伤。仍受其聘问，给服赐宴，进叙文矩为从二位。副使、判官、录事，及其余品官首领各叙阶位有差。五月五日，日皇御殿观骑士射，文矩等与焉，並予以续命缕及酒，东俗所重也。文矩娴辞令，有仪容，日皇重之。命侍臣藤原卫接伴，优礼冠于诸使。卫亦娴辞令者也。文矩亦善相人，见时康亲王谓曰：皇子相至贵，他日必登大位。亲王后即位，是为光孝皇。文矩使还，日皇命参议小野篁等飨于鸿胪馆，並覆书曰：聘使王文矩等至，省启具知。惟王敦志钦仁，宅心怀惠。飞飒不断，望日域而志遐；贡篚相寻，想辽阳而如近。眷其勤苦，良嘉乃诚。但修聘之期，一纪为限。先皇明制，国宪已成。有司固请，责以违约。自边却还，特闵其罪

躬远蹈，船破物亡，使得入朝，不拘恒典。斯乃特例，不可再邀。王宜守旧约而不失，昭明德以有恒。惟存信顺之心，谁嫌情礼之薄。今文矩等还，拜寄信物，略申往意。又附太政官覆中台省牒，词意同前。

马福山，于建兴十八年，随王文矩聘日本，任大判官。日本授正五位下。

高应顺，于建兴十八年，随王文矩聘日本，任少判官。日本授正五位下。

高文信、多安寿、李英真，俱于建兴十八年，随王文矩聘日本。文信任大录事，安寿任中录事，英真任少录事。日本並授从五位下。

高贞泰，仕于宣王之世。建兴五年冬，奉使聘于日本，同行百有一人。十一月，船至加贺登陆，值大雪，路不得通，日皇命加贺守擦存问。六年正月，又予录事以上冬服。四月，由越前守臣代献信物及贞泰等别贡契丹猲二口、猧二口。皇旋幸神泉苑，观契丹猲逐苑鹿。六月，日本太政官议云：延历十八年 康王正历五年。五月二十日，右大臣奉敕渤海聘期，制以六载。而彼国使臣大昌泰等，犹嫌其迟，更事覆请，乃从所愿，不立年限。诸国承命，厚加礼接。今右大臣宣称奉敕礼聘，年期不可无限，宜仍彼国还使，更改前例，限于一纪，永以为例。其缘海诸郡，资给来使，一依前符。遂由越前传知来使，並以比年不稔，百姓凋敝，惮于迎送，不许入京。贞泰乃还。

璋璿，失其姓，仕于宣王之世。与高贞泰同聘日本，任副使，曾别献物于日廷，竟被却还。

高承祖，于宣王时官政堂省少卿。建兴七年冬，奉使聘

于日本，同行百有三人。十二月，船至隐岐登陆。先是日本约以十二年来聘一次，承祖此行未能守约，适同行释贞素赍日本留唐学问僧灵仙託寄经敕，于是承祖乃託言应灵仙之请而来，隐岐守者以闻于朝， 日皇乃使大内记布留高掌领客使，前来存问。八年三月，日本右大臣藤原绪嗣以渤海使期未届，违背旧典，寄言灵仙，巧败约期。且以连年旱疫，供应烦劳，宜即却还。上奏请之，日皇不许。五月，承祖等入日京，日皇授承祖正三位，副使、判官、录事各叙位有差，並宴赐如例。及承祖使还，日皇附以覆书曰：承祖等至，转送在唐学问僧灵仙表物，省启具之，载深嘉慰。褰国命于西秦，五台之岭非邈；敦邻好于南夏，万里之航自通。烟波虽辽，义则密迩。有斐君子，秉心塞渊， 感激之怀， 不可导说。其释贞素操行所缺者，承祖具悉，不复烦云。书中谓贞素缺操行，未详何指，或即藤原绪嗣所谓寄言灵仙，巧败约期也。贞素事具本传。

慎能至，仕于宣王之世。于建兴中，同王姪大公则朝唐，事具公则传。

高宝英，宝，一作赏。于王彝震时官同中台省右平章事。咸和三年正月，奉使朝唐，谢策命，並遣学生解楚卿等三人随宝英诣唐京入学。先是宣王遣学生李居正等三人诣唐京学习古今制度，至是业成，宝英请同归本国，文宗许之。

贺福延，于王彝震之世官政堂省左允。建兴十年春，王文矩等以违聘期被日本拒回， 自是讫未遣使。 洎咸和十一年，已满一纪。是冬，乃使福延聘于日本，同行百有五人。十二月，船至长门登陆。日皇以式部大丞小野恒柯、少外记山代氏益、少内记丰阶安人为存问领客等使，前来存问。十二

年三月，介小野恒柯等上所赍国书、别状及中台省牒。书曰：前者王文矩等往聘，初到贵界，即承勘问，不得入京。文矩等还，口传尊命，年满一纪，始许通聘。仰承衷旨，不敢频烦。谨依口传，仍依前约，遣使奉启，下情无任。又别状云：彝震祖父王在日，遣高承祖往聘，承命寄送在唐五台山僧灵仙黄金百两。承祖赍至本国，祖父王钦承眷意，转附朝唐贺正之使，令寻灵仙所在，以金付之。而程途隔海，过期不返。后年，朝唐使人回述，方知前年之使往五台山送金，而灵仙物化于先，不得付与。並悉使等从海回帆，至涂里浦遇风胥溺，託寄之金亦同陷没。其后文矩修聘，启中已缕陈之，未申礼意，将启却回，故遣使再述事由，藉输诚志。状言灵仙物化及回使溺殁事，前文矩奉使时尚未之知，语有文饰故也。未几，福延等入京。日皇以使臣守约而来，乃以式部少辅藤原诸成为郊劳使，安置福延等于鸿胪馆。太政官遣右大史蕃良丰持至馆慰问甚殷。四月，福延献所赍信物，並以私赍之土物分赠日本诸臣。日皇授福延正三位，副使、判官、录事各授阶有差，译语首领亦随色加阶焉。福延等旋赍日皇覆书及太政官覆中台省牒还。书曰：福延等至，得启具之。奉遵明约，言酌旧章。一纪星回，覲期不爽。万里波阔，賝贡仍通。言念乃诚，无忘鉴寐。前年朝唐使回，详知灵仙物化，今省别状，事自合符。亦悉託致黄金，陷没绿浦。虽人逝赍失，原图不谐，而思夫转送之劳，遥感应接之义。悠悠天际，非可跂予。相见无由，辄令人愁然不已耳。附少信物，色目如别。往来牒辞俱不录。

王宝璋，同贺福延聘于日本，任副使。日本授正四位下。

高文暄，一作暁。随贺福延聘于日本，任判官，日本授正五位下。

高文寅、一作宣。高平信、安欢喜，三人俱随贺福延聘于日本，任录事。日本並授从五位下。

乌孝慎，或云马姓，仕于彝震、虔晃二王之世，官政堂省左允。咸和十一年，随贺福延聘于日本，任判官，日本授正五位下。十八年秋，再随王文矩聘于日本，任副使。日本授从四位上。虔晃元年冬，孝慎三奉使聘于日本，任大使，同行百有四人。二年正月，船至珠洲登陆，能登守臣以闻。时值清和皇谅暗不许孝慎等入京，止于加贺。三月，日皇以大内记安倍清行、直讲刈田安雄为领客使，来慰问。五月，孝慎介清行等上所赍国书曰：虔晃幸承先绪，抚守一邦。当国间年，敢乖礼意，爰依旧贯，差命使程。愿将累代之情，永展先亲之礼。况纪近盈年，倍增结恋。期海洋于挂席，表翰信于邮传。仍发云樯，迫凌波浪。凝万里之遐想，系寸心以难穷。往复之间，伏望矜恤。孝慎别有所献。日皇予东絁五十疋、绵四百屯。六月，孝慎使还。日皇致信物，並覆书云：孝慎等至具知。文武兼体，忠孝由衷。袭当国之徽猷，敦先王之旧好。乃愿深款，何靡增怀。先皇以去年八月升遐，遗诏不许奔赴。猥以寡德，荷託鸿图。奉先训而聿修，抚旧泯以自恤。虽则会同之礼，大丧无亏；延正之朝，春秋所美。然而阙庭遏密，事须隔于段俯；邦国频灾，人有难于驿邮。缘此慰藉，使者届期遣还，问纪如赊，通情弥迩。七月，孝慎自加贺解缆还国。此行于日本诸臣亦有所献，又传唐长庆宣明历于彼邦遵用，历八百年，史家曾特笔纪之。

周元伯，于虔晃元年冬，随乌孝慎聘日本，任副使，止于

加贺。元伯颇娴文艺，为日皇所闻，特诏越前权少掾岛田忠臣，假加贺权大掾来与唱和。忠臣亦彼邦之善属文者也。

李居正，于宣王时，入唐京学习古今制度。咸和三年，业成，随朝唐使高宝英归国入仕。虔晃三年冬，奉使聘于日本，同行百有五人。四年正月，自隐岐转至岛根登陆，出云守臣以闻。日皇以散位藤原春宗、兵部少录葛井善宗为领客使来慰问。居正此行称为弔文德皇之丧而来。五月，日皇诏领客使及守臣曰：渤海聘使违例前来，辄称来弔，殊涉轻慢，理宜却还。惟闻居正位列公卿，令过悬车，才优文绮，犹可敬爱。祇应上所赍中台省牒，至国书及信物不可更收。顷者炎旱，虑妨农时，亦不可听其入京。旋以絁百三十五疋、绵千二百二十五屯，交出云守臣转赠居正等，乃还。居正此行携有梵本东胜咒，传于日本，后藏山城东胜寺。

杨成规，于王玄锡时，官政堂省左允，秩正四品，慰军上镇将军，赐紫金鱼袋。虔晃十三年，王玄锡嗣位。是冬，遣成规聘于日本，同行百有五人。賸以书云：本国肇自建邦，常与贵国通使。久要之情，至今弥厚。玄锡继先祖之遗烈，修旧典之余风。盈纪感心，善邻附义。爰授使节，仍修聘仪。伏冀矜念远客，准其入都，幸甚，愿甚。又其中台省牒略云：一纪已盈，实当聘觐。仰据前典，爰发星轺。万里程遥，寸心所指。成规此行，上距前使乌孝慎之还，适为一纪，故牒中云然。十二月，船至加贺登陆。玄锡元年春日皇以少外记大春日安、守直讲美努清名为存问兼领客使，又以少内记都良香、式部丞平秀长为掌客使。五月，成规等入日京，居于鸿胪馆。时，日京咳疾盛行，患者多死。民间流言谓由异国戾气所致，占者並云客使来朝，其征不祥。缘

此未得朝谒，仅由领客使上所赍书、牒並信物，大虫皮七张、豹皮六张、熊皮七张、蜜五斛。日皇授成规从三位。副使、判官、录事、品官以下並首领各授阶位有差。未几，日廷授以覆书云：成规等至，省启昭然，景式犹全，风猷不坠。言念笃信，来觐以修。数千里之波浪，虽有边涯；十二回之寒暄，岂促圭晷。苟谓拘礼，谁为隔疏。德也不孤，梦想君子而已。太政官复中台省牒亦云：成规等翘情紫闼，织路沧波。守我朝章，修其国礼。善邻之叹，载念寝兴。宜准前规，使申旧好。成规此行携载珍货，请就市交易，日廷许之。先与内藏寮互易，成规得官钱四十万。又与日京及诸市人互相市易，不拘例禁，市人复以土产售与之。成规擅辞翰，日皇命文学之士都良香、直道氏守大江音人、巨势文雄、藤原佐世、橘广相高阶令范等接待之。赐曲宴，飨赉甚厚。成规因与赋诗酬酢，良香称其缀属之美，绝于俦人。成规又以貂裘、麝香、暗摸靴赠良香，良香不敢受。及成规之还也，留别书，有瞻望丹阙，涕泗盈衿。依恋之诚，中心无限之语，尤为彼邦所传诵云。

李与晟，于王虔晃时，官右猛贲卫少将，秩正五品，赐紫金鱼袋。随杨成规聘日本，任副使。日本授从四位下。

李国度、贺王真，俱随杨成规聘日本，任判官。日本並授正五位下。

高福成、高观、李孝信，俱随杨成规聘日本，任录事。日本並授从五位上。

门孙宰，于王玄锡之世，为检校官。玄锡二年，王闻唐平庞勋之乱，遣孙宰与崔宗佐、大陈润等六十人往贺。乘船二艘，航海遇风。三月陈润所乘之一艘漂著于日本之甑

岛。孙宰、宗佐所乘之一艘，自甑岛转漂于天草郡萨摩及肥后。守臣疑为新罗諜者，诡称渤海使人，前来窥边，诘问綦严。唐通事张建忠适在肥后，並往覆问，孙宰等以实对，並出所赍蜡封国书、函牒、符印、弓剑为验，年月悉合。守臣闻于日廷，因付还验物，存问如例。三年六月，始修船给粮，放孙宰等还。

崔宗佐，仕于王玄锡之世。同门孙宰、大陈润等朝唐，遇风漂者日本，事已具前。

杨中远，于王玄锡之世，官政堂省孔目。玄锡五年冬奉使聘于日本，同行百有五人。十二月登陆。六年正月，出云守臣闻于日廷，款于岛根。先是杨成规聘日，许就市交易；朝唐使门孙宰等遇风，复由日本资送。王特遣中远等往答谢，其国书曰：乃者杨成规等被差往聘，得达微诚。使还，复承赐书，拜蹈受读。翌年，检校官门孙宰等乘船入唐，海中遇风，漂著贵岸，特蒙矜恤，予以资粮，乃得生还。致念久要之情，特敦善邻之誼。延颈南望，抃感交深。身非木石，岂宜缄默。且检旧典，两国交使往来，舟车织路。今乃使节断绝，多历岁年。礼尚往来，圣人所贵；闻义则徙，君子斯宗。先祖规模，常欲奉于是日；后嗣堂构，庶必继于前修。何胜悬诚，不遑待纪。谨差使申谢，请准入都，远客幸甚。三月，日皇以行少外记大春日安名、前讚岐掾占部月雄为领客使，前来存问。四月，中远介安名等上所赍国书、中台省牒及信物。六月，日本太政官以前使通聘未满一纪，违背曩例，不许入京。並却其书、牒、信物，由领客使宴于出云，仍给归途资粮。太政官并覆牒云：贵国世为善邻，我德不居，无烦来谢。曩时有制，以纪为限。今读来牒，顿戾旧

章。仍令所在友存，收其素款。俟守期于盈纪，修旧好而更来。中远等乃还。中远此行赍有玳瑁盃，欲献于日廷，不得请，日本通事春日宅成见之叹曰：昔入大唐，获观多珍，未有若此之奇也。

高元固，于王玄锡之世，入唐应宾贡试。过福建，遇诗人徐夤，谓之曰：国人得公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诸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夤因赠以诗云：折桂何年下月中，闽山来问我雕虫。肯书金翠销屏上，谁把刍荛过日东。郯子昔时遭孔圣，繇余往代讽秦宫。嗟嗟大国金门士，几个人能振素风。夤字昭梦，莆田人，登昭宗乾宁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后归乡，依王审知，诗即作于是时。

乌炤度，于王玄锡之世，入唐应宾贡试。与新罗宾贡李同同榜进士及第，名在其上，仕至国相。逮王玮瑎十三年，其子光赞亦入唐应宾贡试。礼部侍郎薛廷珪知贡，举，光赞与新罗宾贡崔彦撝同榜进士及第，而名在其下。值炤度奉使朝唐，表请曰：臣昔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赞宜升彦撝之上，昭宗不许。

裴颋，于王玄锡之世，官文籍院少监，秩正四品，赐紫金鱼袋。玄锡十一年冬，奉使聘于日本，同行百有五人。十一月，船至加贺登陆。日廷命守臣款接，並禁与国人互易货物。十二年正月，日皇以行少外记大藏善行、式部少丞高阶茂范为存问使，许颋等入京。颋以硕学通才，典领文籍，风仪甚美，邻国雅重视之。乃征北陆诸郡海产肴物，送加贺供客使食。复以客使入京，途经加贺、越前、近江、山城诸地，分命守臣修葺沿途官舍、道桥，掩瘗遗体，以崇听观。颋等将近京，又以右近卫少将平正范为郊迎使，文章得业生纪

谷长雄为掌客使，皆向来使节所未有也。五月，颋等入日京，献国书及信物。日皇宴于丰乐殿内，教坊舞女百三十八人奏舞，使颋观之。旋授颋从三位，同使者位各有差。端午日，日皇御殿，观四府骑射，颋与焉。同行录事以上，悉予续命丝，品官以下，予菖蒲缦，如王文矩故事。内藏寮就鸿胪馆交易客使珍货，亦如杨成规故事。先是日皇以颋富文藻，乃以式部少辅、文章博士菅原道真权治部大辅、美浓介岛田忠臣权玄蕃头，至是又择五位以上有容仪者三十人接伴之。左卫门权佐藤原良积与其选，而不娴文辞。及会，颋欲与赋诗，良积错愕而出。道真、忠臣、长谷雄等与颋唱酬甚欢。道真与颋同年生，雅相爱重。颋谓道真：诗似白香山，道真则称之曰：裴大使七步之才也。即席赠遗，疑若宿构。日皇亦好诗，赏颋才美，予衣一袭，及颋等使还，日皇命参议行右卫门督兼权近江守藤原诸葛等至鸿胪馆，以国书、信物及太政官牒付之。王玮瑎元年冬，颋再奉使于日本，时已进文籍监，同行仍百有五人。十二月，船至伯耆登陆，守臣以闻。宇多皇命备中权掾三统理平、明法得业生中原岳来存问。二年五月，颋等入日京，款于鸿胪馆，赐宴、叙位如例。颋仍与菅原道真、纪谷长雄等赋诗唱酬，以叙离怀。是月，使还。其余事不详。子璆，详后。

高周封，仕于王玄锡之世，官阶不详，赐绯银鱼袋。玄锡十一年，随裴颋同聘日本，任副使。日本授正四位下，同使判官、录事授五位以下，各随阶授位有差。

王龟谋，于王玄锡时，官文籍院少监。玄锡二十年冬，奉使聘于日本同行百有五人，赍国书及中台牒以往。牒云：守约敦诚，年星遍汉，已近旧制之限，将及满纪之期。每

仰前规，常企上国，梯航而早勤来往，溟海而不患夐遥，谨遣使展谒，继修旧好。十二月，舟至出云登陆，守臣以闻。自裴颋之还，至是将及十年，尚未满一纪之数，故日廷仅于二十一年正月，遣少内记藤原菅根、大学大允小野良弼等为存问使，来出云写其书牒奏之，而不许其入京。六月，龟谋还。日皇附致覆书，而太政官亦答以牒云：国之典故，理宜率由。来非其期，待以何礼。既无地于逃责，岂不时而备仪。所司议成，从境放却。第龟谋等行缘风渚，身苦浪花。虽秋雁僭知候之宾；而寒松全守贞之节。仍命州吏造船、给粮，善邻之怀，以此为则。申旧好于后纪，寻前踪于当年。异时之来，勿违成例。日本左近少将藤原敏行善书，所覆书牒，皆命敏行书之。由是其墨迹遂流传于国内。龟谋还后二年，裴颋续来，适满一纪之数。

崔礼光，王諲譔时，官殿中少令。諲譔二年正月，奉使朝梁。梁加礼光以下爵秩，並赐金帛有差。

裴璆，于末王时，嗣其父颋，官文籍院少监，继为政堂省信部少卿，改和部少卿。擅文藻如其父，屡膺使命。初，颋再至日本，与菅原道真等以诗唱和，尝言吾家有千里驹，即指璆也。諲譔元年冬，以文籍院少监奉使聘于日本，船至伯耆登陆。二年正月，守臣以闻。时去裴颋之还，适满一纪之数。三月，日皇遣大内记藤原博文等来存问。四月，以式部大丞纪淑光、散位菅原淳茂为掌客使，兵部少丞小野葛根、文章生藤原守真为领客使，曲宴璆等于今来河边，並引之入京。淳茂，道真之子也，与璆同年生，亦擅文藻如其父。至是与璆唱和，言及先人时事，璆感叹歔欷。异域之人，两世邂逅，以为奇遇。淳茂赠璆诗有云：裴文籍后闻君久，

菅礼部孤见我新。年齿再推同甲子，风情三赏旧佳辰。皆纪实也。醍醐皇以璆为名父之子，亦爱其才美，深加优礼，授从三位，並予衣一袭。六月使毕将还，日皇遣参议藤原菅根就馆，付覆书及太政官牒。时宇多法皇逊居仁和寺，托名栖鹤居士，投书于璆，以致其父颋曰：足下昔再入觐，光仪可爱。余本野人，未曾交语，每想风姿，北望增恋。方今名父之子礼毕北归，辄私与通函，藉达鄙意。嗟乎，余栖南山之南，浮云不定；君家北海之北，险浪几重。一天之下，宜有相知；四海之内，莫谓不遇。此中纳言纪谷长雄笔也。藤原博文约诸文士饯璆于鸿胪馆，赋诗为别。大江朝纲为之序，有云：前途程远，驰思于雁山之暮云；后会期遥，沾缨于鸿胪之晓泪。璆极赏之。东国之例，不许臣执私交远人。越前掾都在中与璆交游，临别以诗赠之，璆叹其工。执政知而不问，以重璆也。十三年冬，璆以信部少卿再奉使于日本，同行百有五人。十一月，船至若狭登陆，守臣以闻，处于越前之松原驿。此行亦遵满一纪再来之例，日皇遣式部少辅橘惟亲等来存问，並给食。十四年二月，馈时服于璆等。五月，璆等遵日廷限以二十人携其珍货入京，被款于鸿胪馆，上其国书及信物。日皇宴璆等于丰乐院，进叙璆为正三位。及使还，文士数辈会于鸿胪馆，赋诗送之。纪有昌为之序。同行有四人遁留不还，日廷遂命安置于越前。璆颇重大江朝纲之才，归国后会日本使人来，璆讯之曰：大江公已为相乎？答曰：未也。璆曰：贵邦何不重才也？ 十九年二月， 以守和部少卿奉使朝梁，贡人参、松子、昆布、黄明、细布、貂鼠皮被一褥六、发、 靴革、 奴子二。 五月，梁授璆右赞善大夫，赐紫金鱼袋，寻还。二十年正月，国灭于契丹，改为东丹国，人皇王

突欲为王。璆仕于其朝，官英绪大夫。甘露四年冬，使于日本，同行九十三人。十二月，船至竹野大津滨登陆。五年正月，丹后守臣以闻，日皇遣使来存问。璆称本为渤海故臣，今仕东丹。同使者多称契丹之过恶，日廷始知渤海已亡。惟以使者失辞，复遣使勘问。璆等乃进谢状曰：璆等奉陪臣之小使，紊与国之恒规，向伪背真，去善从恶。不救前王于危亡之际，猥从新主于兵戈之间。勘责之旨，诚无所避。遂不得修聘而还。自杨泰师、王孝廉、王文矩、杨承规等以文采见重异域，而裴氏父子尤为特出，可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已。璆归之后，遂无再聘日本者。

卫钧，于末王之世，官铁州刺史。諲譔二十年，国亡。七月，钧举兵抗契丹，契丹遣尧骨率兵围之，拔其城。

申德，官将军。末王諲譔二十年，国亡，奔高丽，同行五百余人。

冒豆干，末王时之小将也。諲譔二十年，国亡，奔高丽。

朴渔，爵检校开国男。末王諲譔二十年，国亡，奔高丽。

吴兴，官工部卿。末王諲譔二十年，国亡。明年三月，兴奔高丽，同行五十人，又有僧载雄等六十人与兴同行。

论曰：渤海之先附于高丽，高丽之俗固重世族者也。唐承六代之后，俗以门阀相高，渤海频与唐通，亦熏习其化。宋洪皓称其右姓有六，曰高、张、杨、窦、乌、李，此熏习唐化之证也。金尚书令张浩之先，渤海人也，本姓高氏，为高句丽东明王之裔，至曾祖霸始姓张。高氏为高丽右姓，国亡后籍于渤海。渤海诸臣及遗裔之见著录者，高氏凡得五十余人，较他姓为繁，此又世族出于高丽之证也。世族之制，原

于魏之九品中正，官人者衡以门第，故世俗以门第相高。渤海亦然，故宗臣以王子为最贵，其他族人多为贵卿。异姓诸臣以右姓为贵，庶姓入仕者久之亦成世族。故其衔使命而朝天子、入异国也，多妙选才长应对、优于文学之士为之。非其平日陶镕有术，亦曷克臻此，斯亦重世族之明效已。余次渤海诸臣列传，凡得百十有七人，皆异姓之仕于王朝者。观其轺车所往，常以百数十人自随。夫岂无绩学之彦，卓异之俦，出乎其间。特以书缺有间，姓字不彰，良可慨也。

卷十一　士庶列传

渤海国志九

茹常，于武王时入唐，居幽州。后为朔方列将，以战功赐姓李氏，更名嘉庆。子怀光，亦仕唐，以武功显。德宗时，累官太尉、朔方节度使。贞元元年，以叛诛，即文王大兴四十八年也。

释贞素者，僧也。僖王之世负笈入唐，究心释典，以应公为师。朱雀元年秋，与日本留唐学问僧灵仙遇于唐京逆旅，议论投契无间。宣王建兴四年，灵仙入五台山求法，遂留于铁懃寺。七年，贞素携日本寄灵仙百金並书，自唐京涉长途，抵五台，致于灵仙。灵仙乃以舍利万颗、新经两部、造敕五通，别具表文，属贞素致之日本。未几，贞素返国。是年冬，遂与高承祖同聘于日本，盖重灵仙之托也。及承祖等还，日廷又以百金托致于灵仙。九年冬，贞素随贺正使重入唐地，不辞跋涉，访问灵仙。十年四月，达于五台，而灵仙已先移居灵境寺，並为人毒死矣。贞素哭以诗云：不体尘心泪自涓，情因法服奄幽泉。明朝倘问沧波客，的说遗鞋白足还。灵仙与应公相友善，应公复师事灵仙，为衣钵授受之

所自，故贞素两往访之。是年，贺正使毕，贞素随返，海行至涂里浦遇风，同行俱溺，贞素与焉。而托寄灵仙之金，亦同陷没。

朱承朝，于宣王时同李居正、高寿海诣唐京，学习古今制度。咸和三年，业成，随朝唐使同中台省右平章事高宝英还国。其后仕履未详。居正别有传。

高寿海，遣唐学生也。事已具前。

解楚卿，于咸和五年，随高宝英诣唐京入学，同行赵孝明、刘宝俊共三人。其后还国，仕履未详。

赵孝明、刘宝俊，皆遣唐学生也。事已具前。

萨多罗，僧也。于王虔晃初年，入唐京，寓于西明精舍。自谓能通鸟兽语，每闻乌鹊、燕雀啅噪，则说休咎及闾巷间事，如目击者。一日，秋暑方炎，罗与朝士数人联骑，将纳凉于城西别墅。途遇牝豕引诸豚而行，喀喀有声，一朝士戏问曰：此豕有语否？多罗对曰：有之，人自不能喻也。又问曰：所语何？对曰：巨彘顾诸雏云：行行行向前，树阴下食妳。计其不远，当遇官槐而止，且饲群子矣。诸朝士奇其语，因缓辔随侦之。豕果逾沟不没，过圈不奔，直抵木阴，踞乳诸子，如其所言。尔后贵臣宅第互迎问之，无少差忒。后主禁旅者，欲籍其名于军寺，多罗不乐，杖锡出京，不知所往。唐人苏鹗阙史纪之如此。

论曰：渤海士庶之见纪载者至鲜，余所得者仅八人而已。然如茹常之留唐不归，亦高多佛遁留日本之俦亚也。朱承朝等五人与李居正同为遣唐学生，归国后当亦入仕。释贞素两次入唐，一使日本，亦如释仁贞之膺从事之选，不得纯以缁流视之。特此诸氏，无仕履可考，姑以比于士庶之列。至若

萨多罗者出于小说家言，频涉怪诞，而余犹取以入传者，渤海史迹十九无考，以罕见珍，故过而存之也。

卷十二　属部列传

渤海国志十

渤海武王之世，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而臣之。九传至宣王，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盖东北诸夷，始则臣事，继则半就夷灭者也。兹考其属部有五：曰黑水部，曰拂涅部，曰虞娄部，曰越喜部，曰铁利部。

黑水部，为勿吉七部之一，处于最北，亦曰黑水靺鞨。有望建河按：即今黑龙江。流于其境，分南北二部，南黑水靺鞨在河之南。北黑水靺鞨在河之北。其人劲健，俗皆编发，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无屋宇，並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父子相承，世为君长。俗无文字。兵器有角弓楛矢。其畜宜猪，富室至畜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其乘马于尸前设祭。其酋曰大莫拂瞒咄。按：即满洲二字之来源。有盐泉，气蒸薄盐凝树颠。当渤海建国时，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四部地皆属之。黑水部亦斥大土地，亚于渤海，其全盛时分十六部落。武王仁安三年，其酋倪属利稽朝唐，玄宗拜为勃利州刺

史。六年，唐安东都护薛泰请于其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首领为都督， 诸部刺史隶属焉， 唐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先是黑水部朝唐使经渤海境，有事必以告，且尝与其使偕。至是未告而往，武王怒。七年遣将伐之。九年，唐赐其都督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武王讫简王之世，见于纪载者凡十六朝唐，或云二十五朝。其首领名氏之可见者，倪属利稽之外，曰屋作箇、五郎子、乌素可蒙、诸箇蒙、落职讫蒙、阿布思利、阿布利稽，凡七人。至宣王之世，并服诸夷，黑水部遂不复通于中国，盖亦畏而臣之矣。迨渤海将亡，复自通于后唐。

拂涅部，亦为勿吉七部之一，亦称大拂涅，在渤海国之东北，黑水部之南。武王、文王之世，凡十八朝唐，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马。其首领名氏之可见者，曰失异蒙、如价、朱施蒙、鱼可蒙、薛利蒙、那弃勃，凡六人。文王以后，则渤海役而属之，不复通于中国。宣王以后，并其地，设东平府，部灭。

虞娄部，一曰挹娄，在渤海上京之东，黑水部之东南。讫康王正历七年，尚通于唐，其酋长名氏不详，其后则渤海役属之。康王时，菇富仇官虞娄蕃长，奉使朝唐，即其部之押使也。宣王以后，并其地，设定理、安边二府，部灭。

越喜部，在渤海上京之东北。自武王讫康王之世，凡十二朝唐。其首领名氏之可见者，曰乌施乃蒙、勃施计、奴布利、破支蒙、芯利施、野古利、乌舍利，凡七人。其后不复朝唐，盖渤海已役而属之。宣王以后、并其地，置怀远、安远二府，部灭。

铁利部，地与越喜部相比。武王、文王两世，凡十三朝唐。其首领名氏之可见者，曰阒许离、买取利、可娄计、倪处梨、涙池蒙、封阿利、米象、失伊蒙、绵度户，凡九人。其后不复朝唐，盖渤海已役而属之。宣王以后，并其地，设铁利府，部人北徙。

五部以外，又有思慕部、郡利部、窟说部、即今库页岛。莫曳皆部，大抵在黑水部之北。渤海能否役而属之，史无可考，故不悉载。

论曰：渤海属部以黑水为最强，其役属于渤海也，亦以黑水为最后。余考唐开元中，以平卢节度使押两蕃及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则以黑水之强，亚于渤海故也。迨永泰元年，乃以淄青平卢节度增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而不及黑水，盖是时黑水已役服于渤海矣。又考册府元龟，铁利部朝唐讫于开元二十八年，拂涅部讫于二十九年，越喜、虞娄两部讫于贞元十八年，黑水部讫于元和十年，是其役服之次第，尚有可考。其后则黑水独存，而其他四部俱见并灭。新唐书谓以拂涅故地为东平府，越喜故地为怀远、安远二府，虞娄原作挹娄。故地为定理、安边二府，铁利故地为铁利府，是其证也。虽然渤海亡后女真继兴，既雄视东北诸族，复殄辽祀而代之女真，固黑水之裔也，岂不异哉。

卷十三　遗裔列传

渤海国志十一

大素贤，王族也。末王时，官司徒。諲譔二十年，国灭，契丹建东丹国于忽汗城，人皇王图欲王之，素贤为左次相。甘露三年，国迁于东平，素贤随往。五年，东丹王浮海适唐，素贤乃佐王妃萧氏主国政，居位颇久。十五年六月，左相兼契丹东京留守耶律羽之劾其不法，免职。

载雄，僧也。国灭后一年，随工部卿吴兴等奔高丽，同行六十人。

金神，遗民也。国灭后二年，率六十户奔高丽。

大儒范，王族也。国灭后两年，率众奔高丽。

隐继宗，遗民也。国灭后二年九月，率众奔高丽，见高丽王三拜，或谓失礼。大相含弘曰：失土之人三拜，合于古礼，未为失也。

洪见，遗民也。国灭后三年，以船二十艘载人口、用具奔高丽。

正近，遗民也。国灭后三年，率三百余人奔高丽。

林升，遗民也。国灭后十二年，同三千余户附于高丽。

东丹人皇王妃大氏，王裔也。生平王隆先。

王继远，其家牒称为汉太原王烈之后。烈十七代孙文林，仕高丽，为西部将，殁于王事。又八世曰乐德，始为渤海人，以孝闻，继远之曾祖也。末王二十年，国灭于契丹，改建东丹国，图欲为王，都辽阳，称南京，继远仕为翰林学士。甘露五年，修南京，王命继远撰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立于宫门之内。孙咸饬。

咸饬，仕于契丹，官中作使。圣宗太平九年，避大延琳之难，迁居渔阳。孙叔宁。

叔宁，仕于契丹，官六宅使、恩州刺史，迁居中京大定府。一称白霫。子永寿，迁居韩州，又于天祚帝天庆中迁居辰州之熊岳。永寿子政，事具于后。

大昭佐，王族也。国亡，仕于东丹。甘露元年七月，奉使入唐，同使六人。

高正祠，遗臣也。国亡仕于东丹。甘露四年，奉使入唐，贡方物。七月，授正祠为太子洗马。

王宪，遗民也。东丹甘露五年正月，自唐归国，为黑水部人剽劫。

文成角，遗臣也。国亡，仕于东丹。甘露六年十二月，奉使入贡于唐。八年七月，唐拜成角为朝散大夫、右神武军长史，赐金紫。

高保乂，遗臣也。国亡，仕于东丹，官右录事、试大理评事。甘露六年十二月，同文成角入唐，职奏事。八年七月，唐拜保乂为朝散郎、右骁卫长史，赐金紫。

列周道，道，一作义。遗族也。仕于东丹，官南海府都督。甘露十年十一月，奉使入唐，贡方物。十一年二月，唐授周

道检校工部尚书。

乌济显，遗族也。仕于东丹，官政堂省工部卿。甘露十年十一月，同列周道入唐。十一年二月，唐授济显为光禄卿。

高徒焕，仕于东丹，官兵器寺少令。甘露十三年，同契丹使臣梅里捺卢古聘于南唐，並以特别羊三万口、马二百匹鬻之，以其价市罗、纨、茶、药而归。南唐翰林院撰二丹入贡图，其主李昪复命中书舍人江文蔚作赞以彰之。

乌斯多，一作乌思罗，又作崔乌斯多。遗族也。东丹二十九年，斯多等三十人自东丹归于周。

高模翰，一名松，遗族也。有臂力，善骑射，好谈兵。契丹初平渤海，模翰奔高丽，王妻以女，因罪亡归，遂仕于契丹，坐使酒杀人下狱。太祖知其才，贳之。太宗援石敬塘及伐晋末帝，模翰皆与其役，屡立战功，又曾以通事使于晋。太宗尝曰：朕统一天下，此人之力也。又称：卿英锐无敌，如鹰逐雉、兔，当图形麟阁。累官上将军，加特进检校太师，封悊郡开国公，开府仪同三司。宋宰相宋琪称模翰曰渤海首领大舍利。穆宗应历初，授东丹国中台省右相，至东京，父老欢迎曰：公起戎行，致身贵显，为乡里荣，相如、买臣辈不足过也。九年，迁左相，寻卒。

大鸾河，王裔也。东丹五十四年六月，宋太宗既灭北汉，移兵伐辽即契丹之改称，以下同。鸾河统渤海兵与小校李勋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归宋，太宗以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后五年春，太宗宴于大明殿，召鸾河慰抚久之，谓殿前都校刘延翰曰：俟高秋戒候，当与骏马数十匹，令出郊游猎，以遂其性。因以缗钱十万并酒赐之。

李勋，遗族也。东丹五十四年六月，以小校随大鸾河入宋。

乌玄明，右姓也。其先人于国亡后，保聚故地，建定安国而为之王。传至烈万华，东丹国四十五年，因女真遣使朝宋，附贡方物。又传至玄明，年号元兴。五十六年，宋太宗欲大举伐辽，乃以诏书赐渤海乌舍城琰府王，令助攻。又以诏赐玄明，令张犄角之势。会扶余府背辽归定安，玄明亦怨辽侵侮，闻宋将用兵北伐，欲依以摅宿怨。其冬，又附女真使上表于宋曰：定安国王乌玄明言：臣本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聚方隅，涉历星纪。顷岁契丹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臣祖考守节不降，与众避地，仅存生聚，以迄于今。而扶余府昨背契丹，並归本国，灾祸将至，无大于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画，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其末题云元兴六年十月。太宗答以诏曰：得所上表，且陈感激。卿远国豪帅，名王茂绪。强敌吞并，失其故土。沉冤未报，积愤奚伸。矧彼獯戎，尚摇虿毒。败衄相寻，灭亡可待。今国家已于边郡广屯重兵，俟至严冬，即申天讨。卿若能追念累世之耻，宿戒举国之师，当予伐罪之秋，展尔复仇之志。朔漠底定，爵赏有加，宜思永图，无失良便。而况渤海愿归于朝化，扶余已背于贼庭。励乃宿心，纠其协力，克期同举，必集大勋。因付女真使赍诏还。后八年，宋端拱二年。王子大元因女真使附献马、雕羽、鸣镝于宋。又十二年，宋淳化二年。复因女真使上表于宋。又二十七年，宋天禧二年。国人骨须奔于高丽，盖已见并于辽矣。

乌昭庆，亦玄明之族也。其先人于国亡后，据混同江右岸，自为一部，称乌舍国，亦作兀惹。东丹国五十六年，宋

太宗欲大举伐辽，赐其王诏曰：乌舍城清渝府一作浮渝。渤海琰府王：蠢兹北戎，犯我封略。今欲鼓行深入，大歼丑类。素闻尔国，密迩寇仇。势迫并吞，力不能制，因而服属，困于宰割。当灵旗破虏之际，是邻邦雪愤之日。所宜尽出族帐，佐予兵锋。俟其剪灭，沛然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朝。朔漠之外，悉以相与。勖乃协力，朕不食言。久之，宋兵不出，而乌舍国亦未之应。传至昭庆，仍与辽抗。圣宗统和十二年，以奚和朔奴为都部署，引兵来伐，昭庆殊死战，顿辽兵于坚城之下。未几兵退。是冬，宋人复浮海与之相通。未几力竭，遂修贡于契丹。十五年，昭庆以本国地远，请免岁时贡进鹰、马、貂皮。契丹许以生辰、正旦如旧，余免贡进。其后仍与之抗。二十二年，南京女真获昭庆妻子，献于契丹。

辽景宗渤海妃某氏，疑为大氏。遗裔也。生一女，名淑哥。

辽圣宗妃大氏，王裔也。生临海公主长寿。

大道秀，渤海王世子光显之子也。光显事已具前。道秀仕于高丽，显宗时为大将，裔孙金就。

金就，仕于高丽，高宗时为大将，伐蒙古有功，封永顺君，遂为永顺大氏一族之祖，其后人改称永顺太氏。

大仁靖，王裔也。仕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官东京宰相府右平章事。

渤海陁失，遗裔也。其先亡入高丽，以渤海为姓。显宗时陁失官礼部郎中。辽圣宗于统和二十八年，自将伐高丽，陁失来降。

高清明，遗裔也。于辽圣宗时官渤海详稳。开泰七年，

诏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伐高丽，清明与焉。十二月，排押与高丽兵战于茶、陁二河之间，败绩。天云、右皮室二军没溺者甚众，清明亦没于阵。事闻，恤其妻，並录其子弟。

大康乂，王裔也。辽圣宗开泰中，累官南府宰相，出知黄龙府，善抚绥，东部怀服。榆里底乃部长伯阴与榆烈比来附，送于朝，且言浦卢毛朵界多渤海人，乞取之。诏从其请。康乂领兵至大石河驼准城，掠数百户以归。未几卒。

罗汉，遗族也。仕于辽，官渤海帐司宰相。圣宗太平八年九月，权东京统军使。

大延琳，高王之裔孙也。辽圣宗太平中，官东京舍利军详稳。九年八月，起兵于东京，囚留守驸马萧孝先及南阳公主，杀户部使韩绍勳、副使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即王位，国曰兴辽，建元天庆。高丽史作建元天兴。时，距国亡已百有三年。初，辽东无榷酤盐麴之法，关市之征亦宽弛，绍勳以燕地平山之法绳之，民不堪命。燕又大饥，嘉献计造船，使民漕粟以赈燕，水路艰险，多至覆没。申请不之信，复加榜掠，民怨思乱，故延琳乘之，首杀绍勳、嘉，以快众心。延琳先与副留守王道平谋，並召黄龙府守者黄翩为应。道平不从，夜逾城与翩往告变于辽，圣宗征诸道兵进讨。时辽国舅详稳萧匹敌治近延琳，乃率本管及家兵先据要要害，绝其西渡之计。又渤海帐司太保夏行美者，率兵戍保州，延琳密驰书，使图其统师耶律蒲古。行美反以实告蒲古，遂杀渤海兵八百人，而东路亦断。延琳知黄龙、保州皆不附己，遂分兵北取沈州。节度副使张杰声言欲降，故延琳攻之不急。及知其诈，而已有备，不克而还。九月，延琳遣其大府丞高吉德往高丽告建国，兼乞援。高丽发兵，攻辽鸭绿江东畔，不

克。其太师大延定亦引女真兵攻辽，未及取胜而辽之诸道兵皆至，延琳婴城固守。十月，辽以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为都统，萧匹敌为副统，督兵来攻。十二月，延定遣使再至高丽乞援，其国相等议曰：兵者危事，不可不慎。曩者轻出，已为失计，且彼之相攻，安知非我之利。宜修城谨堠，徐以观变，故援兵不复出。十年正月，延琳遣其水部员外郎高吉德再往高丽乞援。三月，孝穆去城四面筑城堡以围之，延琳益困。八月，延琳将杨祥世密送款于敌军，夜开南门纳之，延琳被擒。时所部南海城被辽兵围已经岁，追闻别部首长皆被擒，乃降，兴辽国亡。十二月，辽叙用渤海旧族有勋劳及材力者，余分居来、隰、迁、润等州。

高吉德，遗族也。延琳建国，官大府丞，迁水部员外郎，两奉使于高丽，告建国，兼求援。事已具前。

大延定，延琳之昆弟行也。延琳建国官太师，引女真兵攻辽，未及取胜，而辽之诸道兵皆至，事已具前。

刘忠正，遗族也。初仕高丽，官左司郎中知银台事，与閤门舍人庾行简俱有宠于高丽穆宗。后康兆作乱，杀行简，忠正奔辽。及延琳建国，官行营都部署。太平十年七月，延琳被围方急，忠正统军于外，遣宁州刺史大输庆赍表赴高丽乞援。或云仕高丽者别为一人。

大输庆，王裔也。延琳建国以输庆为宁州刺史，事已具前。

李匡禄，遗族也。延琳建国，以匡禄为郢州刺史。太平十年八月，延琳被围，匡禄往高丽乞师。九月，至高丽，闻国亡，遂留不归。

夏行美，遗族也。仕于辽，官渤海帐司太保。圣宗太平

九年，大延琳建兴辽国于东京。行美时总渤海军于保州，延琳密使率兵图统帅耶律蒲古，行美执其使送于蒲古，又诱其党百人杀之，延琳遂不得逞，以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明年，迁忠顺军节度使。重熙十七年，迁副部署，致仕，卒。

大力秋，王裔也，尚临海公主。太平十年，大延琳起兵东京，力秋坐死，主改适萧慥古。

大道李卿，疑王裔也。仕于辽，为水军指麾使。圣宗太平十年五月，投大延琳，被围于东京，道李卿以同为渤海人见疑，乃奔高丽，同行六人。

大道行郎，疑亦王裔也。仕于辽，为渤海军监门军。太平十年八月，兴辽国灭。十一月，辽大徙渤海遗族于来、隰、迁、润四州及上京东北等处。道行郎等不获安居，乃于七月投高丽，同行十四人，自是相继来投者甚众。

高真祥，遗族也。仕于辽，为渤海军判官。景福元年七月，持牒投高丽。

王光禄，遗族也。仕于辽，为渤海军孔目。景福元年，同高真祥投高丽。

沙志明童，遗族也。兴宗重熙元年正月，自辽投高丽，同行二十九人。

史通，遗族也。重熙元年二月，自辽投高丽，同行十七人。

萨五德，遗族也。重熙元年五月，自辽投高丽，同行十五人。

亐音若己，遗族也。重熙元年六月，自辽投高丽，同行十二人。

所乙史，遗族也。重熙元年六月，自辽投高丽，同行十七人。

高城，遗族也。重熙元年七月，自辽投高丽，同行二十人。

李南松，遗族也。重熙元年十月，自辽投高丽，同行十人。

首乙分，遗族也。重熙二年四月，自辽投高丽，同行十八人。

可守，遗族也。重熙二年四月，自辽投高丽，同行三人。

正奇叱火，遗族也。仕于辽，为渤海军监门队。重熙二年五月，自契丹投高丽，同行十九人。

先宋，遗族也。重熙二年六月，自辽投高丽，同行七人。

奇叱火，遗族也。重熙二年十二月，自辽投高丽，同行十一人，高丽处于国之南鄙。

大坚济，王裔也。仕于辽，重熙九年闰十二月，被命为东京回礼使，使于高丽。

开好，遗族也。重熙十九年四月，自辽投高丽。

大永信，王裔也。仕于辽。天祚帝乾统九年正月，使于高丽，贺生辰。

大仲宣，王裔也。仕于辽，官泰州管内观察使。天祚帝天庆元年，使于高丽，贺生辰。

古欲，遗族也。居于饶州。辽天祚天庆五年二月，起兵于饶州，称大王。三月，辽命萧谢佛留率兵来攻。四月，古欲击败之。辽以南面都部署萧陶苏斡为都统，再以兵来攻。五月，古欲复击败之，声势颇盛。六月，陶苏斡以计招之，古欲遂为所获，起事凡五阅月而败。翌年正月，高永昌继起兵于东京。

高永昌，先世为右姓。国灭，迁居辽阳。永昌仕于辽，为供奉官。天祚帝天庆五年，募渤海武勇马军二千人，屯白草谷，备御女真，以永昌为之魁。东京留守萧保先为政酷虐，渤海人素悍，有犯法者不少恕。六年正月朔夜，永昌率徒众十数人，乘酒恃勇，持刃逾垣入府衙，登厅问留守所在。绐云：外军变，请为备。保先始出，即杀之。东京户部使大公鼎闻变，作权行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臣集诸营奚、汉兵千余人据守，永昌逸出。公鼎于翌日搜索作乱首事者，得数十人，皆杀之，即抚安民。仓卒之际，有滥被其害者，人情汹汹，不可禁戢，永昌率渤海马军自外乘之。初三日，抵首山门，大公鼎等登门说谕使归，永昌不从。初五日夜，城中举火，内应开门，骑兵突入，阵于通衢。大公鼎、高清臣等督兵拒之，不胜，领麾下残兵百余，夺西门出奔。永昌乃据东京，称大渤海皇帝，一作国号大元。建元隆基。一作应顺。旬日之间，下辽东五十余州，分遣军马略地。惟不能禁戢所部，颇有杀掠，所在州郡，奚人户往往携家渡辽水避之，以是稍失人心。闰月，贵德州守将耶律余睹以广州附于永昌。独沈州未下，辽命宰相张琳及萧韩家奴，募辽东失业者并驱转户强壮充军，得兵二万。五月初，自显州来攻，永昌设备于辽河三义梨树口以拒之。琳遣羸卒数千为疑兵，别以精骑间道渡河，趋沈州。永昌觉之，遣兵迎敌，旬日间三十余战，永昌不胜，退保东京。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为寨，遣人移文招抚，永昌不从。琳乃令所赍五日粮，决策破城。越二日，命所发安德州义军先渡河，次引大军齐渡。永昌俟至半渡，以铁骑五百突出其傍，出琳不意，复断其河路。琳军退保旧寨，三日不得渡，乏食，初七日夜，移寨归沈州。永昌以骑

兵尾追之，杀掠甚众。琳率余兵，仅得入城。先是永昌使其臣撻不野杓合奉币求救于金，且曰：愿并力以取辽。金使胡沙补、胡突古先后来谓永昌曰：同力取辽固可，惟应去帝号，如能归款，当以王爵处之。永昌再使撻不野同胡沙补、胡突古偕往报命，而表辞不逊，且请还所俘渤海人。金再遣大药师奴同撻不野来招谕永昌。已而金命大将斡鲁统诸军，趋东京攻永昌。五月，遇辽军于沈州。时张琳方议再举，忽得金檄称，准渤海国王高永昌状：辽国张宰相统军来攻，伏望救援。即约五月二十五日进兵。琳见檄以为永昌诈作，不为备。未几，东北有军拥至，其兵呼曰：女真至矣。琳急整军迎敌，众已夺气，遂溃走，琳缒城仅免，退保辽州。永昌闻金兵入沈州，大惧，使家奴铎剌以金印一、银牌五十，赴金师请去名号称藩。斡鲁已使胡沙补等来报，会渤海人高祯降金，言永昌非真降，特藉以缓师，斡鲁遂进兵来攻。永昌乃杀胡沙补，率众拒之。遇金兵于沃里活水，不战而却，金兵乘之，遂至东京城下。永昌出战，于首山下大败，以骑五千奔长松岛。东京人恩胜奴、仙哥等执永昌妻子以城降金。未几，撻不野亦与卢克忠执永昌及铎剌送于金师，皆见杀。永昌建国凡五月而灭，时距大氏之亡已一百九十年。自大延琳、古欲讫永昌，凡三起兵，旋即覆灭，其后遗胤散亡，无复有能建国者矣。

铎剌，遗族也。为高永昌之家奴，事已具前。

撻不野，遗族也。仕于高永昌，后执永昌，降于金，事已具前。

恩胜奴，遗族也。金太祖攻辽，下宁江州，获东京渤海人皆释之，往往中道亡去，恩胜奴与仙哥与焉，诸将请

杀之。太祖曰：既已克敌下城，何为多杀。昔先太师尝破敌获百余人，皆亡去，既而其部人多来降。今此辈亡去，日后当有效用者。先太师谓世祖也。收国二年，金兵攻东京，高永昌出亡，恩胜奴、仙哥首以城降，太祖之言果验。

仙哥，遗族也，事已具前。

大公鼎，王裔也。先世籍辽阳率宾县。辽圣宗统和中，徙辽东豪右，因家于大定。公鼎幼庄愿，长而好学，登道宗咸雍十年进士第，调沈州观察判官。时辽东雨水伤稼，北枢密院大发濒河丁壮，以完隄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独曰：边障甫宁，大兴役事，非利国便农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从之，罢役，水亦不为灾。濒河千里，人莫不悦。改良乡令，省徭役，务农桑，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累迁兴国军节度副使。时有隶鹰坊者，以罗毕为名，扰害田里，岁久，民不堪。公鼎言于朝，即命禁戢。会公鼎造朝，大臣谕帝嘉纳之意，公鼎曰：一郡获安，诚为大幸，他郡如此者众，愿均其赐于天下。从之。徙长春州钱帛都提点。道宗如春水，贵主例为假贷。公鼎曰：岂可辍官用，徇人情，拒之。颇闻怨詈，语曰：此吾职，不敢废也。俄拜大理卿，多所平反。天祚即位，历长宁军节度使、南京副留守，改东京户部使。时高永昌起兵杀留守萧保先，民多响应。公鼎有人望，单骑行郡晓谕。有投兵而拜者曰：是不欺我，敢弗听命。已而乱愈甚，公鼎乃去。旋拜中京留守，赐贞亮功臣，乘传赴官。时盗贼充斥，有遇公鼎于路者，即叩马乞自新。公鼎给以符约，俾还业。闻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内肃清。天祚闻之，加赐保节功臣。时人心反侧，公鼎虑生变，请布恩惠以安之，为之肆赦。公鼎累表乞归，不许。会奴贼张撒八率无赖啸聚，公

鼎欲击而势有不能，叹曰：吾欲谢事久矣，为世故所牵，不幸至此，岂命也夫！因忧愤成疾，保大元年卒，年七十九。子昌龄左承制，昌嗣洛州刺史，昌朝镇宁军节度。

辽天祚帝—称海滨王。文妃，姓大氏，小字瑟瑟，王裔也。聪慧闲雅，详重寡言。乾统初，天祚幸耶律挞葛第，见而悦之，纳入宫中。三年冬，册为文妃，生蜀国公主、晋王敖卢斡。妃自少时工文墨，善歌诗。见女真之祸日迫，而天祚醉心畋猎，不以为意，一时忠臣多所疎斥。时作歌诗以讽谏，词颇激切，不避权贵，天祚见而衔之。是时境地日蹙，天祚有倦勤意，诸子中惟晋王最贤，萧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会文妃之姊适耶律挞曷里，妹适耶律余覩，奉先诬告余覩欲立晋王，尊天祚为太上皇帝。于是戮挞曷里並其妻，文妃与晋王相继赐死。

高桢，遗族也。模翰五世孙，居于辽阳，少好学，尝业进士。高永昌起兵东京，桢在其军。金将斡鲁来攻，已下沈州，永昌惧，佯请降。是时，桢母在沈州，桢遂自东京潜出降金，並称永昌请降非诚，斡鲁进兵，遂破永昌。金以桢同知东京留守事，授猛安。天会六年，迁尚书左仆射，判广宁尹，加太子太傅。在镇八年，政令清肃，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师，提点河北西路钱帛事。天眷初，同签会宁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国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济出守中京，以桢为同判，俄改行台平章政事，为西京留守，封任国公。是时，奚、霫军民皆南徙，谋克别术者因之啸聚为盗。海陵患之，即以桢为中京留守，命乘驿之官，责以平贼之期。贼平，封河内郡王。海陵至中京，桢警夜严肃，有近侍冯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尝夜饮干禁，桢

杖之濒死，由是权贵皆震慑。迁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进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桢久在台，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当路者忌之，荐张忠辅、马讽为中丞。二人皆险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桢。正隆例封冀国公。桢因固辞曰：臣为众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书空独语曰：某事未决，某事未奏，死有余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奠，赙赠加等。桢性方严，家居无声伎之奉。虽甚暑，未尝解衣缓带。对妻孥危坐终日，不一谈笑，其简默如此。

高安国，遗族也。仕辽，官兴、辰、开三镇节度使，遂居辰州。子六哥。

六哥，于辽末官左承制，累至刺史。金将斡鲁攻下东京，六哥率其乡人迎降，金以为榆河州千户，久之告老。子彪。

彪本名召和失。始生，其父用术者言，为其时日不利于己，欲不举，其母营护得免。居数岁，竟逐之，彪匿于外家。辽调兵东京时，其父已老，当从军，怅然谓所亲曰：吾儿若在，可胜兵矣。所亲具以实告，彪因代父行。与金兵战于出河店，辽兵败走，彪独力战。金军帅见之曰：此勇士也，宜生致之。及金兵下东京，随其父降。久之，又代其父为榆河州千户。金都统杲攻中京，彪领谋克，从斡鲁破辽将合鲁燥及韩庆民于高、惠之境。已而驻军武安，合鲁燥以劲兵二万来袭，从斡鲁出战，与所部皆去马先登，奋击败之。奚人负险拒命，所在屯结，彪屡战有功。宗望攻平州，彪徇地西北道，破敌，招降石家山寨。再从宗望伐宋，为猛安。师次真

定，彪率兵士七十人，临城筑甬道，城中夜出兵焚攻具，彪击走之。大军围汴，以五十骑屯于东南水门。宋再以重兵出战，彪皆败之。师还，屯镇河朔，复破敌于霸州，擒其裨将祝昂。河间夜出兵二万袭金营垒，彪率三谋克兵击败之。天会五年，授静江军节度使、寿州刺史。明年，伐宋，从帅府徇地山东，攻城克敌，数被重赏。七年，师至睢，彪以所部招诱京西人民，次柘城县，其官吏出降，彪独与五十余骑入城。继而城中三千余人复叛，彪率其众力战败之，抚安其民而还。从梁王宗弼袭宋，高宗至杭州。师还，宋将韩世忠以战舰数百扼于江北。宗弼引而西，将至黄天荡，敌舟三十余来逼南岸，其一先至者载兵士二百余，彪度垂及，以钩拽之，率勇士数十，跃入敌舟，所杀甚众，余皆逼死于水中。明年，从攻陕西，师至宁州，彪与完颜昂率兵三千取鄜州。始至，有来降者言：城东北隅守兵将谋为内应。彪即夜从家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觉之，彪与从者皆殊死战，诸军继进，遂克其城。从攻和尚原及仙人关，与阿里监护漕粮并战舰至亳州，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击败之，擒其将萧通。击涟水贼水寨，进取涟水军，其官民已遁去，悉招降之。彪勇健绝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铠，历险如飞。及临敌，身先士卒，未尝反顾，大小数十战，率以少击众，无不胜捷。齐国既废，摄胜阳军以东诸路兵马都统，抚谕徐、宿、曹、单，滕阳及其属邑皆按堵如故。为武宁军节度使，颇黩货，尝坐赃，海陵以其勳旧，杖而释之。改忻州防御使，历安化、安国、武胜军节度使，迁行台兵部尚书，改京兆尹，封郜国公。以忧去官，起复为武定军节度使、归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禄大夫。久之致仕，复起为枢密副使、舒国公，赐名彪。卒年六

十七，谥桓壮。

高仙寿，遗族也。仕于辽，官海州刺史。天祚帝天庆四年七月，金太祖集女真诸部兵攻宁江州。帝方在庆州射鹿，略不介意，命仙寿统所部渤海军应援。

梁福，遗族也。金太祖二年十月，次来流城，召福与斡答剌，使之伪亡，去招谕其乡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

斡答剌、遗族。事已具前。

杨朴，遗族也。先世迁居铁州。朴登辽进士第，累官校书郎。高永昌建国时，降女真，颇用事，劝阿骨打称皇帝，是为金太祖，建元天辅，以旻为名，国号大金。又陈说于太祖曰：自古英雄开国受禅，先求大国封册。乃遣人诣天祚帝求封册，其事有十：徽号大圣大明皇帝，一也；国号大金，二也；玉辂，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宝，五也；以兄弟通问，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岁输银绢二十五万疋，分南宋岁赐之半，八也；割辽东、长春两路，九也；送还女真阿骨、产、赵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群臣议，以为自此无患，乃备天子衮冕、玉册、金印、车辂、法驾之属，册立太祖为东怀国皇帝。使至金，朴以仪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东怀国乃小邦怀其德之意，册内复无为兄之文，其云遥芬多戬，皆非美意，彤弓象辂亦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轻侮。命来使归易其文。答云：兄友弟恭出自周书，言友睦则兄弟之义见矣。朴面折以为非是。太祖大怒，叱出来使，欲腰斩之。粘罕诸人为谢乃解，人笞百余。朴寻进知枢密院事，称内相。建议以为混一封疆，奄宅天命，而六宫未备，殊失四方观覩，欲备册命，正后妃之位。太祖从之，册蒲察氏为皇后。

又建言国家兴自遐荒，朝仪典章犹所未备，以中朝言之，威仪侍卫，尊无二上，诸亲从诸王部族尊贵者驰驱戎行，虽不可尽责，其自番、汉群臣以下，宜致敬尽礼，合定朝仪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序。太祖从之。后太祖出征，以骨捨为留守。既而有中京之行，召骨捨共谋，乃以朴权知行营留守。朴为人慷慨，有大志，多智善谋。建国之初，诸事草创，朝仪制度，咸出其手。

乙塞补，遗族也。辽末，居于宁江州。金太祖以兵取宁江州，乙塞补降，从破黄龙府，战于达鲁古城，未几叛去，行军千户仆忽得追复之。

高庆裔，裔，一作绪。遗族也。仕于金。太宗天会六年，左副元帅宗翰伐宋，庆裔随军为通使。兵至曲阜，方发孔子墓，宗翰问庆裔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岂可发？乃尽杀诸发墓者，故阙里得全。累擢辅国大将军、西京留守、大同府尹。八年秋，庆裔献议于宗翰曰：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故汴京既得而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两河州郡既下，而官制不易，风俗不改者，可见吾君意非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帅可首建此议，无以恩归他人。宗翰从之。于是令右监军希尹请于朝，得旨允行。乃遣庆裔至河南诸州郡，访求贤人可建国者。初，宋以景州刘豫为济南太守，旋节制京东兵马，徙守东平。庆裔自云中由燕京、河间越旧河之南至景州，会吏民于州治，谕以求贤建国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愿听所举。庆裔徐露意以属豫，郡人以豫景人，复迎合敌情，乃共戴之。庆裔喜曰：正与朝廷、帅府意合，遂令列状举之。庆裔至德博、东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东平，则分递诸郡，以取愿状，故

豫得立。庆裔归云中具陈诸州郡戴豫之意，並上吏民愿状。宗翰复令庆裔驰问豫可否，豫佯辞，再往乃诺。九月，金主以庆裔及礼部侍郎知制诰韩昉为册礼使，立刘豫为帝于大名府，国号大齐，建元阜昌。豫感庆裔立己，以重赂酬之，其子麟猊于庆裔称曰恩府门生。宗翰以庆裔为腹心，尝谕枢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转官以庆裔参主之，夺官爵者甚众。庆裔亦教宗翰以淫刑毒政待其下，以故怨者甚众。十三年，熙宗即位。十一月，迁庆裔为尚书左丞，以夺其权。十五年六月，宗磐之徒构之以赃罪，下庆裔于狱。宗翰乞免庆裔官以赎罪。熙宗不许，斩庆裔于会宁市。临刑，宗翰哭别之，庆裔曰：公早听某言，事岂至此。月余，宗翰亦以愤恚卒。

李善庆，遗裔也。仕于金。太祖天辅元年，宋徽宗 宣和元年。报宋使臣马政之聘，同行二人，一名小散多，熟女真也；一名勃达，生女真也。赍国书並北珠、生金、貂皮、人参、松子为贽。二年正月丁巳，至汴京，时宋庭议结金夹攻辽，恢复燕云故地，故有是聘。三年三月，宋遣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忠训郎王环充赍诏书、礼物，与善庆等渡海再往聘。先是赵良嗣议报女真仪，欲以国书，用信礼。有开曰：女真之酋，止节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属，何必过为尊崇，止用诏书足矣。问善庆如何，善庆曰：二者皆可用，惟所择。于是从有开议。有开与善庆等至登州，未行而有开卒。会宋闻辽已割辽东地封女真为东怀国王，且谓女真尝祈辽修好，于是罢使人之行，止差呼延庆等用登州牒遣之，善庆等遂归。

高随，遗裔也。仕于金。太祖天辅四年，宋遣赵良嗣等来议夹攻辽。七月，金遣孛堇斯刺习鲁为报聘使，随与大迪

乌副之，语具大迪乌传。

大迪乌，王裔也。仕于金。太祖天辅四年，宋遣右文殿修撰赵良嗣来议夹攻辽。是年七月，金遣孛堇斯剌习鲁为报聘使，以迪乌及高随副之，皆渤海人也。九月，迪乌等至宋汴京，宋旋以登州兵马钤辖马政为报聘使，同迪乌等北还。五年正月，金又遣孛堇曷鲁为遣宋使，迪乌副之。五月，至汴京。八月、迪乌等赍书归国。

张寿昌，遗裔也。为窝里嗢之妻。金天会十三年，窝里嗢卒、宗弼取寿昌归于黎阳。

郭药师，遗族也。居于铁州。辽末募辽东人为兵，使报怨于女真，得二万人，号曰怨军，以药师为帅。金将乌楞古攻显州，败药师于城下。天祚亡保天德，耶律淳自立，改怨军为常胜军，擢药师为诸卫上将军。淳死，其妻萧氏称制，药师以涿、易二州归于宋。药师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夺迎春门，皆入城。萧妃令闭城门，与宋兵巷战。药师大败，失马步走，逾城以免。宋人犹厚赏之。太祖割燕山六州与宋，宋使药师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张觉而杀之，函其首以与宗望，药师遂深尤宋人，而无自固之志矣。宗望军至三河，药师等拒战于白河。兵败，药师乃降。宗望遂取燕山。太宗以药师为燕京留守，给以金牌，赐姓完颜氏。从宗望伐宋，凡宋事虚实，药师尽知之。宗望能以悬军深入，驻兵汴城下，约质纳币，割地全胜以归者，药师能测敌国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两镇不受约束，命诸将讨之，药师破顺安军营，杀三千余人。海陵即位，诏赐诸姓者皆复本姓，故药师仍姓郭氏，子安国。

安国，累迁奉国上将军、南京副留守。贞元三年，南京

大内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銶、同知安武军节度使王全按问失火状。留守冯长宁、都转运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安国及留守判官大良顺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处勾当官南京兵马都指挥使吴濬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並斩。谕之曰：朕非为宫阙壮丽也，自即位以来，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奸细烧延殆尽。本欲处尔等死罪，特以旧人宽贷之。押宿人兵法当处死，疑此辈容隐奸细，故皆斩也。安国性轻躁，本无方略。海陵将伐宋，以安国将家子，擢拜兵部尚书，改刑部尚书。军兴，领武捷军都总管，与武胜、武平军为前锋。海陵授诸将方略，安国前奏曰：赵构闻王师至，其势必逃窜。臣等不以远近，追之获而后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是也。得构即置之寺观，严兵守之。及闻世宗即位，海陵谋北还，更置浙西道兵马都统制府，以完颜元宜为都统，安国副之。及海陵遇弑，众恶安国所为，与李通辈皆杀之。

大良顺，王裔也。仕金。贞元三年，为南京留守判官，事具郭安国传。后官万户。大定二年，随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伐宋。时宋将吴璘以兵围德顺，合喜遣良顺与万户完颜习尼列等，各将本部兵救之。未几，两国讲和，德顺之围遂解。

大家奴，王裔也，为金初渤海六谋克之一。太祖天辅二年七月，诏家奴等六谋克所属贫民：昔尝给以官粮，置之渔猎之地，今历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数以闻。

大臮，一名撻不野，王裔也。居于辽阳，世仕辽有显者。金太祖伐辽，辽征兵辽阳，时臮年二十余，在选中。辽兵败，臮脱身走宁江。宁江破，臮越城而逃，为军士所获，太祖问其家世，因收养之。收国二年，为东京奚民谋克。是

，初破高永昌，东京旁郡邑未尽服属，使臭伺察反侧，有闻必达。太祖以为忠实，授猛安，兼同知东京留守事。取中、西两京，隶阇母军。辽军二十万来战，阇母使臭以本部守营，臭坚请出战，不许。或谓臭曰：战，危事，独苦请，何也？臭曰：丈夫不得一决胜负，尚何为！苟临战不捷，虽死犹生也。阇母闻而壮之，乃遣出战。既合战，阇母军少卻，辽兵后蹑之，臭麾本部兵横击，杀数百人，由是显名军中。天会三年，宗望伐宋，信德府居燕、汴之中，可驻军以济缓急，欲遂攻之，恐不能亟下。议未决，臭独率本部兵，选善射者射其城楼，别以轻锐潜升于楼角之间，遂克其城。军至濬州，宋人已烧河桥，宗望下令：军中有能先济者功为上。臭捕得十余舟，使勇悍者径渡，击其守者，而夺其戍栅，由是大军俱济。明年，再伐宋，以臭所领渤海八猛安为万户，赐金牌。既破汴京，臭为河间路都统。已克河间，阇母怒其不早降，因纵军大掠，臭谏止之，已掠者官为赎还。除河间尹，从攻袭庆府。先一日，臭命军士预备畚锸及薪，既傅城，诸将方经营攻具。未鸣鼓，臭军有素备，遂先登。军帅以臭未鸣鼓辄战，不如军令，请罪臭。朝廷释弗问，仍例赏之。宗弼伐江南，济淮，宋将时康民率兵十七万来拒，臭率本部从击，败之。复以骑二千与当海击败淮南贼十万，杀万余人，王善来降。将渡江，臭军先渡，舟行去岸尚远，宋列兵江口，臭视其水可涉，则麾兵捨舟趋岸疾击之，宋兵走，大军相继而济。俄遇杜充兵六万于江宁之西，臭与鹘卢仆击走之。师还，臭留为扬州都统，经略淮海、高邮之间。再为河间尹，兼总河北东路兵马。十一年，入见。太宗赐坐，慰劳甚久，特迁太子太保，赐衣一袭、马二匹及鞍辔、铠甲，改元帅右都监。齐国

废，臭守汴京。熙宗念臭久劳，降御书宠异之。天眷三年，罢汉、渤海千户谋克，以臭旧臣，独命依旧世袭千户。是岁，拜元帅右监军。宗弼再伐宋，宋人称臣乞和，遂班师，臭独留汴，行元帅府事。皇统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八年，进左监军。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帅，兼行台右丞，迁平章行台省事，进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如故。海陵疑左副元帅撒离喝，以为行台左丞相，使臭伺察之，诏军事不令撒离喝与闻。撒离喝不知海陵意旨，每与臭争军事不能得，遂与臭有隙。海陵竟杀撒离喝，召臭入朝，拜尚书右丞相，封神麓郡王。四年，请老，为东京留守。贞元三年，拜太傅，领三省事，累封汉国王。十二月，有疾，海陵幸其第问之。是岁薨，年六十八。海陵亲临哭之，诏有司废务三日，禁乐三日，其三日当赐三国国使馆燕，以不赐教坊乐，命左宣徽使敬嗣晖宣谕之。赠太师、晋国王，谥杰忠，遣使护丧归葬。正隆夺王爵，赠太傅、梁国公。或云擒高永昌之挞不野即臭也。子磐。

磐，一名蒲速越，天德末，官骁骑指挥使。海陵王遇弑，磐整兵来救。副指挥使王祥语之曰：无及矣。磐乃止。未几，众取磐衣巾裹海陵屍焚之。后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袭猛安。大定三年，迁嵩州刺史，从仆散忠义伐宋有功。五年，召为符宝郎，迁拱卫直都指挥使。初，磐以伐宋功，进官一阶，磐心少之，颇形于言。上闻之，下吏按问，杖一百五十，改左卫将军。诏求良弓，磐多自取，及护卫入直者，辄以己意更代，护卫娄室告其事，诏点检司诘问。磐有妹在宫中为宝林，磐属内侍僧儿员思忠使言于宝林曰：我无罪，问事者迫我，使自诬服。宝林诉于上，上怒，杖僧儿一百，磐责陇州防御使。上戒之曰：汝在近密，执迷自用，朕

以卿父之功，不忍废弃，姑令补外，其思勉之。改亳州防御使，迁武宁军节度使，坐事除名。起为韩州刺史，改祁州刺史，复坐事，削四官，解职。久之，尚书省奏大磐以年当叙。上曰：刚暴之人，屡冒刑章，不可复用。太傅大臭，别无嫡嗣，其世袭猛安谋克，不可易也。

六斤，遗裔也。金海陵王时，为完颜亨家奴。亨，梁王宗弼之子也，袭封芮王，官右卫将军，以材勇绝人，为海陵所忌，出为真定尹，数转为广宁尹。海陵任李老僧为同知，伺亨动静，且令构其罪状。六斤颇黠，亨使总诸奴，老僧乃谓六斤曰：尔渤海大族，不幸坐累为奴，宁不念为良乎。六斤尝与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杀此奴。六斤闻之，惧，密与老僧谋所以诬亨者。亨有良马，将因海陵生辰进之，以谓生辰进马者众，不能以良马自异，欲他日入见进之。六斤乃言亨笑海陵不识马，不足进。亨之奴有自京师来者，具言徒单阿里出虎诛死。亨曰：彼有贷死誓券，安得诛之。奴曰：必欲杀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则将及我矣。六斤即以为怨望，遂诬亨欲因间刺海陵，老僧即捕击亨以闻。海陵使人鞫之，亨言尝论铁券事，实无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与妾私通，亨尝言欲杀之状。海陵终以此为亨罪，使人蹴其阴间杀之。

完颜亨妻大氏，王裔也，为亨之次妃。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杀诸宗室，于是杀亨妃徒单氏及大氏，並其子羊蹄等三人。大定间复亨官爵，並改葬亨及其妻子。

大怀忠，王裔也。于金海陵王时，官点检。海陵与嫡母徒单太后有隙，恐其有异图，乃诏怀忠与翰林待制斡论、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库直长习失杀太后于宁德宫。又命护卫高

福、辞勒蒲速斡以兵士四十人从。太后方樗蒲，大怀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诏，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从后击之，仆而复起者再，高福等缢杀之。

完颜昂妻大氏，王裔也，又为金海陵王从母姊。昂本名奔睹，在海陵时纵饮沈酣，辄数日不醒。海陵闻之，常面戒不令饮，得间辄饮如故。世宗大定初，还自扬州，妻子为置酒私第，未数行辄卧不饮，大氏怪而问之。昂曰：吾非嗜酒者，但向时不以酒自晦，则汝弟杀我久矣。今遭遇明时，正当自爱，是以不饮。闻者称之。

高松，遗裔也，一名檀朵。金世籍于澄州析木县。年十九从军为蒲辇，有力善战。宗弼闻其名，召置左右，从破汴京及和尚原，累官咸平总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官押东京路渤海万户。兵部尚书可喜谋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与万户高松谋之，必从我矣。众曰：若得此军，举事易矣。老僧往见松，说松曰：君有功旧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县令也，每念圣恩，累世不能报，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辉，阿琐知事不可成，遂上变，共捕斡论赴有司。松从征窝斡，以功迁咸平少尹，四迁崇义军节度使。卒年七十四。

高寿星，遗族也。居于辽阳。金熙宗时为近侍。皇统八年，平章政事秉德与左司郎中三合议，欲徙辽阳渤海人屯燕南，寿星在徙中，诉于悼平皇后，后以白熙宗，熙宗怒，杖秉德而杀三合。

金海陵王母大氏，王裔也。生于辽阳，为辽王宗干之次室，生三子，长即海陵。天德二年正月，与嫡母徒单氏俱尊为皇太后。大氏居永宁宫。曾祖坚嗣赠司空，祖臣宝赠司

徒，父吴天赠太尉、国公，兄兴国奴赠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十一月，吴天进封为王。时太祖崇妃萧氏尚在，尊为太妃，大氏事之甚谨，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执妇礼，海陵积不能平，诬太妃以隐恶杀之。大氏事徒单氏亦甚谨，相得欢甚，海陵自以其母大氏与徒单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徒单氏生日酒酣，大氏起为寿，徒单氏方与坐客语，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诸公主、宗妇与徒单氏语者，皆杖之。大氏以为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岂能尚如前日耶。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于武德殿。大氏欢甚，饮尽醉。明日，海陵使奏曰：太后春秋高，常日饮酒不过数杯，昨见饮酒，沈醉，儿为天子固可乐，若圣体不和，则子心不安，其乐安在。至乐在心，不在酒也。及迁中都，徒单氏独留上京居永寿宫，大氏常谓海陵曰：永寿宫待吾母子甚厚，毋相忘也。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诏以钱十万贯求方药。及病笃，又谓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寿宫偕来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寿宫当如事我。戊寅，崩。诏尚书省：应随朝官至五月一日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为始，禁乐一月。外路自诏书到日后，官司三日不治事，禁乐一月，声钟七昼夜。贞元三年，大祥，海陵率后宫奠哭于菆宫。海陵将迁山陵于大房山，故大氏犹在菆宫也。九月，太祖、太宗梓宫及宗干柩至中都。先是已尊谥宗干曰德宗，至是又尊谥大氏曰慈宪皇后。海陵亲行册礼，与宗干合葬于大房山，升祔太庙。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谥号。及宗干降帝号，封辽王，诏以徒单氏为妃，而大氏追降为辽王夫人。

金海陵王妃大氏，初称第二娘，后进封贵妃。

大颖，王裔也。金正隆间为翰林待制，尝言海陵欲南伐，多所征发，河北、山东盗贼蜂起。颖出使还朝，因极言之。海陵恶闻其言，怒而杖之，除名。世宗即位，嘉颖忠直，起为秘书丞。

大兴国，一名邦基，王裔也。初事金熙宗，为寝殿小底，权近侍局直长，最见亲信，未尝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寝，兴国时从主者取符钥归家，主者即以付之，听其出入以为常。皇统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兴国以宋司马光画像及他珍玩赐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赐，熙宗不悦，杖兴国一百，而夺回所赐。海陵谋弑，意先得兴国，乃可伺间入宫行大事。且度兴国无罪被杖，必有怨望心，以可乘此说之，乃因李老僧结兴国。既而知无异心可与谋，乃召至卧内，令解衣欲与之俱卧，意有所属者。兴国固辞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无故杀常胜，又杀皇后。乃以常胜家产赐阿林，既又杀阿林，遂以赐我。我深以忧，，奈何？兴国曰：是固可虑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惧，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府赐物，君遂被杖，我亦见疑。主上尝言会须杀君，我与君皆将不免，宁坐待死，何如举大事。我与大臣数人谋议已定，尔以为如何。兴国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缓也。乃约十二月九日夜起事。兴国取符钥开门，矫诏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于御榻上，是夜兴国先取投榻下，及乱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海陵既立，以兴国为广宁尹，赐奴婢百口，犀玉带各一，钱、绢、马、牛、铁券如其党，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再赐兴国钱千万、黄金四百两、银千两、良马四匹、驼车一乘、橐驼三头、真珠巾、玉钩、带玉、佩刀及玉校鞍

辔。天德四年，改崇义军节度使，始赐名邦基。再授降阳、武宁节度使，改河间尹。世宗即位，废于家，凡海陵所赐皆夺之。大定中，邦基兄邦杰自京兆判官还，世宗曰：大邦杰因其弟进，滥厕缙绅，岂可复用。并罢其子弟与所赠父官。及海陵降为庶人，诏曰：大邦基与海陵同谋弑逆，遣诛至今，为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侧。

大邦杰，兴国之兄也。官京兆判官，事已具前。

大庆山，王裔也。金海陵王时，为近侍局副使。海陵之死，庆山曰：事急矣，当出避之。海陵曰：走将安往。方取弓，以中箭仆地，庆山亦被杀。

金世宗元妃张氏，渤海遗族也。父玄征，母高氏，与世宗母贞懿皇后葭莩亲，世宗纳为次室，生赵王永中而氏卒。大定二年，追封宸妃。是岁十月，追进惠妃。十九年，追进元妃。

金世宗柔妃大氏，渤海遗族，符宝郎磐之妹也。世宗大定五年，在宫中为宝林者。宝林者，内官也，次于才人。后进位柔妃。卒，陪葬坤厚陵。

高德基，字元履，遗族也。居于辽阳。金皇统二年，登进士第。六年，为尚书省令史。海陵为相，专愎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与之详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贾昌祚谕旨曰：卿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当。未行，会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摄燕京行台省都事。改摄右司员外郎，除户部员外郎，改中都路都转运副使，迁户部郎中。正隆三年，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明年，德基与御史中丞李筹、刑部侍郎萧中一俱为营造提点。海陵使中使谓德基等曰：汝等欲乘传往邪？欲乘己马往邪？银牌可于

南京尚书省取之。筹乞先降银牌，复遣中使谓筹曰：牌之与否，当出朕意，尔敢辄言，岂以三人中，官独高邪。遂杖之三十，遣乘己马往，德基、中一乘传往。转同知开封尹。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状不善，下迁同知北京路都转运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滥，水入京城，德基遽命开长乐门疏分，使入御沟，以杀其势，水不能为害。迁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转运使。九年，转刑部尚书。有犯罪当死者，宰相欲从末减。德基曰：法无二门，失出犹失入也。不从。及奏，上曰：刑部议是也。因召诸尚书谕之曰：自朕即位以来，以政事与宰相争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议不合，即具以闻。为贺宋国生日使。及还，宋于礼物外附进腊、茶三千胯，不亲封署。基德曰：姪献叔而不署，是无名之物也。卻之。十一年，改户部尚书。德基上疏，乞免军须房税钱等，减农税及盐酒等课，未报。随朝官俸粟折钱，增高市价与之，多出官钱几四十万贯，上使人谕之曰：卿为尚书，取悦宰执近臣，滥出官钱，卿之官爵，一出于朕，奈何如此。于是决杖八十，户部郎中王佐、员外郎卢彦冲、同知中都转运使刘銑、副使石抹长寿、支度判官韩镇、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宝、判官强锐昌、姚宗奭、尼庞古达吉不，皆决杖有差。诏自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赦后，尚书省、御史台、户部、转运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钱，皆追还之。德基降兰州刺史，王佐大兴府推官，卢彦冲河北西路户籍判官，刘銑东京警巡使，石抹长寿东京留守推官，韩镇河东南路户籍判官，李克勤通远县令，李宝清水县令，强锐昌、姚宗奭、尼庞古达吉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致仕，卒。子锡。

锡字永之，以廕补官。积劳，调淄州酒使。课最，迁萍乡令。察廉，迁辽东路转运支度判官、太仓使、法物库使，兼尚林署直长，提举都城。所历北京、辽东转运副使、同知南京路转运使事。贞祐初，累迁河北东路按察转运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高衎字穆仲，遗族也。居于辽阳。敏而好学，自少有能赋声，同舍生欲试其才，使一日赋十题戏之，衎执笔怡然，未暮十赋皆就，彬彬然有可观。年二十六登进士第，乞归养，逾二年方调滕阴丞，召为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丧去官，起复吏部员外郎，摄左司员外郎。王彦潜、常大荣、李庆之皆在吏部选中，吏部拟彦潜、大荣皆进士第一，次当在庆之上，彦潜洺州防御判官，大荣临海军节度判官，庆之沈州观察判官。左司郎中贾昌祚挟私，欲与庆之洺州。诡曰：洺虽佳郡，防御幕官在节镇下。乃改拟彦潜临海军，大荣沈州，庆之洺州。庆之初赴选，昌祚以庆之为会试诠读官，而庆之弟庆云为尚书省令史，多与权贵游，海陵心恶之，尝谓左右司昌祚必与庆之善。有大奉国臣者，金海陵王母永宁太后族人，先为东京警巡院使，以脏免去，欲因太后求见，海陵不许。衎与奉国臣有乡里旧，拟为贵德县令。海陵大怒，于是昌祚、衎、吏部侍郎冯仲等，各杖之有差，庆云决杖一百五十，罢去。未几，昌祚、仲、庆云皆死，衎降为清水县主薄，兵部员外郎摄吏部主事杨邦基降宜春县主簿，吏部主事宋全降滕阴县主簿，尚书省知除杨伯杰降闾阳县主簿。居二年，为大理司直，迁户部员外郎，同知中都都转运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转左司郎中。世宗孜孜求谏，群臣承顺旨意，无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

谙悉，实赖将相大臣同心辅佐。百姓且上书言事，或有所补。夫听断狱讼，簿书期会，何人不能。如唐虞之圣，犹曰稽于众，舍己从人。正隆专任独见，不谋臣下，以取败乱。卿等其体朕意。使衎传诏台省百司曰：凡上书言事，或为有司沮遏，许进表以闻。迁吏部尚书。每季选人至，吏部托以检阅旧籍，谓之检卷，有滞留至后季犹不得去者。衎三为吏部知其弊，岁余铨事修理，选人便之。五年，为贺宋国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职。大定七年，卒。三子，长守义，大定十六年进士。次守信，以荫补官。次守礼，宣徽使。守信子宪。

宪字仲常，外家王氏，黄华山人王庭筠其舅也。宪幼学于外家，故诗笔字画俱有庭筠之风，天资颖悟，博学强记，在太学中诸人莫敢与抗。泰和三年，乙科登第，自言于世味澹无所好，唯生死文字间而已。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年未三十，作诗已数千首。仕至博州防御判官。辽阳破，殁于兵间。

大奉国臣，王裔也。居于辽阳，为金海陵王母永宁太后族人，官东京警巡院使，事具高衎传。

张浩，字浩然，遗族也。居于辽阳，本姓高氏。高祖乐夫仕辽，官礼宾使。曾祖霸，官金吾卫上将军，始为张氏。祖祁，官南海军节度使。父行愿，仕至右班殿直。兄某为僧，名慧休。金天辅中，辽阳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为承应御前文字。天会八年，赐进士及第，授秘书郎。太宗将幸东京，浩提点缮修大内，超迁卫尉卿，权签宣徽院事，管句御前文字，初定朝仪。求养亲，去职。起为赵州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为大理卿。天眷二年，详定内外仪式。历户、工、礼三部侍郎，迁礼部尚书。田珏党事起，台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书

从委，决遣无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补除彰德军节度使，迁燕京路都转运使。俄改平阳尹。平阳多盗，临汾男子夜掠人妇，浩捕得，榜杀之，盗遂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颇事之，庙祝、田主争香火之利，累年不决。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强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缮葺尧帝祠，作击壤遗风亭。海陵召为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封虞国公。天德二年，丁母忧。起复参知政事，进拜尚书右丞。天德三年，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监护工作，命浩就拟差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浩进拜平章政事，赐金带、玉带各一，赐宴于鱼藻池。浩请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从之。拜尚书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赐其子汝霖进士及第。未几，改封蜀王，进拜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鲁国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谏不行，言不听，则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则求去。卿于二者何居？浩对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养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许。海陵欲伐宋，将幸汴，而汴京大内失火，于是使浩与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浩从容奏曰：往岁营治中都，天下乐然趋之。今民力未复，而重劳之，恐不似前时之易成也。不听。浩朝辞，海陵问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谏，乃婉词以对，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观天意欲绝赵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对曰：赵构无子，树立疏属，其势必生变，可不烦用兵而服之。海陵虽喜其言，而不能从也。浩至汴，海陵时时使宦者梁珫来视工役，凡一殿之

成，费累巨万。琉指曰：某处不如法式。辄撤之。浩不能抗，而与之均礼。汴宫成，海陵自燕来迁居之。浩拜太傅、尚书令，进封秦国公。海陵至汴，累月不视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诸将。浩欲奏事，不得见。会海陵遣周福儿至浩家，浩附奏曰：诸将皆新进少年，恐误国事。宜求旧人练习兵者，以为千户谋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恶闻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将发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书省事，世宗即位于辽阳，扬州军变，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杀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户部员外郎完颜谋衍上贺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师，入见。世宗谓曰：朕思天位惟艰，夙夜惕惧，不遑宁处。卿国之元老，当戮力赞治，宜令后世称扬德政，毋失委任之意也。俄拜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时为首相，不能匡救，恶得无罪。营建两宫，殚竭民力，汝亦尝谏，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余年，练达政务，故复用卿为相，当自勉，毋负朕意。浩顿首谢。居数日，世宗谓浩曰：卿为尚书令，凡人材有可用者，当举用之。浩举纥石烈志宁等，其后皆为名臣。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衎及浩姪汝弼宣谕。浩力疾入对，即诏入朝毋拜，许设座殿陛之东，若有咨谋，然后进对。或体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决。浩虽受诏，然每以退为请。三年夏，复申前请，乃除判东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请致仕。初，近侍有欲罢科举者，上曰：吾见太师议之。浩入见，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浩对曰：有。曰谁欤？浩曰：秦始皇。上顾左右曰：岂可使我为始皇乎。事遂寝。是岁薨。上辍朝一日。诏左宣徽使赵兴祥率百官致奠，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疋。谥曰文康。明昌五

年，配享世宗庙庭。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所著有华表山人集，久佚。子六：汝为、汝翼、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为字仲宣，登进士第，官冀州节度副使，河北东路转运使。

汝翼，登祠科，官东京鹤野县主簿，蚤卒。

汝霖字仲泽，少聪慧好学，浩尝称之曰：吾家千里驹也。贞元二年，赐吕忠翰榜下进士第，特授左补缺，擢大兴县令，再迁礼部员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见于香阁，谕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为降。朕以刑部缺汉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试其能耳。如职事修举，当有陞擢。尔父太师以户部尚书升诸相位，由崇德大夫躐迁金紫，卿所目见也。当既厥心，无忝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谕德，兼礼部郎中。先是，知登闻检院王震改礼部郎中，世宗谕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礼官当选有学术士，如张汝霖者可也。于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别职。擢刑部侍郎，以忧解。起复为太子詹事，迁太子少师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谓曰：卿尝言监察御史所察州县官多因沽买以得名誉，良吏奉法不为表禩，必无所称。朕意亦然。卿今为台官，可革其弊。寻改中都路转运使、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俄转吏部，为御史大夫。时将陵主簿高德温大收税户米，逮御史狱。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责之曰：朕以卿为公正，故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宫掖，故朕颇详其事。朕肯以宫掖之私挠法耶；不谓卿等顾徇如是。汝霖跪谢。久之，上顾左谏议大夫杨伯仁曰：台臣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轻，故具二法上请，在陛下裁断耳。且人材难得，与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辈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几，复坐失出大兴推官高公美

罪，谪授棣州防御使。顷之，复为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太子少师如故。是日汝霖族兄汝弼亦进拜尚书左丞，时人荣之。后因朝奏日论事上前，世宗谓曰：朕观唐史，见太宗行事初甚励精，晚年与群臣议多饰辞，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过举。朕虽不能比迹圣帝明王，然常思始终如一。今虽年高，敬慎之心无时或怠。汝霖对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魏征所言守成难者，正谓此也。上以为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兴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视事日，且加辅导。寻坐擅支东宫诸皇孙食料，夺官一阶。久之，迁尚书右丞。是时，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贤材，与图致治，而大臣皆依违苟且，无所荐达。一日，世宗召宰臣谓曰：卿等职居辅相，曾无荐举，何也？且卿等老矣，殊无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尝言某人可用，然后从而言之。卿等既无所言，必待朕知而后进用，将复有几？因顾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对曰：臣等苟有所知，岂敢不荐，但无人耳。上曰：春秋诸国分裂，土地褊小，皆称有贤。今天下之大，岂无人才！但卿等不举而已。今朕自勉，庶几致治。他日子孙谁与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惭色。二十八年，拜平章政事，兼修国史，封芮国公。世宗不豫，与太尉徒单克宁、右丞相襄同受顾命。章宗即位，加银青荣禄大夫，进封莘。先是，右丞相襄言：熙宗圣节盖七月七日，为系景宣忌辰，更用正月受外国贺。今天寿节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阙，有碍行李，乞移他月为便。汝霖言：帝王之道，当示信于天下。昔宋主构生日，亦系五月。是时，都在会宁，上国遣使赐礼，不闻有霖潦碍阻之说。今与

宋构好日久，遽以暑雨为辞，示以不实。万一雨水逾常，愆期到阙，犹愈更用别日。参知政事刘玮、御史大夫唐古贡、中丞李晏、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修起居注完颜乌者、同知登闻检院事孙铎，亦皆言其不可。帝初从之，既而竟用襄议。时帝在凉阴，初出猎，谏院联章言新丧中未宜。其后冬猎，汝霖谏之。诏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复何忧。然时异事殊，难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为当矣。一日，帝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如些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皆非常材耶？时有司言民间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讼，乞禁之。汝霖谓：王者之法，譬犹江河，欲使易避而难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为不刊之典，天下之人无不闻诵。若令私家收之，则人皆晓然不敢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为便。诏从之。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许。十二月，卒。时帝猎饶阳，讣闻，敕百官送葬，赙礼加厚，谥曰文襄。汝霖通敏习事，凡进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为说，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诸陈设物，日用绣工一千二百人，二年毕事。帝以多费，意辍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为过侈。将来外国朝会，殿宇壮观，亦国体也。其后奢用寝广，盖汝霖有以导之云。

汝能，能文，曾为其祖撰墓志传于世，仕籍不详。

汝方字仲贤，号丹华老人，官秘书郎。章宗命与王庭筠品第法书、名画，累官至宣献使。

汝猷字仲猷，仕至宣徽使。张氏父子兄弟俱能诗，除汝霖外，余均不传。

张玄素字子贞，与浩同曾祖。祖祜，父匡，仕辽至节度

使。玄素初以荫得官。高永昌据辽阳，玄素在其中。斡鲁军至，乃开门出降，特授世袭铜州猛安。天会间，历西上閤门使、客省使、东宫计司。天眷元年，以静江军节度使知涿州。察廉最，进官一阶。皇子魏王道济遥领中京，以玄素为魏王府同提点，寻改镇西军节度使，迁东京路都转运使，改兴平军节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盗起，玄素发民夫增筑城郭，同僚谏止之，不听。未几，寇掠邻郡，皆无备，而兴平独安。世宗即位，玄素来见于东京。玄素在东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尝取在官黄粮，及摭其数事。至是来见，世宗一切不问。玄素与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迁户部尚书，出镇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玄素厚而刚毅，人畏惮之，往往以片纸署字其上治疟疾，辄愈，人皆异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征，彰信军节度使玄素兄也。汝弼初以父荫补官。正隆二年，中进士第，调沈州乐郊县主簿。玄征妻高氏与世宗母贞懿皇后有属，世宗纳玄征女为次室，是为元妃。张氏生赵王允中。世宗即位于辽阳，汝弼与叔玄素俱往归之，擢应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峦閤，召左司郎中高衎及汝弼问曰：近日除授，外议何如？宜以实奏，毋少隐也。有不可用者当改之。衎、汝弼皆无以对。自皇统以来，内藏诸物费用无度，吏夤缘为奸，多亡失。汝弼与宫籍直长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儿阅实之，以类为籍，作四库以贮之。于是，内藏库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进阶。顷之，兼修起居注，转右司员外郎。母忧去官。起复吏部郎中，累迁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诏徙女真猛安谋克于中都，给以近郊官地，皆瘠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专为己有。上出猎，猛安谋克人前诉所给地不可种蓺。诏拘官田在民久佃者与

之。因命汝弼议其事，请条约立限，令百姓自陈。过限，许人首告，实者与赏。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转运使张九思拘籍之。上问：高丽、夏皆称臣，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对曰：故辽与夏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和，用辽故礼，所以然耳。汝弼曰：誓书称一遵辽国旧仪，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闻尚书省除授小官多不称职，召汝弼至香阁谓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宜尽心。汝弼对曰：材薄不足以副圣意耳。进拜尚书右丞。于是，户部粜官仓粟，汝弼请使暖汤院得粜之。上让曰：汝欲积阴德邪，何区区如此。左丞相徒单克宁解政务，为枢密使。是日，汝弼亦怀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进左丞，与族弟参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为荣。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许。汝弼曰：圣旨尝许六十致仕。上责之曰：朕尝许至六十者致仕，不许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则可行，否则当言。卿等不言，皆此类也。久之，坐擅增诸皇孙食料，与丞相守道、右丞粘割斡特剌、参政张汝霖各削一阶。上曰：准法当解职，但示薄责耳。汝弼在病告，上谓宰相曰：汝弼久居执政，练习制度，颇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罢为广宁尹，赐通犀带。汝弼为相，不能正谏。上所欲为，则顺而导之，所不欲为，则微言以观其意。上责之，则婉辞以引过，终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黩货，以计取诸家名园甲第珍玩奇好，士论薄之。二十七年，薨。汝弼既与永中甥舅，阴相为党。章宗即位，汝弼妻高陀斡每以邪言怵永中觊非望，画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术者推算永中。有司鞫治，高氏伏诛。事连汝弼，上以事觉在汝弼

死后，得免削夺。

王政，一名南撒里，永寿之子，居于熊岳。当辽季世，浮沈乡里。高永昌据辽东，知正才略，欲用之。政度其无成，辞谢不就。永昌败，渤海人争缚永昌以为功，政独逡巡引退。吴王阇母闻而异之，言于太祖，授卢州渤海军谋克。从破白霫，下燕云。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为安抚使。前此，数州既降，复杀守将，反为宋守。及是，人以为政忧。政曰：苟利国家，虽死何避。宋王宗望壮之，曰：身没王事，利及子孙，汝言是也。政从数骑入州。是时，民多以饥为盗，坐系，政皆释之，发仓廪以振贫乏，于是州民皆悦，不复叛。傍郡闻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辕门，抚其背曰：吾以汝为死矣，乃复成功耶。慰谕者久之。天会四年，为燕京都麴院同监。未几，除同知金胜军节度使事，改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掌军资。是时，军旅始定，管库纪纲未立，掌吏皆因缘为奸。政独明会计，严扃镝，金帛山积而出纳无锱铢之失。吴王阇母戏之曰：汝为官久矣，而贫不加富何也？对曰：政以杨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贫。吴王笑曰：前言戏之耳。以黄金百两、银五百两及所乘马遗之。六年，授左监门将军，历安州刺史、檀州军州事、户吏房主事。十三年正月，太宗崩，政以检校右散骑常侍为高丽报哀使。天眷元年，迁保静军节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子遵仁、遵义、遵古。

遵古字元仲，金正隆五年进士。仕至中大夫、翰林直学士。文行兼备，潜心伊洛之学，言行皆可纪述。章帝明昌时，应诏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孙因以昔人名所居之山，君子名其泉。尝为博州倅，兼提举庙学，撰庙学碑，阴记其为政，缘饰以儒雅，北方称为辽东夫子。历亭孙铎性敏好学，遵古一见

器之，期以公辅，后果如所言。娶张浩女，生四子，庭玉、庭坚、庭筠、庭掞。

庭玉字子温，官内乡令，累同知辽州军州事，卒。

庭坚字子贞，有时名，能诗。

庭筠字子端，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六岁闻父兄诵书，能通大义。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读书五行俱下，日记五千余言。涿郡王翛风岸孤峻，少所许可，一见庭筠，许以国士。弱冠登大定十六年进士第，调恩州军事判官，临政有声。郡民邹四者谋为不轨，事觉，逮捕千余人，中朝遣大理司直王仲轲治其狱。而四独窜匿不能得。庭筠以计获四，分别注误，坐预谋者仅十二人，人称其平恕，再调馆陶主簿。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谕学士院曰：王庭筠所试文，句太长，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又谓平章张汝霖曰：庭筠文艺颇佳，然语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难改也。四月，召庭筠试馆职，中选。御史台言庭筠在馆陶尝犯脏罪，不当以馆阁处之，遂罢。庭筠蚤有重名，士夫想望风采，谓当一日九迁，乃限于言者，不得升秩，殊不自聊。在馆陶秩满，单车径去，卜居彰德，周览山川，以谓西山横截千里，隐然如卧龙。起磁硌、天平、黄华至鲁般门，龙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黄华蔚然涵浓秀之气。山有慈明、觉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镜台直鸡翅，洪之悬流，幽林穹谷，万景坌集，一水一石，皆岘阆间物。顾视尘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买田隆虑，借二寺为栖息之地，时往啸咏，若将终身，因以黄华山主自号。山居数年，悉力经史，无所不窥，旁及释老，所诣益博，而名益重。后章宗与宰执语及学士乏材，参政耶律守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为书画局都监，

俄授应奉翰林文字，命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内府法书、名画，为五百五十卷。又集所见士大夫家藏前贤墨迹、古法帖摹刻之，号雪溪堂帖，十卷。五年八月，章宗顾问宰执曰：应奉王庭筠，朕欲以诏诰委之，其人才亦岂易得。近党怀英作长白山册文，殊不工。闻文士多妒庭筠，不论其文，顾以行止为訾。大抵读书人多口颊，或相党。昔东汉之士与宦官分朋，固无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马光、王安石，均为儒者，而互相排毁，何耶？遂迁庭筠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承安元年，知制诰赵秉文上书，论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章宗召问，言颇差异，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完颜膏等鞫之。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尝与王庭筠等私议。乃下庭筠狱，坐削秩，出为郑州防御判官。时人颇不直秉文，为之语曰：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攀槛，秉文攀人。庭筠继丁内外，艰哀毁骨，立几不起。四年，复起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复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余首，章宗嘉之。明年十月卒，年五十有二。一作四十七。章宗素知其贫，诏有司赙钱八十万，以给丧事，求生平诗文，藏之秘阁。又以御诗赐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复以才选直禁林，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庭筠以名家子仪观秀伟，风流蕴藉，冠冕一时。善谈笑，俯仰可观，外视若简贵，人初不敢与之接，一见之后，和气津津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之不恨也。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其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为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蜥琴飞来积雪赋及汉先主庙碑记等，辞理兼备，为人传诵。暮年诗律深

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方之少作，如出两手。朝使至河湟者，多言夏人问庭筠及赵秉文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书法学黄鲁直、米元章，论者谓元章得其气，而鲁直得其韵。气之胜者，失之奋迅。韵之胜者，流为柔媚。而庭筠则得于气韵之间，世以为然。与赵沨、赵秉文俱以书名家，画品甚高，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机所到。每作一幅，必以千文为号，不肯轻以予人。妻张氏，亦浩女孙。三子万安、万孙、万吉，皆蚤卒，无子，以弟庭掞之次子万庆为后。

庭掞字子文。行谊无考。

万庆 一作曼庆。字僖伯，以荫补官。宣宗时，咸平王淦年六十，有贤名，宣宗闻之，遣万庆往授辽东宣抚使，淦不拜。天兴二年七月，右丞相枢密使完颜赛不行尚书省事于徐州，万庆官行省左右司郎中，赛不以州乏粮，遣万庆会徐、宿、灵壁兵取源州，令元帅郭恩统之。未几，败还。万庆诗笔字画能世其家，自号澹游。元人王恽尝称：京师好事，屏围帧轴，无非澹游。诗翰乃知老成虽远，典型尽见于是。又云公之老笔，尤潇洒可爱，岂神完守固，气自清明，虽耄而不衰者耶。

明伯以字行，失其名，庭筠之犹子也。幼岁学书，以工见称。倜傥无机，膂力过人，亦能诗，后死于邓州，年未四十。

显卿，庭筠之侄孙也。元初，官中书省典史。

大怀贞字子正，遗裔也。居于辽阳。金皇统五年，除閤门祗候，三迁东上閤门使。丁母忧，起复符宝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为武胜军都总管。大定二年，除洛州防御

使，兼押军万户，改沂州，再迁彰国安武军节度使。县尉获盗，得一旗，上图亢宿。诘之，有谋叛状，株连几万人。怀贞当以乱民之刑，请诛其首乱者十八人，余皆释之。尝以私忌饭僧数人，就中一僧异常，怀贞问曰：汝何许人也？对曰：山西人。复问曾为盗杀人否。对曰：无之。后三日诘盗，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兴中尹。锦州富民萧鹤寿途中杀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怀贞以计取之，置于法。改彰德军节度使，卒。

大简之，王裔也。生于金代，仕履未详，以画名家，工松石小景。

高竑，遗族也。金代以荫补官，累调贵德县尉。提刑司举任繁剧，迁奉圣州录事。察廉，迁内黄令，累官左藏库副使。元妃李氏以皂币易红币，竑独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人谕之曰：所执甚善，今姑与之，后不得为例。转仪鸾局、少府少监，改户部员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山，竑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抚使，徙同知大名府，兼本路安抚使。贞祐二年，迁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录大名功，迁三官，致仕。兴定四年卒。

大晦，王裔也。居于辽阳。中金大定间进士第，东京清安禅寺住持僧英公禅师卒，沈州乐郊县主簿扬讷撰塔铭，晦为之书。

大中，王裔也。金章宗时，官审官院掌书，以漏言除授事，出为蒲阴县令。参知政事贾铉亦坐贬。七年，又坐与左司郎中刘昂等私议朝政下狱。尚书省奏其罪，参知政事孙铎曰：昂等非敢议朝政，但如郑人游乡校耳。章宗悟，乃薄其罪。

李英字子贤，遗族也。自辽阳徙居益都。为布衣时，以气节闻，中金明昌五年进士第，调淳化主簿、登州军事判官、封邱令。丁父忧，服除，调通远令。蕃部取民物不与直，摄之不时，至即掩捕之，论如法。补尚书省令史。大安三年，蒙古日逼，集三品以上官议兵事，英上疏曰：军旅必练习者，术虎高琪、乌古孙兀屯、纳兰偭头、抹撚尽忠先朝尝任使，可与商略。余者纷纷，恐误大计。又曰：比来增筑城郭，修完楼橹，事势可知。山东、河北不大其声援，则京师为孤城矣。不报。除吏部主事。贞祐初，摄左司都事，迁监察御史。右副元帅术虎高琪辟为经历官，乃上书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又曰：可镇抚宣德，德兴，余民使之从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给。是国家不费斗粮尺帛，坐收所失之关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门，而不能卫护，英实耻之。高琪奏其书，即除尚书工部员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关隘悉隶焉。英又请与侯挚、田琢偕行。二年正月，乘夜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缘西山进至佛岩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旬日得万余人。择众所推服者领之，诡称土豪，时时出与蒙古战。且有功，被创，召还。迁翰林待制，因献十策，其大概谓：居中土以镇四方，委亲贤以收中都，立藩屏以固关隘，集人力以防不虞，养马力以助军威，爱禾稼以结民心，明赏罚以劝百官，选守令以复郡县，并州县以省民力。颇施行之。宣宗南迁，与左谏议大夫把胡鲁俱为御前经历官。诏曰：扈从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宣宗次真定，以英为国子祭酒，充

宣差提控陇右边事。无何，召为御史中丞。英言：兵兴以来，百务皆弛，其要在于激浊扬清，奖进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为虚文，大定间数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当时号为得人。愿改前日徒设之文，遵大定已试之效，庶几人人自励，为国家用矣。宣宗嘉纳之。自兵兴以来，亟用官爵为赏，程陈僧败官军于龛谷，遣伪统制董九招西关堡都统王狗儿，狗儿立杀之。诏除通远军节度使，加荣禄大夫，赐姓完颜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难得为贵。比来酷于用赏，实骇闻听。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轻之，何以使人。伏见兰州西关堡守将王狗儿向以微劳，既蒙甄录，顷者坚守关城，诱杀贼使，论其忠节，诚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无负矣。急于劝奖，遂擢节钺，加阶二品，赐以国姓，若取兰州，又将何以待之。陕西名将项背相望，曹记僧、包长寿、东永昌、徒单丑儿、郭禄大皆其著者。狗儿邈然贱卒，一朝处众人之右，为统领之官，恐众望不厌，难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儿奋发如此，赏以异恩，殆不为过。上然其言。蒙古兵久围中都，丞相承晖遣人以矾写奏告急。诏元帅右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兵，英收河间、清、沧义军自清州督粮，运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数万。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与蒙古兵遇于霸州北，英战死，士卒歼焉。庆寿、永锡军闻之，皆溃归。五月，中都不守。初，英出募兵，河南民想望克捷，遽丧败，共惋惜之。事闻，宣宗赠通奉大夫，谥刚贞。官护葬事，录用其子。

论曰：史也者，所以考人类之递嬗也，非寻其因果，甄其始末，不足以明之。渤海既亡，其遗裔仍矫然自异，不与

他族相混，历二百余年而无改。今考宋、辽、金三史所谓某为某地渤海人者，皆其遗裔也。兹悉为比次，大氏之族凡得四十三人，他族凡得百有七人。迨金皇统五年，罢辽东渤海人承袭猛安谋克之制，九年，又徙辽阳渤海之民于燕南，其后遂不得聚族而居，而渐就陵夷。迨金亡，其族习汉俗，不能自别，更无可考矣。然于金代如辽阳张氏之显以政事，熊岳王氏之显以文学，且父子祖孙相承勿替，足为渤海一族之后劲。底绩若斯，又乌可不述耶！故考渤海民族递嬗之迹，必合宗臣、诸臣、士庶、遗裔而並述之，而后其始末备，因果明。此例为唐氏所创，而余因之，以其合史法也。

卷十四　地理考

渤海国志十二

渤海建国之初，盖未暇将州县之名悉加整齐厘定，故有若忽、木底诸州之名。迨其后斥大土宇，役属诸部，乃重定京府州县之名。新唐书渤海传谓：玄锡之世，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此盖举其极盛之时言之也。若夫京府州县之名之厘定，初不始于是时。日本史纪渤海使史都蒙由南海府吐号浦指对马岛时，为文王大兴四十一年，已有南海府之名，则不得谓始于玄锡明矣。夷考名称之整齐厘定，殆宣王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之时乎？今考渤海传所载六十二州之名，无若忽、木底之名，则易以新名久矣。渤海传既列举其京府州之名甚晰，辽史地理志更将诸州所属县名采摭差备，依此求之，固可得十之七八。然辽灭渤海之后，改建东丹，悉将其民迁徙他地，或仍其旧称，或易以新名，核其性质，实同侨置。而元代修史诸氏，不究原委，往往以耶律侨置之名为大氏始建之地，遂使读辽史者迷其所在，诚巨谬也。近贤疏举其误，颇得鳃理，后来者胜势使之然。本篇既将每府之地悉加考证，明其所在，复于每州之下条举原流，加之是正，其国内之山川，四境之所至，亦略为甄叙，复为图以佐

之，庶使读者无少憒焉。若夫近人考渤海史迹者以地理一事为繁，别有专书可资详说，此考不能悉举也。

上京龙泉府，一名忽汗城，肃慎故地也。领龙、湖、渤三州

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新唐书渤海传。

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登州东北海行至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

古肃慎城，四面约五里余，遗堞尚在。渤海国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松漠纪闻。又契丹国志亦有此文，盖采自洪氏。

辽太祖天显元年二月，改渤海国为东丹，城为天福。辽史本纪。

宁公台按即宁古塔。西南六十里曰沙岭，即沙林。岭东十余里有古城焉。土人相传曰：东京道中远望，其上常有云气变幻，如楼台宫阙状；稍近之郁郁葱葱，又如烟井卢舍万家屯聚；即而视之，无有也。故城甃石为基，土墉高丈许，无复雉堞，颓然短垣也。围可三十里，城门、石路、车辙宛然。南门内故址似宫殿。三重：前一重规模宏敞，础方广三尺余，

计一十有六；后二重无存焉。殿南向，正中无驰道，东西二阙门，阶墀陛堿层级可辨。前列五台，今高二丈许，似京师凤阙遗制。后别有小城，似宫禁。左右石井二，白石甃砌八角形。明堂以外，九陌三衢，依稀可识。旁石垒如部落、军伍所舍或官署环列如拱。城内今宫室无存，败瓦乱迹。在榛莽中，时有丹碧琉璃错出，间杂存汉字款识，土人取以为玩。掘地得断碑，有“下瞰台城，儒生盛于东观”十字，皆汉文，字画庄楷，盖国学碑也。想像当时建国荒漠，重学崇儒如是。城外大河绕城，而东有圯桥，乱石横亘水中。城南有古寺，镂石为大佛，高丈有六，风雨侵蚀，苔藓斑然，而法相庄严，镂凿工巧，今堕其首，好事者装而复之。前有石浮屠，八角形。郭外平旷数十里，其西七八里许有石碛数区，各周环三四里，似屯兵刍牧之所。旁有古墓石，方丈者数版。掘地得石兽，如白玉。西南十余里有长溪，芰荷菱芡产焉。夏秋之交，芙蕖红敷，数十里灿若云锦，翠鸟野凫迴翔上下，土人鼓小舟采莲，浮游如画。缘溪而上三四十里，瀑布，土人曰水海，水声砰訇，闻数里，不知源所自出也。盖松花江以东风土形胜之美，莫若东京云。金史详校，三，引张贲东京记。

沙林东南十五里曰火茸城，广四十余里，中间禁城可里余。三殿基址皆在，碎碧瓦綦布其上。禁城外有大石佛，高可三丈许，莲花承之。前有石塔，向东小欹。出大城而西则芰荷弥漫，逶迤绵渺，莫穷其际，间有亭榭遗址。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谨案：今宁安县之东京城，即渤海上京龙泉府也。依据诸书所记，可得二证：今牡丹江，原作呼尔哈河。呼尔哈与

呼罕本为一音，呼尔哈河即呼罕河也。高王建国于东牟山，又阻奥娄一作鄂抡。河，树壁自固。奥娄，音转鄂多理，又曰敖东，今敦化县之敖东城即其地也。城在忽汗河西岸，故唐玄宗以其统为忽汗州，册拜高王为都督。文王徙都于上京。今东京城正在忽汗河东岸，南距敖东城亦正为三百里。敖东城既为旧国，则东京城必为上京；旧国以临忽汗河而称忽汗州，则上京亦以临忽汗河而称忽汗城，验之唐书北狄传，无一不合，其证一也。唐安东都护府，即今辽阳。由此东北行，至东京城约为一千五百里。再由鸭渌江口上溯六百余里至丸都县，为今辑安。又二百里至神州，为今临江。又行四百里至显州，为今桦甸县之苏密城。详后。又正北偏东六百里至上京，正为今东京城。且其言曰城临忽汗海，忽汗海即今毕尔腾湖。一名镜泊。验之贾耽所记，亦无一不合，其证二也。今东京附近有数小城，不敢断言孰为肃慎城遗址，然必为其中之一，古之肃慎实国于是，故唐书谓上京为肃慎故地也。至渤海亡后，辽改忽汗城曰天福，史文极为显然，或又以辽阳当之，其谬误有不待辨者矣。

龙州，领县八：永宁、丰水、扶罗、长平、富利、佐慕、肃慎、永平。

谨案：龙州为龙泉府之首州，亦即忽汗城之所在也。辽于扶余府故地设黄龙府，又名之曰龙州。其渤海之故县有八，即以长平、富利、佐慕、肃慎四县并设黄龙县，以永宁、丰水、扶罗三县并设迁民县，永平之县名仍旧。盖辽灭渤海后，迁上京居民之一部于黄龙府，虽仍用龙州之故名，实已非其故地。其迁徙他州之民，多用此法，况肃慎县原应在上京附近，或即古肃慎城之故址，尤为确证，此考之辽史地理

志而得之者。故辽史虽未明言为龙州故县，亦当如此断定也。

又案：辽上京临潢府长泰县、祖州长霸县，皆以渤海龙州长平县民移置；临潢府保和县，以渤海富利县民移置；东京辽阳府肃慎县，即以渤海龙州肃慎县民移置。盖辽灭渤海后尽迁其民，或移置黄龙府，或迁于临潢、祖州，或迁于辽阳，此又可考而知者也。

又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王文矩官永宁县丞，县丞而膺出使之任，必为附郭首县，故以永宁列前。参职官考。

湖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史地理志以下简称辽志仅云：湖州，兴利军，刺史，渤海置。未著故县之名，其地是否迁徙，亦不敢定。至渤海之湖州，当在忽汗海附近，盖州因水得名者也。至兴利军及刺史，盖辽代之制，故不以属之渤海，他州同此。

渤州，领县一：贡珍。

谨案：辽志云：渤州，清化军，刺史。统县一：贡珍。皆渤海置。

中京显德府，在上京之南。领显、卢、铁、汤、荣、兴六州

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

谨案：显州即中京显德府之所在也。前人考显德府者有二说：一谓为吉林省城南之那丹佛勒城，一谓为桦甸县之苏密城。然那丹佛勒城稍偏于东，且南北袤百步，东西广二百步，规模极小，不足当中京之名。苏密城去那丹佛勒之西一百余里，位于辉发河之北岸，颇擅运输之利，其城周六里，

东西二门，内有子城，周四里，近城四面十余里皆有小城，规模颇广核。以贾耽所记，当日行程应出松花江辉发河会合之处，则此城适当其地也。惟有谓中京地方即高王所都之旧国者，然唐书北狄传谓旧国直上京三百里，贾耽谓显州去上京六百里，其里到不合，为可疑。因又谓三字为六字之误，改之以求合，余不敢谓然。贾耽所云天宝中王所都者，谓天宝曾一都于是也。若高王之建国，乃在武后圣历中，其初封渤海郡王，亦在开元元年，若为奥娄之旧国，则当云祚荣之所都，亦不必限以天宝也。考天宝之时，正文王钦茂之世，或已于彼时建为中京，故曰王所都耳。唐书记文王于天宝末徙上京，又于贞元初徙东京，已两徙其都矣。或者文王于天宝中自旧国徙都于是，至天宝末又徙都上京。若然，则文王一世三徙，其都何其频也？总之，旧国与中京决非一地，此可以断言者。

显州，产布。领县五：金德、常乐、永丰、鸡山、长宁。

谨案：辽移置显州于医巫闾山，曰显州，奉先军，以奉显陵。而其遗民又多移于辽阳，故辽史又谓辽阳即中京显德府也。求显州之故县，当不外此二处。辽志辽阳府辽阳县下云，本渤海金德县地。又云，渤海为常乐县。显州奉先县下亦云，析常辽史作长，疑为常字之误乐民以为陵户。在显州之常乐犹存旧隶，藉此可以考见。知常乐之隶于显州，则金德之必隶显州，明矣。又辽阳府仙乡县下云，渤海为永丰县。又显州山东县下云，割渤海永丰县民为陵户。此亦如常乐之例，知永丰为显州故县，则知辽阳之永丰必属显州矣。又辽阳府鹤野县下云渤海为鸡山县，兴辽县下云渤海为长宁县。依前常乐、永丰二县之例，皆定为显州故县。而迁其民于辽

阳者。此因辽志未明言为显州故县，而参伍考定者也。

又案：辽迁长宁县民于祖州，为咸宁县，又迁于永州，仍用长宁之名；迁永丰县民于饶州，为临河县。此皆移渤海民以实上京附近者。

又案：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唐志。以卢州列显州之前，然按之贾耽所记，则显州实为中京显德府之首州，故移其次于前。

卢州，一名杉卢郡，产稻。在京东一百三十里。领县五：山阳、杉卢、汉阳、白岩、霜岩。

谨案：辽志东京道卢州，玄德军，刺史。本渤海军杉卢郡，故县五，皆废，即上列诸县也。凡辽志言故县者，即渤海各州所属之县，语最明显，依此可得十之七八。惟除少数外，多已移置，如卢州之移置熊岳是也。卢州本渤海所置，而辽志云本渤海杉卢郡，似杉卢为正名者。实则语有未晰，或初名杉卢郡，后改卢州，或为一地之二名，要之其为卢州无疑也。领县之中有杉卢，则杉卢之得名可知。余意杉卢为附郭县，而原列第二不可晓，姑仍之。

又案：辽志于卢、铁、汤、兴、荣五州之下皆系至京方隅里到，以今熊岳按之，应在东京南东京即辽阳。三百里。此云卢州在京东一百三十里，方隅里到皆不合，他州亦然。吉林通志云，此渤海各州至中京原书中误作四。之里到，非辽时各州至东京之里到也。此论极谛。显州为附郭州，故无里到。此渤海各州里到之仅存者，可以考见当时之方隅，故具载之。

又案：辽志东京道沈州，所统有岩州白岩军，本渤海白岩城，此盖卢州白岩县民移置于此者也。辽志语欠分晓，故曰本渤海白岩城。

铁州，在京西南六十里。领县四：位城、产铁。河端、苍山、龙珍。

谨案：辽志东京道铁州，建武军，渤海置州。故县四，皆废，即上列诸县也。其属县位城产铁，故以铁名州。辽移置于今辽阳南，仍用故名。

汤州，在京西北一百里。领县五：灵峰、常丰、白石、均谷、嘉利。

谨案：辽志东京道汤州，渤海置州。故县五，皆废，即上列诸县也。又辽志乾州，广德军，所统灵山县下云本渤海灵山县，此为移置之证。辽乾州在今北镇、黑山二县附近，则辽汤州之所在可以得之矣。

荣州，辽志作崇州。在京东北一百五十里。领县三：崇山、沩水、缘城。

谨案：辽志东京道崇州，隆安军。渤海置州。故县三，皆废，即上列诸县也。辽志有荣州之名，而其下不详。此崇州与卢、铁、汤、兴四州相次，而崇荣字又相似，满洲源流考谓即渤海之荣州是也。或唐书误崇为荣，或以荣州有崇山县而误州名为崇，皆不可考，姑仍其旧以存疑。

又按：辽志东京路贵德州统县贵德县下云，渤海为崇山县。此即荣州崇山县之移置贵德者也。

兴州，在京西南三百里。领县三：盛吉、蒜山、铁山。

谨案：辽志东京道兴州，兴中军。渤海置州。故县三，皆废，即上列诸县也。荣州、兴州，辽皆南移故地，今不可考。

又案：辽志中京道黔州所统盛吉县下云，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此故县虽废，而又移置他处者。

又案：今吉林那丹佛勒城在苏密城之东百余里，苏密城

如为渤海之中京，则那丹佛勒城适为渤海之卢州，以卢州在中京东一百三十里也。又苏密城附近之小城，皆当为渤海故县，惜均不可考。

东京龙原府，一曰栅城府，涉貊故地也（产豉）。领庆、盐、穆、贺四州

有宫殿，垒石为城，周围二十里。辽史地理志。

渤海国南海、鸭渌、扶余、栅城四府，並是高句丽旧地也。自新罗井泉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三国史记，三十七，引贾耽，古今郡国志。

贞元时，东南徙东京。钦茂死，华玙为王，复还上京。新唐书北狄传。

谨案：东京龙原府之地，为涉貊故地，又为高句丽旧地，具见前纪，兹一一考证之。三国魏志：涉南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汉武帝分朝鲜为四郡，自单单大岭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涉为民。考单单大岭即今长白山之别名。沃沮有南北之分，说详后。魏志所云沃沮盖指北沃沮。当高句丽盛时，盖包南北沃沮及涉貊故地而俱有之，故曰北与高句丽、沃沮接。涉貊之地，盖由长白迤东而东尽于海，北踰豆满江，即今图们江。今珲春、和龙一带皆为涉地，此涉貊故地一语所由出也。新罗井泉郡，即今朝鲜之德源。自井泉而北三十九驿而达东京。旧唐书职官志谓凡三十里一驿，合三十九驿之程则为千一百七十里。依此路程求之，则为珲春滨海之地，或谓即今珲春境内之八连城，一作八垒城。差为得之。然自来说者不一，有谓在今朝鲜之镜城或富宁，则似偏南，而与南海府近；有谓在今俄沿海州之海参崴者，

则似偏北，且与往日本之道不类。比较言之，宁取珲春附近。渤海未兴，其地属高句丽，为庆州，故贾耽谓为其旧地。然涉人据此，实在高句丽之前，唐书云涉貊故地，就其朔言之也。鸭渌府为高句丽故地，唐书已有明文矣。南海府亦久为高句丽所据，与龙原府同，而唐书云沃沮故地者，亦就其朔言之也。扶余府本古扶余国故地，后亦为高句丽所据，唐征高丽，攻下之扶余城，即其地也。又长岭府地亦为高句丽故地，贾耽何故遗之？然与东京固无与也。

又案：辽志谓龙原府有宫殿，垒石为城，周围二十里，即因渤海以此为五京之一，又曾以此为首都，故规模差为宏壮也。辽志又谓太祖平渤海，徙其民于大部落，城遂废。圣宗伐新罗，复加完葺，后又迁户实之，是为开州镇国军。据此文细绎之，似开州仍在龙原故地，未尝南徙，惟与所徙他州相去极远，殊为可疑。辽东志谓开州故城即在凤凰山，今之凤城县也。然则盐、穆、贺三州移置之处皆当于此附近求之。

庆州，领县六：龙原、永安、乌山、壁谷、熊山、白杨。

谨案：东京道开州，镇国军。高丽为庆州，渤海为东京龙原府，故县六，皆废，即上列诸县也。此文叙述未晰，当云高丽为庆州，渤海因之，故县六。撰史者以庆州为首州，故与龙原府之大名混而为一，兹分叙之则憭然矣。龙原县盖为庆州之附郭县，辽改称开州，后因龙原县建开远县，其他诸县皆废。

又案：辽志上京道降圣州永安县下云，本龙原府庆州县名，太祖平渤海，迁其人于此建县。此开州下所云徙其民于大部落是也。此文明言永安为庆州县名，以此例其余五县，其属于庆州必矣。

又案：辽志东京道宗州所统熊山县下云，本渤海县地。此因渤海原地而置州县者也。

又案：吴承志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云，元史地理志征东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十三年沿海立水驿，自耽罗至鸭渌江及杨村。杨村为渤海白杨废县，故城濒江，即九连城。愚按此说误也。吴氏盖以渤海东京在今凤城县，故以杨村当白杨县，以一字之偶同，遽下断语，未敢谓然。

盐州，一名龙河郡。领县四：海阳、接海、格川、龙河。

谨案：辽志开州统州下，盐州本渤海龙河郡，故县四，皆废，即上列诸县也。此如卢州之例，不言盐州为渤海置，实一地而前后二名也。穆、贺二州仿此。志又云开州相去一百四十里，盐、穆诸州如未移置他处，此即盐州至东京之里到也。穆州仿此。

穆州，一名会农郡。领县四：会农、水歧、顺化、美县。

谨案：辽志开州统州下，穆州保和军，本渤海会农郡。故县四，皆废，即上列诸县也。又云，东北至开州一百二十里，统县一，曰会农，盖并四县为一县也。

贺州，一名吉里郡。领县四：洪贺、送诚、吉理、石山。

谨案：辽志开州统州下，贺州，本渤海吉理郡，故县四，皆废，即上列诸县也。无至开州里到。

又案：盐州，一名龙河郡，以龙河县得名。穆州，一名会农郡，以会农县得名。贺州，一名吉理郡，以吉理县得名。疑此三县俱为附郭县，而龙河、吉理俱不在前，未详何故。

南京南海府，沃沮故地也（产昆布）。领沃、睛、椒三州

垒石为城，幅员九里。辽史地理志。

谨案：三国魏志云，东沃沮在盖马大山即长白山之别名。之东，其地形东北狭，西南长，可千里。后汉书东夷传云，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徙于高句骊骊丽通用。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又有北沃沮，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南接挹娄。余谓南沃沮即东沃沮，以在盖马大山之东，故谓之东沃沮，又对北沃沮而言，故谓之南沃沮，其实一地。北沃沮即肃慎故地之异名。肃慎亦名挹娄，其曰南接挹娄者，盖以其北部为北沃沮也。沃沮之地与涉地异者，沃沮在西，其南部滨海，北部不滨海；涉貊之地，在东稍北，全部滨海。二地皆南北狭长。东京龙原府，盖在涉貊故地东北部滨海之处。南京南海府，盖在沃沮故地南部滨海之处，此唐书所以称南海府为沃沮故地也。南海府本为高句丽故地，高丽既灭，遂为渤海所有，其南与新罗北境相接。至南海府之所在有二说：一谓在今咸兴之德源，亦即高句丽之泉井郡；一谓在今咸镜北道之镜城。然日本松井氏谓泉井郡在渤海时已入新罗，为井泉郡，渤海不能置府于异国境内，其说是也。镜城为咸镜北道之大都会，有为首府之形势，此地又东临镜城湾，似可假定在此。惟今朝鲜北青郡新昌有渤海古都之遗址，南距海岸约数里，其地在镜城之南，或谓此南京南海府之所在也。续日本纪载，光仁天皇宝龟八年，渤海使史都蒙由南海府吐号浦指对马岛，此为由南海府海行入日本之一证。又新唐书谓，渤海与新罗以泥河为界，因求之德源以北之龙兴江以当泥河，则南海府当在龙兴江之北，又以新昌附近为合理也。辽志云，海州南海军，本沃沮国地，渤海号南京南海府者，盖辽迁东丹国时，乃与今海城之地置海州南海军，以南海府沃州之民迁于此处，又置耀州以迁椒州之民，

置嫔州以迁睛州之民。撰辽史者以为前后一地，混叙不分，故有此误，其实相去盖千余里也。辽志所云垒石为城，幅员九里，盖指南海府旧制，与后迁之海州无涉，与龙原府下所说正同。

又案：东国舆地胜览五十，咸镜北道锺城府之古迹有南京，注云，自潼关堡豆满江径甫青浦，渡舍春川，有古城，号南京，疑此或为渤海南京南海府之所在。

沃州，产棉。领县六：沃沮、鷲岩、龙山、产绸。滨海、升平、灵泉。

谨案：辽志东京道海州下云，本沃沮国地，渤海号南京南海府，都督沃、晴、椒三州。此语殊欠分晓，前已辨之矣。其下又云，故县六，皆废，所举诸县之名已具于上。此举沃州之故县也。沃州，为沃沮故地，故以沃名州，又以沃沮为附郭县之名。辽志所叙欠分晓，亦与龙原府之庆州同。

睛州，辽志作晴州。领县五：天晴、神阳、莲池、狼山、仙岩。

谨案：辽志海州所统嫔州元一统志嫔作滨。柔远军，本渤海晴州，故县五，皆废，即上列诸县也。此为渤海移晴州之民于此，非其故地。椒州同此。

椒州，领县五：椒山、貂岭、澌泉、尖山、岩渊。

谨案：辽志海州所统耀州，本渤海椒州，故县五，皆废，即上列诸县也。耀州统县一：曰岩渊。盖迁移后，仍用渤海故名。今海城西南六十里有耀州城，即其地。嫔州，当亦去海城不远，今已无考。

又案：辽志嫔州下云，东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耀州下

云，东北至海州二百里；岩渊县下云，东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所纪里到，验以今耀州故址，相差太远，疑如卢、铁、汤、荣、兴诸州之例，为渤海故州至南京之里到，然无显徵，姑存以备考。

西京鸭渌府，高丽故地也。领神、桓、丰、正四州

城高二丈，广轮二十里。辽史地理志。

谨案：辽志东京道渌州，本高丽故国，号西京鸭渌府，都督神、桓、丰、正四州事。盖辽灭渤海后，惟西京之民未尽迁，惟改神州为渌州，而桓、丰、正三州之名仍旧，故五京之地惟西京为易考，以此也。贾耽记云，鸭渌江舟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此所记各地之方位，皆明晰可寻。泊汋，一名博索，金代于其附近地置博索府，有泊汋城故址。泊汋口者，今之大蒲石河口也。按蒲石为泊汋之对音，水道提纲、中外一统舆图皆作蒲西河。由此上溯五百里，得丸都县。丸都，即桓州之所在也。再上溯二百里，得神州，即鸭渌府之所在也。桓、神二州皆涉鸭渌江，寻之甚易。清光绪六年，有吴光国者，得魏毋丘俭丸都纪功碑于洞沟之地。洞沟，在今辑安附近。然则辑安即高句丽之丸都，亦即渤海之丸都县也。由此再上溯二百里，适当今临江县地，旧名帽儿山。则即神州之所在矣。辽志谓桓州在渌州西南二百里，渌州即神州，所记正与贾耽说合。桓州为高句丽丸都之所在，其他三州皆为高句丽故地。此说前已言之，故新唐书称为高丽故地。至云其城高二丈，广轮二十里，其为渤海西京旧制，无待详言。

神州，领县三：神鹿、神化、剑门。

谨案：辽志渌州下云，渤海号西京鸭渌府，都督神、桓、丰、正四州。故县三，皆废，即上列各县也。此文语有未晰，与南海府之沃州同。盖以神州为首州，故将故县系于鸭渌府之下也。

又案：辽志上京道临潢府宣化县下，本神化县民，太祖破鸭渌府，尽徙其民居京之南。此移置其民而被以新名者。又于渌州下云，大延琳叛，迁余党于上京，置易俗县居之。此又为渤海亡后百余年事，与渤海故县之存废无与者也。

又案：吴承志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云，中外一统舆图有破城子，此为渤海之神化城，太祖破鸭渌府，尽徙神化县民居京之南，城于大延琳之叛已废，垣壁不尽毁，故尚存破城之名。神州，在破城子东北，为满蒲城北之肖明问镇。去渭原二百里。肖明问，为译名，依古虞芮作古吕延之例推之，本当读作小宏闻，因辽旧县加缀一字。辽渌州领县有宏闻。愚按吴氏所说恐未必确，姑存之以备一说。

桓州，在京西南二百里。领县三：桓都、产李。神乡、淇水。元一统志淇作洪。读史方舆纪要、满州源流考皆从之。案：洪水即朝鲜之大同江，在鸭渌江之东，与此无涉，故不之从。

谨案：辽志渌州所统桓州下云，高丽中都城，故县三，皆废，即上列诸县也。又云，高丽王于此创立宫阙，国人谓之新国。五世孙钊，晋康帝建康初为慕容皝所败，宫室焚荡。桓州之附郭县曰桓都。桓丸本一音，微有洪细之别，故贾耽称曰丸都县。又曰，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与辽志正合。然则桓州之所在，即高丽丸都之所在也。

又案：辽志谓桓州隶渌州，在西南二百里，与贾耽所记合。此正渤海桓州距西京之里到也，故用卢、铁诸州之例，

系入正文。丰、正二州亦同。

丰州，一名盘安郡，在京东北二百一十里。领县四：安丰、渤恪、隰壤，硖石。

谨案：辽志渌州所统丰州下云，渤海置盘安郡，故县四，皆废，即上列诸县也。其一名盘安郡，不详其义，岂以安丰得名乎？唐宴谓渤恪即泊灼，以音近也。然泊汋口在神、桓二州之西南，而丰州在神州之东北，渤恪县又为丰州所属，不应远在数百里之外，故不之从。

正州，一名沸流郡，在京西北三百八十里。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渌州所统正州下云，本沸流王故地。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此即好大王碑所纪邹牟王造渡之沸流谷也。所云沸流王，盖指邹牟王。志于此州不系故县之名，岂原无领县耶，抑佚而不可考耶？辽志正州，统县一，曰东那，未言渤海旧置，故不之数。

长岭府，高丽故地也。领瑕、河二州

谨案：贾耽道里记谓长岭府在襄平今辽阳城。之东北，渤海王城之西南。详见上京条。依此求之，当在今奉天省之东北及吉林省之西南等处。满洲源流考云今吉林西南五百里有长岭子，南接纳噜窝集，北接库勒纳窝集，自长白山南一岭环绕，至此为众水分流之地，东北流为辽吉善、辉发等河，入混同江，即松花江。西北流为英额、占尼、哈达、叶赫、赫尔苏即东辽河。等河，长岭府之名盖取诸此。吉林通志云纳噜窝集在吉林城西南五百四十九里，即分水岭之南麓，密林丛翳，周数十里，城西南诸河及兴京界内诸河俱发源于此。又云库勒纳窝集在吉林城西南一百四十里，其南即长岭子，城

西诸河俱发源于此。综比以上诸说，盖为今英额门以北，亘于海龙、东丰、西丰、双阳、伊通间。吉林哈达大岭，一名分水岭，俗谓在岭东者为东流水，即辽吉善、辉发诸河是也；谓在岭西者为西流水，即英额、占尼、赫尔苏诸河是也。今双阳县界内有长岭子，即吉林哈达大岭之北端。在清光绪三十年前，此地尚森林茂密，自辟地设治后，均犁为熟田矣。渤海之长岭府，当于此等处求之。丁谦谓在今海龙县附近，满洲历史地理谓在今英额城附近，皆相去不远。新唐书以高丽故地贯鸭渌、长岭两府，唐薛仁贵征高丽由北道迂进，取苍岩、木底、南苏诸城，皆当在长岭府附近。迨高丽亡后，唐人以瓯脱视之，不甚经营，故渐为渤海所据耳，此又其前后之迹有可考者。

又案：吴氏承志云长岭府界接苍岩，依满洲源流考说，似今威远堡东北九十里之叶赫城。叶赫有两城，南城称新城，为明时叶赫所筑，北城建于明前，宜即长岭故城。此与满洲历史地理谓在今英额城者不同，未知孰是。

瑕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仅有长岭府之名，下无他语，他书亦不见，故瑕州之始末不可考。然满洲源流考谓为长岭府附郭之州，大致不误，盖随府治以俱废耳。

河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有河州，德化军，置军器坊。盖渤海之旧置，而辽仍之者也。满洲源流考引明人地志云废河州在黄龙北，辽置河州，有军器坊。明人多以今之开原为黄龙府，则河州在其北，尚无不合。其州治当在前举诸河之畔，景氏方昶谓为一把单河，下流为伊通河，入松花江。故名曰河州也。

扶余府，夫余故地也（产鹿）。领扶、仙二州

常屯劲兵，捍契丹。新唐书渤海传。

谨案：辽志东京道通州安远军下云，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统县四。此即渤海之扶余府也。又同道龙州黄龙府下云，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统州五、县三。此指移置于东北之龙州黄龙府而言也。盖辽太祖攻下渤海扶余府之后，见黄龙之异，遂崩，后于其地建龙州黄龙府。迨景宗保宁七年，燕颇叛，于是遂废府，改为通州。证以景宗本纪，保宁七年黄龙府卫将燕颇叛，讨之，以余党千户城通州，正与地理志通州下所系之语合。所谓圣宗改今名，即改称通州。盖为景宗之误耳。由保宁七年至开泰九年中间府废，四十七年始复置，而迁其城于旧治之东北，于是于通州之外别有一黄龙府。金因之，以置济州，又曰隆州，利涉军，后升为隆安府。今吉林之农安县治，一名隆安城者也。余曩读唐书东夷传，唐高宗乾封三年，李勣征高丽，拔扶余城，若在今之农安，何以迂曲六七百里之远，颇以为疑。今乃知扶余旧城尚在农安之西南，于是乃悟其不为迂曲也。今考辽志通州、龙州，各有统县，两不相混。通州统县确为渤海之故县，而龙州统县则自渤海龙泉府龙州移置，此又本为两地之明证也。或谓旧黄龙府为今开原县者，自明以来即有此说。然辽志东京道有咸州，金升为咸平府，即为今之开原。徵诸故书，其证甚多。余别有说。盖元代曾置开

元路于黄龙府，明初又将开元改称开原，以名咸州故地，此则致误之由来耳。至渤海扶余府则决不在是地。何以明之？辽太祖自临潢率兵东征，先围扶余府而下之，再由此以进攻上京龙泉府，其道必不甚迂曲，故唐书谓由上京以至扶余之路为契丹道也。若扶余府果在今之开原，则必南迂四五百里而转向东北，与行军之途程不合。且贾耽所谓由都护府东北以达长岭府之道，正经今之开原。果如是说，则契丹道与营州道合而为一矣，其误不待辩而明也。满洲源流考谓辽史既言改扶余府为龙州，又言改龙州为通州，疑龙州其地本广，因燕颇之役，旧治已废，开泰中移黄龙府于东北，又分置通州也。其言颇为得实。第余谓辽史既谓迁城于东北，则新城之龙州在东北，而旧城之通州在西南，可以了然。且通、龙二州俱有统县，龙州且有统州。则其地当非甚小，即谓相距至近，亦当在今农安城西南百里之外求之，则今长春县之西南隅怀德、梨树等县地，庶有当耳。盖古扶余国当在是处，故唐书称为扶余故地也。余初疑今科尔沁右翼前旗东南五十里之锡伯城为扶余府故地，后细验之，其地直今农安之西北，在陀喇河、即洮儿河。归喇河即交流河。相会之处，远在数百里外，因不之取。

又案：契丹壤接扶余，日渐强大，故渤海以劲兵屯于扶余。其后辽太祖攻下扶余，击破劲兵，则其他如破竹之势矣。

扶州，领县四：扶余、布多、显义、鹊川。

仙州，领县三：强师、新安、渔谷。

谨案：辽志通州、龙州下均无渤海扶余府领仙、扶二州之文，亦未详其故县。龙州之统县多由龙泉府之龙州移置，前已言之矣。通州之统县则扶余府之故县也。志云通远县本

渤海扶余县，並布多县置；安远县本渤海显义县，並鹊川县置；归仁县本渤海强师县，並新安县置；渔谷县本渤海县。凡辽志言渤海某县並某县者，其所並县亦渤海故县也。于是得有七县，扶州当为扶余府之首州，扶余县亦当为扶州之附郭县，布多为其所並，其属于扶州亦可推定。其他五县，辽志既无明文，自难臆定。兹以扶余等四县属之扶州，强师等三县属之仙州，亦约略之辞耳。

又案：辽志上京道怀州所统扶余县下云，本龙泉府，太祖迁渤海扶余县降户于此，世宗置县。此处语有未晰。盖太祖初迁龙泉府之民于扶余县，后又迁扶余县之民于怀州，因以扶余为名，非怀州之扶余县为龙泉府旧属也。又临潢府所统定霸县下云，本扶余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余，迁其民于京西。此则于移置之后而改新名者也。

又案：松漠纪闻云有苏、扶等州。苏与中国青州、登州相直，东丹王自苏乘筏浮海归后唐。辽志东京道苏州安复军，本高丽南苏，兴宗置州。又复州怀德军，兴宗置。此即松漠纪闻所谓苏、扶二州也。满洲源流考引元一统志云，废复州，本辽迁民县，属黄龙府，后置复州，号永宁军，改县曰永宁，后又更为永康，省丰水、扶罗入焉。金因之。据此，则复州即渤海扶余府所统之扶州。盖辽初先徙龙泉府之永宁、丰水、扶罗三县之民于扶州故地，已见上京条。迨兴宗时始迁州于南部滨海之地，改扶为复，即今复县原名复州。是也。辽复州统县有永宁，盖仍渤海故名而并移之，此有踪迹之可考者。高丽之南苏城，地在渤海扶州附近，疑渤海之仙州即置于是处。辽初亦南徙，改称苏州，即今金州是也。由金州之旅顺，可泛海南抵登州，此即东丹王奔后唐之路也。

辽志复州下无释语，有元一统志所说，可补其阙。

又按：辽志通州所统归仁县，至金代犹仍其名。辽东行部志谓归仁县辽时为安州，元一统志谓故城在咸平府即今开原。北旧安州，辽东志载开原以北之陆路有归仁县，在韩州南。韩州为今之八面城，归仁县当在今昌图迤北。归仁县者，渤海扶余府之强师、新安两县故地也。知归仁县之所在，则知扶余府之所在矣。

鄚颉府，扶余故地也（产豕）领鄚、高二州

谨案：辽志东京道韩州东平军下云，本藁离国，旧治柳河县。高丽置鄚颉府，都督鄚、颉二州。渤海因之。今废。所叙只此寥寥数语。韩州是否为鄚颉府故地，抑尚有迁徙，他无可考。幸唐书北狄传以扶余故地冠扶余、鄚颉二府，则知二府之地固相比也。辽东志载开原以北之陆路，次韩州于归仁县之北，信州之南。道光元年，吉林将军富俊在八面城得一出土铜镜，背面铸楷书"韩州刺史"四字，是今之八面城，即辽之韩州。信州，即今之怀德县也。据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设使置鄚颉府于此，则有与扶余府逼近之嫌。丁谦谓渤海极西之界，最北曰鄚颉府，次南曰扶余府。然则于今农安县迤北之地求之为近是矣。盖开泰九年移黄龙府于故城东北之前，其地无所属也。

鄚州，领县二：奥喜、万安。

谨案：辽志韩州统县柳河县下云，本渤海奥喜县地，并万安县置。此虽未明言为鄚颉府故县，然以前后语意求之，当属之鄚颉府，兹姑置于鄚州之下。

高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以高州作颉州，与唐书异，所谓鄚颉府领鄚、颉二州也。然上京道遂州下云，本高州地，西北至上京一千里。其相比之州曰凤州，下云，豪离国故地，渤海之安宁郡境，在韩州北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韩州、凤州同为槀离国故地，高州又与凤州相比，同在辽上京之东南，满洲源流考谓即渤海之高州，尚属可信。惟是否为高州故地，抑已迁徙，则不可定耳。安宁郡疑为鄚、高二州之别名，如卢州名杉卢郡之例。

定理府，挹娄（应作虞娄）故地也。

领定、潘二州（辽志：潘作沈）

谨案：辽志东京道定理府下云，故挹娄国地。盖空存其名，府已久废。惟双州、沈州下皆云本挹娄地，且其名与定、潘二州近似，盖即移置二州之地也。新唐书谓定理府为挹娄故地，然考之前记，皆谓挹娄即古之肃慎，名异而实同。渤海上京龙泉府既为肃慎故地，而于此外又有所谓挹娄故地，究应如何分别，实一至难之事。其后，读新唐书北狄靺鞨传，始悟此所谓挹娄即虞娄，定理府之所在即渤海国东北虞娄部之故地也。新唐书谓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初亦通于中国，渤海盛时，皆役属之。详见属部列传。后稍侵并其地，设府以治。故于拂涅故地设东平府，越喜故地设怀远、安远二府，铁利故地设铁利府，虞娄故地设定理、安边二府，此其本末之序，极为明了。虞娄与挹娄音近，故误书作挹娄，实与肃慎故地有别。然字变而为挹娄，则不知其为虞娄矣。兹特辨之。定理府应在龙泉府之东、黑水部之东南，近人以乌苏里江下游之地当之，差为得

实。若辽之沈州，乃后来移置之地，相去不止千里，自不得并为一谈也。

定州，一名安定郡。领县五：定理、平邱、岩城、慕美、安夷。

潘州，领县四：沈水、安定、保山、能利。

谨案：辽志东京道双州保安军下云，本挹娄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废，太宗南征，以俘民置州。又沈州昭德军下云，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沈州，故县九，皆废。九县之名均佚，惟本书考证引元一统志云，渤海建定理府，都督沈、定二州，应作定、沈二州。下列九县之名，已具于右。疑此为辽志之佚文，可补其阙。然原文未分二州所属，余考定州为定理府之首州，而定理县名与府同，当为定州之附郭县。而辽志双州所统双城县下云，本渤海安夷县地。双州为渤海安定郡，亦即定州之一名，则安夷之属于定州可知。故元一统志所列，自定理至安夷等五县，自当属之定州，余四县，沈水在前，当然为沈州之附郭县，故俱以属之沈州。沈，唐书作潘，未知所从。然辽代移置之后作沈，不作潘，已无疑义，惟不敢据以改原书耳。沈州移置之地，即今沈阳。定州移置之后，改称双州，当于今铁岭附近求之。又金于沈州北置挹娄县，即今懿路，近人因其名之偶同，又于唐书挹娄故地之说合，遂谓渤海定理府实设于此者，非也。

又案：辽史本纪太祖神册六年十二月，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是时渤海尚未灭，则属于定理府之潘州自不能隶入辽之版图。且神册四年二月修辽阳故城，改为东平郡，亦见本纪。兹则沈州与东平並举，其近于辽阳必矣。依此推之，则辽之沈州不仅为渤海潘州之移置，且其设置尚在前，

此有待考证之一事也。

安边府，挹娄（应作虞娄）故地也。领安、琼二州

谨案：辽志东京、上京两道皆无安边府之名，祗有定理府，不知何指，亦无解说。唐书北狄传以挹娄故地冠定理、安边两府，则其故地亦当在乌苏里江流域。愚以定理府当在南，安边府当在北，如于今俄领伯利附近求安边府，则大略得之矣。

安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有安州，隶北女直兵马司，未云有故县，盖辽代已移置于今开原之北。元一统志谓归仁县故城在咸平北旧安州，归仁县为渤海扶余府强师县改设，已见前。则其移置之地大略可考矣。

琼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不见琼州之名，盖故州废而未尝移置也。

率宾府，率宾故地也（产马）。领华、益、建三州

谨案：辽志东京道率宾府下云，故率宾国地。又显州所统康州下云，世宗迁渤海率宾府人户置。所统县曰率宾县，下云，本渤海率宾府地。前所言者，盖指故地，后所言者，则迁置之地也。率宾不为古国，亦当为虞娄、越喜等之自为一部，渤海并有其地以置府，故唐书纪曰率宾故地也。辽志康州下言迁渤海率宾府人户置，而于统县之率宾乃云故率宾府地，前后自相抵牾，余疑为本渤海率宾县，修史者误书耳。辽志中类此者极多。至其地之所在，为吉林绥芬河迤东之双城子，属于俄领沿海州，又称尼古里司是也。金史地理志上京恤品路，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东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西南至合懒路一千二百。又有苏滨水，明一统志作恤

品河，金海陵王尝置速频节度使。金上京，即今阿城县之白城，以地望诊之，与双城子方隅里到皆合。率宾、苏滨、恤品、速频、绥芬，皆一音之转。金之苏滨水，明之恤品河，皆今之绥芬河也，其为率宾府故地无疑。今其地有故城遗址，附近亦多遗迹，或欲以置龙原府于此，则将置率宾府于何地乎？无徵不信，故未之从。

华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无华州之名，盖为率宾府之首州，后废，而移置其民于康州者也。

益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龙州黄龙府所统有益州，下无注语可考，其地当在今农安县之北。契丹国志金太祖攻辽宾、祥、威三州，进薄益州，即其地也。宋许亢宗奉使行程录自黄龙府而北，道傍有契丹旧益州空城。今农安县为黄龙府故址，故知在其北也。然此为移置之益州，非故地也。余颇疑辽志之辰州为益州移置，其文云辰州本高丽盖牟城，渤海改为盖州，又改辰州，以辰韩得名。此文颇缭绕不清。按唐太宗征高丽行军所向，及贾耽所纪，盖牟城应在今辽阳之东北，太宗拔其城以为盖州，见唐书东夷传，非渤海始改盖州也。余意辽移渤海益州之民于今盖平县，即辽益州。以益盖形似，而误为盖州，又以有古盖牟之名，亦移而迁就之，故前云高丽盖牟城，而后又云渤海改为盖州也。辽志以渤海之荣州为崇州，潘州为沈州，沱州为陀州，比州为北州，睛州为晴州，皆以形似而异，可知余说之有因。不然六十二州之外不容别有盖州，故不之取耳。或云辽志之渤海指东丹国而言，如是则为后置之州，与渤海固有之州无涉矣。

又案：辽志辰州统县一，曰建安。此即唐征高丽所攻之建安城。辽移盖州于此地，而附郭县犹仍故名，此又可证辽之辰州非在盖牟城故地也。

建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中京道有建州保静军，太祖时置，其地在今热河省境。辽志未言为渤海故州之移置，则故州已废可知也。元一统志云，混同江即松花江。源出长白，北流经旧建州西五十里。又元史塔出传，乃颜叛，塔出弃妻，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据此，则元代之旧建州在今松花江东，而去开原即咸平。千五百里。然今双城子之地远在牡丹江即呼罕河。之东，建州既为率宾府所领，当于双城子附近求之，至远亦当在三百里以内。元一统志之旧建州在松花江之东仅五十里，似不合也。若云去咸平一千五百里，则固与今之率宾为近。考建州之名至不易辨。辽东志云建州东濒松花江，江上有河曰稳秃，深山多产松，国初谓明初。于此造船，乘流至海西，浮江而下，直抵其地。又卷首有地图云，辽东都司东北去东建州老营七百九十里，开原东北去东建州六百五十里，沈阳东北去建州五百里。据此，则建州老营当在今松花江滨。辽东志又云，稳秃河在开原东北五百里，源出房州北山，北流入松花江，吉林通志谓即今之温德亨河。据此，则建州老营当在今吉林省城之南，近松花江西岸之地，与元一统志在东岸者又不合矣。此西岸之建州老营，为清初祖所居之地，后又南迁于赫图阿拉，后称兴京。仍称建州卫。然建州之名实始于渤海，元代乃颜所奔者似为故地，其后逐渐西移。盖辽、金以后未尝置州，因其地居人之迁徙，随而名之，犹清初祖之建州，亦随其部族所居之地

以名，非有一定之地也。至辽中京所统之建州，尝为晋出帝所居，既与渤海故地无与，亦无迁徙之迹，故不置论。

东平府，拂涅故地也。领伊、蒙、沱、黑、比（一作北）五州

谨案：辽志辽州始平军，本拂涅国城，渤海为东平府。太祖伐渤海，先破东平府，迁民实之。故东平府都督伊、蒙、陀、唐书作沱。黑、北唐书作比。五州，共领县十八，皆废。此文应云渤海东平府本拂涅国地，而云辽州渤海为东平府，则语欠分晓矣。然曰迁民实之，曰故东平府，则将故东平府之民迁于此可知矣。拂涅为勿吉七部之一，在安居骨部之益东。或谓安居骨即按出虎水，为金代发祥之地，其益东则应在今宁安迤东，黑水部之南；或谓宁安东京城一名佛讷和城，佛讷即拂涅之对音，古拂涅部当在此。然渤海已于此地置上京，且唐称为肃慎故地矣，则东平府必不在此。以余度之，当在龙泉府之东北，其今密山县兴凯湖西岸一带之地乎？拂涅部后并于渤海，故于其地设东平府，所领有沱州，其名产有湄沱湖之鲫，今兴凯湖渔业最盛，为俄人握其多半，得此一证，故当于是地求之。知拂涅部在是，则知东平府亦近于是矣。参属部列传。

又案：丁谦云，光绪新修会典谓黑、比二州在三姓城境，伊、蒙、沱三州在宁古塔之北境，虽无实证，地望颇合。据此，则东平府不在今宁安附近矣。

又案：辽志东京道同州镇安军按五局本作尙州镇远军，此从元刊本。下云，渤海为东平寨，太祖置州。此东平寨不知与东平府有何关系，岂东平府之异名耶？姑存于此。同州既以渤

海户移置，则亦非渤海故地也。

伊州，领县未详。

蒙州，领县一：紫蒙。

谨案：辽志东京道辽州所统棋州祐圣军下云，本渤海蒙州地。辽州为今之辽滨塔，属今新民县，棋州为其所统，盖非蒙州故地，其为移置可知。又辽阳府所统紫蒙县下云，拂涅国置东平府，领蒙州。紫蒙县后徙辽城，并入黄岭县，渤海复为紫蒙县。据此，则紫蒙即渤海蒙州之属县也。又蒙州所领恐不止此一县，说详后。

沱州，产鲫。领县未详。

谨案：新唐书北狄传，渤海所贵有湄沱湖之鲫。或谓湄沱湖即今毕尔腾湖，属于上京之湖州。然余谓渤海称此湖曰忽汗海，並无湖名，即谓湖州在此，亦不能确指为湄沱湖。东平府既有沱州，以为湄沱湖之所在，尚为近似。辽志沱作陀，恐为传写之误，未敢据改。

黑州，领县未详。

谨案：旧拂涅部北与黑水部接，此岂渤海取之于黑水部者，故以黑名之欤？

比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比作北，恐亦因形似而误，未敢照改。

又案：辽志仅于棋州下有渤海蒙州之语，余四州则未之见，盖久废亦未移置也。于其故县云五州，共领县十八，未著其名，今仅考得紫蒙一县，其余则已佚矣。

铁利府，铁利故地也。领广、汾、蒲、海、义、归六州

谨案：辽志东京道铁利府下云，故铁利国地。此盖虚存

其名，如率宾、定理诸府之例，其故地已久废也。渤海东北有铁利部，在黑水部之东南，其地滨海，盖在今俄属伯力附近。渤海盛时，侵并其地，设铁利府，故唐书曰铁利故地也。铁利一作铁骊，渤海亡后尚能通于中国，是否未亡，或其遗族重振，均不可考。参属部列传。然渤海设府于其故地，当无疑义。或谓在今沈阳附近，盖为辽史所误，如所属之广州，乃为辽初移置，不能以此为佐证也。

广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广州下云，渤海为铁利郡，太祖迁渤海人居之，建铁利州。统和八年省，开泰七年以汉户置。此云渤海为铁利郡者，言广州为铁利府属郡也。云太祖迁渤海人居之者，言迁广州于是地也。而前后语欠分晓，似渤海广州即在是地者，则作史者之过也。金史谓沈州章义县为辽广州，即今沈阳城西南之章义站。辽末高永昌据东京贵德州，守将耶律余覩以广州附于永昌，即其地也。

汾州，领县未详。

蒲州，领县未详。

谨案：元一统志蒲河在沈阳路，源出铁利国蒲谷，流经蒲水田过，故名。按：今沈阳北有蒲河，然与铁利国无涉，恐所记出于渤海旧史，指铁利府境之蒲河州，以是得名者也。

海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海州南海军，为南海府之移置，与此海州无与。铁利府在今俄领沿海州地，东濒海，故有海州之名。

义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上京道庆州所统富义县下云，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又永州义丰县下云，本铁利府义州，辽兵破之，迁其民于南楼之西，仍名义州。又尝改富义县，属泰州，始末不可具考。此仅富义、义丰二县之民，由渤海义州迁来，而未尝言用其故名，故不以当义州之领县。

归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归州下云，太祖平渤海，以降户置。未明言为属于铁利府之故州，然以归州之民移置于南，则大略可知。辽东志谓归州故城在今盖平城南九十里，当为移置之地。其统县曰归胜，辽志既未言为渤海置，则亦非归州之故县也。

又按：以上五州领县皆不可考。又仅广、义、归三州尚有移置之迹可寻，余则不详，盖久废，亦未移置也。

怀远府，越喜故地也。领达、越、怀、纪、富、美、福、邪、芝九州

谨案：辽志东京道信州彰圣军下云，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怀远府，今废，圣宗开泰初置州。此盖辽灭渤海后移置怀远府而后废之，故府初未在是也。考旧越喜部与铁利、虞娄等部相比，曾数朝唐，其地盖在今俄领东海滨省东部滨海之处，后为渤海所并，于其地设怀远、安远二府，二府均以远命名，即以其处于极东边远之地也。参属部列传。唐书谓为越喜故地，极有根据。知越喜部之所在，则知在信州为非矣。

达州，领县三：怀福、豹山、乳水。

谨案：辽志信州所统武昌县下云，本渤海怀福县地。又定武县下云，本渤海豹山县地，并乳水县人户置。据此，则

怀福、豹山、乳水三县皆怀远府之故县移置于信州者也。依辽志龙原府、鸭渌府之例，故县皆属之首州，兹依次求之，达州为怀远府之首州，故以此三县属之。

越州，领县未详。

怀州，领县未详。

谨案：或疑怀州为怀远府首州，如显德府首州名显州之例，以无显证，故不敢擅易。

纪州，领县未详。

富州，领县二：富寿、优富。

谨案：辽志东京道银州富国军下云，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银冶更名。所统延津县下云，本渤海富寿县地。又永平县下云，本渤海优富县地。辽之银州为今铁岭县，盖移置渤海富州于此，富寿、优富二县则为富州之故县也。辽志又于银州所统新兴县下云，本越喜国地，渤海置银冶，尝置银州。据此，则银州亦为渤海故名，而辽仍用之。余考今铁岭县无古银冶之遗迹，疑辽志所称银冶仍在渤海富州故地，银州亦为富州之一名，迨将富州南移，遂以银州名之，然与银冶则无关矣。如余说为不谬，则银州名实不符之故可以了然。

美州，领县三：山河、黑川、麓川。

谨案：辽志东京道遂州下云，本渤海美州。所统山河县下云，本渤海县，并黑川、麓川置。此为辽移渤海美州于遂州之证。山河、黑川、麓川皆美州故县也。遂州之地不详所在，辽志置于通州、辽州之间，相去不远，其为移置明矣。

福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上京道有福州，西北至上京七百八十里。又胡峤陷虏记谓，自十三山东行数日至福州。十三山在今锦

县，其所经之福州，即在上京道，与辽志合，此为辽代所置，且此地在西南，与渤海之福州无涉，即用其名亦移置也。

邪州，领县未详。

芝州，领县未详。

谨案：越、怀、纪、福、邪、芝六州，皆无领县可考，盖皆废于辽代，而未移置者也。

安远府，越喜故地也。领宁、郿、慕、常四州

谨案：辽志东京道有定远府，与定理、铁利二府相比，疑即安远府之误。惟空存其名，下无说解。又慕州下云，本渤海安远府地，此又因移置慕州而详其所在也。安远府与怀远府同为越喜故地，说已见前。

宁州，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宁州，统和二十九年以渤海降户置。其地在南，虽与渤海宁州同名，不得认为移置也。

郿州，领县未详。

谨案：郿与湄通，为湄沱湖之所得名，则郿州应在今兴凯湖东岸，又可证明安远府应在怀远府之东南矣，说详下文。

慕州，领县二：慕化、崇平。

谨案：辽志东京道渌州所统慕州下云，本渤海安远府地，故县二，久废，即上列二县也。此盖辽灭渤海后移置于鸭渌江流域者，故为渌州所统。

常州，领县未详。

谨案：宁、郿、常三州，领县无考。盖皆废于辽而又未

移置他处者也。

又按：辽志东京道懿州宁昌军统县曰宁昌，下云本平阳县。元一统志作本渤海平阳县，此必辽史脱落。平阳为渤海诸县之一，或为宁州之故县，易名宁昌，而移置于懿州者。辽之懿州故城在今彰武县界。

（右五京、十五府、五十七州、一百二十五县。内有十八县失其名。）

郢州，独奏州也。领县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郢州彰圣军下云，渤海置。东国通鉴载，兴辽国郢州刺史李匡禄赴高丽告急，参遗裔列传。是辽时有郢州之明证。惟已移置于南，非其故地。故地何在，今已无考。满洲源流考曰独奏州者犹今直隶州，不辖于府而事得专达也。吴氏承志以德里镇为郢州旧号，并为边界要州理或然欤。

铜州，独奏州也。领县一：花山

谨案：辽志东京道铜州广利军下云，渤海置。所统析木县下云，渤海为花山县，初隶东京，后来属。又辽阳府所统析木县下云，渤海为花山县。此盖在一地而前后所隶不同，然花山为铜州之故县，则较然可知也。辽析木县在今海城县界，此亦辽时移置之铜州，故地则不可考。

又案：辽志咸州下云，渤海置铜山郡，地在龙泉府南，地多山险，寇盗以为渊薮。愚疑此为渤海旧志之文，与后置之咸州无涉，铜山郡即铜州之别名也。据此，则铜州之所在或为渤海旧国之地，崇其体制，故列为独奏州。依此求之，或能得其仿佛欤。

涑州，独奏州也。领县未详

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新唐书渤海传。

谨案：辽志涑州下云，渤海置。是否辽初移置，殊不能详。涑沫江，即今松花江。渤海大氏为粟末部人，以此水得名。盖在今吉林省城附近，或为今之乌拉城，惟不能确指其地耳。

（右三独奏州一县。）

集州，领县一：奉集（统于何府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集州怀众军下云，渤海置。所统奉集县下亦云，渤海置。此集州为渤海故州之明证也。惟其故地已不详。辽时移置于今沈阳东南有曰奉集堡者，即其地也。

麓州，领县三：麓郡、麓波、云川（统于何府未详）

谨案：辽志东京道麓州下云，渤海置。又乾州所统司农县下云，本渤海麓郡县，并麓波、云川二县入焉。余疑麓郡二字不类县名，或为麓州之别名。其文应曰司农县本渤海麓州故县。而语意无此明晓，辽志一言麓州者，其故地也；一言麓郡县者，言其领县已移置乾州也。以此释之，或有当欤。

又案：辽志东京道宾州怀化军下云，本渤海城。此盖因渤海故城而置州，或谓宾州亦渤海故州，则非也。

（右二州四县。）

谨按：新唐书北狄传言，渤海有六十二州，而所列举之州名只有六十。兹由辽志考出二州，适符六十二州之数，疑

唐书有漏列耳。

（右凡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县。县非确数，就可知者计之。）

太白山，一曰徒太山，在国之南境，南海、鸭绿二府交界之处

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保太白山之东北。同上，渤海传。

谨案：太白山本名不咸山，亦称盖马大山，其绵亘之脉曰单单大岭，今称长白山，朝鲜称曰白头山。

天门岭，在扶余府以西与契丹交界处

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渡天门岭，以追祚荣。旧唐书渤海传。

谨案：旧书叙渤海高王东奔事，先言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乞四比羽亡命东奔，李楷固率兵渡天门岭，以追祚荣。祚荣拒，败楷固。次言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众东据东牟山，筑城居之。此文于先后次第叙述最明。又新书安禄山传天宝十一年载，率河东兵讨契丹，至土护真河，乃敕人持一绳，欲尽缚契丹。昼夜行三百里，次天门岭，会雨甚，弓弛矢脱，不可用。旧书禄山传云，土护真河，即北黄河也。又契丹传云，禄山就黄水南与之战，大败而还。日本津田左右吉氏云，土护真河即今之老哈河，老哈河为大辽水上源之一。再据旧书所纪，则天门岭即契丹牙帐之所在也。天门岭今为何名，尚待考证。其所在地，当于潢水右岸迤东三百里内外求之，且必在大辽水之右岸。后

此渤海斥地渐广，或得有契丹地之一部，然天门岭亦必在扶余府西境与契丹交界之处，不能引而置于辽河左岸之迤东地，可断言也。新书叙高王东奔事，不如旧书之晰。始则曰东渡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继则曰楷固穷蹑渡天门岭，以渡天门岭一语叙于东渡辽水之后，则天门岭似在辽水之东矣。丁谦谓天门岭为今蒿岭，俗呼张广才岭，固为推想之词。而满洲历史地理置天门岭于今英额城附近，亦属未加详考。细求旧书所叙次第，及新书安禄山传用兵所向，则可识其大略矣。

东牟山，渤海旧国之所在也

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按新书桂作挹，是。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旧唐书渤海传。

谨案：新书又言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以自固。奥娄河与东牟山皆渤海旧国所在，前后分叙，似不如旧书之分明，然奥娄河之名实借此以考见。海东绎史谓东牟山在宁古塔近地，吉林通志谓东牟为宁古塔之山，皆未能指实。惟丁谦谓即今塞齐乌稽图称老岭者，为长白山北行之一支。丁镛则谓今镜泊之南二百里有额敦山，其高六十里，正当呼尔哈河之西，或是东牟山，其说近是。盖为今敖东城附近之山，旧国之所在也。至满洲源流考以沈阳城东二十里之天柱山当之，则以挹娄故地为在沈阳城北，其误固不足辨也。

忽汗河，本名奥娄河，其中部潴水为湖之处，曰忽汗海

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新唐书渤海传。

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同上。

渤海王城临忽汗海。同上，地理志。

谨案：曹延杰东三省舆地图说曰，舍利乞乞仲象父子至鄂多里城建国。鄂多里城在今牡丹江西岸。牡丹即仆斡、忽汗之转，忽汗即呼尔罕之转。则所谓奥娄原作鄂抡。河者，乃忽汗河之本名，土人呼鄂多里城为敖东城，其音近于奥娄，又呼为阿克敦城，似皆奥娄之转。因先天中赐名忽汗州，始有忽汗河之名。又曰自鄂多里城至东京城实三百里，故曰直旧国三百里呼汗河之东。余谓曹氏之说是也。鄂多里城为渤海旧国之所在，后徙于东京城，建上京龙泉府，适在忽汗河东岸也。忽汗河之中部潴水为湖，今名毕尔腾湖，一名镜泊。俗称镜泊湖。中並受数河之水，此所谓忽汗海也。曹氏谓忽汗海为众水所归，故称海。张贲东京记谓东京城西南十余里有长溪，即指忽汗河。又云缘溪而上三四十里瀑布，土人曰水海，水声砰訇闻数里，即指忽汗海也。

粟末水，亦称涑沫江，粟末靺鞨及涑州之所以得名也

粟末部，依粟末水以居。新唐书渤海传。

谨案：粟末水一作速末水，又作涑沫江。金史称为松阿哩，又称宋瓦江，今称松花江，皆一音之转也。或称混同江，以合诸水而得名。下流称曰黑水，则以合黑龙江而得名也。涑州得名之故，已见前，不再举。

鸭绿江，西京鸭绿府之所以得名也

谨案：贾耽记由登州海行入渤海道，至鸭渌江口，上

溯经桓州至神州。则鸭渌江者渤海境内之大水也，鸭渌府之得名亦以此。

湄沱湖，产鲫，于是地置州

俗所贵者，湄沱湖之鲫。新唐书渤海传。

谨案：宁安县志谓镜泊即忽汗海。西南有贡鱼泡，产鲫极富，肥美异常，新唐书所谓湄沱湖之鲫是也。据此，则湄沱湖即忽汗海之别名，龙泉府所属之湖州盖置于此。

又案：今吉林密山县东南之兴凯湖，亦名新开湖，形椭圆，周约八百里，几与洞庭相埒。其中产鱼，沿岸黑斤人依以为生。此湖于渤海时属于境内。海东绎史谓湄沱湖似即今之兴凯湖，余亦颇主是说，姑阙疑以待考。

又案：吴向之先生云，湄沱湖应为今兴凯湖。渤海安远府有郿州，郿亦可作湄，东平府有沱州，湄沱湖因在郿、沱二州之地而得名也。愚按：渤海诸府之位置，东平府之沱州应在兴凯湖西岸，安远府之郿州应在兴凯湖东岸，湖处二州之中，因有湄沱之名。否则镜泊本有忽汗海之名，何以又名湄沱？自以后说差为得实。且兴凯湖渔业既盛，当亦产鲫，特不如镜泊之鲫著名，故未敢遽为断定耳。

泊汋口（泊汋城）

鸭渌江北泊汋城，故安平县也。自鸭渌江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

谨案：泊汋城之名，又见新唐书高丽传，盖高丽之故城也。近人考泊汋口之所在者，以满洲历史地理为最晰。据其

所考，谓泊汋口者即今大蒲石河入鸭渌江之口也。蒲石之音，与泊汋近，其河口距鸭渌江口约在百三十里以上，而泊汋城当于今九连城附近求之，此其考证之大略也。愚按：水道提纲及中外一统舆图于鸭渌江右岸九连城之北有浦西河，即满洲历史地理所指之大蒲石河。又明人称今佟佳江曰婆猪江，音亦与泊汋相近。然其入鸭渌江之口，远在上流，与贾记之里数不符，故不之取。韩镇书海东绎史补谓泊汋口为今朝鲜义州津渡，似谓口在鸭渌江左岸。吴氏贾记考实又谓泊汋城即今义州，亦在左岸。愚皆未敢以为然也。泊汋口为渤海与唐分界之处，贾记已有明文。至泊汋城故址之所在，当于大蒲石河口附近求之。

（右山川。）

旧国者，高王始建国之地也

上京，直旧国三百里。新唐书渤海传。

谨案：旧书渤海传，祚荣率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此即旧国之所在也。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云，仲象父子应东渡辽水，至鄂多理城建国，后徙上京龙泉府，今称东京城。自鄂多理城至东京城实三百里，故曰直旧国三百里。遍考此外距东京城三百里者，别无城基可当。近人丁谦即用曹氏之说，惟谓鄂多理城即中京显德府，尚欠精审。

回跋城，属长岭府

康默记与韩延徽下长岭府。军还，已下城邑多叛，默记与阿古只平之，破回跋城。辽史康默记传。

渤海既平，改东丹国。顷之，已降郡县复叛，盗贼蜂

起，阿古只与康默记讨之。会贼游骑七千自鸭渌府来援，势张甚，阿古只帅麾下精锐直犯其锋，一战克之，遂进军，破回跋城。同上，阿古只传。

谨案：回跋城即今辉发城，近城之水曰辉发江，城在渤海时，属长岭府，故康默记进军破之。辽时，又有回跋部，为国外十部之一，见辽史营卫志。又圣宗开泰八年，回跋部太师踏剌葛来贡。又兴宗重熙十二年，置回跋部详稳都监，见辽史部族表。又作回霸。文献通考四裔考云，自咸州东北分界入谷口至涑沫江中间所居者，以隶咸州兵马司，与其国往来无禁，谓之回霸。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据此，则回霸又为部族之名，盖因居回跋之地而得名者也。至明末扈伦四部之辉发部，明人多书作灰扒，亦出于此。总之，回跋、回霸、灰扒、辉发，皆一音之异书，其名始见于辽史，为渤海诸城之一，其原已不可考，即谓置自渤海无不可也。

德理镇，在国北界

渤海王城北经德里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新唐书地理志。

黑水靺鞨界，南至渤海德理府。太平寰宇记一百七十五。

德邻石之北古哩甸之民。金史乌春传。

谨案：满洲源流考云，德林石在宁古塔城西九十里。自鄂摩和池东绕沙兰站之南，抵呼尔哈河，有大石广二十余里；孔洞大小不可数计，或圆，或方，或六隅八隅；如井，如盆，如池；深或丈余，或数尺；中有泉，澄然凝碧，或潜鳞游泳，或生桦榆等树；夏无蚊虻，麋鹿群聚于中，名曰德林石。渤海有德里府，亦是其处。宁安县志云，德林

石，土人曰德林倭赫。倭赫，满语谓石也。又有石头甸子相连，俗呼黑石甸子。石缝时有鱼跃出，甸上草木皆异，车马行其上，如闻空洞之声。其石或损，即有水自隙出，探之深不可测。西十余里有池，周八十余里，俗称海眼，此即金史所称之德邻石，亦渤海德里镇之所在也。按太平寰宇记之德理府，即德里镇之误。此镇去上京极近，恐不能置府于此，唐书所载十五府亦无此名。又今宁安县城西二百十里，有古城曰都林谷城，濒都林谷河。都林亦与德里音近，或在是欤。黑水靺鞨在今黑龙江下游与松花江会合之处，唐书谓去德里镇千里，亦无不符。

又案：吴承志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云，德理镇当近三姓。三姓，以诺雷喀喇、克宜克勒喀喇、祜什哈哩喀喇得名。祜什哈哩，明一统志作兀思哈里，思与什皆语衍，省读则为兀哈里，亦可作兀里，兀与特声近，盖即德理。今三姓之西一百二十里呼尔哈河西岸有西古城，城南六十里河东岸有东古城，城北二里有北古城，三城盖即三喀喇旧城。满洲源流考不得德理所在，乃以沙兰之德林当此镇。德林之名虽见金史乌春传，为今名所从出，其地在上京腹中，不得更有三姓之界错入。愚按吴氏之说是也。满洲历史地理附图以德里府置于今依兰县即三姓。附近，尚为得实。

（右城镇。）

若忽州

仍差若忽州都督胥要德等充使。续日本纪十，文王致日本国书。

谨案：渤海六十二州中无若忽之名，盖为文王时诸州之一，其后厘定诸州，改用新名，故不可考也。唐封渤海诸王为忽汗州都督。忽汗与若忽虽有一字之同，实则无涉，姑存以俟考。

又案：新唐书地理志附载唐收高丽降户九府中有哥勿府。勿，一作忽。又三国史记所载高丽降唐诸城之名，多以忽字为尾。据此，则若忽亦高丽故城也。

木 底 州

渤海大使辅国大将军兼将军行木底州刺史杨承庆。续日本纪二十一。

谨案：新唐书高丽传薛仁贵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又同书地理志高丽降户十四州中有木底州。盖唐灭高丽置此州，后为渤海侵据者也。考渤海六十二州中亦无木底之名，盖初沿用旧名，而后乃易之。今东辽河，一称赫尔苏河，古称南苏水，高丽之南苏城当置于是。吉林通志谓南苏为今吉林省之伊通是也。木底州当近于是，或谓在今新宾县界，尚待考证。

玄 菟 州

渤海使辅国大将军兼将军玄菟州刺史高南申。续日本纪二十二。

谨案：后汉书东夷传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读史方舆纪要云，公孙度据辽东，置玄菟郡于辽东东北二百里，盖因旧名，非复故治也。晋玄菟郡仍治高句骊县，亦因公孙度所置。盖唐灭高丽时，玄菟之名尚存，而渤海仍之，其后厘定州县，别制新名，故玄菟州不复见耳。

（右旧州。）

南与新罗以泥河为境，西南与唐以鸭渌江之泊汋口为境，东穷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二千里

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与新罗相接，此下疑有夺误。越憙靺

鞨，东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旧唐书渤海传。

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北疑为与字之误。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地方五千里。新唐书渤海传。

登州东北海行至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同上，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

谨案：渤海四境所至，以新书本传语最明晰，然旧书所言之东北境，贾耽所言之西南境，皆为新书本传所未载，正可取以补之。依此求之，则已得其梗概矣。泥河在南海府之南，日人以德源以北之龙兴江当之，自当以此为渤海之南界。丁镛大韩疆域考云：泥河者，我江陵之北泥川水也。新罗慈悲王时，征瑟罗人筑泥河城。又炤知王时，追击句丽靺鞨兵于泥河之西，即此地也。贾耽所记泊汋口，即大蒲石河入鸭渌江之处也。应以此为西南界。再西则应以长岭府之边境与唐为界，约在今开原以北、英额门以南。正西应以扶余府之边境与契丹为界，故曰西界契丹。东方虞娄、拂涅、铁利、越喜诸部，既均为渤海所并，则东尽于海无疑也。今人考黑水靺鞨者，多谓在黑龙江下游之地，江南为南黑水靺鞨，江北为北黑水靺鞨。余意黑水以在今黑龙江东境及俄领沿海州北部之地而偏北者为近似，故云东北为黑水靺鞨也。惟其西北境尚无明文，若谓与契丹接，则不应远至是地，若谓与室韦接，亦无显证。然考之唐书室韦传，谓其四境，东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则其东南与渤海接壤，明矣。自来考渤海疆域者，其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吉林通志考定辽志所列渤海州县多为后来移置，非其故地，始为扫除障翳，砉然四解，然犹多游移之说。兹依旧新两书所说，考其四境所至，则益为明白

可晓矣。余尝疑辽时移置渤海州县多用旧名，必有其故。嗣经考得太祖建东丹国，命其子突欲王之，悉仍渤海旧制，故其州县之名犹仍旧贯。迨太宗即位，移东丹国于辽阳，不惟移其民并移其州县之名。盖其时辽阳一带之地于唐灭高丽后仅示羁縻，未置郡县，平原千里，丁壮无多。至辽太祖得其地，始移渤海民以实之，以南易北，肥瘠顿殊，而东丹规模不失渤海之旧，此太宗因时制宜之计，亦所以慰藉其兄也。考东丹立国于辽太祖天显元年，突欲已死，国犹未除。世宗嗣位曾以其叔祖安端为王，且其时尝称东丹为渤海，于是人知有渤海，而不知有东丹。故余尝疑辽志所称某州为渤海某府某州某县，多指东丹之府州而言，前后乖舛，不可爬梳，亦以此故。渤海诸府惟鸭渌府以僻在南隅，与辽阳近，犹仍故地，其他皆空其故地，引之而南。辽东一隅州县棋布，户口殷盛，历金及元以至今日，犹获其赐，此实当日辽东及肃慎民族盛衰一大转捩，不容忽视者也。而渤海州县移置之故，亦可于此得之矣。至唐书云地直营州东二千里者，盖谓高王始居东牟山之地。唐营州治于今热河朝阳县，朝阳去今敖东城即今吉林敦化县。正为二千里，非指其西界契丹之境也。旧书言地方二千里，指高王之初而言，新书言地方五千里，极宣王之盛而言，否则旧书言其直径，新书言其轮廓，二者初不相背，读者可以意会之。

（右国境四至。）

龙原，日本道也

东南濒海。新唐书渤海传。

谨案：前经考定渤海之东京龙原府为今吉林省珲春滨海之地，则其与日本通聘之使必皆取道于此，可断言也。其曰

东南濒海者，谓以上京龙泉为中心，而龙原府在其东南濒海之地也。大抵渤海使臣赴日本之途径，自首都南出，取道今之哈尔巴岭，在今延吉县境。东转而至龙原府。又珲春附近之朴西得湾，似为当日出航之港。考其使航之所向，尝止于日本能登、加贺等郡，由是更北而止于出羽、佐渡诸港焉。惟渤海使航之止是处多因风漂所致，不能恰如预期。此采日本稻叶岩吉博士说。此徵诸日本史乘而可知者也。

南海，新罗道也

开元二十年，武艺遣将攻登州，令太仆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旧唐书渤海传，新唐书同。

太祖用师吞并奚国，大諲譔深惮之，阴与新罗诸国结援。契丹国志。

谨案：渤海南京南海府之南境，与新罗相接，以泥河为界，说已见前。贾耽古今郡国志所记，自新罗井泉郡至栅城府之三十九驿，其中途或经南海府，而渤海与新罗往来交通或经此三十九驿之南段，盖可想而知也。唐玄宗命金思兰发新罗兵所攻渤海之南鄙，与末王諲譔遣往新罗结援之使所经之路，其为南海府也，必矣。

又案：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宪康王十二年春，北镇奏狄人入镇，以片木挂树而归。此所谓狄国，疑即渤海，其使人入镇者必南海府之长吏也。此亦渤海与新罗相涉之一证。

鸭渌，朝贡道也

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

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 百里 至 渤海王城。贾耽道里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开元二十年，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旧唐书渤海传，新唐书同。

文宗开成元年六月，淄青节度使奏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册府元龟九百九十九。

开成二年三月，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一作明俊。並入朝学生共一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唐会要十六。

谨案：贾耽所记即所谓鸭渌朝贡道也。渤海朝贡之使，盖由上京龙泉府经中京而至神州，再由神州乘舟经鸭渌府，又南出鸭渌江口，逾海而至登州，而达唐之长安。其与贾记异者，一为自北而南，一为自南而北耳。武王武艺遣将越海攻登州一役，即由鸭渌府出鸭渌江口而至登州。当此之时，渤海朝贡之使出于营州道以达唐京，故鸭渌一 道 尚 不为朝贡之所经。洎唐有安史之乱，营州一道有契丹为之梗，于是朝贡之使舍长岭之陆路，而出于鸭渌之水路，此所以有朝贡道之名也。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以平卢节度使兼押渤海、黑水两府经略处置使。平卢节度治于柳城，亦即营州之所在。肃宗上元二年，以柳城陷于契丹，乃移平卢节度于青州，号淄青平卢节度使，仍押渤海。此即营州路阻，转而出于登州之证。册府元龟所纪渤海运熟铜之事，必有贡使随以俱来。唐会要所载渤海贺正使，亦即贡使也。登州与青州相比，且为其所属，故一曰淄青节度奏请，一曰敕青州观察使勒回，

此又渤海贡使出于登州之证也。新唐书谓鸭渌朝贡道也，语极分晓，本无可疑，乃满洲源流考卷十。谓朝鲜二字旧讹朝贡，应据通考改正。然余检通考明经厂本、清殿本及浙江书局本皆同。仍作朝贡，与唐书同。且其时高氏之高句丽早灭，王氏之高丽未兴，别无所谓朝鲜，则其不应擅改，又不待论矣。

又案：登州一道不仅为渤海贡使之所经，而唐遣渤海之使亦每由于此道，今已得一显证，即旅顺黄金山辽东志作黄井山。下之鸿胪井遗迹及刻石是也。旧唐书渤海传睿宗先天二年，即玄宗开元元年。遣郎将崔䜣往册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䜣之往也，究由何道，尚不可考。惟于翌年即开元二年。五月，还经今之旅顺登岸，凿井二口，有刻石，文云“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二十九字。今其遗迹及刻石尚在。刻石已归日本内府。唐书之崔䜣，应从刻石作崔忻，盖因形似小误。又唐有摄卿之例，忻盖以郎将摄鸿胪卿而往者也。据此，则唐使还时所经之道，即渤海贡使往来之道也。今之大连湾旧称青泥洼，疑即贾记之青泥浦。依此求之，则今之大连湾正当贾记东傍海壖之处，此又可考而知者。

长岭，营州道也

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故汉襄平城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贾耽道里记营州入安东道。

开元二十年，武艺遣将率海贼攻登州，诏遣门艺往幽州徵兵以讨之。旧唐书渤海传。

幽州节度使与相聘问。自营、平距京师盖八千里。新

唐书渤海传。

谨案：贾耽所记，即所谓长岭、营州道也。依此记求之，渤海之使盖由上京龙泉府经长岭府以达营州，今之朝阳。再由营州以达唐之长安，营州道之得名也以此。唐尝以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充平卢节度副使。平卢属于幽州道，故言幽州，则赅营州。指平卢。此又新唐书所纪幽州节度使与渤海聘问之由来也。又唐遣大门艺往幽州徵兵以讨渤海，则其所徵之兵，必出营州道而东下，此亦为唐与渤海自营州交通之证。然此在安史之乱以前，其后则契丹猖獗，营州道塞，非转至登州不能通矣。

扶余，契丹道也

常屯劲兵捍契丹。新唐书渤海传。

谨案：契丹在渤海之西，与扶余府接壤。由渤海上京以至契丹，必经扶余，故以为契丹道。扶余府之所在，已考于前。其道路之所经，大抵由渤海上京，经今之嵩岭，即张广才岭。而至扶余府，再由今怀德、梨树、辽源、通辽等地以达于契丹之临潢，今林东县。此可以意定者也。唐玄宗时，武王武艺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拟打两蕃——奚及契丹，见张曲江集。惟以渤海扶余府与奚、契丹接壤，故突厥以此相要。辽太祖之灭渤海也，先围扶余府城，扶余下而后进攻忽汗城，此皆渤海与契丹交通必经扶余府之证。渤海盛时，契丹亦渐强，渤海畏其逼，故屯劲兵于扶余以捍之。迨辽太祖攻下扶余，破其劲兵，则其他如破竹之势矣。

（右交通五道。）

卷十五　职官考

渤海国志十三

渤海职官，壹遵唐制，惟名号稍异。唐书本传略具其凡，取以校百官志所次，多得其比拟之迹。册府元龟纪朝唐诸臣具官称者，仅数人，不若日本史所纪之详。兹以唐书本传为主，而以见于中外古籍者补其未备，并为之说于下，备考览焉。

政　堂　省

大内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典领百司。其属有六卿：一曰忠部卿，二曰仁部卿，三曰义部卿，四曰智部卿，五曰礼部卿，六曰信部卿。庶政皆会决焉。

谨案：唐书百官志以下简称唐志。尚书省，尚书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领百官。其属有六尚书：一曰吏部，二曰户部，三曰礼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庶务皆会决焉。据此，则渤海政堂省正比唐尚书省；大内相正比尚书令。盖典领百司，会决庶政，职之最尊者也。所属六卿，亦以比唐之六部尚书。

又案：辽史本纪云：太祖天显元年，命惕隐等将万骑为先锋，迂諲譔老相兵，破之。又云：改渤海国为东丹，以渤海老相为右大相。疑此老相，即渤海内大相，以其位尊，故以老称之也。

左右司政各一人，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为大内相之贰。

谨案唐志尚书省，左、右仆射各一人，从二品。掌统理六官，为令之贰，令阙则总省事。据此，则左、右司政，正比唐之左、右仆射，为大内相之贰者也。

又案：东国通鉴，高丽太祖九年春，契丹灭渤海，司政大元钧等前后来奔。此即政堂省左、右司政之官。

左右允各一人，为司政之佐，分总左、右六司之事。

谨案：唐志尚书省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吏部、户部、礼部、左丞总焉；兵部、刑部、工部、右丞总焉。据此，则左、右允正比唐之左、右丞，分总左、右六司之事者也。

谨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杨成规、王文矩、贺福延、乌孝慎皆官政堂省左允，王新福行左允，此其证也。

左三部六司

忠部　**卿**一人，居司政下，余放此。**少卿**一人，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其属司有二：一曰忠部，为正司；二曰爵部，为支司。

忠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爵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谨案：唐志吏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上。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以三铨之法官天下之材。其属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勋，四曰考功。各

设郎中、员外郎掌之。据此，则忠部卿正比唐之吏部尚书；少卿正比唐之侍郎。其属司亦正比唐吏部之所属。唐志司封，原名主爵，此渤海爵部之所仿也。盖并司封、司勋、考功为一，而名之曰爵部，或将考功并入吏部，厘为两司，以国小事简也。唐书称爵部曰支司，以下各部俱有支司。则忠部为正司矣。又各司有郎中、员外郎。唐制以郎中一人掌其事，故此亦定为一人。员外郎或不止一人，故云额未详。下放此。

又案：唐书本传不载诸部有少卿，惟册府元龟载有和部少卿裴璆朝贡于梁。又，日本史载有和部少卿，是诸部有少卿，而唐书失载也。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有政堂省少卿高承祖，亦诸部少卿也。兹特补入。

仁部　**卿**一人，**少卿**一人，掌土地、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司有二：一曰仁部，为正司；二曰仓部，为支司。

仁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仓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谨案：唐志户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有四：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仓部。据此，则仁部以拟唐户部也。又并度支、金部于仁部，故仓部之名独存。

义部　**卿**一人，**少卿**一人，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其属司有二：一曰义部，为正司；二曰膳部，为支司。

义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膳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谨案：唐志礼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

品下。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其属有四：一曰礼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据此，则义部以似唐礼部也。盖以祠部并于义部，主客并于膳部，故衹设二司。

右三部六司

智部　卿一人，**少卿**一人，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其属司有二：一曰智部，为正司；二曰戎部，为支司。

智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戎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谨案：唐志兵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据此，则智部以似唐兵部也。唐高宗龙朔二年，曾改兵部曰司戎，此渤海戎部之所由仿也。盖武选、地图之事，智部掌之；车马、甲械之事，戎部掌之。

礼部　卿一人，**少卿**一人，掌律令、刑法、徒隶、案覆、谳禁之政。其属司有二：一曰礼部，为正司；二曰计部，为支司。

礼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计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谨案：唐志刑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律令、刑法、徒隶、案覆、谳禁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门。据此，则礼部以拟唐刑部也。唐高宗龙朔二年，玄宗天宝十一载，皆尝改比部曰司计、此渤海计部之所由仿也。盖以礼部掌律令、刑法之政；计部掌徒隶、案覆、谳禁之政。此二司之所由分也。

又案：东国通鉴载：渤海亡时，有礼部卿大和钧来奔。此其证也。

信部　　**卿**一人，**少卿**一人，掌山泽、屯田、营造之事。其属司有二：一曰信部，为正司；二曰水部，为支司。

信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水部　　**郎中**一人掌之。员外郎额未详。

谨案：唐志工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其属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据此，则信部以拟唐工部也，此盖以屯田、虞部并入信部，故设二司掌之。

又案：日本史，裴璆官信部少卿，见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告身敕书。

又案：日本史，渤海有工部郎中吕定琳往聘。又，高丽史载：渤海亡时，有工部卿大福谟来奔。似渤海亦名信部为工部或以至异国改称此名。如日本式部少辅菅原道真改称礼部侍郎之例。

又案：裴璆、高南容皆官和部少卿，似和部亦为六部之一例。以信部又名工部，则其他诸部难保不无异名也。

又案：唐志六尚书，吏部、兵部为前行；户部、刑部为中行；礼部、工部为后行。行总四司，以本行为头司，余为子司。此又渤海各部正司、支司之所由仿也。

孔目额未详

谨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杨中远，官政堂省孔目。是盖唐尚书省都事、主事之类，左、右允以下之属曹也。

宣 诏 省

左相一人，掌出纳王命。凡国之政事，与内大相、右相参总而专判省事。

谨案：唐志门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颛判省事。高宗龙朔二年，玄宗天宝元年，皆改称侍中为左相，此宣诏省当唐之门下省；左相当侍中；而名曰左相亦仿唐制也。宣诏省既与中台省並设，且以宣诏命名，则其职掌与唐门下省同。自不待言。

又案：高丽史崔彦撝传纪渤海宰相乌炤度朝唐，此王玮瑎年间事也。惟未详其为左相或右相。又，册府元龟称大諲譔差其相大诚谔朝贡。此皆渤海宰相之仅见者。

左平章事一人，**侍中**一人，为左相之贰。

谨案：唐志门下省，门下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贰侍中之职。又，唐代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谓同侍中中书令，亦宰相也。渤海之平章事，盖仿于此。然其职既居左相之下，盖如唐之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其所谓侍中，乃侍郎之异名，即如唐之门下侍郎平章事与侍中同处左相之下，故皆以贰名之。

又案：辽太祖改渤海国为东丹，以其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疑左大相即左相，左次相即左平章事。国号虽改，而官制犹仍其旧也。

左常侍谏议，掌侍从顾问、讽谏过失，员额未详。

谨案：唐志门下省，左散骑常侍，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谏议四人，正四品下。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此所谓左常侍，盖比唐左散骑常侍。谏议比唐左谏议

大夫。盖二官非一名也。然中台省无右常侍及谏议之官，岂唐书失载欤。

又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有献可大夫史都蒙，匡谏大夫吕定琳。其职名皆与谏议大夫为近，岂谏议之别称欤？其详不可考矣。

中 台 省

右相一人，掌司王言、执国政，与大内相、左相参决而总判省事。

谨案：唐志中书省，中书令二人，正二品。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凡王言，宣署申覆，然后行。高宗龙朔二年，玄宗天宝元年，皆尝改中书令为右相。此中台省即仿唐中书省，而右相即中书令之职也。其职掌亦与唐中书省同。

右平章事一人，**内史**一人，为右相之贰。

谨案：唐志中书省门下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贰侍中之职。此右平章事，即唐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内史即中书侍郎也。隋名中书令曰内史令，其下有内史。唐武后光宅元年，则改中书令为内史。此以内史贰右相，则隋内史之职也。右平章事及内史同处右相之下，故皆以贰名之。

又案：册府元龟载，渤海使臣高宝英，官同中书右平章事。此中书盖即中台，比以唐制，故曰同中书，即中台省之右平章事也。

诏诰舍人，掌草拟诏诰、修记王言。员额未详。

谨案：唐志中书省，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皆起草进画。其后，或以他官兼知

制诰。又起居舍人二人，从六品上。掌修记言之史，此即诏诰舍人之所仿也。惟诏诰舍人为一官抑二官，则不能详。

又案：日本史纪渤海聘使持国书及中台省牒，及使臣返，日本亦予以国书及太政官牒。此必依仿唐制。又以中台省比于日本之太政官，则其职必重于他省矣。

中　正　台

大中正一人，居司政下。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司之罪恶。

少正一人，为大中正之贰。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御史台，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中丞为之贰。此中正台即比唐御史台；大中正即比御史大夫；少正即比御史中丞。

又案：唐制大夫、中丞下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各若干人。渤海中正台，大中正、少正以下之官，疑称中正，以比唐御史。唐书不载，盖从略耳。

殿　中　寺

大令一人，掌国王服御之事。

少令一人，为大令之贰。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殿中省，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监掌天子服御之事，此殿中寺之所仿也。

又案：唐制少监下尚有丞二人，从五品上。其属有六局。渤海当亦有属官，特唐书从略耳。下诸寺、监、司、局，皆放此。

又案：册府元龟载，渤海朝梁使，有殿中少令崔礼光，即其证也。

宗　属　寺

大令一人，掌王族亲属籍。

少令一人，为大令之贰。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宗正寺，卿二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此宗属寺之所仿也。又，武后光宅元年，改宗正曰司属，此又宗属司之所以名也。

文　籍　院

监一人，掌经籍、图书之事。

少监一人，为监之贰。

述作郎，掌撰述。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少监为之贰。又有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二人，掌撰碑志、祝文、祭文、此文籍院之所仿也。

又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有文籍院少监裴頲、裴璆、王龟谋。又有文籍院述作郎李承英，即其证也。

太　常　寺

卿一人，掌礼乐、郊庙之事。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上；掌礼乐、郊庙之事，少卿为之贰。此太常寺与唐同

名，度必有少卿，而史略之。下仿此。

司　宾　寺

卿一人，掌宾客及凶仪之事。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鸿胪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掌宾客及凶仪之事。此司宾寺之所仿也。又，武后光宅元年改鸿胪寺曰司宾寺，此又司宾寺之所以名也。

又案：唐制鸿胪寺，掌夷狄君长袭官爵者，辨嫡庶。诸蕃封命，则受册而往。诸蕃朝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入朝所献之物，先上于鸿胪。凡客还、鸿胪籍衣赍赐多少，以报主客。此所言鸿胪之职，当与渤海之司宾相仿。唐之册使屡至，渤海、新罗、日本聘使亦时相往来。奚及契丹及东北属部皆当有来使，此司宾之所掌也。

又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有司宾少令史都蒙。据此，司宾卿应称令，又有少令，视唐之少卿。

大　农　寺

卿一人，掌仓储委积之事。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司农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一人，从四品上，掌仓储委积之事。此大农寺之所仿也。

司　藏　寺

令一人，掌财货、廪藏、贸易。

丞一人，为令之贰。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太府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掌财货、廪藏、贸易。此司藏寺之所仿也。又，武后光

宅元年，改曰司府，司府与司藏义同。

又案：渤海与唐及日本皆有就市交易之事，其职盖司藏寺掌之。

司　膳　寺

令一人，掌酒醴膳羞之政。

丞一人，为令之贰。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光禄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掌酒醴膳羞之事。此司膳寺之所仿也。又，武后光宅元年，改光禄曰司膳，此又司膳寺之所以名也。

胄　子　监

监一人，掌儒学、训导之政。

长一人，为监之贰。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国子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事。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学、书、算，凡七学。又有丞一人，掌判监事，此胄子监之所仿也。尚书曰：教胄子。是其命名所自，义实同于国子，监比祭酒，长比于司业及丞也。

又案：册府元龟载，渤海朝唐使大元让官学堂亲卫，岂胄子监属官歟。

又案：张贲东京记云，土人掘地得断碑，有“下瓯台城，儒生盛于东观”十字。盖国学碑也。此即胄子监之所在。

巷 伯 局

常侍，掌内侍奉，宣制令。员额未详。

谨案：唐志内侍省监二人，从三品；少监二人，内侍四人，皆从四品上。掌内侍奉，宣制令。其下尚有内常侍、内给事、内谒者等官。此巷伯局之所仿也。诗小雅有巷伯篇，序云，巷伯奄官，亦称寺人，此为命名之由。唐书云有常侍等官，则其官不止于常侍矣。

（右文职凡三省、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

左右猛贲卫

大将军各一人，掌宫禁宿卫。

将军各一人，为大将军之贰。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左、右卫，上将军各一人，从二品；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一人，从三品，掌宫禁宿卫，凡五府及外府皆总制焉。此左、右猛贲之所仿也。唐书称左、右猛贲无卫，此既仿唐制，应有卫字。大将军以比唐上将军及大将军；将军比唐将军。以下尚有属官，盖唐书从略耳。

又案：日本史载，聘使李与晟，官左猛贲卫少将。此猛贲称卫之证。其少将之官，必将军以下属官也。

左右熊卫

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掌同左、右猛贲卫。余官未详。

谨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大昌泰官左熊卫，都将高仁官郎将，是将军之下，尚有都将、郎将之官。唐制诸卫属

官，有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左、右郎将，此都将及郎将之比也。

左右羆卫

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掌同左、右猛贲卫。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有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合左右卫称十六卫。置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各员皆与左右卫同其职掌。骁卫、武卫、威卫、领军卫，皆同左右卫、金吾卫，掌宫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旱之宜。监门卫，掌诸门禁卫及门籍。千牛卫，掌侍卫及供御兵杖。此左右熊卫、羆卫大概仿此。诸卫而分任拱卫京城之职也。

南左右卫

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掌南卫禁兵。余官未详。

北左右卫

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掌北卫禁兵。余官未详。

谨案：唐志有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羽林军以大将军一人、将军三人统之。龙武、神武二军各以大将军一人、统军一人、将军三人统之。羽林、龙武皆掌北衙禁兵。神武、总射、生兵谓之六军，此南左右卫，北左右卫之所仿也。盖居于南者曰南左右卫；居于北者，曰北左右卫。如唐之南北衙，此所以有南北之名。

又案：渤海亡后，有左右卫将军大审理、将军申德等奔

高丽，盖即南北卫中之将军也。

又案：旧唐书文宗本纪，太和六年十二月，内养王宗禹渤海使迴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此所谓神策军，疑即本传所载诸卫。王彝震时，初置此军，被以诸名。宗禹以中国之神策军当之耳。若于诸卫外别立六军，又有百二十司，何其多也，恐非小国所能堪，故不敢擅增。

又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德周官果毅都尉。此盖唐官，而德周称之。唐志诸卫，有果毅都尉是也。又有别将舍那娄。别将之名，亦见唐志。

（右武职凡十卫）

谨案：右文武各职，皆见唐书本传，亦皆为内官。至外官则为本传所不载。别详于后。

其他内官

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为三公。佐王平治邦国，无所不统。

谨案：辽史本纪，太祖改渤海国曰东丹，以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此为渤海僭置三公之证。唐志，三公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是也。

长史掌统府僚、纪纲职务。唐所置，以王国之相兼之。

谨案：文宗与王彝震书，有副王、长史、平章事各有赐物之语。是其国有长史也。唐书黑水靺鞨传，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又，唐志，王府官长史一人，从四品上。掌统府僚、纪纲

职务。唐以渤海为国，应为置长史，如黑水府之例。又，长史之阶，在副王之下，平章事之上。副王即王世子，平章事为左右相之贰。盖以其内大相或左右相兼充，不由中朝遣官也。余所考者如此。

兵署少正，职掌未详。

谨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杨承庆官兵署少正。未详其职。兹考：中正台有少正，其他无徵。考唐志卫尉寺，所属有武器署，设令一人，丞二人，掌戎器。盖即渤海之兵署也。惟渤海不设寺，而以少正之官比唐之丞。又，杨承庆本官木底州刺史，兼兵署少正，当为加衔。

和干苑使，其职未详。

谨案：高南容以和部少卿兼和干苑使，见日本逸史。和干苑当为渤海宫苑之一，如唐之有京师苑也。

又案：唐书百官志，有沙苑监，掌畜陇右诸牧牛羊，给宴祭及尚食所用。旧唐书职官志又有京师苑总监及四面监，掌管宫苑、内馆、园池之事。据此，则和干苑使之职，当不出此。使，即监也。

检校官，非正员也。

谨案：新唐书百官志，太宗时有员外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此即检校官之释义也。唐时，三公、尚书加检校字者，皆非正员。日本三代实录载：渤海检校官门孙宰等漂著日本，是渤海亦仿唐制，有检校官也。

又案：以高一秩之官任某职，曰行。如续日本纪，渤海使杨承庆行木底州刺史；王新福官行政堂省左允是也。又以下一秩之官任某职，曰守。如册府元龟载：裴璆守和部少

卿，是也。其义可与检校相比。

（右补内官）

外　　官

都督，掌所部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国初，诸大州置都督，后于诸府亦置都督，统属诸州，兼判民事。

谨案：续日本纪载，渤海聘使胥要德，官若忽州都督。此州置都督之明证也。又，册府元龟载：渤海朝后唐贡使列周道官南海府都督。此虽为东丹国之官，必仍渤海旧制，此府置都督之明证也。辽史地理志谓：东京龙原府都督庆、盐、穆、贺四州；西京鸭渌府都督神、桓、丰、正四州；南京南海府都督沃、晴、椒三州。玟此，必为渤海国记之文，而辽史录之。云都督者，渤海以都督为诸府之长官也。盖渤海建国之初，祇有州而无府，故大州有都督。其后，又于州上置府，故府亦置都督，兼总民事，为各州刺史之长。此有明文可稽，非无徵不信之比。余考渤海职官，壹遵唐志。唐凤翔、成都等府置尹，不辖州，别于州刺史，之上有诸道观察、采访等使，为其长官。渤海是否有此官，无明文可考，疑以都督得兼总之。观辽太祖讨安边府，诛判、帅二人，不及文臣，此非以武臣兼总民事之旁证乎。

又案：唐志有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下都督府，皆置都督一人，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是其职也。渤海必仿之。

节度使，掌总军旅，于诸府之冲要处置之，兼总民事。

谨案：辽史本纪，太祖天显元年二月，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是渤海有节度使之

证。唐志，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是其职也。渤海既于诸府置都督，或仿唐制，于各冲要处之都督加以节度之名，非必诸府俱有，故曰诸道节度。唐之节度，多兼观察、营田、支度诸使、兼总民事。渤海亦必仿之。又，唐于中叶后，都督之官有名无实，节度使亦不必系都督之名，疑渤海亦遵是制也。

州置**刺史**一人，掌宣德化，岁巡属县，观风俗，录囚，恤鳏寡。属官未详。

谨案：续日本纪载，渤海聘使高南申官玄菟州刺史；杨承庆官木底州刺史。又，辽史本纪载：渤海铁州刺史卫钧叛，讨平之。此渤海各州置刺史之明证也。唐志州刺史分上、中、下。自从三品至正四品下。职同牧、尹。牧、尹之职，则如右举者是也。渤海盖亦仿之。

又案：日本弘法大师全集，有致渤海王太守记室书。太守即指王孝廉，此盖诸州刺史之异称，犹清代称知府曰太守，非真置太守之官也。

县置**县丞**一人。掌导风化、察冤滞、听讼狱。属官未详。

谨案：日本史载，渤海聘使王文矩官永宁县丞。此县置县丞之明证也。唐志分京县、畿县，及上、中、下三等，各置县令，自正五品上至从七品下。令下有丞，所掌如右所述。永宁为渤海上京龙泉府附郭首县，阶比唐之京县，令秩稍尊，故与出使之选。则其所官之县丞，必同于唐之令。此亦其官制之可考者。

（右补外官）

杂　　职

首领，为庶民之长。亦庶官之通称也。

谨案：日本逸史谓渤海都督、刺史以下之百姓，皆曰首领。百姓者，别于庶民。金代有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之制，即以军制部勒庶民而为之长。渤海之首领制，即猛安、谋克之制之所自出也。出使邻国大使以下之属官，亦有首领，其位次在录事品官之下，亦与金代之谋克相等。故首领者亦庶官之称也。

又案：册府元龟屡称：渤海某大首领、某首领某来朝。此为中国称夷官之通名，非称其本职。

押靺鞨使，诸靺鞨贡使，押领之称也。

谨案：册府元龟称渤海朝唐贡使杨吉福，为押靺鞨使。此盖黑水、越喜、虞娄、铁利诸部俱来，而以吉福为押使以领之。其聘日本使，又有押领之名，亦同此意。

虞娄蕃长，主虞娄部之长也。

谨案：册府元龟称渤海朝贡使茹富仇，为虞娄蕃长。盖是时，渤海已臣服虞娄部，而以富仇为之长。

押衙官，管领仪仗、侍卫之官也。

谨案：高南申以辅国大将军、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见续日本纪。押衙，唐官。衙，谓仪仗、侍卫；押衙，谓管领之人也。太平广记四百八十六，唐薛调无双传，有古押衙，古姓，押衙官名。

（右杂职）

出　使　职

大使

副使

大判官

少判官解臂

大录事

中录事

少录事

译语

品官

首领

谨案：凡出使邻国，以秩高者一人，为大使；秩次者一人，为副使。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授渤海大使杨承庆正三位；副使杨泰师从三位；是也。大使、副使之下，有判官。判官之下有录事。而判官、录事又皆有大少之称。续日本纪，宝龟八年，授渤海大判官高禄思、少判官高郁琳，并正五位上。大录事史道仙，正五位下。少录事高珪宣，从五位下，是也。而录事之中，又有中录事之称。续日本后纪，嘉祥二年，授中录事多安寿从五位下，是也。录事以下有译语，日本后纪弘仁六年，授译语李俊雄从五位下，是也。然译语或以品官充之，或祇称品官不称译语者，以品官之职不限于译语也。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七年，于判官杨怀珍下，叙品官达能信，即其显证。品官以下有首领。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四年，品官以下并首领授位有差，是也。又，续日本后纪，承和九年，有译语以下首领以上之语。此亦以品官充译语之证。愚谓大使、副使、判官、录事、译语，皆出使时所具之称。而品官、首领，则为其国内所原有，不以出使而改称者也。品官、首领之义，已具别章，兹不赘举。

又案：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四年，渤海大使下，有解臂安贵宝。其次在判官下，录事上。解臂，官名，未详其职。

本朝通鉴作臂鹰安贵琮。据此，则渤海以鹰为名产，渡海求售于日本，司鹰之官，因名臂鹰或称解臂。

（右出使职名）

文武散阶

紫绶大夫

青绶大夫

谨案：聘日本使王新福官紫绶大夫，壹万福官青绶大夫。疑紫绶大夫，即比于唐之金紫光禄大夫，第三阶。青绶大夫，比于唐之银青光禄大夫，第四阶。皆文散阶。参列传，下同。

英绪大夫

谨案：王諲諜时，裴璆官英绪大夫，盖青绶大夫以下之文散阶也。

又案：唐志，文散阶凡二十九，渤海之可考者，祇此三阶。

（右文散阶）

辅国大将军与唐同在第二阶。

谨案：高南申、慕施蒙、杨承庆，俱官此阶。

慰军大将军。比唐镇军或冠军大将军，在第三、第四两阶。

谨案：大昌泰官此阶。又，杨成规官慰军上镇将军。疑为此阶之异名。

云麾将军与唐同在第七阶。

谨案：已珍蒙官此阶。

归德将军与唐同在第九阶。

谨案：杨泰师官此阶。

忠武将军与唐同在第十阶。

谨案：胥要德官此阶。

宁远将军与唐同在第十七阶。

谨案：高仁官此阶。

义游将军比唐游击将军在第十九阶。

谨案：德周官此阶。

又案：唐志，武散阶凡四十五，而渤海多与之同。或谓此阶为唐所授，非其本国所有，然又何以解于慰军大将军及义游将军乎？观渤海之官，多有袭唐名而不改者，此不足为非其本国散官之证。

（右武散阶）

勋官与五等爵

上柱将

谨案：大昌泰官此。见列传。

又案：唐志十有二转为上柱国，为勋官第一级。渤海改称上柱将。

（右勋官）

开国公

谨案：杨承庆、高南申封此爵。见列传，下同。

开国侯

开国伯

开国子

谨案：大昌泰，封开国子。

开国男

谨案：史都蒙、王新福俱封此爵。又有朴渔为检校开国男。

又案：唐志，爵凡九等，四曰开国郡公、五曰开国县公、八曰开国县子、九曰开国县男，此渤海之所仿也。

（右五等爵）

品秩及章服

以品为秩，官分九秩，每秩分正从。

谨案：唐制，每品分正、从，四品以下，正、从皆分上、下。渤海仿之。秩亦称品。其聘日本使杨成规、裴颋皆正四品，李与晟正五品，是也。其称品有正则必有从矣。

又案：出使日本诸官中，尝有品官之称，次于录事之下，此指末秩之品官而言也。大使杨成规、副使李与晟，既有品秩可考，则随行之判官、录事亦必各有品秩，此不待言也。录事以下之有品秩者，既无职事之专名，乃泛称品官以当之。清代仍有品官之称，亦指七、八品以下之无专职者，以后例前，可知其然。

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九秩未详。

谨案：唐书车服志以紫为三品之服；绯为四品之服；浅绯为五品之服；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五品象笏，上园下方。盖五品以上皆如此。六品以竹本，上挫下方。盖六品以下皆如此。又，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驸马都尉从五品，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此唐制之大略也。渤海仿唐制而略有变易，牙笏即象笏，以象牙为之，故又称牙笏也。

又案：杨成规、李与晟、裴颋衔皆系赐紫金鱼袋。盖国

王自赐，非受之于唐也。又，达能信随王新福使于日本，称著绯品官。又，壹万福使于日本，随行有著绿品官。据此，可证称著绯者，六秩、七秩之品官也。称著绿者，八秩之品官也。

（右品秩及章服）

东丹国职官

东丹国中台省，甘露元年置，
五十七年国除，并省中台省。

谨案：辽史百官志，大东丹国中台省，太祖天显元年置，景宗乾亨元年省。此为东丹国建省之证。天显元年，即东丹甘露元年，而本纪于太宗天显六年，书四月置中台省于南京，年月在后，兹以志为正。

又案：辽史本纪，乾亨四年九月，圣宗即位。十二月庚辰，省中台省。乾亨四年即东丹国五十七年也。志云元年省，恐误，兹从本纪。

左大相一人、右大相一人、右次相一人。

谨案：辽史百官志于东丹国中台省下，载此四相之名。又，本纪，太祖天显元年十二月，以迭刺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即其证也。其后，则简称左相、右相。天显中，滕嵴为中台省右相；应历初，高模翰为右相；九年正月，迁左相，皆见本传。保宁五年七月，耶律斜里底为左相，见本纪；皆是也。

政堂省工部卿

谨案：五代会要，后唐清泰三年，以渤海入朝使、政堂省工部卿乌济显试光禄卿。此渤海使，即东丹所使；是东丹

国有政堂省六部之设，一如渤海旧制。其曰工部者即信部之别名耳。

翰林学士

谨案：辽史义宗传，倍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又，元好问王黄华墓志云：王氏家牒，辽太祖平渤海，封其子为东丹王，乐德之曾孙继远，仕为翰林学士。此即撰南京碑之继远也。此东丹职官之有明文可考者。

右录事试大理评事

谨案：五代会要，后唐长兴四年，以渤海奏事右录事试大理评事高保义为朝散郎、右骁骑长史。此渤海使即东丹所使，右录事试大理评事，亦东丹职官也。

又案：新唐书百官志，大理寺评事八人，从八品下，掌出使推案。录事二人。盖渤海仿唐制有大理寺之设，而东丹仍之也。

兵器寺少令

谨案：陆游南唐书烈祖升元二年六月，契丹使梅里捺卢古同东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焕奉书致贡。此亦东丹职官有明文可考者。兵器寺，即唐之卫尉寺。少令比唐之丞。盖渤海已置此官，又名兵署少正。说已见前。

南海府都督

谨案：五代会要，后唐清泰二年，渤海遣南海府都督列周道入朝，贡方物。此渤海使亦东丹所遣，渤海已置有都督，东丹仍之。说已见前。此云南海府，即辽志之海州南海军，非渤海之南京南海府也。

又案：辽史义宗传，人皇王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据此，则东丹职官尚多，以史无明文，故不之及。

（右东丹国职官）

契丹所置渤海职官

契丹太祖灭渤海，存其族帐，亚于遥辇，设渤海帐司之官。

渤海宰相

渤海太保

渤海挞马

渤海近侍详稳司

谨案：辽史载，罗汉官渤海宰相；里解官渤海挞马。俱见圣宗本纪。夏行美官渤海太保，耶律阿思官渤海近侍详稳司。俱见本传。辽史国语云：挞马，扈从之官。

又案：辽史百官志，北面诸部族职名有左、右宰相，太师、太保、太尉、司徒、节度使等官。渤海族帐之有宰相、太保、用此制也。宋人称女真部长杨割太祖之叔父追谥穆宗。曰杨割太师，亦用此制。金史世纪谓，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盖辽授杨割为女真部族节度使，族人尊称为太师，而敌国亦以是称之。

契丹置渤海军设官如左

渤海军都指挥司

渤海军详稳司

谨案：辽史百官志，有渤海军都指挥司及详稳司之官，盖以渤海人为之。天祚时，有渤海军八百人，与金太祖战于宁江州。金太祖与渤海军战，攻其左翼七谋克。天祚又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统渤海军应援，皆其明证。

渤海军监门军

渤海军监门队

渤海军判官

渤海军孔目

谨案：高丽史，大道行郎仕契丹，为渤海军监门军；正奇叱火为监门队；高真祥为判官；王光禄为孔目；此皆渤海军诸官之可考者。

契丹内侍省

渤海内侍都知。

契丹东京渤海承奉官

渤海承奉都知押班

谨案：以上各官，均见辽史百官志，盖以渤海人为之。又宦官传，赵安仁充契丹、汉人、渤海内侍都知。

（右契丹所置渤海职官）

卷十六　族俗考

渤海国志十四

近世研人种学者，谓东北民族，咸出肃慎。若挹娄、若夫余、若高句丽、若勿吉，皆肃慎族之支与流裔也。勿吉之族，一变而称靺鞨，再变而称渤海，其源出于肃慎无待言者。大氏立国二百余年，聚族而居，代有繁衍，已臻极盛。逮宗社既屋，举族南迁，国易东丹，名实俱亡。然其族姓迁徙之迹，起仆之势，历辽及金，犹多可考。盖因世系分明，居有定所，不与他族相乱，故也。辽代称其遗裔为渤海人，又编其部为渤海军，皆其分而不淆之证。大延琳、古欲、高永昌之徒，于亡国百余年后，振臂一呼，万众立集，其故亦可知已。余既考其种族迁徙之迹，复为详其姓氏，以证前论之不诬。至于渤海俗尚，多仍勿吉，考之载籍，大略可知。然高王始附于高丽，继家于营州，后迫于契丹，始东奔挹娄故地，故唐书本传谓其俗与高丽、契丹略等。余谓俗之有节文者，谓之礼。其国之礼乐、文字、语言、宗教皆俗尚之流变使然。纪载缺阙，所得至鲜，括以礼俗，不复别出。余以与族姓有关者，莫过于礼俗，故附著之。

种　　族

渤海部族本为粟末靺鞨。其先居于太白山之北，依粟末水以居。隋开皇中、其酋帅突地稽与高丽战，不胜，乃率八部胜兵千余人，自扶余城西北举落内附。时炀帝已即位，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处于营州。辽东之役，突地稽率部以从，每有战功，帝优赉之。唐武德初，间遣使朝贡。高祖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遣使诣太宗，请受节度；以战功封蓍国公；又徙其部落于幽州昌平城。会高开道引突厥来攻幽州，突地稽率众邀击，大破之。贞观初，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寻卒。子谨行，武力绝人。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其后，屡有战功，累官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其同部有别酋乞四比羽及舍利乞乞仲象，向附高丽，总章元年，唐灭高丽，乃徙其家属于营州，附于突地稽之遗裔及部属。万岁通天中，契丹李尽忠为营州都督赵翙所侵侮，遂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靺鞨诸部皆与之比。武后命将讨尽忠，乞四比羽等率众东奔。会尽忠死，后遣右玉钤大将军李楷固率众讨其余党，斩乞四比羽。时仲象已卒，子祚荣继领其众，即高王也；拒楷固，败之；遂东保挹娄故地，据东牟山筑城建国。语具世纪。开元元年，玄宗遣使册拜祚荣为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之号。初，勿吉七部俱称靺鞨，其中之白山部，素附于高丽；伯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皆微弱。高王建国，皆为编户。其后，武、文、宣诸王斥大土宇，拂涅、虞娄、越喜、铁利诸部胥为所并。故其后

所名渤海人者，实兼此诸部族而言，不得以粟末一部专之也。

高王建国之初，遣使通于突厥，其后则事唐甚谨。唐亡，事梁及后唐，亦以事唐之礼事之。此外，则通聘于契丹、新罗、日本。书阙有间，不尽可徵矣。兹考渤海十五王中，朝于唐者，凡一百三十二次；朝于梁者，凡五次；朝于后唐者，凡六次；聘于日本者，凡三十四次。此以纪载差详，故可按也。至通于突厥、契丹、新罗皆祇有一次可考。此则以失于纪载故耳。唐玄宗时，以渤海与黑水、奚、契丹合称四府，以平卢节度兼四府经略使以统之。后，肃宗时营州陷于契丹，移平卢节度于青州，合称平卢淄青节度。而是时之黑水，亦为渤海所役属，不复能自通于中国。于是，以平卢淄青节度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並于节度所在，设新罗、渤海两馆，以款之。其聘日本之使，初往以春，返以秋，常遭飘没之患。其后则往以冬，返以夏，遂得安渡。以今验之，日本海有寒暖二流，暖流傍日本国之西岸，自南而北而逼近北来之寒流。寒流则傍俄领海岸，自北而南，以压于南来之暖流。渤海之去船，盖藉冬季北风及西北风之力，由东京龙原府发航，逐寒流而南航，复受暖流之迫压，折而东北，以达于日本之加贺、能登、越前等处而登岸焉。及其回船，则藉夏季南风及东南风之力，逐暖流而北，至近于寒流之处，则逐寒流折而南航，以达于龙原府而登岸。以视往昔，安危顿殊。此又以久航而得之经验也。日本之入唐使，多由南道航海以达苏州。与其役者，九死一生。因亦迂道渤海，以达于唐。既藉风力又因海流，可去危而即安，不仅海程近而已也。且其初往日本之使，不拘年限，日本亦来报聘。其后，则每十二

年往聘一次，而日本不复报聘。且其每次使节多为一百五人，不解其用意所在，或含有拘忌之意欤。凡此所考，皆渤海交通于各国之大略也。

渤海盛时，译鞮四达、朝唐之外，南通新罗，东聘日本，西结突厥、奚、契丹，北役黑水，已如上述。于是国人之足迹，偏于宇内。使节所到，皆礼重之，复娴应对之才，擅梯航之利，诸书所载，有明徵矣。及其亡也，辽太祖徙王族及名帐千余户于临潢等处，其余部族犹盛，乃建东丹国以主之。太宗犹虑其不易制，乃因耶律羽之奏请，徙东丹国于辽阳，分置诸州于东京道，悉移渤海遗民以实之，藉杀其势。世宗、穆宗二世亦有迁徙之事，兹取诸书之可考者著之。

天显元年三月，以大諲譔举族行，七月，卫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赐諲譔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辽史本纪。

契丹太祖灭其王大諲譔，徙其名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蠲其赋入，往来贸易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松漠纪闻。

谨案：辽史地理志于上京、中京等处所置各县，即松漠纪闻所谓徙其名帐千余家于燕是也。惟此所谓燕，实为临潢之误。宋人多以辽京为燕，故有此误。凡辽志有迁徙明文者，别录于后。

天显三年十二月，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真，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辽史本纪。

天显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为东丹王，以耶律羽之为中台省右次相。太宗即位，羽之上表曰：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择贤辅以抚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国家利害敢不以闻。渤海

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寖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鱼、盐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表奏，帝嘉纳之。是岁，诏徙东丹国民于梁水，时称其善。同上列传，又见本书后纪。

谨案：羽之奏云：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又云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能安居乐业。按梁水，一名大梁水，又称东梁河，即今辽阳之太子河也。或据羽之是语，谓渤海盛时已据辽阳而有之，且曾一都于是，其后北迁上京龙泉府，以后视前，故曰梁水之地乃其故乡。此日本岛田好氏所说。余谓不然，渤海国境应以唐宰相贾耽所记为准，当耽之世，犹谓辽阳为安东都护府所在。其时，未为渤海所据，明矣。或谓渤海之据辽阳应在耽后，耽卒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即康王正历十一年。正当宣王开大境宇之时。是说也，虽不能证其为非，亦无从证其为是。考辽史地理志谓东京辽阳府，唐于此置安东都护府，后为渤海大氏所有。此语最为明显。然其下文忽称辽东盛国，又曰忽汗州即故平壤城。号中京显德府，又曰，葺辽阳故城，迁东丹国民居之。一文之内忽南忽北，自为乖舛，且辽东盛国一语，实为海东盛国之误。辽史纪渤海之府、州、县皆自北而南徙，相去不啻千里，其误已早有人辨之。其谓辽阳为大氏所有，误亦同此，不足辨也。或又谓王彝震咸和十一

年，致日本牒，有日域东遥，辽阳西阻之语。又咸和十九年，日本复书有想辽阳而如近之语。此为渤海当代之文献，因以证辽阳已为渤海所有。然寻唐人诗中屡称辽阳，皆泛指东北一隅而言，渤海与日本之文书，当亦习用之。且称辽阳如称辽东，辽史以渤海之地称辽东者屡矣。倘别无显证，即不能遽谓辽阳为大氏所有，即使为其所有，亦不过为疆域之一部，所谓梁水，乃其故乡又何说耶？愚谓大氏之族，出自高丽，当高丽之灭，其族西徙，或于是时居于梁水之滨。其后，又西徙营州。梁水为其初祖所居之地，故以故乡称之，此而不售，则羽之姑为伪言，以诳其君，以愚其民，而实行其迁徙之计耳。夫然则又无考辨之价值矣。

上京道临潢府长泰县，本渤海长平民。太祖伐大諲譔先得是邑，迁其人于京西北。定霸县本扶余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余迁其民于京西。保和县本渤海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徙富利县人，散居京南。宣化县本辽东按应作渤海。神化县民，太祖破鸭渌府尽徙其民，居京之南。辽史地理志。

祖州长霸县，本龙州长平民，迁于此。同上。

怀州扶余县，本龙泉府，太祖迁渤海扶余县降户于此。显理县本显理府疑为显德府之误。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諲譔，迁民于此。同上。

庆州富义县，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永州长宁县，本显德府县名，太祖平渤海迁其民于此。义丰县本铁利府义州，辽兵破之，迁其民于南楼之西北。同上。

降圣州永安县，本龙原府庆州县名，太祖平渤海，破永安，迁其人于此。同上。

饶州长泺县，太祖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临河县，

本永丰县人，太宗分兵伐渤海，迁于潢水之曲。安民县，太宗以渤海诸邑所俘杂置。同上。

中京道黔州，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盛吉县，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同上。

严州，太祖平渤海，迁户杂居兴州境，圣宗于此建城。同上。

恩州，太宗建。开泰中，以渤海户实之。同上。

东京道显州山东县，穆宗割渤海永丰民为陵户。归义县，初置显州，渤海人自来助役，世宗嘉悯，因籍其人户置县。同上。

康州，世宗迁渤海率宾府人户置。同上。

银州永平县，本渤海优富县，太祖以俘户置。同上。

归州，太祖平渤海以降户置。同上。

宁州，以渤海降户置。同上。

谨案：辽志东京道诸州县云，本渤海置，或本渤海某州某县者，除鸭渌府各州外，皆已南徙，语具地理考。此即天显三年，移东丹民，以实东平之事也。言东平者举一以赅其余。实则南迁之渤海人，已满布于东京一道矣。

渤海既亡，其遗民多奔高丽。辽史有可考之迹，而高丽史叙述尤详。自太祖天授九年，讫二十一年之十三年间，渤海官民先后来奔者，共十一次，人有数万之多。语虽具遗裔列传。兹为考览之便，汇录于左。

高模翰，渤海人。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丽，王妻以女，因罪亡归。辽史，高模翰传。

太祖天授九年，秋，九月丙申，渤海申德等五百人来投。庚子，渤海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

谟、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率民一百户来附。以下俱见高丽史。

十年三月甲寅，渤海工部卿吴兴等五十人，僧载雄等六十人来投。

十一年三月戊申，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秋七月辛亥，渤海人大儒范率民来附。九月丁酉，渤海人隐继宗等来附。十二年六月庚申，渤海人洪见等以船二十艘载人物来附。九月丙子，渤海正近等三百余人来投。

十七年秋七月，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赐姓名王继，附之宗籍，特授元甫，守白州，以奉其祀；赐僚佐、军士田有差。冬十二月，渤海陈林等一百六十人来附。

二十一年，渤海人林升以三千余户来投。

辽太宗迁东丹国于辽阳，渤海遗民不愿迁徙，多有亡入新罗、女真者。此见于辽史而纪载甚略。其后，间有亡入中国者。

周世宗显德元年七月，渤海乌斯多等三十人归化。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平晋阳，移兵幽州，渤海酋帅大鸾河率小校李勋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来降。以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

谨案：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元年四月，渤海首领高多佛请归化，留于越前，后安置于越中。又，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渤海使裴璆等归国，内有四人请留不归，安置越前。此为渤海未灭以前，其民迁入日本之仅见者。附记于此。

辽圣宗太平九年八月，大延琳起兵于东京。十年八月，擒延琳。十一月，圣宗诏徙渤海旧族分居来、隰、迁、润等州。此亦渤海遗民一大迁徙也。辽史地理志叙述颇详，具录于左。

上京道临潢府易俗县。本辽东渤海之民，太平九年，大延琳结构辽东夷叛，围守经年乃降，尽迁于京北，置县居之。又徙渤海人家属置焉。迁辽县本辽东诸县，渤海人大延琳叛，择其谋勇者，置之左右，后以城降，戮之，徙其家属于京东北，故名。渤海县本东京人，因叛徙置。

中京道迁州，圣宗平大延琳，迁归州民置。

润州，圣宗平大延琳，迁宁州之民居此。海滨县本东京城内渤海民户，因叛移于此。

谨案：东丹国翰林学士王继远之孙咸饬，因避大延琳之乱，迁居渔阳，语具本传，亦其一也。

大延琳被擒之岁，为高丽显宗二十一年，此后四年间，渤海人之奔往高丽者，络绎不绝。高丽史世家曾纪载之。此盖因契丹防制渤海人甚严之所致也。

显宗二十一年十月，渤海民与契丹、奚哥五百余人来投，处之江南州郡。

二十二年三月，渤海及契丹民四十余人来投。七月，渤海监门军大道行郎等十四人来投。渤海诸军判官高真祥，孔目王光禄，自契丹持牒来投。

德宗元年正月，渤海沙志明童等二十九人来投。二月，渤海史通等十七人来投。五月，渤海萨五德等十五人来投。六月，渤海亏音若己等十二人，所乙史等十七人，先后来投。七月，渤海高城等二十人来投。十月，渤海押司官李南松等十人来奔。

二年四月，渤海首乙分等十八人，可守等三人，先后来投。五月，渤海监门队正奇叱火等十九人来投。六月，渤海先宋等七人来投。十二月渤海奇叱火等来投，处之南地。

谨案：高丽史文宗四年四月，开好等来附。此后，遂不复见。辽天祚帝天庆六年正月，渤海人高永昌起兵于东京，金兵攻之。未至，其族高桢弃家来降，言其虚实。永昌兵败，东京遂陷。辽所迁渤海人于东京者，至是，益蕃户五千余，胜兵可三万。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于山东，每次所徙不过数百户，至熙宗皇统元年，辛酉。则尽驱以行。于是渤海人始微弱不能复振矣。

辽太宗天显二年，移东丹国于辽阳。其民不能迁者，许契丹富民给赡而隶属之。是渤海遗民非尽数迁徒，尚有少数人居于故地，特为富民之隶属耳。辽史称太祖有帝王之度，灭渤海存其族帐，亚于遥辇。渤海族帐，有帐司，其官曰宰相，曰太保，日挞马，日近侍详稳。虽其职掌如何已不可考，然渤海族人自成一部，犹能保其故俗，盖可知也。又有西北渤海部，圣宗统和二十六年，有渤海部与兀惹、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古等四部，遣使朝贡之事。道宗大安三年，有西北渤海部进牛之事。其见于宋人纪载者，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既下河东，乘胜北伐契丹，有渤海酋帅大鸾河率小校李勋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来降。六年秋，太宗将再伐契丹，遣使赐渤海王诏书，有尔国本为大藩，近年为契丹所制，迫于兵势，屈膝事之。宜尽出族帐，助予攻取，俟其翦灭，当行封赏，沙漠之外，悉以相与之语。高丽史显宗二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亦有渤海使来朝之纪载。按此所谓渤海，即指族帐而言，亦为契丹属部之一。非能保聚故地，自为一部，如大氏之旧也。在辽景宗保宁二年及乾亨三年，皆有定安国王因女真使上表于宋之事。其言曰：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聚方隅，历涉星纪。此盖居于故地，隶属富民

之徒，历年既久，建国自存，与契丹所立帐司，别为一部。遣使高丽亦当属此。是宜分别观之。

渤海盛时，有兵数十万，以谋勇雄于时。迨辽灭之之后，每用其遗民以服兵役，战则命为前驱，故其时有渤海军之设，且以渤海人统之，有所谓渤海军都指挥司、渤海军详稳司。又，王政曾官卢州渤海军谋克，皆是也。金太祖初起兵侵辽，使胡沙保觇辽兵形势。还言，惟四院统军司与宁江州及渤海军八百人耳。及战，遇渤海军，攻其左翼七谋克，众却，遂败辽军。天祚帝又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统渤海军应援，又于东京募渤海武勇、马军二千人，屯白草谷备御。因是以酿高永昌之变。其后，又募饥民二万人编为怨军，其中多渤海人，以郭药师为之帅，药师亦渤海人也。此皆辽人役属渤海人前驱作战之证。然辽人防闲亦綦严，每有徵发，渤海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必俟之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后行。渤海人故亦桀骜难制，且能保其故俗，不与汉人及他族相杂，遇事内能固结，外与高丽遗胤及女真人合从连横，以御他族。古欲之起兵于饶州，大延琳、高永昌之建国于东京，皆多数渤海人主之，亦异徵也。金太祖初兴，亦颇参用渤海人，命服兵役，且使人招之曰，渤海女真本同一家。天辅二年，匹里水等有渤海大家奴六谋克之官。天会二年，又命孛堇大臭统渤海军八猛安，为万户。其制盖与辽同。后复虑其难制，熙宗皇统五年，乃有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之令。自是以来，渤海人遂于汉人无别。不复能狡然思逞矣。

姓　　氏

自曹魏置九品中正，以为官人之法，东晋以后，偏安江

左，始竞以门第相高，其风播于河朔，历隋及唐，而世族谱牒之学兴焉。渤海盛时，濡染唐风，亦有右姓。据洪皓松漠纪闻所述，王族之外右姓有六：高、张、杨、窦、乌、李是也。部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语必有据。兹而博徵之，又得庶姓四十有九。

一 王族

大氏

谨案：旧唐书及五代会要皆谓大氏本高丽别种。新唐书则谓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二说不同，前者盖谓其族出于高丽，一云高王为高丽旧将。后据有粟末部之地，而靺鞨之众归之。后者则谓本出于粟末靺鞨，而附于高丽，后复归据故地。何者为是，别无显证，或如金之始祖函普，来自高丽，后婚于女真完颜部之女，遂姓完颜氏。就其部众而言，则为粟末部人，而其王族，则来自高丽，故称曰高丽别种也。高王祚荣之父曰舍利乞乞仲象。五代会要又加大字，释之曰，大姓，舍利官，乞乞仲象名也。通志氏族略代北复姓有舍利氏，北番酋帅舍利部大人，因氏焉。唐龙朔中，有左威卫大将军舍利阿博，故或谓舍利者，大氏之本姓非官名也。然契丹国志谓富豪民纳牛、驼十头，马百匹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辽史国语解及通鉴注，亦谓舍利为官名。宋宰相宋琪尝谓辽人高模翰，官大舍利。模翰即渤海遗臣，降于契丹者也。盖乞乞仲象附于契丹，官大舍利，其子孙遂取其官之上一字为姓，称曰大氏。此为后来改称，非其本姓，可以意度而知之者。大氏之宗臣，凡四十七人；遗裔，四十八人。内有妇人八，皆具列传。元以后不闻有姓大者，盖已改用他姓矣。

二　右姓

高氏

谨案：诸臣、士庶及遗裔以姓高者为多。自仁以下讫竑，凡得五十六人。愚疑高氏盖出自高句骊，高句骊王族姓高氏，故在渤海为右姓也。

张氏

谨案：张氏凡得二十一人。大将有张文休，诸臣有张仙寿，其著者也。遗裔张浩仕于金，子孙宗族盛于一代，凡得十八人，惟本姓高，自其曾祖霸始姓张，语具本传。金史称浩曰辽阳渤海人，即渤海人之居于辽阳者也。下放此。

杨氏

谨案：杨氏，自承庆讫朴，凡得九人。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皆称朴曰铁州渤海人。

窦氏

谨案：渤海诸臣及遗裔无姓窦氏者。愚疑洪氏所纪窦字或为贺字之讹，否则佚而无考矣。贺氏详后。

乌氏

谨案：魏书官氏志乌石兰氏、改称乌氏。渤海乌氏，自借芝蒙至玄明、昭庆，凡得十一人。玄明，又国于渤海旧疆，曰定安，则其族姓之大可知。

李氏

谨案：李氏自尽彦讫英得十六人，鉅族也。英为遗裔，金史有传，归潜志云，辽东渤海人。

三　庶姓

贺氏

谨案：贺氏得三人，曰祚庆、曰福延、曰王真。愚疑贺

氏为右姓之一。

王氏

谨案：王氏自新福讫明伯得二十八人，亦鉅族也。王继远一支最显，祖孙凡十九人，所称熊岳王氏是也。

任氏

谨案：任氏得一人，曰雅。新书曰雅相，盖因唐有任雅相而误也。

马氏

谨案：马氏得二人，曰文轨、曰福山。

冯氏

谨案：冯氏得一人，曰方礼。

吕氏

谨案：吕氏得一人，曰定琳。

裴氏

谨案：裴氏得二人，曰頲、曰璆、父子也。

崔氏

谨案：崔氏得二人，曰宗佐，曰礼光。

已氏

谨案：姓纂有已氏，谓宋大夫司马已氏之后。渤海已氏，得二人，曰阏弃蒙、曰珍蒙。

慕氏

谨案：姓氏辨证谓开封有慕氏。渤海慕氏，得三人，曰施蒙、曰昌禄、曰感德。

郭氏

谨案：郭氏得二人，曰药师、曰安国父子也。此为遗裔，金史本传云，铁州渤海人。

木氏

谨案：姓纂有木氏，谓端木赐之后，避仇改为木。渤海木氏得一人，曰智蒙。

史氏

谨案：史氏得三人，曰都蒙、曰道仙、曰通。

辛氏

谨案：辛氏得一人，曰文德。

解氏

谨案：解氏得一人，曰楚卿。

赵氏

谨案：赵氏得一人，曰孝明。

刘氏

谨案：刘氏得二人，曰俊、曰忠正、

朱氏

谨案：朱氏得一人，曰承朝。

卫氏

谨案：卫氏得一人，曰钧。

吴氏

谨案：吴氏得一人，曰兴。

洪氏

谨案：洪氏得一人，曰见。

林氏

谨案：林氏得一人，曰升。

申氏

谨案：申氏得一人，曰德。

夏氏

谨案：夏氏得一人，曰行美。

梁氏

谨案：梁氏得一人，曰福。

罗氏

谨案：罗氏得一人，曰汉。

文氏

谨案：文氏得一人，曰成角。

安氏

谨案：安氏得二人，曰贵宝、曰欢喜。

朴氏

谨案朴氏得一人，曰渔。朴，一作樸，盖出自新罗王族。

胥氏

谨案：通志氏族略，晋大夫胥臣之后，以字为氏。渤海胥氏得一人曰要德。

茹氏

谨案：通志氏族略，蠕蠕入中国，为茹氏。

魏书官氏志，普六茹氏，后改为茹氏。渤海茹氏，得二人，曰富仇、曰常。

卯氏

谨案：路史楚公族有卯氏，卯一作茆。路史祭公后有茆氏，茆即茅字。渤海卯氏，得一人，曰贞寿。

门氏

谨案：魏书官氏志叱门氏、咄门氏、库门氏均改为门氏。渤海门氏，得一人，曰孙宰。按今吉林省犹有门氏。

隐氏

谨案：国策有隐游，魏安厘王时人。三国时，有隐蕃，自云鲁隐公之后，以谥为氏。渤海隐氏，得一人，曰继宗。

周氏

谨案：周氏，得一人，曰元伯。

列氏

谨案：路史列公氏，出楚公族，古有列御寇。渤海列氏，得一人，曰周道。

公氏

谨案：通志氏族略，公以爵为氏。左传鲁昭公子公衍、公为之后。汉有主爵都尉公俭。渤海公氏，得一人，曰伯计。

多氏

谨案：太平寰宇记唐坻丘郡六姓，一曰多氏。渤海多氏，得二人，曰蒙固，曰安寿。

聿氏

谨案：周有聿氏之鬲，见博古图。又有聿速商人，见钟鼎款识。渤海聿氏，得一人，曰弃计。

受氏

谨案：受氏见姓苑，又后魏有受酋氏，一云受氏为受酋氏所改。渤海受氏，得一人，曰福子。

智氏

谨案：姓纂谓智氏出自荀林父之弟。荀首食邑于智，以邑为氏。渤海智氏，得一人，曰蒙愚。疑与木智蒙为一人。

壹氏

谨案：代北姓有壹那娄及壹斗眷，见魏书官氏志。壹或作乙，盖为简称。渤海壹氏，得一人，曰万福。

葱氏

谨案：葱氏所出未详。渤海葱氏，得一人，曰勿雅。

古氏

谨案：风俗通云古公亶父之后，因氏焉。又魏书官氏志，代北姓吐奚氏改为古氏。渤海古氏，得一人，曰欲。

阿氏

谨案：魏书官氏志阿伏氏、阿贺氏、阿干氏並改为阿氏。渤海阿氏，得一人，曰密古。

达氏

谨案：魏书官氏志，代北姓有达奚氏、达勃氏。渤海达氏，得一人，曰能信。愚疑达与大音近，或为大氏之族。

冒氏

谨案：姓氏考略谓冒氏为楚蚡冒之后。如皋冒姓，自宋至今为望族。渤海冒氏，得一人，曰豆干。

谒氏

谨案：通考氏族略谓古谒者以官为姓。汉有汝南太守谒琼。渤海谒氏得一人，曰德。

渤海氏

谨案：渤海亡后，遗族亡入高丽，以国号为姓。如百济遗族亡入，为日本称百济氏之例。渤海遗裔，得一人，曰陁失。

诸姓之外，又有舍那娄、味勃计、德周、菸夫须计、失阿利、正近、恩胜奴、仙格、斡答刺、乙塞补、沙志明童、萨五德、亏音若已、所乙史、首乙分、可守、正奇叱火、奇叱火、先宋、开好、六斤诸人。盖多为译音，不能概指为氏族，故未一一叙入。即如公伯计、多蒙固、聿弃计、受福

子、葱勿雅、古欲、阿密古、冒豆干、谒德诸人之列入氏族，皆以首一字为诸姓所有故耳。政恐亦为译音，姑阙疑以俟考。又有璋璇，盖失其姓。释仁真，释眞素，萨多德，僧载雄，皆为僧人，例不冠姓故未叙入。

渤海诸姓，非尽出于靺鞨，或称大氏之族，为高丽别种，前已详言之矣。若王氏之出自汉族，高氏、张氏之出自高丽，朴氏之出自新罗，皆非勿吉故部。唐书本传有高丽余烬稍归之一语，尤为明证。其后融诸族而为一，称为渤海人。国亡之后，结聚甚坚，不惟与汉人及契丹有别，即勿吉故部之别居者，亦自相歧视矣。

礼　　俗

渤海之先出于勿吉。勿吉之俗，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佃则耦耕，车则步推，饮能至醉。俗以人溺洗手面。头插虎豹尾，善射猎。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俗皆编发。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无屋宇，並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原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居穴中。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殓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其酋曰大莫拂瞒咄，世相承为君长。其可考者，大略如此。靺鞨承之，犹存故俗。高王之先，出于高丽，及高王建国而与奚、契丹接壤。故其俗又与高丽、契丹为近。迨通于中朝，寖染唐风，习礼仪之节，重衣冠之制，而故俗不能尽保矣。

文王大兴元年，使人如唐，写汉书、三国志、晋书、十

六国春秋、唐礼。宣王之世，遣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等三人；王彝震咸和三年，遣学生解楚卿、赵学明、刘宝俊等三人，先后入唐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又，咸和七年，亦有遣学生入唐习学之事。于其国内设文籍院，以储图书；设胄子监，以教诸子弟。稽古右文，颇极一时之盛。且其国之士大夫，多擅文艺。唐诗人温庭筠有赠渤海王子诗。韩翃有赠渤海使王诞诗。又，高元固及乌炤度、光赞父子以宾贡入唐应举，乌氏父子皆登第。元固则谓彼国得诗人徐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诸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聘日本诸臣如杨承庆、杨泰师、王孝廉、周元伯、杨成规、裴颋及其子璆，皆以文酒唱酬，才长应对，为所引重。而擅长雕刻、绘画者，亦有之。此皆渤海濡染唐风之证也。

金史世纪谓渤海有文字、礼乐。礼制之可考者，有男女婚姻之制，跪拜之礼。初，勿吉之俗，男子以豕皮为裘，妇人布裙。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为定，乃为夫妇。至渤海，则渐更故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亡后二百余年犹然。金世宗大定十七年，曾严禁之，犯者以奸论。唐制，太后朝，妇人拜而不跪。渤海依用之。张建章著渤海国记，备言其事。宋宰相王溥子贻孙尝称述之。渤海遗民隐继宗等奔高丽，谒王于天德殿，三拜。或谓失礼，其大相含弘曰，失土之人三拜，古之礼也。辽太宗幸东京，人皇王备乘舆羽卫以迎。圣宗东巡东京，留守亦具仪卫迎之。史臣纪之曰：此渤海仪卫也。此皆其礼制之仅见者。宋陈旸乐书，载有靺鞨舞之名。金史乐志，亦纪有渤海乐，惟语焉不详。隋开皇初，靺鞨使来朝，文帝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起舞，多战斗之容，此盖勿吉故俗也。渤海建国后，已制新

乐。大兴三年，已珍蒙聘日本，奏渤海乐是也。日本尝遣内雄来学音声，学成归国，十年无消息。文王曾遣乌须弗往问之。自是渤海乐遂传于日本，祭神祢时或作之，又以为舞乐之一。宋王曾使于契丹，至柳河馆，见其地渤海人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善舞者数辈前引， 士女相随， 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金代亦传有渤海乐。自明昌后，教坊尝兼习之。 泰和初， 太常工人数少， 以渤海与汉人教坊兼习。盖其所制新乐，必优于旧，故金人用之。此又燕乐之可考见者。勿吉七部，有无文字，已不可考。渤海建国，颇有文字书记，则唐书有明文。清初，闽人陈昭令于沙兰掘得一铜镜，其端有篆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字。又，光绪末，有人在宁安得小铜印一，鏽一[illegible]字。古镜一，背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字。其体殊异，应与渤海有关。 近在东京城及三陵屯附近， 拾得 多数之瓦片，上多鏽一字，间有二字或三字者。不论其字之多少，大抵汉字居十之八九。且多为渤海人之姓名，其中稍奇异者、如亏则有亏音若己，见于高丽史，亏即渤海人之姓也。又如阞、如杉、如仏、如[illegible]、如耴、如[illegible]、皆为奇异难识之字。愚谓此如日本汉字中之有辻込。化学名词中之有钾、锌、钡、钼等字。盖以固有汉字不敷于用，故别造新字以济其穷，若因有此少数之奇异字，遂谓渤海人已别造新字，弃汉字而不用，则不免强作解人也。契丹女真皆别造字，然以不能行远垂久，故不久而失其用。渤海立国之后，浸淫于唐之文教，习用汉字，而鲜别造新字之机会，故不能以契丹、女真为例。唐书云，颇有文字，谓其能用汉字；有书记，谓其能以文字著为书籍也。

渤海称谓之可考者，谓王曰可毒夫，夫一作失。对面称王曰圣主，笺奏称王曰基下，其命曰教。王之父曰老王，母曰

太妃，妻曰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其他不详。

高王元年，遣使朝唐，请入寺礼拜，是为佛教流入渤海之始。僖王朱雀二年，使高礼进朝唐，献金银佛像各一。其聘日本使臣亦有礼佛之事。朱雀三年，王孝廉使于日本，有释仁贞与之同行，仁贞能诗，曾与彼邦接伴诸使唱酬。建兴七年，高承祖使于日本，亦有僧贞素与之同行，贞素亦能诗，且数入唐，至五台山寻日本求法僧灵仙。灵仙已亡，贞素以诗哭之。又，唐高彦休阙史谓咸通中，有渤海僧萨多罗，通鸟兽言。虽纪异闻，亦为渤海多僧之证。及其亡也，有僧载雄等六十人投高丽。金熙宗时，宗磐本名蒲路虎。时有酒过，除东京留守，将抵治所，有一僧以榛柃瘿盂遮道而献曰，可以酌酒。宗磐曰：上临遣时戒我勿得饮，尔何人，乃欲以此器导我邪？顾左右令敲杀之。行刑者哀其无辜，击其脑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刑。未毕，宗磐复呼使前，僧被血淋漓。宗磐曰，所以献我者意安在？对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为寿，无他意也。宗磐意解，欲释之，询其籍，以渤海对。宗磐笑曰，汝闻我来，用此相鹘突耳。岂可赦也，卒杀之。又于道，遇僧尼五辈共辇而载，召而责之曰，汝曹群遊已冒法，而乃敢显行吾前邪？皆射杀之。时渤海亡已二百余年，而遗民犹多为僧尼者，则其俗尚可知矣。今宁安东京城，渤海上京故址也。其南大寺，犹遗存石佛及石制香炉。佛原高三丈，清初忽堕其首，有人募石工重镌之高衹丈余。土人掘地，常发见铜制、泥制之佛像，此亦为佛教盛行之徵。

契丹之俗，死者不作冢墓，送入大山，置之树上。渤海之俗，间与之同。北盟录云，金以女巫为萨满，或曰珊蛮，

金与渤海同族，度渤海人亦必奉之。萨满亦称叉玛，奉者多为妇人，盖女巫之一种也。于祀先祷神时，戴尖冠，著长裙，腰系铜铃，击鼓蹲舞，口喃喃辞不可辨。又谓，可以疗疾。今宁安及辽东各地，犹存此俗。相传萨满之死，穿穴于树干，葬尸其中，俗多效之。此为契丹之俗，置死者于树上之所由。今宁安人尝于古树中发见罐、匙、刀、鼓之类，多铁制，即是类也。

王曾使契丹时，至柳河馆，见其地渤海人之居室，皆就山墙开门。此盖就勿吉开口于上，以梯出入之制，而少变者也。

渤海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当一虎之谚。妇人皆悍妒，大抵与他姓相结十姊妹，迭讥察其夫，不容置侧室，闻有他遇，谋毒死其所爱。一夫有犯，妻不之觉者，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嫉妒相夸。故契丹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多有小妇、侍婢，惟渤海人无之。

诸书言渤海礼俗之可考者，大略如此。

卷十七　食货考

渤海国志十五

渤海僻处东北，其地濒海，气候严寒，故多产鸷禽、异兽、文石、鳞介、药材，饥不能常食，寒不能尽衣，而往往为中朝殊方之所贵。重释通使，轮蹄四达，即以所产之物辇之各国，以易米、粟、布、帛，为国人日用之需。盖立国二百余年中，无一日不如是也。虽其国之南部亦产稻、绵，中部亦产粟、麦，然为量至少，不足于用，仍有待于邻国之输将。故考渤海之食货，食资于货，货即所以为食，凡俗之所贵，朝聘之所将，皆资以为食者也。诸国之所赐予及迴易，皆所以为货者也。今就诸书所载，一一著之，並加诠释，备考览焉。

称肃慎氏重译朝于中国，献楛矢及石砮，始自虞舜，凡五见。楛矢及石砮为东北之所产，其献于中国也，亦为以所产输于他方之始。其后一变而为挹娄，再变而为勿吉，三变而为靺鞨，其所产之种名屡见于纪载，而语焉不详，至渤海始渐备。渤海之兴，据地颇广，肃慎、扶余、高丽之旧壤，皆在提封之内，又能役服拂涅、虞娄、铁利、越喜诸部，南接

新罗，北至黑水，西邻契丹，东濒海，地方数千里，则其天产之富，盖可知矣。文献不足，殊难尽征，始就可考者，诠次如左。

俗之所贵者

太白山之菟同兔。

谨案：唐书北狄传谓靺鞨土多白兔。渤海时，拂涅、黑水两部皆产白兔。今吉林省产白兔，似兔而毛大纯白，其尾可制笔。太白山即今长白，近于吉林，其地所产之兔，必为白兔。渤海之俗贵之，故以为贡品。

南海之昆布

谨案：李时珍本草纲目引吴晋本草云，纶布一名昆布。尔雅所谓纶似纶，东海有之者，即昆布也。又引名医别录云，昆布生东海。陶弘景注，今惟出高丽，绳把索之，如卷麻，作黄黑色，柔韧可食。尔雅云，纶似纶，组似组，东海有之。今青苔、紫菜皆似纶，而昆布亦似组，恐即是也。又引陈藏器本草拾遗云，昆布生南海，叶如手大，似薄苇，紫赤色，其细叶者海藻也。

又案：吉林外纪云，海带俗呼海白菜，珲春所出甚盛。盛京通志云，昆布较之海带则细，其实一类也。珲春为渤海东京，其迤南之地，即属于南海府。

又案：东国舆地胜览五十，咸镜北道镜城、钟城二府，东滨海，海中产昆布。此海，渤海谓之南海，当为渤海南京南海府之所属，后为高丽所有，故本草纲目所引书，一云出高丽，一云生南海也。

栅城之豉

谨案：说文敊配盐幽菽也。徐鉉曰菽豆也。豉，俗字从豆，从支，释名豉，嗜也。调和五味，可甘嗜也。本草纲目叙造豉法甚详。又谓有麸豉、瓜豉、酱豉诸品，俱充食品。又分淡豉、豉咸二种。史记货殖列传，盐豉千合是也。栅城为东京龙原府之别名，其地以豉为名产。

夫余之鹿

谨案：契丹国志云，女真国兽多麋鹿。胡峤陷北记云，东女真善射，多牛鹿，其人常作鹿鸣，呼鹿而射之。松漠纪闻云，北人谓角为鹿角，合顶为鹿角合，南鹿不可车，燕以北方可车。辽史本纪，统和九年，女真进唤鹿人。女真据渤海故壤，其地以鹿为名产。清代以柳条边外之地为围场，其地产鹿，盖必有长林丰草，而鹿乃生息其间。今怀德、长春、农安等县为渤海夫余府故地，尔时必有长林丰草，故多鹿耳。

鄚颉之豕

谨案：夫余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勿吉、靺鞨其畜多猪，黑水靺鞨畜多豕，屡见前史纪载。今日之辽东人，无不饲豕者。鄚颉府为夫余故地，其俗贵豕，盖沿夫余国之故俗耳。

率宾之马

谨案：夫余、勿吉皆产名马，为朝贡品。渤海二次献马于唐。李正己为平卢节度，尝市渤海名马。东丹国初建，亦贡马于契丹，此皆为渤海产马之证。其后，铁骊、女真屡贡马于契丹，见纪辽史。率宾府处于渤海上京之东，为今之绥芬河迤东地，渤海时以产马名。

显州之布

谨案：肃慎、沃沮、夫余，皆能制布。又有麻布、毛

布。隋书谓靺鞨妇人服布。渤海时，黑水靺鞨献六十综布。渤海又使裴璆贡细布于后唐。又靺鞨以细白布与契丹交易。此皆渤海产布之证。显州为今吉林省桦甸县地，渤海时，以产布名。今吉林省产麻，显州之布或织麻为之。

沃州之绵

谨案：后汉书东夷传涉知养蚕作绵布，三国魏志涉有蚕桑作绵，此所谓绵即柞茧。太平御览引广志，柞蚕食柞叶，可以作绵是也。若草绵，则不宜寒地，且唐及日本屡以绵为赠品，亦以渤海不产此耳。沃州属南京南海府，为今朝鲜咸镜北道滨海之地，正与涉故地相近也。

又案：东国舆地胜览，镜城一带产丝，丝即茧也。此亦为沃州产绵之证。

龙州之绸

谨案：后汉书东夷传涉俗知作绵布。绵布即绸也。渤海时，黑水靺鞨曾献鱼牙绸、朝霞绸于唐。此为渤海北部产绸之证。龙州为上京龙泉府之首州，即今宁安县地，固近于黑水靺鞨也。

位城之铁

谨案：渤海中京显德府铁州，以产铁得名。位城其属县也。辽史食货志云，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多铁。此广州在渤海东北部，铁利府之属州也，与显德府之铁州异。位城应在今吉林省桦甸、磐石两县界内。今未闻产铁，盖故迹久湮矣。

又案：渤海人长于炼铁，宋王曾于柳河馆见渤海人就漉沙石炼铁是也。时渤海亡已百余年。

又案：金史世纪谓女真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

景祖厚价以与贸易。此盖指金之初世据海古勒之地而言，其地不产铁，故以厚价外购。不能执此以概渤海。

卢城之稻

谨案：稻一名稌，堪作饭，作粥。有水、旱二种。南方下湿，宜水稻，北方泽土，宜旱稻。此广群芳谱所论也。卢城，即中京显德府之卢州，应在今桦甸县之东。吉林通志云，伊通河一带产稻最佳，粒长色白。俗名本地鲜。案，此去卢城为近，今桦甸土人多种水稻，其原盖出自渤海。

湄沱之鲫

谨案：吉林外纪云，鲫鱼似小鳊花，出宁古塔南湖者极佳。柳边纪略云，鲫鱼大者重至三斤，鲜美不可名状。宁安县志云，镜泊有贡鱼泡即南湖。三：一曰东大泡，南北长十余里，东西宽五里余；一曰达连泡，南北长五里余，东西宽一里有半；一曰西大泡，南北长十里余，东西宽八里余，内产鲫极富，红嘴，红翅，红尾，红鳞，厚而短，异常肥美，所称湄沱湖之鲫，即指此也。

又案：余颇疑湄沱湖非今镜泊，以镜泊旧名忽汗海也。东三省纪略云兴凯湖亦名新开湖，位于宁安县正东西百里，产鳇鱼，长丈余，或八九尺，味极鲜美，其次为庄鱼，俗名大马哈鱼。沿岸黑斤人以捕此鱼为生。据此，则兴凯湖渔业亦盛，惟未闻产鲫耳。说详地理考。

丸都之李

谨案：新唐书丸作九，又同书地理志，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丸亦作九。盖为丸字之误。渤海西京鸭渌府桓州属县有桓都。桓一作丸，即丸都也。丸都在今奉天省辑安县。辑安县志言此地产李，花小而白，春华夏熟，有家李、山李之分。家李色红

味甘，山李微酸而小，多含水性，此丸都产李之也。

乐游之梨

谨案：渤海诸州属县无乐游之名，必在所遗诸县之内，未详今在何地。满洲源流考乐游当作乐浪，然渤海属县亦无乐浪之名也。宁古塔纪略云，宁古塔梨子虽小，味极美，与葡萄作糕，色味俱精。盛京通志谓，又有酸梨，皮黑，此见于纪载者。今吉林省各地及奉天省北部多产梨，盖以产于乐游者为最美耳。

见于朝聘者

虎皮

谨案：魏书东夷传勿吉有虎、豹、羆、狼。今吉林迤东诸山中皆有之。末王諲譔二十年，曾以虎皮贡于后唐。

豹皮

谨案：后汉书东夷传谓涉多文豹。盛京通志云，豹似虎而小，色白者曰白豹，黑者曰黑豹，文圆者曰金钱豹，最贵重，文尖长者曰艾叶豹。文王大兴二年，王玄锡元年，皆遣使持豹皮聘于日本。

海豹皮

谨案：明一统志谓女真出海豹皮。柳边纪略云，海豹皮出东北海中，长三四尺，阔二尺许，短毛，淡绿色，有黑点，可染黑作帽。渤海东境濒海，故有海豹皮。武王仁安十一年，以海豹皮贡于唐是也。

貂鼠皮

谨案：后汉书、三国志皆谓挹娄出好貂。北盟会编谓女真兽多貂鼠。明一统志云女真土产貂鼠皮。高士奇扈从日录

云，貂鼠，一名松鼠，喜食松子，在山松林中。其窟，或土穴，或树孔。捕者先设网穴口，后以草刍烧烟熏之，貂畏烟出奔，即入网中。貂皮之利，居人藉以衣食。愚案，繁称曰貂鼠，简称曰貂。渤海朝唐贡品有貂鼠皮，凡四见。拂涅、黑水两部亦以此为贡品。

又案：末王諲譔二十年，以貂鼠皮被褥各一贡于后唐。又杨中远使日本时，以貂裘赠人。此以貂鼠皮制为被褥与裘之证也。

又案：仁安十一年及大兴元年，皆以豹鼠皮贡于唐，愚谓貂豹二字以形似而误，非于貂鼠之外又有豹鼠也。吉林通志引尔雅豹文鼮鼠一语证之，未敢曲从。

熊皮　羆皮

谨案：隋书东夷传谓靺鞨徒太山有熊羆。明一统志云女真产羆皮。盛京通志云小者为熊，大者为羆。大兴二年，以羆皮聘于日本。王玄锡元年，諲譔五年，皆以熊皮贡于梁，是也。

又案：大兴二年，玄锡元年，皆以大虫皮聘于日本。此盖虎皮、熊皮之别称，非专名。

猫皮

谨案：高王七年，拂涅部贡貓皮于唐，此盖野貓皮也。盛京通志云，野貓居山谷，狐类，口方，色苍，有斑，善搏，亦曰野貍。

白兎皮

谨案：俗所贵者，太白山之菟，即白兔也。高王七年，拂涅贡白兔于唐。又黑水靺鞨曾献白兔皮于唐。据此，则所贡者其皮耳。非取生兔而贡之也。

猲 獨

谨案：说文，猲，短喙犬也。尔雅释畜，短喙猲、獢是也。獨，一作獀亦犬名。元微之诗娇獨睡犹怒，是也。建兴五年，以契丹大猲三口及獀子三口致于日本。文献通考谓，女真地多良犬。元史谓东北有狗站，今费雅喀黑斤人，尚役犬以供负载。渤海所谓猲獀者，恐即此类。其曰契丹大猲者，种出自契丹也。

马

谨案：俗所贵者率宾之马。说已见前。仁安十一年，贡马于唐二次，各三十四。东丹国甘露元年，约岁贡马千匹于契丹。又，十三年，贡马二百匹聘于南唐。又，黑水部曾卖马于后唐，此皆渤海产马之证。

羊

谨案：东丹国十三年，以特别羊三万口，聘于南唐，此渤海产羊之证也。吉林产者，有山羊，生山中，似羊而大，善登山，皮黑灰色，血可治疾。又有羱羊一名盘羊，野羊一名悬羊、皆见诸纪载者。

（右兽类）

鹰

谨案：唐会要、太平寰宇记皆谓靺鞨土多白鹰。又唐书北狄传黑水靺鞨多白鹰。北盟会编云，五国之东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健。柳边纪略云，辽以东皆产鹰，纯白为上，而杂他毛者次之，而宁古塔尤多。每年十月后即打鹰，总以得海东青为主。本草纲目谓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据此，则海东青非鹰也。自武王仁安三年讫僖王朱雀二年，渤海凡九献鹰于唐，其产鹰之多可知。

鹘

谨案：左传昭公十七年，鹘鸠氏。杜注鹘，雕也。辽史萧韩家奴传赐白海东青鹘。又萧乐音奴传，监障海东青鹘，获白花者十三。据此，则海东青为海东青鹘之简称，亦即雕也。宁古塔纪略云。雕极大而多，但用其翎毛为箭。黑斤富者，则以雕翅盖屋。吉林通志云鹘有二种：一玉爪，一黑爪。又有鸦鹘、兔鹘之别。其拳坚处大如弹丸，俯击鸠鸽食之。仁安十八年，大兴四年，朱雀二年，凡三贡鹘于唐。此渤海有鹘之证。

（右禽类）

鲸鲵鱼睛

谨案：唐书黑水靺鞨传，拂涅开元天宝间入献鲸睛。此即高王七年拂涅部献鲸鲵鱼睛于唐之纪事也。太平御览九百三十八云，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其须长一丈，广三尺，厚六寸，瞳子大如三升椀。此即曹廷杰日记所纪，东北海口之大鱼，名麻勒特者也。明一统志：女真出鲸睛，分析言之，鲸为鲸鲵，鲵为鲵，一称人鱼，大者长八九尺，然与此鲸鲵鱼无关。此又为鱼之一种，其瞳子大如三升椀者，即拂涅部所贡之鲸鲵鱼睛也。

鲻鱼

谨案：仁安十年贡鲻鱼于唐。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七谓鲻鱼长者六七尺。盛京通志谓鲻状如青鱼，身圆，俗呼柳根鲚。

乾文鱼

谨案：大兴元年，贡乾文鱼一百口于唐。郝氏尔雅义疏云，鳢一名文鱼，首戴星，夜则北向，是其证也。以文鱼曝于日，乾之可日久不馁，故以为贡品。

（右水族）

人蓡 蓡一作参。

谨案：契丹国志及金史地理志俱谓，女真地饶，山林土产人参，宁江州榷场以人参为市。本草纲目引名医别录云，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如人形者，有神。李时珍云，人参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参字从浸，亦浸渐之义。后世因字文繁，遂以参星之字代之。大兴二年，以人参聘于日本。末王十九年及二十年，皆贡人参于后唐。黑水部亦贡人参于唐。此皆渤海产人参之证也。

昆布

谨案：昆布说已见前。大兴三年，末王十九年及二十四年，贡昆布于后唐是也。

牛黄

谨案：辽史属国表道宗大安三年，西北渤海部进牛。契丹国志载，胡峤陷北记谓东女真以牛负物，则其地之产牛可知。本草纲目引名医别录云牛黄于特牛胆中，得之，即阴乾百日使燥，无令见日月光。又引吴普本草云，牛死则黄入胆中，如鸡子黄也。大兴十一年，黑水部贡牛黄于唐是其证。

头发

谨案：大兴十一年，黑水部曾贡头发于唐。末王二十年，渤海补贡发于后唐。本草纲目谓，头发曰血余，又曰人退。可入药治诸症。故以为贡品。

松子

谨案：北盟会编云松子，女真所产。柳边纪略云松塔，松子蓏也。打松子者，入阿机按即窝集。中伐木取之。木大塔多者，取未尽，辄满车。末王十九年，贡松子于后唐，此为

渤海产松子之证。

黄明

谨案：末王十九年，遣裴璆贡黄明于后唐。此当为药物之一。本草纲目云黄明胶，即今水胶，牛皮所作，其色黄明。渤海所贡或为此欤，存以俟考。

又案：吉林通志引词林海错云，呵胶出虏中，可以羽箭，又宜妇人贴花钿，口嘘随液故谓之呵胶。刘贡父子和陆子履诗云，此胶出从辽水鱼，白羽补缀随呵嘘。此或渤海所谓黄明欤。

又案册府元龟载，璆所贡以黄明与细布连言，或云此一物也，黄明细布为布之一种，未知确否。

白附子

谨案：末王二十年，贡白附子于后唐。契丹国志，白附子，熟女真土产，女真所据即渤海故地也。

蜜

谨案：大兴二十七年，使臣以蜜聘于日本。契丹国志谓，女真产蜜。宁古塔纪略云，土人不知养蜂蜜，有采松子者，或樵于枯树中得蜂窝，其蜜无数，汉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然，则渤海时所得者，殆采自蜂窝者欤。

麝香

谨案：玄锡六年，聘日本使杨中远曾携麝香以赠人。本草纲目云麝，一名香獐，其香气远射，故谓之麝。又引陶弘景曰，麝形似獐而小，黑色，常食柏叶，其香在阴茎前皮内，别有膜袋裹之。盛京通志谓东省有麝，又云脐血入药名麝香。魏声和吉林地理纪要云麝，东人呼为麞，足高，毛粗，形如初生之驹。牡麝之脐成园椎形，割下大如桃，为吉省出口药材之

一。盖渤海时已知采此矣。

（右药类）

金　银

谨案：晋书东夷传谓夫余以金饰腰。魏略云夫余国以银饰帽。魏书东夷传云高句丽金出自夫余。契丹国志谓女真地多金银，大兴十一年，黑水部献金银于唐。此为渤海附近产此之证。

又案：辽史地理志东京道银州，本渤海富州。又于所统新兴县下云，本越喜国地。渤海置银冶，尝置银州。此盖指属于怀远府之银州，而末移置者而言。亦为渤海产银之征。

熟铜

谨案：咸和六年，运熟铜至唐登州，此渤海产铜之证。高丽图经谓高丽，地少金银而多铜。五代史记四夷附录，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渤海故疆之南部有入高丽者，高丽产铜则渤海亦必产铜矣。

（右金类）

粗布　细布

谨案：渤海产布，说已见前。东丹国初建，约岁贡粗布十万端、细布五万端于契丹。是布又有粗细之分。

六十综布

谨案：此即细布之一种也。大兴十一年，黑水部献六十综布于唐。

鱼牙绸　　朝霞绸

谨案：渤海产绸，说已见前。大兴十一年，黑水部献鱼牙

绸朝霞绸于唐。此盖因花纹而异其名。

靴

谨案：渤海人能制靴。玄锡六年，聘日本使杨中远餽暗摸靴。末王十九年，使臣裴璆贡靴于后唐是也。此靴盖为革制，惟暗摸靴，命名之义未详，或为夜行时所需，故名暗摸。

金银佛像

谨案：朱雀二年，使臣高礼进献金银佛像各一于唐。渤海产金银，故以此铸制佛像。

玛瑙杯

谨案：陈藏器本草云玛瑙，烂红色，似马之脑，故名。李时珍曰玉属也。丹铅录谓古肃慎氏产宝石，大如巨粟。盛京通志云鞢鞨宝石，色赤红，大如粟。今嫩江诸岸出五色石，通明如玛瑙，红园者象含桃。高王七年，拂涅部献玛瑙杯于唐，即此宝石所制也。咸和十一年，渤海贡玛瑙聘于唐，见杜阳杂编。

紫瓷盆

谨案：咸和十一年，贡紫瓷盆于唐。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亦见杜阳杂编。

玳瑁杯

谨案：桂海虞衡志云玳瑁，生海洋深处，状如龟鼋，而壳稍长。背有甲十二片，黑白斑文相错而成。又陈藏器本草云玳瑁，生岭南海畔山水间，大如扇，似龟甲中有文。今俄属东海滨省为旧渤海地，海中未闻产玳瑁，而玄锡六年，使臣杨中远，曾以玳瑁杯私献日本当路。愚意此玳瑁杯非真玳瑁所制，盖亦由渤海所产之宝石制成，其文采似玳瑁，故

有此称。

（右制品）

儿口　女口

奴子

谨案：末王三年，遣使进女口于梁。十九年，进奴子二。又，二十年，进儿女口各三于后唐。此皆渤海以人口为贡品之证。此盖为其国之童男女可供使役者。故以奴子称之。

革

谨案：末王十九年，遣使进革于后唐。此盖由兽皮熟制使柔韧者。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多有之。

白紵

谨案：东丹国甘露三年，人皇王献白紵于契丹，此亦渤海所产也。说文云紵，苘属，细者为绘，粗者为纻。后汉书东夷传谓，夫余有麻布，此即紵所制也。契丹国志云女真国地饶，山林田宜麻穀。盛京通志载有苘麻，土人需此治绳，种之田中。吉林外纪云麻有线麻、苘麻之分。线麻坚实，一切绳套綑缚为用无穷，吉林城北种者居多。每岁所收，不减于菸，並皆转运内地。愚按：今奉天、吉林两省多产麻，人皇王所献之白紵，即所谓苘麻、线麻也。

玉笛

谨案：东丹国甘露五年十月，王进玉笛于契丹太宗。盖渤海旧疆出玉，故以制笛。太平御览谓挹娄出青玉。契丹国志谓女真土产玉，此皆可以制笛者。

雕羽

谨案：宁古塔纪略云雕极大而多，但用其翎毛为箭。黑斤富者，则以雕翅盖屋。宋太宗垂拱二年，定安国王因女真

使献雕羽，即渤海故地所产也。

鸣镝

谨案：说文，镝、矢锋也。释名，镝，敌也，可以御敌也。史记匈奴传：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集解引汉书音义曰，镝，箭也，如今鸣箭也。又引韦昭曰，矢镝飞则鸣。宋太宗垂拱二年，定安国进鸣镝，盖用冒顿制法。

（右杂类）

见于纪载者

粟

谨案：隋书东夷传谓，靺鞨土多粟。唐书北狄传云，靺鞨，有粟。柳边纪略云，榖有粟，小米也。

麦

谨案：隋书东夷传及唐书北狄传皆谓靺鞨土多麦。柳边纪略云，宁古塔产小麦是也。今吉林省以小麦为特产。又案：柳边纪略云，宁古塔，有大麦。广群芳谱云，大麦，尔雅谓之牟，茎叶与小麦相似，碾米作粥饭，甚滑，並可作曲，此亦为麦之一种。东省各地多产之。

穄

谨案：说文穄，穈，也。又，穈，穄也。黍之不黏者。今黑龙江省产此。碾米为饭，俗呼穄子米。隋书东夷传谓，靺鞨土多穄是也。

葵

谨案：魏书谓勿吉有葵。明一统志亦云，女真土产葵菜。据此，则渤海产葵可知也。说文、葵、菜也。古人种为

常食。

牡丹

谨案：松漠纪闻云渤海富室往往为园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干丛生者。此指渤海遗裔之迁于辽阳者而言。盛京通志谓东省牡丹，红、黄两色俱有之。

盐

谨案：魏书谓勿吉水气盐，生盐于木皮之上，亦有盐池。唐书北狄传云，靺鞨有盐泉；气蒸薄盐凝树巅。据此，则渤海产盐可知。辽史食货志云，产盐之地，如渤海等处，五京地司各以地领之。此所谓渤海，似指辽代之西北渤海部而言，非指渤海故地也。金史食货志谓率宾路食海盐，则渤海之盐，盖产于东部率宾矣。

石砮　楛矢

谨案：古称肃慎氏贡石砮。又云献楛矢。屡见纪载。隋书东夷传云，靺鞨自拂涅以东，矢皆石砮。唐书北狄传云靺鞨，居肃慎地其矢石砮，长二寸，盖楛砮遗法。又括地志云靺鞨国，弓长四尺，如弩，青石为砮。明一统志，石砮名水花石，坚利可入铁，可锉矢镞。柳边纪略云，楛木长三四寸，色黑或黄、或微白、有文理，非铁、非石、可以削铁。而每破于石，居人多得之。勿吉以此为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砮、或曰楛砮。余所见直楛耳，无所谓镞与砮也。郝懿行肃慎氏弩考云，宁古塔人言，混同江边榆、松二树，枯枝坠水，化而为石，可为箭镞。松为石气所生，石既为松，松又为石，松石二物其气本通，而形相变。枯枝所化其说，信而有征。按此言石砮及楛矢之制甚详，又可知二物实一物也。

榛柃

谨案：松漠纪闻云，榛柃木纹缕可爱，多用为椀。又谓，蒲路虎除东京留守，有渤海僧以榛柃瘿盂遮道而献曰，可以酌酒。今吉林省产木一种曰黄桲柃质坚可制木器。榛字与桲字形似，愚疑榛应作桲。北盟会编云，女真食器无瓠陶，皆以木为盆。食以木楪盛饭，木盌盛羹，此又以木为盂之证也。

骨咄角

谨案：唐会要谓，靺鞨土多骨咄角。松漠纪闻续编云，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纹如象牙，黄色，止是作刀柄，已为无价。云烟过眼录云，骨咄犀、酒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故又蛊毒犀，一作殊角。明一统志，殊角即海象牙是也。

青鼠皮

谨案：契丹国志，靺鞨以青鼠皮与契丹交易。盛京通志谓，青鼠即灰鼠。吉林诸山有之，灰白者为上，灰黑者次之。愚案：青鼠皮可制裘，即俗所谓灰鼠皮裘也。

银鼠皮

谨案：靺鞨产此，亦见契丹国志。又，盛京通志云，吉林诸山中有之。毛色洁白，皮御轻寒。

胶鱼皮

谨案：靺鞨产此，亦见契丹国志。又，辽东志云，乞列迷人捕鱼为业，暑用鱼皮。柳边纪略云，大发哈鱼皮，色淡黄，若文锦，可为衣裳及为履袜。愚疑此即所谓胶鱼皮。今黑龙江下游，有鱼皮韃子，即乞列迷人，以鱼皮为衣者。

雉尾

谨案：唐书北狄传云，黑水靺鞨俗插雉尾为冠饰。柳边纪略云，辽东野鸡颇有名。愚案，野鸡即雉也。

野豕

谨案：唐书北狄传云，黑水靺鞨俗编发缀野豕牙。文献通考谓，女真兽多野猪，其牙可以为饰也。

螃蟹

谨案：松漠纪闻云，渤海螃蟹红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国蟹螯。北盟会编云，女真多螃蟹。吉林通志云，今出珲春海中，其大者园径可二尺余。愚谓，此即今名海蟹者，出吉林东北海中。

鮀鱼

谨案：松漠纪闻云，渤海石举、鮀鱼之属皆有之。盛京通志云，重唇鱼即鲨鮀，如鲫而狭，浅黄色，尝张口吹沙。吉林通志，即以重唇鱼当鮀鱼，惟石举之名未详。

木

谨案：汉有南北沃沮，后魏有勿吉七部，明有渥集部。满语谓森林曰窝集，又曰乌稽。清初，吴汉槎诗有大乌稽行、小乌稽行是也。沃沮、勿吉、渥集、窝集、乌稽皆一音之转。柳边纪略云，山间多树者曰窝稽，如那木窝稽、色出窝稽，朔尔贺绰窝稽之类。宁古塔纪略云，大乌稽松树槎枒突兀，皆数千年之物，绵绵延延，横亘千里，不知纪极。东丹国甘露二年，右次相耶律羽之奏称，梁水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梁水即今辽阳县太子河，东丹国都于此，故云。实则渤海旧疆皆盛产木，不仅梁水一隅也。

上述各品皆渤海之所产也。如榖、果、铁、马、珍禽、鳞介则为天产，如绸、布、杯、盆、佛像则为人制；如药材、兽皮则以天产而兼人制。悉数之而不能终其物，然国人资为利用，厚生者不外是矣。

渤海有交通五道，唐居其二，契丹、新罗、日本各居其一，前已详言之矣。考其立国二百余年间，事唐最谨，或岁一遣使，或一岁数朝，一行多至百余人。每朝必贡土物，而唐帝亦有回赐，历朱梁及后唐皆然。史籍所载，章章可稽。此外，东通日本、间数岁或十余岁一遣使，往复赠答，东籍纪载颇详。又辽史本纪载，太祖神册三年二月，渤海遣使来贡。契丹国志谓靺鞨以鹰鹘、鹿、细白布、青鼠皮、银鼠皮、大马、胶鱼皮等与契丹交易。其于新罗，曾纪遣使结援，惟于交易之事、则无一字之纪载，非无其事，盖史有阙文耳。高王之世，使臣请于唐玄宗，许就市交易。代宗以后，置渤海馆于青州，以待渤海之使，其交易船舶，亦泊于是。日本于渤海使臣之初来，有交关之禁。其后杨中远至日本，始特许内藏寮与之交易。又听都人及诸市人与之私市。其时，使臣即同胡贾之长，名为朝聘，实为交易也。其货于各国者虽史无明文，大抵不出所贡之物。及其使臣回番，所得之赐赠，亦当为其国之所无。依其推断，十得八九。贡物已详于前，再就唐及日本赐赠之物，依次诠之。

唐所赐者

帛

谨案：说文、帛、缯也。又本草纲目云，帛，素丝所织，长狭如巾故字从白。巾厚者曰缯，双丝者曰缣。唐屡以帛赐渤海及拂涅、越喜、黑水等部使臣。盖为中土之所产，亦为渤海之所阙。

锦采

谨案：说文，锦，襄色织文也。本草纲目云，锦以五色

丝织成。文章字从帛、从金、谐声，且贵之也。又案，玉篇，五采备谓之綵。集韵云，綵，缯也。朱雀元年及四年，咸和七年，唐皆以锦綵並赐。又有衹赐锦者，可知锦、綵本二物也。

绢

谨案：释名、绢、絚也、其丝絚厚而疏也。广雅，绢，缣也。本草纲目云，绢，疏帛，生曰绢，熟日练。仁安九年，唐赐以绢。

彩练

谨案：说文，练，缯也。急就篇注云，煮缣而熟之也。此即本草所谓之熟帛。仁安八年，唐赐以彩练百疋，即练之备五采者。

绵

谨案：绵本作緜。本草纲目云，古之绵絮，乃茧丝缠延不可纺织者，今之绵絮则多木棉。此语分晰至确。渤海沃州之緜。即丝绵也。朱雀四年，唐赐以绵，日本亦屡以绵为赠，此即木绵。为渤海之所无者。

粟

谨案：仁安九年，唐赐粟三百石。粟为渤海之所产，说已见前。而唐赐之者，其产量至少，不敷民食，故也。

金

谨案：末王二年，梁以金赐贡使。金亦产于渤海，此盖赐以俾其用，非因其所无而赐之。

银器　器皿

谨案：朱雀四年，咸和七年，末王六年，唐皆赐以银器。咸和十六年，唐又赐以器皿。渤海本产银，亦擅制作，

此必为其国所无，故赐之。

日本所赠者

绢

谨案：日本四赠绢于渤海。如大兴三年、四十年、正历二年、虔晃四年是也。又有称土毛绢者，大兴二十二年，日本赠渤海物中有此品。

绵

谨案：绵即木绵，日本产此。亦称白绵。凡六赠于渤海。如仁安九年、大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四十年、正历二年、虔晃四年是也。

絲

谨案：说文，丝，蚕所生也。急就篇注云，抽引精茧出绪曰丝。此即本草纲目所谓之茧丝，亦谓之𦃃。渤海虽产此，固甚少也。日本凡五赠丝于渤海。仁安九年、大兴二年、二十三年、四十年、正历二年，是也

絁

谨案：絁，本作纁，亦作絺。说文，纁、粗绪也。日本凡四赠絁于渤海。大兴二十三年、四十年、正历二年、虔晃四年是也。又案：大兴三年，日本以美浓絁三十疋赠于渤海。此絁出于美浓，故名。如出于美浓之纸，名美浓纸也。

绫

谨案：说文，东齐谓布帛之细者曰绫。经典释文云，绫，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仁安九年，日本以绫十疋赠渤海是也。

彩帛

谨案：仁安九年、大兴二十二年，日本皆以綵帛赠于渤海。此云綵帛，盖帛之备五采者。亦有单称帛者，如大兴三年，日本以帛赠渤海使是也。

调锦　调布　庸布

谨案：大兴三年、日本以调锦、调布、庸布，赠于渤海。此盖为锦布之一种。日本制度多仿唐，唐之取于民者，有租庸调之制，此所谓调庸，岂以取于民而名耶。

又案：大兴二十二年，日本以锦四匹，两面二匹，赠渤海。锦即调锦之单称也。惟两面之义未详。

襭罗　白罗

谨案：大兴二十二年，日本以此二品赠渤海。罗之释义详后，曰襭、曰白，又诸罗之分名。

黄金　水银　金漆　漆　海石榴油　水晶念珠　槟榔扇

谨案：大兴四十年，日本以此七物赠于渤海。盖皆其国之所产也。

东丹国十三年遣使以羊马鬻于南唐以其价市物如左

罗

谨案：类篇，罗，帛也。释名，罗，文疏罗也。此盖东丹之所无，故以羊、马市易之。下同。

纨

谨案：说文，纨，素也。释名，纨，焕也。细泽有光，焕焕然也。

茶

谨案：本草纲目拾遗载：茶二十余种，皆产中国南部。

东丹地早寒，不产茶。故至南唐以物市易之。

药

谨案：渤海所产诸药，已具于前。然药之品类至繁，有南有而北无者，东丹之所市易者，皆其国之所无者也。

唐书百官志鸿胪寺所掌诸蕃朝贺进贡所献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凡客还，鸿胪赍赐物多少以报主客。献马则殿中太仆寺涖阅，良者入殿中，驽病入太仆。献药者，鸿胪寺验覆，少府监定价之高下。鹰、鹘、狗、豹无估，则鸿胪定所报轻重。据此，则蕃客献物量其轻重为报，即寓以有易无，交济其利之意，非仅限于宾主酢酬也。日本赠蕃客物，亦有定式，其延喜式卷三十，大藏一目载，赐渤海王绢三十疋、丝二百絇、绵三百屯，並以白布裹束之。赐大使绢十疋、絁二十疋、丝五十絇、绵一百屯、副使絁二十疋、丝四十絇、绵七十屯，判官各絁十五疋、丝五十絇、绵五十屯，录事各絁十疋、绵三十屯。译语史及首领各絁五疋、绵二十屯，此为例定之数，固不寓以有易无之意。然亦必取其为本国所无者赠之。

渤海居勿吉故地，擅山海林虞之利，出其羡余，以事各国。世人贵远贱近，轻易重难，此邦产物，遂每为各国所珍视。故渤海之频与各国交通，非壹于输诚上国而尽心礼聘也。一则输本邦之货，以应外人之求；一则輂外邦之货以济国人之用。涉霜露、冒风涛死者踵接，其志弥厉，往往去以十数，返仅一二。然如王文矩、裴氏父子之徒，至三四往返而气不为之沮，何也？岂非为其国命脉之所在，菀枯之所系。故合众力以赴之，蹈百死而不辞欤。考渤海食货者不可不识此旨。

卷十八 文 征

渤海后志一

叙曰：昔者章氏学诚尝谓，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之体而作志；仿律令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旨哉言乎，修史之法其亦不外此矣。余撰渤海国志，有世纪，有列传，即章氏所谓志也；有地理、职官、族俗、食货诸考，即章氏所谓掌故也。然无文徵岂得谓备乎？或曰，渤海艺文散佚殆尽，其可考者，已撷其要于列传矣，何为不惮烦而重录之？章氏于此亦有说焉。其言曰：史家取有关一时之制度者，裁入书志之篇；有关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志传各有断限，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宜于正史之外，别具专书，此又余辑文徵之旨也。文徵之例有二：一为渤海人自撰之作，其君若臣及遗裔之文属之；一为他国与渤海有关之作，君相之敕牒与臣僚酬酢之文属之。博采群籍，聚而录之，凡得二百有九首，厘为八类：曰唐敕，曰表，曰国书，曰诗，曰铭，曰序，曰书状，曰遗裔之文。其中渤海君若

臣自撰之文约十之二；遗裔之文约十之五；他国之作约十之三。倘比类而观之，亦一国得失之林也。

第一类　唐　　敕

玄宗敕渤海王大武艺书四首。

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艺：卿于昆弟之间自相忿阋，门艺穷而归我，安得不容。文苑英华作从。然处之西陲，文苑英华作垂。为卿之故亦云不失，颇谓得所。何则？卿地虽海曲，常习华风，至如兄友弟悌，岂待训习，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门艺纵有过恶，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请取东归，拟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岂复忍闻此事！诚惜卿名行，岂是保护逃亡。卿不知国恩，遂尔背德。文苑英华作朕。卿所恃者远，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优恤中土，所未命将，事亦有时。卿能悔过输诚，转祸为福，言则似文苑英华作己。顺，意尚执迷。请杀门艺，然后归国，是何言也？观卿表状，亦有忠诚，可熟思之，不容易耳。今使内使宣喻朕意，一一並具口述。使人李尽彦，朕亦亲有处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领、百姓平安好。並遣崔寻挹同往。书指不多及。张曲江集。又见文苑英华，四七一。

敕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艺：不识逆顺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国者，未之闻也。卿往年背德，已为祸阶，近能悔过，不失臣节，迷复非远，善又何加。文苑英华作：迷非复善，即又可嘉。朕记人之长，忘人之短，况此归伏，载用嘉欺，永祚东土，不亦宜乎。所令大诚文苑英华作茂。庆等入朝，並已处分，各加官赏，想具知之。所请替人，亦令还

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拟打两蕃。奚及契丹今既内属，而突厥私恨，欲仇此蕃，卿但不从何妨。有使，拟行执缚，义所不然。此是人情，况为君道。然则知卿忠赤，动必以闻。永保此诚，庆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同上。

敕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艺：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没落人等来，表卿输诚，无所不尽。长能保此，永作边捍，自求多福，无以加也。冬初渐冷，卿及衙官、百姓以下並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同上。

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艺：卿往者误计，几于祸成，而失道未遥，闻义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过，收物之诚，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计卿既尽诚节，永固东藩，子孙百代，复何忧也。近文苑英华作所。使至，具知款曲，兼请宿卫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国章，窜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归藩，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渐热，卿及首领、百姓等並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同上。

附玄宗敕新罗王金兴光书二则。张曲江集。又文苑英华，四七一。

顷者渤海靺鞨文苑英华作羯。不识恩信，负文苑英华作自。恃荒远，且尔逋诛。卿嫉恶之情，常以奋励，故去年遣中使何行成与金思兰同往，欲以叶谋。比闻此贼困穷，偷生海曲，唯以抄窃作梗道路。卿当随近伺隙掩袭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赏更何所爱。一作惜。适欲多有寄附，实虑文苑英华作恐。此贼抄夺，不可不防，岂资穷寇。待荡灭之后，终无所惜。节录。

近又得思兰表称，知卿欲于浿江置戍，既当渤海冲要，

又与禄山相望，仍有远图，固是长策。且蕞尔渤海，久已逋诛，重劳师徒，未能扑灭。卿每疾恶，深用嘉之。节录。

附金忠信上新罗王兴光表

忠信为兴光从弟。开元中留宿卫，授左领军卫员外将军，二十二年受代上表。册府元龟，九百七十三。又三国史记，八。

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臣自奉圣旨，誓将致命。当此之时，为替人金孝方身亡，便留臣宿卫。臣本国王以臣久侍天庭，遣从侄志廉代臣，今已到讫，臣即合还。每思前所奉进止，无忘夙夜。陛下先有制，加本国王兴光宁海军大使，锡之旌节，以讨凶残。皇威载临，虽远犹近。君则有命，臣敢不祗。蠢尔夷俘，计亦悔祸。然除恶除本，布宪维新。故出师义贵乎三申，纵敌患贻于数代。伏望陛下因臣还国，以副使假臣，尽将天旨再宣殊裔。岂惟斯怒益振，固亦武夫作气，必倾其巢穴，静此荒隅。遂夷臣之小诚，为国家之大利。臣等复乘桴沧海，献捷丹闱，效毛发之功，答雨露之施，臣所望也。伏惟陛下图之。

玄宗册渤海郡王大钦茂文

皇帝若曰：于戏，王者宅中，守在海外，必立藩长，以宁遐荒。咨尔故渤海郡王嫡子大钦茂，代承绪业，早闻才干。昔在尔考，忠于国家，爰逮尔躬，当兹负荷。岂惟立嫡，亦乃择贤。休问可嘉，宠章宜及，是用命尔为渤海郡王，尔往钦哉。永为藩屏，长保忠信，效节本朝，作藩殊俗，可不美欤！册府元龟，九百六十四。又见全唐文。

玄宗吊渤海郡王大钦茂书

念尔亡父，素励诚节，与善无征，奄至殂谢，兴言求往，轸念良深。卿是长嫡，当袭父位，宜全忠孝，以继前

踪。今故遣使持节册命，兼申吊祭。同上。

穆宗授青州道渤海授金吾将军等放还蕃制

敕慎能至王侄大公则等：洲一作海。东之国，知义之道，与华夏同风者，尔辈是也。冒越深阻，和会于庭。予嘉乃诚，命以崇秩。用奋威卫，保尔恩荣。无怠无违，永作藩服。可依前件。元氏长庆集。

穆宗授青州道渤海等诸卫将军放还蕃制

敕大定顺王侄大多英等：我有十二卫将军以率其属，皆匡备左右，为吾近臣，自非勳庸，不以轻授。以汝各贽琛赆，劳于梯航，俾耀远人，宜示恩宠。归抚尔类，知吾劝来。可依前件。同上。

穆宗加渤海王子官制

敕渤海王子：举国内属，遣子来朝。祗命奉章，礼无违者。夫入修职贡，出锡爵秩，兹惟旧典，举而行之。白氏长庆集。

文宗敕渤海王大彝震书

敕渤海王大彝震：王子大昌辉等自省表陈贺並进奉事，具悉。卿代袭忠贞，器资仁厚，遵礼义而封部和乐，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慕华风，聿修诚节。梯航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仪克备。龙庭必会，鳀域何遥，言念嘉猷，岂忘寤歎！勉弘教义，常奉恩荣。今因王子大昌辉等回国，赐卿官诰及信物，至宜领之。妃及副王、长史、平章事各有赐物，具如别录。文苑英华，四七一，封敕。

第二类　表

贺正表

三阳应律，载肇于岁华；万寿称觞，欣逢于元会。恭惟受天之祜，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顺夏时而谨始；卜年方永，迈周历以垂休。臣幸际明昌，良深忭颂。远驰信币，用申祝圣之诚；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庆。松漠纪闻载此表，题曰渤海贺正表。殆为渤海盛时，遣使臣朝唐贺正旦所用之表，流传于后而洪氏钞之者。

第三类　国　书 可考者只有与日本往来国书，他国无考

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 仁安八年

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支百世。武艺忝当列国，监一作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于今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大日本史诸书皆以高仁义三字连续为一人之姓名，游将军三字为官名。惟日本全史以高仁二字为姓名，以义游将军四字为官号，本书从之。惟渤海遣日本诸使无以二字为姓名者，应以高仁义为是。至游字下应脱一击字，作游击将军。，别将舍那娄等二十四人赍状，並附貂皮三百张奉送。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皮币非珍，还惭掩口之诮。主理有限，披瞻未期，时嗣徽音，永敦邻好。续日本纪，十。

日本圣武天皇答武王书 仁安九年

天皇敬问渤海郡王：省启具知。恢复旧壤，聿修曩好，

朕以嘉之。宜佩义怀仁，监抚有境，沧波虽隔，不断往来。便因首领高斋德等还次，付书並信物：綵帛一十疋，绫一十疋，絁二十疋，丝一百絇，绵二百屯。仍差送使，发遣归乡。渐热，想平安好。同上。

文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大兴二年

钦茂按原作钦武误。启：山河杳绝，国土夐遥，伫望风猷，惟增倾仰。伏惟天皇圣殿，至德遐畅，奕叶重光，泽流万姓。钦茂忝继祖业，监总如始，义洽情深，每修邻好。今彼国使朝臣广成等风涛失便，漂落投此，每加优赏，欲待来春放回。使者按原于此文下有贪前二字。苦请及年归去，诉词至重，邻义非轻。因备行资，即为发遣。仍差若忽州都督胥要德等充使领广成等，令送彼国，並附大虫皮、羆皮各七张，豹皮六张，人参三十斤，密三斤一作斛。进上。至彼，请检领。同上十三。

日本孝谦天皇致文王书 大兴十六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朕以寡德，虔奉宝图，亭毒黎民，照临八极。王僻居海外，遣按一作远。使入朝，丹心至明，深可嘉尚。但省来启，无称臣名。仍检高丽旧记，国平之日上表文云，族惟兄弟，义则君臣。或乞援兵，或贺践祚，修朝聘之恒式，效忠款之恳诚。故先朝善其贞节，待以殊恩，荣命之隆，日新无绝，想所知之，何假一二言也。由是先迴之后，既赐敕书，何其今岁之朝，重无上表。以礼进退，彼此共同，王熟思之。季夏甚热，比无恙也。使人今还，指宣往意，並赐物如别。同上，十九。

文王致日本淳仁天皇书大兴二十一年

渤海原文作高丽。国王大钦茂言：承闻在于日本照临八

方。圣明皇帝登遐天宫，攀号感慕，不能默止。是以差辅国将军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等，令赍表文，並贡常物入朝。同上，二十二。

日本淳仁天皇致文王书大兴二十二年

敬问渤海原作高丽。国王：使杨承庆等远涉沧海，来弔国忧，诚表慇懃，深增酷痛。但随时变礼，圣哲通规；从吉履新，更无余事。兼复所贻信物，依数领之。即因还使，相酬土毛绢三十匹，美浓絁三十匹，丝二百絇，绵三百屯。殊嘉尔忠，更加优赐绵四匹，两面二匹，白罗四匹，綵帛三十匹，白绵一百帖。物虽轻鲜，寄思良深，至宜並纳。国使附来，无船驾去，仍差单使，送还本蕃，便从彼乡达于大唐，欲迎前年入唐大使朝臣河清，宜资相知。余寒未退，想王如常。遣书指不多及。同上。

中台省致日本牒大兴二十二年

迎藤原河清使总九十九人。大唐禄山先为逆命，思明后作乱常，内外骚荒，未有平殄。即欲放还，恐被害残。又欲勒还，虑违邻志。仍放首领高元度等十一人往大唐迎河清，即差此使同为发遣。其判官全成等並放归乡，亦差此使随往道报委曲。同上。

日本光仁天皇致文王书大兴三十五年

天皇敬问渤海原文作高丽。国王：朕继体承基，临驭区宇，恩覃德泽，宁济苍生。率土之滨，化有辑于同轨；普天之下，恩无隔于殊邻。昔高丽全盛时，其王高氏氏一作武。祖宗奕世，介居瀛表，亲如兄弟，义若君臣，航海梯山，朝贡相续。逮乎季岁，高氏沦亡。自尔以来，音问寂绝。爰洎神龟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遣使来朝，始

修职贡。先朝嘉其丹款，宠待优隆。王袭遗风，纂修前业，献诚述职，不坠家声。今省来书，顿改文道。文一作父。日下不注官品姓名，书尾虚陈天孙僭号。远度王意，岂有是乎？近虑事势，疑有一作似。错误。故仰有司，停其宾礼。但使人万福等深悔前咎，代王申谢。朕矜远来，听其悛改。王悉此意，永念良图。昔者昔者二字一作又。高氏之世，兵乱无休，为假朝威，被称兄弟，方今大氏曾无事故，忘一作妄。称舅甥，于礼失矣。后岁之使，不可更然。若能改往自新，实乃继好无穷耳。春景渐和，想王佳也。今因回使，指示此怀，並赠物如别。同上，三十二。

日本光仁天皇致文王书大兴四十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使史都蒙等远渡沧溟，来贺践祚。顾惭寡德，叨嗣洪基，若涉大川，罔知所济。王修朝聘于典故，庆宝历于维新。勤恳之诚，实有嘉尚。但都蒙等比及此岸，忽遇恶风，有损人物，无船驾去。想彼闻此，复以伤怀。言念越乡，倍加轸悼。故造船差使，送至本乡。並附绢五十疋，絁五十疋，丝二百絇，绵三百屯。又缘都蒙请加附黄金小一百两，水银大一百两，金漆一缶，漆一缶，海石榴油一缶，精念珠四贯，槟榔扇十枚。至宜领之。夏景炎热，想平安和。同上，三十四。

日本光仁天皇吊文王妃丧书大兴四十年

祸故无常，贤室殒逝。闻以恻怛，不淑如何。虽松槚未茂，而居诸稍改，吉凶有制，存之而已。今因还使，赠绢二十疋，絁二十疋，绵二百屯。宜领之。同上。

附史都蒙等上光仁天皇笺

都蒙等一百六十余人远贺皇祚，航海来朝，忽被风漂，

致死一百二十，幸得存活才四十六人。既是险浪之下，万死一生；自非圣朝至德，何以独得存生。况复殊蒙进入，将拜天阙。天下幸民何处亦有，然死余都蒙等四十余人，心同骨肉，期共苦乐。今承十六人别被处置，分留海岸，譬犹割一身而分背，失四体而匍匐，仰望宸辉曲照，听同入朝。同上。

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告国丧书正历元年

上天降祸，祖大行大王以大兴五十七年三月四日薨背。善邻之义，必问吉凶，限以沧溟，所以缓告。嵩璘无状招祸，不自灭亡，不孝罪咎，酷罚罹苦。谨状力奉启，荒迷不次。孤孙大嵩璘顿首。日本逸史，五。

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报嗣位书正历元年

哀绪已具别启。伏惟天皇陛下动止万福，寝膳胜常。嵩璘视息苟延，奄及祥制，官僚感义，夺志抑情，起续洪基，祗统先烈。朝维依旧，封域如初。顾自思惟，实荷顾眷，而沧溟括地，波浪漫天，奉腾无由，徒增倾仰。谨差庭谏大夫、工部郎中吕定琳等济海起居，兼修旧好。其少土物具在别状，荒迷不次。同上。

日本桓武天皇复康王书正历二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朕运承下武，业膺守文，德泽攸潭，既有洽于同轨；风声所畅，庶无隔于殊方。王新缵先基，肇临旧服。慕徽猷于上国，输礼信于阙廷。眷言款诚，载深庆慰。而有司执奏，胜宝以前数度之启，颇存体制，词义可观。今检定琳所上之启，首尾不慥，既违旧义者。朕以修聘之道，礼敬为先，苟乖于斯，何须来往。但定琳等漂着边夷，悉被劫掠，仅存性命，言念艰苦，有悯于怀，仍加优

赏、存抚、发遣。又先王不憖，无终遐寿，闻之恻然，情不能止。今依定琳等还次，特寄绢二十匹，絁二十匹，丝一百絇，绵二百屯。以充远信，至宜领之。夏热，王及首领百姓並平安好。略此，遣书一二，无悉。同上。

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书正历二年

嵩璘启：差使奔波，贵申情礼，伫承休眷，瞻望徒劳。天皇顿降敦私，贶之使命，佳问盈耳，珍奇溢目，俯仰自欣，伏增慰悦。其定琳等不料边虏，被陷贼场，俯垂恤存，生还本国、奉惟天造，去留同赖。嵩璘猥以寡德，幸属时来，官承先爵，土统旧封。制命册书，冬中锡及；金印紫绶，辽外光辉。思欲修礼胜方，结交贵国，岁时朝觐，桅帆相望，而巨木抡材，土之难长，小船汎海，不没即危，亦或引海不谙一作谨。，遭罹夷害，虽慕盛化，如艰阻何？倘长寻旧好，幸许来往，则送使数不过廿，以兹为限，式作永规。其隔年多少，任听彼裁。裁定之使，望于来秋许以往期，则德邻常在，事与望异；则足表不依。其所寄绢二十疋，絁二十疋，丝一百絇，绵二百屯，依数领足。今广岳等使略毕。情求追时，便欲差人送使，奉谕新命之恩。使等辞以未奉本朝之旨，故不敢淹滞。随意依心。谨因回次，奉付土物，具在别状。自知鄙薄，不胜羞愧。日本后纪，五。

日本桓武天皇复康王书正历四年

天皇敬问渤海王：前年广岳等还，省启具之，益用慰意。彼渤海国隔以沧溟，世修聘礼，有自来矣。往者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大家复基，亦占风而靡绝。中间书疏傲慢，有乖旧义，为此待彼行人，不为常礼。王追踪曩烈，修聘于今。因请隔年之裁，庶作永岁之则。丹款攸着，深有嘉

焉。朕祇膺徽图，嗣奉神器，声教滂洎，既无偏于朔南；区宇虽殊，岂有隔于怀抱。所以依彼所请，许其往来，使人之数勿限多少。但顾巨海之无际，非一苇之可航，惊风涌浪，动罹患害，若以每年为期，艰虞叵测，间以六载，远近合宜。故差从五位下、行河内国介内藏宿弥贺茂等充使发遣，宣告朕怀，並附信物，其数如别。夏中已热，惟王清好。官吏、百姓並存问之。略此遣书，言无所悉。日本逸史，七。

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书正历四年

嵩璘启：使贺茂一作万。等至，所贶之书及信物：绢絁各三十疋，丝二百絇，绵三百屯，依数领足，慰悦实深。虽复巨海漫天，沧波浴日，路无倪限，望断云霞而巽气；送帆指期，旧浦乾涯，斥候无阙糇粮。岂非彼此契齐，暗符人道；南北义感，特叶天心者哉。嵩璘莅有旧封，缵承先业，远蒙善奖，聿修如常。天皇遥降德音，重贶使命，恩重怀抱，慰喻慇。按下应有勤字。况复俯记片书，眷依前请，不遗信物，许以年期。书疏之间，喜免瑕纇；庇阴之顾，诚异他时。而一苇难航，奉智审喻；六年为限，窃惮其迟。请更贶嘉图，並回通鉴，促其期限，傍合素怀。然则向风之趣，自不倦于寡情；慕化之勤，可寻踪于高氏。又书中所许，虽不限多少，聊依使者之情，省约行人之数。谨差慰军大将军、左熊卫都将、上柱将、开国子大昌泰等充使送国，兼奉附信物，具如别状。土无奇异，自知羞恶。同上。

日本桓武天皇复康王书正历五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使昌泰等随贺万至，得启具之。王狄慕风化，重请聘期，占云之译交肩，骤水之贡继踵。每念美志，嘉尚无已。故遣专使告以年期。而犹嫌其迟，更事复

请。夫制以六载，本为路难，彼如此不辞，岂论迟促，宜其修聘之使，勿劳年限。今因昌泰使还，差式部省少录、正六位上滋野宿弥船白充使领送，並附信物，色目如别。夏首正热，惟王平安。略此代怀，指不繁及。日本后纪八。

康王再致日本桓武天皇书正历五年

嵩璘启：使船白一作代。等至。枉辱休问兼信物：絁绢各三十疋、丝二百絇、绵三百屯，准数领足，怀愧实深。嘉贶厚情，伏知稠叠。前年附启，请许量裁往还；去岁承书，遂以半纪为限。嵩璘情勤驰系，求缩程期；天皇舍己从人，便依所请。筐篚攸行，虽无珍奇，特见允依，荷欣何极。比者天书降涣，制使莅朝，嘉命优加，宠章总萃。班沾燮理，列等端揆，惟念寡菲，殊蒙庇荫。其使昌泰等，才惭专对，将命非能，而承贶优容，倍增喜慰。而今秋晖欲暮，序杂凉风，远客思归，情劳望日，祟追时节，无滞迴帆，既许随心，正宜相送。未及期限，不敢同行。谨因迴使，奉附轻鲜，具如别状。同上。

定王致日本嵯峨天皇书永德元年

南容等迴。远辱书问，悲切三疑作先字。考，慰及藐孤，捧读之时，无任哀感。伏承先帝仙驭升遐，太上天皇怡神闲馆，万机之重早识所归。孟秋尚热，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元瑜蒙免。天皇继登宝位，置命惟新，欢洽兆民之心，赖及一方之外。在于文好，休戚攸同，事贵及时，不可淹滞，重差和部少卿兼和干苑使、开国子高南容等奉启，用申庆贺之礼，兼上土物，具在别录。况南容等再驾穷船，旋涉大水，放还之路恐动不虞，伏望远降彼使，押领同来，实谓当仁，伏惟照谅。封域遥隔，拜贺未由。同上，二十。

日本嵯峨天皇复定王书永德二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南容入贺，省启具之。惟王资质宏茂，性度弘深，敦惠辑中，尽恭奉外，代居北涯，与国修好。浴原作泼。日沧溟，企乃到矣；接天波浪，苇能乱之。责深按此二字应为赈琛之讹。效精，庆贺具礼。眷彼情款，嘉赏何止。朕嗣膺景命，虔承睿图。克己以临寰区，丕显以抚兆庶。德未怀迩，化谒覃遐。王念浚善邻，心切事大，弗难劬劳，聿修先业。况南容荐按应作洊。至，使命不堕，船舶穷危，謇志增励，虽靡来请，岂能忍之。仍换驾船，副使押送，同附少物，至宜领之。春寒，惟王平安。指此遣书，旨不多及。同上，二十一。

日本嵯峨天皇致僖王书朱雀三年　日本全史作定王误

天皇敬问渤海王：孝廉等至，省启具怀。先王不终遐寿，奄然殂背，乍闻恻怛，情不能已。王祚流累叶，庆溢连枝。远发使臣，聿修旧业。占风北海，指蟠木而问津；望日南朝，凌鲸波以修聘。永念诚款，欢慰攸深。前年附南容等启云，南容再驾穷船，旋涉大水，伏望辱降彼使，押领同来者。朕矜其远来，听许所请。因差林东仁充使，分配两船押送。东仁来归不赍启，因言曰，改启作状，不遵旧例，由是发日弃而不取者。彼国修聘，由来久矣。书疏往来，皆有故实。专辄乖违，斯则长傲。夫克己复礼，圣人明训，失之者亡，典籍垂规。苟礼义之或亏，何须贵于来往。今问孝廉等，对云，世移主易，不知前事。今之上启，不敢违常。然不遵旧例，僭在本国。不谢之罪，惟命是听者。朕不咎既往，容其自新，所以敕于有司，待以恒礼，宜悉此怀。间以云海，相见无由，良用为念也。春首余寒，王及首领、百姓

並平安好。有少信物，色目如别，略此还报一二，无悉。同上，二十四。

日本嵯峨天皇赠渤海使王孝廉正三位敕书朱雀三年

悼往饰终，事茂旧范；褒忠录绩，义存先彝。故渤海国使、从三位王孝廉阙庭修聘，沧溟迴舻，复命未申，昊苍不憗。实虽有命在天，薤露难驻，而衔恨使命，不得更归。朕痛于怀，加赠荣爵。死而有灵，应照泉扃，宜可正三位。日本后纪，二十四。

日本嵯峨天皇复僖王书朱雀四年。

天皇敬问渤海王：孝廉等至，省启具怀。先王不终遐寿，奄然殂背，乍闻恻怛，情不能已。王祚流累叶，庆溢连枝。远发使臣，聿修旧业。占风北海，指蟠木而问津；望日南朝，凌鲸波以修聘。永念诚款，欢慰攸深。间以云海，相见无由，良以为念也。去年孝廉等却迴，忽遭恶风，漂荡还著。本船破坏，不胜过海，更造一船，未得风便，孝廉患疮，卒然殒逝，王升基、释仁贞等续物故，甚以怆然。今寄高景秀且有信物。仲夏炎热，王及首领、百姓並平安好。略此呈报，指不一二。日本逸史，二十四。

宣王致日本嵯峨天皇书建兴元年。

仁秀启：仲秋已凉，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仁秀蒙免，慕感德等迴到，伏奉书问，慰沃寸诚，欣幸之情，言无以喻。此使去日，海路遭风，船舶摧残，几漂波浪。天皇时垂惠领，风义攸敦，嘉贶频繁，供亿繁重，实赖船舶归国，下情每蒙感荷，厚幸厚幸。伏以两邦继好，今古是常；万里寻修，始终不替。谨遣文籍院述作郎李承英赍启入觐，兼令申谢。有少土物，谨录别状，伏垂昭亮，幸甚。云海路

遥，未期拜展，谨奉启。同上，二十七。

日本嵯峨天皇复宣王书建兴二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承英等至，省启具之。王信义成性，礼仪立身，嗣守蕃绪，践修旧好。候云吕而耸望，傃风律以驰诚。行李无旷于岁时，琛赍不尽于天府。况前使感德驾船漂献，一作没。利涉无由。朕特遣赐一舟，还其依风之思。王受施勿忘追迪前良，虔发使臣，远令报谢。言念丹款，深有嘉焉。悠悠绝域，烟水间之，洒眷北领，遐不谓矣。因还寄物，色目如别。春首余寒，比无恙也。抚局之内，当並平安。略遣此，不多及。同上，二十八。

宣王致日本嵯峨天皇书建兴三年

仁秀启：孟秋尚热，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仁秀蒙免，承英等至，伏奉书问，用院勤伫，俯存嘉贶，悚戢伏增。但以贵国弊邦天海虽阻，飞封转币，风义是敦，音等每嗣于岁时，惠赉幸承于珍异。眷念之分，一何厚焉。仁秀不才，幸修先业。交好庶保于终始，延诚冀踵于寻修。伏惟照鉴，幸甚！谨遣政堂省左允王文矩等赍启入覲，远修国礼，以固勤情。奉少土毛，谨录别纸，惟垂检到。青山极地，碧海连天，拜谒未由，伏增鸿□。别本作涯。谨奉启。同上，二十九。

日本嵯峨天皇复宣王书建兴四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使至，省启深具雅怀。朕以非昧，虔守先基，情存善邻，虑切来远。王俗传礼乐，门袭衣冠，器范淹通，襟灵劭举，其仪不忒，执德有恒，靡惮艰究。频令朝聘。绝鲲溟而挂帆骏奔沧波；随雁序而输琛磬制绛阙。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言念血诚，无忘兴寝。风马异壤，斗

牛同天，道之云遥，爱而不见。附少国信，至宜领受。春初尚寒，比平安好。今日还次，略此不悉。同上，三十。

日本淳和天皇复宣王书建兴八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使承祖等转送在唐学问僧灵仙□表物来，省启具之，载深嘉慰。王信确金石，操贞松筠，褰国命于西秦，五台之岭非邈；敦邻好于南夏，万里之航自通。烟波虽辽，义诚密迩。有斐君子，秉心塞渊，感激之怀，不可导说。土宜见赠，深领远情。答信轻毛，别附检到。其释贞素操行所缺者，承祖周悉。风景正热，无恙也。略此寄怀，不复烦云。同上，三十四。

王彝震致日本仁明天皇书咸和十一年

渤海国王大彝震启：季秋渐冷，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彝震蒙恩，前者王文矩等入觐，初到贵界，文矩即从界末却回。到国之日，勘问，不得入觐逗留。文矩口传天皇之旨，年满一纪后许入觐。彝震仰计天皇衷旨，不要频烦。谨依口传，仍守前约。今者天星原作皇。转运，踰次过纪。觐觌之礼，爰恐愆期。差使奉启，任约命觐。彝震限以溟阔，不获拜觐，下情无任驰恋，谨遣政堂省左允贺福延奉启。续日本后纪，十一。

王彝震致日本仁明天皇别状咸和十一年

彝震祖父王在日，差高承祖入觐之时，天皇注送在唐住五台山僧灵仙黄金百两，寄附承祖。承祖领将到国之日，具陈天皇附金之旨。祖父王钦承眷意，转附朝唐贺正之使，令寻灵仙所在，将送其金。待使复伫付金否，而程途隔海，过期不返。后年朝唐使人却迴之日，方知前年使等从海却归，到涂里浦，疾风暴起，皆悉陷没。亦悉往五台觅灵仙送金之

时，灵仙迁化，不得付与。其金同陷没。以此，其后文矩入觐，启中缕陈事由冀达天皇。文矩不遂觐礼，将启却归。今再述失命事由，故遣贺福延输申诚志，伏望体悉。同上。

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咸和十一年。

渤海国中台省牒日本国太政官：应差入觐贵国使、政堂省左允贺福延並行从一百五人。牒奉处分，日域东遥，辽阳西阻，两邦相去万里有余。溟涨滔天，风云虽可难测；扶光出地，程途亦或易漂。所以展亲旧意，拜觐须。一本此下有申字。每航海以占风，长候时而入觐。年祀虽限，星轺尚通，赍书遣使，爰至于今。宜遵旧章，钦修觐礼。谨差政堂省左允贺福延令觐贵国者。准状。牒上日本国太政官者。谨录牒上。同上。

日本仁明天皇复王彝震书咸和十二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福延等至，得启具之。惟王奉遵明约，沿酌旧章。一纪星迴，朝觐之期不爽；万里溟阔，綵贡之款仍通。言念乃诚，无忘鉴寐。前年聘唐使人却迴，详知苾蒭灵仙化去。今省别状，事自合符。亦悉付遗黄金陷没绿浦。虽人逝赍失，元图不谐，而思夫转送之劳，遥感应接之义，悠悠天际，足非可跂，予相见无由，惄焉不已耳。附少国信，色目如别。夏首初蒸，比平安好。略此还答，指不多及。同上。

日本太政官致中台省牒咸和十二年

日本国太政官牒渤海国中台省：入觐使、政堂省左允贺福延等壹佰伍人牒得。中台省牒称：牒奉处分，日域东遥，辽阳西阻，两邦相去万里有余。溟涨滔天，风云虽可难测；扶光出地，程途亦或易漂。所以每航海以占风，长候时而入

觐。宜遵旧章，钦修觐礼。谨差政堂省左允贺福延令觐贵国者。福延等来修聘礼，守一纪之龙信，凌千里之鳌波；乘风便以企心，仰日光而追影。事有成规，准例奏请。被敕报曰：邻好相寻，匪亶今日，静言纯至，嘉尚于怀，宜加优矜，得复命者。今使还之次，附玺书並信物，至宜领之。但启函修饰，不依旧例，官议弃瑕不举。自后奉以悛之。准敕牒，送牒到准状，故牒。同上。

王彝震致日本仁明天皇书咸和十八年

彝震启：季秋渐冷，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福一作差，即此二字又作此即，皆误。彝震蒙恩，修聘使还，算年未纪，今更遣使，诚非守期。虽然自古邻好凭礼相交，旷岁一时犹恐情疎，况兹星律转迴，风霜八变，东南向风，瞻慕有地。宁能恬寂，罕续音尘。谨备土物，随使奉附，色目在于后纸，伏惟体鉴。溟涨阻遥，未由拜觌，下情无任驰系。谨差永宁县丞王文矩奉启，不宣。谨启。同上，十九。

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咸和十八年

渤海国中台省牒日本国太政官：应差入觐贵国使、永宁县丞王文矩並行从一百人，牒奉处分。邈矣，两邦阻兹涨海，契和好于永代，寄音书于使程。一叶飘空，泛积水之遐际；双旌拥节，达邻情之至诚。往复虽遥，音耗稀传，恋怀空积，所以勿待纪盈，申凭旧准。谨差永宁县丞王文矩令觐贵国者，准状。牒上日本国太政官者。谨录牒上。谨牒。同上。

日本仁明天皇复王彝震书咸和十九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入贡使文矩等至，省启具之。惟王敦志亲仁，宅心怀惠，飞帆不断，望日域而忘遐；贡篚相

寻，想辽阳而如近。眷其勤苦，良嘉乃诚。但修聘之期，一纪为限，先皇明制，国宪已成。故有司固请责文矩等以背彝规，自边还却。朕闵其匪躬之故，远蹈重溟，船破物亡，人命才活，使得入奉朝觐，拜首轩墀，禄赐荣班，准凭恒典。斯乃一切之恩，难可再恃。王宜守旧章而不失，昭明德以有恒。惟存信顺之心，谁嫌情礼之薄。夏热，比清适也。文矩今还，略申往意。並寄王信物如别。同上。

日本太政官致中台省牒咸和十九年。

日本太政官牒渤海国中台省：入觐使永宁县丞王文矩等壹佰人牒得。中台省牒称：邈矣，两邦阻兹涨海，契和好于永代，寄音书于使程。顷者，两邦通使一纪为期，音耗稀传，恋怀空积，所以勿待纪盈，申凭旧准。谨差永宁县丞王文矩令觐贵国者。事之大小，理难自由。盈缩期程，那得在彼。事须在所却还，戒其愆违。官具状奏闻。奉敕：文矩等孤舟已破，百口才存，眷其艰辛，义深合宥。宜特赐恩隐，听奉入觐。爵赐匹段，准据旧章。但权时之制，不可通行。详告所司，莫令重违者。准处分。觐礼云毕，仍造舟船，及时发遣。附敕玺书並国信。今以状牒，牒至准状。故牒。同上。

王虔晃致日本清和天皇书王虔晃元年

虔晃启：孟冬渐寒，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一作是。虔晃蒙恩当国，间年使命，永展先亲之礼，将累代之情。况一作悦。续任风之影，恒无隔纪，以至于今。虔晃幸承先绪，抚守一邦。古典攸凭，合重礼意。敢依旧贯，差付使程。纪近盈年，允增结恋。期海津于挂席，表输信于传心。仍发云樯，迫一作迫 凌波浪，凝万里之遐想，系寸心以难穷。往复

之间，伏望矜恤。限以巨溟，未由拜觐，下情无任驰恋。谨差政堂省左允乌孝慎奉启，不宣，谨启。日本三代实录，二。

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王虔晃元年

牒奉处分，扶桑崇浪，日域遐邦。欲占风而挂席，期限岁而寄音。泛泛轻舟，罕过凌云之水；拳拳方寸，弥增披雾之情。所以隔年度日，天转律移。想寻修之旧贯，延周回之星纪；酌展亲于古典，遵继好于前章。凭事表情，善邻宾礼。恋怀转切，不待前期。谨差政堂省左允乌孝慎令觐贵国者。准状，牒上。同上。

日本清和天皇致王虔晃书王虔晃二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书献悉至，披览具之。维王文武兼体，忠孝由衷。袭当国之徽猷，敦亲王之旧好。倾心久契，无殊就日之诚；利涉长期，不废飞云之龄。乃愿深款，何靡增怀。先皇以去年八月升遐，遗诏不许奔赴。朕以寡德，荷托鸿图。奉先训而聿修，抚旧旺以自恤。虽则会同之礼，大丧无亏；延正之朝，春秋所美。然而阙庭遏密，事须隔于殷频；邦国频灾，人有难于邮传。缘此慰籍使者，追期放还。问纪如赊，通情犹迩。今因孝慎，付送信物，仍旧辨装，色目如别。热剧，王及所部平安好。略此遣书，指无一二。同上，三。

日本太政官致中台省牒同前年

谨牒者：沧瀛不测，义在含弘；江汉可宗，礼存朝会。骏奔惟遽，来不及期，有司执平，弗肯客待。奉敕：孝慎等遥慕声教，凌蹷阙而频来；寻怀顺皈，辞龙乡以荐至。忠节之效，矜恤可量。况鲁侯再朝，春秋无贬。惟国有凶丧，年属荒祲，将全旧仪，何苦黎庶。宜殊加迎接，权停入都。在所

安存，支赐准例。复吉凶相问，往迹所凭。若有意于吊来，事须拘于遗制。徒烦舟楫，将背时规。更待纪盈，当表邻好者。今因纶旨，检校如常。修船毕功，风潮可驾，玺书信物，同附使回，留彼笃诚，放其皈去。今以状牒，牒至准状，故牒。同上。

王玄锡致日本清和天皇书王虔晃十四年。是年虔晃薨，玄锡即位。明年改元，故书中署玄锡名

玄锡启：季秋极冷，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玄锡蒙恩，肇自建邦，常与贵国通使传命，阻年寄音，久要之情至今弥厚。玄锡继先祖之遗烈，修旧典之余风。盈纪感心，善邻顾义。爰授使节，仍令聘覲。伏冀天皇俯矜远客，准例入都，幸甚幸甚。限以沧波，不获拜伏，下情无任惶惧。谨差政堂省左允杨成规奉启起居。不宣，谨启。同上，二十一。

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王虔晃十四年

牒奉处分。天涯路阻，日域程遥。常限纪以修和，亦期年而纪好。邻交有节，使命无愆；音札相通，岁月长久。今者星霜易变，云物屡移，一纪已盈，实当聘覲。所以仰据前典，迴斟旧规。向日寄情，发星轺之一使；占风泛叶，踰渤澥之阔波。万里途程，寸心所指；往复虽邈，钦慕良深。谨差政堂省左允杨成规，令赴贵国，寻修前好，宜准状。牒上日本国太政官者。谨录牒上。谨牒。同上。

日本清和天皇复王玄锡书王玄锡元年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成规等至，省启昭然。惟王家之急缮，粉泽施治，性之贞凝。丹青守信，风猷不坠，景式犹全。相袭旧基于居城，靡期先纪于行棹。言其笃信，来覲既修。赠以翔仁，放归如速。数千里之波浪，虽有边涯；十二

迴之寒暄，岂促圭晷。苟谓拘礼，谁为隔疎。德也不孤，梦想君子而已。国信附迴，到宜检受。梅熟，王及境局小大无恙。略怀遣此。何必烦多。同上。又菅家文草八亦载此文，盖为菅原道真所撰。

日本太政官复中台省牒王玄锡元年

日本国太政官牒渤海国中台省：得中台省牒，官具状奏请。奉敕曰，成规等翘情紫闼，织路沧溟，守我朝章，修其国礼，善邻之叹允属寝兴。宜准前规，使申旧好者。准敕处分，及期却迴。附玺书并国信，至宜领之。今以状牒，送牒到，准状，故牒。日本三代实录，二十一。

日本清和天皇赐渤海入觐使告身敕书王玄锡元年

中务渤海国入觐大使、政堂省左允、慰军大将军，赐紫金鱼袋杨成规等归王有纪，纳贡无亏。望凤阙之星悬，据犀舟以水隔。悬诚外彻，风化攸覃，沾接内修，礼容可爱。克念赏劳之义，自存縻爵之恩。宜依前件，主者施行。按授成规从三位，副使以下各有差，详见列传。菅家文草八载。此文盖为菅原道真所撰。

王玄锡致日本阳成天皇书王玄锡五年

玄锡启：季秋极凉，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玄锡蒙恩。迺者使杨成规被差入觐贵国，得达微诚。礼毕郤返，玺书国信，无征顿臻，捧受喜欢，感激之深。后年，本国往唐国相般检校官门孙宰等所乘船一只，从风漂流，着贵国岸。天皇特垂恩念，仍与生成。别赐粮料优赏，並蒙□□生命，全还本国。实是善邻之救，接敦于当时；久要之情，亲逢于今日。延领南望，伏深忭跃。何乃得木石缄默，不陈谢深恩。亦察旧记，久与贵国交使往来，舟车织路。今乃使节总绝，已多岁年。伏以礼尚往来，圣人所贵，闻义则徙，君子

斯宗。如何先祖规模，常欲奉于是日；后嗣堂构，必庶继于前修。不胜恳诚，不遑待纪。谨差政堂省孔目官杨中远令谢深恩，並请嘉客。伏冀天皇宣弘前制，仍依故实，远垂皇恩，复旧路冀，不闭大道，恩怜远客，准例入都，提撕此事。幸甚幸甚。限以沧浪，未由拜觐。谨奉启起居，不宣。谨启。日本三代实录，三十一。

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王玄锡五年。

渤海国中台省牒日本国太政官：应差入贵国申谢並请客使、政堂省孔目官杨中远等总一百五人。牒奉处分，鳌波千里，我有善邻，谁谓路阻。早结和好，无愆使期。崇先规而此朝频修，发故亲而彼国总绝。近者，专使杨成规入贵国。后年，本国往唐国相般检校官门孙宰等著海岸。天皇特赐矜念，並蒙大恩。况乎已受恤怜之敦，何无申谢之喜。亦奉寻前文，仰得古记，两国交使本有来由，今岁路绝，年岁弥久，聿修先例，不思其复。远感往来之踪，常多恳望之怀，堂构之念不敢坠失，不胜感激瞻仰之至。谨差政堂省孔目官杨中远，令入贵国申谢恩造，並请嘉客，宜准状。牒上日本国太政官者。谨录牒上。谨牒。同上。

日本太政官复中台省牒王玄锡六年，都良香撰

放还谢恩並请客使事　政堂省孔目官杨中远等凡一百五人

牒得。彼省去年九月十三日牒称：近日专使杨成规入贵国，后年本国往唐国相般检校官门孙宰等著海岸。天皇特赐怜念，並蒙大恩。亦奉寻前文，仰得古记，两此下有阙文。谨差政堂省孔目官杨中远申谢恩造，並请嘉客者。国家大体，仁尚含弘，其异倦殊方，遭飙失泊漂著此岸者，岁有二三。

或象胥难通，或乌疑作鸟。鄙易惑，在所不问东西，加意济活，禀米、禀粟，于橐、于囊，如此普施，不复求报。况乎渤海，世为善邻，相厚之深，未足为怪。不恃我德，还恐人知，烦更谢恩，实非元意。加之以纪为限，总纪度予。前后文书斟喻重叠，而僭妄原作忘。之甚，不知噬脐过涉之凶至于灭顶。亦曩时有制，停遣报使数十余年，以为流例。今读来牒，见有此请，顿戾旧章。岂无新赉，但中远等割依风之北思，甘蹈海以南脱；听灰鸡而或行，逐沙鸥而在路。波浪侵啮，舟船渡穿。眷彼赤心，收其素款。仍命在所，务令友存。大赉之科，率由恒典。斯乃事缘一切，谁谓通规，恩出非常，不可串习。今遣中远等放还本邦。事须守前期于盈纪，修旧好而更来。牒到准状，故牒。下又云，左大辨源朝臣舒，元庆元年六月十八日，左大史山宿弥德美牒。都氏文集四。

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入觐使文籍院少监王龟谋等一百五人。王玄锡二十年

奉处分，来若不往，则乖，礼谓太方不孤，只难阙邻约，岂乃不以守其盛风，而呈此敦诚。肆月尽推年，星行遍汉，已近旧制之限，将投满纪之期。远书一封，常企踵于下国；思绪万恋，久驰心于中朝。慕仰旧规，瞻举尊德。溟海而不患遥阔，梯航而早勤经过。定望云霄，无因展谒。谨差文籍院少监王龟谋等入觐贵国，令寻前踪者。日本本朝文粹，十二。

日本太政官复中台省牒纪纳言长谷雄撰，王玄锡二十一年

彼省牒称云云。已见前。国之典故，理宜率由。来非其期，待以何事？既无地于逃责，岂不时而备仪。所司议成，从境放却。但龟谋等业依风渚，身苦浪花。虽秋雁僭知候

之宾，而寒松全守贞之节。仍命州吏造舶、给粮，相善之教，以此可量。事须起推竿于当年，申寻好于后纪。不是新制，亦有旧章。专顾异时之踪，勿违旧制之限。过而重过，奈礼云何？今以状牒。牒到准状。故牒。同上。

日本醍醐天皇授渤海大使裴璆正三位告身敕书

王谭撰十四年

敕渤海国大使、信部少卿、从三位裴璆：忠节传家，英华累世。顷衔君命，再趋阙庭，涉大瀛如过拗堂，誓寸心而捧尺牍。美其贞信，可以褒酬。仍抽縻爵之班，强勤王之效。可依前件，主者施行。据日本沼田赖辅渤海交通史所引，而未注所出。

第四类　诗

杨泰师 诗二首。续日本纪云：宝字三年正月，大保藤原惠美朝臣押胜，宴蕃客于田村第。当代文士赋诗送别，副使杨泰师作诗和之。

夜听捣衣诗

霜天月照夜河明，客子思归别有情。厌坐长宵愁欲死，忽闻邻女捣衣声。声来断续因风至，夜久星低无暂止。自从别国不相闻，今在他乡听相似。不知綵杵重将轻，不悉青砧一作碪。平不平。遥怜体弱多香汗，预识更深劳玉腕。为当欲救客衣单，为复先愁闺阁寒。虽忘容仪难可问，不知遥意怨无端。寄异土兮无新识，想同心兮长叹息。此时独自闺中闻，此夜谁知明眸缩。忆忆兮心已悬，重闻一作闭。兮不可穿。即将因梦寻声去，只为愁多不得眠。经国集，十三。

按：经济杂志社刊本，群书类从，百二十五，经国集载此诗。于此夜谁知

明眸缩下云，千寻海水尺地停，晨昏不霁烟霞雾。昼夜无环日月星，雹岭仙炊杂树叶。苏门客啸向岭扃，花林鸟入羽常引。薜荔人归径不尽，锦里将妆拾翠具。仙家欲葺采黄菌，武陵县里疑迷源。明月峡中似听猿，春秋暖冷同千岭（岭疑作岩），草木荣枯共一园。古年奇好尽毫端，坐卧之间未厌看。颍川水曲严陵濑，不知湿叟钓潭竿。细寻前后文义不类，当为错简，非泰师之作也。应以日本诗纪所引为正。

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

昨夜龙云一作楼。上，今朝鹤雪新。衹一作怪。看花发树，不听鸟惊春。迴影疑神女，高歌似郢人。幽兰难可继，更欲效而颦同上。

王孝廉诗五首皆在日本作

奉敕陪内宴

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日宫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文华秀丽集，上。

春日对雨得情字

主人开宴在边厅，客醉如泥等上京。疑是雨师知圣意，甘滋芳润洒羁情。同上。

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並滋三

芳树春色疑应作花。色甚明，初开似笑听无声，主人每日专攀尽，残片何时赠客情。同上。

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

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轮。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弃妾看生怅，羁情对动神。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同上。

出云州书情寄两敕使

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赖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同上。

释仁貞诗一首

七日禁中陪宴

入朝贵国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凤一作凰 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园一作国 春同上。

释貞素诗一首在唐作

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并序

起余者谓之应公矣。公作而习之，随师至浮桑，小而大之，介立见乎缁林。余之一作亦 身期降物，负笈来宗霸叶。元和八年穷秋之景，逆旅相逢，一言道合。论之以心素，至于周恤小子，非其可乎。居诸未几，早向鸰原。鹡鸰之至，足痛乃心。此仙大师是我应公之师父也。妙理允群书类从本作先。契，示于元元。长庆原作广误。二年，入宗五台。每以身厭青痴之器，不将心听白猿之啼。长庆五年，日本大王远赐百金，达至长安。小子转领金书送到铁懃。仙大师领金讫，将一万粒舍利、新经两部、造敕五通等，属附小子，请到日本答谢国恩。小子便许。一诺之言，奚一作岂 惮万里重波，得遂钟元一作无 外缘，期乎远大。临回之日，又谢一作附 百金。以大和二年四月七日却到灵境寺求访，仙大师已疑为亡字。来日久。位疑为泣字。我之血，崩我之痛。便泛四重溟渤，视死若归，连五同行李如食之顷原作项误 者，则应公之原交所致焉。吾信始而复终，愿灵凡兮表悉，或疑作志 空留涧水呜咽千秋之声，仍以云松惆怅万里之行。四月蓂落如一，首途望京之耳。

不体类从本作航，又日本佛教全书本作舵。考云舵即那字。慧超传多用此字。尘心泪类从本作渡 自涓，情因法眼奄幽泉，明朝倘问沧波客，的说遗一作辽 鞋白足还。末题太和二年四月十四日书。入唐

求法巡礼行记，三。

裴颋断句一在日本作。

酬菅侍郎纪典客得行字

一驷希麻骥骎田氏家集中和裴大使重题行字诗自注引此句，疑有夺误。

以上为渤海人自撰之诗

韩翃唐　字君平南阳人

送王诞渤海使赴李太守行营

少年结客散黄金，中岁连兵扫绿林。渤海名王曾折首，汉家诸将尽倾心。行人去指徐州近，饮马回看泗水深。喜见明时钟太尉，功名一似旧淮阴。全唐诗。

温庭筠唐

送渤海王子归国

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本集。

徐夤唐　字昭梦，莆田人，登乾宁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

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夤斩蛇剑　御沟水　人生几何赋，家一本无家字。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因而有赠

折桂何年下月中，闽山来问我雕虫。肯销金翠书屏上，谁把刍荛过日东。郯子昔时遭孔圣，繇余往代讽秦宫，嗟嗟大国金门士，几个人能振素风。全唐诗。

嵯峨天皇日本

早春观打球使渤海客奏此乐

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乘时出前庭；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左承右碍一作拟。当门竞，群踏分行一作分行群踏。乱雷声；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经国集，十一

阪上今继继一作经，官左太史

和渤海大使见寄之作

宾亭寂寞对青溪，处处登临旅念悽。万里云边辞国远，三春烟里望乡迷。长天去雁催归思，幽谷来莺助客啼。一面相逢如旧识，交情自与古人齐。文华秀丽集，上。

大伴氏上日本　官大内记

渤海入朝

自从明皇御宝历，悠悠渤海再三朝。乃知玄德已深远，归化纯情是最昭。片席聊悬南北吹，一船长冷去来潮。占星水上非无感，就日遥思眷我尧。凌云集。

都腹赤日本　本姓桑原后改今姓，官少内记兼播磨少目

和渤海入觐副使公赐对龙颜之作

渤海望无极，苍波路几千。占云遥骤水，就日远朝天。庆自紫霄降，恩将丹化宣。以君吴札耳，应悦听熏絃。文华秀丽集，上。

滋野贞主日本　天长中为东宫学士，奉敕撰经国集，官至参议宫内卿

春夜宿鸿胪馆简渤海入朝王大使

枕上宫钟传晓漏，云间宾雁送春声。辞家里许不胜感，况复他乡客子情。文华秀丽集，上。

奉和早春观打球

蕃臣入觐逢初暖，初暖芳时戏打球。绣户争开鳷鹊馆，纱窗不避凤凰楼。如钩月度蓂阶侧，似点星晴綵骑头。武事从斯强弱见，输家妬死此二字一作始宛。数千筹。经国集，十一。

春日奉使入渤海客馆

苍茫渤海几千里，五两舟中送一年。鲸鼇艰辛孤迹一作帆度，鲸涛煞怕远情传。春鸿爱暖南江水，旅客看云北海天。

晓籁莫惊单宿梦，他乡觉后不胜怜。同上。

巨势识人 日本　识一作志，贵官，从五位上

春日饯野柱史奉使存问渤海客

使乎远欲事皇皇，方惜暌离但有觞。迟日未销边路雪，暖烟偏著主人扬。天涯马踏浮云影，山里猿啼朗月光。策骑翩翩何处至，春风千里海西乡。文华秀丽集，上。

坂上今雄 日本　弘仁六年渤海遣使来聘，今雄为领客使

秋朝听雁寄渤海入朝高判官释录事

大海途难涉，孤舟未得回。不如关陇雁，春去复秋来。同上。

安倍吉人 日本　官中务大辅

闻渤海客礼佛感而赋之

闻君今日化城游，真趣寥寥禅迹幽。方丈竹庭维摩室，圆明松盖宝积球。玄门非无又非有，顶礼消罪更消忧。六念鸟鸣萧然处，三归人思几淹留。经国集，十。

岛田渚田 日本

和安领客感赋渤海客礼佛之作

禅堂寂寂架海滨，远客时来访道真。合掌焚香忘有漏，回心颂偈觉迷津。法风冷冷疑迎晓，天萼辉辉似入春。随喜君之微妙意，犹是同见崛山人　同上。

僧空海 日本　姓佐伯氏，赞岐多度人，延历二十三年游学于唐，大同元年归日本，卒后赐号弘法大师，一称高野大师

伤渤海国大使王孝廉中途物故

一面新交不忍听，况乎乡国一作园。故园一作国。情。高野大师广传，下。

都良香 日本　腹赤之子，博闻强记，善属文，官大内记文章博士。所著有都氏文集，五卷

代渤海客上右亲卫源中郎将

紫微亲卫宠荣身，奉诏南行对此宾。出自华楼光照地，来从云路迹无尘。蛇惊剑影便逃死，马恶衣香拟啮人。渤海朝宗归圣泽，愿君先道入天津。扶桑集，七。又江谈抄四引五六两句，下有注云：魏文帝时朱建平相马事也。

鸿胪馆南门

自有都良香不尽， 后来宾馆又相寻。江谈抄四下，并注云，故老传云，裴颋此句尤甚，但作者改定姓名、间凡时人大感云。

岛田忠臣 日本　或作田达音，元庆中为美浓介权行玄蕃头，与式部少辅菅原道真迎渤海聘使，纪长谷雄称为当时之诗匠

继和渤海裴大使见酬菅侍郎纪典客行字

非独利刀刃似霜，毫端冲敌及斜光。多才实是丹心使，少壮犹为白面郎。大使年未及强仕故云。声价随风吹扇俗， 诗媒逐电激成章。文场阅得何珍货，明月为使秋雁行。田氏家集，中。

敬和裴大使重题行韵

待得星回十二霜，偏思引见赐恩光。安存客馆冯朝使，出入公门付夕郎。觉悟当时希骥乘，来章有一句希麟骐骥。商量后日对龙章。明王若问君聪敏，奏报应生谢五行。同上。

过裴大使房同赋雨后热

冒热寻来逼户帷，客房安稳雨休时。三更会面应重得，四海交心难再期。不是少郎无露胆，偏因大使有风姿。他乡若记长相忆，莫忘今宵醉解眉。同上。

夏夜对渤海客同赋月华临静夜诗 题中取韵限六十字

半破银锅子，排空踵日车。当天犹热苦，仲夏却霜华。

浇石多零玉，通林碎著花。窗疑悬瀑布，庭讶蹈晴沙。昭察分丝发，吟看置齿牙。两乡何异照，四海是同家 同上。

同菅侍郎醉中脱衣赠裴大使次韵

浅深红翠自裁成，拟别交亲赠远情。此物是君缘底事，他时引领暗愁生 同上。

酬裴大使答诗本韵

惊见裴诗逐云成，客情欢慰主人情。与君共是风云会，唯契深交送一生 同上。

夏夜于鸿胪馆饯北客归乡

远来宾馆接欢娱，旬景灾心白首俱。行李礼成回节信，扶桑恩极出蓬壶。此宵促膝东廊底，明日违颜北海隅。郑重赠君无异物，唯余泣别满中珠 同上。

菅原道真 日本 字三清公之孙，是善之第三子，少而好学，博涉经史，及壮工文，历官至右大臣兼右近卫大将。延喜初，被谗，左迁太宰权帅。卒后赠太政大臣。著菅家文草十二卷，后草一卷，俱行世。

去春咏渤海大使与贺州善司马赠答之数篇，今朝重吟和典客国子纪十二丞见寄之长句，感而玩之，聊依本韵毓献按，标题去春二字指已逝之春而言，犹今春也，日本人习用如此

掌上明珠舌下霜，风情润色使星光。春游总辔州司马，夏热交襟典客郎。恨我分庭劳引导，饶君遇境富文章。若教毫末逢闲日，莫惜从容损数行菅家文草，二。

重依行字和裴大使被酬之什

寒松不变冒繁霜，面礼何须假粉光。灌溉梁园为墨客，婆娑孔肆是查郎。千年岂有孤心负，万里当凭一手章。闻得傍人相语笑，因君别泪定添行 同上。

过大使房赋雨后热

风凉便欲敛纤氛，未覩青天日已曛。挥汗春宫应问我，饮冰海路讵愁君。寒河莫趁家千里，淡水当添酒十分。言笑不须移夜漏，将妨梦到故山云 同上。

夏夜对渤海客因赋月华临静夜诗题中取韵六十字成

举眼无云霭，窗头玩月华。仙娥弦未满，禁漏箭频加。客座心呈露，杯行手酌霞。人皆迷傅粉，地不辨晴沙。纵望西山落，何瞻北海家。闲淡知照胆，莫劝折灯花 同上。

醉中脱衣赠裴大使叙一绝寄以谢之

吴花越鸟织初成，本自同衣岂浅情。座客皆为君后进，任将领袖属裴生 同上。

二十八字谢醉中赠衣，裴少监酬答之

作似有谢言， 更述四韵， 重以戏之

不堪造膝接芳言，何事来章似谢恩。腰带两三杯后解，口谈四七字中存。我宁离袂忘新友，君定曳裾引旧门。若有相思常服用，每逢秋雁附寒温 同上。

依言字重酬裴大使

多少交情见一言，何关薄赠有微恩。手劳机抒营求断，心任裁缝委曲存。短制应资行路客，余香欲袭国王门。后来纵得相亲亵，故事因君暗可温 同上。

夏夜于鸿胪馆饯北客归乡

归欤浪白也山青，恨不追寻界上亭。肠断前亭相送日，眼穿后纪转来星。征帆欲系孤云影，客馆争容数日扃。惜别何为遙入夜，缘嫌落泪被人听 同上。

酬裴大使留别之什次韻

交情不谢北溟深，别恨还如在陆沉。夜半谁欺颜上玉，

句余自断契中金。高看鹤出新云路，远妬花开旧翰林。珍重归乡相忆处，一篇长句总丹心　同上。

按此诗后又有重答菅十一著作诗有云：东阁含将真咳唾，北溟卖与伪珍瑰。三条印绶依恩佩，九首诗篇奉敕裁。下有注云：来章曰，苍蝇旧赞元台辨，白体新诗大使裁。注云：近来有闻裴颋云，礼部侍郎得白氏之体，余读此二句，盛上句之不欺，兼下句之多诈，酬和之次，聊述本情。余心无一德，身有三官，总而言之，事缘恩奖更被敕旨，假号礼部侍郎与渤海入觐大使裴颋相唱和诗。总九首，追以惭愧，故有此四句。

见渤海裴大使真图有感

自送裴公万里行，相思每夜梦难成，真图对我无诗兴，恨写衣冠不写情　同上。又江谈抄四引三四两句，下有注云：见渤海裴大使真图有感云云。

客馆书怀同赋交字呈渤海裴令大使

自此以后七首，余别奉敕旨与吏部纪侍郎诣鸿胪馆，聊命诗酒，大使思旧日主客将赋交字，一席响应唱和往复，来者宜知之

寻思执手昔提胶，拜觌慇懃不暂抛。雪鬓同年分岸老，风情一道望云交。皎驹再食场中藿，仪凤重归阁上巢。借问高才非宰相，扬雄几解俗人嘲　同上，五。

答裴大使见酬之作本韵

别来二六折寒胶，今夕温颜感岂抛。持节犹新霜后性，忘筌仍旧水中交。恩光莫恨初无褐，圣化如逢古有巢。相劝故人何外事，只看月咏望风嘲　同上。

重和大使见酬之诗本韵

知命也曾读易久，衰颜何与少年交。成功宿昔应攀桂，求类今宵几拔茅。声价重轻因道举，文章多少被人抄。自惭往复频酬赠，定使鱼虫草木嘲　同上。

和大使交字之作次韵

占明何更索琼茅，倾盖当初得素交。森森任他蹿北海，皤皤定是养东胶。鸡雏自愧群霜鹤，珈琏当嫌对竹筲。欲以浮生期后会，先悲石火向风敲 同上。

客馆书怀同赋交字寄渤海副使大夫

珍重孤帆适乐郊，云龙庭上儿包茅。度春欲见心如结，专夜相思睫不交。宾礼来时怀土雁，旅人归处泣珠蛟。暗知器量容衡霍，愧我区区小斗筲。同上。

和副使见酬之诗本韵

远客光荣自近郊，羞君翰苑遇菅茅。世间风月虽同道，别后萧朱定绝交。材器好承多雨露一作雾。宠章祇怕儿鱼蛟。不须眉面相沾接，推料应嫌我琐筲。同上。

夏日饯渤海大使归乡各分一字探得途字

初喜明王德不孤，奈何再别望前途。送迎每度长青眼，离会中间共白须。后纪难期同宴席，故乡无复忘江湖。去留相赠皆名货，君是词珠我泪珠。同上。

都在中日本 良香之子，有文才，官越前掾

送裴大使归在中在越前与渤海使裴璆友善，临别赠诗。

与君后会应难定，从此遥望北海风江谈抄四，下，并注云：在中任越前掾，于彼州与裴结交，临别呈诗，裴大感，但不蒙敕命，任意寄诗之由朝家可被召问处，而闻裴有感，被宽宥云。

菅原淳茂日本 道真之第四子，昌泰中举秀才，延喜八年对策及第，官至右中辨

初逢渤海裴大使有感吟

思古感今友道亲，鸿胪馆里□余尘。裴文籍后闻君久，菅礼部孤见我新。年齿再推同甲子，风情三赏旧佳辰。往年，

贤父裴公以文籍少监奉使入朝。余先君时为礼部侍郎，迎接殷勤。非唯先父之会友兼有同年之好，记裴公重朝自说我家有千里驹，盖谓君焉。今余与使公春秋偶合，宾馆相逢，又三般礼同在仲夏，故云。两家交态人皆贺，自愧才名甚不伦。扶桑集，七。按江谈抄四引三四两句下有注云：故老曰裴公吟此句泣血云云。裴璆者裴颋子也。颋以文籍少监入朝，菅相公以礼部侍郎赠答，故有此句。

菅原笃茂日本

于鸿胪馆饯纪客纪客，疑作蕃客

九枝灯尽惟期晓，一叶舟飞不待秋。江谈抄，四。又有注云：此诗下句作之，不能作上句。语合于朝纲。朝纲被谏，曰，可作。灯之由仍所作。

大江朝纲日本　官历左右中大辨至参议，世称后江相公。有集二卷。

渤海裴大使到越州后，见寄长句，欣感之至，押以本韵

王道如今喜一平，教君再入凤凰城。朝天归路秋云远，望阙高词夜月明。江郡浪晴沉藻思，会稽山好称风情。恩波化作沧溟水，莫怕孤帆万里程。扶桑集，七。

酬裴大使再赋程字远被相视之什

别后含毫意不平，满篇总是忆皇城。回头远拜尧云影，戴眼遥瞻圣日明。词苑花鲜抽旅思，诗流浪洁□深情。恋君欲趁梦中路，请问悠悠海驿程　同上。

奉和裴使主到松原后，读余鸿胪

南门临别口号，追见答和之什次韵

一从分手指辽阳，妒使来宾断雁行。得意何愁云水隔，江湖深契在相望　同上。

奉酬裴大使重依本韵和临别口号之作

晓鼓声中出洛阳，还悲鹏鹗远分行。恩倾别酒俱和泪，未死应无一日忘　同上。

书怀呈渤海裴大使延喜八年，渤海使裴璆来聘，后十三年再来。

烟浪云山路几重，十三年里再相逢。虚声我类羊公鹤，远操君同马岌龙。虽喜交情坚似石，更怜使节古于松。两回入觐裴家事，饶趁芳尘步旧踪　同上。

和裴大使见酬之什次韵

想彼烟霞闭数重，停盃还喜与君逢。梦中艳藻虽吞鸟，笔下雕云不让龙。底彻交斟秋岸水，盖倾心指暮山松。江家昔有忘年契，莫怪鸿胪暂比踪　同上。

重依踪字和裴大使见酬之什

黑溟淼淼树重重，鳌抃应夸促膝逢。华表声高先听鹤。葛帔鳞化再看龙。远排波母青山雾，近对东王紫麓松。使范频传诗独步，飞觞还祝后来踪　同上。

裴大使重押踪字见赐琼章不任讽詠敢以酬答

忽望仙楼十二重，马头连袂又遭逢。今日使主并马诣阙故云。古云难傍荀鸣鹤，摛藻多惭范彦龙。词露莹珠先点草，笔锋淬剑本藏松。怜君累代遥输信，竹帛应垂不朽踪　同上。

赠笔呈裴大使

我家旧物任英风，分赠兼欢意欲通。纵不研精多罝牖，犹胜伸指漫书空。毫含娄诞松烟绿，管染湘妃竹露红。若讶本从何处得，江淹枕上晓梦中　同上，九。

藤原雅量日本　官勘解由次官、左少辨

辽东丹裴大使公去春述怀见寄于余，勘问之间遂无和之此夏缀言志之诗，披与得意之人，不耐握玩，偷押本韵

烟浪淼茫云树微，回□使节见依依。随风草靡殊方狎，就日葵倾远俗归。辽水鹤声重北去，沧溟鹏翼三去声　南飞。

若长有与心期在，万里分襟更共衣。前纪鸿胪馆夜舍预彼席，遥以指别，今任此州，更拜清尘，不堪怀旧，脱衣赠之故云。扶桑集，七。

重和东丹裴大使公公馆言志之诗本韵

凌云逸韵义精微，一咏难任万感依。不奈东丹新使到，唯怜渤海旧臣归。江亭日落孤烟薄，山馆人稀暮雨飞。见说妻儿皆散去，何乡犹曳买臣衣 同上。

第五类　铭

都良香日本

赠渤海客扇铭画扇廿枚分与廿人

随时致用，在夏为功，君子所重，扇扬仁风一。文彩间发，图云写霞，好之又好，嘲躝九华二。圆体可爱，近人之裁，惠风及我，仁远乎哉三。团团者扇，在彼一掌，逐暑来凉，所以是仰四。沙煎石渤，体热心倦，何以赠宾，延风之扇五。松烟铅滓，图画成文，彩色之妙，比光庆云六。炎气中人，若火之炽，引扇而动，清风立至七。取凉素手，掩曲朱唇，握玩无废，既爱且亲八。轻便有体，裁制之功，异类同应，风生手中九。行藏有节，出处无违，比德君子，皎然不疑十。取凉之器，自有风流，虽乃在夏，凄其似秋十一。良工极妙，圆体中规，所象非远，学天孕奇十二。动静非己，去留依人，有清风在，驱除客尘十三。虽有手腻，能荡心尘，是以其原作亓好，不以其原作亓新十四。势作风气，体裁月轮，手亲相赠，于彼嘉宾。十五。此器之美，能荫旱云，时当暑热，所以相分十六。往还月转，动摇风随，取彼凉气，此其原作亓。所宜十七。扇之为用，

以御炎氛，手指功毕，今朝赠君十八。巧思不已，团扇遂分，高人所执，簸彼风群十九。自然之气，手下惊频，时暑蒸矣，赠彼远人二十。都氏文集，三。

第六类　序

菅原道真 日本

鸿胪赠答诗序元庆七年五月，余依朝议，假称礼部侍郎，接对蕃客，故制此

余以礼部侍郎与主客郎中田达音按即岛田忠臣 共到客馆。寻安旧记，二司大夫自非公事不入中门。余与郎中相议，裴大使七步之才也。他席赠遗疑在宿构事，须别预宴席，各竭鄙怀，面对之外，不更作诗也。议成事定，每列诗筵，解带开襟，频交杯爵。凡厥所作，不起稿草，五言、七言，四韵、六韵，默记毕篇，文不加点。始自四月二十九日用行字韵，至于五月十一日贺赐御衣。二大夫、两典客与客徒相赠答同和之作，首尾五十八首。更加江郎中一篇，都虑五十九首。吾党五人，皆是馆中有司，故编一轴，以取诸不忘主人宾客吴越同舟，巧思芜词，薰莸共亩，殊恐他人不预此勤者。见之笑之，闻之嘲之。嗟乎，文人相轻，待证来哲而已。菅家文草，七。

大江朝纲 日本　文一首

夏夜于鸿胪馆饯北客诗序北客指裴璆。

延喜八年，天下太平，海外慕化，北客算彼星缠，朝此日域。望扶木而鸟集，涉沧溟而子来。我后怜其志，褒其劳，或降恩宠，或增爵秩，于是饯宴之礼已毕，俶装之期忽

催。夫别易会难，来迟去速，李都尉于焉心折；宋大夫以之骨惊。想彼梯山航海，凌风一作凤 穴之烟岚；迴棹扬鞭，披龟林之蒙雾。依依然，莫不感忘遐之诚焉。若非课诗媒而宽愁绪，携欢伯而缓悲端，何以续寸断之肠，休半销之魂者乎？于时日会鹑尾，船舣龙头，麦秋动摇落之情，桂月倍分隔之恨。嗟乎，前途程远，驰思于雁山之暮云；后会期遥，沾缨于鸿胪之晓泪。余翰苑凡丛，扬庭散木，愧对辽水之客，敢陈孟浪之词云尔。本朝文粹，九。又江谈抄六引前途程远四句下有注云：此句渤海之人流泪叩胸。后经数年，问此朝人曰：大江朝纲至三公位乎？答云：未也。渤海人云：知日本国非用贤才之国云云。

纪有昌日本　文一首

送裴大使璆归国诗序

执徐之岁，北客来朝。候龙星之一周，涉鳌波之千里。朝家怜彼远节，赐以优宠。其礼峻焉；其恩深矣。既而觐天仪毕，归蕃期至，逼王程之有限，叹友道之不终。夫以人之送别，别之伤人，自然之感不觉而生。昔尼父之去周，老聃所以赠言；子高之还鲁，季节由其揽涕一作泪。况乎天涯渺绝，云帆长归。驰思于烟驿，则梯山之程难计；通梦于波邮，则航溟之路易迷。于是烛烧红蜡，歌奏骊驹，可以销攀慕之魂，可以穿怅望之眼。今之相惜，不其然乎。于时桂月渐倾，梅雨斜落，劝红螺而缓愁，染紫毫以写思，君子之别，良有以哉。若余者，久积丹萤之光，未入一作结 白凤之梦，不顾拙目一作才，敢课庸音一作书 云尔本朝文粹，九。

第七类　书　状

僧空海　日本

为藤大使与渤海王子书正历十一年

渤海日本地分南北，人阻天池。然而善邻结义，相贵通聘，往古今来斯道岂息。贺能参就朝贡，偶然奉谒，不期而会，非常喜悦。仲春渐暄，伏惟动止万福，即此。贺能推既被监使留碍，不得再展，惆怅周旋，谁堪断肠。今日取别，后会难期，今不任顾恋之情，谨奉状，不宣。谨状。弘法大师遍照发挥性灵集，五。

致渤海使王孝廉书朱雀三年

信满至，辱枉一封书状及一章新诗。玩之，诵之，口手不倦，面即胡越，心也倾盖，一喜一惧，不知为喻矣。孟春余寒，伏惟大使动止万福。伏承国家宠遇，百倍恒品，庆贺殊深，比欲取消息，缘信满迟来，不能交参，悚怅何言。未审早晚合发归亦先所諮申王好等官品具录示，幸甚，幸甚。谨遣上，信满奉上，不宣。谨状。正月十九日，西岳沙门空海，状上渤海王大使阁下。高野杂笔集。

致渤海使王太守记室按王太守即王孝廉也。朱雀三年

凶变无常，承东鲽一沈，双凫只飞，惟哀痛深，痛当奈何！贤室年华未秋，奄遭此风霜，二三幼稚，偏露谁怙。痛哉哀哉。仲秋夜凉，伏惟动止支常。贫道去月中有敕征，且住中务省。其敕书案一本附上，一览之。天边隔我，松柏岂移。入京时专候，此披展未闻珍重，谨因迴李，奉疏不次。谨状八月十日，沙门空海。王太守记室谨空。弘法大师全集。

都良香 日本

谢渤海杨大使赠貂裘麝香暗摸靴状

殊贶难当，岂敢辄更。谨敕奉返，望不怪责，不宣。谨状。即日起居郎都良香状。谨奉大使公节下，谨空。都氏文集，四。

赠渤海杨大使状

中夜相思，发于琴声，遂以成咏，勤□嘱令副使公及意疑作录事首领同和，幸也。少间就房，言展不一二，谨状。五月廿四日典客都良香谨言大使公节下。副使以下並附珍重。谨言。同上。

答渤海杨大使状

得所来示，领愁良深。公缀属之美，绝于傍人。自称短韵，何言之谦。应时而和，所望令诸留面谢，不宣。谨状。即日起居郎都良香谨奉大使公节下，谨空。同上。

纪谷长雄日本

代宇多天皇遗前渤海大使裴颋书

末王六年，托其子璆转致

裴公足下，昔再入觐，光仪可爱，遗在人心。余是野人，未曾交语，徒想风姿，北望增恋。方今名父之子，礼毕归乡，不忍方寸，聊付私信，通客之志不轻相弃。嗟乎，余栖南山之南，浮云不定；君家北海之北，险浪几重。一天之下，宜知有相思；四海之内，莫怪不得名。日本国栖鹤洞居士无名谨状。延喜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本朝文粹，七。又扶桑略记二十三亦引之。

裴璆

谢状时为东丹国使来聘，被日本勘问，乃进谢状。原作过状，又称怠状。

裴璆等背真向伪，争善从恶，不救先主于搏俎之间；猥谄新主于兵戈之际。况乎奉陪臣之小使，紊上国之恒规；望振鹭而面惭，咏相鼠而股战。不忠不义，向招罪过，勘责之旨，曾无避陈，仍进过状。裴璆等诚惶诚恐，谨言。本朝文粹，十二。

第八类 遗裔之文

定安国王乌玄明

上宋太宗表太平兴国六年

定安国王臣乌玄明言：伏遇圣主洽天地之恩，抚夷貊之俗，臣玄明诚喜诚抃，顿首顿首。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历星纪，仰覆露鸿钧之德，被浸渍无外之泽，各得其所，以遂本性。而顷岁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臣祖考守节不降，与众避地，仅存生聚，以迄于今。而又扶余府昨背契丹，並归本国，灾祸将至，无大于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臣玄明诚恳诚愿，顿首顿首。元兴六年十月日，定安国王臣玄明表上圣皇帝前。宋史，四百九十一。

附宋太宗答定安国王乌玄明诏同前年

敕定安国王乌玄明：女真使至，得所上表，以朕尝赐手诏谕旨，且陈感激。卿远国豪帅，名王茂绪，奄有马韩之地，介于鲸海之表，强敌吞并，失其故土，沉冤未报，积愤奚伸。矧彼獯戎，尚摇虿毒，出师以薄伐，乘夫天灾之流行，败衄相寻，灭亡可待。今国家已于边郡广屯重兵，只俟严冬，即申天讨。卿若能追念累世之耻，宿戒举国之师，当予伐罪之秋，展尔复仇之志，朔漠底定，爵赏有加，宜思永图，无失良便。而况渤海愿归于朝化，扶余已背于贼庭，励乃宿心，纠其协力，克期同举，必集大勋。尚阻重溟，未遑遣使，倚注之切，鉴寐宁忘。同上。

附宋太宗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同前年

朕纂绍丕构，奄有四海，普天之下，罔不率俾。矧太原

封域，国之保障，顷因窃据，遂相承袭，倚辽为援，历世逋诛。朕前岁亲提锐旅，尽护诸将，拔並门之孤垒，断匈奴之右臂，眷言吊伐，以苏黔黎。蠢兹北戎，非理搆怨，辄肆荐食，犯我封略。一昨出师逆击，斩获甚众。今欲鼓行深入，席卷长驱，焚其龙庭，大歼丑类。素闻尔国密迩寇仇，迫于吞并，力不能制，因而服属，困于宰割。当灵旗破敌之际，是邻邦雪愤之日，所宜尽出旗帐，佐予兵锋。俟其翦灭，沛然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原，朔漠之外，悉以相与。勗乃协力，朕不食言。同上。案浮渝府即扶余府，时为定安国所有。详见丛考。

天祚帝文妃大氏辽　二首

讽谏歌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强邻；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辽史本传。又契丹国志文与此小异，且无兮字。

咏史诗

丞相朝来剑佩鸣，千官侧目寂无声。养成外患嗟何及，祸尽忠臣罚不明。亲戚並连藩屏位，私门潜蓄爪牙兵。可怜往代秦天子，犹向宫中望太平。契丹国志文妃传。又辽史本传与此小异，每句有兮字，余以国志题曰咏史诗，且通体为一七律，故从之。

王遵古金　诗一首

过太原赠高天益天益能作大字

辽海渺千里，风尘今二毛。心虽如笔正，官不称才高。管库非君事，山林必我曹。相期老乡国，拂石弄云璈。中州集。

王庭坚金　诗一首

野菊

斗鸡台下秋风里，白白黄黄无数花。日暮城南城北道，

半随榛棘上樵车同上。

王庭筠金　诗二十八首，词十二首，文五首。

杨秘监下槽马图

龙眠悔画马，政恐堕马趣。我今破是说，试下第一句。道人三昧手，游戏万象具。万象初莫逃，毕竟无所住。譬如大圆镜，照物随其遇。少焉物四散，影果在何处。杨侯具此眼，透脱向上路。万马落人间，盖证龙眠误。以下俱中州集。

书西斋壁

世事云千变，浮生梦一场。偶然携柱杖，来此据胡床。有雨夜更静，无风花自香。出门多道路，何处觅亡羊。

八月十五日过泥河见雁

家在孤云落照间，行人已上雁门关，凭君为报平安信，才是云中第一山。

示赵彦和

四柳危亭坐晚阴，殷勤鸡黍故人心。儿孙满眼田园乐，花木成阴年岁深。十亩苍烟秋放鹤，一帘凉月夜横琴。家山活计良如此，归兴秋风已不禁。

大安寺试院中寒食

东风日日涨黄沙，供佛床头始见花。寒食清明好时节，年年憔悴独离家。

狱中赋萱

沙麓百战场，舄卤不敏树，况复幽圄中，万古结愁雾。寸根不择地，于此生意具，婆娑绿云杪，金凤掣未去。晚雨沾濡之，向我泫如诉，忘忧定漫说，相对清泪雨。柳州戏题阶前芍药、东坡长春如稚女，及赋王伯飏所藏赵昌画梅花、黄葵、芙蓉、山茶

四诗，党承旨世杰西湖芙蓉、晚菊，王內翰子端狱中赋萱，凡九首，予请闲闲公共作一轴写，因题其后云：柳州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东坡爱而学之，极形似之工，其怨则不能自掩也。党承旨出于二家，辞不足而意有余。王內翰无意追配古人，而偶与之合，遂为集中第一。大都柳出于雅坡以下，皆有骚人之余韵，所谓生不并世，俱名家者也。

狱中见燕

笑我迂疏触祸机，嗟君底事入圜扉，落花吹湿东风雨，何处茅簷不可飞。

偕乐亭

日暮西风吹竹枝，天寒杖屦独来时，门前流水清如镜，照我星星两鬓丝。

野堂二首

绿李黄梅绕屋疎，秋眠不著鸟相呼，雨声偏向竹间好，山色渐从烟际无。

云自知归鸟自还，一堂足了一生闲。门前剥啄定佳客，簷外孱颜皆好山。

韩陵道中

石头荦确两坡间，不记秋来几往还。日暮蹇驴鞭不动，天教子细数前山。

绝句

竹影和诗瘦，梅花入梦香，可怜今夜月，不肯下西厢。

孙氏午沟桥亭

闲来桥北行，偶过桥南去，寂寞独归时，沙鸥晚无数。

送士选山东外台判官

秋天寥廓使星明，光动山东七十城。玉署文章厌闲冷，

绣衣风采试澄清。人随白雁霜前到，诗绕青山马上成。才力如君君未老，只愁无地避功名。

张礼部溪山真乐图

悠悠春天云，想见平时闲，朝游溪桥畔，暮宿山堂间。澹然不知愁，亦复忘所欢。出山初无心，既出还思山，人间待霖雨，欲归良独难。山堂怅何许，萧萧松桂寒。

内乡浙江张浮休洼尊为二兄赋

岩花覆我酒，酒面照幽妍。风如惜花影，不肯生微涟。空山悄无人，花枝自留连。怀人成独醉，日暮山苍然。

超化寺

隔竹微闻钟磬音，墙头修绿冷阴阴。山迎初日花枝靓，寺裏清潭塔影深。吾道萧条三已仕，此行衰病独登临。简书催得匆匆去，暗记风烟拟梦寻。

舍利塔

苍山亭亭如覆盎，佛塔东西屹相向。林头朝日射重簷，黄金丹砂晔生光。中华此塔第十五，图记所传知不妄。智惠薰成舍利罗，夜半奇芒时一放。想见当时阿育王，麾叱神工鞭鬼匠，云车瘴海挽炎沙，沙底黄肠三万丈。石排方面蔑石段，铁锢瘦中腰鼓样。功夫精密业长久，位置尊严气高张。地皮浮水肤寸许，旱溢与之俱下上。嵩山归山夏秋雨，雨潦从衡岁相荡。天龙围护夜叉守，终劫不敢生波浪。塔前树秀老不死，树下水流多益壮。再拜初尝一勺甘，洗我三生烦恼障。

夏日

西窗近事香如梦，北客穷愁日抵年。花影未斜猫睡外，

槐枝犹颤鹊飞边。

中秋

虚空流玉洗，世界纳冰壶。明月几时有，清光何处无。人心但秋物，天下近庭梧。好在黄华寺，山空夜鹤孤。

被责南归至中山丙申春

短辕长路兀呻吟，行李迟迟日益南。亲老家贫官职重，恩多责薄泪痕深。向人柳色浑相识，著雨花枝半不禁。回首觚棱云气隔，六年侍从小臣心。

送子贞兄归辽阳

青峭江边玉数峰，烟梳雨沐为谁容？到时为向山灵道，归意如君一倍浓。

采莲曲

南北湖亭竞采莲，吴娃娇小得人怜。临行折得新荷叶，却障斜阳入画舡。

秋郊

瘦马踏晴沙，微风度陇斜。西风八九月，疎树两三家。寒草留归犊，夕阳送去鸦。邻村有新酒，篱畔看黄花。

忆涸川

极目江湖雨，连阴甲子秋。青灯十年梦，白发一扁舟。

夏日

檀栾倒影砚波清，注了黄庭谱鹤铭。且喜过门无褦襶，却怜涴壁有宁馨。刘宾客诗宁字平声呼。

河阴道中二首

梨叶成阴杏子青，榴花相映可怜生。林深不见人家住，道上唯闻打麦声。

微行入麦去斜斜，才过深林又几家，一色生红三十里，

际山多少石榴花。

（以上诗）

大江东去癸巳暮冬小雪，家集作

山堂晚色，满疏篱寒雀，烟横高树。小雪轻盈如解舞，故故穿帘入户。扫地烧香，团栾一笑，不道因风絮。冰澌生砚，问谁先得佳句。有梦不到长安，此心安稳，只有归耕去。试问雪溪无恙否，十里淇园佳处。修竹林边，寒梅树底，准拟全家住。柴门新月，小桥谁扫归路。以下俱中州乐府。

谒金门

双喜鹊，几报归期浑错。尽做旧愁都忘却，新愁何处著？瘦雪一痕墙角，青子已妆残萼。不道枝头无可落，东风犹作恶。

凤栖梧

衰柳疏疏苔满地。十二栏干，故国三千里。南去北来人老矣，短亭依旧残阳里。紫蟹黄柑真解事。似倩西风，劝我归欤未。王粲登临寥落际，雁飞不断天连水。

菩萨蛮回文三首

断肠人恨余香换尘暗锁窗春小花檐月晓屏掩半山青

客愁枫叶秋江隔行远望高城故人新恨苦斜日晚啼鸦

白云孤映遥山碧楼倚一天秋断肠随雁断来雁与书回

断肠人恨余香换，换香余恨人肠断。尘暗锁窗春，春窗锁暗尘。　小花檐月晓，晓月檐花小。屏掩半山青，青山半掩屏。

客愁枫叶秋江隔，隔江秋叶枫愁客。行远望高城，城高望远行。　故人新恨苦，苦恨新人故。斜日晚啼鸦，鸦啼晚日斜。

白云孤映遥山碧，碧山遥映孤云白。楼倚一天秋，秋天一倚楼。　断肠随雁断，断雁随肠断。来雁与书回，回书与雁来。

清平乐赋杏花

今年春早，到处花开了。只有此枝春恰到，月底轻颦浅笑。　风流全似梅花，承当疎影横斜。梦想双溪南北，竹篱茅舍人家。

乌夜啼

淡烟疎雨新秋，不禁愁。记得青帘江上酒家楼。　人不住，花无语，水空流。　只有一双樯燕肯相留。

诉衷情

夜凉清露滴梧桐，庭树又西风。薰笼旧香犹在，晓帐暖芙蓉。　云淡薄，月朦胧，小帘栊。江湖残梦，半在南楼画角声中。

清平乐应制

琼枝瑶月，帘卷黄金阙。宫鬓蛾儿双翠叶，点缀离南闹雪。　东风扇影低还，红云不隔天颜。夜夜华灯万树，年年碧海三山。

水调歌头

秋风秃林叶，却与鬓生华。十年长短亭里，落日冷边笳。飞雁白云千里，况是登山临水，无赖客思家。独鹤归何晚，已后满林鸦。　望蓬山，云海阔，浩无涯。安期玉舄何处，袖有枣如瓜。一笑那知许事，且看尊前故态，耳热眼生花。肝肺出芒角，漱墨作枯楂。

谒金门赋玉簪

秋萧索，灯火新凉帘幕。翠被不禁临晓薄，南楼闻画角。　想见玉壶冰萼，一夜西风开却。梦觉乌啼残月落，幽

香无处著。

（以上词）

五松亭记

林虑西山，横绝百里，隐然犹卧龙。䜩峪为首，天平为脊，黄华为肋，鲁班门为尾。迤逦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无路，盖穷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黄华之佛祠，天平之道宫，今为墟矣，惟䜩峪宝巖寺为独完。寺创于高齐天保初，至本朝泰定中，宝公革为禅居，钟鼓清新，林泉改色，始为天下闻寺。李辅之丞此邑也，初入寺，爱之不能归。久之，叹曰，寺固美矣，然树林蒙密，屋宇蔽亏，而游目骋怀者，有所未尽，必当得其全，遂绝溪而南陟。南山而东，下临断壑，有平地数寻，若坛址然。乔松五章，挺立其侧。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旧矣而实未尝有亭焉。岂前人欲有为而未遑者欤，其或者有所待欤？辅之笑曰，此留以遗我也。于是经之，营之。未几断手簷楹翼然出于苍髯之间。亭则维新，名则仍旧。戊申之春，庭筠尝一到其亭上。其东则山门呀如，川阜逶迤，乍明又晦，灭没无际。其北则巍堂修庑，隆楼杰阁，骈列层见，涧竹巖花，诸山缭然，窈然崭然，崒然旁立，向背俯仰，吞吐连緜，络绎呈巧献怪。大略皆退之南山诗中所谓，或如云云者，而诗尚未尽也。乃知辅之之善发其秘，此亭之得全而有功于此山也。吾历山多矣，求其奇秀与此比者，才一二数。即山中求之，其华隐妙巧与人意会者，亦无如此亭焉。加我数年，婚嫁事毕，归作亭之主人，看夕月之龙蛇，听夜风之琴筑，便当不减陶隐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辅之乞文于吾，以为记。吾于是山已结是缘，虽不吾乞，尚为之。辅之，燕人，名弼，辅之

其字也。清慎有礼，敏于政事金文雅引河南通志。

香林馆记承安四年

承安四年春二月，上以右宣徽使张公出守沂州。明年，公以书抵庭筠。曰，吾下车奉宣诏条，夕惕不敢暇逸。逮今，州民始孚。僚属一日谓吾曰，民则安矣，公亦勤矣，盍谋所以燕息者，于是筑香林馆。馆在思贤堂之东南，环阶植青梅、缃梅、腊梅数十株，开时花气宜人，故以名焉。旁有坏垣，崇卑不齐，乃砌石，络以蔓草，苍然如幽山斫竹开径，回缭蔽翳。地才数亩，行者跬步相失，疑其无穷也。南亭曰双清，东庵曰香界。夫为是者，非徒燕息而已，盖将以致思于其中。人之思出于心，心为俗物所败则乱。故治心者，先去其败之之物，然后安。既安，而思则思之精。吾退食自公，隐几孤坐，每阅书至酉，耳目之所接及者，乃林、风、竹、月耳，无一物相败，吾心甚安。乃益思所以事君，与夫治身、治家、治民，凡有为者，庶几乎无愧焉。僚属初闵吾勤，而不知重吾勤也，尔当以此意为之记。庭筠复书谢曰，公之治沂也，驭民宽，驭吏严，桥梁修，学校举，野无废田，庭无留讼。其为政播于人者，如此。政隙游戏翰墨，诗句高远似唐人，书画图美似晋人，岂特似之真得其意焉。其游艺散落于人者如此，乃日坐香林，思而得之者欤。则其事君，与夫治身、治家、治民之道可触类而知。异时端委庙堂，以绍父兄发为勋业者，亦必思之审矣。贱子其拭目观之。庭筠既以此谢，且以为记。公名汝芳，按应作方。字仲贤，太师南阳郡王之子，平章政事莘国公之弟。高才绝识，言议英发，风标玉映，气压一世云同上引沂州志。

李山风雪松杉图诗跋诗附

绕院千千万万峰，满天风雪打杉松。地炉火暖黄昏睡，更有何人似我慵。

此参寥诗，非本色住山人不能作也。黄华真逸书，书后客至，曰，此贾岛诗也。未知孰是。金文最引墨缘汇观。

西京留守厅题名记说

赵武灵王既破林胡，始城云中。秦绍汉袭，其名不改。元魏之兴也，为京师焉。西际大河，东连上谷，南厄中山，北控五原，广袤千余里，规以为甸服。逮辽德于晋，晋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赂之辽，即魏之故基，攷位为宫阙，是曰西京。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九十七，即玉堂嘉话五。此当为节录，非全文也

涿州重修蜀先主庙碑

仁者未必成功，成功者未必仁。仁者之心以仁仁天下，不仁者之心以仁济其私。故善论人者论其心之何如，而成败不与。以仁济其私者，发于其言，见于其事，亦仁也，盖窃仁以欺天下。夫窃仁者，是有大不仁根著于心。然窃仁易穷也，而根著于心者卒不可掩。天下之人莫不腹詈、臆唾，虽一时成功，旋与草木同腐矣。仁者之心，不以其身、其家，而以天下。故天下之人，亦相与讴歌、戴仰，愿以为君。虽生无成功，天下之人莫不叹息，至后世犹喜称道。精爽在天，能推其仁心，用之不已，施之不竭，呼吸而云雨，咄嗟而风霆，咫尺万里朝夕千载，此理之自然，无足为怪者。先主，仁人也。当阳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贤。虽不能如其言，要之其心，如是而已。有厚爱天下之心，必享天下之报。至今天下之人，犹叹息其无成，而喜称道之。涿之人又祀而奉之。宜哉，涿，先主之故家也。

庙距州西南十里而远。庭有石，乃刺史娄君延重修记，唐乾宁四年也，则血食于此旧矣。岁久屋老，才庇风雨。承安二年夏四月，里民始议增葺。于是富者以资，巧者以艺，少者走以服其劳，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门屏，又作两庑。配祀元臣诸葛孔明、关云长、法孝直在东，庞士元、张翼德、简宪和在西。既成，具兴废岁月乞文于庭筠，将以刻诸石。庭筠曰，五季兵火之余，室庐焚荡殆尽，而庙貌岿然独存，悍夫暴客过堂下，敛兵肃踞，不敢犯，则其仁之入民也，深矣。大哉仁乎，蕴之于心，充于天地，被于万物，盖有不与死而俱亡者，幽而为神。其遗泽伟烈，施及天下后世，以达其生平未厌之心，必矣，岂独私乎一乡哉！祠而奉之者，特其乡人之情耳。庭筠既书其事，复作歌遗之，使迎送神佐其鼓舞以乐之云。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皇帝位。没，谥曰昭烈。若夫虚名末节，非其心也。唐石题曰，蜀主庙，今仍之。辞曰：

舜禹不可作兮古猷日溃，盗取盗守兮恬不怪。仁人起兮力砭其废，志天下兮岂独为汉计。大统未一兮时已逝，奄为神明兮陟配上帝。何纾我忧兮仁及异世。彼曹丕兮死为妖彗，握长铗兮载芟载刈。燕山之陲兮范水之裔，平畴如砥兮惟神之丰沛。郁童童兮羽葆盖，怅儃树兮今安在。记儿时之旧事兮想亦为之一忾。神之去来兮苍虬翠驷，粲华裾兮锵鸣玉佩，絙瑟而吹龠兮纷群音之繁会。牲肥酒香兮神其饫醉。来云席帝兮回风满旆，将而送兮百拜。民不忘兮遗爱，驱螟蝗兮疫疠，时雨旸兮屡岁。俾富康兮耆艾，民德神兮事之无替。涿州石刻拓本。又金文最引涿州志。

（以上文）

王万庆金　文三首

李山风雪松杉图跋

此老在泰和间犹入直于秘书监。予始识之时，年几八十矣，而精力不少衰。每于屋壁间，喜作大树石，退而睨之，乃自歎曰，今老矣，始解作画非真积力久，工夫至到，其融浑成就处断未易省识。今观此风雪松杉图，其精致如此，至暮年自负其能，亦未为过。而世俗岂能真有知之者。故先人翰林书前人诗以品题之，盖将置此老于古人之地也。览之，使人增感云。癸卯六月廿有二日，万庆谨书。金文最引墨缘汇观。

双溪小稿跋

尝观双溪诗，气体高远，清新绝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之人所不到，情思飘如，驭风骑气，真仙语也。彼□□□□安识所谓神者，每以不多得为恨。今年秋八月，承寄仅百篇于赵虎、严光祖，不敢珍藏秘惜，乃复刊行之，以新世欲见而不得者。此可与夺标掣鲸手道，难为余子言也。王万庆跋。同上引双溪醉饮集。

与夹谷行省书

即日槐夏清暑，伏惟天人扶掖，锡候起居禔福。近违颜范，不胜瞻咏之至。计轩从届朝即蒙恩宠矣。今者天城张子玮，实与万户刘公同时旧人，从军岁久，积有劳矣。其□已能代其职，屯于关中。由是子玮获居乡井，初为天城酒使，今改充本处管军家口。千户是某侄女之壻，屡来燕京。本人有家道人力，愿隶麾下，相公亦曾知识，辄敢率易奉闻，伏望钧照。比遂参觐，伏冀奉时善，保卫钧严，为国为民，以益寿重。区区奉状，不宣。金文最引中州启札。

高衎金　文一首

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跋

太白清奇出尘之诗，老泉飘逸绝伦之字，非卫公品题，无以发明。施老以为二公仙去，已久萧闲，今此身是，诚非虚语。正隆己卯立秋前一日，高衎题。中州集。

高宪金　诗八首词二首

元夕无灯

九陌无灯夜悄然，小红时见点春烟。多情唯有梅梢月，拍酒楼头照管弦。以下俱中州集。

寄李天英

稻秸苍苍陂已枯，西风蓢蓢弄楸梧。蒹葭水落鱼梁迥，蟋蟀声高山驿孤。社瓮新成元亮酒，并刀细落季鹰鲈。作诗远寄霜前雁，人在海东天一隅。

题新山寺壁

列壑攒峰发兴新，落花飞絮舞余春。虚堂坐视三千界，冠者相从五六人。涧草软宜承屐齿，溪泉清可濯缨尘。静听山鸟松风里，始悟人间乐未真。

焚香六言四首

抹利花心晓露，蔷薇萼底温风。洗念六根尘外，忘情一炷烟中。
满地落花春晓，一帘微雨轻阴。正要金蕉引睡，不妨玉陇知音。
纸帐收烟密下，松灰卷火常虚。午寂春闲小睡，人间自有华胥。
沈水浓薰甲煎，宫梅细点波津。奕奕非烟非雾，依依如幻如真。

长城

秦人一锛连鸡翼，六国萧条九州一。祖龙跋扈侈心开，牛豕生民付砧礩。诗书简册一炬空，欲与三五争相雄。阿房未了

蜀山上，石梁拟驾沧溟东。生人膏血俱枯竭，更筑长城限裘褐。卧龙隐隐半天下，首出天山尾辽碣。岂知亡秦非外兵，宫中指鹿皆庸奴。骊原宿草犹未变，咸阳三月为丘墟。黄沙白草弥秋塞，唯有陂陁故基在。短衣匹马独归时，千古兴亡成一慨。

（以上诗）

梅花引

蒿火目，藜羹腹，书生宁有封侯骨。长须奴，下泽车，艰关险阻谁教涉畏途。半生落漠长安道，一事无成双鬓老。南辕胡，北辕吴，功名富贵情知不可图。槐安梦，鼓笛弄，驰骤百年尘一哄。陶渊明，张季鹰，一盃浊酒，焉知身后名。有溪可渔林可缴，须信在家贫也乐。熊门春，汎江云，几时作箇山间林下人。中州乐府。

贫也乐 一 将进酒二

城下路，凄风露，今人犁田昔人墓。岸头沙，带蒹葭，漫漫昔时流水今人家。黄埃赤日长安道，倦客无浆马无草。开函关，闭函关，千古如何不见一人闲。六国扰，三秦扫，初谓商山遗四老。驰单车，致缄书，裂荷焚芰，接武曳长裾。高阳真得盃中趣，身到醉乡安稳处。生忘形，死忘名，二豪侍侧，刘伶初未醒。同上。

（以上词）

张汝为 金 文一首

游灵巖寺记正隆元年

余素好林泉之清胜，久闻灵巖名山，迺自昔祖师之道场也。所慊尘缘衮衮，未获游览。比虽守官汶上，邻封咫尺，亦无由一到。兹因被檄赏劳徐、宿、邳州屯守军兵，还登岱宗，故不惮迂远行役之劳，惠然而来。周览上方胜概，峯峦

峭拔，殿阁壮古，森天乔木，是处流泉，憩于秀巖绝景之亭。清风时至，了不知暑，惟闻啼鸟之声，幽邃清奇，迥□器凡信，四绝之一也。顿息尘虑，以适平昔景仰之意。□□忘归。忆唐李涉诗有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正此之谓也。金文最引泰山志。

张汝能金 浩之第四子，见遗裔列传

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

特进、参知政事、虞国公张浩之先父光禄公，讳行愿，辽阳人也。曾祖乐夫，故礼宾使。曾祖母大氏。祖霸，故金吾卫上将军。祖母李氏，陇西郡夫人。父祁，故任南海军节度使，以孙男浩入参大政，赠崇德大夫。母杨氏，始封弘农范阳郡夫人，后赠虞国太夫人。公初以世家充枢密院令史，迁右班殿直。乾统丙戌岁二月十五日卒，享年三十有六。公赋性沈厚，传家清白，以其早逝弗克大耀所蕴，为乡人之嗟惜。今以子贵，累赠光禄大夫。娶广陵高氏，封虞国太夫人。生二男：长为僧，曰慧休圆通辨正大师，前东京管内都僧录；次曰浩，特进、参知政事、虞国公也。一女为尼，曰即圆赐紫圆惠大德。孙男四人：长曰汝为，登进士第，奉直大夫，今为冀州节度副使；次曰汝翼，亦登词科，承事郎，东京鹤野县主簿，早卒；次曰汝霖，次曰汝能，皆志于学。曾孙男女各一名，尚幼。虞国太夫人以天德二年七月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八，特进、参知以卜其年九月甲戌朔十有一日甲申，合葬于天井山光禄公之茔。且俾直叙公之世次与合祔之期。故其言不敢繁，惟述其实，以志于石。孙男汝能书。按此文实汝能所撰，以不便系名，故仅署书者之名。此志近年出土于辽阳天井山。

卷十九 丛 考

渤海后志二

叙曰：凡撰一国之史，欲其事实昭然，斠若划一，势有所不能也。然则别异同而明去取，其必有资于考证矣。余撰渤海国志既竟，复穿贯众说，考其异同，得一百余事，命曰丛考。综举其要，厥有六例：一曰释义，如渤海本为封号，与挹娄之故地无关，东丹本为国名，与渤海之旧封无与是也；二曰明例，如渤海习于唐风，故改元必待逾年，新罗有其先例，故诸子称曰王子是也；三曰考异，如潘州一作沈州，丸都之作九都是也；四曰存疑，如大氏之先一曰高丽别种，一曰附于高丽，文、康二王之世，间以成王，而旧书不及，玄锡、諲譔之间，考得玮瑎，而纪年未具是也；五曰正误，如虞娄因音近而讹为挹娄，东丹因民移而仍称渤海是也；六曰互证，如崔忻之名本见旧书，因鸿胪井刻石而益著，登州之役本详正史，因乌氏庙碑而愈显是也。稽此六例，以类相从，纷纷之说，举莫能外矣。昔者司马温公撰通鉴采书三百余种，纪录既繁，异同互出，因撰考异以明去取。余撰斯编，采书亦百余种，欲别异同而明去取，则丛考

之作又乌容已第乙部之书。纂述之例，义取互见， 无烦重出，其已详于地理诸考者，则不复具于此云。

渤海大氏之来源，言者颇殊。旧唐书本传云：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新唐书本传云：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据旧书之说，则大氏本为高丽别种，而后称粟末靺鞨。而新书则与之相反，谓大氏本为粟末靺鞨，而后附于高丽。至五代史记四夷附录及五代会要皆曰：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三国遗事又谓：高王祚荣为高丽旧将。据此，则渤海本为高丽别种，不过以靺鞨自号耳。大抵前人之书，论渤海大氏之来源，不外此二者相反之说。愚谓后人之纪载，不若大氏之自言。武王武艺致日本国书有云：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然此犹可谓其先祖曾居高丽旧壤，非谓其族之血胤果出于高丽也。至文王钦茂致日本国书，则直称高丽国王，而日本复书亦屡引高丽旧事以例渤海。设使大氏与高丽无种族血胤之关系，何以作如此之称。日本既如此称之，何以又受之而不辞。由是言之，旧书称大氏为高丽别种，非无所据而云然也。考粟末靺鞨原称粟末部，为勿吉七部之一，居于长白山之北。即今吉林省南部之地。高丽盛时，盖已並而有之。 大氏之先世，固居于高丽北部近粟末部之旧壤，其是否与高丽同种，当撰旧唐书时，已不能详。故称之曰高丽别种，谓尚与高丽正胤有别也。高丽既亡，大氏一族迁于营州。后乘李尽忠之乱，东渡辽水，保聚于东牟山。此即为粟末部故地，去大氏所居故地亦不远。其所治之民，亦多仍粟末部之旧。故旧、新两书，皆以粟末靺鞨称之。唐人初亦称渤海为靺鞨。玄宗命郎将崔忻摄鸿胪卿往册祚荣为渤海郡王，经旅顺时，凿井刊石，自称曰敕持

节宣劳靺鞨使，亦明证也。总之，大氏一族初附于高丽，继国于粟末部故地，而中朝则始称为粟末靺鞨，后乃定称为渤海，其本末之序如此。至其与高丽血胤有无关系，又何以称为高丽别种，此则史文阙略，语莫能详，姑置诸不论可耳。洎辽灭渤海，改建东丹国于旧地，其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上表于太宗曰：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地，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此万世长策也。太宗从其言，尽徙渤海民户于辽阳。梁水者，今名太子河，在辽阳县城之北，未闻渤海大氏之远祖曾居是地。羽之谓梁水之地乃其故乡，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若谓辽之东京所辖甚广，不限于辽阳一隅，然羽之已以梁水为限，可知非泛指其他各地。意者辽阳一带之地，旧为高丽所据，大氏初祖曾居于是，故以故乡称之。然不见他书，无征不信，姑存以俟考可也。

旧、新两唐书叙渤海建国事颇多歧异。而吉林通志沿革志于此辨晰最精。其言曰：渤海王城即上京龙泉府，实维挹娄故壤，今为宁古塔地。旧唐书所谓在营州之东二千里者是也。大祚荣所居忽汗州，即长白山东北之奥娄河境，后呼为旧国，今为敦化县地。新唐书所谓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者是也。旧书言大氏始徙营州，其地在今奉天锦州府北境以外。后乃东奔，保阻以自固，史不言其所在，以下文考之，则固在天门岭以西。继又越天门岭，东保挹娄，遂据东牟山。挹娄为宁古塔之地，东牟即宁古塔之山，里至方隅，显然明白。自新书叙次凌躐，疑误遂滋，今为一一辨之。新书言大

氏于高丽灭后即保挹娄，继言东渡辽水保太白山之奥娄河。则是以辽水为在挹娄之东矣。继言遁去，度天门岭，则是谓天门岭又在白山之东矣。且既云遁去，则是已去白山。又云恃荒远乃建国，则其建国竟在何方？继又云以所统为忽汗州，则又以忽汗河与奥娄河为两地矣。惝恍迷离，按之古今里至，无一而合。以当时事实求之，渤海本徙营州，东渡辽水，度天门岭，始保太白山，阻奥娄河，旧书东奔保阻之文，不言其地，最有斟酌。新书昧于地理，遂指太白山以实之，遂使上下方位皆不可通。且辽水距太白山甚远，非一蹴可至。故知旁覈度天门岭为在东渡辽水之后保太白山以前无疑。后乃徙上京。旧书无以所领为忽汗州之文，而以挹娄为王城，其于地理初无舛误。新书补旧书之阙，而东西易位，后先倒置，遂使考地理者，极费检寻。新书之误，在叙保据挹娄于东渡辽水之前。若谓先定疆域，而后叙事，则万岁通天之上，亦应有追叙之笔。推寻文义，又实不尔。直缘误认安东都护府为挹娄故地，而不知下文之不相蒙也。辽史不考两书之异同，复不知新书之舛误，直以挹娄故地属诸东京，而明一统志因之，其误实皆新书启之也。考辽东京辽阳府，唐为安东都护府，今为奉天辽阳州，地在辽水之东。而下文乃云东渡辽水，按之图记，实不可通。明统志又云：东牟山在沈阳卫东二十里。沈阳卫，即今奉天府。则与辽阳州相去一百数十里，于挹娄、东牟相接成文之义，亦理不相合，沿讹袭谬，无所取裁。犹幸旧书西去营州二千里之文，新书未经刊削。据此辨方定位，差有折衷。新书地理志云：营州柳城郡东有镇安军，本燕京守捉城，贞元二年为军。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关守捉城。又有汝罗、怀远、巫闾、襄平四守捉城。考唐营州为今承德府朝阳县地，即三座塔，距奉天锦州西北百里许。此据承德府志及蒙古游牧记。若

李兆洛谓在今永平府治，显与史文违异，其说非是。东至宁古塔，西南至临榆县境，核以今之里至，均属相符，则据旧书之文，以正新书之失，而辽史、明志相承之误，胥有以定之矣。盖渤海虽五京並建，而王都所在厥维上京，其疆域所至，史盖即其建都最后之地而终言之，不得执为大祚荣始居忽汗州之四至也。吉林通志止此。 愚按：旧书叙事不如新书之整练，而纪载之详核，往往胜于新书，此其一也。新书之误，惟在将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数语，叙于走度辽水之前。一切之误，皆由是起。吉林通志分疏之处，壹以旧书为正，可谓昭若发矇矣。

新唐书称高王祚荣之父曰舍利乞乞仲象。新五代史及五代会要则称曰大舍利乞乞仲象。会要又有注云：大姓，舍利官，乞乞仲象名也。愚按：此注最耐玩味。辽史国语解云：契丹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乃给官曰舍利，后遂为诸帐官，以郎君系之。胡三省通鉴注云：舍利，契丹管军头目之称。据此，则舍利为契丹先世特定之官，又以契丹语为名者也。宋史宋琪传云：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模翰为渤海人，国亡后仕于契丹，官大舍利。此又乞乞仲象称大舍利之由来也。愚意乞乞仲象本与乞四比羽为同族，而仲象附于契丹，官大舍利，其子祚荣遂以大为氏，而非其固有之姓也。五代会要知舍利为官，而不知大舍利亦为官之尊者，知大为姓，而不知其得姓由于大舍利，此尚有未达一间者也。唐宴国志，以仲象一族本姓舍利氏，及封渤海改姓大氏。余恐此解，尚有未谛，故详疏之。

旧唐书渤海传云：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据城以居之。新书桂娄作挹娄。又云保太白山之东

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此所谓桂娄、挹娄、奥娄是一是二，特详考之。魏书高句丽传谓本有五族，其一为桂娄部，此为桂娄得名之始。魏时，桂娄部人代涓奴部为王，故桂娄部为一小部族名，非地名也。唐人虽称渤海为靺鞨，而知其血胤颇与高丽有关，故旧书以高丽别种称之。唐初封高王祚荣之世子武艺及武艺之嫡子都利行，皆为桂娄郡王。桂娄为高丽一部部族之名，而以封大氏者，殆以其祖先尝居于是而名之，非其后来建国之地有桂娄之名也。挹娄为肃慎之别名，亦为部族之称，其所居之地甚广，今吉林东北部之地皆属之。大氏建国之处，实为挹娄故地。故新书改桂娄为挹娄，尚为得实。新唐书本传谓定理府、安边府为挹娄故地。此云挹娄乃虞娄部之异名，前已辨之矣。近人曹氏廷杰云：仲象祚荣之父父子应由今奉天东渡辽水，至吉林鄂多里城建国。鄂多里城，在今牡丹江源西岸。牡丹即仆斡、忽汗之转，忽汗即呼尔罕之转，则所谓奥娄河曹氏改作鄂抡河。者，乃忽汗河之本名。因先天中赐名忽汗州，始有忽汗河之名。今土人呼鄂多里城为敖东城，又呼阿克敦城。其音亦近于奥娄，似皆一音之转也。东三省舆地图说。愚按：奥娄音近挹娄，所谓奥娄河者，即挹娄河也，以其为挹娄境内之河，故有是名。曹氏谓敖东城之得名，由于奥娄河，而不知奥娄河之得名，由于挹娄也。然则谓敖东城为挹娄城之音转，亦无不可矣。

旧书靺鞨传云：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辽西太守。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辽史地理志四：开皇中，粟末靺鞨部长突地稽举落内附。据此，则突地稽为粟末靺鞨之酋长，与大氏同部者也。旧书本传谓：祚荣

于高丽灭后，率家属徙居营州。盖祚荣之徙营州，亦唐室指其地而处之，如隋室之处突地稽也。其后李尽忠反，祚荣父子以有党比之嫌，率族东奔至东牟山而建国。其东奔之人，恐不止大氏一族，突地稽所率之千余家，必有与大氏同行者。特史文简略，不可考耳。兹比而次之，蛛丝马迹，固有可寻，渤海之盛，亦基于此。

新唐书渤海传谓：舍利乞乞仲象走度，保太白山之东北以自固。后仲象死，子祚荣嗣率其众。此其所叙，较旧书为详。旧书不言乞乞仲象，皆以属之祚荣，为时太久。按之先后世次，似以新书为是，故愚取其说以入世纪。或谓乞乞仲象与祚荣实为一人，移住营州时，名乞乞仲象，建国后改名祚荣。此说别无显证，岂以旧书谓徙居营州及建国为祚荣一人事，故敢下此断语耶。然旧书纪载未详，乃意中事，新书所纪，必别有据，安可顾此而失彼乎？且五代会要纂于宋初，亦谓乞乞仲象为祚荣之父。盖撰述新书之前已有是说，不得执旧书以致疑于此焉。

丁镛读新唐书渤海传书后云：渤海建国有数原因。靺鞨种人坚强习战，有创立国家之质性，观后女真满洲可知，一也。唐太宗征辽东，坑靺鞨降人三千，激其愤怒，二也。六朝以来，靺鞨诸部久属高丽，高丽虽亡，因其地僻远，唐兵不暇往攻，当时李勣奏言，鸭渌江北尚有未降城邑十有一可徵，三也。兼之勣破高丽，仅设安东都护于平壤，其余郡县，皆以其地酋长主之，故大氏崛兴，全国响应，不烦兵力，四也。计大氏始立国基于挹娄故地，为武后万岁通天年间，上距高宗乾封二年高丽之灭只二十八九年。此节所论均中肯綮，故具录之。

新唐书渤海传云：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此盖约略古地名，以明提封之所极。而丁镛则辨之云：唐书谓渤海得百济之地，大非也。温祚王初年画定疆域，虽北至浿水，东极平壤，及其衰也，汉水以北，失之已久。况渤海所得，东不过岭东之地，西则萨水以北。至于鸭江百济故地，何以得之？愚按：此所谓扶余或指古扶余国而言，其地当今之长春、农安一带，固在渤海国疆域之内也。若温祚王所建之百济国，则在渤海国境之南，大氏何从而得之？丁氏辨之是矣。至弁韩之地，又在百济国之东南，为今朝鲜庆尚道西南部。渤海既不能并有百济之地，则更不能并有弁韩之地，明矣。宜从删节，以昭核实。

旧唐书渤海传云：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册拜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忽汗州以所统忽汗河得名，亦即渤海国得名之始也。渤海本汉郡，亦唐之沧州，高祖武德四年，析沧州之阳信、滴河、乐陵、厌次，置棣州，所属有渤海县，析蒲台厌次置。汉渤海郡今河北省河间县，东至沧县，北至安次县，南至山东省无棣县，皆其地。汉渤海太守高洪居渤海蓚县，后世因以为望。唐晋州刺史高武光封渤海县伯，吏部尚书高元裕封渤海县男，检校户部尚书高重封渤海县子，其人皆不居于渤海故地，盖以郡望所在而封之也。大氏为粟末部人，高丽别种，又非高氏先人出于渤海之比。鸟山喜一渤海史考云：其封为渤海郡王者，非授其地为裂茅之封，不过锡以爵名而已。持论甚当。其后以渤海为国名，人遂称其所居之地为渤海矣。

明嘉靖辽东志载：旅顺黄山一称黄井山，今称黄金山。之麓，井上有刻石云：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凿井两口，

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凡三十一字。案此刻石见存日本内府，余见其拓本，无凿字，而造字亦漫漶不可识，故祇余二十九字。案刻石之崔忻，即使渤海之崔䜣，盖忻、䜣二字以形似而误写耳，自当以忻为正。唐书百官志各卫将军府，有中郎将秩正四品，又有郎将秩正五品，鸿胪寺卿秩从三品，少卿秩四品，掌宾客及凶仪之事。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夷狄官长袭官爵者辨嫡、庶，诸蕃封命则受册而往海外。据此，则册封外藩乃鸿胪卿之本职，崔忻盖以郎将摄鸿胪卿而往者也。往以先天二年，即玄宗开元元年，盖尔时之陆路，已为契丹梗塞，故忻由海道而经旅顺。如以是年秋冬往，则须翌年春夏归。海道初辟，跋涉艰难，故需时甚久。且忻为资后日之记验，归途至旅顺而凿井，故为开元二年五月也。旧书记渤海事详于新书，故可证凿井记验之崔忻，即奉使册封之崔䜣。而䜣为忻字之误，亦因此证明矣。

日本类聚国史一九三云：文武天皇二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土地极寒，不宜水田，俗颇知书。案类聚国史为菅原道真等撰，成于宇多天皇宽平四年，当唐昭宗景福元年，在旧唐书未修之日。且此寥寥百余字之纪载，与唐书绝不类，盖为日本径自渤海得来极可珍贵之史料也。日本文武天皇二年，即唐武后圣历元年。旧唐书渤海传仅谓祚荣于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而未言为元年或二年。圣历只有二年。若据类聚国史所纪，则祚荣立国于圣历元年，明矣。

海东绎史以圣历二年为高王祚荣元年，尚出臆度，不如此证之确。况玄宗开元元年册祚荣为渤海郡王，正为日本和铜六年，以后证前，则尤可信，此可珍贵者一。渤海官制具于新唐书渤海传，惟详于内而略于外。且据中外载籍所纪，府有都督，州有刺史，县有丞，此外又有首领之名，而不能详其制。盖此所谓村即州之异名，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曰首领，皆为草创之制。其后厘定府、州、县之名，于是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县置丞，以下曰首领。依文寻义，可以推见本末，此可珍贵者二。得此二事，可资互证，往时所疑，昭若发矇矣。惟海东绎史亦曾考论及此，其一谓武后圣历二年为高王祚荣元年，卷十一。其下未系证语，盖缘旧唐书圣历中自立为王一语而臆度之，非别有确证也。其二谓渤海王武艺开大土宇，大州有都督，小州有刺史，且云出于文献通考。卷三十官氏志。余考通考渤海条，仅云宣王仁秀开大境宇，亦本诸新唐书渤海传无州置都督刺史之语，岂所见之本与今本不同欤？颇疑此条非出于通考，盖涉类聚国史之文，而微误者也。

旧唐书渤海传云：祚荣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册府元龟云：振国，本高丽，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又云：唐圣历中，祚荣自立为振国王。至新唐书渤海传则云：武后封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子祚荣乃建国，自号震国王，一作振者，盖唐实录之文如此也。一作震者，盖别有依据也。日本稻叶岩吉博士云：震字之义，实取自周易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之卦故也。本书从震不从振者，以此。

旧唐书渤海传云：开元七年，祚荣死，玄宗遣使吊祭，册立其嫡子桂娄郡王大武艺袭父为渤海郡王。册府元龟云：

开元八年六月，册武艺嫡男大都利行为桂娄郡王。据此，则桂娄郡王为渤海王嫡子应封之爵。武艺嗣父袭位，固无论矣。都利行以入唐宿卫早卒，不得嗣立，其弟钦茂以次嫡嗣王位，而不言封桂娄郡王者，史籍阙略故也。以下诸王之嫡子，皆当以此为例。

通鑑开元十四年，武艺遣其母弟门艺与其舅任雅将兵击黑水。按今武英殿本、五局本旧、新两唐书渤海传皆作任雅相。明刊闻人铨本旧唐书作任雅，无相字。沈氏新旧唐书合钞录旧书亦无相字，並注云：新书作雅相。又云：雅相，武后时人，非夷人也。相字当衍，是当以旧书为正，且与通鑑合，故从之。

册府元龟：开元十年，黑水酋长倪属利稽来朝，授刺史。此黑水部之始见者也。旧唐书渤海传：武艺曰，黑水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新书作：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通鑑云：往者，请吐屯于突厥，先告我，与我偕同。胡注：突厥置吐屯以领诸附从之国。综此诸书，则渤海、黑水旧皆附于突厥，故请置吐屯，以领之也。盖渤海虽受唐封，仍未与突厥绝，故有与黑水合请吐屯之事。兹姑系于开元十年，以是年黑水始通中国也。

旧唐书渤海传载：大门艺谏武艺讨黑水靺鞨，不听，遂奔唐。武艺上表，请杀门艺。上密遣门艺往安西，仍报武艺云：门艺远来归投，义不可杀。今流向岭南，已遣去讫。俄有泄其事者，武艺又上书请，遣门艺暂向岭南以报之。愚案：张曲江九龄集，代草玄宗敕武艺书云：门艺穷而归我，安得不容，处之西陲，为卿之故。此所谓处之西陲，即唐书所谓遣往安西也。曲江集又一敕云：大朗雅等先犯国章，窜

逐南鄙，亦皆舍罪，仍放归藩。此所谓南鄙，即指岭南所流窜者，乃大朗雅等，非门艺也。盖武艺屡上书请诛门艺，既不得请，乃发兵越海攻登州，杀刺史。玄宗怒，窜其使臣大朗雅等于岭南。后因武艺上书悔过，乃赦其罪。此其本末之序，较然明白。旧书误以门艺当朗雅，故有暂向岭南之语。新书似知其误，故始则曰处之安西，继则曰阳斥门艺以报，其胜于旧书多矣。

旧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杀刺史韦俊，命左领军将军盖福顺发兵讨之。至本传则云：二十年，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刺史韦俊，诏遣门艺往幽州徵兵以讨之。愚谓攻字不辞，应为杀字之讹。新书只云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于文为顺。若云攻登州刺史韦俊，则所攻者为俊，非登州也。此应以本纪为正。册府元龟引此文，攻亦作杀，盖从本纪。

韩愈乌氏庙碑云：渤海扰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堑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民还其居。岁罢，运钱三千万余，黑水、室韦以骑五千来属麾下，边威益张。又注引许孟容乌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艺出海滨，至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营士马防遏要害。又新唐书李光弼附传云，乌承玼，字德润，张掖人。开元中，与族兄承恩皆为平卢先锋，沈勇而决。渤海大武艺与弟门艺战国中，门艺来奔，诏与太仆卿金思兰发范阳兵十万讨之，无功。武艺遣客刺门艺于东都，引兵至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堑以大石，亘四百里，虏不得入，于是流民得还，士少休，脱铠而耕，岁省度支运钱。愚按：乌氏庙碑注，谓新书据孟容神道碑及公庙碑而作，是

也。惟旧书本传谓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未言有二次来攻之事。则韩碑所谓渤海扰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等语，盖与攻登州为一时之事也。考马都山一作都山，又作乌鹘都山。旧唐书契丹传：可突干来钞掠，开元二十一年。幽州长史薛楚玉遣副将郭英杰、乌原作邬知义率精骑追击之，军至渝关都山之下。新书同。又樊衡为薛楚玉破契丹露布云：四月二十七日，次于乌鹘都山，乌知义等皆是也。读史方舆纪要十七，直隶永平府迁安县都山注云：县北百五十里，一名马都山，唐开元二十一年，郭英杰与契丹战于此，败死。又云：山高寒耸秀，为卢龙之镇。据此，则马都山为卢龙之镇，去古渝关甚迩，故唐书以都山与渝关並称之。马，乌二字，形似，故近人中国地名辞典又作乌都山。疑即乌鹘都山之简称。犹乌孝慎一作马孝慎也。寻当日渤海兵进攻之途有二：一出鸭渌江口，越海攻登州；一出营州，南至马都山，山之南为古渝关，其地濒海。故韩碑云：渤海扰海上。此又不得与越海攻登州之事並为一谈者。承玼时官平卢先锋，驻于营州，为幽州节度所属，有防边之任，故率兵塞道，以阻渤海之进。至旧唐书本纪命盖福顺往幽州徵兵讨之，及渤海传武艺遣使行刺等事，皆在此役之后。新书所叙，次序颠倒，似有二次引兵屠城之事，其实非也。许碑承玼作承洽，当以韩碑为正。又韩集一本乌氏庙碑渤海扰海上一语，脱扰海二字。因上下文连读，作：走可突干渤海上至马都山。通鉴考异因谓武艺无入寇至马都山事。吏民逃徙失业，盖因契丹可突干入寇使然。此因脱字而误，又不待辩也。

全唐文：樊衡相州人。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略云：蠢兹凶寇，东胡余孳，列于朝贡，编于鸿胪。自开复营

州二十年内，部落不耸，野心易从，寇我柳城，是以有平卢之战。当日，兵少城孤，不暇追北，陆梁穷荒，肆迷不复；王师远略，是以有黑山之讨。可突干挟马渡河，仅获残喘，而西连匈奴，东构渤海，收合余烬，窥我降奚，是以有卢龙之师。中略万岁通天中，愤其不恭，数十万相继，只轮不返，赵定陷没，河北涂炭数十年。然自黄龙举烽，无岁不战，已四稔于兹矣。所以战士愤惋，余怒未泄；渤海慑惧，未敢出也；契丹大战之后，人马惧羸。中略 敕令臣讨，节度副使乌知义大阅于松林，朝发蓟门，夕宿碣石。四月二十三日渡黄河，按即潢水。质明顿兵松漠，二十五日收获南驱，二十七日次于乌鹘都山，以今月四日平安到平卢。露布止此。愚按：契丹大酋可突干之叛唐，幽州平卢之兵数讨之，通鑑叙述最晰，兹引而比证之。开元十八年六月，可突干叛寇，平卢先锋使乌承玼破之于捺禄山。此所谓平卢之战也。又二十年二月，信安王祎帅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契丹。含章与虏战于白山，大败。乌承玼别引兵出其右，击虏破之。此所谓黑山之讨也。易白为黑，盖恶之也。是役也，可突干帅麾下远遁，余党潜窜山谷，此即所谓可突干挟马渡河，仅获残喘也。又是年九月，渤海王武王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杀刺史韦俊。此即所谓东构渤海也。又二十一年闰三月，幽州节度薛楚玉遣副总管郭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可突干引众来战，奚持两端散走，唐兵不利，英杰战死。此所谓卢龙之师也，又所谓窥我降奚也。又按：旧唐书契丹传，幽州长史薛楚玉 楚玉以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幽州节度使。遣副将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率精骑万人並领降奚追击之，至渝关都山之下。可突干领突厥兵以拒

官军，奚众遂持两端，散走保险。官军大败，知义、守忠率麾下遁归，英杰、克勤没于阵。诏以张守珪为幽州长史，以经略之。此所叙述，又视通鑑为详。楚玉之露布有四月二十三日渡黄河，今月四日平安到平卢。今月者五月也。盖楚玉于英杰战殁之后，又遣知义等为犁庭扫穴之举。及其归也，而有露布之作。未几，而朝廷遂以守珪代楚玉，史虽不载此胜，而其本末，固可考也。否则，寻其前后诸战，无他役可以当之。考是时唐与新罗方进兵讨渤海，而其王武艺亦知悔祸，兵不复出。此又所谓渤海慑惧，未敢出也。渤海王武艺因其弟门艺奔唐之故，遂怨望不已，当其越海攻唐登州之前，必与契丹信使相通，细绎露布中东构渤海之语，彼此互证，信非虚构。

张曲江集代唐玄宗拟敕渤海王大武艺及新罗王金兴光数书，已录入文徵矣。又代玄宗拟敕平卢节度使、营州都督乌知义书云：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想所知之。按：此即以平卢节度兼押两蕃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之先例。后王斛斯、安禄山兼平卢节度乃兼此官，遂为定例。所云归国者，当指武艺叛后，而复执蕃礼也。按：曲江集有敕平卢使乌知义书数首，盖在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间，知义去职，而王斛斯继之。又曲江集卷十有敕渤海军使、北庭都护盖嘉运书。此渤字应作瀚。此外尚有书数首，皆作瀚海军使、北庭都护。瀚渤形似，故易致误。其与渤海国无关，亦甚明矣。又徐浩文献张公墓碑即曲江云：渤海王武艺，违我王命，思绝其词，中书奏章，不惬上意。命公改作，援笔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书工部侍郎兼知制诰。此即指代拟敕渤海王书之事也。

松漠纪闻云：后唐明宗时，女真尝寇登州，渤海击走

之。案渤海亡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且据五代史及诸书所纪，未尝言有女真来寇，渤海击走之事。愚谓此所谓后唐明宗者，唐玄宗也。宋人讳玄字，尝称玄宗曰明皇，洪氏以明皇作明宗，故误。玄宗开元二十年，渤海寇登州，发新罗兵攻其南鄙。洪氏所纪，正指此事，惟误以渤海为女真，新罗为渤海耳。不然何其巧合若斯耶。

旧唐书渤海传云：开元二十五年，武艺卒，子钦茂嗣立。册府元龟九百六十四则云：开元二十年，武艺病死。此盖遗一五字，非旧书有舛误也。渤海发兵越海攻登州，为武艺时事，在开元二十一年，亦见册府元龟九百六十四。又，同书九百六十五有钦茂于开元二十六年袭父为王之语。通鑑亦云武艺卒于开元二十六年八月辛巳。则武艺卒于二十年之为误，已无疑矣。兹从新书，作卒于开元二十五年。至通鉴所纪月日，据遣使册立之日言之也。

新书本传云：钦茂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卒，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推宏临子华玙为王。死，谥曰成王，钦茂少子嵩邻立。旧书作嵩璘。旧书仅云：开元二十五年，钦茂嗣父位。下即叙贞元十一年二月册嵩璘为王。中间不叙元义、华玙两世之事。似嵩璘嗣钦茂而立者。别考续日本纪载，嵩璘致日本国书云：上天降祸，祖大行大王以大兴五十七年三月四日薨背，下署孤孙嵩璘顿首。此为国书原文，其可信尤胜于两唐书。大兴五十七年，正为贞元十年。嵩璘于翌年受册封，与旧书所纪亦吻合。旧书称嵩璘父钦茂，新书则直云钦茂少子，此云为钦茂之孙，似当以国书为正。日本三省堂世界年表纪：文王卒于大兴五十七年，翌年为成王中兴元年，再明年为康王正历元年。此即从续日本纪也。兹定

文王卒年，族弟言义立，未一年而遇弑，乃立成王。成王立，改元中兴，未久而卒，皆一年事。故文王之薨年，即成王中兴元年也。成王卒，康王嗣位，明年改元正历，此其先后之序也。惟考国书中孤孙嵩璘一语，与唐书所纪颇有参差。余颇疑无宏临其人，华玙为文王之子，未嗣位而卒，追谥曰成王。嵩璘者，华玙之子，文王之孙也。旧书不言有成王，盖由于此。新书所云或有疑误，特以世次章明，语必有据。故余所撰世纪，兼采而折衷之。又纪元编谓成王华玙立于唐德宗贞元二年，不知何据，恐出于臆度，故不之从。

旧唐书渤海传云：德宗贞元十一年，册大嵩璘为渤海郡王。十四年，进封为渤海郡王。后又云：嵩璘父钦茂位为郡王，后进封国王，嵩璘袭位，但授郡王，遣使理叙，故再加册命。依前后文义考之，则贞元十四年进封者，乃国王，非郡王也。五局及集成本，皆作郡，惟册府元龟九百六十五作册渤海郡王大嵩璘为渤海国王。据此可知旧书郡为讹字，应改作国。

通鉴考异考渤海事，凡三引唐实录，其一曰，实录六月丁卯，开元七年。祚荣卒，遣左监门率吴思谦摄鸿胪卿充使吊祭；其二曰，实录乙巳，贞元十一年二月。册大嵩邻为渤海郡王；其三曰，实录此年八月，开元二十六年。以幽州节度副大使安禄山充平卢渤海黑水军使。愚按：第一与册府元龟九百七十四同；第二与旧唐书本纪同，盖皆本诸实录也；惟第三与旧唐书本纪微有异同，余已别辨之矣。又，玉海一百五十亦引实录云：贞元十一年二月乙巳，册嵩邻为渤海王。此亦即通鉴考异所引之文也。

旧唐书渤海传又云：德宗贞元十四年，加嵩璘银青光禄

大夫、检校司空。二十一年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按：后文之司空应作司徒。同书本纪：顺宗永贞元年按即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检校司空、渤海国王大嵩璘检校司徒。册府元龟九百五十六：贞元二十一年五月，加嵩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原书作简较。司徒。是也。旧唐书渤海传又云：太和五年，大仁秀卒，以权知国务大彝震为渤海国王。新书则太和四年仁秀死，孙彝震立。两书纪载参差。余谓当以旧书本纪为正。本纪云：文宗太和五年正月，以权知渤海国务大彝震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据此，则仁秀卒于四年之冬，而彝震封于五年之春。旧书因彝震之封，而並记仁秀之卒，故系以五年。新书因仁秀之卒，而并记彝震之立，故系以四年。此参差之由来也。

册府元龟九百七十四：太和六年二月，对渤海入朝王子大明俊等宴赐。又，开成二年正月，对渤海王子大明俊等宴赐。盖两次朝唐也。惟唐会要三十六：开成二年三月作渤海贺正王子大俊明。此盖误到，应以册府为正。

旧唐书本纪渤海传：渤海国王大嵩璘即新书之康王嵩邻也。兹考日本后纪及日本逸史，渤海致日本国书皆作嵩璘，自应从旧书。通鉴考异引唐实录作嵩邻，又作嵩隣，盖因传写而异。

自三代以来，嗣君皆逾年改元，此孝子不忍遽改其亲之号也。考之日本，犹用此法。渤海习于唐风，当不能违。惟三国史记纪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嗣君皆不逾年而改元，即使得实，亦不足法。海东绎史渤海诸王纪年，用三国史记之法，皆不逾年而改元。如武王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即于是年书文王大兴元年是也。三省堂年表亦然此例，非中土历代相传之法，恐不得实。本书于渤海诸嗣王纪年，

皆后于年表一年，用逾年改元之例也。

旧唐书纪渤海事讫于王彝震，此后则无年月可考。新书增虔晃、玄锡二世，不惟年月无考，並追谥年号而无之。盖史失纪载也。新唐书载，玄锡之世，于咸通时，三朝献，去唐亡尚三十余年。唐会要五十七：乾宁二年唐昭宗十月，赐渤海王大玮瑎敕，翰林称加官合是中书撰书意，咨报中书。吴向之先生检示此条。翰苑群书亦载此条。是玄锡卒后嗣以玮瑎，可断然也。又，末王諲譔于梁太祖开平元年始见于史，又可知玮瑎卒后而諲譔继之矣。三省堂年表记彝震在位二十八年，虔晃在位十二年，玄锡在位三十一年，諲譔在位二十五年。应作二十四年，如逾年改元，则少一年也。谓玄锡、諲譔二世相续，遍考诸书，殊无依据，恐为臆造，不可从也。据前所考，玄锡元年为唐懿宗咸通十三年，至昭宗乾宁元年而玄锡卒，玮瑎嗣立，遣使朝唐。其翌年为乾宁二年，唐遣使加册礼，故有赐敕加官之议。余即假定是年为玮瑎元年。又，玮瑎之卒，亦无考。然唐昭宣帝天佑三年，渤海宰相乌炤度尚朝唐，而不言其王为諲譔。明年梁太祖朱温篡唐，而大諲譔之名始见于史。于是，假定玮瑎卒于天佑三年，而开平元年为諲譔元年。凡此虽皆为假定，当亦相去不远也。加玮瑎之一世，则渤海共为十五王，而大玮瑎之立之卒，皆有著落，而纪年亦不致无考矣。

渤海诸王之卒及嗣立，自高王讫虔晃，均有年岁可考。高、武、康、定、僖、简、宣七王及王彝震之卒，武、文、定、僖、简、宣六王及彝震、虔晃二王之嗣立，则据旧唐书本纪、渤海传及通鉴，此皆依实录纪载者也。文王之卒及康王之嗣立，则据续日本纪，亦极精确可据。至成王是否嗣文王

而在位，尚有疑义，说已具前。虔晃之卒，玄锡之嗣立，虽仅据三省堂年表，似非可凭。然考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四年冬，有王玄锡致日本国书云：玄锡继先祖之遗烈，修旧典之余风。三省堂年表于是年载虔晃薨，玄锡嗣立。三省堂年表以是年为玄锡元年，从未逾年改元之例也。兹以是年为虔晃十四年，明年为玄锡元年。而玄锡又为虔晃之孙，故曰继先祖之遗烈，则其所纪尚为近实，余故从之。近顷，日本权藤成卿八邻通聘考叙渤海诸王世次，祇宣王仁秀立于嵯峨皇弘仁九年，即唐元和十三年。核与诸籍，不误。其他如谓桓武皇延历六年唐贞元三年。钦茂卒，嵯峨皇弘仁五年唐元和九年。嵩璘卒元瑜立，淳和皇天长五年唐太和二年。仁秀卒彝震立，清和皇贞观三年唐咸通二年。虔晃卒玄锡立，宇多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玄锡卒諲譔立，证之诸书，皆无依据。恐其疑误读者，故特为辨之。

册府元龟九百七十四：开元十九年十月，渤海王遣其大姓取珍等百二十人来朝。此大姓二字，释义有二：一谓取珍姓大氏；一谓取珍为渤海大姓也。兹用第二说，以取珍入诸臣列传。

册府元龟九百七十四：开元二十四年三月，渤海王遣其弟蕃来朝。此谓武王之弟也。又，天宝二载七月，渤海王遣其弟蕃来朝。此谓文王之弟也。余谓此两弟字必有一误，兹定大蕃为武王之子，文王之弟。

旧唐书渤海传云：太和七年正月，遣同中书右平章事高宝英来谢册命。册府元龟九百六十七及九百九十九皆作高赏英。宝赏二字以形似而异，当以从宝为正。又，中书应作中台，说已见职官考，兹不复赘。

册府元龟九百七十一外臣部朝贡四及唐会要三十六俱

载：渤海遣使写唐礼及三国志、三十六国春秋。玉海一百五十三，则无唐礼，而有晋书。愚按：唐贞观二十二年，曾以新撰晋书赐新罗，则渤海之写晋书，为应有之事。

册府元龟记渤海朝贡事至详，使臣以大氏子弟为最多。然其称谓，尚有应辨晰者。其言遣其弟某者，时王之弟也；遣其子某者，时王之子也；其祇云王子某者，则为通称，或为先王之子或为时王之子，不能详也。如此分疏，始无违误。王子之称仿自新罗，本传云诸子曰王子。此称谓之所自也。

旧唐书本纪，代宗二年五月丙戌，渤海朝贡。而册府元龟谓是年渤海朝贡五次，七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皆有之。兹从本纪，改七月朝贡者为五月，他则仍之。又本纪大历七年秋，渤海遣使朝贡。而册府元龟作是年五月。此盖首途于五月，而抵秋始至唐耳。兹仍从册府元龟作五月。

新唐书渤海传，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册府元龟九百六十二，俗呼其王为可毒夫，对面为圣王，笺表呼基下。旧五代史渤海传，其俗呼其王为可毒失，对面呼圣，笺奏呼基下。叙述各有详略，而五代史改夫为失，文献通考从新书作夫，五代会要从五代史作失。余疑失为讹字，当从夫为正。传又谓妻曰贵妃，长子曰副王。全唐文载封敖代撰文宗与渤海王大彝震书云：妃及副王，各有赐物。是其证也。

渤海诸臣多以蒙字为名。如乌借芝蒙、智蒙、木智蒙、多蒙、固已阏弃蒙、已珍蒙、慕施蒙、史都蒙是也。愚疑蒙字为靺鞨语之语尾，如满洲人名之用阿字也。考尔时以蒙字

为名者，尚不止渤海为然。拂涅部则有失异蒙、鱼可蒙、薛利蒙；越喜部则有乌施可蒙、茂利蒙；铁利部则有涘池蒙、失伊蒙；黑水部则有乌素可蒙、诺箇蒙、落职纥蒙。此靺鞨各部多以蒙字为名之证，亦诸部语言相通之证也。然文王大兴四十年以后，诸臣无以蒙字为名者，盖已濡染唐风，皆以汉字之美者为名，弃向来之俗，而不用矣。若辽、若金、若元、若清，其末字皆如是也。

元氏长庆集四十九，有青州道渤海授官制诰二首。其一曰敕慎能至王姪大公则等云云；其二曰敕大定顺王姪大多英等云云。唐氏渤海国志，谓此二制所云慎能至、大定顺不解所谓，似当时别有封号，无可考见。愚按：唐氏之说非也。慎能至、大定顺皆渤海人姓名，决不似官名封号。盖慎能至同渤海王姪大公则朝唐，大定顺同王姪大多英朝唐，故于制诰中並举之。考元氏集中诸制诰，于敕字下即叙姓名，其上不叙官名者极多，何得以此而致疑乎？且大定顺决为渤海人姓名，且为王族，惟秩高于大多英，故叙列在前；而大多英为渤海近胄，故又加王姪二字。凡渤海国王近胄，或称王子，或称王弟，或称王侄，皆为定称，不得以秩卑而去之。若慎能至与大公则，亦从斯例。以慎为姓虽罕见，然渤海人以译音为姓者其例非一。故余不从唐氏之说，而入慎能至、大定顺二人于列传焉。

新唐书渤海传云：王父曰老王。辽史本纪云：遇渤海老相兵，破之。此称老者，盖非定名。王父地尊，国相位尊，故皆称老。此皆老为尊称之证，非有他义。又，东国通鉴云：渤海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奔高丽。此曰均老司政，均字义殊难解，疑司政为国相之贰，亦可称老，而均字为衍

文。又柳惠风渤海考，以礼部卿为二人，一作大均老。此说亦通，姑从之。

日本外务省编纂之外交志稿称：渤海王大玄锡曰景王，大諲譔曰哀王。而鸟山喜一氏之渤海史考从之。余颇疑其无据。后读东国史略卷一云渤海至景哀王时契丹攻灭之，图书集成边裔典四十一亦引此文，作朝鲜史略，实一书也。始悟其致误之由，盖出于此。按此所云景哀王，指新罗之景哀王而言也。辽太祖天显元年灭渤海，即为新罗景哀王三年，故东国史略云景哀王时契丹攻灭之也。惟其语欠分晓，于景哀王上未冠新罗二字，纂外交志稿者未加详考，遂以景哀二字之谥，分属二王，不知此实误也。

唐高元裕，渤海人，唐书有传，其诗著录于全唐诗。此所谓渤海者，指高氏之望而言。高氏之望，为中国之渤海郡，与大氏之渤海国无涉。渤海高氏，尚有唐给事中渤海高少逸，撰四夷朝贡录十卷，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题者是也。或谓元裕为渤海国人，取其诗以著录，则误矣。

旧唐书高崇文传：崇文，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少徙平卢军。新书云：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异居，开元中再表其闾。北梦琐言云：唐高相国崇文，本蓟州将校也，因讨刘辟有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渤海鄙言多呼人为髝儿。原注恐是雉字。此日筵上，谓宾客曰，某虽武夫，亦有一诗，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那个髝儿射雁落，白毛空里落纷纷。其诗著题皆谓北齐敖曹之比，太尉骈即其曾孙也。按：崇文及骈皆封渤海郡王，故北梦琐言屡称骈曰渤海。愚初疑崇文之先人为渤海靺鞨高氏，入唐居于幽州，如李怀光之先，亦

为渤海靺鞨人，而入仕于唐也。而骈儿之鄙言亦为靺鞨语之仅见者。追详考之，始知其不然也。渤海蓨县为高氏之所自出，且崇文之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异居，开元中再表其闾，则其移居幽州为时已久。其时，渤海大氏尚未建国，何从而有渤海之名耶。或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不载崇文及骈，为非出于蓨县之证。不知世系表例，不载使相，高氏祖孙皆以节度使带平章事太尉之衔，不惟与真宰相异撰，即与郭子仪、李晟之出将入相，亦不可同日语。然则不得援李怀光之例，而比附为渤海靺鞨人，明矣。

诗话总龟卅五引春明退朝录渤海高亭诗云：上元官吏称剥削，江淮之人皆白看。上元间，租庸使元载，重敛吴越，时人谓之白看，言其役敛无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无所嫌避也。愚按：此亦如高元裕、高崇文之为渤海郡人，与大氏之渤海无关。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史录地理类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为旧书经籍志所不载。盖其书晚出，为刘昫等所未见也。旧、新两书纪海渤事，颇有详略不同之处。旧书纪册封、朝贡年月差详，然讫于王彝震之世，其后仅以开成后亦修职贡不绝一语了之，盖其所可考见者仅此也。新书则于册封、朝贡纪载甚略，而详于追谥、年号，又载地理、官制、物产、品秩之事，取材视旧书为多，盖多取材于张氏。玉海十六地理类异域图书条引唐志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注云太和中；又引王贻孙云，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张建章渤海记言之。宋史王溥传亦云：太和中，有幽州从事张建章著渤海国记。贻孙者溥之子也。然新书所纪迄于玄锡，玄锡于懿宗咸通时，凡三朝献。此或取自他书，不然则张氏卒于咸通以后，故所纪如

此。其书既佚而不传，故无由考其内容也。

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五年，渤海国人崔宗佐、门孙宰等漂著肥后国天草郡，遣大唐通事张建忠复问事由。按日本贞观十五年为唐咸通十四年，即渤海王玄锡二年。其时正与张建章相近，疑建章、建忠二人为昆弟行，皆习知渤海国事者。

渤海诸王起自祚荣，讫仁秀，凡传九王，皆有称谥，有年号。仁秀之孙彝震嗣位，仅有年号，而无称谥。其下三世以讫諲譔，称谥、年号皆不可考。盖缘有唐末叶，中国多故，贡使既不常来，史籍亦多散佚故也。试览旧书本传，叙渤海册拜朝贡，多有年月可稽，视新书为详。惟文宗开成以后，则略而不书，此即故记无考之证。新书详旧书之所略，而于称谥、年号、地理、职官、物产叙之尤详，此盖为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而修史者取之。两书之不可偏废，有如此者。然则新书于彝震、玄锡二王以后事，多不能详，亦以张氏所纪止于此也。旧书经籍志不载渤海国记，盖未见其书也。

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亦见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似元末尚存其书，否则依唐志所载而著录之。宋志地理类中，又有张建章、戴斗合著诸蕃记一卷。盖建章官平卢节度从事，熟于蕃情，故能著此二书。

北梦琐言十三，纪张建章泛海遇仙事，谓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后历郡守，曾赍府戎命往渤海。按，此即玉海及宋史所载著渤海国记之张建章也。玉海谓建章著书在太和中，宋史谓太和中有幽州从事张建章。据此，则建章之为幽州从事及使于渤海，在太和中无疑。而为郡守，则在其后也。兹以张氏奉使年月无考，特系于太和之末，即王彝震咸和五年。以

俟续考。

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伪史类，有曾颜渤海行年纪十卷。宋史艺文志史部霸史类亦载此书。考两书所谓伪史、霸史，皆纪唐末十国割据之事。如九国志、吴越备史诸书是也。新五代史南平世家，梁末帝封高季兴为渤海王，后唐封季兴子从诲，后周封从诲子保融，皆为渤海王。高氏陕州人，望出渤海，故以渤海为王号。然则渤海行年纪一书，盖记高氏一家之事，不得与张氏渤海国纪同类视之，明矣。

新唐书方镇表幽州下：玄宗开元五年，营州置平卢军使。通鉴唐玄宗开元五年，奚、契丹既内附，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请复营州。三月庚戌，制复置营州都督于柳城，兼平卢军使，管内镇戍皆如其旧。七年升为平卢节度，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二十八年以平卢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案：此即唐会要所谓开元七年闰七月张敬忠除平卢军节度使；又八年四月除许钦琰又带管内诸军诸蕃及支度营田等使；又二十八年二月除王斛斯又加押两蕃及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使是也。又旧书本纪：开元二十九年七月，以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新书安禄山传，又有兼柳城太守之语。此盖斛斯去职而以禄山继之。两蕃者，指奚、契丹而言，四府者，奚有奉诚都督府，契丹有松漠都督府，黑水有黑水州都督府，渤海有渤海都督府是也。诸府之名，俱见新书地理志。平卢节度治于柳城。即今热河朝阳县。旧书侯希逸传：乾元元年，希逸为平卢节度使，为奚虏所侵。希逸拔其军二万余人，且行且战，遂达于青州。诏就加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节度皆带平卢之名。按柳城陷于奚，故移节度

于青州。亦即新书方镇表青密下所纪，肃宗上元二年，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引兵保青州，遂废淄沂节度，号淄青平卢节度是也。代宗永泰元年，淄青平卢节度增领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寻以李正己、李师古、李师道相继为使。宪宗平师道，又以薛平继之。昭宗龙纪元年崔安潜、大顺二年王师范，皆以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观察，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见旧书本纪、列传及唐会要。凡此皆唐官之有关渤海者也。

旧唐书靺鞨传：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案：此所谓黑水府，即新书地理志之黑水州都督府，置于开元十四年者也。又同书地理志，以渤海都督府与黑水州並列。黑水府既置都督，其下诸部又置刺史，则渤海之十五府必各有都督，六十二州必各有刺史，可比例而知也。又唐文宗与渤海王敕书，谓彼国有长史，即中国所置之长史也。其以幽州都督为押使者，唐尝以幽州节度使兼领平卢军节度副使是也。

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以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考异曰：实录此年八月，以幽州节度副大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渤海黑水军使。按旧传，禄山自平卢兵马使为平卢军使，盖以平卢兵马使带幽州节度副使之名耳，实录衍大字也。天宝元年，始以平卢为节度。愚按：平卢置节度，始于开元七年，说已具前，非始于天宝元年也。开元二十年，张守珪以幽州

节度副大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兼制营州及安东都护府。故平卢节度亦受其控制，似不能分立者。而旧新两唐书所纪异同之故，亦可于此考见矣。旧书本纪：开元二十九年七月乙卯，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此即通鉴所纪，以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是也。又新书安禄山传：天宝元年，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此即通鉴注所谓天宝元年始以平卢为节度是也。实则平卢之置节度，为时已久，特以仍受制于幽州节度，故仍简称曰平卢军使。迨天宝元年改幽州节度为范阳节度，而平卢节度始不受幽州节制。新唐书方镇表叙此甚晰，而通鉴考异似尚未之深考耳。

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十二月，遣渤海使小野田守等回奏唐国消息，谓至德元年安史乱炽，平卢留后徐归道遣判官张元涧来渤海徵兵马。是年十二月归道鸩刘正臣于北平，安东都护王玄志斩归道，自称权知平卢留后。二年，遣将军王进义来聘渤海。按平卢遣使渤海事为唐书所未载，然其他事则有踪迹可寻也。旧唐书刘全谅传：父客奴，从平卢军，数有战功。天宝末，安禄山反，平卢节度使吕知诲受逆命，客奴与平卢诸将议取知诲杀之，仍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奏闻。十五载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等使。赐名正臣。又以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正臣仍领兵平卢，来袭范阳未至，为史思明等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鸩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又刘悟传：悟正臣之孙也。按悟为全谅之侄。正臣本名

客奴。天宝末，禄山叛，平卢军使吕知晦受贼伪署，客奴时职居牙门，袭杀知晦，驰章以闻，授平卢军节度使，赐名正臣。又史思明传云：思明回军至德元载并行击刘正臣。正臣易之，初不设备，遂弃军保北平。正臣妻子及军资二千乘尽没。又，新书刘悟传云：其祖正臣，平卢军节度使，袭范阳不克，死。此正臣事迹之可考者也。又旧书侯希逸传：安禄山反，署其腹心徐归道为平卢节度。希逸时为平卢裨将，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袭杀归道，使以闻，诏以玄志为平卢节度使。此归道、玄志事迹之可考者也。然正臣兵败，回保北平，旧书谓为玄志所鸩，而续日本纪则谓为归道所鸩。归道为平卢留后，正臣之付也，其鸩正臣甚易，似日本纪差为得实。至归道、玄志二人遣使渤海之事，则为可贵之史料。平卢节度治于柳城，而平卢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续日本纪云：元涧，官柳城县兼四府经略判官。县当为郡字之误。其他考之于史，无不吻合。此可取以互证者也。

旧唐书本纪：敬宗宝历元年四月，以康志睦检校工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使。册府元龟：文宗太和二年十一月，诏平卢节度使、淄青登莱棣等州观察等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简较尚书右仆射、会稽县公康志睦，可简较左仆射。类聚三代格，天长五年太政官牒云：渤海国使王文矩等申云，大唐淄青节度康志曈交通之事，入觐违期，逃罪无由。按日本淳和天皇天长五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正康志睦为平卢节度之日，睦曈以形似而误。称淄青节度者，以淄青观察误作节度也。尔时，康志睦领押渤海蕃使，必有阻遏渤海贡使入唐之事，故王文矩所云如此。

全唐诗载韩翃送王诞渤海使赴李太守行营诗一首。此翃佐淄青幕府时作也。按新唐书文艺传卢纶后附韩翃云：翃字君平，南阳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罢，十年不出。又考：希逸于唐肃宗上元二年至青州，宝应元年授为平卢淄青节度，代宗永泰元年为李正已所逐，入居京师。据此则翃之佐淄青幕府，当在宝应元年迄广德二年之三年间也。平卢旧押渤海蕃使，营州陷后，贡道已绝，故渤海来使，必由登州登岸。而平卢并于淄青仍押渤海，故来使必至青州投到，翃时居幕府，故以诗赠之。考其时，不出代宗广德元、二两年。余以此事系于广德二年，即文王大兴二十七年。

考日本史所载渤海使于日本者，凡三十五次。内有东丹国使一次。起武王仁安八年高仁，讫定王永德元年高南容，凡十六次。中间日本答聘使，凡来十三次。于此期间，日本虽欲以藩属待渤海，且于其国书体式有争执，然既遣使答聘，则犹用敌国之礼也。自僖王朱雀二年王孝廉起，日本遂无答聘使。自宣王建兴五年高贞泰起，日本又定每十二年许渤海使来聘一次。从此，限制綦严，违则被拒，盖不以敌国待之矣。考建兴五年之使节，如贺福延、杨成规、裴氏父子，颋，璆。皆按定限而来，故获得邻邦之优遇，他使所不能比。又自高贞泰以后，每次奉使多为一百五人，此亦必为限定之数。依此考之，亦一极有兴趣之事也。此事为正编大事表所不能详，兹别撰一表，附缀于此。

渤海与日本通聘表

次数	大使姓名	同使人数	奉使之年	与前使相去年数	附说
一	高仁 高斋德代	二十四	仁安八		翌年答聘。
二	胥要德 已珍蒙代	不详	大兴二	十二	翌年答聘。
三	慕施蒙	七十五	十五	十三	
四	杨承庆	二十三	二十一	六	是年，日使先来，翌年，又答聘。
五	高南申	不详	二十二	一	翌年答聘。
六	王新福	二十三	二十五	三	是年，日使先来。翌年，又答聘。
七	壹万福	三百二十五	三十四	九	再翌年答聘。
八	乌须弗	不详	三十六	二	却还。
九	史都蒙	一百六十七	三十九	三	翌年答聘。
十	张仙寿	不详	四十一	二	日使先来。
十一	高泮弼	不详	四十一		却还。
十二	李元泰	六十五	四十九	八	
十三	吕定琳	六十	正历元	九	翌年答聘。
十四	大昌泰	不详	四	三	是年日使先来，约六年一聘。昌泰至日，请不拘年限，日本允之。翌年又答聘。
十五	高南容	不详	十五	十一	

十六	高南容	不详	永德元	一	翌年答聘。
十七	王孝廉	不详	朱雀二	四	以下日本无答聘使。
十八	慕感德	不详	太始元	四	却还。
十九	李承英	不详	建兴元	一	
二十	王文矩	不详	三	二	
二十一	高贞泰	一百一	五	二	自是日本约十二年聘一次，遂为定例。此次以早来被却还。
二十二	高承祖	一百三	七	二	
二十三	王文矩	一百余	九	二	违约却还。
二十四	贺福延	一百五	咸和十一	十四	
二十五	王文矩	一百	十八	七	虽违约，特许受聘。
二十六	乌孝慎	一百四	虔晃元	十	日本受其聘，以值国丧，故不得入都。
二十七	李居正	一百五	三	二	违约却还。
二十八	杨成规	一百五	十四	十一	
二十九	杨中远	一百五	玄锡五	五	违约却还。
三十	裴　颋	一百五	十一	六	
三十一	王龟谋	一百五	二十	九	违约却还。
三十二	裴　颋	一百五	二十三	三	

三十三	裴　璆	不详	末王元	十三	
三十四	裴　璆	一百五	十三	十二	
三十五	裴　璆	九十五	东丹四	十	以非渤海国使，却还。

渤海之朝唐、聘日，俱含有市易之意。此证诸书而可见也。册府元龟载：开元元年十二月，靺鞨即渤海。王子请就市交易，许之。又，开成元年，淄青节度奏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又，旧、新两唐书李正己传，皆谓正己官淄青节度，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又，入唐巡礼求法行记载：开成四年，登州有渤海交关船。此皆渤海朝唐以市易为重之证也。日本三代实录载：渤海使杨成规来与回易货物。又载：裴颋来向鸿胪馆交关。又纪渤海客来，多携珍物，日本人爱之。此又渤海聘日以市易为重之证也。日本稻叶岩吉博士尝曰：渤海所以频与日本交通者，不外输彼国之产品以向日本求售耳。满洲发达史。此真洞见中边，读书得间之言也。

日本本朝文粹十二载：太政官复渤海中台省牒一首注云：入觐使文籍院少监王龟谋等一百五人。按：渤海使日本诸臣无王龟谋之名，惟日本纪略前篇二十载：宇多天皇宽平四年正月渤海客来，六月辛丑太政官赐渤海国牒二通，一令左近卫少将藤原敏行书之，一令文章得业生小野美村书之。此年纪载未著渤海使臣之名，盖为王龟谋等一行也。考日本诸史纪渤海历次使臣姓名甚悉，惟此一次不著姓名，其为王龟谋无疑也。且撰太政官牒者为纪长谷雄，时官右少辨，以长于文笔见称，依此证之，亦可无误。惟大日本史二

百三十九渤海传云：考和汉合运宇多帝宽平四年，藤原敏行书赐渤海敕书，而诸书无所见。又，本朝文粹有太政官移渤海中台省牒，其中言文籍院少监王龟谋等违期入觐，即从却回，此亦不知在何时。实则二者为一时事，且出于日本纪略，著者盖未之深考也。

日本纪略前篇二十云：宽平六年五月，渤海使裴颋等入朝。下又云：十二月丙辰，渤海客徒百五人到著伯耆国。又云：七年五月癸亥，渤海客来，著鸿胪馆。依此前后文考之，似此二年中，渤海曾二次遣使于日本也。惟考扶桑略记及本朝通鉴，皆谓宽平六年冬渤海客来，七年五月入京。本朝通鉴且谓其来使为裴颋。又，扶桑集菅原淳茂诗注亦有裴公重朝之语。据此，则日本纪略所纪宽平六年五月，裴颋入朝之语，实为七年五月入京之误记。此按其前后所纪，可考而知之者。

日本纪略前篇十四：天长五年正月，但马国言渤海人百余人来著，二月，但马国司写渤海王启中台省牒案进上。此文纪载甚略，亦未言使臣为谁何。又，续日本后纪十及十一：承和八年，渤海使贺福延来著，其王启云，前者王文矩初到贵界，即从界末却回，到国之日，不得入觐。按：天长五年，即宣王建兴十年，承和八年，即王彝震咸和十一年，中间隔十二年，渤海未遣他使于日本，所以遵一纪之限也。故大日本史渤海传云：本书不载使名，据后段渤海书，则盖王文矩也。日本全史则直书云：但马言渤海使王文矩等百余人来。此即就贺福延所赍王启推求得之，无可疑者。

日本都良香致渤海杨大使状三首，皆载都氏文集。按：此渤海大使即杨成规也。日本三代实录二十一：贞观十四

年，渤海国使杨成规来，以行少内记都言道等为掌客使。言道自解修文，请官裁称，姓名相配，其义乃美，若非佳令，何以示远人，请改名良香，许之。又载有客主俱醉，兴成赋诗之语。据此，则杨大使必为成规无疑。或云都良香有谢杨大使中远赠貂裘、麝香、暗摸靴状。按中远于元庆元年聘日本被拒，不得入都，存问诸使，无良香名，其为误记，不问可知。

日本纪略前篇十四，淳和天皇天长元年，纪渤海大使贞泰、副使璋璿贡物。二使皆不冠姓。按类聚三代格十八太政官符改定渤海国使聘期事内云：彼使高贞泰等还云云。则贞泰姓高明矣。鸟山氏渤海史考从之，惟璋璿之姓无考。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十月，以渤海国王嵩璘侄能信为左骁骑卫中郎将，见册府元龟。又日本天平宝字七年，渤海使王新福同行有品官著绯达能信，见续日本纪。余颇疑达能信，即大能信，以大达音近也。惟考日本天平宝字七年，为唐代宗广德元年，与贞元十四年前后相距三十六年，为时过久。又渤海国制度，王侄比于王子，其位甚尊，决无品官著绯之称。且渤海王族使日本者，祇大昌泰一人为正使，秩甚高，其他王族概未一见。依此推之，则知其非一人也。

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四年，渤海使一行中，有解臂安贵宝。本朝通鉴，解臂作臂鹰，初未详为何官，后读周春辽诗话引李孝光元秘书丞。题辽人射猎图云：美人貂帽玉骢马，谁其从之？臂鹰者。盖渤海及辽皆产鹰，以臂鹰之人为专职，因而授之以官。明末赵士哲辽宫词，君王臂上有神鹰，亦指是也。

松漠纪闻谓：乌为渤海右姓，故渤海诸臣及遗裔多乌

姓，如乌孝慎其一人也。惟续日本后纪及日本三代实录纪孝慎两使日本，皆作马孝慎，又云一作乌。乌、马形似易误，兹以从乌为正。

日本三代实录：元庆七年五月，授渤海大使文籍院少监裴颋从三位。扶桑集菅原淳茂诗注云：往年裴公以文籍院少监，奉使入朝。此皆颋官文籍院少监之证也。又日本纪略载：宽平四年，有渤海客来著。余考此次之使，即本朝文粹所载之文籍院少监王龟谋，上距裴颋来聘之岁为时九年，则其时文籍院少监已易颋而为龟谋矣。其后三年，即宽平七年，裴颋又来，载于日本纪略，而未言为何官。仅菅家文草有诗题云：客馆书怀，同赋交字，呈渤海裴令大使。此即道真于颋二次来使时唱和之作。称之曰令，即监之异称。盖其时颋已由少监进而为文籍院监，故道真以令称之。否则王龟谋已为少监于前，不应颋仍为是官也。

日本纪略后篇一云：延长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渤海入朝使裴璆著丹后。八年三月二日，璆进怠状。又扶桑略记：延长八年四月朔日，东丹国使即裴璆等著丹后，令进过状。又附里书云：八年正月，丹后国言渤海客到来九十三人。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著彼。此所纪，年月不符。本朝通鉴、大日本史、日本全史皆据扶桑略记正文，以为八年四月裴璆来著丹后，实则不然。盖璆以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著丹后，八年正月丹后守臣闻于朝，三月二日璆进怠状，即过状。四月，日廷始为发遣。此其先后次第尚可寻迹。不然扶桑略记里书既与正文相乖，何以又与日本纪略吻合耶。

唐文宗开成四年十二月戊辰，王子大延广朝贡，见册府元龟九百七十二。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开成五

年三月二十六日，闻渤海王子来到，拟归本乡，待敕使来。按此时圆仁在青州。所云渤海王子即为大延广，盖于翌年朝贡。事毕自登州浮海还蕃也。

求法巡礼行记又云：开成四年八月十三日，有渤海交关船同泊彼浦。按日本谓两国互市为交关。渤海王子大延广于是年十二月入唐京，则于八月时已至青州矣。唐李正己与渤海市马，又渤海于开成元年运熟铜入唐，皆至青州，即唐与渤海互市之处也。依此可证渤海朝唐之频，亦以互市交易为要务矣。求法巡礼行记又云：开成四年八月十五日，寺家设馎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节。斯节诸国未有，惟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时，以是日得胜。作节，乐而喜舞，以昼续夜，三日便休。今此山院，圆仁时居赤山山院。进慕乡国，今日作节。其渤海为新罗罚，才有一千人向北逃去，后却依旧为国，今唤渤海国者是也。按：唐开元二十年，渤海王武艺遣兵逾海，攻登州。唐发新罗兵攻渤海南境，久之无功而退。新罗与渤海相攻可考者，只此一事。又日本权藤成卿八邻通聘考云：渤海立国通好于我，而唐朝祸乱相继，渤海乘间威胁新罗，新罗遣金泰廉来者，天平胜宝四年。欲依以制渤海也。又云：初渤海建国通使聘于我，及安禄山之叛，颇致其诚，又屡求好，其意盖在依我以回复高丽旧业也。又云：渤海统合诸部，雄视北境，常控制新罗，而倾意通好于我。按权藤氏之语，虽多出于臆度，然渤海既吞并附近诸部，雄视东北，与新罗壤地相接，必时有以兵相攻之事。史文失载，故多不可考耳。惟所谓渤海一千人向北逃去，后却依旧为国，又似大祚荣东度辽水建国于东牟山之事。记载参错，略得其似，此不必一一考实，致涉胶

柱鼓瑟之讥也。

求法巡礼行记又云：开成五年，登州府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又云：入州此指青州。到尚书押两蕃使衙门。按：唐于代宗大历以后，以平卢淄青节度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治于青州。而两蕃来使，皆自登州登岸，故于是处，设两馆以款之。又按：唐元和十四年，平李师道，以薛平继为平卢淄青节度押两蕃使。以后节度无考。开成五年上距元和十四年为二十二年，其节度必已易人，其云尚书者，称节度使之本官也。

求法巡礼行记又载：渤海僧贞素哭日本和尚灵仙诗并序，此渤海罕见之文艺，亦极可珍重之史料也。序略云：仙大师，指灵仙。长庆二年入宗五台。五年，日本大王远赐百金远至长安，小子转领金书送到铁懃，仙大师领金讫，将一万粒舍利、新经两部、造敕五通等属附小子，请到日本答谢国恩。小子便许。一诺之言，奚惮万里重波，得遂。临回之日，又谢百金。以太和二年四月七日，却到灵境寺求访，仙大师亡来日久。此序所纪，颇耐寻绎。按日本纪略前篇十四，天长二年十二月渤海国使高承祖等到来。又日本逸史三十四，天长三年三月，右大臣藤原绪嗣言渤海入朝，定以一纪，而今寄言灵仙巧败契期，又载复渤海王书云：王使承祖等转送在唐学问僧灵仙表物来，载深嘉慰。其释贞素操行所缺者，承祖周悉云云。天长二年为唐宝历元年，即贞素诗序所谓长庆五年也。长庆四年，穆宗崩，敬宗立。明年改宝历元年。贞素盖于是年自唐还国，又随其国大使高承祖赴日本。此可考而知也。又按续日本后纪十一承和九年渤海王别状云：祖父王在日，指宣王。差高承祖入觐，天皇注送在唐住五台山僧灵仙

黄金百两，寄附承祖。承祖领将到国，转附朝唐贺正之使，令寻灵仙所在，将送其金。程途远隔，过期不返。后年，朝唐使人返回，方知前年使等从海却归，到涂里浦疾风暴起，皆悉陷没。亦悉往五台觅灵仙送金之时，灵仙迁化，不得付与，其金同陷没。其后，文矩入觐，启中缕陈事由，不遂觐礼，将启却归，今再述失命事由云云。承和九年，即唐会昌二年。又日本纪略载：天长五年正月，有渤海国使来著，四月却还。按此次大使，即王文矩也。于前年冬自本国来聘，亦即唐太和元年冬也。据渤海王别启所述，考之高承祖于唐宝历二年，还自日本。如于是冬，遣使朝唐贺正，应于唐太和元年至唐。然贞素诗序记云：太和二年四月七日，却到灵境寺，访仙大师，亡来已久，似渤海之贺正使，应于太和元年冬遣来，贞素与之同行，故于二年四月始至五台也。而王文矩之往日本，为太和元年冬。盖与朝唐贺正使先后出发，尔时贞素尚未至五台，不知灵仙之死。且朝唐之使，应于太和二年四月后还国。中途沈溺，寄金同陷，则贞素亦必死于是役。其时，亦在文矩使日之后。依此推之，则文矩所赍王启，仅能述转附寄金到唐之事，而灵仙之死，及回使之陷溺，皆不能预言也。此事详于贺福延所赍别状，追述十年前事，叙述或未能憭。否则，其中或有饰词。不然王文矩之至日本，已由但马写其启牒以进，具载于日本纪略，则日廷于灵仙事，乌得诿为不知耶？至灵仙与贞素之师应公有谊，故贞素不辞跋涉，一往日本，两往五台。考其本末，颇可称述，盖亦笃于风谊者。而日本谓其缺操行，不知何指。或者渤海以日本限其来聘甚严，故假借达灵仙之命而来。此藤原绪嗣所谓寄言灵仙，巧败契期也。至或谓高承祖之使日本，

为护送入唐学问僧灵仙而来，则失之矣。

文献通考三百二十四引日本僧奝然书云：白壁天皇遣僧灵仙入唐礼五台山学佛法。按：此即入唐巡礼行记所载之灵仙也。惟考渤海僧贞素哭灵仙和尚诗序云：此仙大师，长庆二年入宗五台。长庆二年，当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十三年。白壁天皇日本史作光仁天皇，薨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先于灵仙入唐之岁约四十年。设通考所引奝然之语不误，则必奝然误记也。日本入唐礼五台山求法诸僧，别无名灵仙者，其为贞素所哭之仙大师，已无疑矣。

满洲发达史云：日本山城东胜寺之藏经，内有东胜神咒诸家集，而诸家集中有一梵本，其末叶背面书云：大唐大中六年十月，弟子段表写，及日本贞观三年渤海大使李居正携来梵本等字。按李居正于贞观三年冬聘于日本，四年夏还国。见日本三代实录。此次携东胜神咒以往，盖如乌孝慎传长庆宣明历于日本也。唐大中六年，先于居正携经之时凡十年。此经流入渤海当在此时。此节纪事当与僧贞素入五台山访日本僧灵仙事同为可贵之史料也。

朝鲜半岛三古国，新罗之亡最晚。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始纳土于高丽王氏，后于渤海之亡九年。渤海盛时，与日本通使交易，往来频繁，南与新罗连疆，道路通利，岂无信使往来。且渤海交通五道，以南海府为新罗道，尤为两国交通之明证。兹检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及诸臣传，无一语及此。盖旧史散亡，文献无征故也。新罗圣德王本纪三十二年，唐遣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发新罗兵击渤海南鄙，无功而还。此出于旧唐书渤海传，而三国史记采之也。又同书金庾信传云：开元二十一年，大唐遣使教谕曰，靺鞨渤海外称藩翰，内实

狡狯。今欲出兵问罪，卿亦发兵相为犄角。闻有旧将金庾信、孙允中在，须差此人为将。仍赐允中金帛若干。于是，王命允中弟允文等四将军，会唐兵伐渤海。此即唐发新罗兵击渤海之纪事，而唐书未能详载者也。又同书宪康王本纪十二年春，北镇奏狄国人入镇，以片木挂树而归，遂取以献。其木书十五字云：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国和通。时当唐僖宗之世。黑水国者，黑水部也，在渤海之北。宝露为勃利之对音。唐玄宗拜黑水部酋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是勃利与黑水初为一部，后或分立。所称狄国，殆即渤海。其时，黑水勃利欲通新罗，必经渤海，而渤海阻遏之。且密遣人挂此牌，盖以揭其密约，间其和好耳。又契丹国志谓：渤海王大諲譔深惮契丹，阴与新罗结援。诸国纪渤海与新罗之关涉者，只此数事，其他则无所考矣。

渤海末王之世，曾与高丽王王建结有昏姻之好。故王建书因胡僧言于后晋高祖曰：渤海我昏姻也。见通鉴二百八十四。其后国亡，世子大光显奔于高丽，高丽为存其宗祀。契丹以橐驼遗高丽，而高丽以为无道，系于万夫桥下饿死之。此皆以昏姻之故也。

高丽史世家：太祖八年，契丹灭渤海，其将军申德等于是年八月来奔。又十一年七月，渤海世子大光显率众来投。又，年表太祖天授八年，契丹灭渤海国，世子大光显来附。前后所纪，年月参差，必有一误。考同书崔承老传云：渤海既为契丹兵所破，其世子大光显等领其余众数万户，日夜倍道来奔。太祖悯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赐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国祖宗之禋祀。据此，则大光显等于渤海亡后，即奔高丽，非迟之于三年后也。东国通鉴纪大光显出奔

高丽于渤海国灭之下，与年表合，惟谓为太祖九年事，与世家年表俱下差一年。考辽史，太祖天显元年春正月灭渤海，即高丽太祖九年，东国通鉴所纪甚确。然则高丽史谓在八年者，盖一时之疏略耳。

辽史本纪：太祖天显元年六月丙午次慎州，盖太祖灭渤海后，自忽汗城西归所经之地也。又宗室传：后唐拜人皇王倍瑞慎等州观察使。唐氏旧志谓慎州必在渤海境内，而不能详其所自。愚案：新唐地理志羁縻州下靺鞨州三内有慎州，武德初涑沫、乌素固部置此，即辽太祖所次之慎州也。涑沫即涑沫江，渤海以其地置涑州，盖已改其故名矣。辽初，称曰慎州，用故名也。瑞州者，为突厥州之一。贞观十年以乌突汗达干部落置在营州之境，其后与慎州同侨置于幽州，亦见唐书地理志。唐明宗以慎州为渤海故地，又以瑞州近于慎州，故以人皇王兼领之也。

吴兆骞秋笳集云：上京城在宁古塔城西南七十二里，三殿基址皆在。案此即渤海上京故宫也。三殿之一，名曰永兴。辽史突吕不传：渤海平，突吕不承诏，铭太祖功德于永兴殿壁是也。

研历史者以缘果寻因为要义。考渤海之兴也，必有其所以兴，其亡也，亦必有其所以亡，其兴亡之迹，果也。其所以兴，所以亡者，因也。唐灭高句丽之后，徙其遗族部属于幽、营之地，此即汉徙关东豪杰以实关中之意，不可谓非扼要。然于高句丽之故地，以薛仁贵为之都护，未闻有深根宁极之措置。久之，其地不靖，无术远驭，仍遣高氏子孙前往镇抚，此亦可谓策之下者矣。论者因谓唐征高丽能灭而不能守，诚笃论也。其后，新罗乘高丽故地空虚，渐蚕食其东鄙之地；而渤海大氏更自营州东窜，抚辑靺鞨、高丽

余众，而据有其北部。唐平高丽始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继迁于辽东郡故城，又徙新城。开元二年徙平州，天宝二年又徙辽西故郡城，至德后废。此皆靺鞨之族代高丽而兴，逐渐东向侵略之证。开元二年，徙府于平州，此又渤海建国后扩张其势至辽河东岸之证也。迨渤海末世，契丹日大，逼处西方，既不知交邻设防之道，复远通于朱梁、后唐、吴越，岁贡虽勤，道远，不能相救。后乃以兵开衅，杀其辽州刺史，致辽太祖有渤海世仇一事未毕之语，此又自速其亡，因果甚明者也。辽灭渤海之后，遽迁渤海遗民于辽阳及临潢各处，以弱其势。虽有远虑，亦非臧谋。忽汗、粟末二水流域，因徙民而空虚。黑水靺鞨乘之举部南徙，别号女真。历年二百，逐渐强大，终以灭辽。履霜坚冰，防之不早故也。欧阳公曰：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岂不然哉。

諲譔降辽之后，其国统已绝。而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屡纪渤海使朝贡之事。论者因谓渤海遗臣保聚一隅，似其国尚未灭者，愚尝疑之。諲譔降辽之岁，曾数遣使于后唐。此时尚修朝贡，殊不近理。若云为其遗族所遣，则当国破家亡之日，奚暇计及此耶？愚考渤海亡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正月，是年二月，改建东丹国，以人皇王突欲王之，一切制度悉依渤海之旧。当此之时，于后唐则修朝贡之礼，于日本诸国则通聘问之使，一如渤海盛时。惟史官所纪辄称渤海，不复别白，一若大氏所遣，此疑误之由来也。自明宗天成元年起，至末帝清泰三年二月止，渤海凡四朝唐，皆为东丹之使。人皇王于明宗长兴元年奔后唐居七年，为末帝所杀，即清泰三年十一月也。东丹国使朝唐四次，皆在王之生前，朝唐即以朝王，其后则不复见者，以王已被杀也。试观清泰三年，有

所谓南海府都督者，有所谓政堂省工部卿者，此皆为东丹国之官，非渤海遗裔之保据一隅者之所遣也。日本全史载：醍醐天皇延长八年，渤海使臣裴璆等来，问之则称东丹国使。时明宗长兴元年也。此为渤海与东丹混称之证。辽史本纪，太宗会同三年，东京留守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按：太祖命大素贤为东丹国左次相，亦见本纪。此云渤海相，即东丹相也。此不惟后唐及日本混称为一，即辽人亦如是称之矣。愚因是断定册府元龟、五代会要所纪渤海亡后之使臣，皆为东丹国所遣，与大氏遗裔固无与也。至东丹为辽所立，亦为辽之属土，而其臣南朝于唐者，则以土产无地可销，通于南朝，可收以有易无之利故耳。

东丹之名得自契丹，以其建国在契丹国之东也，亦即东契丹国之简称。南唐诸臣撰二丹入贡图，以契丹、东丹並称，亦以其为兄弟之国也。清臣撰续通志，不知此义，妄改东丹曰都木达，则无意义之可寻矣。

五代史及通鉴、通考、契丹国志，皆谓契丹主攻渤海夫余城，下之，改为东丹国。此皆宋人纪载也。惟辽史于攻下夫余城之后，又言围忽汗城，諲譔请降，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忽汗城为天福。所纪当为得实。盖宋人得之传闻，辽史本诸国史也。惟辽史纪辽兵以天显元年正月庚申拔扶余城，丙寅破渤海老相兵，是夜围忽汗城。中间相距只七日。扶余城在今吉林农安县城西南；忽汗城即渤海上京龙泉府，今之宁安县东京城也。二者相去何啻千里。或疑其行军甚速，因谓忽汗城非在上京故地，已南迁于中京附近者，此实不然。吉林通志论此最确，其言曰：考辽史图欲传云，天显元年从征渤海，拔扶余城。上欲括户口，倍即人皇王图欲。谏曰：今始得

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迳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从之。又考太祖本纪，庚申拔扶余城，丙寅已围忽汗城，七日之间，驰骤千里，当时军行飘忽若此，所谓乘破竹之势也。愚按：辽攻渤海在正月初旬，犹为严寒之候，冰雪未融，道路顺通，正可利用铁骑，七日之内，而驰骤千里，不足异也。况辽兵以此为长技乎！

辽史百官志：大东丹国中台省，太祖天显元年置，景宗乾亨元年省。又，中台省之官，曰左大相、右大相、左次相、右次相是也。本纪太祖天显元年，改渤海国为东丹，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此百官志之所本也。耶律羽之传：初为中台省左次相，后以功迁左相。又高模翰传：应历初，召为中台省右相，至东京，父老欢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贵，为乡里荣，相如、买臣辈不足过也。九年正月迁左相，卒。按此即东丹国之中台省设于东京者也。辽迁渤海遗民于东京，而模翰则渤海人也，故东京父老以为有衣锦之荣焉。应历九年下距乾亨元年尚有二十一年，而国始除。

辽史本纪：太宗天显六年四月，建中台省于南京。此与百官志元年建省之语不合，盖人皇王于五年奔唐，六年太宗至东丹改其故制，重建中台省，只置左右二相，史故书之。

辽史本纪：圣宗于乾亨景宗年号。四年九月即位，十二月庚辰省置中台省官。此与百官志所云省于乾亨元年者尚迟三年。疑百官志元年之元字为四字之误，应以本纪为正，兹从之。又圣宗统和二年十二月辛丑，以大仁靖为东京中台省右平章事。此记与省置中台省之文颇有乖违。然辽史百官志四：圣宗统和元年，诏置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于是有

三京宰相府。三京者东京、中京、南京也。乾亨四年，省置中台省官，即东丹国除于是时也。翌年为统和元年，即置三京宰相府。然则大仁靖所官者东京宰相府之右平章事，非东丹国之右平章事也。此云中台省者，盖东京宰相府之误记耳。

东丹国建于辽太祖天显元年，除于景宗乾亨四年，凡五十有七年，不为不久。人皇王突欲建国称甘露元年。建国五年而奔唐，十一年而被杀。其后，国政由王妃萧氏主之。十五年萧氏卒。二十一年世宗兀欲嗣辽帝位，以其叔祖安端主东丹国。兀欲者，人皇王之子也。二十七年安端卒，其后，何人主国事，史所不详。辽史皇子表，德祖六子，长子为辽太祖阿保机，第五子为安端，后王东丹国，封明王。依此言之，则安端者，人皇王之叔父也。至契丹国志十四乃云：太祖崩于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东丹。册府元龟九百九十二亦云：阿保机有子三人，幼安端少君。依此言之，则安端者太祖之少子，人皇王之弟也。愚考辽史，凡数见安端，未尝谓其为太祖之少子，则皇子表为不误矣。

渤海亡后，辽建东丹国，复移于辽阳，以其民实之。其于东京附近建立诸州，多用旧名。而辽史之误，即由此起。余既于地理考一一辨之矣。兹再引证以明之。五代史记十七：晋出帝与太后等举族而北，自幽州过平州，出榆关，行沙碛中，七八日至锦州。又行五六日，过海北州，至东丹王墓，又渡辽水至渤海国铁州。按此所记方隅里到多有违误，盖以得之传闻故耳。然此所谓渤海国铁州，即东丹国铁州也。彼时，东丹国尚未除，记者又未能别白，故犹以渤海国称之。辽史地理志：铁州在东京道，当在今辽阳之西。故出

帝渡辽水后，遂至铁州。若渤海之铁州，则在今吉林桦甸、磐石之间，与后来之铁州绝不相涉。此一证也。宋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云：自沈州七十里至兴州，又九十里至咸州。此为自南而北。洪皓松漠纪闻云：银州南铺五十里至兴州，四十里至蒲河。此为自北而南。沈州今沈阳，银州今铁岭，咸州今开原。则兴州正在沈、铁之间，核与辽史地理志置兴州于东京道亦合。此盖东丹国所置，而国除后犹仍其旧也。若渤海之兴州，则在今吉林苏密城在桦甸县界。西南三百里，当双阳、伊通一带。与后来之兴州渺不相涉。此二证也。详宋、辽、金、元人所说之渤海某州，多指移置之后而言，或称东丹国为渤海，其混乱愈甚，其误盖已久矣。

五代会要云：长兴元年十一月，契丹渤海东丹王托云即突欲。率番官四十余人，马百匹，自登州泛海内附。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契丹国东丹王托云远泛沧溟，来归王化，请赐姓名。又本朝赐新罗、渤海两番国王官，初自检校司空至太保。今托云是阿保机之子，请比新罗、渤海王例施行。敕：渤海国王人皇王托云，契丹先收渤海，改为东丹，其托云宜赐姓东丹，名慕华，检校太保、安东都护、渤海郡开国公，充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愚按：此文初称渤海东丹王，继称渤海国王，盖南朝固视东丹如渤海也。

旧五代史、册府元龟、五代会要所纪东丹王事，年月颇有参差。兹一以旧五代史为主，以其所纪较详，且纂集在前也。

辽东志：古迹，有渤海城，注云在辽阳城东北隅。又宫室，有辽宫，在辽阳都司治东北；东丹王宫，在辽阳城内东北隅；有让国皇帝御容殿，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在宫门

之东南。愚按：此三处盖一地也。辽移东丹国于辽阳，治渤海人仍用旧制，国名虽改，人仍以渤海称之。故渤海城即东丹王宫也。东丹王宫即辽宫也。今辽阳城内东北隅，地势独高垲，尝于地中发见砖瓦、础石，盖即辽宫之所在。于此一地，安得有一城二宫？辽东志不知辨晰，而並载之，虽欠分晓，然辽、金、元视渤海与东丹为一，于此可证矣。

满洲源流考引宋会要云：徽宗政和八年五月，臣僚言，登州与渤海相望，以驼基石为界，深虑渤海相近作过，则驼基寨孤立，乞以末岛、鸣呼岛为界，置兵戍守。按此所谓渤海，指高永昌而言也。永昌于辽天祚帝天庆六年正月，据东京称大渤海皇帝，据辽东五十余州。是年五月，永昌被擒。天庆六年，即宋政和六年。其后二年，宋改元重和，故政和无八年。满洲源流考引作八年，盖为六年之讹，此可考而知也。尔时永昌之声势甚盛，故宋臣以分界为言，並置兵戍守之。又毕氏续通鉴：政和七年七月，金之苏州汉儿高乐师、曹孝才及僧即荣等，率其亲属二百余人，以大舟浮海，欲趋高丽避乱，为风飘达宋界驼基岛，备言女真既斩高永昌，渤海汉儿群聚为盗，契丹不能制。按此亦宋人称永昌为渤海之一证也。

册府元龟九百七十三：开元二十五年八月，渤海大首领多蒙固来朝。此即张曲江集敕大武艺书所谓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没落人等是也。又册府元龟九百九十九：文宗太和七年，渤海先遣学生李居正三人事业稍成，请准例递乘归国，许之。又日本三代实录载：清和天皇贞观三年，渤海使李居正等由隐岐岛来。贞观三年即唐懿宗咸通二年也，去太和七年计凡二十九年。此使于日本之李居正，即前此之遣唐学生

也。且日本称居正曰位列公卿，龄过悬车，则其年齿之高不问可知矣。又辽史地理志：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在宫门之南。又宗室传倍即人皇王既归国，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又元好问王黄华庭筠墓志，谓其九世祖继远，仕东丹为翰林学士。据此则为人皇王撰碑之王继远，时官翰林学士，亦即庭筠之九世祖也。以上三事，皆由多籍参证而得。彼此既已吻合，自可断为一人。

两唐书所载靺鞨人之仕唐者，一李谨行，靺鞨酋长突地稽之子也，突地稽已见前。仕于太宗、高宗时，累迁营州都督，封燕国公；一李多祚，其先为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多祚仕于武后、中宗时，官右羽林大将军，封辽阳郡王，为武三思所杀。此二人者，皆于渤海建国之前，入中国者也。一为李怀光，本姓茹，其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赐姓李更名嘉庆，子怀光以武功仕至太尉、朔方节度使。此则于渤海建国后，入中国者也。两唐书皆云：怀光渤海靺鞨人，语意甚显，尤非谨行、多祚之比。余已录茹常入异姓列传，而以怀光附之，特略其事迹不举，以无涉于渤海也。

渤海人之留于日本者，有高多佛，日本纪略曾载之。又，大日本史氏族志云：高庭氏渤海人，高多佛之后也。嵯峨帝时，多佛赐姓高庭名高雄。注引日本后纪。此亦可考之一事也。

新唐书地理志附载贞元宰相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甚详，並云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一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余从略。按此即世所称

贾耽边州道里记是也。又同书艺文志，耽所著书曰贾耽地图十卷、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贞元十道录十卷。据此，则耽所著书无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之名，而地理志所引者，必不出此数书矣。按李德裕为吕述撰黠戛斯朝贡图传序，曾引贾耽古今四夷述，无郡国字。三国史记地理志，凡四引贾耽之语，三作古今郡国志，一作四夷述，似古今郡国志为一书，而四夷述又为一书。然其所引皆不见于唐志所引之道里记，其为无涉可知也。近人吴庆坻跋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云：唐书地理志卷末所录贾耽记，殆即皇华四达记文，此说甚确，而未及举证。余考宋曾公亮武经总要，有边防五卷，数引贾耽皇华四达记，兹取其与渤海有关者比证之。其一云：按皇华四达记登州下云：北渡海至马石山五百里。又云，海行东北历大谢、龟歆、原误作歌。乌湖等岛约三百里入傍海岸，历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骆驮湾约八百里。又显州下云，唐天宝以前，渤海国所都。按此即唐志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之语也。其二，于宜州下云：营州东百八十里，凡九递至燕郡城，自燕郡东经汝罗原误作波罗。守捉渡辽州，按，应作辽水。七十驿至安东都护府，约五百里。又东京下云：自安东府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约六百里，西北至建安城。按此，即唐志营州入安东道也。大抵武经总要录其原文，而稍加窜易，此即道里记为皇华四达记之证也。近人撰满洲历史地理，谓道里记殆由四夷述中摘录。兹考李德裕及三国史记所引，李所引云黠戛斯本坚昆国，贞观二十一逮天宝季年，朝贡不绝。三国史记所引，皆纪三韩涉貊事。皆纪四夷事，而无与于道里。此由著者未详考武经总要所引，故作此疑似之辞。

兹经举证，乃瞭然矣。

唐志所录贾耽道里记亦有微误者。其一，登州海行至都里镇，东傍海壖至乌首江八百里，此即今鸭渌江口也。再南傍海壖过贝江口，即浿水。得新罗西北之长口，又千里至唐恩浦口。此又由鸭渌江口转而南行，以达新罗王城之道也。而唐志于唐恩浦口上有鸭渌江三字，此文应在上文乌首江三字之下，误置于此。乌首江即今叆河，唐恩浦即今朝鲜仁川南之南阳湾。关于此节之误，吴氏考实及满洲历史地理已详辨之矣。其二，耽之时，高丽已亡，仅新罗尚存。所记登州海行道里至乌首江即鸭渌江后，一南行至新罗；一北行至渤海。据此，应题曰登州海行入新罗渤海道，其曰高丽者，新罗二字之误也。此皆应订正者也。唐宋人尝称新罗为高丽，其证不一而足。

贾耽所记有东北海行三百里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之语，此马石山非渤海武王以兵扰害之马都山也。吴氏考实谓马石山即今旅顺之老铁山。通鉴晋成帝咸和九年八月，诏遣谒者徐孟册拜慕容皝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船下马石津是也。马石津即马石山之津口，注亦引贾记为说。愚按：马乌二字，往往以形似而互讹。如马都山之作乌都山是也。马石山或作乌石山，今老铁山其色焦黑，因以得名。乌石与老铁同义因知马石山即乌石山，乌石山即老铁山也。

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渤海王城西南三十里古肃慎城，其北经德里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满洲源流考云：此即唐会要所云德理府也。渤海无德理府之名，此作镇为是。愚按：武英殿聚珍本唐会要九十六靺鞨条云：今黑水靺鞨界，南与渤海显德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

此未尝谓有德理府。然渤海显德府治于苏密城，在今吉林桦甸县界，不与黑水靺鞨相接。其在黑水靺鞨之南者，只龙泉府与之相接。唐会要所记殊误。惟太平寰宇记一百七十五有黑水靺鞨南至渤海国德理府之语。然则满洲源流考所云唐会要，盖为太平寰宇记之误耳。

辽史食货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此指太宗得燕后而言也。所云渤海，若非指其故地，即百官志所纪之西北渤海部也。食货志又云：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此亦指太宗得十六州地后而言也。所谓渤海，疑系在沧州之渤海郡，非大氏之渤海也。食货志又云：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按同书地理志东京道广州下云：渤海为铁利郡，太祖迁渤海人居之，建铁利州。统和八年省，开泰七年以汉户置此。云渤海为铁利郡者，谓广州为渤海铁利府之故郡也。又云：太祖迁渤海人居之，建铁利州者，谓太祖迁广州于他处，改称铁利州也。同书本记：天祚天庆六年，贵德州守将耶律余覩以广州渤海叛附永昌。此所谓广州即迁后之广州也。统和八年省铁利州，开泰七年复以其地置广州。食货志所谓渤海广州者，未迁之广州也。其谓改曰铁利州者，迁后之广州也。其地多铁，恐指迁后而言。食货志凡三言渤海，余以意释之如此。

唐书地理志羁縻州有靺鞨府三，其一为渤海都督府，此为渤海国之所在，唐曾置长史以领之者也。辽史地理志末，亦列渤海州之名，下无一字。时渤海已亡，不应再于其地置州。疑即渤海帐司或西北渤海部之所在，惟无明证。

涵芬楼百衲元刊本辽史，可正今武英殿同文五局诸刊

本。辽史之误有三，皆关于渤海者也。其一，今本东京辽阳府紫蒙县下云，拂涅国置东平府，领蒙州紫蒙县。下又云：后徙辽城，并入黄岭县。渤海复为紫蒙县。此文叙次颇不清。按新唐书渤海传：渤海有东平府，领蒙州，此紫蒙县即渤海蒙州属县也。依史文求之，可得其略。其云拂涅国置者，盖因新唐书佛涅故地置东平府一语而误耳。满洲源流考曾据明统志引辽史于东平府领四字下，增入蒙州二字。而元刊本有蒙州二字，此正明统志引之本也。又，今本于开州镇国军节度所属之盐州下云，本渤海龙河郡，故县四，其一，曰格州。满洲源流考据明统志所引辽史改作格川，而元刊本正作格川。其三，今本东京道有尚州镇远军。满洲源流考云，辽史东京道，别有尚州。金史作同，此为同州无疑。而元刊本正作同州。又，镇远军作镇安军，亦当从元刊本。凡此三事，皆元刊本胜于今本者。然则读古人书，贵得精本，岂不然耶！

辽史二太祖本纪云：太祖赐諲譔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又一百十六国语解云：乌鲁古、阿里只，太祖及述律后受諲譔降时所乘二马名也，因赐諲譔夫妇以为名。案辽史国语解，本为元修辽史时所撰，且列为末卷，当列传之一。脱脱进辽史表，谓列传四十六卷是也。清高宗改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遂将此卷削去，並改表云列传四十五卷，似原无此卷者。清季五局刊本从之，此实不可为训。惟武英殿本及今涵芬楼景印元刊本辽史有此卷，尚存本来面目。余检清改撰辽史国语解，无乌鲁古、阿里只二语之释义，而元刊本有之，藉以考见，弥可珍也。又海东绎史十一，曾引及此。盖朝鲜有元、明刊本辽史，而据以录入者。

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元年正月丙子，渤海挞马解里以受

先帝厚恩，乞殉葬，诏不许，赐物以旌之。又太平八年九月壬辰朔，以渤海宰相罗汉权东京统军使。按渤海宰相、渤海挞马皆为渤海族帐之官，为是官者，不必为渤海人。如渤海近侍详稳亦为渤海族帐之官，而以耶律阿思为之，阿思固辽之宗室也。又涅鲁古传云：涅鲁古跃马突出，为近侍详稳渤海护卫苏射杀之。此云渤海非姓，盖渤海近侍详稳之倒置，苏即耶律阿思也。

胡峤陷北记云：距契丹国东至海有铁甸。又东女真善射，人无定居。又东南渤海，又东辽国，皆与契丹略同。案峤于五代汉高祖天福十二年，随萧翰入辽，周太祖广顺三年亡归。是时，渤海已亡。此所云渤海，疑即辽属国之渤海部，又称为族帐者也。此族帐之中，有兀惹部，亦称渤海琰府。又有定安国，即宋史所载。求之其国之位置应在是处。其曰东辽国者，即东丹国。其时人皇王虽亡，而辽世宗命其叔祖安端主之，国尚未除，又以都于辽阳，故谓在契丹国之东南也。

辽史地理志所载渤海州县之名，往往与新唐书渤海传有异同，如潘州之作沈州，荣州之作崇州，益州之作盖州，皆以形似而异者是也。余既于地理考一一辨之。然辽史本纪太祖神册六年有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之语。东平即今辽阳，则沈州必为今沈阳无疑矣。是时，渤海尚未灭，而辽即有沈州，疑辽徙渤海州县于东京附近时，遂以沈州之地处沈州之民。此说果确，即不得以潘、沈二字形似遂疑。潘州未移之前，辽无沈州也。辽志不知辨此，乃云渤海建沈州则误矣。抑余更有疑者，中京显德府卢州属县有白岩，明见于辽志者也。而辽沈州昭德军所属岩州，亦有白岩县，下云渤海

置。以余考之，此即高句丽之白岩城，唐太宗曾引兵攻之者也。本在辽东京附近，故以属之沈州。而渤海之卢州尚远在其北六七百里外。今吉林省境。何以亦有白岩之名，岂彼此之偶同耶？余因疑辽移置渤海州县之后，或仍其旧，或用故地之名，未必一致。而辽史皆以为置自渤海，故不免舛误耳。姑悬此疑，以待论定。

今沈阳故宫东华门外之石经幢，其末行有小字云唐开元三年，犹可辨认。而日本内藤虎博士谓其下尚有沈州等字。今已不可辨。稻叶岩吉博士云：唐代无沈州，实唐书之缺略。辽东行部志曾引韩颍沈州记。颍，唐末人，则唐有沈州矣。或唐征高丽时，与创建辽东诸郡县同时建置亦未可知。满洲发达史。博士此证，虽未引辽史本纪辽未灭渤海已有沈州之语，然沈州之置于唐，得此证而益明，不可谓非史籍上之一创获也。或谓此石经幢为渤海所建，盖此时为渤海高王受唐册封之翌年，正禀用大唐正朔，故用开元年号。此虽可备一说，然据贾耽所记，近人所考，皆谓今沈州之地，不隶渤海疆域之内，则亦为未定之论也。

通典撰于唐之中叶，而于渤海之名，仅一见州郡典安东府下，云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是也。一百八十。其余则称靺鞨。州郡典叙云：高宗平高丽、百济，得海东数千余里，旋为新罗、靺鞨所侵，失之。一百七十一。又，边防典高句丽下云：高宗遣司空李勣伐高丽，破其都，擒其王。其后余众不能自保，散投新罗、靺鞨，旧国土尽入于靺鞨。一百八十六。此即旧新两唐书渤海传所谓高丽余烬稍稍归之是也。又边防典靺鞨下云：大唐圣化远被，靺鞨国频使贡献。一百八十六。此即册府元龟所纪渤海朝贡之事也。又州郡典云：平卢节度

使镇抚室韦靺鞨。一百七十一。 此即唐书所载以平卢节度押渤海蕃使是也。杜佑撰通典时，渤海立国已久，且已强盛。而佑不称其国名者，盖以靺鞨为东夷而蔑视之也。

满洲源流考谓宁古塔城傍有古大城。又谓渤海上京及忽汗城实在宁古塔城傍。案古大城，即今东京城，亦即渤海上京，其说已约略得之，特不能实指其地耳。朝鲜韩镇书海东绎史续编谓：本传云保挹娄之东牟山，直营州东二千里，考唐志营州在今辽阳州西六百余里之地，自此东距二千里，正为宁古塔城，祚荣开国之挹娄故地，即其地。韩氏之书，成于清宣宗道光三年，而立论如此明晰，亦难得矣。

唐书渤海传谓：天宝末，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又，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显州，天宝中王所都，自此正东如北六百里至渤海王城。韩氏镇书云：显州者，显德府也，本传所谓旧国是也。王城，即天宝末徙居之上京也。然则显德府当在上京西南三百里。但地志所叙道里，较本传多三百里，未知孰是。盖不出虎尔哈河之西南，乌喇城之东南也。愚按：日本松井等渤海疆域考谓新唐书之三字应作六，实本韩氏之说。然韩氏仅言未知孰是，犹为阙疑待考，不失为谨慎之意。盖旧国与中京本为二地也。

高丽史十六仁宗十三年金天会十三年，是年正月，太宗殂，熙宗即位。二月辛丑，金报哀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王政来，癸卯王受诏。诏曰：上天降祸，大行皇帝遘疾弥留，奄弃万国，攀慕哀号，不克胜处。朕钦承彝训，继迫舆情，以眇眇之躬，嗣丕丕之业，卿缅闻讣音，谅极悲凝，益励乃心，同底于理。闰月丁未，报哀使还，附表陈慰。按：王政熊岳人，渤海遗裔，仕于金，金史有传。行谊具本书遗裔列传。 所谓尝使高

丽因改名政，即指此也。又金史熙宗本纪：天会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癸酉遣使告哀于高丽及报即位。又，交聘表所纪亦同。遣使以正月，至以二月，与高丽史所纪正合。惟金史不载政名耳。又，政传不载检校右散骑常侍之官，盖为摄官，故史从略。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四月，高丽国进乐物两部。见唐会要九十五。十四年四月，高丽国进乐工。见册府元龟。按：此即新唐书高丽传所谓后稍自国，至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是也。然考之三国史记、东国通鉴，记高句丽于高藏降唐后，宗社遂墟，直至五代梁末，始有王氏之高丽国出见。此所谓高丽者，不为新罗，则为渤海。唐人记载尝称新罗为高丽，日本纪载又称渤海为高丽。以此二国当之，差为近实。旧唐书无高氏后稍自国之语，而新书有此语者，则以为唐会要、册府元龟二书高丽遣使者进乐工一语所眩也。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致远四六一卷桂苑笔耕二十卷此书尚在。注云：高丽人，宾贡及第，高骈淮南从事。案三国史记有崔致远传，新罗人，入唐及第。此云高丽人，即新罗人之误记也。宋史高丽传：贡十三等，王城曰上贡，郡邑曰乡贡，它国人曰宾贡，宾贡二字之义，可于此得之。徐正字夤集载。夤赠渤海宾贡高元固诗。太平广记云：金可记，新罗人，宾贡进士。此亦一证。唐制许诸蕃子弟入学，见新唐书选举志，而宾贡之制不载，可据同书艺文志及徐正字集补入。五代及宋皆有宾贡之制。如通志氏族略五代贞明梁末帝年号。登科之沙承赞、欣彪皆渤海人。宾贡，登科者也。说详别条。又，宋史高丽传：淳化三年，上亲试诸道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还本国，

皆是其证。

金史后妃传，海陵第二娘子大氏，封贵妃，此渤海遗裔也。又大磐传云：大定五年，召为符宝郎，磐有妹在宫中，为宝林。磐，臭之子，亦渤海遗裔也。海东绎史七十谓金废帝即海陵王元妃大氏，渤海人，大臭女。不知海陵贵妃大氏别为一人，非臭女。世宗时，在宫中为宝林者，乃臭女也。其误当刊正。

通志氏族略欣氏下云：五代贞明登科有欣彪，渤海人。又沙氏下云：五代贞明登科沙承赞，渤海人。又云沙姓出于新罗。海东绎史十八引沙承赞，谓此渤海国人，以宾贡登科者。愚按：氏族略屡言某望出渤海，此指渤海郡而言。惟欣、沙二氏只言为渤海人，似非望出渤海之比。且后梁贞明时，渤海郡故地属于燕王刘守光，后入于李存勖，似不能入梁登科。海东绎史以沙氏属之大氏之渤海国，则不为无因也。惟唐及五代喜称郡望，其谓为渤海人者，亦多指郡望而言。兹既别无显证，姑存其说于此，以俟博考，而不复录入列传云。

海东绎史引书多有误注之处，如引唐肃宗至德元载平卢留后徐归道遣判官张元涧使渤海一节，以为出于旧新两唐书。卷十一。余检两唐书，实无其文，盖引续日本纪，而误注也。又引开元礼云，为新罗、渤海等蕃国主举哀城外，张帷幔为次，向其国哭之至三声而止。卷二十一。余检文溯阁四库本大唐开元礼仅云，为蕃国主举哀城外云云：通典所引亦然。而无新罗、渤海等字。盖当时蕃国甚多，若只举此二国之名，则失之罣漏矣。此明为纂书者以意加入，殊非著述之体，余故辩之。

金史世宗本纪：东京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后宫。

海东绎史七十 因云：废帝宫人高氏，东京渤海人高存福女。按渤海人高姓最多，当为大族，国亡后，多居辽阳。即东京。然存福是否为渤海人，金史固无明文，然则绎史所云，亦想当然之语耳。

金世宗，母贞懿皇后李氏，辽阳人。又，世宗元妃张氏，父玄徽，母高氏，与贞懿皇后葭莩亲，玄徽与张浩同曾祖，张氏固渤海遗族也。余因疑李氏亦为渤海遗族。贞懿皇后弟石官至太师，其女为世宗元妃。然则世宗母系之血统，非与渤海遗裔至有关系者耶？

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辽文萃附编。道家类海蟾子诗一卷，出郑略。即通志艺文略按即刘海也。碣石剩谈海蟾姓刘，名喆，渤海人，十六登科甲，五十至相位。据此，则海蟾子本渤海人，虽云至相位，而未必仕于辽也。又，薛大训神仙通鉴：刘光英字宗成，号海蟾子，初名操，字昭远，后得道，称为燕地广陵人。又，陕西通志谓：海蟾子，名哲同喆，字元英，陕西人，事燕王刘守光为相，喜黄老之学，后遁迹终南山下，化鹤飞去。综上所纪，则海蟾子仕于燕王刘守光而为之相。迨守光为晋灭，而海蟾子入于辽。其云渤海人，盖籍于中土之渤海郡，而与大氏之渤海又无关也。

渤海遗裔，有以渤海为姓者。宋史艺文志别史类，有渤海填唐广德神异录四十五卷；又女真传，开宝五年夏，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辽史高丽传，圣宗统和二十八年，高丽礼部郎中渤海陁失来降，皆是也。盖渤海亡后，其遗裔散之四方，或入高丽，故冠渤海二字以别之，其后，遂以为姓。又，辽史道宗纪，清宁九年七月，楚国王涅鲁古等犯行宫，为近侍详稳渤海阿思射杀之。按阿思一名苏，自有传，姓耶

律氏，官渤海近侍详稳。然则道宗纪盖以渤海二字误置于近侍详稳四字之下，与前二人之以渤海为姓者，不可一例视之。

文献通考三百二十七云：定安国本马韩之种，为契丹所攻破。其酋帅纠合余众，保于西鄙，建国改元，自称定安国。宋开宝三年，其国王烈万华因女真遣使入朝，乃附表贡献方物。太平兴国中，太宗方经营远略，讨击胡虏，因降诏其国，令张犄角之势。其国亦怨寇仇侵侮不已，闻中国方用兵北讨，欲依王师以摅宿忿，得诏大喜，乃托女真使附表来，上云定安国王臣乌玄明，末署元兴六年十月日。愚按：玄明表云，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聚方隅，涉历星纪。顷岁，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臣祖考守节不降，与众避地，仅存生聚，以迄于今。此为渤海遗黎之仅存者。译其语意甚明。契丹入寇，即指围忽汗城，虏大諲譔之事也。其云本马韩之种者，以太宗答诏有奄有马韩之地一语耳。此外恐别无所据。又，同书三百二十六，太宗于太平兴国六年有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略云：尔国密迩寇仇，力不能制，当灵旗破虏之际，是邻邦雪愤之日。所宜尽出族帐，佐予兵锋。此云浮渝府即夫余府，所云渤海琰府王，恐为渤海遗裔。太宗赐诏与玄明上表同在一年，则定安国必与扶余府密接。且玄明上表又有夫余府昨背契丹並归本国之语，则夫余府又为定安国所有矣。

定安国事，具载宋史，而其地究在何处，鲜有考及之者。吴氏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云：渤海亡后，龙州为其遗众所据，奉大諲譔之弟拒辽，仍称渤海。涑州分属别帅，建为定安国。又云：定安国在渌州之北，渤海之南，西接夫

余，为女真通宋之道所经，即故涑州。渤海之涑州，如为今乌拉城，则乌拉城即定安国之所在也。此亦姑备一说，未为确论。

高丽史：显宗九年正月，安定国人骨须来奔。案：显宗九年，即宋真宗天禧二年，辽开泰七年。后于乌玄明上表之岁者三十七年，疑其国见并于辽，故其国人奔于高丽也。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载在宋史渤海传。吴氏考实亦考证及之。其说云其国指渤海。至宋时已属附于辽，地多割出，所都在龙州之南，此龙州，指金之上京会宁府故地而言，非渤海龙州之所在，吴氏说有误。置新府名琰，外府惟浮渝及乌舍一城。乌舍枕混同江，在伯都讷之蒿子站。浮渝，宋会要作清渝，辽志渤州军名清化。清渝当即旧渤州，其支郡名为清渝，满洲源流考谓即夫余。传云渤海王弟，攻不能克，则非此城。琰府，满洲源流考无说。元一统志云：开元城正西曰谷州。谷州与上京南之建州，皆非渤海旧州，为后立国时所置。建州西去混同江五十里，近今打牲乌拉城，在蒿子站东南，应是琰府之属州，其地去蒿子站三百里，中间应尚有属县。谷州为其府之郭下州。谷与炎形近，本字当作炎，即琰之省。州在打牲乌拉南，与塞齐窝集相置，至政和中，乌舍先入于金。愚按：此节所考颇详，惟谓清渝府即渤海之渤州，谷州即琰府之讹变，无他显证，尚未敢信以为然。

辽史本纪：圣宗统和十年二月，兀惹来贡。十二年十二月女直以宋人浮海赂本国及兀惹叛来告。十三年兀惹归款。十五年正月兀惹酋长武周来降。三月兀惹乌昭庆以地远，乞岁时免进鹰、马、貂皮，诏以生辰、正旦贡如旧，余免。十七

年六月兀惹乌昭庆来。属国表，作来降释之。二十一年四月兀惹、渤海、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古等五部来贡。二十二年九月南京女直遣使献所获乌昭庆妻子。开泰元年八月铁丽、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以赏之。太平二年五月铁骊遣使献兀惹十六户。天祚帝天庆四年十二月，铁骊、兀惹叛入女直。按：此辽史所纪兀惹属国叛服不常之大略也。愚尝谓宋史所纪之定安国及乌舍城浮渝渤海琰府王，应于辽属国中求之。辽史兵卫志所纪属国军有靺鞨、兀惹。靺鞨疑即渤海之故族，兀惹即所谓乌舍城也。兀惹南朝译作乌舍，清高宗译改辽史亦作乌舍。其于辽也，叛服不常，又尝与宋通。女真告宋人浮海赂本国及兀惹叛，即指赐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之事。续通鉴长编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即辽景宗乾亨三年。此则在统和十二年，后于乾亨三年者十三年。然是时宋太宗尚在位，则其浮海以通于女真及兀惹必非一次也。且统和二十一年贡辽之五部，内有渤海、兀惹。此所涵之渤海，疑即兵卫志属国军之靺鞨，宋人既称乌舍城之王曰渤海琰府王，则兀惹之王为渤海遗裔无疑。辽史纪兀惹之王曰乌昭庆，则又与定安国王乌玄明同姓。又以吴氏之语验之，谓定安国在渌州之北，渤海之南，为女真通宋之道，则必与兀惹相邻，且于辽诸属国内求定安国，亦为不易之经也。

卷二十　余　录

渤海后志三

靺鞨

靺鞨之名，始见北史。所谓靺鞨，即古肃慎是也。又括地志亦有是语。而三国史记叙靺鞨事最早，兹悉撷录于下。

新罗慈悲王十一年春，高句丽与靺鞨袭北边悉直城。卷三，新罗本纪三。

炤知王二年十一月，靺鞨侵北边。三年三月，高句丽与靺鞨入北边，取狐鸣等七城。又进军于弥秩夫，我军与百济加耶援兵分道御之，贼败退，追击，破之泥河西，斩首千余级。同上。

高句丽东明王元年，至卒本川，观其土地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其地连靺鞨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靺鞨畏服，不敢犯焉。卷十三，高句丽本纪一。

长寿王五十六年春二月，王以靺鞨兵一万，攻取新罗悉直州城。卷十八，高句丽本纪六。

百济温祚王二年春正月，王谓群臣曰：靺鞨连我北境，其人勇而多诈，宜缮兵积谷为拒守之计。卷二十三，百济本纪一。

三年秋九月，靺鞨侵北境。王帅劲兵急击，大败之。贼生还者十一二。同上。

八年春二月，靺鞨贼三千来围慰礼城。同上。

十年冬十月，靺鞨寇北境，遣兵二百拒战于昆弥川上。我军败绩，依青木山自保。王亲帅精骑一百，出烽岘救之。贼见之即退。同上。

十一年夏四月，乐浪使靺鞨袭破瓶山栅，杀掠一百余人。秋七月，设秃山、狗川两栅，以塞乐浪之路。同上。

十八年冬十月，靺鞨掩至，王帅兵逆战于七重河，虏获酋长素牟送马韩，其余贼尽坑之。同上。

二十二年秋八月，筑石头、高木二城。九月，王帅骑兵一千猎斧岘东，迂靺鞨贼，一战破之。同上。

四十年秋九月，靺鞨来攻述川城。冬十一月，又袭斧岘城，杀掠百余人，王命劲骑二百击之。同上。

考高句丽东明王建国于汉元帝建昭二年，其时不容有靺鞨之名。日本鸟山喜一氏之解释有二：其一为肃慎之易名，如高句丽太祖王六十九年冬十月肃慎来献紫狐裘、白鹰、白马，西川王十一年冬十月肃慎来侵，皆前后错杂而书者也；其一为涉貊之易名，本书谓新罗地连靺鞨，又谓高句丽与靺鞨袭新罗北边，又谓新罗与百济击破靺鞨于泥河是也。此所谓靺鞨在新罗之北，高句丽之东北，可知涉貊之地南与新罗毗连，故所指或为涉貊。至肃慎尚在涉貊之北，其界亦有与新罗毗连者。故鸟山之解释尚为得实。而后来靺鞨之得名亦由于此。旧、新两唐书叙靺鞨事颇详，亦渤海所从出也，具录如左：

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

里。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而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俗皆编发，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无屋宇，並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父子相承，世为君长。俗无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遣使诣太宗请受节度，以战功封耆国公。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会高开道引突厥来攻幽州，突地稽率兵邀击，大破之。贞观初，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寻卒。子谨行，伟貌，武力绝人。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累拜右领军大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吐蕃论钦陵等率众十万人入寇湟中，谨行兵士樵采，素不设备，忽闻贼至，遂建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上元三年，又破吐蕃数万众于青海，降玺书劳勉之。累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自后或有酋长自来，或遣使来朝贡，每岁不绝。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汨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並为渤海编户。唯黑水部全盛，分为十六部，部又以南北为称。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

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旧唐书靺鞨传。

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北注它漏河；稍东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东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东曰白山部。部间远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浸微无朝焉。遗人迸入渤海。唯黑水完强，分十六落。以南北称，盖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劲健，善步战，常能患它部。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性忍悍，善射猎，无忧戚，贵壮贱老。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邱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以溺盥面,于夷狄最浊秽。死者埋之，无棺椁，杀所乘马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瞒咄，世相承为长。无书契。其矢石镞，长二寸，盖楛砮遗法。畜多豕，无牛羊。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土多貂鼠、白兔、白鹰。有盐泉，气蒸薄盐凝树颠。武德五年，渠长阿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

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献诚，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讫帝世，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中再。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隋书东夷传叙靺鞨事最详，新唐书取之而冠以黑水靺鞨则非是。宜如旧书只称靺鞨，名实始符。渤海国出于粟末靺鞨，为勿吉七部之一，溯其原始，宜考此文。

黑水靺鞨后称女真，金源各族所从出也。其说详于金史世纪。

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

松漠纪闻亦有是说。

女真即古肃慎国也。隋唐谓之靺鞨，其属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开元中，其酋来朝，遂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五代时，始称女真，其后避契丹讳，更为女直。

女真部族既出于黑水靺鞨，故与渤海人亦为同族。金太祖尝谓女真、渤海本同一家，金史世纪亦谓其初皆勿吉之七部，皆其证也。虽金之始祖函普来自高丽，姓完颜氏，与他氏本原不同，然其部族中之他姓，则皆出于黑水靺鞨，宜取其多者论之。

长庆宣明历

新唐书历志云：唐终始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初曰戊寅元历，曰麟德甲子元历，曰开元大衍历，曰宝应五纪历，曰建中正元历，曰元和观象历，曰长庆宣明历，曰景福崇玄

历而止矣。又曰：穆宗立，以为累世缵绪，必更历纪，乃诏日官改撰历术，名曰宣明。起长庆二年，用宣明历。自敬宗至于僖宗，皆遵用之。虽朝廷多故，不暇讨论，然大衍历后，法制简易，合望密近，无能出其右者。此制宣明历之由来也。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即日本清和天皇贞观元年，渤海王虔晃使乌孝慎聘于日本，有赍宣明历传于彼国之事。类聚三代格十七及三代实录五，记载此事，移录于下。

太政官符　应用长庆宣明历事

右阴阳头、从五位下兼行历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吕解状称：谨检古记，丰御食炊屋姬天皇十年壬戌冬十月，百济僧观勒来贡历术，而未行于世。高天原广野姬天皇天平宝字四年庚寅冬十二月，有敕，始用元嘉历，次用仪凤历。高野姬天皇天平宝字七年八月，停仪凤历，用开元大衍历。厥后，宝龟十一年，遣唐录事、内药正、从五位下羽栗臣翼贡宝应五纪历经。申云：大唐今停大衍历，唯用件经者。天应元年，有敕令，据件经造历，无人习学，不得讲成。犹据大衍历经，勘造历日，已及百年。真野麻吕去齐衡三年，申请可以五纪历作历之状。而太政官四年正月十七日符称国家据大衍经作历尚矣，去圣已远，义贵两存，宜暂相副，令作进者依件符旨。大衍、五纪相副作进，二个年也去。贞观元年，渤海大使乌一作乌。孝慎新贡长庆宣明历经，言是大唐新用经也。真野麻吕试加覆勘，理当固然，仍以件新历比校大衍、五纪等两经，且察天文，且参时候，两经之术，渐似粗疎，合朔节气，既有相差。又勘大唐开成四年、大中十二年等历，不复与彼新历相违。历议曰：阴阳之运，随动而

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者。方今大唐开元以来，三改历术，而我国天平以降，犹用一经，静言事理，实不董当。望请停旧用新，钦若天步，谨请官裁者。右大臣相良宣奉敕依请。

贞观三年六月十六日

日本自贞观四年讫贞亨元年，八百二十三年间，皆遵用宣明历。经时最久，而其输入由于渤海使臣，不可谓非史籍上一大纪念矣。

辽史历象志云：辽己未岁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岁与辽历相近。此又宣明历行于契丹之证。而日本行之在前，故与辽合。

渤海乐

天平十二年正月丁巳，天皇御中宫閤门，渤海使已珍蒙等奏本国乐。续日本纪十三。

天平胜宝元年十二月丁亥，大神祢宜尼大神杜女拜东大寺，太上皇太后、天皇同行。是日，百官及诸民人等，咸会于寺。请僧侣五千人，礼佛诵经，作大唐乐、渤海乐、吴乐五节及田舞、久米舞。续日本纪十七。

渤海乐传于何时，舞乐要录中载之所谓延喜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相扑拨出舞目录太平舞以渤海乐为答舞是也。案：今无所谓渤海，惟绫切中有一名大鞁鞨及新鞁鞨者，未详何者为渤海乐，尚待考证。歌午品目一　异域乐。

谨案：此即金史乐志所载之渤海乐也。

海东绎史

东史：大祚荣本高丽旧将，唐灭高丽，徙其人于陇右河南，祚荣收逋残，保太白山，后又附新罗，受五品大阿飡之

秩。其后，尽据句丽、靺鞨之地。地方五千里，置五京十五府，西通上国，南聘新罗，北捍契丹，东使日本，雄视东北之奥，殆至三百年。文献之散见诸史者，犹有可徵，所以称海东盛国也。卷十一世纪渤海叙。

案：此所引东史，即高丽诸史，惟未详言出于何书。祚荣为高丽旧将一语，见三国遗事，即新唐所谓附高丽也。然恐为其父乞乞仲象。新书所叙既详，必别有据，仍从其说为是。其云徙其人于陇右河南者，即徙于营州之误也。其云祚荣保太白山，后又附新罗受五品大阿飡之秩者，必别有据。大阿飡三国史记作大阿餐，新罗官。此文有为他书所不载者，故附著于此。

按新罗史：玄宗遣内史高品、何行成与金思兰同使新罗，谕王曰：渤海外称藩屏，内怀狡猾，今欲出兵向罪，卿亦发兵击其南鄙。又敕新罗名将金庾信、孙允中为将，赐金帛。王遣允中等四将，率兵会唐师，共击渤海。会天寒，士卒冻死，皆罢归。同上附注。

案张曲江集玄宗敕新罗王金兴光书云，去年遣中使何行成与金思兰同往，与此所记颇同，惟无高品之名，又改中使为内史耳。然内史当从曲江集作中使，盖其时无内史之官。且曲江集尤较新罗史为确也。又所叙金允中事，盖出三国史记。惟所云新罗史恐指三国史记之一部而言。其卷首引用书目，有新罗国记令孤澄撰，不知是此书否。

东京城即渤海上京龙泉府

宁公台即宁古塔西南六十里曰沙岭，岭东十余里有古城焉。土人相传曰东京，盖金祖故都也。道中远望，其上常有云气变幻，如楼台宫阙状。稍近之，郁郁葱葱，又如烟井庐

舍，万家屯聚。即而视之，无有也。故城，甃石为基，土墉高丈许，无复雉堞，颓然短垣也。围可三十里，城门、石路、车辙宛然。南门内故址，似宫殿三重。前一重规模宏敞，础方广三尺余，计一十有六，后二重无存焉。殿南向，正中无驰道，东西二阙门，阶墀陛堿，层级可辨。前列五台，今高二丈许，似京师凤阙遗制。后别有小城，似宫禁。左右石井二，白石甃砌，八角形。明堂以外，九陌三衢，依稀可识，旁石垒如部落军伍所舍，或官署环列如拱。城内，今宫室无存，败瓦乱碛。在榛莽中时有丹碧琉璃错出，间杂存汉字款识，土人取以为玩。掘地得断碑，有下瞰台城儒生盛于东观十字，皆汉文，字画庄楷，盖国学碑也。想像当时建国荒漠，重学崇儒如是。城外，大河绕城，而东有圯桥，乱石横亘水中。城南有古寺，镂石为大佛，高丈有六尺，风雨侵蚀，苔藓斑然，而法相庄严，镂凿工巧，今堕其首，好事者装而复之。前有石浮屠，八角形。郭外平旷数十里。其西七八里许，有石碛数区，各周环三四里，似屯兵刍牧之所。旁有古墓石方丈者数版。掘地得石兽，白如玉。西南十余里有长溪，芰荷、菱芡产焉。夏秋之交，芙蕖红敷数十里，灿若云锦，翠鸟野凫，回翔上下，土人荡小舟采莲，浮游如画。缘溪而上三四十里瀑布，土人曰水海。水声砰訇闻数里，不知源所自出也。余考金史，云以辽阳为东京，又云五国城，去辽东北千里为黄龙府、宁江州诸处，金祖所发迹，故址无存焉。此地或言朝鲜故都，或言金元分封处，无有辨者。而土人指为东京，大率金祖起家在焉，因表为京。其以辽阳为东京之说误也。今其地往往获古钱，皆徽、钦间制，其为金人故迹无疑也。盖松花江以东，风土形胜之美，莫若东京

云。金史详校三引张賁东京记。按地理考所引东京记非全文，故重录之。

上京城临马耳河，在宁古塔西南七十里，三殿基址皆在。吴兆骞秋笳集。

沙林东南十五里，曰火茸城。广四十余里，中间禁城可里余，三殿基址皆在，碎碧瓦棋布其上。禁城外，有大石佛，高可三丈许，莲花承之前。有石塔，向东小欹。出大城而西，则芰荷弥渚，逶迤绵渺，莫穷其际，渚间有亭榭遗迹。自沙林而东八十里，为宁古塔。扈从东巡日录，按地理考所引非全文，故重录之。

宁古塔则渤海之忽汗州，后称上京龙泉府。今城西南六十里呼尔哈河南有古城，周三十里，内城周五里，宫殿旧址犹存。满洲源流考八。

火茸城，俗名东京城。城指宁古塔城西南六十里，瑚尔哈河南岸，周围三十里，四面七门，内城周五里，东西南各一门。盛京通志，三十一。

上京本拂涅国故城，今称东京城，亦称佛讷和城。自鄂多哩城至东京城实三百里，故曰直旧国三百里，呼尔罕海之东也。东三省舆地图说。

宁古塔东南讷讷赫城，一名火茸城。以唐书考之，今之讷讷赫城，正渤海上京龙泉府。一曰渤海王城，唐书渤海传，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天宝末，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以舆图证之，讷讷赫城即上京龙泉府遗址。额多力城，距讷讷赫城适符三百里之数，额多力城即祚荣旧国所在。忽汗河，即今牡丹江，一曰瑚尔哈河，源出长白山，经额多力城东北境，下流潴为湖，今曰镜泊，即忽汗海。睿宗以祚荣所领为忽汗州

上京所在，故即以忽汗名其水，上京即王城。宝应元年，诏以渤海为国，故亦曰渤海王城。本传所谓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者，正谓此也。其中京显德府所属显州，则在今那丹佛勒城，天宝中曾为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是也；又曰渤海王城。其西南三十里古肃慎城，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按：德理即金史乌春传所谓德邻石，今仍名德林石，俗名石头甸子。杨大瓢柳边纪略云：宁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在万山中，广二十里，袤百余里，其平如砥是也。肃慎古城，在上京西南三十里。德理镇，在肃慎城北为赴黑水靺鞨要道。核之今图，准望方隅道里，无不吻合。则讷讷赫城为渤海上京龙泉府，而非金之会宁府，确无可疑矣。景方昶舆地释略三。

谨案：据以上所考各条，是东京城为渤海上京龙泉府已无可疑。至金之上京会宁府，为今吉林阿城县城南之白城，近人考证已详。张贲、吴汉槎诸氏，以东京城当之，其误亦不待辨，兹不具引。

金石古迹宁古塔及东京城

福建陈昭令于沙阑即东京城北，掘一镜，长四寸八分，阔二寸五分，四角皆委，上凸下凹，背有钮，在其端中有篆文，曰㗊𣴑𡧍。傍像二龙，而各加剑于首，一象水波纹。柳边纪略。

谨案：旧唐书渤海传，谓渤海颇有文字及书记。金史亦谓渤海有文字、百官制度。今考渤海虽用汉字，然亦有特制之字。此所掘得之镜，或为渤海遗物，其文似篆非篆，疑亦为渤海特制之字也。

宁古塔有人掘一镜，背铸铭两行。左一行不可辨，右一行曰不剑而镜。同上。

前宁古塔将军安珠瑚，于福儿河即呼尔哈河 边，得一残碑，仅五行合七字。首行曰：上顺国，次曰不，次曰字，曰归，次曰佃。同上。

谨案：以上一镜一碑，疑皆为渤海遗物。

沙阑城内，存石塔一，石观音一。康熙初，观音首脱，鼻端微损，新乡张司空坦公名缙彦 琢而小之。今高九尺，而石座又三尺余。己巳六月，宁古塔兰旗固山大巴黑塔阿妈病且死，梦石观音至其家，遗命长子吴达哈为屋以盖之。吴达哈出五十金，属西关吉林下观音庙僧凈金董其事。凈金又募得数十金，冬十二月入窝稽伐木，庚午二月初六日破土。又，往时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兴刘侍御命人往观，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还，仅十四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圣，次曰儒生盛于东观，次曰下瞰阙庭，书类率更令，盖国学碑也。又土人云，城内虽无居人，远望之，犹有王气。城北十余里，有两石桥，桥九洞，今石虽圮，柱尚在。又，将军安珠瑚使人浚井，得朱漆井亭木方尺，颜色甚鲜。同上。

东京城殿前有大石，国学碑，犹存数十字，有天会年号。禁城外莲花石塔，微向东欹，石佛高二丈许，在塔之北。吴兆骞秋笳集。

石佛寺在城宁古塔城西南七十里东京城，相传金时建。吉林通志二十六 此石佛寺即今之兴隆寺。盛京志载，相传金时慈圣太后所建。石佛高二丈余，后石首坠地，有石工欲凿为䃺，甫举锤，头涔涔痛，遂置之。是夕，吴汉槎、钱德维等同感异梦，于是举石首凑法像，冶铁固之即故址。建刹至今，香火甚盛。秋笳集上京诗注亦云，石佛高二丈余，今实高九尺，坐像也。土人谓相传旧实高二丈余，后因佛首剥落，

经好事者改造之，是以缩短。今存者，已非庐山真面云。
宁安县志三。

谨案：东京城为渤海上京龙泉府，则此石佛及石塔必为渤海所建。相传谓建自金时者，盖以此为金上京故址，而致误也。

又案：吴汉槎秋笳集所谓上京城殿前之国学碑，即柳边纪略所谓紫石碑也。惟所纪不同，天会者，金太宗年号也。东京城既为渤海上京，则此国学碑亦当为渤海所建，不容有天会年号。汉槎所纪或为传闻之误。柳边纪略不言有年号，又纪其所存之字，当为得实。

又案：余于癸酉年夏，至东京城南大寺考察石佛，虽无恙。而外饰以泥，又装槃之，已不见其为石质矣。又佛前之石亭，高二丈许，向东微欹，即杨吴二氏所谓石塔者。察其石质确为渤海遗物。又于城内之土台，掘得高二寸许之泥制佛像，为数极多，间有掘得铜制者。凡所得之佛像，皆有背光。册府元龟言渤海遣其臣高礼进以金银佛像献于唐。盖其擅于制造佛像，有由来矣。

清末光绪末，有人获小铜印一方，上镌一真字。又得古镜一面，背镌[illegible]三字。李采访员钟华曾亲见之，此未识为何代物也。同上。

谨案：此所言之古镜，即柳边纪略所纪陈昭令掘得于沙阑者也。其文微异者，传字有误耳。至小铜印，疑为蒲鲜万奴时所铸，万奴国号大真，故镌真字。

民国元年，有王十老者在镜泊湖城墙砬子古城内。掘土发见铜印一颗，狮柄大如盌，並有人见印有朱文，曰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十数字。按此为渤海遗物，惜不知尚保存

否。同上。

谨案：余闻吉林有陆军团长徐清泉，为水竹村人之族弟。民国十一年驻防东京城，购得一印，文曰渤海大王四字。后徐团长卒于吉林省城，其遗族携以入关。友人邵君希纯言之如此。希纯亦久居宁安者也。渤海之金石极罕，而确有文字可考者，祇此一事，可贵极矣。此即今乃不知流落何所，地不爱宝，复见于世，必尚为徐氏保存。余又闻此印出土于东京城西发户附近。至王十老发见于城墙砬子者，当别为一印。唐封渤海诸王曰渤海国王，初封渤海郡王。兼忽汗州都督。宁安县志所纪印文，必有讹误。忽汗一作勿汗。余疑印文当为渤海国王兼勿汗州都督印十一字也。

五年前，有东京城拾得古瓦一块，有保德二字。同上。

民国十二年冬，旅行东京觅得大古瓦一块，计长一尺一寸五分，宽九寸七分，厚七分。惜无字，以今四瓦比量之，犹不及此一瓦之大。同上。

又十二年十二月，旅行三陵坟，拾得古残瓦一块，瓦头上有一<u>文</u>字，非隶非篆。同上。

白鸟博士曾于东京城附近采得一种瓦片，其上有类似文字之记号，大略似女真文，而颇有不同之点，是否为渤海之文字，固不敢断言也。满洲发达史。

南满铁道调查部所藏之渤海古瓦，其莲华之形与日本奈良时之瓦同式。由此可证同为仿于大唐也。渤海史考本论。

渤海王宫遗址在东京城内 前为台， 其上建庙数楹，庙祝出示一铁盆，云为近年出土，农人锄地得之，形如瓜皮帽。余等出资向土人购得古瓦三片，其二为覆瓦，作半圆形，长一尺二寸三分，营造尺。宽一尺二分。其一为仰瓦，作平弧形，

长一尺一寸九分，宽九寸八分，厚各七分余，腹作布纹，质理坚密，瓦根有方形钤记，点画作末字形，是否为渤海文字，不可考矣。许宗莱宁古塔观瀑记。

谨案：哈尔滨博物馆俄员帕米索夫及衣家驹二君，于辛未年至东京城，采获文字不同之瓦片约二十余枚。癸酉年夏，余与东方考古学会诸君，至东京城采获残瓦尤多。所得不同之瓦文，可分下列之数类。

其一如一、九，属于数目者是也。

其二如乙，丙、丁，卯、午，未，属于干支者是也。

其三如王、尹、田、年、大、金、乌、高、甘、方、盖、仇，属于姓氏者是也。

其四如计、福、勿、珍、可、舍、非、臣、女、官、文、多、诺、顺、昌、保、若、取、旦、自、失、文、会、末、目、有、下、野、食、定、刀、山、也，属于人名者是也。

其五如保德、难仏、卯若、卯仁、卯地、俳刀、百工、[illegible]、丑子、一并十，属于复名者是也。

其六如[illegible]、叨、卒、仏、杉、耶、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乁、[illegible]、乁、迗、[illegible]、[illegible]，属于奇诡难识者是也。

其七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属于反书者是也。

结上七例，约得八十余字，其中十分之八为可识之汉字。而十分之二，则为奇诡难识之字。余求其故，不外两例：其一，盖为渤海人特制之字，以表特有之音；其一，盖为无意义之符号。若以此说为不然，而谓渤海别制新字，涵有一切之音义，一如契丹女真文字之子母相生，则非余之所敢知矣。余别有考。

光绪中，有人于兴京发地得砖，乃渤海王大武艺墓砖。余曾得其拓本，系阳文隶书，有渤海大兴某年字。唐宴渤海国志。

谨案：渤海金石古物，地下之藏必多，尚待开发。而据传闻所得，则渤海王印及此砖是也。唐氏为笃实君子，必不肯作訾语。惟谓其得之兴京，恐系据自传闻，或尚在其北，亦未可知。至谓为武王之墓砖，尤不足凭。武王之墓，当不在是。且文王年号大兴，在位五十七年，为时至久，则此砖安知非其国人所制耶。

宁古塔西南沙兰站旁有大塚，俗称二圣墓东三省舆地图说。

三灵坟距东京城北八里许，三灵屯后半里许。疑灵字当为陵字，俗语传诵误陵为灵也。三坟相距，各不及半里。相传居中一塚，于道光间被石工偷凿一孔，约二尺许，殉葬贵重品尽为盗去。民国十二年冬，旅行到此，作实地调查，偕乡导攀入墓洞。洞制高不及六尺，深一丈零三寸，宽六尺三寸，棺椁查无形影，必年久尽腐朽矣。地内无他物，剩碎骷髅及残破砖瓦而已。土人云：当年入洞者，曾见人腿骨，长及二尺，圆径约一寸三分。石工偷凿孔处为正墓藏棺处，可断言也。洞前似墓门，亦石制者。洞后极低，匍匐蛇行深入，黑暗无所见。据乡导谓：雪融时，向东望，露一线光，似尚有一支隧道，或内通东首一塚，未可知也。拾残瓦数片出，其瓦头有一丈字，非篆非隶。塚外有石围之，前有残砖极多，似当年陵宇遗迹。枝江曹氏廷杰谓：据父老传闻，系渤海建国时后妃公主之墓，而讹为金女主之墓。东一塚，周四十八尺，高丈余，纯为石质，外掩浮土。既相传为三陵屯

三陵坟，当然为古三陵无疑。果为何代陵寝，不无研究之价值焉。宁安县志三。

谨案：曹氏所述父老传说为渤海后妃公主之墓，最为近理。今之东京城为渤海王都之所在，其渤海诸王之陵墓必在东京城附近无疑也。三灵坟距东京城北八里，正为渤海王陵之所在，不仅为后妃公主之墓也。宁安县志谓三灵为三陵之讹，余谓当作山陵。其陵侧之村曰山陵屯者，盖旧为守陵人所居也。渤海为王国，王妻曰妃，无后称，公主之称亦无。考父老相传为后妃公主之陵，亦臆说也。其曰二圣墓者，曹氏廷杰谓为宋二圣即徽宗钦宗。葬处，亦为约略之辞。宁安县志云：曹氏所谓大塚，查无形影。岂以近沙兰十数里之三陵，误为一大塚耶？据此，则于三陵之外，更无所谓二圣墓矣。

又案：余于癸酉年夏至三陵屯，视察其状，略如宁安县志所说。余拾得有字之残瓦亦甚多，以已括于前记渤海瓦文之中，故不赘举。

论曰：余撰渤海国志二十卷，命其末篇曰余录，盖取归奇于仂闰余成岁之义。凡诸篇所不能具者，悉类于此，以概其余，亦总略之支与流裔也。抑余录之所详者，曰金石，曰古迹，或浚发地下千百余年之藏，或钩索于荒渺无人之域，搜辑至艰，而考证亦綦难，兹取可征可信者以入录，故所得亦无几焉。语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鉅。冥搜远绍，网罗无遗，是所望于方来，而此篇亦其嚆矢也夫。

补　　遗

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旧唐书地理志。按：靺鞨，即渤海也。

汉地东至乐浪、玄菟，今高丽、渤海是也。今在辽东。同上，地理志注。

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同上，地理志。按：此即辽太祖灭渤海归途所次之慎所州也。

黎州，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同上。按：浮渝，一作扶余，即浮渝渤海琰府王之称之自所也。

宪宗元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濮曹等州观察等使；己丑，以义成军节度使薛平为青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等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州刺史，充沂海兖密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析李师道所据十二州为三镇也。旧唐书本纪。

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秋七月乙卯，平卢军新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赐印一面，许置巡官一人。同上。按唐会要七十八，元和十四年，平李师道，分三节度，薛戎为平卢军节度。戎字当作平。又云，仍加押新罗、渤海两使，仍旧为平卢军，赐两蕃印一面。此为后一年之事，而唐会要误以为同时加押，当从旧书本纪。

代宗大历八年闰十一月，渤海质子盗修龙衮，擒之。辞云，慕中华文物。帝矜而舍之。册府元龟四十一。已见卷一，作海东绎史十一引，兹更正之。

敬宗以长庆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午，平卢军节度使薛平遣使押领备宿卫渤海大聪睿等至长乐驿，命中官持酒脯迎宴焉。同上，百十一。已见卷一，作海东绎史三十九引，兹更正之。

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靺鞨渤海郡王大祚荣。同上，百七十。

玄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䜣，往册拜渤海大祚荣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汗案此上夺忽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同上。

开元十年闰五月戊寅，敕曰：我国家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四奥来暨。夫其袭冠带，奉正朔，颙颙然向风而慕化，列于天朝，编于属国者，盖亦众矣。我则润之以时雨，煦之以春阳，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玄风既同，群物滋遂，莫不自天壤，穷海域，厥角以请吏，执贽而来庭。皇唐之德于此为盛。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国，虽威惠之及，自远毕归，而羁旅之志，重迁斯在。宜命所司勘会诸蕃充职宿卫子弟等，放还归国。契丹及奚斤通，质子並即停追前令。还蕃首领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旋去。朕欲以禽兽咸若，华夷俱泰，来则纳其朝谒之礼，去则随其生育之恩。推我至诚，崇彼大顺，含弘之施，德莫厚焉。同上。按渤海质子应同被此敕放还，故具录之。

十二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同上。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正月，东丹王突欲率众自渤海国内附。上御文明殿，对突欲及其部曲慰劳久之，赐鞍马、衣冠、金玉带、锦綵、器物。又大将军、副将军已下分物有差。宰臣率百寮称贺。同上。

二月，幸东丹王突欲之第，赐突欲绢三百疋，至晚还宫。同上。

三月辛酉，中书门下奏：东丹王突欲远泛沧波，来归皇化，既服冠带，难无姓名，兼惕隐等顷以力助王，罪同秃馁，爰徙必死，並获再生，每预入朝，各宜授氏，庶使族编姓谱，世荷圣恩，况符前代之规，永慰远人之款，自突欲已下，请别赐姓名，仍准本朝蕃官入朝例安排。敕旨付中书门下商量奏闻。宰臣按：四夷入朝蕃官，例有怀德、怀化、归德、归化等将军、中郎将名号，又本朝赐新罗、渤海两蕃国王官，初自检校司空至太保。今突欲是阿保机之子，且类渤海国之王，念自远夷，宜加异渥，冀显宾王之道，以旌航海之思。其惕隐赫邈已下，始自朋凶，不可同等。古者保姓授氏，有以因官，有以所居、所掌，有因归化，特赐姓名。敕旨：突欲宜赐姓东丹，名慕华，乃授光禄大夫、简较太保、安东都护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充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其从慕华归国部曲罕只宜赐姓罕，名支通；穆葛宜赐姓穆，名顺义；撒罗宜赐姓罗，名实德；易密宜赐姓易，名师德；盖礼宜赐姓盖，名来宾；仍授罕只等五人归化、归德小将军、中郎将。先助秃馁擒获蕃官惕隐官蕃名赫邈，宜赐姓狄，名怀惠；相公官蕃名担列，宜赐姓列，名知恩；仍并授银青阶简较散骑常侍。舍利官蕃名萠剌，宜赐姓原，名知

感；福郎宜赐姓服，名怀造；奚三副使竭失讫宜赐姓乞，名怀有；三人并授银青阶简较太子宾客。同上。

九月，敕怀化军节度使东丹慕华宜赐李，名赞华，仍改封陇西郡开国公，兼应有先配，在诸军契丹直等並宜赐姓名。同上。

三年四月癸亥，以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为滑州节度使。初，帝欲以赞华为藩镇，范延光奏以为不可。帝曰：吾与其先人约为兄弟，故赞华来附，吾老矣，倘后世有守文之主，则此辈招之亦不来矣。繇是近臣不能抗议。同上。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诏封故东丹王李赞华为燕王。令前单州刺史李肃部署归葬本国。同上。

会昌四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淄、青除向前职，额外留押新罗、渤海两蕃巡官。唐会要七十九。

圣历三年按即久视元年 三月六日，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番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並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同上，一百。

开元四年正月九日，敕：靺鞨、新罗、吐蕃先无里数，每遣使给赐，宜准七千里以上给符也。同上。

天禧四年四月，临泾胡顺之为青州幕僚，高丽尝入贡，道出州境，中贵人挟以为重，使州官旅拜于郊。顺之曰：青，大镇，在唐押新罗、渤海，其国王来，尚当与之钧礼。续资治通鉴长编九十五。

天圣二年冬，雄州候卒报有兵入钞边，众皆恐。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两界。同上，一百二。按宋仁宗天圣二年，即辽圣宗太平四年。检辽史是年无渤海人叛辽之事。惟太平八年渤海遗裔大延琳起兵于东京，尚在后四年。

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辽史地理志，东京道辽阳府兴辽县下。

及伐渤海，以思温为汉军都团练使，力战，拔扶余城。身被数创，太祖亲为调药。同上，赵思温传。

太平九年，大延琳以东京叛，孝穆为都统讨之。战于蒲水，中军稍却，副部署萧匹敌、都监萧蒲奴以两翼夹击，贼溃，追败之于手山北。延琳走入城，深沟自卫。孝穆围之，筑重城，起楼橹，使内外不相通，城中撤屋以爨。其将杨详世等擒延琳以降，辽东悉平。同上，萧孝穆传。

太平九年，大延琳据东京叛。蒲奴为都监将右翼军，遇贼，战蒲水，中军少却，蒲奴与左翼军夹攻之。先据高丽、女直要冲，使不得求援，又败贼于手山。延琳走入城。蒲奴不介马而驰追杀余贼。已而，大军围东京，蒲奴讨诸叛邑，平吼山贼，延琳坚守不敢出。既被擒，蒲奴以功加兼侍中。同上，萧蒲奴传。

太平五年，迁东京统军使。九年大延琳叛，以书结保州。夏行美执其人送蒲古，蒲古入据保州，延琳气沮。同上，耶律蒲古传。

太平末，大延琳叛，拔剌将北、南院兵往讨，遇于蒲水，南院兵少却。至手山，复与贼遇，拔剌乃易两院旗帜，鼓勇力战，破之。同上，萧拔剌传。

太平九年，渤海大延琳叛，劫掠邻部，与南京留守萧孝穆往讨。孝穆欲全城降，乃筑重城围之。数月，城中人阴来纳款，遂擒延琳，东京平。同上，萧匹敌传。

上亲征渤海，将黄皮室军，有破敌功。同上，耶律古昱传。

时广州渤海作乱，乃与驸马都尉萧韩家奴袭其不备，平

之。同上。萧酬斡传。

时饶州渤海及侯概等相继来应，众至数万。同上。耶律章奴传。时章奴叛天祚自立。

天庆四年，饶州渤海结搆头下城以叛，有步骑三万余，招之不下。陶苏斡帅兵往讨，擒其渠魁，斩首数千级，得所掠物，悉还其主。同上，萧陶苏斡传。

大安二年，有诏迁奚中其部所居汉民四百户，宰相承诏趋出，公独□侍。上问之。公前对曰：自松亭已北距黄河，其间泽、利、潭、榆、松山、北安数州千里之地，皆雹壤也。汉民杂居者半，今一部之民可徙，则数州之人尽可徙矣。然则恐非国家之利。亦如辽东旧为渤海之国，自汉民更居者众，讫今数世无患，愿陛下裁察。上悟，其事遂止。热河新出土辽平章事、侍中贾师训墓志。

凡新罗、渤海王书及别录，並用金花五色绫纸，次白檀香木瑟瑟钿函银锁。翰苑群书载翰林志。

新罗、渤海书头云敕某国，云王著姓名，尾云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使五色金花白背纸，次宝函封使印。同上，载翰林学士院旧规答蕃书，并使纸及宝函事例。

乾宁二年十一月，渤海国王大瑋谐按应从唐会要作玮瑎敕书院中称加官合是中书按此下应从唐会要有撰书二字。意，諸报中书同上，载翰林学士院旧规沿革。

天成三年十二月日，学士院记事：枢密院近送知高丽国诸军事王建表，令赐诏书，院中並无彼国诏书式样，请赐参酌详定。奉敕：所赐高丽王书诏，宜依赐新罗、渤海两蕃书诏体书写。同上，载续翰林志。

开元二十九年，授禄山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度

支、营田、水利、陆运使，副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又天宝七年，封禄山两诏，俱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安禄山事迹。

张建章，四镇之行军司马也。曾赍戎命往渤海，回及西崖，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包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欠一字。南部新书丙。

新罗圣德王二十年秋七月，征何瑟罗道丁夫二千，筑长城于北境。三国史记，八。黄氏维翰曰，备渤海也。

元圣王六年春三月，以一吉餐伯鱼使北国。同上，十。

宪德王四年秋九月，遣级餐崇正使北国。同上。黄氏维翰曰，北国犹北朝，谓渤海也。

高丽显宗九年春正月丙申，定安国人骨须来奔。高丽史，四。

高丽太祖八年春三月，蚯蚓出宫城东，长七十尺。时谓渤海国来投之应。冬十二月，契丹灭渤海。渤海本粟末靺鞨也。唐武后时高句丽人大祚荣走保辽东，睿宗封为渤海郡王，因自称渤海国。并有扶余、肃慎等十余国，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地方五千余里，众数十万，邻于我境，而与契丹世仇。契主大举攻渤海国忽汗城，灭之，改为东丹国。其世子大光显及将军申德、礼部卿大和钧、[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谟、左右卫将军大审理、小将冒豆干、检校开国男朴渔、工部卿吴兴等，率其余众前后来奔者数万户。王待之甚厚，赐光显姓名王继，附之宗籍，使奉其祀，僚佐皆赐爵。高丽史节要一。

十一年秋九月，渤海人隐继宗等来附，于天德殿三拜。人谓失礼。大相含弘曰：失土人三拜，古之礼也。同上。

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不顾旧盟，一朝殄灭，此为无道之甚，不足远结为邻，绝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万夫桥下，皆饿死。同上。

景宗四年，是岁渤海人数万人来投。同上，二。

成宗元年六月，正匡行、选官御事、上柱国崔承老上书，略曰：中略 若契丹者，与我连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绝其交聘者，以彼国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不顾旧盟，一朝殄灭。故太祖以为无道之甚，不足与交，所献骆驼亦皆弃而不畜。其深策远计，防患乎未然，保邦于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既为丹兵所破，忽汗亡时，其世子大光显等以我国举义而兴，领其余众数万户，日夜倍道来奔。太祖悯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赐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国祖先之禋祀。其文武参佐以下，亦皆优沾爵命。其急于存亡继绝，而能使远人来服者，又如此也。同上。

显宗九年春正月，定安国人骨须来奔。同上，三。

十年夏五月，契丹东京文籍院少监乌长公来见。秋八月，契丹东京使、工部少卿高应寿来。同上。

二十年八月，东女真大相哙拔率其族三百户来投，赐渤海古城地处之。九月，契丹东京将军大延琳遣大府丞高吉德，告建国兼求援。延琳，渤海始祖大祚荣七代孙，叛契丹，国号兴辽，建元天兴。十一月，参知政事郭元卒。元性清廉，然不自重。及兴辽叛，密奏曰，鸭江东畔契丹保障，今可乘机取之。崔士威、徐讷、金猛皆上书不可。元固执遣兵，攻之不克，惭恚发疽而卒。十二月，兴辽国太师大延定引东北女真与契丹相攻，遣使乞援。王议诸辅臣。侍中崔士

威、平章事蔡忠顺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慎，彼之相攻，安知非我利耶？但可修城池，谨烽燧，以观其变耳。王从之。自此路梗，与契丹不通。起复西北面判兵马事柳韶赴镇。时兴辽求援不许，故遣韶备之。同上。

二十一年春正月，兴辽国遣水部员外郎高吉德上表乞师。夏五月，契丹水军指麾使、虎骑尉大道李卿等六人来投。自是契丹渤海人来附甚众。秋七月，兴辽国行营都部署刘忠正，遣宁州刺史大庆翰赍表来乞援。九月，兴辽国郢州刺史李匡禄来告急，寻闻国亡，遂留不归。遣金哿如契丹，贺收复东京。契丹遣千牛将军罗汉奴来，诏曰：近不差人往还，应为路梗，今渤海偷主俱遭围闭，並已归降，宜遣陪臣速来赴国，必无虞虑。冬十月，契丹奚哥渤海民五百余人来投，处之江南州郡。同上。

二十二年春三月，契丹渤海民四十余人来投。秋七月，渤海监门军大道行郎等十四人、诸军判官高真祥、孔目王光禄来投。同上。

德宗元年春正月，渤海沙志明童等二十九人来投。二月，史通等十七人来投。夏五月，渤海萨五德等十五人来投。六月，渤海亏音若已等十二人、所乙史等十七人来投。秋七月，渤海高城等二十人来投。冬十月，渤海押司官李南松等十人来奔。同上，四。

二年夏四月，渤海首乙分等十八人、可守等三人来投。六月，渤海先宋等七人来投。冬十二月，渤海奇叱火等十一人来投，处之南地。同上。

靖宗元年夏五月，契丹来远牒兴化镇曰：上略 昨因伐罪之年，致阻来庭之礼，既翦除于凶逆，合继续于贡输，

曷越数年不寻旧好下略。六月，宁德镇回牒契丹来远城曰：窃念当国于延琳作乱之初，是大国兴兵之际，道途艰阻，人使寝停。厥后内史舍人金智庆克复于东都，户部侍郎李守和续进献其方物。先大王之弃国也，閤门使蔡忠显将命告终。先皇帝之升遐也，尚书左丞柳乔邁征而会葬。今皇帝之继统也，给事中金行恭乘传而朝贺。然则平辽以来，就日相继，岂可谓致阻来庭之礼乎。下略，同上。

文宗四年夏四月，渤海开好等来投。同上。

睿宗十一年，春三月，郑良稷自辽东京还。时东京渤海人作乱，杀留守萧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称皇帝，国号大元，建元隆基。良稷至，诈称官衔，上表称臣，以国家所遗留守土物赠永昌，得厚报。及还，匿不奏。事觉，有司请下狱治之。尹彦纯、徐昉、李德允等，自辽东京还。彦纯等拘留东京，高永昌勅令上表称贺，彦纯等一如所言。及还，匿情不首，有司请治其罪。冬十二月，渤海四十四人来投。同上，八。

十二年春正月，渤海五十二人自辽来投。同上。

圣武皇帝神龟四年九月庚寅廿一　十二月丁亥廿　日本类聚国史，丙九十三，渤海上。

五年正月庚子三，甲寅十七。二月壬午十六。四月壬午十六。六月庚午五，壬申七。同上。

天平二年八月辛亥廿九。九月癸丑二，丙子廿五。十月庚戌廿九，同上。

十一年七月癸卯十三。十月丙戌十七。十二月戊辰十。同上。

十二年正月甲午七，庚子十三，癸卯十六，甲辰十七，丙辰廿九，丁巳三十。二月己未二。四月丙子廿。十月戊午五。同上。

十八年十二月丁巳十。同上。

孝谦皇帝天平胜宝四年九月丁卯十二。十月庚辰七。同上。

五年五月乙丑廿五。六月丁丑八。同上。

废帝天平宝字二年九月丁亥十八。十月丁卯廿八。十二月壬戌廿四。同上。

三年正月庚午三，乙酉十八，丙戌十九，甲午廿七。二月戊戌朔，癸丑十六。十月辛亥十八，丙辰廿二。十二月辛亥十九，丙辰廿四。同上。

四年正月癸亥朔。十一月乙亥朔。十二月乙卯十一。闰十二月癸巳十九。同上。

七年正月甲辰朔，丙午三，庚戌七，庚申十七。二月丁丑四癸巳廿。八月壬午十二。十月乙亥六。同上。

广仁天皇宝龟二年六月壬午廿七。十月丙寅十四。十二月癸酉廿一。同上。

三年正月甲申三，丁酉十六，庚子十九，丙午廿五。二月癸丑二，己卯廿八，庚辰廿九。九月戊戌廿一。同上。

四年二月乙丑廿。六月丙辰十二，戊辰廿四。十月乙卯十三。同上。

七年十二月乙巳十三。同上。

八年正月癸酉廿。二月壬寅。四月庚寅九，辛卯十，癸卯廿二，戊申廿七。五月丁巳七，庚申十，癸酉廿三，同上。

九年四月丙午三十。九月癸亥廿一。十二月己丑十七。同上。

十年正月壬寅朔，丙午五，丁巳十六，己未十八。二月癸酉二。九月庚辰十四，癸巳廿七。十一月乙亥九，丙子十。十二月戊午廿二。同上。

桓武天皇延历五年九月甲辰十八。同上。

六年二月甲戌十九。同上。按以上各年月下皆纪渤海事，原阙。

十四年十一月丙申三，出羽国言：渤海国使吕定琳等六十八人，漂著夷地志理波村，因被劫略，人物散亡。勅：宜迁越后国，依例供给。同上。

十五年四月戊子廿七，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其王启曰云云。自此以下之往来国书，已见文征者，皆以云云二字代之。又告丧启曰云云。又传奉在唐学问僧永忠等所附书：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七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所灭也。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火天皇二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土地极寒，不宜水田，俗颇知书，自高氏以来朝贡不绝。五月丁未十七，渤海国使吕定琳等还蕃。遣正六位上、行上野介御长真人广岳，正六位上、行式部大录桑原公秋成等押送，仍赐其王玺书曰云云。又附定琳赐太政官书于在唐僧永忠等曰云云。同上。

冬十月己未二日，正六位上御长真人广岳等归自渤海国，其王启曰云云。同上。

辛酉四，正六位上御长真人广岳授从五位下，正六位上桑原公秋成外从五位下，並以奉使称旨也。同上。

壬申十五，先是渤海国王所言上书疏，体无定例，词多不逊。今所上之启，首尾不失礼，诚款见于词。群臣上表奉贺曰：臣神等言，臣闻大人驭时以德为本，明王应世怀远是崇。故有殷代则四海归仁，周日则九夷顺轨。伏惟天皇陛下，仰天作宪，握地成规，穷日域而慕声，布风区而向化，诚可

以孕育千帝，卷怀百王者矣。近者，送渤海客使御长广岳等回来，伏见彼国所上启，辞义温恭，情礼可观，悔中间之迷图，复先祖之遗迹。况复缘山浮海，不顾往还之路难；克己改过，始请朝贡之年限。与夫白环西贡，楛矢东来，岂可同日而道哉。臣等幸忝周行，得逢殊庆，不任凫藻之至，谨诣阙奉表以闻。诏曰：献表波见行都然卿等乃勤之久供奉尔依弖之水表乃国毛顺仕良之止奈毛所思行之嘉备悦备御坐止诏天皇诏旨乎众闻食宣。同上。

十七年四月甲戌廿四，以外从五位下内藏宿祢贺茂麻吕为遣渤海使，正六位上御使宿祢今嗣为判官。　五月戊戌十九，遣渤海国使、内藏宿祢贺茂等辞见，因赐其王玺书曰云云。又赐在唐留学僧永忠等书曰云云。　十二月壬寅廿七，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其启曰云云。同上。

十八年春正月丙午朔，皇帝御大极殿受朝，文武九品以上、蕃客等各陪位，減四拜为再拜，不拍手，以有渤海国使也。　辛酉十六，御大极殿，宴群臣並渤海客，奏乐，赐蕃客以上蓁折衣，並列庭踏哥。　四月己丑十五，渤海国使大昌泰等还蕃，遣式部少录、正六位上滋野宿祢船白等押送，赐其王玺书曰云云。　五月丙辰十三，前遣渤海使、外从五位下内藏宿祢贺茂麻吕等言：归乡之日，海中夜暗，东西掣曳，不识所著。于时远有火光，寻逐其光，忽到岛滨。访之，是隐岐国智夫郡。其处无有人居。或云，比奈麻治比卖神常有灵验，商贾之辈漂宕海中，必扬火光，赖之得全者不可胜数。神之佑助，良可嘉报。伏望奉预币例。许之。　九月辛酉廿，正六位上、式部少录滋野宿祢船白等到自渤海国。国王启曰云云。

廿三年六月庚午廿七，敕：顷年渤海国使来著，多在能登国，停宿之处，不可疎陋，宜早造客院。同上。按此下有阙简。

十二月弘仁元年庚午四，从六位上林宿祢东人为送渤海客使，大初位下上毛野公继益为录事。同上，百九十四，渤海下。

二年正月乙卯廿，遣大纳言、正三位坂上大宿祢田村麻吕，中纳言、正三位藤原朝臣葛野麻吕，参议、从三位菅野朝臣真道等，飨渤海使于朝集院，赐禄有差。丁巳廿二，渤海国使高南容归蕃，赐其王书云云。四月庚寅廿七，遣渤海国使、正六位上林宿祢东人等辞见，赐衣被。十月癸亥二，正六位上林宿祢东人等至自渤海，奏曰：国王之启，不据常例，是以去而不取。其录事、大初位下上毛野公嗣益等所乘第二船，发去之日，相失不见，未知何在。十二月乙亥十四，故遣渤海录事、大初位下上毛野公嗣益追赠从六位下，以身死王事也。同上。

五年九月癸卯三十，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十一月辛巳九，免出云国田租，缘有贼乱及供蕃客也。同上。

六年正月己卯七，授渤海国大使王孝廉从三位，副使高景秀正四位下，[判官]高英善、王升基[並]正五位下，录事释仁贞、乌贤偲，译语李俊雄[並]从五位下，赐禄有差。壬辰廿，于朝集堂飨王孝廉等，赐乐及禄。甲午廿二，渤海国使王孝廉等归蕃，赐书曰云云。五月戊子十八，渤海国使王孝廉等于海中值逆风漂回，舟楫裂折，不可更用。癸巳廿三，命越前国择大船，驾蕃客也。

六月癸丑十四，渤海大使从三位王孝廉薨。诏曰：悼往饰终，事茂旧范；褒忠录绩，义存先彝。故渤海国使，从

三位王孝廉阙庭修聘，沧溟回舻，复命未申，昊苍不憖，实虽有命在天，薤露难驻，而恨衔使命不得更归。朕恸于怀，加赠荣爵，死而有灵，应照泉扃。宜可正三位，更赐信物並使等禄，以先所赐湿损也。同上。

七年五月丁卯二，遣使赐渤海副使高景秀已下大通事已上夏衣。是日，赐渤海王书曰云云。同上。

十年十一月甲午廿，渤海国遣使献方物，上启曰云云。问承英等曰，慕感德等还去之日，无赐敕书。今检所上之启云伏奉书问，言非其实，理宜返却。但启词不失恭敬，仍宥其过，特加优遇。承英等顿首言：臣小国贱臣，唯罪是待，而日月迴光，云雨旋泽，寒木逢春，涸鳞得水，戴荷之至，不知舞踏。同上。

十一年正月庚辰七，又渤海国入覲大使李承英等，叙位有差。 甲午二十一，赐渤海王书曰云云。

十二年十一月乙巳十三，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国王上启曰云云。同上。

十三年正月己亥七，御丰乐殿宴群臣及蕃客。戊申十六，御丰乐殿宴五位以上及蕃客，奏踏歌，渤海国使王文矩等打球，赐绵二百屯为赌。所司奏乐，蕃客率舞，赐禄有差。壬子廿，飨王文矩等于朝集殿。癸丑廿一，文矩等归蕃，赐国王书曰云云。同上。

淳和天皇弘仁十四年十一月壬申廿二，加贺国言上，渤海国入覲使一百一人到著状。[十二月]戊子八，停止存问渤海客使。今年雪深，往还不通，敕便令守从四位下纪朝臣末成掾、正六位上秦宿祢嶋主等准例存问。同上。

天长元年正月乙卯五，赐渤海客徒大使已下录事已上

陆人冬衣服料。二月壬午三 诏曰：天皇我诏良方止 宣大命乎 渤海国乃 使等众闻食止 宣不 王其国国礼止之豆 差使天 奉渡世利 使等凌鹿波岐 忘寒风天 参来气利 随例尔 召治赐无止 为礼止毛 国国比年不稔之天 百姓良毛 弊多利 又疫病毛 发礼利 时之 丰时尔 临三 送迎流尔毛 百姓乃 苦美有尔 依豆奈毛 此般波 召赐比 治不赐奴 平久 静尔 治赐布所尔 传豆 便风乎 待天 本国尔 退还止 为豆奈毛 大物赐久止 宣天皇我 大命乎 众闻食止 宣。四月丙申十七，览越前国所进渤海国信物並大使贞泰等别贡物。又契丹大狗二口、矮子二口在前进之。庚子廿一，返却渤海副使璋璿别贡物。辛丑廿二，幸神泉苑，试令渤海狗逐苑中鹿，中途而休焉。五月癸亥十五，印遣渤海敕书日月上一踏。先是十余日依进御药，不御紫宸殿。戊辰廿，诏曰：天皇我御命良万止 诏命乎 客人倍 闻食止 诏布 客人倍乃 国尔 还退倍支 时近在尔 依豆 国王尔 赐禄比 並贞泰尔 御手都 物赐比，飨赐波止久。宣。同上。

二年十二月辛丑三，隐岐国驰驿奏上，渤海国使高承祖等百三人到来。乙巳七，大内记、正六位上布琉宿祢高庭定领客使，借出云国介，不称领客使。同上。

三年三月戊辰[朔]，右大臣、从二位兼行皇太子傅臣藤原朝臣绪嗣言：依臣去天长元年正月廿四日上表，渤海入朝定以一纪。而今寄言灵仙，巧败契期，仍可还却。状以去年十二月七日言上。而或人论曰，今有两君绝世之让，已越尧舜，私而不告，大仁芳声缘何通于海外。臣案日本书纪云，誉田天皇崩时，太子菟道稚郎子让位于大鷦鷯尊。固辞曰：岂违

先帝之命，辄从弟王之言，兄弟相让，不敢当之。太子兴宫室于菟道而居，皇位空之。既经三岁，太子曰：我久生烦天下哉，遂于菟道宫自薨。大鹪鹩尊悲恸越礼，即天皇位，都难波高津宫。委曲在书纪，不能以具尽。于时让国之美，无赴海外，此则先哲智虑，深顾国家。然则先王之旧典，万代之不朽者也。又传闻礼记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辞费，礼不逾节。而渤海客徒既违诏旨，滥以入朝，偏容拙信，恐损旧典，实是商旅，不足邻客。以彼商旅为客损国，未见治体。加以比日杂务行事，赠皇后改葬、御斋会、掘加势山沟並飞乌堰沟，七道畿内巡察使，可诏渤海客徒，经营重叠，骚动不遑。又顷年旱疫相仍，人物共尽，一度赈给，正税欠少。况复时临农要，弊多逢送，人疲差役，税损供给。夫君无争臣，安存天下，民忧未息，天灾难灭，非一人天下，是万人天下，纵今损民焉德有惭后贤。伏请停止客徒入京，即自著国还却，且示朝威，且除民苦。唯依期入朝，须用古例。臣绪嗣虽久卧疾牀，心神既迷，而恩主之至，半死无忘，愚臣中诚，不获不陈，谨重奉表以闻。不许。五月甲戌八，渤海客徒大使高承祖等入京，安置鸿胪。戊寅十二。渤海国使政堂信少卿高承祖授正三位，副使高如岳正四位上，判官王文信、高孝英二人正五位上，录事高成仲、陈崇彦二人从五位上，译语李隆郎、李承宗二人从五位下，六位已下十一人亦有叙位。庚辰十四，渤海客徒归加贺国。辛巳十五，天皇敬问渤海国王云云。同上。

五年正月甲戌十七，但马国驰驿言，渤海人百余人来著。二月己丑二，但马国司写渤海王启、中台省牒案进

上。 四月癸未廿九，渤海客大使已下 梢工已上，赐绢绵有差。同上。

仁明天皇承和八年十二月丁亥廿二，长门国言， 渤海客徒贺福延等一百五人来著。庚寅廿五，以式部大丞、正六位上小野朝臣桓柯，少外记、正六位上山代宿祢氏益，为存问渤海客使。同上。

九年二月乙酉廿，令渤海客徒入京。三月辛丑六，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式部大丞、正六位上小野朝臣桓柯，少内记、从六位上丰阶公安人等上奏， 勘问客徒等文， 並渤海王所上启案，並中台省牒案等文。其启状曰云云，又别状曰云云， 又中台省牒曰云云。 壬戌廿七，渤海客徒贺福延等发自河阳，入于京师。遣式部少辅、从五位下藤原朝臣诸成为郊劳使。是夕， 于鸿胪馆安置供给。 癸亥廿八，太政官遣右大史、正六位上蕃良朝臣丰持于鸿胪馆为慰劳焉。是日，渤海使贺福延等上中台省牒。 甲子廿九，遣侍从、 正五位下藤原朝臣春津于鸿胪馆宣敕曰：天皇诏旨良麻止 宣久有司奏久 彼国王乃 上启外乃 别状等事乎 存问使诘问尔 引过伏理奴 是故尔 彼国使等乎波 待尔 不可以常礼止 奏然止毛 守年纪弖 自远参来留乎 念行天奈毛 殊矜免赐布止 宣又诏久 客倍 自远参来礼理 平安以不又长门以来路间波 如何为都都加 参来志 宜相见日尔 至万弖波 此尔侍天休息止 宣布。 夏四月乙丑朔，使右大史、正六位上山田宿祢文雄赐客等时服。 丙寅二，渤海国使贺福延等于八省院献启函、信物等。 己巳五，天皇御丰乐殿，飨渤海使等。诏授大使贺福延正三位，副使王宝璋正四位下，判官

高文暄、乌孝慎二人並正五位下，录事高文宣、高平信、安欢喜三人並从五位下，自外译语已下首领以上十三人，随色加阶焉。使右少辨兼右辛未七，大使贺福延私献方物。癸近卫少将、从五位下藤原朝臣氏宗共食，日暮赐禄各有差。酉九，飨客徒等于朝集堂，遣从五位下惟良宿祢春道共食。宣敕曰：天皇我 御命良 万止 诏敕命乎 客人倍 闻食止宣久 国还退倍支 日近久 在尓 依弖奈毛 国王尓 禄赐比並弖 福延等尓毛 御手都 物赐比 飨赐波久止 宣布。丙子十二，遣敕使于鸿胪馆，宣诏，赐渤海王书曰云云。太政官赐中台省牒曰云云。勘解由判官、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粟作，文章生、从六位上大中臣朝臣清世等为领客使。是日，使贺福延等归乡。同上。

嘉祥元年十二月乙卯三十，能登国驰驿奏：渤海国入觐使王文矩等一百人来著矣。同上。

二年二月丙戌朔，以少内记、正七位上县犬养大宿祢贞守，直讲、正六位上山口忌寸西成等为存问渤海客使，发遣于能登国。三月戊辰十四，遣能登国存问渤海客使。少内记县犬养[大宿祢]贞守等驰驿奏上客使等将来启牒。案彼国王启曰云云。复中台[省]牒称云云。乙亥廿一，存问使等驰驿奏，诘问客徒等违例入觐之由，问答文等。壬午廿八，以存问使、少内记、正七位下县犬养大宿祢贞守，直讲、从六位下山口忌寸西成为兼领渤海客使。四月辛亥廿八，领客使等引渤海国使王文矩等入京。遣敕使左近卫少将、从五位上良岑朝臣宗贞慰劳，安置鸿胪，宣命曰：天皇我 诏旨良万止宣久 有司奏尓 彼国乃 王一纪乎 为期天 朝拜乃 使进度须倍志 然乎 此度乃 使等违期天 参来礼利 如常尓波 不遇之天

自境还遣天牟止 奏利 然礼止毛 远涉荒波天 恶处尔 漂著天人毛 物毛 损伤礼 艰苦世利止 闻食天 矜赐比 免给布止 宣又宣久 热时尔 远来弖 平安尔 侍也 相见无日尔 至万天波 此尔 侍弖 休息止 宣。 癸丑三十，赐渤海客徒时服。五月乙卯二，渤海国入觐使大使王文矩等诣八省院，献国王启函並信物等。 丙辰三，天皇御丰乐殿， 宴客徒等， 宣诏曰：天皇我 诏旨良止万 宣不 敕命乎 使人等闻给陪与止宣久 国乃 王差王文矩等进度志 天皇我 朝庭乎 拜奉留事乎 矜赐比 慈赐比天奈毛 冠位上赐比 治赐波久止 宣布天皇我 敕命乎 闻食陪与止 宣。大使以下首领相共拜舞讫，授大使王文矩从二位， 文矩去弘仁十三年叙正三位，故今增位，叙从二位。 副使乌孝慎从四位上，大判官马福山、少判官高应顺並正五位下，大录事高文信、中录事多安寿、少录事李英贞並从五位下，自余品官並首领等授位有阶。 戊午五，天皇御武德殿览马射， 六军拥节， 百寮侍坐，有敕令文矩等陪宴。宣诏曰： 天皇我诏止良万止 宣布敕命乎使人等闻给止宣布五月五日尔药玉乎天饮酒人波命长支福在止奈毛闻食须故是以药玉赐比御酒赐止波久止 宣。日暮乘舆还宫。 癸亥十， 遣公卿于朝堂飨客徒。 宣诏曰： 天皇我诏旨良万止 宣布敕命乎使等闻给与止 宣波久 皇朝乎拜仕奉天国尔还退陪支 时近在尔依天奈毛 国王尔禄赐比文矩等尔毛 御手都物赐比飨赐波久止 宣。 乙丑十二，遣参议、从四位上小野朝臣篁， 右马头、 从四位下藤原朝臣春津，少纳言、从五位下藤原朝臣春冈， 右少辨， 从五位上橘朝臣海雄，左少史、正六位上大洼益门，少内记、从七位下安野宿祢丰道等于鸿胪馆，赐敕书並太政官牒。此日客徒

归却。敕书曰云云。太政官牒曰云云。同上。

清和天皇天安三年，正月二十二乙卯，能登国驰驿言，渤海国入觐使乌孝慎等一百四人来著珠洲郡。二十八日乙酉，正六位上、行少外记广宗宿祢安人，大内记、正六位上安倍朝臣清行为领渤海客使。二月四日庚寅，渤海客著能登国。是日，诏迁于加贺国，安置便处。七日癸巳，从六位下、行直讲刈田首安雄为领渤海客使，以广宗安人辞退也。九日乙未，大初位下春日朝臣宅成为渤海通事。三月十三日己巳，领渤海客使、大内记、正六位上安倍朝臣清行，直讲、从七位下刈田首安雄俶装进发，宣告云使等宜称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当般不任存问使故也。渤海国副使周元伯颇闲文章，诏越前权少椽、从七位下岛田朝臣忠臣假为加贺权椽，向彼与元伯唱和，以忠臣能属文也。同上。

贞观元年五月十日乙丑，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大内记安倍朝臣清行，加贺国司等奉进渤海国启、牒、信物。王启曰云云。中台省牒曰云云。六月二十三日丁未，赐渤海国王敕书曰云云。太政官送中台省牒曰云云。东絁五十疋、绵四百屯，赐大使乌孝慎。孝慎别贡土宜，仍有此赐赉焉。七月二十一日甲戌，存问兼领渤海客使、直讲刈田安雄复命奏言：客徒今月六日解缆归蕃。大内记安倍清行去四月丁父忧去职，故安雄独归奏事，依谅闇不唤，客徒自加贺国还蕃焉。同上。

三年，正月廿日乙未，出云国上言，渤海国使李居正等一百五人，自隐岐国来著嶋根郡。二十一日丙申，下知出云国司云：渤海客使依例供给，但旧用稻，今度特以谷舂充。廿八日癸卯，散位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春景、兵部少录、正七位下葛井连善宗为领渤海客使，播磨少目、大初位上春日朝

臣宅成为通事。敕竟使事之间，藤原春景宜称但马权介，葛井善宗称因幡权掾。五月二十一日甲午，宣告存问兼领渤海客使但马权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春景并出云国司等云：渤海国使李居正违先皇制，辄以吊来亦令看启案违例多端事，须责其轻慢，自彼却还。然而如闻居正位在公卿，龄连悬车，才绮交新，犹有可爱，因欲特加优恤，以听入京。而顷者炎旱连日，有妨农时，虑夫路次，更以停止。又王启並信物等不可更收。须进上中台省牒，以出云国绢一百卌五疋、绵一千二百二十五屯便颁赐渤海客徒一百五人。 廿六日己亥，太政官送渤海国中台省牒下存问使並出云国司絁一十疋、绵卅屯，别赐大使李居正。同上。

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壬子，渤海国入觐使杨成规等百五人，著加贺国岸。同上。

十四年正月六日丁丑，以正六位上、行少内记菅原朝臣道真，从六位下、行直讲美努连清名为存问渤海客使，园池正、正六位上春日朝臣宅成为通事。二十六日丁酉，以正六位下、行少外记大春日朝臣安守为存问渤海客使，以少内记菅原朝臣道真丁母忧去职也。 三月十四日甲申，诏存问渤海客使大春日朝臣安守、美努连清名並兼领客使。 二十三日癸巳，今春以后，内外频见怪异，由是分遣使者诸神社奉币，便于近社道场，每社转读金刚般若经。以参议、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春宫大夫南渊朝臣年名为贺茂两社使；参议、正四位下，行右兵卫督兼近江守源朝臣勤为松尾，梅宫两社使；参议、正四位下，行左大弁兼勘解由长官、近江权守大江朝臣音人为平野社使；参议、右大弁、从四位上兼行讃岐权守藤原朝臣家宗为大原野社使；从五位上，行少纳言兼侍从

和气朝臣彝范为石清水社使；神祇伯、从四位下藤原朝臣广基为稻荷社使。石清水社告文曰云云。又辞别天　去年阴阳寮占申久　就蕃客来天　不祥之事可在止　占申世利　今渤海客随盈纪例天来朝世利　事不获已国宪止之天　可召大菩萨此状乎毛　闻食天　远客参近止毛　神护之故尔　无事久　矜赐陪止恐美　恐美毛　申赐波久止　申。自余社文一准此例。四月十三日壬子，存问渤海客使、少外记大春日安守等开大使杨成规所赍启牒函，诘问违例之由，问答状及记录安守等向加贺国途中消息，驰驿奏上。　十六日乙卯，以正六位上、行少内记都宿祢言道，正六位上、行式部少丞平朝臣季长为掌渤海客使，常陆少掾、从七位上多治真人守善，文章生、从八位下菅野朝臣惟肖为领归乡渤海客使。五月十五日甲申，敕遣从五位上、守右近卫少将藤原朝臣山阴，到山城国宇治郡山科村郊，迎劳渤海客。领客使大春日[朝臣]安守等与郊劳使共引渤海国入觐。大使、政堂省左允、正四品、慰军大将军、上镇将军、赐紫金鱼袋杨成规，副使、右猛贲卫少将、正五品、赐紫金鱼袋李兴晟等二十人入京，安置鸿胪馆。　十七日丙戌，敕遣正五位下、行右马头在原朝臣业平向鸿胪馆，劳问渤海客。是日，赐客徒时服。　十八日丁亥，敕遣左近卫中将、从四位下兼行备中权守源朝臣舒向鸿胪馆，检领杨成规等所赍渤海国王启及信物。启云云。中台省牒曰云云。其信物，大虫皮七张、豹皮六张，熊皮七张，蜜五斛。　十九日戊子，敕遣参议、正四位下，行左大弁兼勘解由长官、近江权守大江朝臣音人向鸿胪馆，赐渤海国使，授位阶告身。诏命曰：天皇诏旨良万止敕命乎客倍　众闻食止　宣国乃　王杨成规等乎　差天　进度志天天皇我　朝廷乎　拜奉留　事乎　矜赐比　慈赐比天　冠位上赐比

治赐布 然常都 例波 大宫乃 内尔 召天 治赐介利 此回思女须 大心大坐麻须尔 衣天奈毛 使乎 遣天 治赐波久止 敕天皇我 大命乎 闻命止 宣布。大使已下相共拜讫，授大使杨成规从三位，副使李兴晟从四位下，判官李周庆、贺王真並正五位下，录事高福成、高观、李孝信並从五位上，品官以下並首领等授位各有等级，及天文生以上，随位阶各赐朝服。去年，阴阳寮占曰：就蕃来朝可有不祥之征。由是不引见，自鸿胪馆放还焉。二十日己丑，内藏寮与渤海客回易货物。二十一日庚寅，听京师人与渤海客交关。二十二日辛卯，听诸市人与客徒私相市易。是日，官钱三十万赐渤海国使等，乃唤集市廛人，卖与客徒此间土物。以前筑后少目、从七位上伊势朝臣兴房为领归乡客使通事。二十三日壬辰，敕遣大学头、从五位上兼行文章博士、阿波介巨势朝臣文雄，文章得业生、越前大掾、从七位下藤原朝臣佐世于鸿胪馆飨宴渤海国使。宣诏曰：客人倍波 常都 例波 大宫乃 内尔 召天 飨赐比 音乐赐比介利 而乎 思女须 大心大坐尔 依天奈毛 使乎遣天 大物赐布 客人倍 此状乎 悟天 安良可尔 侍食余止 敕大命乎 闻食止 宣。觞行数周，客主渊醉，赐客徒禄各有差。二十四日癸巳，大使杨成规从掌客使请，私以壤奠将奉献天皇及皇太子。掌客使奏状，有诏许之内里东宫赛物有数。是日，敕遣民部少辅兼东宫学士、从五位下橘朝臣广相赐客徒曲宴，遣兵部少辅、从五位下兼行下野权介高阶真人令范赐御衣。客主具醉，兴成赋诗。二十五日甲午，敕遣参议、右大辨、从四位上兼行讚岐守藤原朝臣家宗，从四位上、行近卫中将兼行阿波守源朝臣兴，从六位下、守大内记大江朝臣公干，于鸿胪馆赐敕书。从五位上、行少纳言兼侍

从和气朝臣彝范，正五位下、守右中弁藤原朝臣良近，左大史、正六位上大春日朝臣安守付太政官牒，大使已下再拜舞蹈，大使杨成规膝行而进，北向跪受敕书、太政官牒函。敕书曰云云。太政官牒曰云云。是日，领归乡客使多治真人守善等引客徒出馆。大使杨成规跪言：成规等猥聘礼毕，归本土[去]，今差天使令其领送， 成规等瞻望丹阙， 涕泗盈衿，仰恋之诚，中心无限。临别，掌客使都良香相遮馆门举觞而进。同上。

十五年七月八日庚午，先是大宰府驰驿言：渤海国人崔宗佐、门孙宰等漂著肥后国天草郡。遣大唐通事张建忠复问事由，审实情状，是渤海国入唐之使，去三月著萨摩国逃去之一舰也。仍奉进宗佐等日记，並所赍蠟封函子、杂封书、弓剑等。是日，敕讨复宗佐等申状，知是渤海人，以其表函、牒书、印封、官御等雠校先来入觐。在此间者符合如一。崔宗佐等既非伺隙之奸寇，可谓善邻之使臣。其飘泊难涩，诚当矜恤，宜令在所支济衣粮；所上蠟封函子、杂封书等，全其印封，莫烦披阅。亦其随身杂物，秋毫不犯，皆尽还与。其所乘二舶，设有破损，勤加缮修，足以凌波，早得好去。但宗佐等彼国名官之人，盍知我朝之相善，然则飘著之日，须露情实，以望恩济，而飞帆逃亡，还似奸贼，非我仁恕，何免重诛，宜责以过契，俾悔其非。同上。

十六年六月四日庚申，先是渤海人宗佐等五十六人漂著石见国，充给资粮于还本乡。同上。

阳成天皇贞观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戊子，出云国言：渤海国大使政堂省孔目官杨中远等一百五人，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著岸。中远申云，为谢恩请使差遣中远等兼献方物。于岛

根郡安置供给。　二月三日乙巳，以少外记、正六位上大春日朝臣安名，前讃岐掾、正八位下占部连月雄为存问渤海客使，园池正、正六位上春日朝臣宅成为通事。　三月十一日壬子，以存问渤海客使、正六位上、行少外记大春日朝臣安名，前讃岐掾、正八位下占部连月雄为兼领客使。　元庆元年四月十八日己丑，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少外记大春日朝臣安名等写渤海国王启並中台省牒，驰驿上奏。王启曰云云。中台省牒曰云云。　六月二十五日甲午，渤海国使杨中远等，自出云国还于本蕃。王启并信物不受而还之。大使中远欲以珍玩、玳瑁酒盃等奉献天子。皆不受之。通事、园池正春日朝臣宅成言，昔往大唐，多观珍宝，未有若此之奇怪。太政官宣久　先皇乃　制止之天　一纪乎　以天　来朝乃　期止　为利　而彼国王此制尔　违天　使乎　奉出世利　凡厥谢恩及请使等乃　事波　存问之日尔　屈伏既讫太利　仍天　赍参来留　所乃　启并信物等不更奏闻客人部此状乎　知天　平介久　治赐布　所止之天　本国尔　退还止　为天毛奈　御手都　物道粮赐比　飨给波久止宣。同上。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乙未，加贺国驰驿言：今月十四日，渤海国入覲使裴頲等一百五人著岸。　二十八日丙申，下符加贺国，安置渤海客于便处，依例供给，勤加优遇。又禁制私回易客徒所赍货物。　七年正月戊辰朔，以正六位上、行少外记大藏伊美吉善行，式部少丞高阶真人茂范为存问渤海客使，前筑后少目、从八位上伊势朝臣兴房为通事。　二十六日癸巳，令山城、近江、越前、加贺等国修理官舍、道桥，埋瘗路边死骸，以渤海国客可入京也。下知越前、能登、越中国送酒、肉、鱼、鸟、蒜等物于加贺国，为劳飨渤海客也。

二月二十一日戊午，林邑乐人百七人于大安寺，令调习，以大和国正税死给其食，欲令渤海客徒观彼乐也。是日，存问渤海客使大藏善行、高阶茂范並为兼领客使。 二十五日壬戌，赐渤海客徒冬时服，遣辨官史生一人押送于加贺国，令领客使等颁赐焉。 三月八日甲戌，存问兼领渤海客使、少外记大藏善行、式部少丞高阶茂范等进发奉参内里辞见，赐御衣、袴各一袭。 四月二日戊戌，以右卫门大尉、正六位上坂上大宿祢茂树，文章得业生、从八位上纪朝臣长谷雄为掌渤海客使，民部大丞、正六位上清原真人常岑，文章生、从八位下多治真人有友为领归乡渤海客使。 二十一日丁巳，缘飨渤海客，诸司官人、杂色人等客徒在京之间听带禁物。以从五位上、行式部少辅兼文章博士、加贺权守菅原朝臣道真权行治部大辅事，从五位上、行美浓介嶋田朝臣忠臣权行玄蕃头事，为对渤海大使裴颋故为之矣。 二十八日甲子，敕遣右近卫少将、正五位下平朝臣正范到山城国宇治郡山阶野边，郊劳渤海客。领客使、少外记大藏善行等引客徒入鸿胪馆。 二十九日乙丑晦，[遣]右大史、正六位上家原朝臣高乡向鸿胪馆，慰劳客徒。 五月丙寅朔，遣从五位上、行右兵卫佐源朝臣元向鸿胪馆，劳问客徒。 二日丁卯，大使裴颋等于朝堂奉进王启及信物，亲王已下五位已上及百寮初位已上皆会，四位已下未得解由者亦预焉。所司受启信奉进内里。 三日戊辰，天皇御丰乐殿赐宴渤海客徒。亲王已下参议已上侍殿； 上五位已上侍显阳堂；大使已下二十人侍承欢堂；百官六位已下相分侍观德、明义两堂。授大使文籍院少监、正四品、赐紫金鱼袋裴颋从三位，副使正五品、赐紫金鱼袋高周封正四位下，判官、录事授五位，其次叙六位以下各有等级，随其位阶赐

朝衣。客从拜舞退出，更衣而入，拜舞，升堂就食。雅乐寮陈鼓钟，内教坊奏女乐，妓女百卌八人递出舞。酒及数杯，别赐御余枇杷子一银碗，大使已下起座拜受。日暮，赐客[徒]禄各有差。五日庚午，天皇御武德殿，览四府骑射及五位已上贡马，唤渤海客徒观之。赐亲王、公卿续合缕。伊势守、从五位上安倍朝臣兴行引客就座共食。别敕赐大使已下录事已上续合缕，品官已下菖蒲缦。是日，大雨。先是予敕所司，若遇雨，煞须停节会，勿唤客徒，改日行事。而掌客使等速引客徒入于宫城，故雨中成礼焉。七日壬申、大使裴颋别贡方物。是日，内藏头和气朝臣彝范率僚下向鸿胪馆交关。八日癸酉，内藏寮交关如昨。十日乙亥，于朝集堂赐飨渤海客徒。大臣以下就东堂座，择五位已上有容仪者三十人侍堂上座，从五位下、守左卫门权佐藤原朝臣良积引客就西堂座共食。元所定侑食者谢障不出，良积依有仪貌，俄当此选，大使裴颋欲题送诗章，忽索笔砚，良积不闲属文，起座而出，颋随止矣。敕遣中使、从五位下、行右马助藤原朝臣恒兴，赐御衣一袭大使裴颋，赏裴颋高才有风仪也。十二日丁丑，渤海使归蕃。是日，遣参议、正四位下、行右卫门督兼近江权守藤原朝臣诸葛，从四位下、行左近卫少将兼近江权介藤原朝臣远经，正六位上、行少内记多治真人彦辅向鸿胪馆付敕书，正五位下、行太皇太后宫权亮平朝臣惟范，从五位上、行少纳言兼侍从藤原朝臣诸房，从六位上、守右少史秦宿祢安兄付太政官牒。礼毕，领客使、民都大丞清原[真人]常岑，文章生多治[真人]有友等，引客徒出馆就路焉。

十四日己卯。今月三日，丰乐院宴渤海客乐人舞妓等，以大藏省商布一千一百五段赐之，依承和九年例也。十月二

十九日壬戌，敕令能登国，禁伐损羽咋郡福良泊山木。渤海客著北陆道岸之时，必造还舶于此山，任民伐采或烦无材，故予禁伐大木，勿妨民业。同上。

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迎马，王子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大日本史二百四十二，列传，唐。

陆奥去渤海可三千里也。日本多贺城碑。

困囼字和名事。　被命云，延喜御时，渤海国使二人来朝，其牒状尔。此两字各为使二人姓名。纪家见之，虽未知文字，呼云，困木ノツブリ丸囼石ノマブリ丸参レト唤各应会参云云。异国作字也。以当时会释读之，可谓神妙者也。异国人闻而感之云云。江谈抄第五，诗事。

右补总略。

高王十七年。是岁，遣生徒六人入唐太学肄业。据玉海百五十三。

武王仁安二年，秋七月，新罗征何瑟罗道丁夫二千，筑长城于北境以备我。

文王大兴五十三年春三月，新罗遣一吉飡伯鱼来聘。

定王永德三年秋九月，新罗遣级飡崇正来聘。

王玄锡十五年春，以渤利黑水部人与新罗通，遣人入新罗北镇，挂片木警之。

右补世纪。

渤海遗裔大事表

渤海亡后纪年	宋辽纪年	定安国	乌舍国	燕颇	兴辽国	古欲	大渤海国
后四十六年	宋开宝五年 辽保宁四年	国王烈万华因女真使附表贡献方物于宋。					
后四十九年	宋开宝八年 辽保宁七年			渤海遗裔燕颇据黄龙府起兵，杀都监张琚。辽遣将来讨，颇兵败，奔乌舍国。			
后五十年	宋太平兴国元年 辽保宁八年	国王乌玄明元兴元年					
后五十五年	太平兴国六年 辽乾亨三年	元兴六年宋欲大举伐辽，以诏赐其国王，令张犄角之势。扶余府自辽来归。冬十月，国王玄明附女真使上表于宋，愿率胜兵助讨。宋太宗优诏答之。	国王称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宋将伐辽，赐王诏书，令出兵助攻。久之，宋兵不出，而国王亦未之应。				
后六十三年	宋端拱二年 辽统和七年	王子大元因女真使附献马、雕羽、鸣镝于宋。					

后六十四年	宋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		宋以乌舍不通朝贡，诏女真攻之，斩一级，给绢五匹。贡于辽。					
后六十五年	宋淳化二年辽统和九年	国王因女真使上表于宋。						
后六十八年	宋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		宋遣人由海道来赐物，并使攻辽。于女真亦如之。女真以其情告于辽。					
后六十九年	宋至道元年辽统和十三年		部长乌昭度与燕颇率兵攻铁利。辽遣奚王和朔奴等以兵来讨。昭度请降，辽人不许，遂以兵围乌舍城。昭度率众死守，百计捍御，辽兵无功而退。昭度以终非其敌，纳款于辽。	燕颇同乌舍部长乌昭度，以兵攻铁利。				

后七十一年	宋至道三年 辽统和十五年		部长武周降于辽。乌昭度以本国地远，请免岁时贡进鹰、马、貂皮，辽许以生辰正旦如旧，余免贡进。				
后七十三年	宋咸平二年 辽统和十七年		乌昭度诣辽，请降，辽主释之。或云，此为其部人乌昭庆叛而归辽，非昭度也。				
后七十七年	宋咸平六年 辽统和二十一年		同渤海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部贡于辽。				
后七十八年	宋景德元年 辽统和二十二年		乌昭度之妻子，为南京女真所获，送于辽。或云，此亦叛人昭庆之妻子也。				
后八十六年	宋大中祥符五年 辽开泰元年		国人百余户，为铁利国王那沙所获，送至辽宾州。				

后九十二年	宋天禧二年 辽开泰七年	国人骨须奔高丽，疑其国已见并于辽也。					
后九十六年	宋乾兴元年 辽太平二年		国人十六户为铁利所获，献于辽。				
后一百三年	宋天圣七年 辽太平九年				天庆元年九月，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起兵反辽，即王位，国曰兴辽，年号天庆，一曰年号天兴。分兵北攻沈州，不克。遣大府丞高吉德往高丽，告建国，兼乞援。高丽发兵助攻辽，不克。太师大延定引女真兵攻辽。十月，辽都统萧孝穆督兵来攻。十二月，大延定遣使往高丽乞援，不之应。		

后一百四年	宋天圣八年 辽太平十年				天庆二年正月，再遣高吉德往高丽乞援。三月，辽筑长围，作久攻之计。八月，裨将杨祥世密送款于辽，夜开南门纳辽军，延琳被擒，兴辽国亡。九月，郢州刺史李匡禄至高丽乞师，闻国亡，遂不归。		
后一百八十八年	宋政和四年 辽天庆四年		十二月，部人同铁利附于女真。				
后一百八十九年	宋政和五年 辽天庆五年					二月，饶州渤海人古欲起兵反辽，称大王。三月，辽命萧谢佛留率兵来讨。四月，古欲击败辽兵。辽都统萧陶苏斡再以兵来讨。五月，古欲再击败辽兵。六月，古欲为辽兵所获。	

后一百九十年	宋政和六年 辽天庆六年 金收国二年						隆基元年正月东京渤海人高永昌起兵反辽，杀留守萧保先。永昌据东京，称大渤海皇帝，建元隆基，一云国号大元，年号应顺。下辽东五十余州。五月辽宰相张琳等率兵来讨，永昌败之。永昌使挞不野等乞援于金。金大将斡鲁统军来攻。永昌兵败奔长松岛。挞不野等执永昌降金，大渤海国亡。

右补大事表。

大某失某名，王子也。正历十年冬，奉使朝唐。翌年春，与日本入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遇于唐京。葛野麻吕将去，与以书云：渤海、日本地分南北，人阻天地，然而善邻结义，贵相通聘，往古来今，斯道岂息。贺能就参朝贡，偶然奉谒，不期而会，非常喜悦。既被监使留碍，不得再展，惆怅周旋，令人肠断。今日取别，后会难期，不任依恋。葛野麻吕在唐易名贺能。此书则随其行僧空海手笔也。

大延广，王子也。咸和九年十二月，奉使朝唐。翌年正月，朝于宣政殿，赉锦綵器皿。以上已见宗臣列传。及延广还国，道于登州，遇日本入唐僧圆仁等于州西之野，时三月二十日也。凡渤海贡使之往来，必道于登州。唐造渤海馆于是以款之。凡王子及使臣经此，必宿于馆，以待敕使发遣。延广道此亦待发遣也。

右补宗臣列传。

高如岳，随高承祖聘日本，任副使，授正四位上。

王文信、高孝英，俱随高承祖聘日本，任判官，授正五位上。

高成仲、陈崇彦，俱随高承祖聘日本，任录事，授从五位上。

李隆郎、李承宗，俱随高承祖聘日本，任译语，授从五位下。又以下十一人亦叙六位以下。

右补诸臣列传。

燕颇，遗裔也。仕辽，为黄龙府卫将。东丹之五十年景宗保宁七年七月，率其部族举兵，杀辽都监张琚。辽遣敞史耶律曷里必来讨。九月，颇兵败于治河，奔乌舍一作兀惹国其后二十年圣宗统和十三年，复与乌舍部长乌昭度侵铁利部，事具昭度传。

乌昭度，一名昭庆，乌舍国之部长也。燕颇兵败，率部族来奔，国人留之。辽圣宗统和十三年秋，燕颇与昭度合兵攻铁利部，铁利人告急于辽。辽以奚王和朔奴为都部署，东京留守萧恒德、统军使耶律奴瓜为副部署，护卫太保耶律斡腊为都监，统军来援。行数月至乌舍城，昭度请降，和朔奴利其俘掠，不许。下令四面急攻，昭度率众死守，随方捍御依埤堄虚构战棚，诱辽军登陴，俄撤技柱，登者尽复，竟顿

辽兵于坚城之下。辽副部署萧恒德以师久无功，深入大掠犹胜空返，乃捨其城，略地东南，循高丽北鄙而还。道远粮绝，人马多死。昭度计终非其敌，请纳款修贡于辽。按遗裔列传有乌昭庆传，即昭度也。兹仅补其事迹之未备者，余从略。

右补遗裔列传。

王遵古金 文一首

博州庙学碑阴记

博州庙学厥惟旧哉。宋元丰间，徐公爽以己俸置房廊施于学，以赡学者。厥后值宋季兵火，庙学被爇。学之故基，因扰攘间保聚为县署所占，今聊城县廨是也。圣朝天眷间，学正祈彪始谋指射旧都监廨基以议兴建。学录尚戬辅之。适赵公懋来为教授，公与正录戮力规画，以赡学之资，郡人之施，建版堂三间、两庑十六间、仪门三间、门楼一间，又塑宣圣颜孟三像。既成，郎中甄公格宅有旧十哲像施于学，又绘七十二贤像于两庑，亦可谓之苟完矣。后十余年，防判赵绍祖与学正成奉世创盖讲堂三间。至大定甲午岁，防判冯子翼为释奠行礼之隘，以作新大殿请于州，方委正录穆绅路应辰以赡学钱，市材木，筑基址。会太守完颜国公允节来守是邦，知诸生当此重任力不能胜，乃假以力功，未及成，移守于清。此数君子，有权舆庠序者，有分禄养贤者，有富贵而好礼者，宜专其美，为不朽之传。而广道诸儒，归功于仆。盖欲使后来者用心益勤，将有大于是者。遵古惟堕成是惧，故孜孜然卒其事，安敢有其功哉！若夫教化流行，风俗移易，人识廉隅，国兴仁让，然后语其成功，不负数君子之志，仆亦以此仰望于后来者焉。末署曰熊岳王遵古记，大定辛丑季夏晦，男庭筠书。拓本。又金石萃编百五十五。

王庭筠金　诗四首

黄华山诗四首

王母祠东古佛堂，人传栋宇自隋唐。年深寺废无僧住，满谷西风栗叶黄。

手拄一条青竹杖，兴来日挂百钱游。夕阳欲下山更好，深谷无人不可留。

帝遣名山护此邦，千家落落岭西窗。山人乞与山前地，鹤托先开二十双。

挂镜亭西挂玉龙，半山飞雪舞天风。寒云欲上三千尺，人道高欢避暑宫。金石萃编百五十九题云：黄华老人诗刻碑在大理府双塔寺。按此诗刻原在黄华山，明嘉靖间摹刻于云南。又王渔洋居易录谓此石刻在汾州府学，盖自黄华山移置也。

右补文征。

日本纪略前篇十四，渤海使首领高多佛脱身留越前国，安置越中国，即令史生羽栗马长及诸生等就习渤海语。按渤海语即靺鞨语，亦即后来之女真语也。最近采获之渤海瓦文，颇有奇异难识之字，此必与渤海语有关。盖渤海既通习汉字，而其语言中必有汉字所不能赅之音，故别制字以表明之，此奇异难识之所由来也。

杜阳杂编云：武宗皇帝会昌元年，夫余国贡火玉。三年，贡松风石。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然鼎，置之室内，则不复挟纩，才人常用煎澄明酒。松风石方一丈，莹彻如玉，其中有树形，若古松偃盖飒飒焉，而凉风生于其间。至盛夏，上置诸殿内，稍秋风飕，即令撤去。黄氏渤海国记释云：夫余时属渤海，因以为渤海物产之一，附著于此，以资博闻。

金史斡鲁传及卢克忠传皆谓挞不野执高永昌，且谓为渤海人。愚按：此挞不野即大臭也。金史大臭传，一名挞不野，收国二年为东京奚民谋克。是时，初破高永昌，东京旁郡邑未尽服属，使臭伺察反侧，有闻必达。案：高永昌之被擒，在收国二年五月，正臭官东京奚民谋克之时。盖臭为渤海遗裔，故永昌信之而不疑，且尝使其以币求救于金，其终为所禽，宜也。厥后金人又使其伺察反侧，即以伺其同族之人。其与挞不野为一人，盖无疑矣。余撰遗裔列传，挞不野与大臭分传，又于臭传谓或云挞不野即臭也。说未能定，宜更正之。

辽史本纪，景宗保宁七年秋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九月，败燕颇于治河，遣其弟安搏追之。燕颇走保兀惹城，安搏乃还，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按，此即同书地理志龙州黄龙府下所谓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又通州下，所谓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是也。辽黄龙府原在渤海扶余府故地，保宁七年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曰龙州黄龙府，而以扶余府故地置通州。又圣宗统和十三年秋七月，兀惹乌昭度、渤海燕颇等侵铁利，遣奚王和朔奴等讨之。冬十月，兀惹归款，诏谕之。十四年夏四月，奚王和朔奴、东京留守萧恒德等五人以讨兀惹不克，削官。按辽讨兀惹乌昭度及渤海燕颇事，同书奚和朔奴及耶律斡腊两传叙述最详。余前撰乌昭庆传遗裔列传，采摭未备，兹别撰之。又补撰燕颇传，以其为渤海人也。乌昭度，一作乌昭庆，或谓此为二人。然辽史本纪统和十五年三月，乌昭度乞岁时免贡鹰、马、貂皮，属国表则作昭庆，疑以度庆形似而讹。盖仍为一人也。

渤海与新罗交通之事，多不可考。惟三国史记新罗圣德

王二十年，筑长城于北境。又元圣王六年、宪德王四年，皆遣使于北国。黄氏维翰云，筑长城于北境，备渤海也。北国者，犹北朝，谓渤海也。其说甚是，皆取其事，补入世纪。又宪康王十二年，北镇奏狄国人入镇事，狄国亦指渤海，並以补入世纪。

陶宗仪辍耕录卷一姓氏条汉人八种：曰契丹，曰高丽，曰女直，曰竹因歹，曰术里阔歹，曰竹温，曰竹亦歹，曰渤海原注女直同。考渤海遗族，至元代时多与汉族同化，几不能辨。此犹以渤海人与契丹、高丽、女真等族同列，则绝无而仅见者。元代之契丹、高丽、女真多亦同化于汉族，故以汉人称之。其曰与女直同者，犹知渤海与女真同出一源也。惟元代称中原人及江南人皆曰南人，犹与所谓汉人有别，此不可不知也。

崇仁黄维翰申甫撰渤海国记三篇十六章：曰国统，曰种族，曰礼俗，是为上篇；曰地理，曰职官，曰人物，曰物产，是为中篇；曰朝贡中国，曰交聘日本，曰北邻新罗，曰移国契丹，曰再建国阙，曰遗民，曰杂识，曰年表上，曰年表下，是为下篇。余为撰校录附于书后，並为之敍曰：往闻申甫先生撰渤海国记已成，浼人求之，不能得，未几，先生下世。迟至今秋，始由涂子厚学使处求得之。盖先生在日，尚未写定，顷由鲍先生奉宽辑成，犹未为定本也。毓黻所辑渤海国志长编，印已过半，而先生之书适来，取而互勘，如谓康王嵩璘应从日本史作文王钦茂之孙；以中有元义、华玙二世为可疑；玄锡、諲譔二世之间，由唐会要考得玮瑎一世，定渤海诸王为十五世，皆属暗合。大者如此，则

其他可知矣。然与拙作亦时有异同。如谓辽阳为中京显德府，为沿辽史之误；称玄锡曰景王，譚譔曰哀王，又称唐历家徐昂为渤海人，则皆误信黄义敦朝鲜历史所致。若斯之类，不一而足。兹撷其要，别为校录一卷，其于先生附为诤友，壤流之助殆谓此乎。癸酉嘉平校竟记。

右补丛考。

附　　录

其一　渤海遗裔考

余辑渤海遗裔列传，凡得一百五十人，大抵皆生于辽金二代，或仕或隐者也。若仕于东丹奔于高丽诸氏及大延琳、古欲、高永昌之徒，事已具于总略，勿烦重举。兹取总略所不备者，详其采撷所自，名曰渤海遗裔考。

东丹人皇王妃大氏　辽史宗室传：义宗倍即东丹人皇王子平王隆先，字团隐，母大氏。按此盖渤海王族也。

王继远　继远之名，曾见辽史宗室传。而元遗山集有所撰王黄华墓志，敍次最详。说详后。

高模翰　事具辽史本传。传云：模翰，一名松，渤海人。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丽，王妻以女，因罪亡归。

乌昭庆　事具辽史本纪属国表及奚和朔奴、萧恒德传。

辽景宗渤海妃某氏　辽史公主表：景宗渤海妃生一女，名淑哥，下嫁卢俊是也。此渤海妃，未具姓氏，疑为王族大氏。

辽圣宗妃大氏　辽史公主表：圣宗十四女，有大氏生一女，名长寿，下嫁大力秋是也。案大氏，圣宗妃也，当为渤海王族。

大道秀　大金就　事具柳得恭渤海考。

大康乂　事具辽史本传。盖为渤海王族，以下诸大氏皆同。

夏行美　事具辽史本传。传云：行美，渤海人。

大力秋　辽史公主表：驸马都尉大力秋坐大延琳事伏诛，改适萧链古。

大坚济　事具高丽史节要。

大永信　同上。

大仲宣　同上。

大公鼎　事具辽史本传。又契丹国志、大金国志亦载公鼎事迹甚详。

辽天祚帝文妃　事具契丹国志。志云：海滨王即天祚帝文妃，本渤海大氏。辽史后妃列传云：天祚文妃萧氏，小字瑟瑟，国舅大父房之女。案：辽以耶律氏、萧氏为贵姓，故诸帝取后必为萧氏。盖文妃本姓大氏，其曰萧氏者，盖以大氏非贵姓，故改称耳。

高桢　事具金史本传。传云：桢，辽阳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辽，官至太师。案：牟翰，即模翰也。

高安国及子六哥、孙彪　事具金史高彪传。传云：彪，辰州渤海人，祖安国，父六哥。

杨朴　事具契丹国志。志云：杨朴者，辽东铁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又大金国志亦载朴事。

乙塞补　事具金史忠义仆忽得传。

高庆裔　事具大金国志及三朝北盟会编。又松漠纪闻云：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问高庆绪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又于高庆绪下注云：渤海

人。案大金国志亦载此事，惟绪作裔。金史本纪亦载高庆裔事。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亦云庆裔渤海人，盖其遗裔也。

李善庆　事具三朝北盟会编。

高　随　同上。

大迪乌　同上。

张寿昌　大金国志：熙宗天会十三年，窝里嗢自燕山入见，卒于路。兀术赴丧，取其妻寿昌娘子，归于黎阳。寿昌小名，姓张，渤海人也。

郭药师及子安国　事具金史本传。传云：药师，渤海铁州人也。凡金史之例，渤海人之迁居他处者，曰某处渤海人。如高桢曰辽阳渤海人是也。惟于药师则曰渤海铁州人，盖以铁州为渤海诸州故耳。然渤海之铁州，辽初亦已南徙，非其故地。药师之所籍，盖亦迁居后之铁州也。

大良顺　事具金史郭安国及徒单合喜传。

大臭及子磐　金史有传。又大磐事附见移剌道传及逆臣完颜元宜传。

完颜亨妻大氏　事具金史亨传。

大怀忠　事具金史后妃海陵王嫡母徒单氏传。

完颜昂妻大氏　事具金史奔睹传。

高松　事具金史本传。曾充管押东京路渤海万户，必渤海遗族也。

高寿星　事具金史后妃悼平皇后传及逆臣秉德传。

金海陵王母大氏　事具金史后妃传。盖渤海王族遗裔。

金海陵王妃大氏　事具金史后妃传。

金世宗元妃张氏　事具金史后妃传。

金世宗柔妃大氏　事具金史后妃传及磐传。

大颖　事具金史佞幸李通、马钦二传。

大兴国及兄邦杰　事具金史逆臣传及后妃悼平皇后传。又杨邦基传：邦基以兵部员外郎摄吏部，差除，坐铨注李庆之、大兴国奴，贬官。按此为海陵王时事，大兴国方用事，其家奴必有夤缘得官者，非大兴国奴，又为一人也。

大庆山　事具金史逆臣完颜元宜传。

六斤　事具金史亨传。

高德基及子锡　事具金史本传。传云：德基，辽阳渤海人。

高衎及孙宪　衎事具金史本传。传云：衎，辽阳渤海人。又中州集五高宪小传云：宪，字仲常，辽东人，祖衎。

张浩及其六子　事具金史本传。传云：浩，辽阳渤海人，本姓高，东明王之后，曾祖霸，仕辽而为张氏。又，浩父行愿墓志亦敍家世綦详。浩次子汝翼，早卒，见墓志。而金史本传不载，可据此以补之。

张玄素及姪汝弼　事具金史本传。传云：玄素与浩同曾祖。

王政及子遵古，孙庭玉、庭坚、庭筠、庭掞，曾孙万庆、明伯，玄孙显卿　事具金史循吏文艺两传、孙铎传及元好问遗山集、中州集、秋涧大全文集、高丽史诸书。遗山集有王黄华墓志云：公家牒载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汉末之乱，徙居辽东。其后子孙散处东夷。十七代孙文林，仕高丽，为西部将，殁于王事。又八世孙曰乐德，居渤海，以孝闻。辽太祖平渤海，封其子为东丹王，都辽阳。乐德之曾孙继远，仕为翰林学士，因迁家辽阳。继远孙中作使咸饬，避大延琳之难，迁渔阳。咸饬孙六宅使恩州刺史，叔

宁迁白霫。六宅生永寿，居韩州，辽天庆中迁盖州之熊岳县，遂占籍焉。永寿之长子政，事金朝。按：此文敍王氏世系颇详。黄华者，庭筠之别号也。金史循吏传云：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按所云其先，即指乐德及继远也。继远名已见前，复详其世系如此。又万庆事亦见金史完颜赛不传及中州集王贤佐小传。惟中州集作王曼卿，盖即万庆。万庆与贤佐同为辽东人，故遣招之。显卿，熊岳人，庭筠侄孙。王恽中堂事纪载之。亦即见于秋涧集者也。

大奉国臣　事具金史高衎传。

大怀贞　事具金史本传。

大简之　图绘宝鉴云：金大简之，渤海人，工松石小景。又见书史会要。盖简之，乃渤海王裔之生于金代者。

高竑　事具金史本传。传云：竑，渤海人。

大晦　金东京大清安寺英公禅师塔铭题曰：里人、进士大晦书。东京即辽阳也。

大中　事具金史贾铉、孙铎二传。

李英　事具金史本传。传云：其先辽阳人，徙益都。又归潜志云：李中丞英，字子贤，辽东渤海人。布衣以气节闻，后擢第为省掾。贞佑初，北兵犯京师，与侯挚、田琢请偕行，提兵扼居庸关，屡战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渡，召为御史中丞。诏与元帅庚寿金史作庆寿同率兵援燕都，至潞州，遇北兵，战死。初，子贤之出河南，民望太平。遽丧，则天下惋惜，朝廷褒赠焉。

其二　征引书录通行之本，不加诠释

旧唐书后晋宰相刘昫等。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合撰。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又彭元瑞、刘凤诰五代史记补注本。

宋史元宰相脱脱等。

辽史同上。

金史同上。

右正史七种。附一种，唐以前之正史，亦有称引，兹不备载。

通鉴宋司马光。

续通鉴长编宋李焘。

续通鉴清毕沅。

右编年史三种。

辽史纪事本末清李有棠。

金史纪事本末同。

案：此二书所载史事，有出于辽、金二史之外者，故征引及之。

右纪事本末二种。

东都事略宋王称。

契丹国志宋叶隆礼。

案：叶氏此书或简称辽志，多由钞聚，本无翦裁，观其所取松漠纪闻各条，悉用原文，则其他可知也。

大金国志宋宇文懋昭。

案：此书或简称金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谓其出于依托。余谓此书虽非出自懋昭之手，然必为宋人之作。且视契丹国志为胜，亦有可补金史之阙佚者，故考古者重之。案大金国志屡称元兵为大军，又称元为大朝。据此可证此书为元人之作而依托懋昭之名。前谓必为宋人之作，则尚未深考也。

南唐书宋陆游。

案：南唐书有马令、陆游二本。本编用陆氏本。

通志宋郑樵。　　　　　　续通志清代官修。

案：此二书之氏族略颇与外蕃有关，故录及之。

宏简录明邵经邦。

案：此书纪辽金事，颇有出正史之外者，故录及之。

渤海国志率宾唐宴，刘氏求恕斋丛书本。

案：唐氏，本名震钧，字在亭，别号涉江，满洲瓜尔佳氏，民国后自署曰率宾唐晏。率宾，即渤海率宾府，一曰恤品，即今吉林之绥芬。唐氏久居京师，称其本贯，故曰率宾，清初瓜尔佳氏故尝居于吉林也。此书著于民国八年己未，凡四卷，卷一曰纪，卷二曰志，卷三曰表，卷四曰传，体例粗备，征引颇富，惟尚多可商之处，证义尤不精确，大名曰国志，而其子目复有志称，亦所当改。余撰长编，实以此书为蓝本，增辑易而创修难，则唐氏之劳，曷可没耶。

渤海国志崇仁黄维翰，稿本。

书凡三篇十四章，为黄氏晚年之作。民国二十年，黄氏歿于北平。稿本粗具，由其友人奉宽辑成之。

右别史九种。

松漠纪闻宋洪皓，顾氏文房小说本。

案：此书纪在金国之见闻，有渤海遗闻数事。

三朝北盟会编宋徐梦莘，活字版。

案：此书载渤海遗裔数事。

归潜志金刘祁，知不足斋丛书本。

案：刘祁，字京叔，从益之子。金亡后著此书，凡十四卷，皆纪金事。元修金史多采用焉。

辽史拾遗清厉鹗。　　　　辽史拾遗补

满洲源流考清高宗命大学士阿桂等撰。

案：此书凡二十卷，卷六纪渤海部族，卷十纪渤海疆域，搜集颇详，可资采撷。

右杂史六种。

通典唐杜佑。

唐会要宋王溥。　　　　五代会要宋李攸。

宋会要宋代官修，满洲源流考引。

案：明初纂永乐大典，以宋会要分隶各韵，而原书久佚。清大兴徐松自大典辑出，惟未及整理，后为缪荃荪所得，转入广雅书局。粤督张之洞拟刊未果，后归吴兴刘氏承干编定成书，共三百卷，尚未刊行。今又转入北平图书馆，世间所传只有此本，余钞得渤海遗事数事。近人汤中宋会要考略，敍其始末颇详。满洲源流考曾引宋会要，亦自大典中录出也。

文献通考宋马贵与。　　　　续文献通考清代官修。

右政典六种。

边州入四夷道里记唐贾耽，新唐书地理志引。又近人吴承志著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考实五卷，嘉业堂丛书本。

古今郡国志同上，三国史记引。

案：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贾耽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又地理志云：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也。其下从略。三国史记亦数引贾耽之书，一曰四夷述，一曰古今郡国志。案：古今郡国志与四夷述合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二者实一书也。若唐书地理志

所引者，或称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满洲历史地理谓自四夷述中摘录，然据武经总要所引皇华四达记多为道里记中之文，则唐志所称道里记即黄华四达记也。又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有郡国县道四夷述及郡国志，分为二种，此为辑本，余尚未见。

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

太平寰宇记宋乐史。

王沂公行程录宋王曾使契丹作，附载契丹国志。

胡峤陷北记周胡嶠。附载契丹国志。

许亢宗奉使行程录宋许亢宗。附载大金国志。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宋徐兢。

辽东行部志金王寂。

按：此书非完本，自永乐大典辑出，缪荃荪刊入藕香零拾中。

元一统志元代官修。

按：此书凡编纂二次：至元二十八年虞应龙等编纂，凡七百五十五卷，是为第一次；大德七年，岳铉等编纂，凡一千卷，是为第二次。其全书久佚，官修廿四史考证、满洲源流考、热河志、蒙古游牧记诸书所引者，皆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者也。又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云：全书一千三百卷，至元二十二年始辑，大德初成书，至正六年刊行。瞿氏只存残本七卷，内蜀省均州一卷，房州一卷，通安州一卷，鄜州一卷，葭州三卷。又闻日本存有此书残本数卷。又数年前，北平某书肆有此书，索银千圆，以乏资未购，后再询之，已售出矣。

辽东志明嘉靖十六年重修本，日本复刊。

全辽志明嘉靖四十四年刊，即辽东志重修本。

按：此二书为明代辽东地志惟一之传本，中国藏书家尤有全辽志六卷之刊本。至辽东志九卷之刊本，则仅日本前田

利用侯爵藏有一帙，大正元年复印。

扈从东巡日录清高士奇。

案：康熙二十一年，士奇随清圣祖东巡，撰此书。

柳边纪略清杨宾。　昭代丛书本，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

案：宾字可师，号大瓢，浙江山阴人。父越，戍宁古塔，多年不归，宾往省之，撰此书。

风城琐录清　博明三种本。

盛京通志清代官修。

案：清代凡四修此书。一康熙二十三年奉天府尹董秉忠修，凡三十二卷；一乾隆元年奉天府尹王河增修，凡四十八卷；一乾隆元年敕修本，凡三十二卷；一乾隆四十八年大学士阿桂等奉敕重修，凡百三十卷。

吉林通志清吉林将军长顺等修。

案：此书修于光绪十八年，总纂为临榆李子丹桂林，精于东北地理者也。盛京通志已赅括吉林在内，然语焉不详，别出单行，自此书始。此书凡有数善：搜罗完备，一也；语皆有据，二也；证义精确，三也。其大事、沿革二志，考渤海事尤详。

黑龙江志稿最近修本。

案：此书屡修未成，最近张伯英纂成，刊于北平，以门类未备，故称志稿。

唐书五代史宋辽金诸史外国传地理考证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宁安县志民国十年县知事王世选修。

案：此书凡四卷，铜陵梅仲英文昭为总纂，搜罗差备。

宁安为渤海王城所在，故此书之取材尤为可珍。附有渤海上京遗址图，余取而修正之，以入本编。

辑安县志民国十九年县知事苏显扬修。　　桦甸县志近刊。

东三省舆地图说枝江曹廷杰，别有图，清光绪十三年刊。

案：曹氏于光绪十年奉吉林将军檄勘验中俄交界，往返凡七阅月，归作简明图说，即此书也。别有图，余未之见。吉林李静生曾得一帧，为海城赵任龚汝梅借印，尚未出版。此书考证东北地理，无一不精确可信，吉林通志采之。又著有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及日记等书，皆关系东北地理之作。

东北舆地释略兴义景方昶，东北丛刊本。

案：景氏此著原名知所贵斋札记，卷帙甚多，其弟只钞其中之四卷，以赠余者也。景氏钩稽辽、金二史甚勤，往往于人所不经意处发见确证，于考东北地理中别辟一径，致足尚也。其中有考慎州一事，余曩曾草草读过，后读唐书地理志，始知辽太祖灭渤海归途所次之慎州，即唐羁縻州之旧名，因以此为创获，不知景氏已先我而言之矣。若此类者非一事，可知其考证之精博。

东三省沿革表江宁吴廷燮，原刻本。

案：此书所引各书，多为罕见之本。其所定历代沿革亦极详慎，且使读者于开卷时一览而知，颇便研讨。

吉林地理纪要武进魏声和，铅字本，一名鸡林旧闻录。

案：魏君旅居吉林二十余年，见闻颇广，随笔摭拾以成此编。其所取材多为吉林通志所不载，曹氏图说之后，当以

此书为巨擘矣。

辽东文献征略铅字本。

案：此书凡八卷，为余自撰，刊行于民国十五年。其所论次者，多为新发见之金石，及向为人所不甚注意之事迹。

右地志二十七种。附一种。

乐书宋陈旸，载有靺鞨舞。

右乐书一种。

武经总要宋曾公亮等，四库全书本。

案：此书前集有边防五卷。

右兵家书一种。

图绘宝鉴元夏文彦，津逮丛书本，又万有文库本。

案：此书载，金代画家大简之，渤海人。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

案：本编食货考，考证渤海物产，曾引用此书。

右艺术及医药书二种。

杜阳杂编唐苏鹗，学津讨原本，又广四十家小说本。

阙史唐高彦休，说库本。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云自在堪丛书本。

南部新书宋钱易，粤雅堂丛书本。

安禄山事迹无撰人，藕香零拾本。

南村辍耕录元陶宗仪。

右笔记小说六种。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

案：此书所载渤海事，凡数十条，多为正史及他书所不载，且皆有年月可考。本编取材之多，无过此书。

玉海宋王应麟。

图书集成清乾隆中官修。

右类书三种。

全唐诗清康熙四十六年敕编。　　全唐文清嘉庆十九年敕编。

唐文拾遗清陆心源。　　唐文拾补同上。

中州集金元好问。

案：此书载辽东人之诗词甚夥，其中复多渤海遗裔，故尤可贵。

金文雅清厉鹗。　　金文最清张昭文。

案：此二书有渤海遗裔之作。

右总集七种。

曲江集唐张九龄。

案：集中与渤海王大武艺敕数首，皆代玄宗所草也。

昌黎集唐韩愈。

案：集中乌氏庙碑一首，即叙渤海进扰登州事也。

元氏长庆集唐元稹。　　白氏长庆集唐白居易。

案：集中与渤海王敕，即代穆宗所草也。

元遗山集金元好问。　　秋笳集清吴兆骞。

右别集六种。

三国史记高丽金富轼，朝鲜史学会，铅字本。

案：此朝鲜半岛三古国之史，凡五十卷。其中惟新罗史事，与渤海有关，特语焉不详耳。

三国遗事高丽僧一然，朝鲜史学会，铅字本。又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案：此书凡五卷，继金氏三国史记而作。以收录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遗闻逸事者。撰于高丽忠烈王时，当元至元大德间。

高丽史朝鲜郑麟趾等，日本国书刊行会翻印，铅字本。

案：此书凡一百三十九卷，朝鲜世宗时麟趾等奉命撰，文宗元年书成，即明景帝景泰二年也。高丽一朝之史，以此为备。其前数卷，载渤海遗族迁徙事颇详。

高丽史节要朝鲜金宗瑞等，朝鲜总督府景印奎章阁藏本。

案：此书凡三十五卷，亦朝鲜世宗命撰，文宗二年书成，即明景泰三年也。其异于高丽史者，彼为纪传体，此为编年体耳。又阙卷五、卷六、卷十八凡三卷。

东国通鉴朝鲜徐居正等，朝鲜古书刊行会翻印，铅字本。

案：此书凡五十六卷，朝鲜成宗十六年成书，即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此书起新罗始祖赫居世，讫高丽王氏之亡。其成书后于高丽史三十四年，故其取材多出自三国史记、高丽史二书，惟易纪传体为编年耳。其所纪渤海事，亦不出三国史记、高丽史二书之范围。

东国史略文溯阁四库全书本，柯逢时藏抄本。

案：此书凡六卷，一名朝鲜史略。海东绎史云此书有二本：一则太宗三年癸未，命权近与河崙李詹同修撰进者；一则世祖朝高灵君、申叔舟所撰。其中只有一段纪渤海事，图书集成方舆典亦引之，称朝鲜史略。浙江书目又有十二卷本，尚未之见。

东国舆地胜览朝鲜卢思慎等。

案：此书凡五十五卷，明成化十七年初修，嘉靖九年新增，清光绪三十一年即日本明治三十八年，据新增本重印于韩京。朝鲜北部如咸镜一带，本为渤海旧壤，故此书之资料颇多可采，而朝鲜之古地志，亦无有详于此者矣。

海东绎史朝鲜韩致渊撰，侄镇书续，朝鲜古书刊行会，活字本。

案：此书凡七十卷，满洲历史地理著者谓撰于朝鲜正宗时，当清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五年之顷也。搜集中外各籍所纪东夷史迹，起檀君朝鲜讫高丽王氏，征引极富，渤海史迹亦括其中。又续编十五卷，专考地理，题曰癸未二月，即清道光三年。考证颇精，足订辽史之失。

渤海疆域考朝鲜徐相雨，刘氏求恕斋丛书本。

案：此书卷上总论，卷下辨误，如据唐书，以明渤海京府皆在今宁古塔乌喇及高丽北界，而辽东故地不入于疆理。又谓今之海城县，实辽之南海军，而非渤海之南海府；今之承德县即沈阳县，实辽之沈州，而非渤海定理府之沈州。所论皆当。惟谓扶余府为今开原县，率宾府为今朝鲜咸镜道三水以西鸭江内外地，尚有未确。盖其大体不差，而细目不免疏舛耳。

渤海考朝鲜柳得恭撰，朝鲜群书大系本。

案：此书分君臣、地理、职官、仪章、物产、国书、国语、属国九考，不分卷。自序云：不曰世家、传、志，而曰考者，未成史也。柳氏颇具史才，虽采摭未备，而叙次有法。

渤海世家朝鲜洪奭周撰，大韩疆域考附见。

案：洪氏，字渊泉，撰此文不过二千余字。叙述简略，不足当世家之名。丁氏大韩疆域考，于渤海考后附录此篇，微有节删。又闻有单行本，余尚未之见云。

大韩疆域考朝鲜丁镛撰，朝鲜活字本。

案：此书凡六卷，刊于李太王光武七年。其第五卷，则

渤海考及渤海续考也。丁氏撰此书时，适在缧绁，得书不易，故搜集未广。然读书善于得间，持论尤精堪，与枝江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相伯仲，东儒尽多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又有张志渊者，取其遗稿加以订补，始克印行。然张氏所补固善，其所系之证义，以视丁氏则俦乎远矣。

永顺太氏族谱钞本。

案：渤海亡后，其世子大光显奔于高丽。光显孙金就有功，封永顺君，遂为永顺太氏。其族尚存，撰有族谱。柳氏渤海考曾引用之。

右朝鲜书十三种。

类聚国史日本菅原道真撰，六国史附刊本。

案：此书凡二百卷，中多亡佚，第一百九十八及一百九十九两卷，纪渤海事。

续日本纪日本菅野真道等，日本国史大系本。以下八种皆同。

案：此书凡四十卷，起文武天皇，讫桓武天皇延历十年，于延历十六年撰成，为日本六国史之一，即唐德宗贞元十三年也。

日本后纪日本藤原冬嗣等。

案：此书凡四十卷，起桓武天皇延历十一年，讫淳和天皇天长十年二月，于仁明天皇承和八年撰成，即唐武宗会昌元年也。

续日本后纪日本藤原良房等。

案：此书凡二十卷，起仁明天皇天长十年二月，讫嘉祥三年三月，于清和天皇贞观十一年撰成，即唐懿宗咸通十年也。

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藤原基经等。

案：此书凡十卷，敍文德天皇一朝之事，于阳成天皇元庆二年撰成，即唐僖宗乾符五年也。

日本三代实录日本，藤原时平等。

案：此书凡五十卷，敍清和、阳成、光孝三代之事，于醍醐天皇延喜四年撰成，即唐昭宗天复元年也。

日本纪略不详撰人。

案：此书凡四十篇，分为前后各二十篇。始自神代，讫后一条天皇长元九年，前篇即取自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盖节录诸书而成，並注明原书卷数。日本后纪缺卷，可据此书补之，特不能窥其全豹耳。后篇未注所出，或称九代略纪，一称九代实录，当亦为节本也。此书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详撰著年月，惟日本逸史已引用此书，且长元九年为宋仁宗嘉佑三年，则此书之作，当去此时不远也。

日本逸史日本鸭祐之。

案：此书凡四十卷，起桓武天皇延历十一年，讫淳和天皇天长十年二月。敍桓武、平城、嵯峨、淳和四代之事，皆由诸书搜辑而成，编集于东山天皇元禄五年，即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也。其卷首载日本后纪序一首，其编中各卷起讫亦多与日本后纪相同，盖日本后纪未佚，各卷为著者所未见，故取类聚国史、类聚三代格诸书补之，以成此作。名为逸史，实日本后纪也。

扶桑略记日本阿闍梨皇圆。

案：此书凡三十卷，起神武天皇，讫堀河天皇嘉保元

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书中称堀河天皇曰今上，则此书必作于是时。盖为综辑诸书而成。故多注明所出，如日本逸史之例。

本朝通鉴正编四十卷，日本林道春；续编　卷，日本林恕。

案：此书所载，有出于日本六国史之外者。盖正编撰于日本后光明天皇庆安三年，即清世祖顺治七年，其时代去古已远，亦采撷群书而成者也。

大日本史日本德川侯爵家藏版。

案：此书凡三百九十七卷，自神武讫后小松。本纪七十三卷，志、表共一百五十四卷，列传一百七十卷，源光国开馆纂修于明历讫元禄之际。志、表为其七代孙齐昭等开馆续修，昭和四年始全部刻成。列传中有渤海传，敍渤海事甚详，本书取之。

日本全史日本冈谷繁实。

案：此书共一百五十五卷，只刊五十八卷，刊行于明治四十四年。

经国集群书类从本。

案：此书凡二十卷，存卷一、十、十一、十三、十四、二十，共六卷，余佚。东宫学士滋野贞主撰集，时在天长四年。

扶桑集同上。

案：此书卷数不详，存卷七、卷九，撰人亦不详。所存皆延喜、天历时人之诗。

文华秀丽集同上。

案：书凡三卷，守大舍人头、信浓守仲雄王等，奉嵯峨天皇命撰集。

都氏文集同上。

案：此书卷数不详，存三、四、五共三卷，都良香撰。

田氏集同上。

案：书凡三卷，岛田忠臣撰。

江谈抄同上。

案：书凡六卷，大江匡房撰。

舞乐要录同上。

案：书凡二卷。

三代御记续群书类从本。

案：书凡三卷，中卷为醍醐天皇御记，藤原广昵抄。

高野大师广传同上。

案：书二卷。高野大师名空海，一称弘法大师，此传撰于元永元年。

将门记大正十二年影真福寺本，又续群书类从本。

此书凡一卷，记日本朱雀天皇天庆之乱。

遍照发挥性灵集日本释真济撰，稻叶岩吉藏本。

案：此集载僧空海代藤大使与渤海王子书一首。稻叶氏钞以示余者。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僧圆仁，东洋文库影印，又续群书类从本，日本佛教全书本。

案：此书凡四卷，据东寺观智院日本伏见天皇正应四年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之传钞本而景印者也。自唐文宗开成四年六月日本仁明天皇承和六年涉笔，讫于宣宗大中元年承和十四年十二月，凡经九年七阅月之久。中间所纪渤海僧贞素寻日本僧灵仙事，已录入本书总略矣。

歌舞品目续史籍集览本。

案：书凡十卷，藤原守中撰，安政四年刊。

类聚三代格国史大系本。

案：此书不分卷，据弘化刻本重印。

延喜式同上。

案：此书凡五十卷，藤原忠平等撰于延长五年。

令义解同上。

案：此书凡十卷，内有职员令一卷，清原夏野等撰于天长十年。

菅家文草

案：此书凡十二卷，菅原道真撰。东洋刊本所载，有与渤海使臣唱和之作。

本朝文粹正保五年戊子刊本，又近日重印笺注本。

案：此书凡十卷，不详撰人。

日本诗纪近年刊本。

案：此书盖仿冯讷古诗纪。

世界年表三省堂刊。

案：此书题曰最新模范世界年表，不分卷，东方各小国如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诸王之

纪年，纪载甚详，惟小有讹误抵牾耳。

满洲历史地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纂集。

案：此书凡二卷，民国二年日本文学博士白鸟库吉监修，文学士松井等、箭内亘及稻叶岩吉等同撰。其中与本编有关者，即为松井等所撰渤海之疆域一篇。此书通体皆精，又附图中之渤海时代疆域图，亦余取以入本编，且加以修正者也。

渤海史考日本鸟山喜一。

渤海上京龙泉府考察记同上。

案：近代人以渤海史事为具体之研究者，在中国则唐晏之渤海国志，在日本则鸟山氏之渤海史考是也。此书撰于日本大正四年即民国四年，计分两卷，上卷为本论，下卷为外篇，取材极富，采集日本古籍尤多，特以撰次于十余年前，尚有待订正之处，要其大体详密。民国十七年，余在长春曾倩邹君海瀛译成汉文。本编取材最多者，于唐著外，当推此书。辂起椎轮，饮食必祭，不敢忘所自也。至上京考察记一书，则又为其近年实地探查之作。

满洲发达史日本稻叶岩吉。

案：此书刊于日本大正四年即民国四年，以论次东北历史为主，变从前方志体而为夹叙夹议体。著者精于考证，又长于文笔，故叙次古事，颇能引人入胜，此亦近世一名著也。余曾倩武进杨君成能译成汉文。

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凡十余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刊行。

案：此书第一册刊于大正四年，嗣后续有所刊。据其例

言云，此为提供南满洲铁道会社研满洲及朝鲜地理历史之结果。观其内容多为松井等、箭内亘诸氏之作，此盖为撰满洲历史地理一书时所集之资料，而又加以整理者也。其第一册有津田左右吉氏渤海考一篇。

东北亚洲搜访记日本鸟居龙藏。

案：此书撰于民国八年至十年之顷，即鸟居氏之旅行日记也。民国十五年，经杭县汤尔和译成汉文。其中探访尼古里司克俗名双城子　一章，有论渤海东京遗迹一节，本编曾采及之。

渤海与日本之国交日本沼田赖辅撰。

案：此书最近出版，考订颇详。

右日本书三十九种。

以上书籍，都一百三十余种，皆本编之所征引者也。总其大别，可分为二：一曰自唐讫元之作，为资料之所自出；一曰自明讫今之作，为考征之所取资。余之所知，大略具此。间有溢出，不暇尽举，异日续有所获，再为补辑。当代宏博君子，如以所知见教，以为订误、补遗之资，尤日夕所切望也。

渤海国志长编识语

余撰渤海国志长编，杀青年余，始举全稿付印。付印之顷，余自任复校，随校随增，因之与初稿不无异同，前后亦小有抵牾，欲悉为改订，使其惬心贵当，而势有不能也。总略所录诸书，如册府元龟、唐会要及东国诸籍，余以为翻检殆遍，而仍有遗漏。海东绎史引册府元龟有渤海质子盗修龙衮及平卢节度薛平押领渤海使二事，初检原书，不可即得，及书将印竣，乃检得之。一也。唐会要记渤海事，余得其八，迨吴向之先生检示昭宗乾宁二年赐渤海王玮瑎敕书加官一事，由此考得渤海诸王应加入玮瑎一世，自以为创获矣。后得黄申甫先生渤海国记遗稿，已挦扯及此，盖先我而言之矣。余又检南部新书所录续翰林志，亦载渤海王玮瑎加官事，于会要外又得一证。二也。王氏高丽之初叶，与渤海有婚姻之好，余检郑氏高丽史、徐氏东国通鉴，以为已尽得之矣。近见新刊高丽史节要，其成书年月尚在东国通鉴之前，势不能遗。三也。日本逸史纪渤海通使事，多出于菅原氏类聚国史，余尽取以入录矣。近检原书，始知所引尚有未尽，于其中又得渤海诸臣高如岳等四人，应为补传。四也。日本大江氏之江谈抄，尝载渤海使唱和诗，余已撷得数事，后又

由稻叶君山博士钞示困回字和名一事，似为诡异文字，乃未摭及。五也。类此之事，更仆难数，兹经一一补辑，别作补遗一卷，以附于后。然尚有未及采入者。宋王沂公行程录谓：富谷馆所居之渤海人，多造车者，此为渤海遗裔长于工艺之证。又，山右石刻丛编金泰和四年解州闻喜县重修宣圣庙碑结衔云：怀远大将军、行解州闻喜县令兼管勾常平仓事、轻车都尉、神麓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大怀柔书并立石，管勾立石人辽阳进士大溥。此二氏为大氏遗裔，可补入遗裔列传，亦向之先生举以示我者也。中外载籍，寻检未遍，遗文佚事，漏载仍多，矧地下之藏，正待开发，异日所得，或将倍蓰于此，则有待于补葺者，正无限极，姑以此次所刊，作一结束，未敢谓详尽无遗也。且余撰此书，实资众力而成，如吴师向之、阚先生鹤初、陈先生慈首、日本稻叶君山博士岩吉、鸟山教授喜一、植野先生武雄，则饷我以史料；关君义铎、王君立中、孙君凤桐、李君炳灿、佟甥曼明、苏甥富春，则助我以编校。其他诸氏，不及备书，集腋之功，其或敢忘。自经始之日迄于印成，盖駸駸三年矣。甲戌四月毓黻谨识

新 增 附 录

唐崔忻井栏题名

敕持节宣劳靺羯使

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摘自《满洲金石志》卷一，第23页上。
井栏题名，高一尺六寸，广一尺一寸九分。
三行，行八字至十一字，正书。

貞惠公主墓□□序

□□□□□□□□□□□之□□□丘传鲁□开王姬之筵岂非□□□□誉名期于有后母仪穆□□□□□□□□□□□□其□之谓也　公主者我　大兴宝历孝感□□□法大王之第二女也惟□□□□□□□□□□□□□得而□□若乃乘时御辨明齐日月之照临□□□机仁均乾坤之覆载□□□□□□□□□□□□□□文□天佑之威如之吉公主禀灵气于巫丘感□□□

洛川生于深宫幼闻□□□□□□□□□□□□□花□质绝□温如崑峰之片玉早受女师之□□□□齐每慕曹家之风□诗□□□□□□□□□□□□□好仇嫁□君子标同车之容义叶家人之□□柔恭且都履慎谦谦箫楼之上□□□□□□□□□之中舞状两鸾之影动响环珮留情组纠黼藻□□琢磨洁□继敬武□胜里□□□□□□□□□和荪蕙之馥谁谓夫聟先化无终助政之谟稚子□□未经请郎之日公主出织□而洒泪□□□□□□□□孔修三从是亮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于　圣人聿□阃德而长□□半□□□□□水□□藏舟易动粤以宝历四年夏四月十四日乙未□□外第春秋四十谥曰贞惠公主宝历七年冬十一月廿四日甲申陪葬于珍陵之西原礼也　皇□□□兴恸避寝驰□丧事□□□□□□□□鸣咽遵阡陌而盘桓辕马悲鸣顾郊野而□昂喻以鄂□荣□崇陵方之平阳□加□□荒山□□□□□以成行古河之隈泉堂邃而永翳惜千金于一别留尺石于万令乃勒铭曰

丕显烈祖□□□□□□□罚奄有四方爰及君父寿考无疆对越三五囊括□□

□□□□□□□□□□□非常博闻高视□禁羽仪东宫之姊如玉之颜蕣华□□

□□□□□□□□□□□之态□训兹成□于君子柔顺显名鸳鸯□对凤凰和□

□□□□□□□□□□□□两剑□孤鸳于洁信载史应图惟德之行君贞且□

□□□□□□□□□□□□白驹疾辞□殡已毕即还灵辒魂归人逝角咽笳□

□□□□□□□□□□□□先陇几年森森古树苍苍野烟

泉扃俄闳空积凄然

宝历七年十一□□□日

此碑，1949年发现于敦化六顶山贞惠公主墓甬道内，出土时已破裂为七块。碑呈圭形，花岗岩质，通高90、宽49、厚29公分。正面镌刻墓志，汉字阴刻，楷书眞字。碑文21行，序13行，铭6行，首行为标题，末行为立碑年月。计725字，字迹三分之二清晰可识，其余三分之一已班驳难辨。碑文周边阴刻蔓草纹，碑首阴刻卷云纹。此碑早已修复整齐，现藏吉林省博物馆。

貞惠公主墓志并序

夫缅览唐书，妫汭降帝女之滨；博详丘传，鲁馆开王姬之筵。岂非妇德昭昭，誉名期于有后；母仪穆穆，余庆集于无疆。袭祉之称，其斯之谓也。　　公主者，我　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之第二女也。惟祖惟父，王化所兴，盛烈戎功，可得而论焉。若乃乘时御辨，明齐日月之照临；立丞握机，仁均乾坤之覆载。配重华而旁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自天佑之，威如之吉。公主禀灵气于巫岳，感神仙于洛川。生于深宫，幼闻婉娩。瑰姿稀遇，晔似琼树之丛花；瑞质绝伦，温如崑峰之片玉。早受女师之教，克比思

齐；每慕曹家之风，敦诗悦礼。辨慧独步，雅性自然。□□好仇，嫁于君子。标同车之容义，叶家人之永贞。柔恭且都，履慎谦谦。箫楼之上，韵调双凤之声；镜台之中，舞状两鸾之影。动响环珮，留情组紃。黼藻至言，琢磨洁节。继敬武于胜里，拟鲁元于豪门。琴瑟之和，荪蕙之馥。谁谓夫聟先化，无终助政之谟；稚子又夭，未经请郎之日。公主出织室而洒泪，望空闺而结愁。六行孔备，三从是亮。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凄。惠于　圣人，聿怀闻德，而长途未半，隙驹疾驰，逝水成川，藏舟易动。粤以宝历四年夏四月十四日乙未，终于外第，春秋四十，谥曰贞惠公主。宝历七年冬十一月廿四日甲申，陪葬于珍陵之西原，礼也。

皇上罢朝兴恸，避寝驰悬。丧事之仪，命官备矣。挽郎呜咽，遵阡陌而盘桓；辕马悲鸣，顾郊野而低昂。喻以鄂长，荣越崇陵，方之平阳，恩加立厝。荒山之曲，松槚森以成行；古河之隈，泉堂邃而永翳。惜千金于一别，留尺石于万令。乃勒铭曰：

丕显烈祖，功等一匡，明赏慎罚，奄有四方；爰及君父，寿考无疆，对越三五，囊括成康。

惟主之生，幼而洵美，聪慧非常，博闻高视；北禁羽仪，东宫之姊，如玉之颜，蕣华可比。

汉上之灵，高唐之精，婉娈之态，闻训兹成；嫔于君子，柔顺显名，鸳鸯成对，凤凰和鸣。

所天早化，幽明殊途，双鸾忽背，两剑永孤；笃于洁信，载史应图，惟德之行，君贞且都。

愧桑中咏，爱白舟诗，玄仁匪悦，白驹疾辞；奠殡已毕，即还灵辒，魂归人逝，角咽笳悲。

河水之畔，断山之边，夜台何晓，荒陇几年；森森古树，苍苍野烟，泉扃俄闭，空积凄然。

宝历七年十一月廿四日

墓志原文和文字补足后的墓志，皆录自王承礼《唐代渤海〈贞惠公主墓志〉和〈贞孝公主墓志〉的比较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貞孝公主墓志并序

夫缅览唐书，妫汭降帝女之滨；博详丘传，鲁馆开王姬之筵。岂非妇德昭昭，誉名期于有后；母仪穆穆，余庆集于无疆。袭祉之称，其斯之谓也。公主者，我　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之第四女也。惟祖惟父，王化所兴，盛烈戎功，可得而论焉。若乃乘时御辨，明齐日月之照临；立丞握机，仁均乾坤之覆载。配重华而旁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自天佑之，威如之吉。公主禀灵气于巫岳，感神仙于洛川。生于深宫，幼闻婉嫕。瑰姿稀遇，晔似琼树之丛花；瑞质绝伦，温如崑峰之片玉。早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每慕曹家之风，敦诗悦礼。辨慧独步，雅性自然。□□好仇，嫁于君子。标同车之容义，叶家人之永贞。柔恭且都，履慎谦谦。箫楼之上，韵调双凤之声；镜台之中，舞状两鸾之影。动响

环珮，留情组纠。黻藻至言，琢磨洁节。继敬武于胜里，拟鲁元于豪门。琴瑟之和，荪蕙之馥。谁谓夫聟先化，无终助政之谟；稚女又夭，未延弄瓦之日。公主出织室而洒泪，望空闺而结愁。六行孔备，三从是亮。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凄。惠于　圣人，聿怀阃德，而长途未半，隙驹疾驰，逝水成川，藏舟易动。粤以大兴五十六年夏六月九日壬辰，终于外第，春秋三十六，谥曰贞孝公主。其年冬十一月廿八日己卯，陪葬于染谷之西原，礼也。　皇上罢朝兴恸，避寝驰悬。丧事之仪，命官备矣。挽郎呜咽，遵阡陌而盘桓；辕马悲鸣，顾郊野而低昂。喻以鄂长，荣越崇陵，方之平阳，恩加立厝。荒山之曲，松槚森以成行；古河之隈，泉堂邃而永翳。惜千金于一别，留尺石于万令。乃勒铭曰：

丕显烈祖，功等一匡，明赏慎罚，奄有四方；爰及君父，寿考无疆，对越三五，囊括成康。其一 惟主之生，幼而洵美，聪慧非常，博闻高视；北禁羽仪，东宫之姊，如玉之颜，蕣华可比。其二 汉上之灵，高唐之精，婉娈之态，闻训兹成；嫔于君子，柔顺显名，鸳鸯成对，凤凰和鸣。其三 所天早化，幽明殊途，双鸾忽背，两剑永孤；笃于洁信，载史应图，惟德之行，君贞且都。其四 愧桑中咏，爰柏舟诗，玄仁匪悦，白驹疾辞；奠殡已毕，即还灵辒，魂归人逝，角咽笳悲。其五 河水之畔，断山之边，夜台何晓，荒陇几年；森森古树，苍苍野烟，泉扃俄闷，空积凄然。其六

贞孝公主墓碑，一九八〇年十月出土于吉林省和龙县龙水公社龙海大队西面龙头山上贞孝公主墓甬道内。碑作圭形，花岗岩质，通高105、宽58、厚26公分，保存完整。正面镌刻

墓志，汉字阴刻，楷书冥字，共18行，序12行，铭5行，首行为标题，无立碑年月，计728字，字迹清晰，均可辨识（只中间有二字认不出）。志文周边阴刻两道线作边，其上部又阴刻一道线，作志文上部的边。碑的侧面和背面皆磨平。该碑现存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张建章墓志铭并序

唐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　摄蓟州刺史　正议大夫　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赐紫金鱼袋　安定张公墓志铭　并序

从兄幽州节度掌书记　中散大夫　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赐绯鱼袋珪　撰

弟前幽州节度衙前散兵马使总章　书

公讳建章，字会主，中山北平人也。其先受氏于轩后，系祖于前凉，降及冠冕闬闳，历代沿袭，家諜详备，故编近

以识之。高祖颖贞，皇特进，朔方节度副大使，知使事，鄀国公，赠司空。曾祖阕，皇特进，太府少卿，充河北陆运使，封临泾侯，赠太子〔少〕〔傅〕。祖〔诜〕，皇儒林郎，守定州北平县丞，知县事。考幧，〔皇〕〔通〕议大夫、检校太子右谕德、涿州别驾。

公幼聪而俊晢，美而和时，谓闲生琳〔琅〕，乡中英妙。洎青襟从师，丹霄有志，年十六，云水兴高，风月吟苦。旋自试于秋赋，明敏著名，尚持疑于春闱，琢磨益历。大和四载，博陵歉，尤迫旨甘，乃咄嗟而谋曰："仲由负米，毛义捧檄，孝敬之行也。予独何为执，以阙养违亲。"便近游，方者燕，既馆于碣石。太保李公厚遇，縻之安次尉。逾年，李公入觐，弘农杨仆射受钺。星纪再周，渤海国王大彝震遣司宾卿贺守谦来聘。府选报复，议先会主假瀛州司马朱衣使行。癸丑秋，方舟而东，海涛万里。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州即挹娄故地。彝震重礼留之，岁换而返。□王大会，以丰货、宝器、名马、文革以饯之。九年仲秋月复命。凡所笺、启、赋、诗，盈溢缃帙。又著《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历司徒史公，知而竞屈。至太尉张公，以素分擢受节度随军，委之草檄，询之运筹；破虏荐名，授节度巡官、监察御史里行。寻迁幽州节度掌书记，转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展陈琳之笔，勒班超之功。不幸府故，嗣袭，福王遥帅。公入处宾寮，迁尚书主客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将还，加水部郎中，充观察判官。无何，工部奉遗归阙。汝南周公代，未〔几〕而捐馆。保相清和公弓招，表升驾部郎中，余如故。洎〔陟〕明之典，加兵部郎中、幽州节度判官。大中十二年敷奏，对扬大悦，圣

旨面赐金紫兼御史中丞。贾生宣室之召，方朔辨对之机，百辟荣观。咸通五年四月，奏升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正议大夫、检校左庶子兼御史大夫。储幄清崇，亚相显贵。六年十月，摄蓟州刺史诸军事。期桑麦之瑞，〔慕〕襦袴之谣，渔阳大理。七年九月十日，大病于官舍，享年六十一。词锋没于逝川，学植摧为朽壤，悲夫！

夫人京兆韦氏，先公而谢五年矣。以咸通八年二月二日，迁窆于府城东南七里邓村之原，祔用鲁礼。有子二人，长曰翼，前莫州任丘主簿，迁衙前将，孾曰小丑；有女一人，适归义县丞石令存；皆禣慕号诉。以珪通旧且宗，请志陵谷。铭曰：

碣石山高兮，上捧箕星；桑乾水远兮，下注沧溟；
中有崇岗兮，叶吉泉扃；贤人官业兮，万古芳馨。

此墓志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德胜门外出土，共二石，正方形。志盖长100厘米，宽112厘米，中间篆书题字："唐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盖周为十二辰象，每边三幅，象征每个时辰的动物，均置于人象的怀中，志长95厘米，宽96厘米。正面，楷书阴刻志铭，张珪撰文，张总章书丹。刻文32行，满行31字，计900字左右。背面，补刻墓主官衔和迁葬题记："唐故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摄蓟州刺史、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公建章墓铭。中和三年十月十六日自邓村原改葬于幽都县礼贤乡高梁河北原。"志石原件现藏北京市首都博物馆。

渤海国志长编通检

盖平　王立中编次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 三 画

十 四 画

十 五 画

十 六 画

十 七 画

十 八 画

十 九 画

二十一画

后　　记

为解决东北考古与历史工作者的急需，我会委托顾铭学和张中澍二同志，组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研究所、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部分同志，标点了金毓黻先生的《渤海国志长编》，並由《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重印。

参加标点人员和标点卷次如下。

东北史所：

从佩远，卷一总略上；宋敏，卷二总略下；顾铭学，卷三世纪至卷八属部表、叙例、识语；孙玉良，卷九宗臣列传至卷十三遗裔列传；赵鸣岐，卷十四地理考。

省文物队：

王侠，卷十五职官考至卷十七食货考；张中澍，卷十八文徵；李殿福，卷十九丛考和卷二十余录；陈相伟，补遗和附录。

长编中的某些引文，有时与原著不尽一致，为尊重撰者，一律未动。只对某些明显漏误之处，核对原文，作必要之修改。使用本书引文时，务请查对原书。

这次重印，增加四篇资料，作为新增附录，置于全文之后。《唐崔忻井栏题名》摘自《满洲金石志》一书，《贞惠公主墓志》摘自王承礼《唐代渤海〈贞惠公主墓志〉和〈贞

孝公主墓志〉的比较研究》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贞孝公主墓志》摘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渤海贞孝公主墓发掘清理简报》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张建章墓志》则据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提供之照片由张中澍同志标点。

《通检》部分，由张中澍同志按新书页码，重新编排整理，词目范围依旧，只对个别差错处，予以更订。

原书附有地图两幅（渤海疆域总图和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图），限于条件，只好割爱。

吉林省考古学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

渤海国志长编

下编

金毓黻 著

